儒藏



精華編二六一册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六一/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301-11979-2

Ⅰ. ①儒… Ⅱ. ①北… Ⅲ. ①儒家 Ⅳ.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32614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六一)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武芳　王應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79-2/B・0665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 子 信 箱:zpup@pup.cn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60 印張　580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一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董　平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一册

集部

顔山農先生遺集

〔明〕顔鈞　撰
黄宣民　校點

目録

顔山農先生遺集卷之八……八五

顔山農先生遺集

〔明〕顔鈞　撰
黄宣民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顏山農先生遺集》九卷，明代思想家顏鈞著。顏鈞（一五〇四—一五九六）字子和，號山農，又號耕樵，後因避萬曆帝諱更名鐸，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人。世代業儒。

顏鈞幼時體質孱弱，智慧不開，被人目爲痴兒。十二歲隨父在常熟學宫裏讀書，但他不喜科舉程課，自謂「窮年不通一竅」。二十五歲時，得王陽明《傳習録》，讀至「精神心思，凝聚融結，如猫捕鼠，如雞覆卵」四句，感奮不已，决意踐行。於是静坐七日夜，自覺一旦豁然，心性仁知，光明洞開，讀《大學》、《中庸》，一目了然。即在家鄉組織「三都萃和會」，宣講儒學倫理要義。後由貴溪徐樾引薦，赴泰州王艮門下，受傳「大成仁道」（即大成學）。嘉靖庚子（一五四〇）秋，顏鈞自泰州回江西，在南昌張帖《急救心火榜文》，向應考士子宣講「六急六救」。適南城羅汝芳考試落榜，聽顏鈞演講救人心火，頓覺心情開朗，即下拜稱弟子，後成爲顏鈞門下最有名的弟子之一。幾年後，又有何心隱投門問學。顏鈞四處講學，又常上書當道，抨擊時弊，故其講學活動甚爲當局所不容。丙寅歲（一五六六），顏鈞在揚州欲買船南還，爲南都提學耿定向派人誘往太平（今安徽馬鞍山市）講學，不三日，即遭逮捕，解往南京監獄。隆慶三年（一五六九），經羅汝芳多方募捐救助得以出獄。晚年多在家從事著述，萬曆丙申年（一五九六），逝世於永新家中。

顏鈞是泰州學派的重要傳人，他繼承了泰州學派的平民儒學傳統，具有鮮明的平民性格。他傳道主要面向平民大衆，經常深入民間，向市童、野叟、灶丁、僕人、農夫、樵者、陶匠，乃至僧、道、奄人等各階層民衆宣講他的《大學》、《中庸》之學（即

大中學)。

顏鈞還承繼陸王心學，尤其是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將儒學理論簡易化與儒學平民化聯結起來的傳統，宣稱孔門聖學即是以「簡易」爲宗旨，更「心造」出大中學來。所謂「大中學」，即是將儒家經書《大學》、《中庸》變化成「大中學庸」的專門學問。顏鈞認爲，「大學中庸」四字即是孔門六經的「題旨」，故將整個儒學簡化爲大中之學。

作爲明中葉一位頗有影響的平民儒者，顏鈞的著作在當時並未行世，後人知其思想全貌者甚少，史學大家黄宗羲撰《明儒學案》時，也未能讀到顏鈞的重要遺稿，如《急救心火榜文》等。據清康熙《永新縣志》記載，顏鈞著作有《山農集》、《耕樵問答》二書，然均未見刊行。迄咸豐間，始有《顏山農先生遺集》九卷本問世。從現存《遺集》卷二《失題序》看，顏鈞生前已着手自編文集，如謂「遂將心供詳晰爲首册，次規邱隅，昭揭成功」。所謂「心供」，即指萬曆壬午所撰《自傳》(卷三)，他已擬定將此傳列入文集首册；「邱隅」即指《邱隅爐鑄專造性命》(卷四)一文，也打算收入集中，然至今未見所編次卷目。此書是否編成，已難查考。

清初，江西湖西道施潤章景仰顏鈞，派人赴永新縣署遍訪顏鈞遺稿，後從賀僧護篋中得二十餘篇，「因謄呈覽，檄命付梓」。無奈施潤章旋奉命裁撤，離開江西，遺稿未及出版。後永新教諭何屬乾(不息)又訪集山農遺稿於農家，「得抄本二十八篇」，並請著名文士黎士弘(媿曾)鑒定、抄録、整理成集，由何屬乾作序(即今存《顏山農先生遺集舊序》)。但是，這個集子也没有版行。

嘉慶初，在顏鈞遺稿湮没二百年之後，復由顏鈞裔孫特璋搜集並手録，編輯成書。他在嘉慶二年(一七九七)爲該書所撰跋語説：「吾祖理學山農公，起自布衣，名聞天下。乾隆庚寅，予與族叔映光續修族譜，止刊《急救心火榜文》、《告天下同志書》、《勸忠》、《勸孝》二歌。《祖述箴餘》未刊載。辛卯，予肆業合東東塘祠，將吾祖著作除散落四方

過半外，所存雜文及箴言、詩歌，請業師左鵬飛先生評騭，久欲鳩集刊傳，奈心有餘而力不足，兼之本朝查書甚嚴，又邇來祠田衰薄，各派蕭條，不能助資，故寢其事。今予韶華已去，花甲將臨，時值秋氣平和，用搜集吾祖遺文，都成一集，以望後之嗣孫有志家學者，倘能振丕先澤，付之剞劂以垂世，不至汩吾祖理學之芳聲也。」很清楚，顏鈞遺集此次仍未能出版，原因有二：一是顏家没有錢，二是清朝查書嚴。但是，顏氏後人没有辜負特璋所望，終於在咸豐間將顏鈞遺集刊刻傳世。

今本《顏山農先生遺集》由永新顏氏族裔鎮瀛、學淵搜集，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顏氏族人與鄉鄰助資付梓。據尹繼美爲該書所撰《凡例》可知，此本是在顏特璋本的基礎上訂正而成，是顏鈞著作的唯一刻本。咸豐六年(一八五六)，《顏山農先生遺集》作爲顏氏族刻本問世。甫一問世，就受到戰火的考驗。此後歷經戰亂，至二十世紀初，經由顏學恕、賀香心珍藏而得存一足本《顏山農先生遺集》，此即本次整理本之底本。底本原刻係竹紙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分訂上下册。上册一至四卷，下册五至九卷。

校點者　黄宣民

説明：《顏山農先生遺集》原由黄宣民校點整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以《顏鈞集》之名出版。《儒藏》精華編《顏山農先生遺集》即在此《顏鈞集》基礎上，根據《儒藏》精華編體例整理修訂而成。本次修訂，一仍底本原貌，原《顏鈞集》所增補的附録内容未予收録，但其據《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序》所載而補入原卷八《答賀長白》之後的顏鈞《寄周恭節》一詩，仍然保留。

此《校點説明》由本書責任編委甘祥滿據《顏鈞集》中黄宣民先生所寫《前言》删訂而成，特予説明。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顏山農先生遺集舊序

昔蘄輪翁語齊威曰：君所讀者糟粕耳，其骨已朽矣。然則古人之書皆糟粕也，奚論遺稿！遺稿又糟粕之餘也，奚容予序！雖然，顏子有《辨儀》一卷流布外國，猶知珍之，況中華名公鉅儒，代不數人，人不數篇，篇不數傳，其遺稿忍令付之荒烟蔓草耶！故古人無百年長存之面目，而若有面目可睹聞者，惟此片紙隻字也。面目如在，精神生焉。猶飲者以糟粕釀酒，尚可一醉，倘舍之而取酒空中，不幾渴死劉伯伶哉！伯伶豈有多藏，《酒德》一頌，便堪千古。倘無此一頌，安知伯伶非酕醄俗輩乎！甚矣，遺稿以人重，而人亦以遺稿重也。

永新山農先生，布衣理學也。師法王陽明，開講豫章，傾動一千五百餘人，其間侍座稱弟子者，則羅近溪也。竊疑近溪樹理學之幟，凡王侯將相皆其弟子，乃弟子於布衣之間，何爲耶！自後邑宰管公心園以其遺稿，具詳督學陳公雲怡，乃登先生於鄉賢，至今俎豆不絶。丙午夏，愚山施兵憲，馳檄至署，訪其遺稿，無復存者。再四旁搜，獲二十餘簡於賀僧護篋中，即此見僧護之篤志嗜古矣。因謄呈覽，檄命付梓。夫何裁官旨下，而愚山載遺稿東歸，未遑梓也。嗚呼，先生之道東矣，已徵之文獻，或化爲祥雲靈芝耶！

近得子翼賀隱君立傳，欣然曰：「先生手澤，藉以不朽乎？」因讀其遺稿，大略無

勳説而多創談。以《急救心火》爲講學第一題目，若曰：「秦火之焰，雖焚經而經存；心火之焰，不焚經而經亡。」更謂：「孟氏放心之旨，乃將名利之心，一切放落，猶良醫慰病者曰：『汝放心，霍然起矣。』」此皆先生獨創之談也。若勳襲格物良知之説，升壇籲衆曰：「我理學祖陽明而宗近溪。」先生以爲此心火發而未放落也，須急救之。又聞先生居家孝友，爲鄉里儀型，是以行己無愧，宜乎陽明曰「吾弟子也」，近溪曰「眞吾師乎」！以故數百年覽其遺稿，猶想見其爲人，非區區布衣所能及也。訛言先生有資於近溪，拂其意，怒而跪羅於榻前，如意乃解。嗚呼，理學先生豈有如此之氣象耶！予姑不深辨，惟恐遺稿湮没於蠹笥，同付於荒烟蔓草也。幸黎夫子，名教干城，敬呈以進，表章之功，豈異人任，諒不曰賀隱君之傳與予之序，亦足以不朽。先生糟粕具在，願與理學諸君子共醉焉。

盱江後學何屬乾拜序於永新學署。

顔山農先生遺集凡例

一、先生文集，不惟未曾刊行，即鈔本亦罕覯。此本係嘉慶初哲嗣特璋上舍所搜輯手録者，後轉落他氏之手。比年哲嗣鎮瀛茂才始復得之，尹介峰孝廉爲珍藏之。今刻以此本爲底稿，用附刊原鈔跋語，以志是書之幸存，賴有此爾。

一、校勘先輩遺集，雖斷簡殘編，足資考訂。近日賢裔學淵，再三搜輯，復從中陂獲一舊鈔本，首尾脱簡甚多，疑即此本所從出者。就其中所有核之，此本尚有遺佚。今採添論、辨一首，《耕樵問答》一首，且藉以訂正此本之誤處不少。又《旅詞》一首，其末與此本互異，今附注於下。

一、先生受俞公大猷之聘，在隆慶三年己巳三月下旬。家藏鈔本牌文云：「欽差鎮守廣西協理、廣東地方總兵、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爲軍務事：近因閩廣奉旨夾剿海寇，欠乏謀士，査得邵武衛，軍人顔鈞即顔山農先生，講學不雜於佛老，論兵必本於仁義，蓋古黄石老人之儔匹，足爲今人之師表。爲此牌仰本衛即將此老先生送至軍前，爲參謀之用，毋違。須至牌者。右牌仰邵武衛，准此。隆慶二年二月十六日掾典周鳴通承都督府押限廿七日繳。」《自傳》云：「在戌七日，蒙虛江聘爲軍師。」其出獄之期，當在己巳春初。又云：「在難三年。」若其下獄之期，當在嘉靖四十五年丙寅。若其回籍之期，則在隆慶五年辛未也。牌文云：「欽差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右都督俞爲軍務事：照得本鎮先年征剿海寇曾一本，行取軍人顔鈞，參詳聽用有功。近日大征古田本（曾一本）軍，所獻之策，着着皆奇。除候下次用兵再立有功叙録

外，今告回原籍，合給執照。爲此牌仰齋照前去，經過關隘，官兵不許阻滯。須至牌者。右牌仰顔鈞，准此。隆慶五年五月初三日掾典張應麒承都督府押限回日繳。」史載：隆慶二年六月，曾一本寇廣州。三年八月，曾一本伏誅。五年五月，古田獞賊平。廣西古田獞黄朝猛、韋銀豹等，嘉靖末，嘗冉劫會城庫，殺參將，黎民表巡撫殷正茂徵兵十四萬，屬大猷討之。分七道進，連破數十巢，擒朝猛、銀豹，百年積寇盡除。據家藏牌文年月及《自傳》所載，賊名與史皆合。又史載：嘉靖三十五年春，以胡宗憲總督軍務討倭。其秋七月，破倭於乍浦。八月，襲破海賊徐海於梁莊，海餘黨奔舟山。其冬，宗憲又令俞大猷雪夜焚其柵，盡死。兩浙倭漸平。三十六年正月，胡宗憲兼浙江巡撫事。其冬十月，倭隨海盜汪直來市。先是歙人汪直，煽諸倭入寇。至岑港泊焉。誘降汪直，下獄論死。其黨毛海峰等遂據舟山，阻岑港自守。大猷環攻之，時小勝。然苦仰攻，將士先登多死。三十七年春，新倭復大至。嚴旨責宗憲。宗憲懼得罪，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司論其欺誑。帝怒，盡奪諸將大猷等職，切讓宗憲，令尅期平賊。大猷等懼，攻益力，賊益死守。其秋七月，乃自岑港移柯海，造舟泛海去。大猷等横擊之，沉其一舟，餘賊揚帆而南，流劫閩廣。先生參謀胡公軍事，當在是時。家藏鈔本載：「嘉靖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奉欽差總督浙直閩廣巡撫浙江都察院副都御史胡柬托程後臺，轉請赴軍門，征剿海盜。其柬後臺云：『執事學行純篤，所謂異人，決不我欺，今備禮相聘，煩爲轉致。外采緞二疋、盤金十兩。』及至軍門，致柬先生云：『侍教生胡宗憲頓首拜請大道望山農顔老先生：久仰高誼，適聞遠顧，不勝慶幸，即欲迎文從，以便請教，因衙門窄狹，無一静室可奉起居，程後臺道公不欲人知，且權請于育王祠暫駐，先差承差王心資此代躬，伏惟台照，不備。』」《自傳》所云「胡公驅倭計窮

者」，必指誘降汪直以後事；所云「倒溺倭寇百千於海」者，豈指沉舟之役也耶！此係先生生平大事，實後人所當考者，故並著于此。先生之見知俞公，疑亦在胡公軍門時云。又集中所稱「達虜」，蓋指諳達。「諳達」一作「俺答」，時屢爲邊患也。附注於此。

一、康熙間，何公不息撰《又尚集》，及序先生遺稿，祇謂得文二十篇，并未言其有詩。今按此本，文數過之，而詩亦多，豈渠時採訪未徧耶！抑所謂二十篇者，係渠手選擇耶！但其本不可得見，其序尚存。今仍録之，以冠集首。

一、考先生文集，原係自手編輯，如《失題序》云：「將心供詳晳爲首册，次規邸隅昭揭成功。」又云「編緒全規」。而《履歷》篇中亦有「緒録全集」之語。世遠年湮，文多散佚。又篇第錯亂，且無卷目，其自編義例，不可復考矣。今依類編次。

一、考志乘并載公所著有《山農文集》、《耕樵問答》，是《耕樵問答》在文集外矣。原鈔《耕樵問答》雜入文集中，已紊舊緒，今欲別行，又篇數甚少，不能自成一書，故另編爲一卷，以次雜著之後。

一、他氏之作，原鈔雜互集中，今附録集後。并補入崇祀鄉賢勘語及諸傳，另爲一卷。至《明史·儒林傳》，先生雖附見王公良及羅公汝芳傳中，不免貶辭。《明史稿》王以下諸傳，附於列傳王公守仁傳後，《明史》則移入《儒林》，以王公畿爲特傳，王公良以下爲附傳。推其義例，《明史稿》似較《明史》爲更精，故至今二書並行不偏癈也。然名登史册，足以不朽，故亦摘録，綴於卷末。不録貶辭者，家集體例宜然也。《江西通志》羅公傳則全録，史文官書故耳。又先生仲兄名鑰，以鄉舉授任平教諭，擢知

濟南新城縣，後改任枝江。亦附見《明史·儒林傳》，今並摘録，以見一家道學之盛云。

一、先生志在倡明道學，不求工于文而文自工。如《告天下書》及《游記》等篇，皆傑構也。論辨諸篇，晰理深奥，亦多後偉之作。其有字句或涉于不馴者，蓋雜以語録體，似不當爲訾議。若《耕樵問答》一種，正語録體也。

一、韻語似非先生所長，不惟古體用韵通叶太寬，即近體用韻亦時出入，然語多喻道，並當録存。蓋專于心性之學，所作只抒其心之所自得，不拘拘于古人成規也。觀者當以是鑒别。《勸忠》、《勸孝》二歌次韵也。《勸忠歌》少一韵，疑有脱文。又，他書載《勸孝歌》爲唐人作，今並存疑。

一、校書甚難，有文本不誤而改之反誤者，如先生名鈞，後避神宗諱始改名鐸。神宗名翊鈞，萬曆間同邑李公嗣晟等呈詞云：「耆儒顔鈞，以諱更名鐸。」講學同仁祠，時在世宗嘉靖十九年庚子。原鈔《急救心火榜文》「姓顔名鈞字子和」下有「欽賜名鐸」之文，明係校者誤添。且因君諱更名鐸，而曰「欽賜名鐸」，誤之又誤矣。今删之。《榜文》舊鈔本脱去，而《心迹辨》舊鈔本作「先生諱鈞，後改諱鐸」，其文甚明。嘉慶初鈔本作「欽賜諱鐸」，亦係誤改，今並訂正。又講學南都，時亦在嘉靖朝。有家傳可據。《告天下同志書》宜稱鈞，原鈔作鐸，亦校者誤改也。舊鈔本乃作鈞。今訂之。

一、文體至嘉隆間，風尚古峭，其失者或至主澀。先生之講學也，立説多新創，故其文更覺佶屈難讀。如聚斐神莫哲晢等字句是也。羅近溪亦謂其「與人箚三四讀不可句」。况原鈔多脱訛顛倒，校閲倍艱。今詳繹文義，敬謹考訂，其有句讀易致誤者，間釋一二，其有不能通

者，或用小注，或用方圈以闕疑。且校書如掃落葉，其有本誤而未及正誤，與本不誤而鈔刻致誤者，亦必不少，均望高明補訂。

繼美少聞山農先生名，及長，閱志傳，窺見所學之大略焉。欲求其文集讀之，不可得已。今秋七月既望，顔君學淵踵門，手示先生遺稿鈔本，篇章割裂錯亂，文字脱訛顛倒，殆不可讀。息心紬繹再四，粗得條緒，乃商厥義例，以類編次，脱則補，訛則訂，顛倒乙之，錯亂正之，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先生當日以布衣主盟壇坫，傾動天下，得名太高，故招忌太甚，卒之及身，不免於蒙難，身後且增兹多口。小説家謂近溪羅公成進士，先生戒勿廷對，羅公不從。明年，遇之淮上，笞之，挾以游。後至南都，以挾詐人財事發，困囹圄，且死，羅力救之得出，出則大駡不已，云：「獄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又謂何心隱少嘗師事先生，旋察其隱事，使削弟子籍。今按先生遺集，知羅公甲辰成進士，越十年，癸丑始廷試。亦詳鄒忠介所作《羅近溪墓碑》。及赴南都之援先生出獄，羅公先別去半月矣，則謂羅不從廷對之戒及出獄駡羅者，誣也。何心隱者，梁公汝元，寓姓名。鄒忠介嘗爲之傳云：「聞王心齋良知之學，芥視子衿，慨然曰：『道在兹矣。』遂師顔山農，即以繼孔孟之傳。」明梁公之學，傳自先生。太史氏亦云然。而謂削弟子籍則又誣，至誣以帷薄不修，尤不待辨而自明矣。子翼賀公之傳先生也，謂：「嘗上徐華亭及張江陵書，皆有所指斥，諸公不悦。又與同邑尹太宗伯忤，且有宵人齮齕之者，傅會何巡撫所與官舟事，遂以盗官舟故，下金陵獄，論死。」今按家傳謂「由

揚州歸，爲當塗尹所誘執，誣以盜賣淮安官舟」，與所云「江西何巡撫與之官舟，誣以盜官舟」，事已不合，一與一盜，其情易辨。己不能辨，何公宜代爲辨，竟成枉獄，胡爲哉？ 徐華亭在相位，嘗交先生矣。時先生主講南畿，繼講北畿，引中所謂「上疏宰相八老」，正其時也。若張江陵，丁卯二月始爲吏部侍郎，預機務，時先生正在獄中，前此江陵未居顯位，不應有上書指斥諸公不悦之事。又按先世誌狀，先宗伯公以癸亥爲南禮部尚書，丙寅罷官歸里，越癸酉始復官。先生之難，當在先宗伯歸里之時，或在罷官之際，自溺者焉能救人？溺而助貲脱獄，亦與有力，相忤之説，並失實也，抑讀《自傳》而不能無疑焉。耿恭簡公楚侗、吴文莊公疏山，當代偉人也，篇中皆有咎辭，所指未知然耶？ 否耶？ 毋乃傳言者萌蘗其間耶？ 考夫山農遺集，耿恭簡乃友梁非師梁者，謂耿爲梁之門生，毋乃當塗尹誑辭餅先生，先生未加考察漫筆之耶？ 誣以盜賣官舟也，事究莫得其詳，然觀「羅公力求蠲釋而不得，卒因募金納贖而出戍」，又何其誣之難白耶！ 斯亦讀先生遺集者，所當參校也。

先生學宗良知，以頓悟爲入門之功，以樂心爲自得之實，其旨具見集中。天下後世讀其書，知其所造詣，且有定論矣。繼美譾劣，何敢贅一詞！ 惟是幸與編校之役，詳其事迹，得以辨誣，且得互證夫所誣所疑也，故附識如此。咸豐五年八月望日，同邑後學尹繼美頓首拜書。

顔山農先生遺集目録書後

先山農公，居家敦孝友之行，型仁者多；講學接文成之傳，育材甚衆。故生則名滿天下，没則祀崇瞽宗。吾宗代有聞人，然必以公爲首稱焉。學淵有志於學，即思搜刻公遺集。久之，始獲嘉慶初鈔本。因文多脱訛，又歉於貲，逡巡未果。今秋杜門讀書，仰懷前哲，不覺憮然曰：「斯集不及今付梓，恐時移世易，鈔本日即於磨滅不存也。」用勉籌工貲，襄厥校事，登之棗黎，庶免貽譏於隕墜先緒云爾。咸豐五年八月，裔後學顔學淵謹識。

顔山農先生遺集目録跋

右爲卷目，凡九。此我山農公遺稿，今日類輯者也。公私淑王陽明先生，親受業王心齋、徐波石二先生之門，於道學實有所得。周流講學，弟子滿天下，羅公近溪爲最著。史志及諸文集，蓋詳言之。家藏著作，因被明末兵燹，存者無幾矣。鎮瀛世家中陂，國初徙家西鄉，比返居故里，搜覽遺文，每不勝守缺抱殘之感。今夏出此本，與族子學淵謀梓。踰秋，託余同年生尹浞軒茂才編校。原本鈔撮龐雜，今則體制秩如焉。噫，在當時渠有先世贈金之誼，在此日渠結曠代文字之緣，數百年遺稿，至今始得以就緒焉，殆有數存其間者耶！而學淵不惜捐貲以付剞劂，斯誠我祖靈爽式憑，令一生心血，不至剥蝕於蠹魚也。得是編長存，其即作者宛然如生矣夫。咸豐五年乙卯八月，裔孫顔鎮瀛謹跋。

顔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一

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
瀘溪族裔顔學淵校刊

榜　文

急救心火榜文

庚子秋闈，榜告急救心火於江西城，會講在豫章同仁祠中，翕徠信從士類千五百人，内得建昌羅近溪，與農矢志，終明聖學。

竊謂天地之所貴者，人也；人之所貴者，心也。人爲天地之心，心爲人身之主。默朕淵浩，獨擅神聰，變適無疆，統率性融，生德充盈，潤浥形躬，親麗人物，應酬日用，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故曰：「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聖人能自貴，衆人則皆不能惜重，瓦裂自敗，而行拂亂耳目口體之運，不認本體爲作用，道故不明不行矣。參贊者知貴之所在，而立學以養心，立教以養人。人而囿於教，心閑乎學，斯得所貴。而安身尊道，柱主宇宙，❶無不持載覆幬者也。游漢姓顔名鈞，字子和，生於吉安永新義禾三都中陂，布衣素夫也，自號山農。少承父兄蒙養，以正首訓，承祖繩尺，孝友律身。及壯，引導崇信聖學，仁義養心。遂樂從事，

❶ 「主」，疑或爲「立」之刻誤。

誓以終身。東西南北，訪證歸真，始幸誦傳陽明道祖，倡講良知，忽覺醒悟；次獲從游心齋業師，引發樂學，透入活機，會而通之：知是昭心之靈，樂是根心之生。越、淮崛起二王，豪義天縱，靈聰先得，此知此樂，喚人耳目，❶定士心志，而復日以陽爲明造，時以心爲齋明，上益神明，啓師徒交震互發，馴造大成，錯綜理學之緒餘，直合夫鄒魯一貫之道脉。千古正印，以衍傳于吴農漢，破荒信，徹良知，洞豁樂學，始以耕心樵仁爲專業；承流孔孟，轍環南國，繼以安身運世爲事功。冀得知己，同麗明哲，以措時宜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而實躋於渾噩太和之間者也。孰覺遊歷隨處，舉是身家事業。人人心火，忙裏堪輿，各各心紅，營爲宇宙，咸將秉彝同然，竟自支分滅息，汩没天真。即是煎習，俗態膠固，殊似乎堅冰沍凍，非一陽至，卒未能化。孟氏曰性善，「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以水類應，尚制不熄之火，何獨至於人不能反求淵源所自出者！無乃世降風移，王者迹熄，聖學蓁蕪，人心汩没，致流覆轍，莫逾今日。遊夫目擊心感，肌若割切，欲遍移易，江山遥域，欲爲含待，難容自息，輾轉躊想，韶光流易，遂復謀玆。今逢大比，開科求賢，人才雲集。乃自淮揚携友而敬返棹洪都，❷擇止同仁之祠爲聚，斐衍講所，鼓掖善類，張掛榜文之告：

爲急救心火事，掀揭人心，先從中道宗藩、二院三司達尊，廣擴忘分薄勢之度，

❶「目」，原作「日」，據文義改。

❷「敬」，或爲「逕」之誤。

宏開好善興賢之仁，容農假館，救人心火，以除糜爛，翊贊王化，倡明聖學，會集四方遠邇仕士耆庶，及赴秋闈群彥與仙禪、賢智、愚不肖等，凡願聞孔孟率修、格致、養氣之功，息邪、去詖、放淫之説，咸望齊赴行壇，一體應接，輔翼農講，成美良會。會以萃神協志，忘懷乎麗，人皆受學，學皆知正。浮生日景，瞬息隙過，其所適常變、順逆、安恬、煩惱、拆裂，皆由命定於天，豈用人心火而得探求之耶！是故出世人豪，急了身命大事，先正其心，完復天真。主一無適，求心放失。慎爾樞機，毋所忿懥。免心暴棄，莫作好惡。攻心躁妒，毋用罔壯。欲心方亢，莫自執是。去心弃慧，毋騁蔓辭。困心衡慮，戒爾利名。貪心慕位，戒爾貨色。戕心賊德，莫流虛無，修心煉度。多士能如是交攻異端，則皆心合道同，百慮惟一，萬舉順適者也。又孰有作風波於世上，而外於混沌龐淳之善俗者也。況粤稽古昔哲王，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所以勸賢，已造端于前，無非救民於水火之中。今農憤悱繼統於後，蓋有得於受傳，遂放乎四海，思天下焚溺，由已焚溺也。農之學，自授承於東海，單洗思慮、嗜欲之盤結，鼓之以快樂，而除却心頭炎火。農之道，傳衣鉢於西江，專辟形骸凡套之縲鎖，舞之以盡神而盡滌性上逆障。然猶六急六救，此固人人貴早覺而亟反也。

多士諦鑒，農其重晰：

一、急救人心陷牿，生平不知存心養性，如百工技藝，如火益熱，兢自相尚。

二、急救人身奔馳，老死不知葆真完神，而千層嗜欲，若火始然，儘力恣好。

三、急救人有親長也，而火爐妻子，薄

若秋雲。

四，急救人有君臣也，而烈焰刑法，緩民欲惡。

五，急救人有朋友也，而黨同伐異，滅息信義。

六，急救世有游民也，而詭行荒業，銷鑠形質。

是皆晦昧大道，六言未聞；盜行邪說，六蔽未領。農固弗遑寧處，立此六急之程轍；日不暇給，設此六救之要箴也。多士能如農用六永貞，人心丕正，明哲保身，老安少懷，樂孥豫親，所欲與聚，所惡毋侵，朋友麗澤，義聚樂真，游民耻格，由是善人萃而率勵勤，師友真而學脉純。此多士與農之會，會以心也，會鄒魯之淵源也，會明祖心師於羹墻也。庶不孤游農之浩歸，掃我故疆；又不虛遠朋之負笈，從我本邦，農又豈不與多士載歌載咏大成乎！孔孟中和位育之化，復睹今日者也，豈曰小關淺繫云爾耶！願望多士以道爲志，以寰區爲家，與所會以聯洽乎同志之士，與所學以提挈乎未聞之人。俾世人咸歸夫中正，正端心學，是農之急救心火。激切游語，謹榜以聞。

書

告天下同志書

江西吉安府永新縣北麓中陂顏鈞頓首懇告於天下同志，爲約聚南都，會明聖學，實躋孔孟，以流講四方，丕正人心，翊贊王化事：

鈞，山中農夫也，少承父兄教養，即知檢行而率志古人之學，仰鑽心性，瞻忽十年。乃奮勵游訪，得三五師友於海內，琢磨引就，又十餘年，始能步趨堂階，坐立得所。孔孟格致、養氣之功，安身、運掌之機，頓覺入手闔闢，似不容疑，繼而試諸家邦，投之遠近同類，又皆得其喜聞翕從，而懷結分限，句。未敢自是。意將遍證諸豪之門，而四方遼闊，不可周復；抑佇俟仁人枉救，竊恐博濟不及庸朽。是故日夜憂思，求自全之策，擴大同之謀，遂擇南畿爲四方中都，約豪杰成三載良會，將以萃神協志，忘懷孚麗，人皆受學，學皆中正。凡於明德、親民，居安、逢源之功，知及、仁守，直養無害，聰明完固，運用同揆，然後五七爲朋，八九類群，將所學而東西南北，述通未聞之人，俾皆感吾輩忠信之誠，自入於化導之中。由是聖學明而信從易，師道立而善人多，耻格之民，伊、周之相，將丕成輩出於天下矣。然而人豪相與，庶幾不孤，三載會學，小補云乎！況我朝先哲諸老，無待而興，鼓集善類，已聞造端於前，今必有受傳者繼代而作，身任表率，以待四方取則，而鈞窮思側望，未快所欲，遂不得已，冒昧妄求，敬疏遍約以需裁割，不識群賢肯終容與否乎？

議者有曰：「子之舉也，君子之心也。但天下志士尚好不一，且江山遥隔，往來金陵，動經歲時，未必其能如約也。」鈞曰：「惡是何言歟？彼求功名于京師者，水陸非不險阻，寒暑加以凜冽，而束裝就道，離親棄妻，皆所弗顧。況吾輩以道爲會，以德爲勸，以重義聚樂同，易天下爲功業，有不欣然來乎！況倡會大都，曠古盛

典，稍有知覺，亦動憤悱，曾謂自負人豪，而肯畫限，以不見親就同志爲幸乎！曾謂視天下猶家者，而顧畏道途之遠，離室家之難，計歲月之曠，戀名位之安，不能超然獨斷，以遂身心三年之謀乎！」又曰：「孔孟功不過求之吾心，盡其在我已矣，何必會而後明者歟？」曰：「非也，聖學不明，自孔孟至於今，不知幾千餘歲。今之學於四方者，亦不知幾千餘人，而鈞驗察從事，不免執見爲性，任想爲功，至其歸宿處所，則以清恬自潔爲高，或以和庸善俗爲是，或以講説明晰爲足，或迸四者而研思殫索，筆刊紀集，以爲聖學在此。又其下焉，則假之以會通經史，巧捷文詞，要媒身利爲便，殊不知見用者心術，疑想者心惑，操潔者失人，和俗者失己，講晰則病騰口耳，筆集則病羅矜誇，假媒則病患失得，皆非所謂本身率修而馴致乎位育者也，皆非所謂集義善養者而直塞乎天地也。審如是，則諸家之學，紛然雜出，簡易直道，蕩無歸一，吾輩於此可苟安乎！」又曰：「若等云爲成己可也，而復流講引賢，不失於枉道狥人者歟？」曰：「大道無私，人品殊科，不有先覺，孰開其蔽？況天下之廣，億兆之衆，苟不沿流申道，遞分四方，誘以同學，則有志者阻於遐僻，昧於見聞，終將貿貿焉莫知所謂大道。是故在昔孔孟流環以木鐸天下，亦惟恐生獨樂之私，不得與衆同耳。吾輩學宗孔孟以善世，可自嫌於枉狥而私利乎！」又曰：「今世人心，嗜欲根盤，我朝治化，日入巍煥，而曰會賢以丕振翊贊，不亦迂乎？」鈞艴然曰：「君子之於天下，猶身之有四體也。天下之戴大君，猶四體之供元首也。元首統四體以成形，

形生必氣血以周運。氣運弗周，四體痿痹，則不仁矣。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蘇天下之痹者也。人心桀愆，不仁已極，身納罟獲，動招耻僇，其道窮也。道窮思通，勢所必然。吾乘其必然之勢，而引之於豁達之衢，民將悅之，猶水就下，吾胡爲而不丕正之乎！況今俊杰賢能，布列中外，可謂彬彬者矣。但於相與相臨、有爲有行去處，似多疑多懼，多挾多忌。或多急於刑政，而每遺乎德禮之治；或恒過於訐摘，而不知爲納牖之忠。求其精神意氣，流通貫串，若稷、契、周、召之協德同心，用天下之善，不有其功；成天下之化，猶運諸掌，天下士民未有不心悅誠服者也，而不會明以翊贊乎！且浮生如寄，七十能幾？縱能彀曆，前除十年幼小，後除十年老耄，中間強力，數止得五十，又半分屬夜，不可爲也。其半分日景，陰暗煩惱，患難疾苦，拆裂過半，共計承平之日僅有十二三年，尚爾不成片段，顧乃忙裏蹉跎，不肯偷閒一歲，以急了身命大事，與造物同上下，謂之智乎？謂之智乎？」言畢，議者憮然而思，喟然嘆曰：「即子之論，追子之心，真可以通天地、昭鬼神也，吾惟幸其聞之，不早請事，弗遑已矣，敢復容問！奈何天下事，成於有志，而多阻於時勢。海内諸賢，以講學爲會者亦久，而往往不理四方之口，致失當路之懽，不知病在學乎，在學之者乎？」鈞曰：「噫，難言也。天性生生，神妙圓活中有消息，匪傳弗達，達者得之。功惟仁守，毫釐弗真，欛柄失手，兼之殉見履危，動幾失時。其於文也，冗者荒而流者淫，道故不明不行，學何病耶？今之爲計，須吾輩約會以後，倒洗肝腸，直肩要

道，內而凝一，外而莊修，不馳眩於多學，不素隱於行怪，所謂依乎中庸，以神孔孟之教，至於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凡有血氣者莫不被吾學而生化潤澤之，又何不可慊當路之懷，理斯民之口，顯經緯之文，而翊大君之治者乎？ 故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否則，『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吾爲東周，舍我其誰』之說，將爲虛談，終不可自望而望天下者也；天下同志，幸察愚忱，概命舟車，早成聚約，萬分慶遇，毋諉曰：『彼山林無事而浪爲是舉也，彼好與古違而別立一種學也，彼故肆狂誕而卒無下落可根究者也。』孟氏有言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其先得我心之戚戚焉者。 天下人豪獨不同此悲憾，而厭鈞爲執燭之童可乎！ 會所定於某處，會期起于某月日，止於某年月日，必終三年之會者，要大成也。 任意去來其間，則又在諸君也。 若夫相近相知之侶，尤乞諸君見報之餘，多加謄録，遍賜邀集。 其貧而有志不能遂者，須有力諸君區處周恤，乃見與人爲善。 其致政以上諸大夫固不可以徒行，然而糧僕之給，不資費於官民，更覺簡便可久，諸大夫以爲何如？ 鈞也不敏，敢不携率子姓朋輩百餘，恭迎待教矣乎！ 謹奉疏寄達，無任瞻望，無任悚懼。」

記

新城會罷過金溪縣宿疏山遊記

古人有言曰：「真元聚而大道辟，山川靈而人傑出，常道也。」農每試徵，頗難稱心，是故登泰山而知尼父之産，究性命而

信孔氏之成，真握造化而拔海嶽，神闔闢而無敵於萬古，夫然後言有稽而行在人，山川元道二乎哉？ 疏山屹立盤踞，障盱汝而瀾金溪，會百源而放彭蠡，到東海而深南北西東。猗與盛哉！ 山雖疏而力獨雄，環無心而大有功。是故象山先生生於宋，以肇大道而顯山靈，靈其盡精神矣。又四百年，疏山用運，含貞露光，我朝道明，群賢彙出。疏山吴思誠氏，先友吾師心齋、波石兩夫子，印受孔氏安身運世之傳，實究天命生化之機，巡乎淮、揚、河、洛，聲乎仕類升沉，時歸省養，據清獻樸，孚鄉信友，恂恂自悠，潛翱疏山，不忍獨籌，乃相與篤契親友，曰靈谷，曰六山，曰静淵，曰鵬山，邀農會講於金溪之東嶽兩句，徵懷聞也，同樂願也。於是友之長曰兩峰定庵、華山兩溪，率同邑同志八十餘士，朝夕談習，忻忻翕如。東鄉吴竹溪子參輔、有爲，盟乎卓峰；黄公主會淑談，領諸受業弟子歸心肆究，由是仕丈東石翁、南泉翁嘉與。縱觀秀之韋良佐、蔡邦用、徐七元、吴文顯、王維新、龔子卿、吴君壽、周子成、王必進、陳完卿輩，各動真機，感悟日新。❶壯者少者，咸知欽聽易行，恥乎習俗之流沸也。黄生惟德、蔡生邦瑞、吴生賁亨，得於自心，謀動有爲，協需良佐、邦用也。其六山之仲氏少泉，叔氏小泉，尤激念督愛，引衆秀姪以樂會，蔡氏之英莫不然。吾山周子喟然徵感徐、龔二兄，忘貧同事，且欲久農於東嶽。不可。農遂於八月十一別嶽會而放棹疏山，疏山寺宿乎行焉。夜月連床，疏山心凉，握農手而

❶「日」，原誤作「目」，據文義改。

留言，言會意而志游。農子咈然曰：「會矣游矣，言惡庸？」疏山曰：「不可，言宣行也，行先言也。吾既與君會游，而默默焉，不幾於行不著乎？」農子味之，凝神改色，坐疏山而申颺，颺會游之張弛。馳曰：「性根天命，命藏神淵，隱妙無朕，潛天地人物而不遺者也。」張曰：「天命爲性，性是形躬，禦應無方，成天地人物而太和者也。」是故人豪應真元而出海嶽，以有爲也。必先致知以入門，格物以爲柄，則誠意以實格致之功，正心以宰誠致之固，修身以成立本之學。故曰：大本立，而齊治均平之運，猶反掌耳。大本既立，中在我矣。我中獨至，句。庸於國家天下也。將親親、仁民、愛物貫通無礙，孰不爭與尊親焉？故曰禦天者，造化在手。在手獨運者，可易易乎？隨時乎？聽命乎？抑佇讓誰先乎？是故學如不及，而猶恐失，憤學之獨何猛哉？汲汲四方，席未暇暖，易世之獨，誰敵哉？猛而無敵，名曰至神，實自了生。同盟會游，庶幾等象山而參孔氏，宰宇宙而命維新，萬古大事，農將與公偕諸君而終身焉，豈僅疏山宿語云乎！留筆著行云乎！靈谷玩情，不覺喟嘆。仲氏小谷偕熊世珍、吳克成、饒子洪同業十餘友，同聽興願舉，不甘于一善一技以自成也。農子嘻噓，將神飛躍，劃然浩震，再囑疏山公，不厭不倦，身不德忘，以懷金溪而懷四方，應元真而顯疏山，若泰山之尊重無並，然後農言之留信金溪而徵千古矣。公之懷聞同樂之仁，又不在茲留乎！言畢，隨友陳源、馬逵輩交贊盛美，益同樂學。旴江羅汝芳，偕弟汝濟、汝貞，適登堂觀聽詢究，得會游之旨趣。壯渠來之願

盟，不覺撫掌慶賞，翊勵群豪，且曰：「疏山公信行至此，未必盡山川之靈，而不本諸其翁古峰先生種德中來也。」農子曰：「是。」

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一終

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二

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
瀘溪族裔顏學淵校刊

序

壽吉陽七十一生辰序

壽，常道也，仁者壽。貴仁，天道也，仁人壽顯。是以舜年百有十歲，文王九十七，顏子三十二，而皆貴顯。及今追希颺慕，不可同科，曾誰第列歲多寡哉？又溯尼父之壽，僅止七十有三，渠亦不自知老之將至，是又可以仁並擬與，抑或歲曆不如舜、文乎！達觀□□曰：咈也，壽者言乎悠久無疆也，常者言乎恒長不易也，道者言乎須臾不離也。仁天則指壽常之道，帝生根脉也。是生之爲生，森也，無今古，無終始，無間天地人物，自擅化工也。中指象形而言曰人，人乘曆數而行，曰二、曰九、曰百年，皆謂壽歲之數也。百姓同分定之命，住世偃世者也，非舜、文、孔、顏之所以至命盡性、壽同宇宙仁道也；况據近襲，句。主静不勞，閑恬癖逸，爲永保此生之長。將類推也，則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勞怨憂慕，何得静養哉！文王翼翼小心，至囚羑，反復十二年憂患，又何暇逸宴耶！孔子不食不寢，疏食枕肱，匡桓陳蔡之際會；顏子之簞食瓢飲，人不堪憂，甘

皆菽水，窘乎緝理，不可不謂之焦思沸神，行拂亂其所性之欲，固將取必所樂之仁道，不猶登天然哉！ 耕樵山窝，嘻颺大空，曰：皆是也，皆道形器之循轍，歲事之輪轔也，豈二聖之所以自善其壽！ 尼父所以緒壽功曰：其心休休，其性悠悠，其殫用好生，立達己人之學也。 曲以致其志，欲遁世不見，是而無悔也。 飽飫仁義，樂以忘憂，其神莫乎天運水流，其力耰耨，豐登尼丘，底位育也。 誰紀《春秋》？ 故曰：持載覆幬，萬古同舟。 翊運宇宙，獨神無儔。 舜、文、顏、孔，耕樵遨游。 游頌有觴，德安仁侔。 如此自都，天宇明堂。 如此自陞，孔庭侍郎。 耕樵吉陽，何由顏廊。 敘衍爲祝，後天秋陽。 自注：生辰在九月五日，樵適至，後期，故云「後天」。 今未重陽，筵於□野別館。

門人程學顏生母貞節得奏受旌序

貞者，地之幹也。 節者，天之秩也。 秉具顯設，人之道也。 是道生人，男女一也。 是在爲男，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極止位育，畢天地之幹秩也。 是在爲女，涵凝隱衷，不顯聲臭以自貞，默制身度以爲節。 大成之學，不慮而日用不知者也。 莘女、大姒，乃爲創祖，其次邑姜，儔類仰止。 爲孝爲潔，空谷足音；風世流韻，百千萬代，競相鳴貞節矣。 獨樵祖姑，御秉幹秩，以禱尼山，生子尼父，表彰造化，吐仁哺義，❶引天下萬古以立達，同仁成人，共貞共節，共彌壽其親，以敦肖形之大，無對之獨神

❶ 「哺」，原誤作「鋪」，據文義改。

也。所以靈運凝翊，孟母繼承，三遷教子。軻氏宗孟，身任幹秩，母子協參，貞節仁義，繼授後千萬世有志男女者也。男女生生，大明聚慶。孝感一男，以仕遇邱髦之再出，受樂生之傳於東昌，不三月而亦足以發幾，似乎先子陋巷子也。惜未終聞髦學之大成，亡矣。詎知是男之孕育成立者，亦有三母，賢操養，近仁道，而遂然信從，群列杏壇班次。髦樵哭慟既泯，復尋若弟博、思於家，適見男子季母完貞盡節，采致邑侯劉敬亭，覈揚王庭以旌廬，直可以徵孔孟二母之肇生乎！ 況不可徵男子志學之孝乎！ 若思也者，貞母嫡子也，繪圖方册，乞髦筆刊不朽，衍翼男子厥母之自。髦故樂與之書，述創祖儔類，折衷孔孟母子之慥慥流溢，基孝感也。是以指實男門之博，同氣之思，嗣發顯麗出男子，馴及孔孟之時習日新，共髦再出之真傳。中興天朝，不讓春秋之獨絶，戰國浩氣塞天地也。斯爲男子真弟真徒，三母大舜大孝也。男子名學顔，顔山農即男所學之師，曰「再出」，句。乃《春秋》悵者知我其天之遺憾，從天而降。曉曉遺聲，語博且掖思云：「髦翁，江西永新人乎？ 筆在光天化日之下，振起乎孝感求仁之館，不欲再憾，此出復重，後千萬世，子孫無倚賴也。思知憤悱乎？ 博肯陽設否？ 顔故里同仁哉！」

失題

耋鰥山農一生，精神心造，獲融適乎《大學》、《中庸》，敢繼乎杏壇、邱隅，直欲聚斐有爲，緒曆《學》、《庸》，成功必期七日、三月、期年，三載大成。夫子大中、大易之神道

設教，以爲爐鑄仁道，行麗家國天下，醉飽太和，不欺誑也。豈惟默運明哲哉！奈何兒孫不知不信，門徒久於涣散，雖有近溪知信，而年耋地遠，終不可遂。遂將心供詳晰爲首册，次規邱隅，昭揭成功，雖似九欵之序功，實在七日之隱造。果哉！「一日克復，天下歸仁。」神哉！「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耋鰥徵驗於少壯，一生熟道乎長安，不得已編緒全規，以狀收裹心供云，是爲序。

引

明羑八卦引

上古聖神，造端八卦者。蓋晰易道，生化之母，有畫無文之象也。我明耕樵，八卦創立者，乃爲遂生憂患，自遂慥慥，無象有名之□耳。夫患何自而致哉？耕樵踟躕，交揖嘻颺曰：有所自也，非外致也。昔者憂患男子之始生也，家事耕讀，世傳孝友。十五年前，貿貿情實。十七失怙，兄因役賦洗其家。二十以後，貧廢文業，侍寡慈，立身鮮術，寸步莫前。兼際時勢冷暖，蒸然如激。丹涵片志，撐然屹行自全，素空懷測，似有通衢在左在右，不次可決縱步者。年既廿五，仲兄鑰以德著黌庠，舉入白鹿洞，聽傳陽明致良知之學，手抄《傳習録》，歸示男子。男子誦味至「精神心思，凝聚融結，如猫捕鼠，如雞覆卵」四語，遂自醉心啓，津津溯窮，迸息耳目形軀之用，靜坐七日夜，凝翕隱功，專致竭思，一日豁然，心性仁智皎如也。隨翻《學》、《庸》、經史，昭昭視掌，直有莫致而

至之，分緣慶快。嗣是日新又新，有真樂口心，没奈何之幾，直達九閱月也。頗覺親朋笑擬，非平日拘檢人也。吉郡凡及明翁門者，莫不遍證所傳之次，而皆不識男子所詣，且恣疑嘆：「古之狂簡，恐不類子。」如是又七年。溟茫的鵠，省發丹臆，念篤志大，遂謀游訪四方五年。首遇仕學波石徐師於燕城，三年受規，三教肆明。卒業淘東，王師心齋授禪尼父立本大成之道。又二年而歸廬，正快許身有爲，不幸心師賓天。心喪既畢，權度自謀出世操證，不敢諉泄，乃鳴急救心火於豫章，邀會同志聚南都，上疏宰相八老，以開泰牖，約湛、鄒諸賢追孔仁，流講南北東西，啓迪智愚，皇皇如飢渴，聲聲恣翊颺天下，信與大半鼓躍。豈期睽類蜂生疑憎，或忌妨己，潛滋妒害男子，罔罔危言危行，過滿天下，盃蛇成窩，合並及門。離索者疑非《春秋》傳宗，乖戾群儒，釋文竟成殺羿，認爲詖邪，所以積患入阱。神精慄躬，躬阱臨逼，不啻淵冰。小心明哲，戰兢如時，所以易學湊泊，自不覺凝命而遂志，遂志久久，竊比文羑之衍《繫》。繫立八名，自暢憂患之神思。曰鎖、曰監、曰冤、曰抑、曰誤也，祖述法家五刑，易代濫用，有情無情、天罰人致者，壹是皆入五套，以彰威烈，直遂民上之忿懥。曰學、曰祿、曰報者，憲章典敕，三反自致，下學上達，將馴知命樂天，以揚持載覆幬，身親報功報德，來格有苗、匡桓也。是以男子素志雖定，而時勢變態日浸危，男子身雖險陷，而遂生增益，毋苟違。譬彼雪霜之嚴，各盡其性，各能其操，宇宙何心，松柏何情，况萬古萬有，本如如哉！况男子匹夫，出世易世，添此八卦，注鳴禁

城，僭列文羑孔難也，何泰何疣哉？是爲八卦引。

辨

辨精神莫能之義

此述心之精神與莫能。夫是莫也，夫子屢稱爲「實」字，在發語之首，以并「神」字用也。後儒不善省證，漫猜其爲不可，真可哀矜其迷惑。

夫是心也，自帝秉御，淵浩天性，神莫精仁，以爲人道，時適乎靈聰之明，爲知格誠正之修，允端天下大本者也。是故晰其秉具自靈之精也，睿哲嚴麗無遺混；御其默運萬妙之神也，潛昭隱見無方體；擅其妙運曲成之莫也，測妙時神無聲臭。如此氤氳精神，以遂明哲圭竇之能；如此經綸大經，以彰莫顯莫見、莫爲莫致之成。成若生長收藏，止至覆幬中央，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莫能載大、莫能破小爲中庸，無非立達己人，人人好仁無尚，心心知秉莫能，以遂精神爲時時、生生、化化循環無終始也。夫是之謂「從心所欲不逾矩」，夫是之謂一團生氣育類人。自致廣大高明，自盡精微中庸，自樂止乎至善，玉英斐也。精神莫能，豈虛間哉！耋農造習有得於此，故晰辨如是云。

辨性情神莫互麗之義

若性情也，本從心帝以生。其成也，人皆秉具，是生之成，自爲時出時宜者也。

若神莫也，善供心運以爲妙爲測也。群習遠乎道，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今合其從其供心帝之運。句。性也，則生生無幾，任神以妙其時宜。至若情也，周流曲折，莫自善測其和晬。是故性情也，乃成象成形者也。神莫爲默運也，若妙若測乎象形之中，皆無方體無聲臭也。如此互麗冥運，皆心帝自時明哲萬善以爲神妙，莫測乎性情者也。故曰：性情也，神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如此申晰，是爲「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學。又曰：「心之精神是爲聖」，「聖不可知之謂神」，不知其然而然之謂莫，即是夫子五十知天命以後翊運精神成片之心印。耋農亦從心以爲性情，而默會神莫，如是心印，轔轔然，井井然。

日用不知辨

夫日也，體曰陽精，運行爲晝，亘古今而懸旋，爲白日之明，曝麗天地，萬象萬形之生生化化也。夫用也，言在人身天性之運動也。是動，從心率性；是性，聰明靈覺。自不慮不學，無時無日，自明於視，自聰於聽，自信於言，自動乎禮也，動乎喜怒哀樂之中節也，節乎孝，弟，慈，讓爲子，臣，弟，友之人也，故曰日用。是日用也，隨時運發，天性活潑，應感爲仁道也。惜乎人生斯世，未有父兄養之以此，未有師友教之以此，所以一生貿貿罔罔，日用此生此仁，而皆不知此即己心之良知良能，此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大學》、《中庸》也。即此知之，好之，樂之，時時習之，憤

忘食，樂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至止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即是造化在我爲獨神也。故曰：知好日用之中，以保合大和者，即是心之精神之謂聖。任其貿罔日用之生，以過此年華終世也，亦只同草木榮枯已矣，何益哉？

人心道心而執中辨

先聖制「心」字，以一陽自下，而灣向上，包涵三點，爲三陽，將開泰以帝天地人物之父母也。是父母心，本能自灣，而豎立灣中，爲佐以佩圭，爲「惟」者也。是「惟」憲心作人也，爲視聽言動之幾，不時危厲乎其發用；是「惟」作人以憲道也，則又潛乎隱幾莫測之微，自時以妙乎其危厲；是「惟」能純乎其精也；是「惟」能精乎其一也，所以允信自執己心之中，以爲人之道。自精其一者也，是一心也。其善曰「惟」，其妙曰「微」，其深涵曰「中」，其中靈曰「精」，其精肫曰「一」。一之生人，有時出日用之嚴危，故以「惟」惟之，斯微妙乎其執中也。如此而曰人心道心之危微精一，執中之仁，覆天下唐虞者也。其至矣乎！此二聖之原旨，非後儒之註釋也。

論

論長生保命

夫生也，天地大生之性。生天地人物，不易不磨之命也。故曰：「性也，有命焉。」命即性之生生成象，有定分也。性爲

命之自天秉賦，無方體也。是爲無方體也，是爲有定分也，而焉以長之保之哉？此宣尼一生躭志憤樂，敏求樂止之全功合修，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即長生保命之造端貞幹也。玄門變幻，其爲長，其爲保也，亦自「從心所欲不逾矩」中竊取術能，以自支幻其心，誘掖人聞人信者也。詎知心所欲也，性也；繼曰矩也，命也，能從能不踰也，即長也保也，何必改换名色，然後爲能雙修哉？是以蓬鰇篤信耽志，遇師授傳，敢自得此幾，以自樂自强，不貳不息，叨獲今日年精力齒，實確乎不拔爲定見定守者也，遂發長生保命云。

論三教

大抵三教，至人原宗，俱在口傳心受。心受之後，各隨自己志尚大小，精神巧力，年慣積造之，三到何如。如曰聖學，則有御天造命、事天立命、畏天俟命三級程造也，能此等而上之，皆可神道設教，生天地人物而位育也。如曰佛教，則有上中下乘，最上乘之階爲四區也，亦存乎各志靈員自造自巧，自等而上之者也。如曰仙教，則有天仙、人仙、地仙、神仙四項之品第也，此中入門升級作用，却有毫釐千里，使群學之士不可易易超越者也。要之神天，而種不常出世，縱有最上乘者并出而有爲於世，亦未聞上古爲誰爲幾也，總不若尼父之傳，有《大學》、《中庸》、《易經》之門階閫奥，有默識知及，仁守莊涖，動禮成樂之學；教止至，至止乎心性、天命、仁道、神化之固有家第者也。此爲坦平之直道，易知易從，時習日新者也。故曰：果能此道，愚

明柔强。况云必乎「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豈欺我哉？天下有混二氏者，盍反觀內省，自心自知，孰虛孰實，可親可棄哉？

仁者，人也，知爲先；義者，宜也，禮爲先；禮者，節也，和爲先；樂者，籥也，樂爲先；信者，貞也，幹爲先。是故貞固足以幹事，樂樂無入而不自得，和順足以利用，理宜足達四國，明哲能保身。世君子達此五德，自馴致乎聖，御乎神，神乎覆載持幬配宇宙，樂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知天年，精神有終窮乎？無終窮乎？

人爲天地心，心帝造化仁。是仁惟生，是生明哲。哲有曲致之工，明麗費隱之盡，故曰：自明其明，自哲其哲，脫化化工爲聖神，神妙萬物而爲生，生妙萬古無止息。人生可易易，從心爲斯仁哉！

宇宙生人，原無三教多技之分別，亦非聖神初判爲三教，爲多技也。只緣聖神沒後，豪傑自擅，各揭其所知所能爲趨向，是故天性肫肫，無爲有就，就從自擅。人豪以爲有，各隨自好知能以立教，教立精到各成道，是分三教頂乾坤，是以各教立宗旨分別。又流技習，習乎儒也，讀書作文獲名利；習乎仙也，符籙法界迷世俗；習乎佛也，唸經咀符惑愚民，似此交尚以爲各得受用，且沿襲百家技術，以遂衣食計也。誰知大道正學，中天下而立，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易天下同仁哉！嗚呼，習遠麋深不可挽也！鰥農叨承父師引端作養，經歷操煅五十四年，從心精神幸如少壯，遂緒三教多技之紛華，直造御天申命之至止。喜筆八十年歲，樂學完功，慶賞獨乘，泯而聲臭，後有作者，須竭神聰。

論大學中庸

辛巳臘月之望，重晰《大學》、《中庸》易知易能緒功，垂示及門多士。

今夫《大學》以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身之中，涵以心、意、知、格，爲時日運用之妙。是妙運也，皆心之自能在中也。此中幾動森融曰意，此意擬測貫通曰知，知中自出分寸矩節曰格，格知自善乎身形顯設也，爲視明、聽聰，爲言信、動禮，爲孝、弟、慈、讓，以絜矩上下四旁，直不啻乎如保赤子之烝烝也。

今夫《中庸》以慎獨致中和位育之至。獨之中運以天命性道，教爲戒慎恐懼，而莫乎顯見隱微，無聲臭也。皆心之神工莫測，測乎大也無外際，究其中也無内隙。學聚以時庸也，則爲御天造命，憤樂在中，無入而不自得焉。忘食忘憂，忘寢忘年，至止乎神焉已矣。

夫是中也，主乎大之生。夫是大也，家乎中之仁。是故爲學以翕麗乎萬善之妙，晰庸而適達乎中正之道。是道是妙，根乎氤氳，化工天成，知格明哲，以律修齊治平，出類拔萃；震乎樂在其中，巧力覆載持幬，以峙三綱九經，此尼父獨慎中和，以止至善，聚斐切磋琢磨，瑟僩喧赫於杏壇者也。耕樵神會心領，亦矢誓必有爲，曰：志氣硬如鐵，精神活如水，身子輭如綿，雙瞳炯炯察於日月之並臨。樞機發動，察於四時之不忒。立達己人，察於霖雨之時佈。遂亦七日來復，利有攸往，三年有成，如孔顯設，將信時乘六龍，以御天造命，不違終食，造次顛沛之必於是焉者

也。因是作力幸獲天與此日，耋頤精神以有加于少壯者也。故晰剖《大學》、《中庸》之緒功，合晰仁道翊運之矢彀，表彰杏壇、邱隅之獨致。凡我同心，盍賜矜察，交盟何如，未可擬忌爲誑誕，又誘罪爲匪文哉！

論大學中庸大易

己丑八月二十三日自紀：直言仁神正學，以決今天下之亙擬。

《大學》、《中庸》，大《易》六龍，三宗學教，乃夫子一生自操仁神爲業，晚建杏壇，聚斐明道，易世傳世，破荒創造，爲神道設教以生心人師，代司造化，專顯仁神，同乎生長收藏，莫爲莫致，無聲無臭於天下萬古，即今日之時成也。是故學乎其大也，則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在格物，心不在焉，如此而曰五在，昭揭其大以爲學。庸乎其中也，則曰率性，曰修道，曰愼獨，曰致中和，如此而晰四緒，緒颺其中爲時庸。易乎其六龍也，則曰潛見，曰惕躍，曰飛亢，如此而爲時乘，即變適大中之《易》，以神乎其《學》、《庸》精神者也。合而規之，多見夫子出世有爲，居肆止至，脱化造化，專業神仁，憲生天下萬世人心皆知好仁無尚，同入「從心所欲不踰矩」，以爲樂在其中，正道也，皆曉易知易能，不慮不學，不失乎胎生三月赤子之丹烝也。所以有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即至矣。」但人未之思爾，何遠之有！有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爲仁由己，豈由人哉！」有曰：「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剛柔相易，惟變所適。」如此數旨，皆

出夫子躬造神能，面授群賢，的傳以爲信從鈴鐸者也。果哉！易知易能，不啻視掌。樂哉！農造有得，運指折枝，且於自得，樂生心性，尤獲造命神幾，叨享年八十有六，將曆頤百之外，自能自致，無疑諉憚焉者也。

顔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二終

顔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三

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
盧溪族裔顔學淵校刊

題　跋

明堯舜孔孟之道並繫以跋

一日獨坐，自申堯舜孔孟典章，脱化引發精造。

夫堯舜之道，帥天下以仁而已。是故仁，人心也。是心之體，肫肫焉，靈靈焉，靈照密察，隱微莫遁，肫生萬物，無時或息，皆至誠爲貞幹也。

夫孔孟之學，亦仁而已矣。是故其學根心生色，睟面盎背，以盡孝弟慈讓之行，以爲子臣弟友之人，以齊家、教國、風天下，皆歸於仁已矣。

右二章旨，皆農注晰箴語，冀農慥慥不已，不知老之將至。奈何老矣，耄時在衰，精神雖壯麗，心志獨敢勇，而色舉翔集之幾，徒能先見，不可誘掖兒曹或動省，故書自省之轔轔。

或問鰥叟：「既學尼父之道五十三年以安身運世，如何不能化及親生兒孫，期服衆姪哉？況尼父賓天，三年六年，衆徒廬墓，不敢兩端。徵驗天淵懸絶，願明以告。」鰥叟踟躕，難晳答也。或人疑質鰥叟，强與譬曰：母生一子，自懷孕以至鞠育劬勞，擇師訓道，成人即爲婚配，可謂無所

不盡其恩愛深德矣。奈何利色到手，溺心漸習，竟入忤逆悖亂，無所不致，反叛劫抄。子亦莫知其爲無父無母，此皆謂之生性相近，習染相遠，天下古今，比比滔滔，無可挽矣。間有二三人割股廬墓，反被其譏誚爲小孝，如之何可歸過於其父母哉？況尼父衆徒及門，雖陳蔡匡桓之難，皆相從周旋。□□而不畏濫。所以三年六年，如喪考妣以居廬，廬居既畢，皆失聲而後散。如此交心交道，爲師爲友，豈惟父母育兒割股廬墓人子哉？今之鰥叟矢誓追襲尼父之學道，亦曾效法衆賢，廬墓三年于心齋之祠，聚友千餘，晰辨《大學》、《中庸》之學，亦詳盡矣。究竟得友，止獲羅子近溪，相隨二三年，僅可共學以出仕。嗣此，雖徠百千衆之相從，亦止有孝感程學顔，相隨三月，頗悟此學此道，縱步燕城，又爲無嗣而殤生。如此二人之外，并鮮繼述之士，且於修身快心齊家無幾。有子四人，積累迷心，有口難開。開亦不多入耳，所以自反自艾，無能致曲暢旁通之烝烝。惟有至死不變塞焉之慥慥，俟天假年，耋且頤而百爾。或人聽味，似亦矜憐失辯，叟因觸慟矢志，遂筆轔轔之亹亹。

書盱童生趙與時扇（因赴近溪樓會，發心知云。）

心知之晰辨，已詳明於爾師近溪矣，爾輩似各心領神會，無俟農叟贅也。無已，則勸爾兄弟自奮高大之志，必鑽心知之竅，時刻著習，從心妙知，丕顯活潑之神機，鼓暢肫靈之樂樂，樂極融麗，形躬睟盎，斯爲志氣硬如鐵，精神活如水，身子軟如綿，然後可以齊家、興國、達天下，同心

之仁也。

題敖子霽雪卷 敖子名稑，時在丁丑長至日，同舟徐揚筆也。

夫霽，萬里無雲之天也。夫雪，六花飛空之瑞也。瑞呈天光，陰陽交泰之和也。闔辟一年，生長收藏乎萬有也。故曰霽雪藏用，至大矣哉！又曰人心霽雪，達天德哉！是以霽麗心明，雪沁心聰，聰明竭乎睿哲，即光天化日，六位時成之貞素也，仁之肫，知之靈，精爲體，神爲妙，絪縕朕兆乎御天造命，大中學庸乎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此爲善運己心之霽雪，篤恭孝弟慈讓之明德。先齊家，而自興國、風天下也。此敖子稑取號霽雪，爲終身貞度者也。復占絕句曰：

心如穀種雨時芽，妙化誰同孔孟家。
試看一陽來復後，滿園香雪杏壇花。

題朱臨溪册

荆醫朱萬甫，號臨溪，求題册。語曰：夫醫，人之司命也；夫命，天之生性也。惟命沖和曰氣，氣機變理曰運。運氣流暢，滿腔烝盎，生長收藏，不違不亢，故曰醫也。是醫醫己，岐伯之肇創；是醫醫人，神農之化方。全全仁道，躭躭好生。後世昧此，止學浮沉，遲數以爲醫，單用金石草木以爲藥，支晰五六流行以候症，是以十瘳五七，其三四不起者，諉怨爲醫所致，其實，未深探乎氣運之巧也。今年中秋，西江耄道訪友，見吾以究中正之學，見吾遘疾逝矣，臨溪於醫亦信玄以自鳴，憇

談運氣，知解有差。翼日，執册丐言，遂留筆進勵，甚期觸□，見吾病革，率徵運氣，玄册隱幾，庶爲得巧，百發百中也。

題册言

時遇豐城地理傳西河於盱館，傳名天祥。

方内耋鰥，無名氏也，能運心性于無中生有，造天命也。劍江西河，堪輿漢也，專能勘識有象地脉，以與人藏形器者也。耋河邂逅，談天察地，似各有知。而耋可釋河，河若未釋乎耋焉。夫耋之爲運也一而已，河之類測也在貫爾。是故河運達海，海自天一以生也。一本無象，能生天生地生人物也。此一以貫萬，無二無息之化工也。人人秉御爲心，天地之大成大德也。是故大德從仁，仁肫肫焉。肫肫浩浩，位育蒸焉。聖之能，神之妙，河在中，假分別乎鰥乎者也。句疑誤。天運庚辰臘之望，筆於盱江之上。

程身道傳

耕樵哀罷學顏，忍筆誌傳曰：程子名學顏，字宗復，號後臺，楚孝感人也。其先河南二程衍派。其爲人也，自行修毅秀庠。壬子，鄉薦，爲養就諭經校。丙辰，赴會，不第。會羅太湖汝芳引究耕樵，夜談靈濟五七榻。復如經校。越歲，教聲颺天曹，行取擢推應天。未幾，以王事入燕，沿途追訪樵，取必印正者，凡五六月。適遇艤棹盤桓南發，朝夕陳晰，默認知及之先難，證以一二子七日來復之閉關。顏覬畏怯，確諉不能。耕樵聽之，脱化由導。又

旬日，棹至東昌，雨阻。適戊午六月七日，顏生辰，耕樵索軸。筆慶樂生，便便誘學，點綴「致知在格物」五字眼法。顏色改，神凝悚立，氣春若躍如醉。耕樵側目，試問曰：「子若何？」顏亦曰：「翁謂若何？」耕樵停筆，厲聲策是者三。顏即以手舉官帽置桌，就滚倉版上十轉，有真樂□心，没奈何之幾，起舞蹈曰：「蚤知燈是火，飯熟許時。如信美大聖神，只在此刻此關。此一醒後，自深造自得止耳。」如此觸徹，譬猶墮體黜聰，繼承之能以生爲樂，以樂爲學，不勞不伐，服膺拳拳，等好色之躭嗜。又半月，過濟寧，衆友留講三日，日啓大中學庸爲尼父絶學口訣。衆友悦信，求筆遺指，耕樵書畢，命顏附翼。顏亦立揚長篇一篇，錯綜儼乎回之足發「不違」。越三月，別之應天任，密報浙直總憲爲異人禮，尚謀軍旅。顏侍同往，坐作進止，言笑泛酬，率偕引伸觸類。自信信樵學全在神生神設處，自宜時措，証以翊贊丹山不戰之勝。❶ 又書長劄，報吉陽西江中丞，激厲振學，襲陽明有孟氏誘掖齊王之戚戚，惜未快快一言合兩國之交。如此善學，立達已人，揆盈天下，及門者未之多見，不幸朞月三年不獲養。就官轉北太僕，取道家鄉，鼓導信從，翕如也。與友梁汝元，洋洋帝里，幾近或躍在淵之臣道。惜未能乎牖約要幾，罔者疑駭爲邪淫，策議迸誅，陳情權焰，計鳴上權，閲盥，曰：是舉非吾所能衛也，爾等且看先代禁錮之事孰當否？衆議抑抑而寢。噫吁哉！固自試也，亦危幾矣。因喟嘆曰：若權焰也，而亦有若見

❶「丹山」，疑爲「舟山」之誤。

焉將倫白都，傾國諸豪，協謀疾滅，探及其師，不猶天淵之懸隔。況銜鳴同志居大半，顏門逢蒙謀殺祖，類列抑抑寢者。顏徐又如何以無後疾革？天乎年也，人嗇壽耶！訃聞耕樵，亦如孔壇哭回，途服逾月。今年辛未，樵難事畢，遠刷顏門，曰思、曰博，皆其弟。而博，大夫，又爲繼述之能者。登堂吊顏，而博果津津灼灼。繼嗣曰登，頗克順，即思獨子，讓兄承宗，樵懷益慰。詢顏仕學歷歷。易簀，弟友之，手直不舛，明行存没孔臧者也。樵雖隱憾，擇止中庸，未獲顏共以依遯，然有博、登，躬佩瑟僩，樂利無祇悔，亦可快。惜乎之嘆新海岱，遂筆身道程傳，勵引求仁之未逮。

自傳

匹夫世居西江南陽邑永新北麓，地名中陂。曾祖翠筠，急救鄰里劉姓一家性命，自善筆寫，神巧龍虎，七十七歲而終。以隱德兆生孝齋司訓公，司訓公生五男子，皆蔭庭訓，慣習孝弟和順，不狥俗尚利慾。次名鑰，薦於鄉，爲兩邑令。三名鑄，邑廩庠生，素耽仲淹行。長名欽，五名鏜，皆道表鄉閭。匹夫名鐸，生質淳龐，十二歲始有知識，十三至十七歲，隨父任常熟教，句。習時藝，窮年不通一竅。父任五年，卧病三年，鐸善能左右，侍奉無方。十八歲，同兄欽、鑄，扶父櫬歸廬。未葬，都人陷欽三年糧役，洗其家。鐸、鏜二人未完娶。鐸惟知善養寡慈，將順得懽心。有

此孝行感天，得兄鑰筆傳道祖陽明闡揭良知，引掖人心四語，曰：「精神心思，凝聚融結，如猫捕鼠，如雞覆卵。」匹夫喜激丹靈，即俯首澄慮，瞑目兀坐，閉關七日，若自囚，神智頓覺。中心孔昭，豁達洞開，天機先見，靈聰焕發，智巧有決沛江河之勢，形氣如左右逢源之□。嗣此，津津自好無尚，句。不忍少間，時刻辟利色，惑他技也。如此自求有獲，酷自慶麗大有爲也。豈期明祖、嚴考先逝，不及見若祖無言不悦之與考庭無日不底乎豫道，僅侍寡慈，牖開憂懷，二月淘淘，世慮濯濯，夜枕鼾睡，達旦方醒，飲食加倍，精神復舊，如此曲成，幾希曾、閔之雙親。及朞餘月，慈樂足，發引衆兒媳、群孫、奴隷、家族、鄉間老壯男婦，幾近七百餘人，聚慶慈幃，列坐兩堂室，命鐸講耕讀正好作人，講作人先要孝弟，講起俗急修誘善，急回良心，如童時繫念父母，常得歡心，率合家中，外移躭好妻子之蒸蒸，奉養父母之老年，勤勤懇懇，不厭不倦，不私貨以裕己，不懷蓄而薄養，生息於士農工商，仰給惟父兄室家。迸没積忿，參商各各，□□和萃，如此日新又新，如此五日十日，果見人人親悦，家家協和，踴躍奮勵，雖少小童牧，盡知慚悔省發，皆自叩謝父母長上，竟爲一家一鄉快樂風化，立爲萃和之會。會及半月，一鄉老壯男婦，各生感激，駢集慈闈前叩首，颺言曰：「我鄉老壯男婦，自今以後，始知有生住世都在暗室中鼾睡，何幸際會慈母母子喚醒也。」會及一月，士農工商皆日出而作業，晚皆聚宿會堂，聯榻究竟。會及兩月，老者八九十歲，牧童十二三歲，各透心性靈竅，信口各自吟哦，爲詩爲歌，爲頌句。

爲贊。學所得，雖皆芻蕘俚句，實發精神活機。鼓躍聚呈農覽，逐一點裁，迎幾開發，衆皆通悟，浩歌散睡，真猶唐虞瑟僩，喧赫震村谷，閭爲仁風也。不幸寡慈患暑，發一月，不起。一鄉老壯男婦，慟慘泣涕，如失親妣，交視殯殮，各勤辛力，各助所費，七日而葬，皆盡哀。直見誠感神應，不疾而速，各致其道有如此。惜哉！匹夫力學年淺，未有師傳。罔知此段人和三月，即尼父相魯，三月大治，可即風化天下之大本也。奈何苦執哀泣之死道，竟廢一鄉之生機，出廬梗憂，學道皇皇，將信「一陽來復，利有攸往」，爲坦途長驅也。而遍證青原人豪，大半未然，將疑天地大生之幾別有神設也，而夫子與回止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鐸自獨違家鄉，奮游四方，必求至人，參裁耿快。游入帝里，忽遇一師，徐卿波石，諱樾，字子直，貴溪人，時爲禮部祠郎。當有庶吉士趙貞吉，❶號大洲，内江人；敖銑，號夢坡，高安人。先列游夏座，引農同門，師事三年，省發活機，逢原三教，自慶際緣，何往不利，師亦鍾愛，可與共學。適道命違左右，印正淘東波師，師曰王心齋之門。句。心齋，諱艮，字汝止，安豐鹽廠人。鐸歷歷呈叩。心師申申振鐸曰：「孔子學止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矩範《大學》、《中庸》作心印，時運六龍變化爲覆載持幬以遯世。子既有志有爲，急宜鑽研此個心印，爲時運遯世之造，會通夫子大成之道，善自生長收藏，不次宜家風鄉邦，句。及國而天下也，亦視掌。復如子之初筮萃和會三月矣。」如此從兩師，往

❶「當」下，疑脱「時」字。

回竟四年，樂遂中和位育之御極。歸，棹過金山。回書慰報心師曰：「千古正印，昨日東海傳將來；四方公憑，今朝西江發出去。」如此兼乘獨任，隱謀携家聚止師門，丕顯杏壇以中興，翕徠英斐宏孔仁。豈期天喪心師不佑鐸，乃心喪三月。適際庚子秋闈，出講豫章同仁祠，榜曰急救名利心火，沸談神格。得千五百友，其領秀有朱泗、朱洛、王白室、陳源、吴焕文、黄元輔、羅汝芳、鄧以成等。陳源率親友八十七人，邀鐸會于市汊；朱泗率親友六十人，邀鐸會于新淦灘頭，兩地共聚六月。放棹淘東心齋祠墓，畢三年、六年之祀典，并收波師碎骸于滇南沅江，祔葬心墓之旁，立主心祠左旁爲配祭，表申鐸受傳之孝敬也。不期鐸原曾孤身尋波師碎骸，行至湖廣沅州，蒙總督張静峰先差人打撈，不獲，力止鐸遠去，送歸山房，圖爲邱隅，聚斐培筠，淇澳菉竹。奈阻仲兄鐘溪令山東新城，遐邑急報，遭難去官。鐸罷謀，赴救京師。叨改湖廣枝江尹，得侍兄週年，兼際近溪會榜有名，憚勞，確辭殿選，終究農學爲出處。時在甲辰秋，聚同年若干，京仕若干，倡會九月，招徠信從者若譚綸、陳大賓、王之誥、鄒應龍等四十七人。秋盡放棹，携近溪同止安豐場心師祠。先聚祠，會半月，洞發心師傳教自得《大學》、《中庸》之止至。上格冥蒼，垂懸大中之象，在北辰圓圈内，甚顯明，甚奇異。鐸同近溪衆友跪告曰：「上蒼果喜鐸悟道大中學庸之肫靈，乞即大開雲蔽，以快鐸多斐之懇啓。」剛告畢，即從中開作大圈圍，圍外雲靄不開，恰如皎月照應。鐸等縱覩逾兩時，慶樂無涯，叩頭起謝師靈，是夜洞講轔轔徹

雞鳴，出看天象，竟泯沒矣。嗣是，翕徠百千餘衆，欣欣信達，大中學庸，合發顯比，大半有志欲隨鐸成造，若師嗣王襞亦幡然信及父師學脉。有窑夫姓韓名歡號樂吾，隨從半年，深能默契實力，至今猶卓卓翕致，百里內無不景從。鐸因留師祠，延會泰州、如皋、江都各鹽廠，及揚州、儀真，各住二三月，受心師大成之旨者亦多，但未紀録姓名有幾千百衆也。如此流連逾三年，乃辭師祠，渡江入南都，衆友送別真州，皆號哭而別。內有老壯童冠，不忍別者五十餘人，同舟進金陵。訪會南雍，太司成程松溪，諱文德，少司成呂巾石，諱懷，率監士四百衆聽講六月，多知省發。若交情不變，獨有安福歐三溪，名愉。知音賞心者，惟有松溪一人耳。當時別松溪、巾石、三溪出城，買舟南帆，又被近溪令太湖，入覲，忽遇江東門，苦扳同早程，叙間闊。鐸不忍堅拒，隨至北畿。時徐少湖名階，爲輔相，邀鐸主會天下來覲官三百五十員于靈濟宮三日。越七日，又邀鐸陪赴會試舉人七百士，亦洞講三日。如此際會，兩次溢動，湖公喜，信私邀鐸與近溪、吉陽，盡日傾究。豈期及筵，朝仕駢至湖公庭。湖公出庭周旋，底暮入座，西城又促去，良可慨也。且被鄢懋卿讒譖，鐸見機浩發，客棹溯流。滄州守曰胡政，號力菴，舊門人也，預受河間太守陳見吾名大賓會講，急命迎鐸，召州縣官吏、師生、民庶近八千人，齋道、禪林亦聚數千，聽鐸緒晰聖學中正以作人，保身善世，從心率性，如此聚會，凡三月。近溪亦際陞北刑主政，道經河間，同聚兩月。暗被鄢邪陰沮陳守，鐸聞知亦潛謀出城三十里，陳守

及州縣官吏師生三千衆，追送泣別。越獻縣，秀士蔡笠率衆友會于蕭寺三月。太丹郭薛村，名廷楨，同宿三夜，穎悟大通。留處兩月，於吾言無所不悅。行至山東茌平，舊友張宏山，名後覺，率親友延住兩旬，洞啓宏山之學歸正途。如此往還五年，朝野仕民，不能枚舉，信與出群者潭、陳、程、鄒、殷、鄧、吴、朱、韓、王、盧、胡、周等八十餘士，皆用學成身立政，衍教在四方，今亦不聞其終始，聲息或存或亡矣。獨知程學顔好仁，可與適道，竟爲無嗣多娶喪生矣。止存近溪一杰，始終一致，不倦於學，堪作老侶，而違遠千里，年亦入耄，不可遂匹夫邱隅之謀矣。若學顔之及門也，善悟善學，殆近溪所未及者。據其聯舟聯坐卧不及三月之受學，即回應天推府，忽以「異人知兵法」薦於梅陵胡公，諱宗憲，總督浙直，驅倭計窮，具禮迎鐸，幷取學顔軍前聽用。赴邀七日，倒溺百千倭寇於海。胡公奏旌指揮，不就，貤委次男自頤參隨軍門。又逾數年，過揚州，謁別中丞馬鍾陽，諱森，出，買儀真舟南旋。忽有太平府當塗縣尹龔以正，南昌人，係舊時講學一日之門生，差吏持聘儀，請往彼府，衍教三學生徒，且報稱南道提學耿楚侗名定向，係舊徒梁汝元門生，命邀老師祖往太平久處。鐸不疑，即赴太平府學，開講三日。竟受擒。監九日，解操院，鐸始知爲耿定向所擒獲，意欲送至盛汝謙手槌死，幸盛汝謙病不能訊，轉發應天二通：一推磨勘過惡實迹。通推受委踟躇，忽遇江浦學新任教官劉允章，號席山，脚色報永新人，參謁通推，詳究鐸行，果如所訪察否。允章故作駭愕之狀，然後敷陳家

鄉素行，傳道四方人品。❶通推亦甚驚訝，不得已，發文六通：一發永新，一發太湖，一發寧國，一發淮安，一發浙江，一發揚州，各查鐸遊歷過犯，六處回文并無一件指證，多見通推深信劉教官之言，善爲脱化矜憐也。自是通推執同文，遞繳盛覽。盛大怒，曰：「孔子誅少正卯，亦曾如此查考否？」竟批送刑部重處，部司亦見六處回文難重處，只得强誣盜賣淮安官船，坐贓三百五十兩，發邊充戍。刑棒如漿爛，監餓七日，死三次。繼遭瘟痢，共將百日，叨不死。惟有精神伶俐，雖被形氣之昏憒，猶知默叩，誠感親夢高皇臨御，遣獄官賜膏丸敷噏，夢覺痛甦，寬胸眼醒，伸縮頓似輕爽，左右囚友，俱就護救，漸漸調養，竟獲安恬。囚友盡驚異，鐸牖其知識，衆聽忻忻，親愛且多。如此兩年有餘，盛汝謙又奏鐸贓罪雖輕，過惡重大，不可依詔蠲放。近溪瞰隆慶哀詔普赦，携二子七徒，放棹南都，比例告赦，代任提學趙承祖又不允，近溪乃募相知仕朋助金完贓出戍。當難三年，江北數千門徒，受教受惠者甚多，且有隨從一年至三年者，竟無一人寄音相慰。在獄一年時，疏山陞入刑右堂，出罷無罪人於獄如吐唾，金溪門生蔡爾學與疏山同邑至親，交且厚，來南都，謀商放鐸，自信有濟，詎知疏山泯忘道交，堅不允行，爾學到監，號泣別歸。又如在戍七日，忽蒙兩廣總兵俞虚江，名大猷，原與鐸爲同年同道友，瞰鐸入戍，取聘爲軍師。策征海寇曾一本，計擒山寇葦銀豹。有功，奏旌贊畫指揮，竟入哀詔。放戍歸，拜

❶「人品」，此處於義難通，疑屬上句「素行」後。

祖、父，至有今日年齒，皆荷虛江、近溪百計保護，直等生身大德也。爲今隱懷，雖如焚烈，回翔審視，年耋時衰，惟抱大中學庸之殷積，時如六龍變化之神能，而精神心力不忍違仁於終食、造次顛沛之晷也。是故敷衍此心供，緒晰終始，遭際夷險，死生自得，增益其所不能者，詳載繩繩，浸灌井井。噫吁，苦心哉！筆供大概，聊發心揭如是耳。如天再與十年之壽，必能了此苦心之供，盡舒積願之行，克肖形乎尼父者也，故曰不是宣尼不敢儔。

右此心供烝烝，雖爲實狀之詳，甚彰寃抑無辜之遇；雖多際遇之不偶，頗甘增益不能之操守；雖指友徒之陷叛，亦欲陳已之省悔。將來垂傳，容具眼斫削云。萬曆壬午仲春朔。

顔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三終

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之四

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
瀘溪族裔顏學淵校刊

雜著

揚城同志會約

維揚古稱富麗之地，江淮最勝者。其間氣節功名，詩文艷世之士，代罔弗替，而堯、舜、孔、孟之旨，或未之前聞焉。非聞之未前也，孔、孟沒後，邪說横議，百家騰沸，至今瓦裂，二千餘年，天乎人也，概可見矣。又考諸尼父之門，吳有子游，北學往來，必由之地。及漢董子流官，政教必申義利。我朝聘起康齋、白沙，亦聞棲止蕭寺，交咏風氣。我師陽明先生，倡道仕群，踪迹每至。心齋夫子，生卒海濱，師道洋溢，而皆未聞有與商量且受傳者，豈歷代人物之甘棄，而弗與良知！堯、舜不作，功利熾張，竟將大道湮冥，不自知其爲具足也，風乎時焉，斷可晰矣。

西江農人，訪道南北西東。歲在甲辰之臘，偕門人羅近溪多士，游寓邗江書院，爲會十日，劇談正學，直闢中道。揚城文士，疑憶相半，獨殷氏三聘，信宿傾論，躍然頓喜，明日罷業，率從東裝，行北面禮，從事於淘東之祠，月有餘日。日夜淬勵，知好駸駸，大學繩墨，言下領會，真可與共事者也。隨而别去，終業養親。予亦放

遊。八月再會，復會天寧。又踰兩月，❶述、通、揚士翕集，且山、陝、江、浙善類尤多。信與真可以徵同然之機也。時及長至，予欲南渡，多士羅乞去後，會約約以每月之五日，食宿會所，鼓淑散逸，輔導新功，蓋將堅多志而永貞盟，久吾學而同斯人，直萬物一體之仁策也。農夫嘻嘻，援筆約曰：約之爲會也大矣哉，會之以約也要矣哉。夫要維何？夫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夫大維何？《易》曰：嘉會足以合禮。禮也，約也，學之規也。會，天下之大要也。是故約之取義，從系從勺，勺中一點，陽之精也。是精在勺，猶掌中握真物也，加以系焉，猶攣拳緊固，不輕去放也，故曰「約」。禮之爲義，從豊從衣，豊指形體充盈，衣狀華服被身，譬人中心深涵，精神貞滿，而浩氣塞貫乎視、聽、言、動，睟盎背面者也，故曰「禮」。是禮，天之命也，心之生也，勺中一點，自發舒也，人皆有之，胡爲合之者寡而失之者衆矣？君子曰：未有學以成就也，未有會以明學也，是故聖人因心以立學，因學而成會。會惟成學，學必立會。斯約凝心志禮，受約規心，凝禮成會，合嘉美嘉會以約，動罔失遺，夫然後大學之要，運在掌矣；聚友之盟，將永貞矣。「同人于野」，不自此以溢天下弗已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會約之舉，豈小小云乎！

或者曰：「若等會約，爲成己成物者也，而成之之實安在哉？」農子喟然曰：「善哉，問也。人生堪輿，身根大本，謂之己也。是己潛神，是神秉靈。靈運視聽，

❶「兩月」，原重文，據文義删。

指曰明聰。靈顯言動，自能信恭。靈用事親，徵乎孝矣；靈在從兄，徵乎弟矣；靈乎日用，事變不敢自流欺罔，徵乎誠矣。如此不厭，故曰『成己之實也』。己既成矣，是名立身，是身參位，將親人物，人物同體，皆我貫格。由是盡精神於鼓舞引導，囿血氣于仁義禮樂，必至老安少懷，朋友信焉，然後謂曰『成物之實也』。成之所在，聞見氣節云乎？文辭名義云乎？夫然後道明德立，而保身于尊貴清奇之地，主乾坤而無敵者也。爵祿云乎？夫然後化成俗美，保天下於大順大化之天，猶運掌之無難也。功利云乎？奈何吾人弗自信也，弗自立也，是故天下不可以望平焉。而今而後，信於多士而立志焉，月必集會而事事焉，則堯舜孝弟，人各身有；孔孟仁道，四海心通，揚城將唐、虞、鄒、魯矣，豈終爲言董、吳，陳明翁之往來地乎！豈終負我心翁之生於密邇者乎！是故人豪之出世也，不病夫興起之遲速，止在乎躬行之有始終焉。」書畢，推牕四顧，皎月懸蒼，揚友某某等，各醉導飲，浩歌震舞樂，衆人之授而偕同三聘以終身從事焉。且默會約會之旨，歸告老友某等協志頂立，請某等而樂成焉。山農顔鈞遂書以遺之。時爲嘉靖乙巳長至日也。

道壇志規

農子顔鈞，伏佩《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二十年來始能身安而動，追紹孔孟之流環，述通效勞於草莽，牖開盲聾於四海，豈知自量而得已於狂罔者耶！茲承海濱多士，過信自愛，不容農游，而戢

理涓，期聚立講壇，以承孔孟，實躋盛事，農故凝神振衿，撝揚成憲并農志以告多士：講壇之立，得人爲先；人聚之時，理財爲急。夫人準天地而萃人物，樞紐乎仁義道德，故聖人之易天下也，惟以不得人爲憂焉。夫財足衣食而周日用，美利上下四旁，故聖人之翼天下也，次必以理財爲重焉。非重財也，蓋財乃君子之車輿，衆人之命脉也。使聚壇之人，皆君子焉，而又何俟於斟酌？奈何道教未明，道懷難開，是故有爲者不得不重爲調析，用協人心以成厥美者也。成美多士，惟當嗜義崇信，毋着念於揀擇低昂，是非患害，始爲得體，且廣度敦善之功，本如是也。若予自御，祇能矢心克盟予奪公平，不著一念於偏比親信，縱或左右以失，衆理以寡過廉耻之操，農素願焉，多士可易易乎始狥終焉已哉！「縱或」以下至此，疑有脫誤。是以得人理財，聚壇大要，而居壇程轍，則有六道六洗，與多士商兑共事，庶不辜建壇之誠，虛四方之來者也。

多士諦鑒，農敬敷述。其一曰：自立宇宙，不襲今古，此可以登道壇之人。二曰：青天白日，人皆見仰，此可以立道壇之心。三曰：肩任聖神，萬死不回，此可以同道壇之志。四曰：默識天性，以靈於視聽言動；鼓運精神，而成乎睟盎禮樂，此爲道壇之學。五曰：孝弟謙和，修斬義利，此爲道壇之德。六曰：持載覆幬，善養不倦，此爲道壇之教。是故六道者，人爲本，心爲脉，志爲根幹，學爲培植，德爲枝葉，教爲果實，成熟可用焉。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實功立矣，而又終之以六洗，將率六道，各有形躬，直徹庶民，以通天下而無間者也。

是故一洗農心厭倦，講斷不明，引導不循，知人不哲，致衍六道，不時中庸。二洗願學多士，世情俗懷，毋入言動隱顯，言動毋違六道，違者急裁，毋致縱蹈。三洗遠近會友，先須聚講三月，使心志有定，方可歸省，嗣是一月不到壇者，遣友救正，毋縱離索。四洗新來多類，須嚴入門相與之誠，隨察六道六洗之由，然後各辦真心聽講，棄身同事，竭則仍列賓堂，往來無生棄厭，有幸初念。五洗心闇迹媚，言餂行詖，熾風似善，陰壞良類，遂致假仁叛義；恬不忌諱者，鳴鼓攻出，用標警懲；能悔慚者，聽復焉。六洗及門多士恩義深重者，一旦改行易志，有敗同類，并至操戈詐號，衆聲罪之；導而改悛，未可遽絶也。夫然後内外交養，六道無害，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學成矣。安身運世之士，表表輩出，而引掖四方，天下不有觀化、千古不有式程者乎！是故兹壇之建，未爲小關。農夫慎策，貞盟多士，其虛心參承，圖終有慶，庶幾斯道立而善人多，鄒魯之室家堂階，農將與多士不三年而踐行，升入坐卧鼓腹者也，豈虛盟乎！可半途廢乎！多士萃止，農敢固辭，明日登壇，謹告志規。

履歷

己丑九月二十九日生辰，❶喟然嘆曰：生學未成邱隅之聚，今年八十有六，敢將履歷矢願，收成結果。緒録全集，以期望同志諸豪傑，俯賜矜恤顔鐸云。農之生

❶「己丑」，據永新中陂顔氏族譜，顔鈞生於明弘治十七年甲子，本文作「己丑」。或爲寫作《履歷》之年，即萬曆十七年，與其自謂「今年八十有六」相合。

也，本出于吉安永新二都中陂，山谷之匹夫。十二歲始開知識，叨承父母雖似溺愛，幸未喪失良心，只曉得戀戀嚴慈前，如嬰孩然。豈知父任蘇州常熟訓五年，患病三年，皆鐸晝夜侍奉，實能左右就養，無方逢悦病懷，無日不欣欣。病痼，竟没於黌宫，哀哭幾喪生數次。時年方十七歲，文業因廢，無謀；且不得娶，慾動，又幾喪生。二十四歲，際兄鑰，廩員在學，宗主以孝行取入白鹿洞聽講，道祖陽明大倡良知之學，隨抄《示弟立志説》四句，曰：「精神心思，凝聚融結，如猫捕鼠，如雞覆卵。」農見觸心，即晚如旨，垂頭澄思，閉關默坐，竟至七日七夜，衷心喜悦，忘食忘寝，如此專致，不忍放散其胸次，結聚洞快也。又逼激三日，後化爲臭汗，滋流皮膚毛孔中，出體如洗，洗後襟次焕然豁達，孔昭顯明，如化日懸中天，如龍泉趵江海。自心而言，即平日偃埋在百丈深坑中，今朝俄頃陞入天堂上。然自身而言，即胎生三月不識不知之肫仁，竟被父母溺愛，不明引發其知識、喜好、情慾；及長大也，久被父母師友俗尚記讀見聞，恰似捆綁在囚獄坑上，今朝倏然脱落出監，舞蹈輕爽。然如此身心之如如，如此復生之肫肫，如此明哲之靈聰，如此閉關之自得，恰似時飲醉心酒，常餐無米飯，雙瞳炯炯，察於日月之懸照；天機發動，察於四時之不忒；立達人己，察於甘露之時佈，如此森森不已，如此鼓動睟盎，自善底豫，既翕宜家教國風天下之來歸同仁道也，將適達乎四書六經之閫奥，若不啻乎視掌之清明。或提筆摛文，如江河水流之沛决。或欲進取科第，又誰得選駁於其間哉！若欲出世有爲也，即皆如夫子司

寇三月，同運今天下猶魯國之大治。或欲退建邱隅，以續杏壇之聚止，則洞發仁道，以易天下，教萬世於無窮也。即淩躐夫子之收成結果，丕顯大中學庸，大易六龍，範圍今天下人人身親見之者也。是皆由大丈夫出世，自肯甘心拚身兀立，至死不變塞焉，强哉矯也之矢志畢力，大成於七日三月之內，直擅掀揭蒸麗覆幬之仁，誰得阻礙哉？抑何難能哉？惜哉！近代專尚記誦講解，巧攻淫辭，釣餌利名，競肥身家，總算千中不得一員，偶獲一舉，是不猶登天難置力哉。其不獲者，盡諉爲上天所定命也，何其迷痼之甚且陋哉！樵叟蔓緣，蚤遇至仁，授傳此大明仁神易能之道，竟遂甘心信用此生，鑽研己心，直通融活，引翼海宇人豪，果皆七日三月同然。其知之好之樂之，惡可已也！實皆自致自能，且又自獲保命，九十尚有全神不思睡之能工也，又豈耕樵敢妄誕，以罔惑天下人豪哉！天下人豪見此動惻心供，亦肯憤强，丕顯丕承，即亦樂瀛滿腔，塞貫宇宙，何難哉？又何疑憚哉？此之謂自述心「學而時習之」之成，能如是易易也。至於神道設教，自營收成結果，聚斐爲邱隅，則揭夫子止於至善曰大學，規定原以止至善爲安，身聚斐之居趾，直遂明德親民以同天下之歸仁。如此昭明，人皆可自憤志大有爲者也。奈何後代賢儒，紛擬泛議之難從者，皆不篤心剖晰「三在」之昭明，注映五詩之中釋也，是故前引三詩，之一曰「邦幾千里，惟民所止」；一曰「綿蠻黃鳥，止於邱隅」；一曰「於緝熙敬止」。仁敬，孝慈，信交，國人之三詠，即單引發其所謂止也。後引二詩，之一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有斐君子，切磋琢磨。瑟僩喧赫，至没世不忘。」一曰：「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賢親親，小人樂樂利利。」又不謂之釋止至善之聚斐大成大道，此大學哉！所以結曰：「此謂之本，此謂知之至也。」晰嗚曰：知止而后有定、静、安、慮、得。其揭要知在格也，其緒功曰若誠意，若正心，若修身，若齊家，而教國以風天下之來歸同仁，周折本末先後之大成，豈不易簡樂從哉！抑何沍紛錯雜，不可遂大造哉！況群賢述颺夫子之出爲魯司寇也，七日誅正卯，三月國大治，男女別途，道不拾遺，乃其躬躋明德親民之「兩在」。及建杏壇聚斐也，則洞發精造，曰大學，曰中庸，曰大易六龍，曰繫辭，曰六經，時措總規，爲仁神變適，代天御命，又非其爲止至善之「三在」、完造大成哉！所以群賢各有心得，同仁自爲三年六年之墓廬，集編《論語》衍繼述。述編既成，相向號哭，皆失聲而別歸。是故若歸止，若收結，若學教，若衍傳，以範今古後千萬世，人人心心，不敢自欺此大閑，豈不謂曰仁神收成，師道同仁，以麗君親爲三「止至」乎！故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有聖聖以來，未有夫子之獨至神者也。我朝天運中興，陽明喚醒良知，開人心目，功同東日之啓明；繼承心齋，洞發樂學，丕振大成，幾將聚斐爲顯麗。不期二老相繼不壽，不克顯比天下。樵當際會，有緣先立徐師波石之門，隨任住京畿三年，叨獲造就三教活幾，繼入淘東師祖王心齋壇上，規受三月，樂學大成正造，快遂自心，仁神閫奧，直任夫子至德要道，以仁天下人心，曰：「千古正印，昨日東海傳將來；四方公憑，今朝西江發出

去。」如何以別心齋？心齋在床，鼓躍曰：「今日斯道得人如此，天下慶幸，萬世慶幸。」樵農快志，畢力遂行，四十餘年，幾將通乎君相，而或歉於依遁中庸，竟蒙大難，罹陷南獄三年，形軀十分苦楚，自保學力精神，頗自增益不能多多也。以是盱江近溪具揭，遠携兒徒放棹，辯豁測計，鳩緣在任同志，納贓入戍。事既有成，近溪先別去。半月後出監，入邵武。豈期監侶八十五人，送別牽衣，號哭動天，臨監主政與獄官皆測然流涕，❶盡可傳也。及戍，將旬日，又承兩廣總兵俞虛江大猷召爲軍用。適際隆慶哀詔，放歸養老，竟遂樂在其中，叨享天年八十有六，將渝頤百之外，皆可自致自滔滔也。此之謂自緒生平學道履歷，即今營圖結果，雖近溪仙遊，農志尚能獨致。敢曰「不儔宣尼忍自已」。復曰「不續杏壇肯甘死也」。畢力呻吟，祖述箴曰：從心孕樂，率性鼓躍。學大爲橐，庸中爲籥。易乘龍然，時御神莫。變適無疆，明哲鎖鑰。化日中天，春風禮樂。允執保身，善世丹藥。醉舞生平，自供心學。內省無疚，杏壇印刷。仰庇化工，何復何剥？後千萬豪，莫違此約。況兹學教，心性鈴鐸。至易至簡，不貳不鑿。却疾延年，羲皇穎脫。有志竟成，無伺斟酌。或縱筆文，江河活潑。進取科第，誰得選駁。出世有爲，天下魯郭。匪農誑誕，苦心刈割。似君心玩，精神愈確。同農大成，天自凝合。

❶「測」，疑爲「惻」。

邱隅爐鑄專造性命

孔子一生精神，獨造《大學》《中庸》，晚創杏壇，聚斐居肆，肩承師任，陶冶己心人性。同修睟盎，自適乎左右逢原之身；各善立達，誘掖乎家齊國風仁天下。故揭提凡要曰：致知在格物，以緒端誠意正心、性命道教之大本；馴曆及至曰：修齊治平，獨致中和位育之達道。若孝弟慈讓，若子臣弟友，則皆沛乎庸德。從學從中，以大天地之生化。各秉造仁知之明哲，以翊運天下萬世。人心皆易知易能，各擅時習日用者也。故曰：親生之，君養之，師教之。又曰：師無當於五倫，五倫非師弗明焉。此爲仁道專生人心之師□，範圍曲成，成人道，成子道，同敦五倫，歸止中和之至也，豈今日句讀時藝之師哉！抑豈名位法度之教哉！叨天降生陽明，引啓良知，直指本心，洞開作人正路。繼出淘東王心齋，日師孔仁，印正陽明之門，晚造大成之止。授傳耕樵，肆力竭才，於七日閉關默識，洞透乎己心性，若決沛江河，幾不可遏。如左右逢原，惟變所適。三年五年，自得孔子師道之法程，翼後《大學》《中庸》之繩脉。雖縱四方之游衍，頗操精神日完固；雖遭患難臨死生，益麗聰明有神武。所以遂生保命，全歸一爐。乃按索不明，難成直遂，營圖程式，式程仁知，允宜學教，聚斐邱隅。取譬爲夫子循循善誘，三月克復，皆好仁無尚，是之爲爐鑄。及朞年，各各身有一心，心通睟盎大成，將各宜家宜鄉邦，各興國仁讓風動天下，血氣無不尊親，如影響如運掌矣。是故杏壇

也，邱隅也，創始自孔子，繼襲爲山農，名雖不同，歲更二千餘年。學教雖各神設，而鎔心鑄仁，實無兩道兩變理也。豈夫子愼獨之至止，大成之化工，眞爲千古無及哉！若九條緒程，二歌一結跋，尤明哲也。群斐合志，翕麗各憤，未可畏憚而不深察，庸可暴弃，自甘下愚！若諉耋鰥有道遭此危難，豈知耋鰥獲保大生於憂患，增益明哲，廕庇形躬，群斐可知所傾究也。

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之四終

顔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五

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
瀘溪族裔顔學淵校刊

雜　著

引發九條之旨

七日閉關開心孔昭

先生體冬至之陽，微乎其生，在剥盡復來。❶ 即如凡人有身，住立塵世，窮日勞勞，衣食家務，有謀無謀，率皆至亥子丑時，就枕鼾睡，安恬甘美。然後醒來，自覺形氣鬆爽，雞鳴起坐，復爲經營，又供一日勞勞。却似閉關七日之陽復，利有攸往消息。所以聖神教世克制《復》卦七日閉關□□功，攝伏初生三月之赤心，使皆自知時習日用之保養。此赤心三月後，❷方可出入順利有攸往。自天子至於庶民，無老少男女聖凡，同此天性神能，無增益也。奈何有生以後，父母溺愛，無所不盡其驕養；養至知覺，無所不盡其喜好；入塾教讀，師友無所不引其識見。凡此長驅，赤心糜爛，將若何而能還復此知此能之良哉！是故耕樵有生叨受父母生育，師友教導，幸未落利臼，亦未喪此天性。一卜

❶「復來」，原殘缺，據上下文補。
❷「心」，原缺，據上下文補。

四歲，又際陽明傳引良知心學。傳自仲兄鐘溪。筆示四句曰：「精神心思，凝聚融結，如猫捕鼠，如雞覆卵。」耕樵觸目激心，即如四語默坐澄心，自爲七日之閉關，自囚神思之無適。竟獲天機先啓，孔昭煥發，巧力有決沛江河之勢，形氣遂左右逢源之□。嗣是，試誘寡慈，牖開憂懷，三月底豫，家鄉萃和，直若孔子入魯大治也。由是放游，遇師先授三教活機，後□大成仁道。據此烝烝操煉，方向三十年，豈知危言危行，招徠匡桓，煆熟南獄。近溪援拯，全生歸廬。乃謀邱隅之難成，遂筆爐鑄之緒功。功先設立，回光腔寰，三日苦磨困神，各致其力，於閉關七日之前曰：凡有志者，欲求□□武功，或二日夜，或三日夜，必須擇掃樓居一所，攤鋪聯榻，然後督置願坐幾人，各就榻上正坐，無縱偏倚，任我指點：收拾各人身子，以絹縛兩目，晝夜不開；綿塞兩耳，不縱外聽；緊閉脣齒，不出一言；擎拳兩手，不動一指；趺跏兩足，不縱伸縮；直聳肩背，不肆惰慢；垂頭若尋，回光內照。如此各各自加嚴束，此之謂閉關。夫然後又從而引發各各內照之功，將鼻中吸收滿口陽氣，津液漱嚥，咽吞直送，下灌丹田，自運旋滾幾轉，即又吸嚥津液，如樣吞灌，百千輪轉不停，二日三日，不自已已。如此自竭辛力作爲，雖有汗流如洗，不許吩咐展拭，或至骨節疼痛，不許欠伸喘息。各各如此，忍捱噤吞，不能堪用，方許告知，解此纏縛，倒身鼾睡，任意自醒，或至沈睡，竟日夜尤好。醒後不許開口言笑，任意長卧七日，聽我時到各人耳邊密語安置，曰：各人此時此段精神，正叫清明在躬，形爽氣順，皆爾連日苦

辛中得來，即是道體黜聰，脱胎换骨景象。須自輾轉，一意内顧深用，滋味精神，默識天性，造次不違不亂，必盡七日之静卧，無思無慮，如不識，如不知，如三月之運用，不忍輕自散涣。如此安恬周保，七日後方許起身，梳洗衣冠，禮拜天地、皇上、父母、孔孟、師尊之生育傳教，直猶再造此生。嗣此，左右師座，聽受三月，口傳默受，神聰仁知，發明《大學》、《中庸》，渾融心性闔闢，此之謂正心誠意，知格麟麟乎修齊身家，曲成不遺也。故曰：三月成功，翕通心性之孔昭；七日卧味，透活精神常麗躬。三月轉教，全活滿腔之運，即《大學》之切磋琢磨，洞獲瑟僩喧赫者也；《中庸》之率修慎獨，馴人中和位育也。合發以來朋，成風動四方，正謂知行居止邱隅之於天下如反掌，後開八款以冲日用程級，以宏七日成功，永久坐致，可白上知易能、下愚不可移易哉！何疑此功三年不可變易天下之無道也！其後八條闕佚。

箴言六章 闡發聖諭六條

孝順父母

天地生民，人各有身。身從何來，父母精神。形化母腹，十月艱辛。兒生下地，萬般慇懃。兒饑啼食，兒冷啼衣。乳抱縫浣，惕惕時時。兒漸長大，擇師教兒。兒長大矣，求婦配兒。人有此身，誰不賴親。幼賴養育，長賴教成。兒幼賴親，兒幼戀親。娶妻生子，何忍忘親？父母衰老，捨兒誰親？兒不孝順，親靠誰人？親不忍我，我忍忍親？忍親饑寒，饑寒我

身。親不逆我，我忍逆親？我逆親心，天逆我心。我若不孝，子孫效行。陽受忤逆，陰受零丁。兒幼親憐，施德施恩。親老兒痛，報德報恩。摩痛搔癢，喘息憂驚。老人多病，順志體情。思之痛之，淚血淋淋。孝順父母，聖諭化民。

附詩曰：

孝順父母好到老，孝順父母神鬼保。
孝順父母壽命長，孝順父母窮也好。
父母貧窮莫怨嗟，兒孫命好自成家。
勤求不遂大家命，孝順父母福祿加。

尊敬長上

觀彼蜂蟻，猶知有上。看彼鴻雁，亦知有長。蜂蟻鴻雁，尚知尊長。人靈萬物，不敬長上。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人作我尊，我作人尊。手足左右，左與右同。人爲我兄，我爲人兄。兄弟手足，血脉貫通。通則安泰，滯則疽癰。人來慢我，我必怒焉。我去慢人，人不我嫌。四海九州，個個好謙。謙則招敬，慢則招愆。要免人慢，敬自我先。尊敬長上，聖諭勸賢。

附詩曰：

伯叔姑姊伯叔公，常循禮義要謙恭。
有些言氣休嗔較，原是同根共祖宗。
更勸人家弟與兄，相恭相友莫相爭。
譬如樹大分枝葉，當念同根共本生。

和睦鄉里

鳥雀失群，飛躍呼尋。人生處世，和

鄉睦群。居住一鄉，事同一體。一體相關，是非不起。是非不起，情和意美。出入相逢，如兄如弟。前緣前世，同住一鄉。急難救濟，好歹商量。有無借換，信確情長。情和信實，凡事相當。喜怒在鄉，好惡在鄉。一體相關，誰害誰傷？只喜只好，莫怒莫惡。鄉里和睦，天喜人助。鄉里和睦，近喜遠慕。人助人慕，和氣生福。賢良輩出，禮義風俗。和氣生福，異姓骨肉。和睦鄉里，聖諭錫福。

附詩曰：

出入同鄉塊土生，莫因些小便相争。
大家忍耐無邊福，省好錢財全好情。
和睦族鄰莫鬭争，好人勸解必須聽。
常施方便依天理，敬老憐貧陰騭深。

教訓子孫

人遺子孫，田屋財物。不能教訓，承受難必。教訓子孫，看他資質。能言能走，就莫嬌惜。麄衣淡飯，忠厚老實。教莫説謊，教莫刁譎。教莫罵人，教莫粗率。教莫戲舞，勤習紙筆。明亮説話，深圓作揖。緩緩行步，真真擇術。根苗不傷，葉條秀出。他日變化，高大人物。不能教訓，驕縱傲忽。任氣任情，志卑身屈。祖父無靠，家業傾失。教訓子孫，聖諭立極。

附詩曰：

養兒驕縱失便宜。淡飯粗衣教讀□。
作揖出言和氣好，小時周正大根基。
兒孫幼小歷艱辛，縱遇時衰也立身。

若是驕奢無算計，貧如洗步難行。

各安生理

人之生理，自心與身。禮法養心，衣食養身。養身養心，身心兼□。生理經營，信行天理。天理莫欺，信行爲主。鬼神協贊，人情助輔。士農工商，生理各業。心盡利歸，自有時節。若不居業，必然窮折。書讀不成，田作不得。工不能工，客不像客。一生愁苦，十欠九缺。士勤文業，囊螢映雪。農勤田業，犁雨灌月。工勤工業，早作夜歇。商勤商業，忘寒忘熱。如此居業，久則生發。運轉時來，精神各別。男子外勤，婦人內助。內外勤助，身心自富。衣食日足，禮義日興。各安生理，聖諭叮嚀。

附詩曰：

生理隨時只要勤，有何大小富豪貧。
人憑信行當錢使，無本皆因無信人。

勸君勤儉度年華，謹慎長情莫謊奢。
須信家由勤儉起，莫言勤儉不肥家。

毋作非爲

大明律例，一部禮經。禮法立教，出禮入刑。人知守禮，自不非爲。非爲不作，刑法何拘。不犯刑法，不作非爲。士農工商，安分隨宜。刑具牢獄，人長見之。見之畏之，戒之警之。警戒畏懼，非爲不生。心不戒懼，身必遭刑。非爲初起，一念毫絲。忍之又忍，思之又思。再思再忍，愈忍愈思。自消自化，不敢非爲。不

忍不思，非爲如虎。身受刑獄，心受愁苦。身心刑苦，身心囚虜。何顏人父，何顏人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自愛敬，甘受刑苦。毋作非爲，聖諭明覩。同會同心，警戒爲主。

附詩曰：

莫訟官司莫教唆，及時努力辦差科。
奉公守法兢兢過，縱使家貧樂也多。

倚戀衙門結怨仇，己身漏網子孫憂。
請觀造惡欺天者，幾個兒孫得到頭。

圖贊六章 章四句

名利人兮，日孳孳兮；彼幽人兮，若罔知好之兮。

酒色人兮，亦天性兮；彼幽人兮，若雲行水流兮。

衆形器兮，酷勞勞兮；彼幽人兮，獨善困保身命兮。

事寡姑如母兮，群皆止乎拳養兮；彼幽人兮，能養志而又獨知尊姑掖學兮。

相夫保身兮，出群闘情兮；彼幽人兮，獨翼大學樂天壽命兮。

若多執操兮，若皆情成兮；匪若夫倡兮，誰知貞順隱造無聲臭兮！

録陽明心齋二師傳道要語

陽明夫子，引人入門，下手曰：各各凝聚自己精神心思，如猫捕鼠，如雞覆卵，如此七日，不作聲臭於言動之間，即爲默識知及之功耍，開心遂樂之先務也。心齋大子自得教人曰：人心本自樂，自知中正學。

知學日用中，精神鼓飛躍。飛躍成化裁，人心同學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山農受傳，而造有獲，自成仁道。

著回何敢死事

汝芳之為人也，自少淳龐，性篤孝友，從父業舉，蚤秀邑庠。年廿六，適赴庚子秋試，未遇。遇耕樵衍講同仁急救心火，芳聽受二十日夜，言下悟領旨味，❶鼓躍精神，歸學三月，果獲豁然醒，如幾不可遏者。一日，弄筆瀉文數篇，新異悅人。乃翁究竟何以致。芳曰：「此即豫章顏師所傳，兒明際會。」翁喜甚，焚香向西南拜謝樵恩。此可以觀父子知信而用服也。次科癸卯，果中鄉試，甲辰聯捷。適樵為兄改官住京，芳謀學以仕，皇皇惴惴，樵導以出處緩急之圖，芳即脫疾，且違甲第，輕身隨學，朞月有造。歸省，繫養二親。又九年，方就癸丑殿試。受令太湖，政簡民安，誘掖所學，士卒悅服。入刑主政，秉法寬嚴多依仁。出守寧國三年，大半振德。禮艱家居，朋來翼翼，連憂慈室，竟忘仕進八九年。忽聞樵難埋白獄，芳涕泣如傷父，百計調護，傾囊濟賑。三年，瞰亡，携子徒，放棹留都，訴豁代任諸老，具悉誣枉，會助貸金三百五十餘兩，補贓出險，入戍邵武。從芳志，亦曠典也。間有厲劄飭芳

❶「旨味」，原在「鼓躍精神」句後，疑文字錯置，今權移於「言下悟領」句後，則文義可通。

所爲爲非，芳復長篇，嗚學嗚道，嗚樵造所至，確乎孔氏正傳。厲者閲之汗顔，隨出銀八兩以助。□□共紀縉紳數十人，皆芳誠感所致，自盡弟道，報德用學之至也。一日，事諧，芳入獄慰樵曰：「芳來賴天，侍師脱險，却自慶爲我朝全生兩聖人矣。」樵謂曰：「是何言歟？ 此乃納粟聖人，非樵所樂只也，但於回何敢死，心同事不同者，允矣。」芳擅完功，可範天下萬世與師難者，仰溯春秋畏匡，信不多讓其獨盛，及究樵夫爰造脱詣，至止孔仁，知幾如神，不顯聲臭，敢□□芳避聖歸佛，而終慚春秋之性慟耶！ 故著回芳事紀。

附録：《揭詞》及助貲姓氏

戊辰臘初，羅近溪來救農難，并募同志助銀完贓。今將《揭詞》及助貲姓氏一一備録，庶知公論不泯云。

具揭嗚冤人羅汝芳，爲遵恩詔，以雪枉獄事：

汝芳自受業德師顔鈞，生永新山鄉中，自幼形質癯瘠，心性冥昧，世事亦無所知，日惟戀戀寡母左右，就養無方，若童穉然，人皆目爲痴兒。一夕，聞其兄顔鑰傳講聖人之學，忽胸中凝思七日夜，即心孔豁然内通，燦然靈光，如抱紅日。潜居山谷，晝夜清朗，歷九餘月，如頃刻間。及歸，見母兄，論倫理道義，不啻江河沛决，鄰族争聽，感爲涕泣。一時興起，聯會數百人，皆傳引室家，無不改舊從新，遂名三都萃和會。會中啓發講修，無非祖訓六條。至今四十年餘不解母喪。泣血三年畢，辭家出游訪道，徒涉數千里，偶遇至人，五年受傳，神會憤發，忘食忘寢，忘歲

月途程。自言其學其教，必勸勉天下人盡爲孔孟。然容貌直率，辭氣不文，其與人剳三四讀不可句，細味之，則的的能晳孔孟心旨，發先儒之所未發。見人有過即規正之，雖尊貴大人不少貶阿。故與往來者，甚受其有益身心，久則不能堪。蓋與人爲善，如是其急急也。間有聞其名未親見者，或駭以爲狂悖不經，遂致罹居枉獄，月淹歲深。今幸公論明白，人皆稱冤，而天恩浩蕩，詔書雪理。芳自幼受業其門，承其教育造就之恩，與生身無異，相侍密切餘三十年。見其家居孝友之篤，與人爲善之公，貫金石不渝，質鬼神無疑；其輕財尚義，視人猶己，鬻衣裝以給生徒之費，忍饑寒以周骨肉之貧，求之古人，亦難多得。即今年已七旬，奄奄氣息，完贓發解，預信無期，坐待枉死，痛難忍默，輒敢自竭赤衷，匍匐泣控，伏乞高普憲臺神明之照，廣敷清朝雨露之膏，特遵詔旨，早賜蠲除，俾獲終正寢，無負太平燮理，庶幾斯人爲善之心將來不阻，而名公陰騭之報可保無疆也。爲此，激切具上。

南京吏部顧杜崖七兩名闕，湖廣蘄州人。

蔡蘭溪二兩名悉，直隸廬州人。

户部右堂張筆峰三兩名守直，順天遵化人。

員外張甑山三兩名緒，湖廣漢陽人。

禮部郎中姚禹門二兩名宏謨，浙江秀水人。

兵部正堂劉安峰三兩名采，湖廣麻城人。

員外方應山五兩名存性，浙江仙居人。

主事翟震川十六兩

王松徑八兩名育仁，吉安泰和人。

管操把總魏玉齋二兩南京衛人。

總督糧儲都辦讓溪十兩名震德，徽州人。

操江都院吴悟齋十兩名時來，浙江仙居人。

國子監祭酒姜鳳阿四兩名寶，直隸丹徒人。

司業周都峰八兩名怡，直隸太平人。
應天府尹畢松坡三兩名鏘，直隸石埭人。
狀元沈紹林三兩名懋學，寧國宣城人。
桐城鄉官戴渾菴六兩
南直隸袁槐堂五兩興化人。
徐溫泉一兩徽州人。
陳教官一兩名美齋，泰州人。
朱園泉掌教一兩丹徒人。
焦徒吾二兩名宏，應天人，今中狀元。
余石山五錢應天人。
王柏隣五錢京城人。
陶心菴舉人五錢應天人。
陽宏齋指揮五錢江浦縣人。
許竹岡一兩如皋人。
王濟宇一兩應天人。
王東崖五錢泰州安豐場人。
趙樅江一兩

趙杜野一兩兄弟同榜，一解一舉，桐城人。
金印沙監生一兩太湖人
北直隸郭廉菴二兩原任永新知縣，今陞山東兵備副使。
戴鶴臯五錢順天人。
郭明虛二兩以下俱河間獻縣人。
錢恕菴二兩
郭薛村大尹五錢
邢彬菴一錢
張我泉二錢
朱含萱一錢
潘一清一錢
郄貞齋二錢
應天府尹張惺吾十兩建昌新城人。
工部郎中張斗陽三兩以下俱南城人。
太尹吳瞻南三錢
羅樂溪三兩

羅次溪五兩
甯樂吾二十兩
陳六山通判一兩以下俱金谿人。
黃少碧太尹一兩
蔡如吾隱士二兩
徐居菴廩膳三錢
南昌縣教官陳一泉四兩豐城人。
鄧自齋二尹二兩新建人。
朱申峰太尹一兩、鹿鳴宴盞一副、金紗一疋、金緞二疋臨江府新淦人。
程小浦少卿五兩德安人。
蕭兑隅亘卿一兩萬安人。
陳西塘布政五錢永豐人。
王梅江二尹五錢以下俱安福人。
王兩城一兩
王應吾通府一兩
工部郎中史見屏二兩以下俱永新人。

李南屏御史三兩
賀養吾太守二兩
尹洞山宗伯三兩
尹願所通府十五兩
賀巽東庠士四兩
李慎所庠士二兩
吴美峰隱士三錢
賀長白庠士五錢
劉章南知事五錢
劉席山掌教八錢
馬鏡潭揮使三錢
劉碧崖掌教三錢
甘正所庠士二錢
劉石瀾州同一兩
蔣莘田門人四錢
蔣合溪門人五錢
李朝賓門人五錢

賀如陵孫壻一兩
湯學卿姪壻二錢
羅近溪自遭難至出戍陸續助銀約一百兩

顔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五終

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之六

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
瀘溪族裔顏學淵校刊

耕樵問答

道原

耕者問曰：「道本日用常行者也，而又原哉？」

樵夫曰：「咈也，人不自知日用即道，故推原道者，不可須臾離也。須臾不離，蓋通天地之大，無外際也；雖隱微之小，無內隙也；達古今之久，無停息也；懸日月之明，察有無也。顯諸形器也，視自明，聽自聰，言自信，動自禮。喜怒哀樂自宜節，孝弟慈讓自順德，家國天下自齊治均平。位天地，育萬物，無有、人不秉具，自能中和，範圍不遺，而無敵于天下者也，故曰道原。道本自如，人習罔危，幸而免耳，誰識同囿日用，自知自明哉！」

聖儒傳一辨

耕者問曰：「今夫一也，造端伏羲，畫象麗陽，原是天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爲大生大成，不慮不學，自明自神者也。至堯舜則曰『精一』，文王而曰『純一』，孔子直用『一以貫之』也。迨宋諸儒，有以無欲

爲一，有認動亦定、静亦定者，❶有能識破玄機獨樂者，有知先立乎其大者，有必格物窮理以致知者。我朝幸啓良知之呼，終振大成之傳，要擬聖儒之各造，似可同歸爲聖功。究竟簡易中正處，不無毫釐千里謬，是故一之爲清寧，生化神明，裁成人物天地者也。本基羲畫，成象無爲，亦未曾有何指點，出垂昭示。堯舜神會，以微易危，故兢兢精一，安安執中也。文王默契敬止，翼翼小心，純一不已焉。孔子獨領畫一，本自精純，竟用以貫日用，所之時措適宜焉。至曰無欲爲一，各家操習，率皆迷羲之畫、孔之信，又不迨溯舜之精、文之純，貿貿探採釋家下乘，時時拂掃之勤，濫擬群一同功。甚者，破碎一生神思，收放心，去欲念，竟莫窺見此一即天心天日，此心自有聰明，隨所欲不踰矩者。况歸除運世二千年代，杳墳絶響，不可慟乎！」

樵不得已，近譬一物，曰：「先聖所畫之一也，如今人家常用牢固底長繩索也。伏羲取以象心，剛壯曲折如如。堯舜則加意精製其索，允懷在中。文王亦小心翼翼，純實此索，不貳雜也。尼父則知信既及，就將此索直串萬貫紋錢，隨周日用，徹上下四旁不竭也。至曰無欲，如將索外摸揩塵垢，徒勞而不知所以爲用，雖間有識破獨樂之漢，先立其大之能者，然皆未知一道之仁，進取立達己人爲止至。幸遇陽明破荒呼覺良知，以開道眼；崛起心齋，窮探大成，中興師道。時際耕樵及門授禪，擠身操印，不惑不亂，遂行齊家孝弟仁讓，游颺四方，頗採信與！是以壯志顯比，中正

❶「静」，原脫，今據文義補。

易簡，調變曲致，善養同仁，確守繩墨，敢惑他技哉！故颺聖儒傳一辨。」

晳大學中庸

耕者問曰：「大中學庸，學大庸中，中學大庸，庸中學大，互發交乘乎心性，胳合造化乎時育，是故中也者，帝乎其大，主積萬善，從中孚，夫子所謂天下之大本。是大本也，家乎萬有爲大畜，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我中既無朕兆致和，亦無聲臭中和，御運天道性命，從心爲學，入道成德，三年大成，宜家教國風天下如視掌，豈不易簡！豈難致哉！是故學之自造以成己也，必先聚精凝神，遂性致命，崇德達道也。教在立達以成人也，即精麗神，怡性融命，□德至道行也。」

樵夫曰：「然則學教之內，又有精、神、性、命、德、道六別歟？」

耕者曰：「咈，吾心精神只是一片，學教盤桓，亦惟在此片中，自融性命德道爾。是故指一片之變化莫測曰神，聰明睿知曰精，生生無已曰性，分定不易曰命，一心直行曰德，曲暢旁通曰道。實出一片，自顯自設，即學即教，自哲自晳，無貳無息也。合而通之，根心生色，形貞睟盎而渾麗焉。互而致之，學爲教之蘊蓄，教本學之成憲，淑蓄緒澤則先事於學，其後獲也即能爲教。學教自成其身，言動悉如心矩，將以事親從兄，宜家教鄉邦風國仁天下，自可朞月，三年必大成，四方歸化，不爽誣也。」

樵夫曰：「大學中庸緒造既可知可能矣，然則《易》曰潛、見、惕、躍、飛、亢之序曆，將何爲躬造符節此大中學庸哉？」

耕者曰：「大中學庸，即易運時宜，無二道，無二學，無二教也。是以潛之修也，得於七日閉關以凝神。見於世也，竟獲一陽來復，利有攸往。惕乎中也，統率陽長爲慎獨。躍諸庸也，憤發樂學入大成。是至無上獨仁，無敵自神，往來中立，時宜飛御乎性天之樂，莫御乎覆載持幬之大中。如此安身以運世，如此居其所，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爲亢。麗神易仁道，無聲臭乎上下四旁，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獨造化也。如此哲晳大中大易，以變化學庸。仁道必身親，易善易天下，彰順化，自將迸滅百代蓁蕪、千家注集之糜濫也。此爲耕樵一生，既竭精神心思，知及仁守，莊涖動禮成樂之極至深涵，如是嚴造脱穎，如是樂止自神，不貳息也。」

樵夫曰：「審如是也，則夫子曰知禘之説之於天下也如視掌，不即其幾乎！」

耕者曰：「善哉！但今天下久倒懸於水旱兵戈征亂，達虜倭夷酷虐，侵漁危患，穽陷生靈，無告無謀，可謂水益深、火益烈也。曾有一仁臣如文王之心、伊尹之志，欲救堯湯七年九年水旱之苦，憂皇皇思回天心，即可運今日顛危如反掌，即可如孔子入魯三月國大治耶！豈終諉曰『一言興邦』、『一人定國』爲虛誕哉！豈耕樵過信此學此道，非身有心得而敢狂罔誣欺至此哉！」

晳行功

耕者問曰：「天道流行，人心日用，本原不貳不息，何事於人，必皆以功，乃爲行著。不然，只是日用不知，百姓蠢蠢爾。」

樵夫曰：「嘻，難言也。必欲晢言，敢將『大學中庸』四字眼則縷析繫狀，即知樵夫一生行功矣。夫大之方體也，曰明德，曰至善，曰知在格，曰意心身，曰家國天下也。夫中之主宰也，曰天命性，曰道睹聞，曰隱微獨，曰天地萬物也。總列張乎天道人心，流行日用，自具體强，不慮不學者也。云何繫學以大，以庸麗中，將焉取裁？蓋有取於精金出鑛，胚胎龐樸。據以市賈，難竟信用，遂入爐火，煆化鎔煎，傾瀉紋科，然後遍用貿易交通。所以聖神識道識心，同乎鑛金之肫肫，裁成輔相，翼以學庸，爲爐瀉此內，錫類多功，即大慣文武吹煽緩急之不等，句疑誤故於明德上加明之之功，至善處加止之之方，知而曰致格，從在也。意必誠，心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天下必平，是爲平章百姓，黎民咸歸親親也。此學之所以聚乎其大，立生已生人生天下之大本也。於性則置率焉，言統率萬軍，權任嚴重。於道而曰修也，言從率出入，曲暢潤色焉。故於睹聞之或忽忘苟離矣，即戒懼提醒，復通達也。於隱則有潛昭之莫見，於微則有□□之莫顯，於獨則加凝重之斟慎，及於天地萬物也，則竭致翕□，人人君子，人人中和，以爲位育，不遺不過，此庸之所以承乎其中，達成己成人成天下之化道也。雖有兩間作用之紛制，實本《大學》《中庸》之自能。合而通之，心之樂，性之躍，學以橐，庸爲籥，日用流行，幾活潑潑，百姓聖神，同此知能，與察孔莫，是以耕樵識透知及，敢於勇力仁守，竟則莊莅動，禮樂遂，行功深造，所謂頭頭銜著，步步踏著，真不敢欺罔，亦不敢不直揚也。或遭患難險阻，匡

桓殺害，從天降，從人致者，實爲此學，此庸大畜，福境在我，自增之益，自得之樂，不啻屯、坎二卦形狀也。餘何言哉？故晳行功。」

誅逢蒙殺羿心議

耕者問曰：「在門之何因揩有殺羿之行哉？」樵夫仰天長笑曰：「此種人豪，此等事業，不必究刷贅疣痕迹於世也。」耕者曰：「何傷乎！《春秋》臧否，孔子筆削，豈皆出類拔萃人與事也？」樵凝思躊躇，一揖化工，揚言曰：「如此究刷也，是我朝一段大公案，但先師嚴訓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又吃緊曰：『子如不孝父，不可不反其慈之未至，即是擬律。』樵疚。 無彊作用，何間何戕，追例殺羿，未可類方。」耕者曰：「如是反責，教我多矣。但古人篡弑，亦曰告天子，告方伯，請以討之。」樵曰：「君父之義，萬古振振；師友之道，至孔獨整。是故有師無當於五倫，五倫弗得弗明之典。」又曰：「親生主恩，君養主義，師教則兼恩義而致之，遂於其任至重，其功至大，其師之自御也爲慎獨。是以曠古人心，君親昭嚴，偶有逆故，人得而誅之，況夫子際會哉！」耕者曰：「審如是，正遊所倡，所學所提，交颺朝野，互鳴道輗，如何作用，至此睽離。」樵夫曰：「未可諉彼作用盡非也。彼亦憲古而從今，以爲游爲風憲也，是故其憲於今之教也，盛行文公之學，其追乎古之學也，果息邪距詖以正法？是以道在樵也便便洋洋，惟法語，惟危言，未嘗媚□乎上下四旁，囂囂轔轔，佩仁義，麗孝弟，將蒸易乎朝野五倫，如此自信，直

躬終始；如此覩揆，戾乖時尚，如之何不類少正卯之『言僞而辯，行僻且堅』乎？如之何不中傷之親喪不吊，掠鬻慧黨，以謾游妨病之襲位恣好，倚勢淫荒爲督學哉？是以必借誅卯名義，以風天下，然後快於其有爲之大也。然後侈泰其忠義之交也。師友流號不足渝焉，殺羿巷議豈足恤哉！況樵言行，過盈天下；樵學孔仁，尚未知止，是戮允宜，咎無所歸，而又失足誤步，自取蛇嚙，皇皇醫解，叨獲全生，了結修齊素願，即等再造，天仁恩樵罔極，敢怨尤其仁不仁，倫不倫哉！」遂爲誅心議。

急救溺世方

耕者問曰：「今天下四十餘年，上下征利，交肆搏激，刑罰滅法，溢人苛烈。賦稅力役，科竭蔀屋。逐溺邦本，顛覆生業。觸變天地，災異跻突。水旱相仍，達倭長驅。戰陳不息，殺劫無厭。海宇十室，九似懸磬。墟野老稚，大半啼饑。會而擬之，恰似抄没律條。近代專制，黎庶不饒，一民尺土。士仕以上，朝市以下，俱未有一事一難。倘或侵逼，何士何市，何官何吏，亦嘗苦辛，經操危慮，而皆知此病痛險阻，置思援拯同惻惻耶！」

樵夫曰：「摘言至此，責在君臣。吾輩慟恤，只好號泣，昊天汶待溺矣爾，焉容沸思著纖力哉！」

耕者曰：「惡！是何言歟？赤子入井，行道之人，皆忙忙棄荷，急急拯救，況暇睁瞰于其父兄哉！」

樵夫曰：「子言是也，但天下大溺，赤子大衆，雖有一定國之幾，『天下有道，邱

不與易之』。要然，幾不在手，要未神工，徒切隱憂無益。故曰：乾坤始交而難生。必先動，雷雨滿盈，方遂建侯師保，攸往之利。爲今急謀行道者上策，只要一仁天下之巨臣，能知有種開儲之銀，散藏四方，三項去處，非官非人民非鑛金所堪敵，具目密啓帝旁，六耳忌莫洩颺，直透帝心悅信，必仗帝德吸採，採委啞口數人，行取三月五月，積得億萬萬銀，聚塞帝庭，聽國需用。邊餉、中外臣工吏胥廩票、王侯百項給文，率皆取用于此無不足，因以詔蠲天下貢賦，三年免征，大蘇民困樂有餘。隨領洗牢，恩赦一切，原惡重獄，均與其生。次查怨女曠夫，激逐漂流，三種無告者，盡行四方，富豪士民各量力，命其周護以爲之所，欲與聚在在人人而得所，所謂匹夫匹婦咸被堯舜之澤。覆盆冤號，一日跳躍再生，不勞不費，富且庶矣。又從而廣搜有位無位、學德智仁堪稱賢能者，取聘來京，均授孔氏心造，躬佩孝弟慈讓，大學大道，衍教四方，不易人心，朞年歸仁而有成，數月悅服而尊親。夫如是，則大賚以足民食，大赦以造民命，大遂以聚民欲，大教以復民性，如此攝援，君民樂只；如此救溺，方爲急務；如此濟世，是爲雷雨動滿盈也。行道之人，盍自籌審有爲，若樵揆度，須附得志宰相，采庸神明，化裁左右，行即不啻彈指折枝矣。且於法度時勢，并行不悖，是何也？蓋自尼父竭仰觀俯察之神智，得海日初動、萬國雞鳴之時，幾入運淵，衷脫化施，庸相魯七日而掀揭三月成大治，男女別途，道不拾遺，於今貪墨，耻格尤烈，而又何患乎！達倭之陣陣必慎，法網之密密篤苦歲之征伐哉！故曰：『其

人存則其政舉。』又曰：『一言足以興邦。』不亦允協之甚矣夫。」

七日閉關法

直呈易見易取之方，仰輔二難君子以快志，莫厭異誕，實農心造歷驗，四方人豪洞自樂取者也。

耕者問曰：「七日閉關之造，如何起手，馴造畢力，竟至大成者耶？」樵叟曰：「難言也，甚易也。」耕又問：「叟既自試有得矣，如何復難言哉？」樵叟曰：「非難也，此段消息，自尼父破荒創此口決，至今二千年餘，并未有一毫領會，自開心竅以獨運，如何今日突立是說以引人，人將閧然後笑，况肯信用哉！ 是故有難以語人也，且作用甚異乎近代之强記者、講解者、習文藝者，具列如左曰：

人生出世，各各同具有亦孔之昭，潛伏爲腔寰之靈，盡被知識見聞偃埋，名利聲色侵沸，勝若溺水益深、入火益熱矣。所以群類中突出一個人豪住世，自負有極樣高大志氣者，并遭拂逆危挫，人皆不堪其憂苦纍纍，然日夜自能尋思，何日得一出頭大路，竟步長往以遂志，忽覺夫子教顏淵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印証『七日來復，利有攸往』之快心，即是敦敦打坐，默默無語，縛目不開，塞耳不聽，兩手擒拿，兩足盤旋，回思内省，肫肫凝結，自己精神，融成一片，胸次抑鬱，若醉懵愁苦，不可自解以放鬆。 如此忍耐一日二日，不上三日，即自頓沖然，潛伏孔昭之竅洞開，煥發啓明，如東日之出見，如龍泉之滾趵。自心而言，若平日偃埋在百丈深坑中，今

日俄頃自能陞入天堂上。自身而言，若胎生週歲後，盡被父母誘引善好，貪慾情念，即如繩篋桎縛在囚獄炕上，今日超然脱離出監，縱步有乘虛馭風之輕爽。如此滿足七日之閉關，如此化日懸中天，如此易易直遂其好生，如此遂生自爲變適麗四方，如此適達四書六經如視掌，如此提筆搗文猶江河水流之沛決，如此進取科第不啻運指以折枝，如此出世有爲自如尼父入魯三月，即運天下如魯國之大治，退處建壇，聚斐以明道易世，即皆等乎夫子之收成結果無二間，大學中庸，大易六龍，再顯憲于身，親見之者也。出世人豪，自甘心有爲，至死不變塞焉，强哉矯也，以自致爾，豈若近代之習文業以求名，如登天之難哉！且皆樵叟生平自强自獲，直自遂證驗海宇有志人豪同然者也，敢恣臨老妄肆無稽虛誕哉！萬一見此易顯明捷，觸動二難君子之烝懷，或可拚舍一兩月，裹糧駕航，邀農取證七日半月，不至滿月，即許泮然躍如快志，遂而大行運也。不然，何以夫子自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句中涵藏淵浩生意，使人味悟浩用。又益曰：『但人未之思爾，何遠之有？』此言雖似易易，人肯注心玩味，即是活命靈丹也。且教顔子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注《易》曰：『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據刷三旨，深鑽玩味，却猶人在鼾睡，忽醒見天日，自會起來幹家務然也。二難君子信用否乎？抑或未克深信，肯自移趾對証此老斯言果然乎？放沸欸神交，致懇無慚，惶惶哉！」

失　題

耕者問曰：「人生精神，無不同具而完備者，何如夫子亦只曰心之精神即是聖，此疑何別？」

樵叟喟然嘆曰：「此亦難言也，將直指曰此言果然歟？　而夫子自十五歲發憤忘食，直至七十乃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樂在其中，乃出此言，以顯狀其自止至也。將擬列其言，或不然耶！　而夫子積造一生，不沸片言以自衒，如何從心自得同天時矣！　乃據放此旨以置疑，噫吁哉！　孟子有曰：『夫大人者，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也。』夫赤子之心，天造具足其仁神者也。　胎生三月之後，未有善養其天然者。所以夫子受生以至十五歲，即便通曉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遂然究竟自養自操自信，只在此處做人，以保全其仁能者也。所以加時習之學、日用之仁，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乃止至乎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乃自獲全其胎生三月不慮不學之知，能爲自樂。樂發颺其自全精神遂日用也，直透神妙莫測之變適也，豈輕易哉！　吾輩欲透通夫子發此旨，須亦憤然發其『至死不變塞焉，强哉矯也』之志同默識，同造三月三年亦即可大成也，何疑訝哉？　此又焦叟生平自强履歷，自獲止至之緒述。」

顔山農先生遺集卷之六終

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七

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
瀘溪族裔顏學淵校刊

古體詩

勸忠歌

世有欺罔臣，尸素甘碌碌。視君如路人，視民如草木。但知全身軀，豈解識心腹。嗜慾驥奔泉，貪賄犬獲肉。上不畏天憲，下不恤冤獄。苟便一己私，不顧一路哭。忌刻過求仇，諛佞類媚屬。曲徑資趨走，豪門爭附贖。既不哀恫鰥，曷望思撫鞠。肥甘富盤饌，輭美侈裀褥。所爲乃如此，自反豈能縮。嗟嗟食祿者，聖化久沐浴。此身既委贄，此心宜洗淥。置民衽席間，勿陷于溝瀆。致君堯舜上，勿志於斗斛。德當不二三，學無事四六。法律日詳明，規矩時檢束。下于己不忠，亦思上不欲。毋處己昏昏，毋責人旭旭。直道在必行，末利何須逐。僚寀同寅恭，上下自修睦。惟知愛國家，不知寶金玉。古今忠與孝，開卷即在目。脫有不幸時，焉敢顧榮辱。挺身冒鋒刃，安得戀羅縠。一時節不全，千載魂亦忸。是以君子心，舉足慎幽獨。考父嘗在宋，鼎食僅饘粥。晏嬰久相齊，敝裘不溫燠。三王思欲兼，周公夜不宿。三仁遂所志，芳名後世燭。夷齊採薇歌，義不食周祿。孔明出師表，思篤炎劉

福。胡銓譏和書，指金爲犬畜。文山正氣歌，爲國建鰲足。莫道世無知，但將史記讀。莫言天不鑒，請看萊公竹。胡爲有官守，竊位而食粟。時乎不堪用，板蕩竟誰囑。止爲妻子謀，忍將君父鬻。如何美朝政，何如美風俗。我歌匪驕矜，爲爾悉忠告。勿謂今日貴，翬飛架高屋。勿謂今日榮，錦繡衣華服。勿謂今日飽，鍾釜餘米穀。天網雖恢恢，難容不忠族。明則有王誅，幽則有鬼戮。

勸孝歌

世有悖逆子，浮生空碌碌。不識父母恩，殆似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飢飧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在獄。父爲母含悲，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産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裀褥。兒眠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全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淥。動步憂坑井，擧足畏溝瀆。乳哺經三年，汗血及幾斛。辛苦千萬端，兒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强，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陪，酒色競嗜慾。日暮不歸家，倚閭至昏旭。兒行十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土，觀妻顏如玉。母若責一言，含嗔怒雙目。妻若罵百句，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裙衫，妻著新羅縠。不避人憎嫌，不畏人慚忸。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則與一飯，病則與一粥。襖褌甚單寒，衾枕不溫燠。棄置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一旦謝塵

世，孤墳殯山谷。魂靈在幽壤，誰念常踏蹋。三年喪服滿，兄弟分財祿。不念二親恩，惟念我之福。人不孝其親，不如禽與畜。慈鴉尚反哺，羔羊猶跪足。勸爾爲人子，經書須誦讀。王祥卧寒冰，孟宗哭苦竹。郭巨埋親兒，爲兒減母粟。董黯不入市，爲受母叮囑。伯俞常泣杖，仲平身自鬻。如何今世人，不効古風俗。爲爾作長歌，分明與世告。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弗容忤逆族。早早悔前非，莫待天誅戮。

答謝門人羅近溪慶八十壽

斯文誰張主，海宇獨羨公。名揚南北境，教接鄒魯風。安國如安堵，事師勝事翁。扶難玉石辨，貫死今古同。蘭言吐英□，玄風熏九重。齊眉欣舉案，來福格厚躬。仁壽彌天則，耆頤當始終。遶席群觴祝，愧我氍舞逢。

報艾柱史

白髮中流漾，青山笑語懃。嶺巔環座舞，逝瀉沁川雲。子樂三千丈，知仁七十群。覆載持幬裏，不生我不辰。

其二

義禾耕釣老，蓑笠挂蒼岡。下有牧童子，不知陰與陽。漫然披戴舞，若笑四方颺。天漢乘槎仙，招揺解癖狂。

古體

天地大匡廬，邱隅小安居。醉心酒常造，無米飯時炊。餐飽仁義域，飲升禮樂墟。孝弟兼慈讓，知格自乘除。中庸依遯世，子臣弟友隨。不素隱行怪，不輿遵道車。烝烝不出家，風火及唐虞。此幾真有要，引發皆躍如。如曰一陽復，七日長安驅。又曰知禘說，天下視掌而。樂以忘憂食，先天天弗違。如此既明哲，杳壇自時宜。如此神思慕，人心泯操危。如此洗心密，壽躋舜堯羲。傳幾凡九九，同揲坎交離。允執以性命，由我更由誰。

謝永寧太尹

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如何風咷夜，雨打六花飛。扁舟隨顛浪，鼾睡自依依。醒起揭篷看，乾坤混沌迷。將疑大極象，猶憐瑞氣嘘。將信年豐兆，難憑輸梅詩。悠然撥爐坐，凝神寒溫欺。烹茶掃花屑，洗心透微幾。被美和音者，不諱省方期。遺我本末學，呼我聖狂危。此意淵且厚，千古誰知之。此學良心苦，中行獨復微。願盟震虩虩，同御三陽熙。

漫興

有酒在罍，有魚烹羹，二三友兮，同我溪上行。或歌或舞兮，醉迎月到三更。

題上林寺甘露

林叢上兮，露滴甘兮。人崇大道兮，至德自馨兮。德馨道馥兮，天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友朋交麗乎君仁臣敬兮，斯爲薰天噴地，時時甘露，露甘滴兮，上林云兮。

題牛皮

歲歲春來爾先鞭，年年秋至民銜恩。豐登五穀致國富，犁田百畝樂民生。老瘠剥皮肉作脯，何人曾動不忍心。

題畫竹

竹有高節，清風自樂。爰稱君子，人胡混俗。人心天清，人身白玉。從心保身，中和位育。噫吁！我能覆載持幬自神工，必羨彼丹青之畫竹。

書盱趙筆山扇

自注：即童生趙與時父也。

筆山上日月，星辰文天象。筆山下鋪地，萬有冬春夏。筆山中仁義，禮樂盎人躬。此躬此人參天地，言似筆刊行似山。此人秀出孝弟慈，燕育子臣弟友班。此中名利食色性，却非人道急先□。如山筆山以自好，方是天山遯世瀾。

贈杜工部以翼子 自注：工部係門人。

人生落地爲相見，何惜動如參與商。今夕不知是何夕，中秋晦日月涵光。甫君交樵燕後瀛，談道盟志凌空蒼。何嘗貪玄邁疾篤，我見未遂投中腸。凝然屈指廿八載，豈料遠登不語堂。看看金玉昔童亂，此日又見兒女行。欣欣彬彬敬祖父，款款問問自何方。安止得所如有禮，慇懃敬慎羅酒漿。傷哉甫君不可輓，飄飄一夢入黃粱。以此巨觀晤別緣，謾比昏明倒盃觴。明朝拭淚南北去，感子事師猶芬芳。最憐繼述丈夫事，金玉莫諉海茫茫。回頭是岸武周道，任爾自好矯哉强。

快活歌

快活歌兮快活歌，從師歸來快活多。仁義禮智根心生，睟面盎背陽春和。舉手揖讓唐虞事，百戰不用湯武戈。安恬恰似無懷民，生來不帶半點塵。東鄰西舍萃和好，莫辨誰是人中仁。無文又若羲皇老，先天幾上分分瞭。行住弄丸歡不盡，消閑畫卦傳天巧。安仁駕輕航，魚躍鳶飛嘹。龍屈易小棹，狂風迷顛撓。夜半孤舟宿，趺跏坐到曉。瑞洪入矮篷，雨雪如傾倒。有酒無錢沽，詩殘興未了。鄔子二宿行，長空一片皎。中流浩歌震八荒，八荒響應泛滄浪。吁嗟塵寰羈韁子，不聽命兮執鞭忙。我知執鞭忙不得，故作從吾快活郎。天下有道農不易，至死不變矯哉强。

思歸耕釣歌

羲山振振兮，禾水洋洋。鳥鳴空谷兮，雲滿穹蒼。日照林扉兮，秋風起颸。中有野人兮，朝暮翺翔。耕且釣兮，無迎將。如何泛東魯之游兮，越故疆。不思浩歌而歸兮，掃山房。噫嘻，斯人何意兮，西東遑遑。蓋將遍歷夫海嶽之無盡藏，冀得知我者商量，以自附於物我之兩忘。在山膏粱兮，飽我腸。自注：時在茌平縣。鄒魯餘光兮，拾載輕航。來朝走馬東昌兮，縱盪滄浪。歸去兮，羲禾山江。耕心釣道兮，自飽自囊。任從月下西峰兮，流注東方。

歌修省

修省七日兮，從中央。中心翕聚兮，禮樂襄。樂止精神兮，寢食忘。大中學庸兮，知格揚。颸翼四旁兮，播仁鞅。此不出家兮，風陶唐。本身精致兮，皆自强。

歌修齊

修身齊家兮，生分業。從心所欲兮，有矩則。則天時出兮，性自率。醉心醇醪兮，頗飲得。無米精食兮，飽餐咽。飲餐七日兮，精神活。醉飽三月兮，形氣革。委曲適時兮，神思格。言行動衆兮，惟一德。盤桓仁智兮，披肝膈。熙皡禮樂兮，家鄉澤。仁德風颸兮，及邦國。上下四旁

兮，浩氣塞。躬際分內兮，敢休歇。

歌安止

安止精神兮，樂學天。天命性道兮，修教嚴。時出日用兮，溥淵泉。旁通四暢兮，濟利全。天下萬古兮，皆同然。如此易簡兮，須志堅。堅且不息兮，如乾乾。愚明柔强聖神兮，孔孟及肩。耕心樵道慣熟兮，引領□先。

歌樂學

學習兮從心，朋來兮友親。親與兮神精，精神兮時烝。醉心兮天真，肫肫兮彬彬。靈靈兮繩繩，斯學兮在人。在人兮自斟，自斟兮日新。御天兮無聲，造命兮時成。天下兮歸仁，萬古兮利貞。

歌自颺

苦心學道兮，五十五年。孝弟忠信兮，住世耋前。即竭精神心思兮，時奉先天。樂滿腔寰無憂兮，寢食并兼。仕止久速可不可兮，全無繫牽。通乎晝夜知道兮，神莫自全。中和位育止至善兮，邱隅自筵。大學中庸時易兮，我心彌堅。

歌先天

先天太乙兮，莫之致。覆載大生兮，象形器。萬有成功兮，釐同異。惟人靈聰兮，出類萃。惟靈肫肫兮，憤仁義。視聽言動兮，禮樂彝。入孝出弟兮，蒸和麗。

日新月盛兮，神精氣。忘憂忘年兮，耋頤至。住世易世兮，沸三畏。大順大化兮，無止憩。如流屈曲兮，趨海市。如風偃草兮，天下利。

衍　歌

俗尚八十慶賞，獨坐中庭自樂，襟次衍歌曰：

八十年深兮道心烝，歌舞如狂兮樂精神。精神轔轔兮形器彬彬，盎大中兮學庸徵，上下四旁兮同囿仁。天地萬物兮誰經綸？覆載持幬兮春秋匀。無臭莫測兮亨利貞，萬古一夕兮惟帝心。

歌風波

人際風波兮，難庸迎將。我當風波兮，滋味悠長。困心衡慮兮，歌舞似狂。羑里死生兮，不貳肝腸。七日絶糧兮，棒爛如漿。瘟痢交侵兮，半月幾亡。抖擻精神兮，三月平康。嗣此矯强兮，驚異囚郎。人人親洽兮，究竟耿快。我亦牖約兮，人人喜滂。三年縲紲兮，如坐福堂。日懷夜夢兮，朋侶文王。戒慎恐懼兮，嚅孔蒸嘗。感格高皇兮，夢與救傷。一丸膏藥兮，呑敷清凉。陽設近溪兮，集賢救殃。出險入成兮，軍師虛江。兩廣征寇兮，有功封疆。來就歸廬兮，修理道場。聚麗兒徒兮，晚風家鄉。奈何風波兮，家凍冰霜。我固蒸陶兮，囂頑慚惶。遂歌快活兮，取必回陽。

三年致曲兮，風偃草岡。閭里興起兮，耻格丕揚。七日來復兮，半月歸行。人人親長兮，□利颺颺。如此易世兮，遍地歸昌。中央大明兮，山農□浪。

歌 清 明

夜静兮天青，月明兮風更清。水潺潺兮山谷應，海茫茫兮波不興。孤舟兮浮沉，漁翁兮惺惺。鳶飛兮寂無聲，魚躍兮若有情。個中無影兮無形，天下萬古兮同此音。吁嗟，天下萬古兮，幾人知音？噫嘻！而今而後兮，我與調音。

歌 漁 洲

漁洲歌，莫怪游人笑呵呵。笑中有點無懷意，不分聖凡可與他。君不見，溪上鷗，飛來飛去浮中流。又不見，天邊月，入山度水留不得。百姓囿此不自知，仁知見中悟不測。誰知這般原等等，時習惟學樂止格。知及仁守莊涖之，三年禮動大生德。此德此生幾活潑，自是游人笑底訣。君今開懷同我笑，我笑生天生地生人物。

歌 惶 恐

惶恐從中兮實自欺，惶恐外致兮須反追。三反義烈兮滿腔頤，頤義矯强兮昭孔知。言行繩井兮惶恐封。冰雪冲面兮和氣□，如此固麗兮無際涯。

歌避色

避言避色兮知幾，隨時隨遇兮幾希。身不失守兮德肥，言行不爽兮珠璣。中立宇宙兮樞機，親親長長兮天下歸。如此爲避兮自謹微，任言任色兮任誹誹。

歌冬雷

震震兮幾動，冬雷兮驚夢。萬有兮屯種，春秋兮傳送。化工兮色貢，人秉兮懷□。辟闔兮絜縫，上下兮雰雺，止至兮宇宙閧。

失題

詳察四律兮發深衷，淵泉時出兮變化工。無可不可兮孔中庸，天命性道兮與世同。同心中和兮醉春風，天地萬物兮位育融。

天地萬物兮變化工，聖神脫化兮麗中庸。天命性道兮教無窮，家齊風動兮四方從。是爲知止兮運掌中，一仁帥志兮明睿聰。文理密察兮曲成雍，溥博淵泉兮學通。心性道教兮命維新，於穆不已兮學競。時措立達兮血氣親，朞月三年兮畢大成。

歌經書

四書六經兮心道箴，羲文周公兮道化

明。顯道大成兮惟孔仁，斯仁猶龍兮變化神。惟神詩書兮集義精，禮樂春秋兮時中行。天造規員兮聲臭□，合發經書兮麗□□。

歌自由

人坐住世兮胡自由，惜身保命兮當急求。七日閉關兮深苦憂，凝聚精神兮隱微搜。搜沁靈竅兮若自囚，如此蒸蒸兮不已休。一旦豁然兮孔昭眸，恢復初心兮樂悠悠。由中達外兮睟盎修，修齊家仁兮豫親輶。言必可行兮行必酬，孝弟慈讓兮臣友儔。中庸大學兮心印猷，禮樂春秋兮終身游。風動四方兮中行□，此皆自由兮兒孫謀，未可暴弃兮篤父尤。

困亨吟

困亨兮蒸蒸，固窮兮兢兢。在陳絕糧兮申申，七日絃歌兮爾爾。羑里精勵兮肫肫，演易旁通兮甄甄。古今聖神兮同道津，知及仁守兮莊涖欽。成禮樂兮功力乘，我生不辰兮多險屯。貧賤患難兮歷艱辛，幸天祐啓兮自靈明，四十八年兮車轔轔，耄耋鄰屆兮困亨恂。來朝至止兮邱隅闉，聚斐大成兮無秋春。

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七終

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之八

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
瀘溪族裔顏學淵校刊

近體詩

勉世詩

疏懶難成事，風流不立身。謹言終少禍，儉用省求人。世路如天遠，人喉似海深。若無生計路，任爾斗量金。

自得吟

爲道尋師友四方，歸來雨雪正鄱陽。開篷有興舒堅凍，問酒無錢詩貯囊。天繪晚霞絢谷白，風催宿雁叫更凉。報君好醉淮溪殿，富窖冬罎酒味長。

寄在朝八老

天朝宰相八仁人，宰相山中誰與鄰。朝市聞多憂國老，問閻大半阻飢民。經綸急務格君相，察問芻蕘先知仁。此亦安身運世策，市臣莫厭莽臣嚚。

自況吟

洪鈞再造百年人，陶冶安身運世甄。千古中庸大學本，範圍易禮春秋民。羲皇堯舜先天始，文武孔周後法倫。我欲斯人生化巧，御天造命自精神。

禦天造命自精神，流水行雲雨雪循。春夏秋冬時出象，東西南北各收成。最憐昨夜陽先至，遍報今朝梅吐春。爲問化工何所自，天時地利合蒸屯。

睡起吟

睡起神全眼更清，洞然八表麗胸襟。雨暘時若天心著，雲水流行道體呈。凝聚精神育宇宙，設施德禮生綸經。好仁鼓躍無他尚，自是先天闡靈扃。

日月回環心性道，天幾人造學爲銜。也知浩氣乾坤泰，那有員神錯雜參。四勿無非禮自變，一元有是仁爲刪。此中消今如古，❶只在坎離亥子關。

夜枕思歸有感

夜雨霖霖添客愁，枕邊思想萬般休。來時走馬輕輕快，歸去揚帆緩緩流。有命屈伸是前定，由天富貴豈用謀。浩歌隨性隨時樂，鼎鼎乾坤貴出頭。

❶「消」下，疑有脱字。

賀長白六十

五十知非曾共韻，今朝耳順復同籌。華顛珠履競颷觶，江畔簑衣獨釣舟。盡道兄年天與順，誰云弟癖樂忘憂。願期歲歲此生德，長白農夫千萬秋。

答賀長白

華山長白映清塘，岫出煙霞麗色光。崛起幽人思皜皜，還期學士志揚揚。當年耳順馴君至，何日心齋曙我忙。不是游夫盟企烈，祇應臭味杏壇香。

寄周恭節❶

濛濛煙雨鎖江垓，江上漁人争釣台。夜静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掇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台。君臣仁義民安堵，雉兔芻蕘去復來。

答謝門人近溪

八十年來萬欲休，精神活潑久忘憂。隨緣度日真滋味，睟盎形躬勝貉裘。立己達人宗孔業，沿生造命遂心籌。此爲樂在神淵底，不是宣尼敢妄儔。

夜枕神藏線月穿，穿心微顯隱幾研。

❶ 此詩原載《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序》中，宜本無，今補入。

孔昭萬象無知識，謵伏一陽有□□。聰察幽明莫測致，睿凝性樂孰傳宣。此爲晝夜通知道，獨擅御天造命權。

自勵忠懷

領得宣尼壇上春，風行天下帝陶人。唐虞三代大明國，麟鳳九疇徵辟臣。孝晝修齊治平格，庸深持載覆幬仁。從今萬世踵歸極，自信璿璣麗北辰。

心字吟

仰觀心字笑呵呵，下筆功夫不用多。横畫一勾還向上，傍書兩點有偏頗。做驢做馬皆因此，成佛成仙也是他。奉勸四方君子道，中間一點是彌陀。

示友

洗心藏於密，神凝莫可測。天地且順應，誰妙知在格。

邱隅吟

農耕在邱隅，一種萬秀實。飽飫家鄉人，含脯鼓腹□。

吟棹月

江湖風月中，仁義一般同。此夜江湖者，誰知德懷風。

同近溪坐舟中觀鳥

釣艇半傍蘆溪，漁翁坐看鴻飛。這般誰綴工巧，點出乾坤活機。

自況吟

乾坤無處不榮華，誰識中庸老作家。詩寄長江風月者，邱隅正好共生涯。

諷答近溪

性海無波盪漾清，情湖有雨霎時新。我心何事經綸別，自是流行萬化仁。

邀友游青原

今春春景甚難逢，今日春晴漾水東。我欲從君東渡去，青原巓頂舞春風。
青原巓頂舞春風，春動螺江九邑中。物阜民安君子道，同人袵席堯天宮。
同人袵席堯天宮，率性從心御六龍。鼓舞精神參造化，古今誰獨又誰同。
古今誰獨又誰同，尼父羲文獨同中。我亦莫知同獨異，只能三舞雲雷風。
只能三舞雲雷風，氤氲精神憤悱通。此爲省發追同獨，穩步御天造命宮。

首夏和用民

顏子不違三月餘，宣尼鄉黨只恂如。

兩端消息別賢聖，我亦從心得所居。
乾坤交始物難生，雷雨滿盈即帝心。
我與化工分顯隱，彼坐萬化我生人。

口占四句以勵用民

人不堪憂只苦心，對憂獨樂我□仁。
勸君對境强尋樂，直等簞瓢陋巷人。

夜坐口占

獨坐孤燈待月華，月華綉彩映瑤槎。
高談此夜何鄉醉，誰共乘風舞碧霞？

口頭吟

昨夜荒郊雨一犁，今朝枯槁勃然義。
道眸折晰化工巧，樂滿腔懷色象熙。

寓獄寄和三兄韻

羑中夜夜五更鐘，羑外年年春水洪。
堪笑羡夫躭鼾睡，不知患難古誰同。

訓子孫詩

生平儘力尼邱田，歲歲秋收穀滿阡。
遠近貧窮皆與濟，兒孫苦列齊人先。
兒孫苦列齊人先，齊耻齊眉莫自謙。
我愛耻心即生意，轉頭立地舜堯天。
轉頭立地舜堯天，父祖庭前醉飽筵。
自是人人可自取，只緣抛却已多年。
只緣抛却已多年，父祖沁兒自心泉。
浩浩淵淵頃刻到，兒孫始信孔家傳。

兒孫始信孔家傳，父祖傳來七日前。
若在兒孫不七日，片時便醉聖神筵。
片時便醉聖神筵，說與兒孫匪誕言。
陋巷先人曾一日，孔庭聽受屢稱賢。

勉子讀書

對坐茶堂燈綻花，萱親教子興轉賖。
糞墻朽木語堪繹，兒輩好眠悞自家。
教無所施志氣昏，提撕警覺屬吾人。
男兒奮發沖天志，兒樂親懽名顯榮。

勉家庭

飽□朝朝人共嘗，誰知饔飧沒裁量。
大家子父弟兄飯，願啜堯羹立舜墻。
千古苦修味味嘗，曾容大舜獨斟量。
於今共以善爲寶，剖破藩籬無内墻。

自吟

負荷綱常只此身，險夷隨寓樂天真。
當時誰識孔顔志，化雨春風千古盟。
乾坤何事可□身，行道濟時始見真。
孔孟終身不遇處，只緣塵世少同盟。
頂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
世界高超姑舍是，直期上與古人盟。
豪傑原來共此身，聰明獨自發天真。
吾人若待文王起，便是尋常□□盟。
聖賢教人只修身，身立方知學道真。
學道不從身内學，終身雖學負初盟。
石壁庭前五老身，生平既翕未忘真。
於今白髮各垂老，還是誰貞此道盟。
積德餘慶孕此身，要知報德只還真。

若然失却真頭面，自喪良心却背盟。

道在事親與守身，躬行二者得吾真。
曾參大孝無過此，也得當時師友盟。

從來物類異人身，人物只爭些子真。
不作人兮終類物，不如物也更何盟。

休道文章可立身，還從根本去尋真。
功名富貴由天定，願爾兒曹締此盟。

乘興吟

杏壇師友從心學，心善好仁員活潑。
生長收藏時用中，覆幬持載憲貞樂。

自題像

莫怪山農不起身，休將兩足踏紅塵。
客來相顧莫相問，臨老無聲懶應人。

詩餘

旅詞

寓建昌玄妙觀中，燈節獨坐撥爐，興高流筆，唱詞曰：

旅館冰霜，燈節輝煌。道人撥爐，好一點火熱心腸，開口無人共商量。天空地荒，山高水洋，臘既殘兮，梅蘂噴香。風凜冽兮，雁兒翱翔。松在孤峰上秀蒼，漁翁鼓棹兮歌滄浪。滄浪之歌，細聽來，多少消詳。富貴由天定，執鞭空自忙，把良辰美景蹉蕩，不尚友羲皇世界，且睡一場。與周公升降禮樂堂，醒起來，堯羹舜墻。出入孔孟家鄉，掀掀昂昂，老者安，少者

懷，朋友琢磨，瑟僩喧䫻。興仁興讓，愚明柔强，達之天下，血氣親芳。到這裏方才是個覆載持幬文宣王，那説著筠陽夢裏張子房。

按：「少者懷」下，一本作「聚斐邱隅，切磋琢磨兮大中學庸，醉飽舞蹈兮大易六龍，變適六龍兮同止至善，覆幬中央。到這裏方才是個神道設教兮，師貞丈人，矯哉自强，那希百代轔轔兮交肆猜䫻，千家彙集兮各騰講章」，與此本不同，附載於此。

答引王本泉失貢歸訪正學

君爲功名，屢屈不䫻。農爲學道，八風吹凉。君爲無嗣，終身怏怏。農爲兒孫，多殘多殃。總揆無財，無恃可央。若擬技求，夭人可將。爲今晚造，急謀自强。來歸農莊，且縱翺翔。飲啜大孝，飽餐庸糧。粹麗精神，度滋霞光。羽翼信從，顯比義方。闔辟自由，獨善無雙。不知者任他風霜，有知者傾懷商量。農仗知己，共升孔堂。禮樂衣冠，堯羹舜墻。揖讓文武，鼾睡羲皇。如此固必有爲，直凌百千萬個歲貢、狀元、榜眼、探花郎，曾誰羨著此日此時，春秋胙肉祭酒，醉飽幾場！本泉知己，信農温麗盟轠，毋視尋常弛張，況君將耳順，農入耋鄉。雖婣聯有年，此味未曾盟，君試嘗嘗味深長，庶幾同心有言臭如蘭漿，兼際令弟主政，守制羽翼，尤可激揚。未伸梗荒，胡不且尋孔仁顔樂，讓政治難，弟大展經濟，再標周公紀綱。

顔山農先生遺集卷之八終

顏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九

同邑後學尹繼美編校
瀘溪族裔顏學淵校刊

附　録

衍述大學中庸之義

程學顏後臺

《大學》、《中庸》書，名篇也。自漢以來皆諉視爲書名，未有以爲聖學精神，識達此四字作何用焉。我師顏山農獨指判曰：「此尼父自造傳心口訣也。兩篇緒緒哲章，并出夫子手筆，非曾子、子思所撰也。不然，何於《大學》引曾子之言，《中庸》直以仲尼名祖哉？」是故我師心造神會，確信參詳其爲不刊之典。顏叨面受心領，退省足發，遂申申錯綜曰：「大中學庸，庸中學大。」天下人聞之，皆曰：「此老好怪也。」顏初及門，聽之亦曰：「此老真怪也。」自燕南旋，忽迎此老，同舟聯榻，不下三旬日。朝夕聽受，感悟隱思，漸次豁如，不覺自釋其明辨，乃知此老竭力深造，自得貫徹，未爲怪誕。故信此四字果尼父從心而身有，乃爲筆刊，如《易》、《詩》、《書》、《禮》、《樂》、《春秋》之題旨也。此老亦操心拚身，神通不貳，所以毅乎直述其義爲不刊，不啻陽明直指良知爲真頭面也。天下之人不皆有之，焉得而能？信使人人身

有之，則皆大自我大，中自我中，學自我學，庸自我庸，縱橫曲直，無往不達，又焉得而指爲怪誕？夫身有之者，豈易擬哉！擬爲見解，擬爲格套，擬爲新奇，皆非也，擬其有自新神焉耳。故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又是仲尼晚造直捷口訣，含章大中學庸爲憲徵，脫化化工，任我昭晳。是故：自我廣遠無外者，名爲大；自我凝聚員神者，名爲學；自我主宰無倚者，名爲中；自我妙應無迹者，名爲庸。合而存，存一神也。尼父之學，不可知之學也。尼父以前非無聖，尼父以後非無賢，先聖後賢非無學，學未入神，故不達此四字之森嚴，亦莫知晰尼父之獨致。故曰：「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惟孟子，孟子之後又誰之？」蓋發於淘東王心齋不刊斷案，准範宰我、子貢、有若之智者也。伊欲學群聖群賢之學，則千蹊萬徑皆可適長安，但蹊險徑小，適多沸勞苦也。若果有志學尼父也，則由我自竭心思，獨御神巧之外，無它技也，故曰大，曰中，曰學，曰庸。晳之雖有四名，用之井井如一，心神凝凝，知格轔轔，持載覆幬，時出錯行，代明并育，不害不悖，此天地所以爲大，甚非他倫可擬譬而後趨也，亦非前聖後賢所同貫也。且孔子沒後，此神不傳。我朝天啓，篤生陽明及心齋，三傳此老獨契神。遂作員神書丹句，斲輪之巧可喻微，射者巧力百步外，得手箭箭中紅心。鄒魯斯文取印正，學顏揚筆劄心憑。萬世天下有人傑，大中學庸神傳神。

紀　游

吴文煥

明庚子十有二月，夫子以道鳴豫章之都，三月溯流，游湖蕭寺。時聞心齋師祖訃音，子哭之慟者屢輒食矣。乃喟然嘆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亹亹然有四方之志，而從者未之信。不踰年，從長江歷金陵，竟謁師墓，大會治任者、築場者，爲江漢秋陽之議者。夫子心知繼承之在我，有如破頭之衣鉢，非曹溪其誰歸？涉淮泗，游青齊，館薊都，直乘孔子之車，弗遑已也。時薊都志同者証心，心同者証命，珊佩而功名者徵政，市童、野叟、僕夫、奄人之群，亦徵立身宅命之計，何啻邵子之居洛，而爲馬吕之共珍重也。時近溪羅子領春官薦，乃夫子之舊游也，與夫子之心同之志同，遂登夫子之環車，而軒策不足以羈之，從容舒徐於吴越之地、石城之都。司胄教者聽命如響，領春魁者若是其殷，陳院勳臣以及閭巷庶人之子弟，倚門聳耳，有不可以數千萬紀，後車之盛，齊薛之金，信之鄒子輿之不誣也。

時則夫子睽家幾六載矣，與近溪子言旋南城，過新城、金谿二邑，聞風而起者，猶夫薊都、石城之盛。愚舊友一泉陳源，棄館吴地，與其游者朞年，因邀夫子之車憩館蕭寺玉皇閣。文謁見半日，一泉迎謂文曰：「若與我于昔日何如？」文曰：「愚曠而疎，不知子之藴也，但目擊夫子之器宇，仙焉不足以擬神，佛焉不足以擬静，老焉不足以擬玄。愚嘗上下千餘年間，騷人

墨客、文工曲士，不足以擬詞。信哉！夫子之不可知也。故爲孔子之龍稱乎，必不敢竊令丹之羨文仲子也。」泉子笑而謂文曰：「爾於舉業若何？」文曰：「詞益宏，法益疊，而文益拙，欲二十七絃于知音之門，文不可得矣。」泉子曰：「子知農師之藝精乎？」師坐金谿蕭寺，將別而登舟，侍御吴疎山逼請留題《疎山記》，師即援筆而成數千語，泉出以示文，文第以觀之。亦嘗聞疏山，吴侍御之別號也，曾閱職鹽時薦心師章，以心師爲堯夫、伊川之流。文竊嘆以人事君，實天下之真侍御也。後閱心齋集，有林子書，亦不滿其意，又不若趙大洲之所序墓誌或近似也。今觀《疏山記》，不惟發孔孟之蘊，暢天地之華，而翼吴公之修學進德有指南矣。揆而詳之，吴公薦章，趙公之墓誌，總不若夫子之繼承躬行也。愚敢曰：「發心師之蘊教，詔萬世豪傑長趨闊步，竟造尼父堂室居止者，猶彈指折枝之易易，夫子之功，孰大於是藝乎？泉子烏足以知此記哉！」時有馬子逵、蔣子廣、姜子金玉、章子瓚，同近溪相與在夫子之側，惟有近溪心領神會，如醉如痴，真若善繼述王、顏兩師之傳，群弟日相親與，恐皆不知其所生育也。左右雖有誾誾侃侃，何足以樂夫子之心哉？若羅子也，芥進士而從夫子游，不即唐虞之讓、夷齊之節哉！吁，羅浮之内翰，崇仁之聘君，不足以羡羅子哉！羅子之矢志終始，果一致將不盛於孔門多士哉！一泉子既受夫子朞年之教，亦似有忘貧樂道之□□，恐中心願欲不若是。若龔子月溪，始從心師學，未卒教而心師亡，隨入夫子之門，頗知終業，與師相侍半載，治裝以隨久游計，

豈期天不佑命，疾終於家。 夫子適臨玉口，聞訃音，慟哭皇皇，弔且哭於墓，而置詞曰：「天乎命與，養未周焉，或自戕焉，農不可得而知也。 噫吁，子之視死，如生之心否乎！」文仰天長慶曰：疎山之記，月溪之祭，俱有稿付從者。 隨行十年之游，得人之由，將來大顯設乎斯道也，文皆不可得知能也。 不知天與文生朝夕夫子之左右，獲供毛穎之史筆，以詔掖天下後世也，何樂如之！ 夫子明日遂行，敬紀如是一點丹忱，夫子矜亮哂噱云哉！

心迹辨

曾守約

愚少時，從舉子學於厚山邱先生，未聞有所謂道學也。 緣居隣近溪羅先生，目擊游門者遍天下，又未聞有所謂山農顏先生也。 及羅師日加誘諭，拉愚於天一山中，見舉業文章，因契重焉，遂拜之。 乃知羅先生之學，祖於山農先生。 先生諱鈞，以其力足以擔當斯道之重也。 後改諱鐸，是又以斯道而振起天下之聾聵也。 此固狥其名而未識其人，接其人而未識其心，徒泛泛焉耳矣。 每私覵間，見其貌之温然而朴且莊，詞之確然而麗且正，情之藹然而曲且長，而心之淵涵非可以易知者。 間或知之，而未有得其真耳。 偶春雨日久，踪跡若踈，稍霽，愚入道院訪之。 先生兀然端坐，操觚染翰，近之則見先生躍而起，忻而惕，若物之既失而復得者。 留坐，久久不忍舍別，敘及平生事，出示羅師辨誣稿，乃知先生事親至孝，學由天啓，觸陽明

凝神融結之旨，而拳拳服膺，俄自覺堅如石，黑如墨，白氣貫頂而紛然汗下，至七日恍若有得，其所謂「七日來復者」，非與？《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而先生學由自悟，學天啓也，學以心也。先生之志，上通乎天，而先生之學，又不見於此復乎？是故復以自知，而陽明良知之學，先生得之矣。羅師以心感心，闡揚宗旨，以開示來學，所以終身不捨，留戀眷注。人有濡滯凝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先生不利其有，不私其家，聚則散施，豈貨取哉！良由不自滿，假操萬鈞之力，振尼父之鐸，與羅師共鳴天下，以挽回唐虞之風，不知老之將至故耳。或者必有説焉，又欲羅先生之不出人於小節間也，愚粗率敷言，敢爲先生之心迹辨。

贈言

曹都紀山

吾道久絶響，道州紹心傳。妙哉皇圖極，易旨窺先天。二程游其門，吟弄風月邊。千古稱人豪，三子皆大賢。嗣是朱與陸，鵝湖方熾然。後來江門派，一脉相周旋。老師陽明公，良知發蒙顓。青原白鹿聚，諸賢悟冲淵。江右本大邦，靈秀鍾山川。竭來二三子，先後皆逝捐。惟老有山農，斯文日勉旃。憶昔河間館，吾道方宏宣。迄今十餘載，所得益造玄。諸君抽緒言，爲我指真詮。毋謂謙未遑，□遠任斯篇。

贈言

朱調易庵

憶昔帶湖尚髫童，三年相別便成翁。洗心共玩尼山月，超世休嫌陋巷風。兩姓交游懽笑外，五更風雨愴懷中。通家子弟多英俊，肯讓先人獨擅雄。

贈言

俞大猷虛江

南北東西任所如，乾坤與爾百年居。能窮皇極先天理，不讀人間非聖書。心齋秘訣一緘盡，維德真傳半掌餘。學問異同今訂定，惟君當老志如初。

慶八十壽

羅汝芳近溪

斯文張主更何人，八十年來志獨真。欲爲乾坤延命脉，願祈夫子壽長春。

像贊

前人❶

維師自謂，義禾山農，心田嘉穀，秋獲崇墉。乾坤一粒，滿飫饑窮。大明萬世，

❶「前人」，據乾隆永新顔氏餘慶堂譜記，該文署「建昌門人羅汝芳近溪氏頓首拜題」。

中天日紅。

答山農兄郡中詩扇兼及保兒❶

賀世采

年來更覺道無涯，真體不緣景象賒。廣大精微尋自得，聲氣相同孰誰家。星聚每驚垂漢史，亦憐佑啓著君牙。已曾共餐冰霜味，祝與閒吞日月華。清風播我生花筆，光我庭前蘭茁芽。

勸語

提學陳懋德

勸得顏山農先生，一聞文成公立志之說，思七日夜而忘寢食。又過三日，通身汗流，志氣猛烈，真人豪也。從此心開向道，立徐波石之門，雅愛王心齋之學，真任開來，榜救心火，同仁一會，士類景從，至一千五百人，而盱江近溪，深信嚴事，遂成大儒。此非心中獨得，學證大同，安能頂立乾坤，爲不朽人物哉！雖身攖危難，然矢志不移，壽踰耄耋，誨人不倦。先生有言曰：「自立宇宙，不襲古今。」此山農所以爲山農也。至其家居孝友，尚義輕財，特餘事耳。登之泮廡，俎豆生色，仰該縣即置主，諏吉，迎入鄉賢祠崇祀。查嫡孫某，准給衣巾，永延道脉。遺籍發回先生之家，亦該縣之盛舉也。

❶ 此詩原載賀世采《義山莊詩集》，今補入。

顏山農先生傳

賀貽孫子翼

先生名鈞，一名鐸，別號山農，中陂人。父應時，官姑蘇，學博。兄鑰，山東新城令。先生生嘉靖間，爲兒時不慧，十九讀《孟子》，彌日不成誦，顧默坐自如，側聞兄鑰談學，若有會，忽偃卧，夢紫衣人召之帝所，及覺，欻誡左右，毋輒溷我，我將扃户求我焉。閉關不食飲者七日，豁然有悟，手瓣香，嗚鼓而稽首者四。曰：「嗟乎，吾幾罔吾生，吾適至帝所，然後知學，學豈易易哉！」尋居谷中，九閲月，益大悟。歸見兄鑰等，陳性命之學，皆驚，興起至數百人。值學使者至，父兄迫令就試，先生嘆曰：「人生寧遂作此寂寂，受人約束乎！」於是始罷舉業，專學矣。會王公艮聚講廣陵間，見先生異之，遂遍游吴、越、齊、魯、燕、趙，士大夫就門下日益多，而所篤信者，參政羅公汝芳爲最。始羅爲諸生，慕道極篤，以習静嬰病，遇先生在豫章，往謁之。先生一見即斥曰：「子死矣，子有一物，據子心，爲大病，除之益甚，幸遇吾，尚可活也。」羅公曰：「弟子習澄湛數年，每日取明鏡止水，相對無二，今於死生得失不復動念矣。」先生復斥曰：「是乃子之所以大病也，子所爲者，乃制欲，非體仁也。欲之病在肢體，制欲之病乃在心矣。心病不治，死矣。子不聞放心之説乎？人有沉痾者，心怔怔焉，求秦越人決脉，既診，曰：『放心，爾無事矣。』其人素信越人之神也，聞言不待鍼砭而病霍然。已，有負官

挐千金者，入獄，遽甚。其子忽自商持千金歸，示父曰：『千金在，可放心矣。』父信其子之有千金，雖荷校負鋃鐺，不覺其身之輕也。夫人心有所繫則不得放，有所繫而强解之又不得放。夫何故？見不足以破之也。蛇師不畏蛇，信咒術足辟蛇也。幻師不畏水火，信幻術足辟水火也。子惟不敢自信其心，則心不放矣。不能自見其心，則不敢自信，而心不放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放心之謂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放心則蕭然若無事人矣。觀子之心，其有不自信者耶！其有不得放者耶！子如放心，則火然而泉達矣。體仁之妙，即在放心。初未嘗有病子者，又安得以死子者耶？」羅公躍然，如脱韁鎖，病遂愈。迎歸，師事之甚謹。先生豪宕不羈，輕財好施，揮金如土，見人金帛輒詬曰：「此道障也。」索之，無問少多，盡以濟人。羅公爲東昌太守，先生來，呼之曰：「汝芳爲余製棺，須百金。」盡取其俸錢出，即散與貧者。又命之曰：「汝芳爲余製棺，須百金。」太守故廉，不能更具百金，則蚤起，瞷其尚寢，跪牀下白之。先生詬怒，不得已，稱貸以進。取之出，又散與貧者。羅公歸盱江，先生至，羅公爲製美材贈之。舟次金谿，見門人蔡制没，無棺，又以與之。及游京師，相國華亭徐公首問學於先生。三公以下，望風咨學。先生機辨響疾，雙目炯炯，問難四起，出片語立解。往往於眉睫間得人，玄悟稍遲鈍即詬詈，衆相顧錯愕，先生自若也。嘗與諸大儒論天命之謂性，衆方聚訟，先生但舞蹈而出。時蘇公佑督學江西，聞先生名，使人召之，不往，曰：「召即

召諸生耳，道人不聞往教也。」蘇公益重之，造廬稱謝。聞先生言，不覺下拜。最後，巡撫何公遷，二子争財于官署，相殺莫可解，乃迎先生，至署一月，兄弟不覺抱持大哭，遂相友愛。何公感之，問所欲。先生曰：「生平游江湖，不得官舟，廣聚英材講學爲恨耳。」何公以己舟予之。顧先生性峭直，嘗爲上徐華亭及張江陵書，皆有所指斥，諸公不悦。又與同邑尹太宗伯忤，且有宵人齮齕之者，傅會何公所與官舟事，遂以盗官舟故，下金陵獄，論死。先生被拷掠，囊三木人，謂死矣。羅公竭力周旋，槖饘之暇，問先生憊乎？先生笑曰：「嘻，是猶風之過，而揭吾衣也，吾何涉焉。」凡繫獄三歲，日與諸囚論學不倦，諸囚有啓悟者。獄中嘗白光達圜扉外，❶司寇怪之。羅公亦力爲申救，至以身抵焉。遂得減死，發戍廣西。即出獄，諸囚百餘人伏地哭，哀甚。司寇訶曰：「若囚旦暮死不哭，哭顔先生何爲？」囚曰：「不然，顔先生在獄，吾身如在天宫，今先生去矣，吾無所聞，即不死猶死耳。」先生好談兵，喜奇計。先是將軍俞大猷起校尉，罪當斬，先生一見奇之，請于督府，得釋。至是迎先生於軍。先生爲畫策，遂平大寇。上其功，將授以官。先生耻之，僅免戍歸。益倡道不倦，言必稱仲尼。然見有踽踽凉凉者，輒鄙而笑之，以此頗爲諸儒所譏云。及年九十，忽聚子弟門人羅拜于堂，就枕卒。至崇禎壬申，邑令姑蘇管公德園，始請于學使者，祀之黌宗，并録其孫爲諸生，而先生之道復存矣。

❶「嘗」下，疑脱「有」字。

論曰：余聞之邑長者云，先生事父母最孝，親没，廬墓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髦，逢父母生忌，祭必哀。兄弟五人，友愛備至，鄉族煦煦，患苦相恤，即古之篤行君子，何以踰焉！ 獨其談論風生，意氣焕發，不爲時流所喜。 然生居僻壤，誰爲師承，乃于夢中警悟，遂以布衣名動天下，與管東溟、王心齋諸公互相印可，至陶鑄近溪先生爲世名儒。 嗚呼，可謂豪杰之士矣。

又尚集鄉賢傳

何屬乾不息

顔山農先生，諱鐸。 少從兄鑰聞王陽明良知之説，凝神澄慮，瞑坐七日夜，寢食俱忘，已而大悟，講學於豫章同仁祠。 榜其文曰：「急救心火。」傾動一千五百餘人。 詣京，遇徐波石、王心齋二先生，得其指歸。 於是以來學爲己任，盱江羅近溪夫子，以師事之。 與論孟子放心之義云：「將名利之心，一切放下。」近溪若得聞所未聞。 公之見解多如此。 晚年以争辨過激，與鄉老不合，禁獄中。 羅爲之委曲，得釋。 出獄之日，八十囚伍皆牽衣流涕。 歸里，常會族黨，力行孝弟。 母喪，循古禮而行，鄉民化之。 永新以布衣講學，公爲首焉。

何子曰：公有遺稿，上臺屢檄搜求，因後裔式微，無復存者。 予訪集于農家，得抄本二十篇。 呈媿曾黎公鑒定，大抵其悟道也多苦心，其講學也絶勤説，故舉祀鄉賢。 邑侯管德園曰：「當代畸人。」督學陳雲怡曰：「特地自立。」迄今兵憲施愚山有云：

「使公如在，當北面以事之。」語豈阿所好哉！而世之相傳者，謂公家貧喜施，時請于近溪羅夫子，稍不如意，跪羅于榻前，曙而怒解，是欲高公之聲價，而適以狹公之氣象。嗚呼，天下有不近人情之道學先生哉！

江西通志人物傳

顏鐸，永新人。少從兄鑰聞王守仁立志說，豁然有悟，躬行實踐，爲族黨講說孝友，使人人感發。會講豫章同仁祠，暢發學庸大旨。盱江羅汝芳，尤嚴事之。著有《顏山農集》、《耕樵問答》等書。采人物志

吉安府志文苑傳

同前。

永新縣志儒行傳

顏鐸，號山農，少從兄鑰聞王文成立志說，凝神澄慮，瞑坐七日夜，忘寢食。已而豁然頓悟，力希聖賢，躬行實踐，爲族黨講說孝弟，使人人感發。里中立萃和會，雍然躋於仁讓焉。母喪必循禮服闋。問學於四方，至京師，遇貴溪徐波石，鐸師事三年，命質於王心齋。於是以開來爲己任，會講豫章同仁祠，暢發學庸旨，士類景從。盱江大儒羅公汝芳，尤嚴事之。羅舉平日所得問公，公曰：「此制欲，非體仁

也。」羅聳然于稠人中，稽首者四。公以放言得過縉紳，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羅願以身代，爲之贖，公得生全。家貧，好施予，羅又輒隨其所請。公或怒，跪羅于榻前，批其頷，羅不少動。釋而怒解，始起。雖羅公雅量，亦公之學有以服人至此也。没後三十餘年，邑令管正傳，請于督學陳公懋德，祀鄉賢。有《山農集》、《耕樵問答》等書。

明史儒林傳 摘録

王艮字汝止，謁守仁江西，與守仁辨，久之大服。明日，告之悔，復就賓位自如。已心折，卒稱弟子。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説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于二氏。艮傳林春、徐樾。樾傳顏鈞，鈞傳羅汝芳、梁汝元。汝芳傳楊起元、周汝登、蔡悉。樾，字子直，貴溪人，舉進士，歷官雲南左布政使。沅江土酋那鑑反，詐降。樾信之，抵其城下，死焉。詔贈光禄寺卿，予祭葬，任一子官。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太湖知縣，召諸生論學，公事多決於講座。遷刑部主事，歷寧國知府。民兄弟争産，汝芳對之泣，民亦泣，訟乃已。創開元會，罪囚亦令聽講。入覲，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階遂大會於靈濟宫，聽者數千人。父艱，服闋，起補東昌，移雲南屯田副使，進參政，分守永昌。坐事，爲言官論罷。初，汝芳從永新顏鈞講學，後鈞繫南京獄，當死。汝芳供養獄中，鬻産救之，得減戍。汝芳既罷官，鈞亦赦

歸，汝芳事之，食飲必躬進，人以爲難。

按：《明史稿》羅公汝芳傳後，附以梁公汝元傳。

張後覺，字志仁，茌平人，生有異質。事親孝，居喪哀毁，三年不御内。早歲聞良知之説於縣教諭顔鑰，遂精思力踐，偕同志講習。已而貴溪徐樾以王守仁再傳弟子來爲參政，後覺率同志往師之，學益有聞。

孟秋字子成，茌平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尚寶丞少卿。卒天啓初，賜謚清憲。受業於邑人張後覺。後覺則顔鑰、徐樾弟子也。

顔山農先生遺集卷之九終

顔山農先生遺集原鈔跋

吾祖理學山農公，起自布衣，名聞天下。乾隆庚寅，予與族叔映光續修族譜，止刊《急救心火榜文》、《告天下同志書》、《勸忠》《勸孝》二歌，祖述、箴餘未刊載。辛卯年，予肄業合東東塘祠，將吾祖著作，除散落四方過半外，所存雜文及箴言、詩歌，請業師左鵬飛先生評騭，久欲鳩衆刊傳，奈心有餘而力不足，兼之本朝查書甚嚴，又邇來祠田衰薄，各派蕭條，不能助貲，故寢其事。今予韶華已去，花甲將臨，時值秋氣平和，用搜輯吾祖遺文，都成一集，以望後之嗣孫有志家學者，倘能丕振先澤，付之剞劂以垂世，不至汩吾祖之理學芳聲也，是爲幸。嘉慶二年丁巳秋月，裔孫特璋謹書後。

原鈔同校姓氏

裔孫繼聖　象鳳　象莊　朝纘

特璋　克嵩　兆麟

後學左南華　左鵬飛　左明道

新刻校閱助貲姓氏

尹作礪　李元琳　段夢龍
顏浙人　顏學孔　顏學易
顏鎮瀛　尹廷拔　劉德仁
陳綸夫　劉有章　劉文錦
劉曰燦　劉家積　陳拔□
朱志誥　陳家樹　顏西求
劉其清　王炳臣　顏德麟
王子桂　顏大璋　顏榮標
劉熙□　劉黎照　左世顯
李介潔　左夢汲　段錫三
□瑞錦　陳炳輝
顏□□捐錢二千文

顏嘉會堂捐錢千五文
顏□□堂捐錢二千文
顏永志堂捐錢二千文
顏武彝堂捐錢二千文
顏道性捐錢□□文
顏貽慶堂捐錢二千文
顏復仁堂捐錢一千二百文
顏叙倫堂捐錢□千文
劉□瀾翁裔孫捐錢八百文
顏嘉績捐錢一千文
顏學源捐錢□□□
顏上鵬捐錢一千文
顏怡行翁捐錢一千六百文
顏□□捐錢一千文
郭師古捐錢一千文
王光祀捐錢一千文
顏正景捐錢一千文

劉煥章捐錢五百文

陳夢飛捐錢一千文

李賦靈捐錢□□□

顏應龍捐錢六百文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

〔明〕何心隱 撰
容肇祖 校點

目録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四卷……七九

校點説明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四卷，明代著名「異端」思想家何心隱著。

何心隱（一五一七——一五七九），本姓梁，名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三十歲赴郡試，中第一名。得知王艮學説後，便棄科舉，從學於王艮弟子顏鈞。受顏鈞影響，何心隱極力主張「寡欲」、「育欲」，「與百姓同之」。並在家鄉創辦聚和堂，進行他的社會理想的實驗。

何心隱把宗族單位作爲一個共同體，在這一單位内，辦了一個學校，實行集體生活。本姓子弟得到一律平等的待遇，外姓子弟也可以入學，不分親疏厚薄。在集體裏要遵守節約的原則，不許「盛飾」、「厚味」，大家都過著平等的生活。「子弟不論貧富，其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處。」黄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説他「謂《大學》先齊家，乃搆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

何心隱的理想實行不到幾年，始有成績，即爲現實所迫而難以繼續。梁姓在永豐是大族，他組織的聚和堂代全族向官方交納賦税，屏絶了賄賂等行爲。這是封建官吏所不甘心的。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邑令勒收所謂「皇木銀兩」的雜税。由於民衆反抗，殺傷吴善五等六命，官吏把罪名加在何心隱頭上，他被捕入獄，後被定絞罪，末減，充貴州衛軍。

在何心隱被定罪充軍貴州時，他的朋友程學顏在浙江總制胡宗憲幕，請求胡宗憲移文江西巡撫何遷調用他，何心隱因此得以出獄。嘉靖三十九年何心隱與程學顏一同北上，抵北京。《明儒學案·泰州學案》説：「心隱在京師，闢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

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

由於何心隱參與罷免宰相嚴嵩的計謀，嚴嵩黨羽企圖報復的時候，他不得不改名換姓，逃到南方。《明儒學案》説：「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脱心隱于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

在多方輾轉中，何心隱因反對宰相張居正毀書院、禁講學而遭到誣陷，幾度被通緝。萬曆七年（一五七九）为南安把總朱心學捕獲。李贄曾説他「千言萬語，滚滚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閑日子」（《續焚書》卷一，《與焦漪園太史》）。他被押解到湖廣武昌後，見撫臣王之垣，坐而不跪，説：「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王之垣痛笞他百餘，他也不屈服，結果死在獄中。

何心隱起初反抗地方官，之後以計去宰相嚴嵩，後又反對宰相張居正的禁書院、禁講學，並因而犧牲，東林學者顧憲成《懷師録題辭》曰：「嗚呼！昔一時也，爲江陵獻媚者，殺永豐（何心隱）如殺鷄豕，蓋若斯之藐也，布衣固無如宰相何也！今一時也，爲永豐雪憤者，疾江陵如疾豺狼，蓋若斯之凜也，相君亦無如布衣何也！然則是録也，一足以示屈於勢者不得爲屈，究必伸；一足以示伸於勢者不得爲伸，究必屈；一足以發明斯民之直道，宛如三代，即欲百方磨滅之而不能也！」

《爨桐集》是何心隱遺留下來的唯一著作，原刻本爲明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張宿詮訂刻印，流傳很少，現由國家圖書館收藏。整理時，又從何子培先生家鈔了一部《梁夫山遺集》，篇幅比《爨桐集》少。張宿刻本原稱《何心隱先生爨桐集》，此次整理時作爲底本，《梁夫山遺集》則作爲校本，簡稱《遺集》。

《儒藏》精華編《何心隱先生爨桐集》是在容肇祖先生校點整理、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出版，一九八一年第二次印刷的《何心隱集》的基礎上，依據

《儒藏》精華編體例修訂而成。原《何心隱集》有容肇祖先生彙編的有關何心隱的材料，今略去。本次修訂時，又據《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張宿刻本校對了原稿一次，訂正了少量錯誤。

此《校點説明》是由本書責任編委甘祥滿在中華書局《何心隱集》之《何心隱集序》的基礎上删訂而成的，特予説明。

校點者　容肇祖

刻何心隱爨桐集敘

向讀卓吾《何心隱論》，竊高其人，每以不得讀其書爲恨。秋夜篝燈，簡敝簏亂帙中，得心隱寫本一部，先君子手澤存焉，泣數行下。念先君子賦質忠信，亦十室中人，惟矻矻以教子爲樂，故于往哲遺書多購藏焉。宿不孝，于學無所窺，但勉讀父書，期仰赴先君子屬望之意。兹本世未有衆見者，聞屢有搜而未獲，輒自謂爲一家之書，曷若爲一國之書，爲天下之書，先君子之澤不更溥哉！乃出而謀諸麻城李孟白先生、仁和錢長人先生，暨同社易子曦侯、陳子孺子、梅子惠連、陳子士業、王子屺生、史子孟勗、劉子聖初、李子公楫、周子叔毅輩，意欲授之梓人，而私評之曰：「江陵相國間世奇才，讀其集猶有餘慕，曾不能容一布衣，未免白璧微瑕。即心隱師法孔子，布帛菽粟，初何奇怪，而坐忤時相，或亦心隱之不足歟！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有甲乙兩國手，俱以活人爲心，甲則教人調養元氣，保合精神，勿使受病，其言若迂緩不切痛癢者。乙則診脈視息，臨死瀕危，施以針灸，投以猛劑，移換臟腑，接續性命，功效亦甚奇捷。而聞彼迂緩之論，不但乙不喜甲，即病者亦不樂聞甲矣。當時江陵柄國，聖主冲齡，獨焦勞重任，内安外攘，所謂刀刀見血，棒棒有痕，非欺人語也。條陳學政，不欲以空言肆害，慮患誠深。乃有聚徒而處，聯席而譚，字字迂緩者出而抗之，設令天下翕然宗往，適以爭相國之衡，將使相國之權不伸，而相國之志不遂，奈之何不

亟謀除此布衣耶？雖然，相國焦頭爛額人也，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以心隱侍君側，相國不愈逸乎？惜夫當日無以此語相國者！倘相國今日而在，讀此遺編，當必曰：『冥冥之中，負我良友。』定爲之傳其書以報其死，斷不至落草莽中，令書生輩爲桓譚矣。」

天啓乙丑年除夕楚蘄州張宿題於何怙園。

何心隱論

明温陵李贄撰

何心隱即梁汝元也。余不識何心隱，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隱論之。世之論心隱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滿之者亦有三。高心隱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而直欲博一死以成名。以爲人盡死也，百憂愴心，萬事瘁形，以至五内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殺鬼殺，寧差別乎！且斷頭則死，斷腸則死，孰快？百藥成毒，一毒而藥，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審之熟矣，宜公之不畏死也。

其又高之者曰：公誦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難在以天下爲家而不有其家，以羣賢爲命而不以田宅爲命，故能爲出類拔萃之人，爲首出庶物之人，❶爲魯國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萬世之儒一人也。公既獨爲其難者，則其首出於人者以是，其首見怒於人者亦以是矣，公烏得免死哉！削跡伐木，絶陳畏匡，孔聖之幾死者亦屢，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以爲得正而斃矣；不幸而死，獨不曰仁人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辭也？然則公非畏死也，非不畏

❶「爲」上，《遺集》有「又」字。

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謂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死則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歟？

其又高之者曰：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然則仲尼雖聖，效之則爲顰，學之則爲步。醜婦之賤態，公不爾爲也。公以爲世人聞吾之爲，則反以爲大怪，無不欲起而殺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爲之矣，吾故援孔子以爲法，則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賢者疑之，不賢者害之，同志終鮮，而公亦竟不幸爲道以死也。夫忠孝節義，世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聞有爲道而死者，道本無名，何以死爲？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滅無聞也。❶今觀其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爲寃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狀，❷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噓呼叱咤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餘里，其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里皆然也。非惟得罪於張相者有所憾於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以爲大有功於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爲非是，而咸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爲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蓋覆矣。雖公之死無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則斯道之爲也，孰能遏之？然公豈誠不畏死者，時無張子房，誰爲活項伯，時無魯朱家，誰爲脱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寃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

❶「滅」，《遺集》作「没」。

❷「狀」，《遺集》作「案」。

石者，則盡其聚徒講學之人。然則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真，故必欲剗其出類，又可知矣。夫惟世無真談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喪，公之死顧不重耶，而豈直泰山氏之比哉！

此三者，皆世之賢人君子，猶能與匹夫同其真者之所以高心隱也。

其病心隱者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于師友賢聖之間，❶則偏枯不可以爲訓。與上閭閻，與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獨危言危行，自貽厥咎，則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情，學貴平易，繩人以太難則畔者必衆，責人於道路則居者不安，聚人以貨財則貪者競起，亡固其自取矣。

此三者，又世之學者之所以爲心隱病也。

吾以爲此無足論矣，此不過世之庸夫俗子，衣食是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爲何物，學爲何事者，而敢妄肆譏詆，則又安足置之齒頰間耶？獨所謂高心隱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無過焉。

然余未嘗親覩其儀容、面聽其緒論而窺所學之詳，而遽以爲過，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論之，以俟世之萬一有知公者，可乎？吾謂公以見龍自居者也，終日見而不知潛，則其勢必至于亢矣，其及也，❷宜也。然亢亦龍也，非他物比也，龍而不亢，則上九爲虛位。❸位不可虛，則龍不容於不亢。公宜獨當此一爻者，則謂公爲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論心隱也。

❶「賢聖」，《遺集》作「聖賢」。
❷「及」，《遺集》作「悔」。
❸「則」下，《遺集》有「在」字。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一卷

楚蘄後學張宿詮訂

原學原講

學則學矣，奚必講耶？必學必講也，必有原以有事於學於講，❶必不容不學不講也。何者？自有貌必有事，必有學也，學其原於貌也。不盡於貌，而亦不出於貌也，即貌即事也，即貌其事也。凡顔色之有事於視、聽、思，而乘之以形乎其形於其貌者，不一其事，而亦莫非事事於貌也。必不容不有事於貌，必不容不有事於學也。學非原於貌其事而學耶？❷自有言必有事、必有講也，講其原於言也。不盡於言，而亦不出於言也，❸即言即事也，即言其事也。凡詞氣之有事於視、聽、思，而御之以聲乎其聲於其言者，不一其事，而亦莫非事事於言也。必不容不有事於言，必不容不有事於講也。講非原於言其事而講耶？❹

況有貌必有言，而有學不有講耶？不有所學，則不有所聚，而不有所統矣。而容不有學耶？有貌必有學，以聚以統於學也。不有所講，則不有所誨，而不有所傳矣。而容不有講耶？有言必有講，以誨以傳於講也。是故學也者，學乎其所講也。不有講而

❶「必」上，《遺集》有「且」字。
❷「學非」上，《遺集》有「必貌必事必學也」七字。
❸「亦」，《遺集》作「必」。
❹「講非」上，《遺集》有「必言必事必講也」七字。

奚有學耶？

　而貌必有恭、必有肅，自不類於有形之類，自足以乘乎言，乘乎視、聽、思，必從、必乂，必明、必哲、必聰、必謀、必睿、必聖其貌者以必學必講也。不然，貌則類於形類而已矣，奚有恭，奚有肅於貌，以聖其貌而貌耶？然則學雖原於貌，而貌實貌於必學必講乃貌，乃聖其貌矣。又況聖之所以聖乎其貌者，又非睿於思、謀聰於聽、哲明於視、乂從於言，以恭以肅其貌於必學必講，以乘乎其乘其貌而聖耶？又容不學不講耶？是故講也者，講乎其所學也。不有學，又奚有講耶？

　而言必有從、必有乂，自不類於有聲之類，自足以御乎貌，御乎視、聽、思，必恭、必肅，必明、必哲、必聰、必謀、必睿、必聖其言者以必學必講也。不然，言則類於聲類而已矣，奚有從、奚有乂於言，以聖其言而言耶？然則講雖原於言，而言實言於必講必學乃言，乃聖其言矣。又況聖之所以聖乎其言者，又非睿於思、謀聰於聽、哲明於視、肅恭於貌，以從以乂其言於必講必學，以御乎其御其言而聖耶？又容不學不講耶？

　是故敍事而必敍貌於第一事者，必以人生適初即有倮倮其形爾，是已人其形於其貌也，而事又統於其貌也。容不第一其事於其貌耶？雖名以貌者，未始名以學也。而學則與形俱形，即形即貌也，即貌即學也。學不以貌原，將奚以原學耶？

　是故敍事而必敍言於第二事者，亦以人生適初即有呀呀其聲爾，又馴人其聲於其言也，而事又傳於其言也。又容不第二其事於其言耶？雖名以言者，未始名以講也。而講則與聲俱聲，即聲即言也，即言即講也。

講不以言原，將奚以原講耶？

是故視之於貌於言，必亦不有先後而有視也，必有貌即有視也，必有言即有視也。乃敍其視於事者，乃第之於其三，必非後其視之有，而三其視之第也。必以事事於視者，次於言而三於貌，必亦不容不有視於三也。而敍其事之三者，亦不容不三其視於事也。❶不然，奚於視而第其視於三耶？

是故聽之於貌於言，亦必不有先後而有聽也，必有貌即有聽也，必有言即有聽也。乃敍其聽於事者，乃第之於其四，必非後其聽之有，而四其聽之第也。必以事事於聽者，次於言而四於貌，必亦不容不有聽於四也。而敍其事之四者，亦必不容不四其聽於事也。不然，又奚於聽而第其四於聽耶？

且思也者，思必睿而聖也。且聖也者，聖必睿而思也。必亦不有先後於貌於言者也，亦必不有先後於視於聽者也。必有貌、必有言，即有思也。必有視、必有聽，即有思也。乃不第其思於一於二，而若敍其事於貌於言者，必亦思有不啻若貌若言之事其事於一於二者也。必貌、必言、必思、必睿、必聖，而貌而言，則貌則言，必恭、必肅、必從、必乂，以終其事於五者，乃終其事於一也，乃終其事於二也。不然，奚惟第思於五而不第思於一於二耶？乃又不第其思於三於四，而若敍其事於視於聽者，亦必思有不啻若視若聽之事其事於三於四者也。必視、必聽、必思、必睿、必聖，而視而聽，則視則聽，必明、必哲、必聰、必謀，以終其事於五者，乃終其事於三也，乃終其事於四也。不然，奚又第思於五而不第思於三於四耶？

❶「亦」上，《遺集》有「必」字。

要之，事而一、而二、而三、而四以終者，終於五也。又要之，事而貌、而言、而視、而聽以終者，終於思也。又要之，事而恭、而從、而明、而聰以終者，終於睿也。又要之，事而肅、而乂、而哲、而謀以終者，終於聖也。又要之，聖又終乎其睿其思，其五其事者也。即事即學也，即事即講也。聖其事者，聖其學而講也。學奚不原於聖而奚原於貌耶？講奚不原於聖而奚原於言耶？

夫聖以終乎其貌者，即聖以終乎其學也。而貌以始乎其聖者，不貌以始乎其學耶？不貌，不學不聖也，不於貌原學，而奚於聖原學耶？聖以終乎其言者，即聖以終乎其講也。而言以始乎其聖者，不言以始乎其講耶？不言，不講不聖也。不於言原講，而奚於聖原講耶？

是故五其事而敍者，九其疇而敍也，洪其範而敍也，禹其聖而敍也。必禹必有事於貌、於言、於視、於聽、於思而敍也。必貌必恭必肅，必言必從必乂，必視必明必哲，必聽必聰必謀，必思必睿必聖，於禹而敍也。即敍，即事即學也。即敍，即事即講也。即禹敍其事於疇於範而學也。即禹敍其事於疇於範而講也。必禹必學、必講於疇於範，以敍其事，而學而講也。雖未始以學名其禹所學而學，而即事即學、即疇即學、即範即學矣。學非原於禹已有學而學耶？雖未始以講名其禹所講而講，而即事即講，即疇即講，即範即講矣。講又非原於禹已有講而講耶？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

又況範以範乎其所疇，而疇以疇乎其所事，而敍之於禹者，嘗訪之於武也，嘗陳之於箕也。其於武而訪之者，必亦有事於貌、於

言、於視、於聽、於思以訪之也；必亦必貌必恭必肅，必言必從必乂，必視必明必哲，必聽必聰必謀，必思必睿必聖，於武而訪之也。即訪，即敘即學也。即訪，即敘即講也。其於箕而陳之者，必亦有事於貌、於言、於視、於聽、於思以陳之也；必亦必貌必恭必肅，必言必從必乂，必視必明必哲，必聽必聰必謀，必思必睿必聖，於箕而陳之也。即陳，即敘即學也。即陳，即敘即講也。必武、必箕必學、必講於範、於疇，以訪以陳其事而學而講也。雖未始以學以講以名武、以名箕之所學所講，而即範、即疇，即事、即訪，即陳於武、於箕者，即學即講於武之訪、箕之陳也。則學則講又非原於武、原於箕已有學而學、已有講而講耶？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

又況敘原於畫也，疇原於卦也，範原於《易》也。必義必亦有事於貌、於言、於視、於聽、於思，以畫而卦也，以卦而《易》也。必亦必貌必恭必肅，必言必從必乂，必視必明必哲，必聽必聰必謀，必思必睿必聖，於義以畫而卦也，以卦而《易》也。一《易》，一學也，一講也。一卦，一學也，一講也。一畫，一學也，一講也。必學必講於義者，以畫以卦以《易》學也，以畫以卦以《易》講也。雖亦未始以學名義所學，以講名義所講，而即畫即卦，即《易》即學即講也，則學則講又非原於義已有學而學、已有講而講耶？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

又況堯以執中，舜以精一，以相統，且都、且俞、且吁、且咈，且相傳於禹，而精而一於中，而執而統於舜、於堯，而亦不有一事之不有事於貌、言、視、聽、思者，以貌則必恭必

肅，以言則必從必乂，以視則必明必哲，以聽則必聰必謀，以思則必睿必聖，以精乎其中，以一乎其中，而乃允執爲聖統也，爲聖傳也，[1]爲聖學之相統者也，爲聖學之相傳者也。堯傳之舜而舜傳之禹者，以相聚於執中精一其學，而相誨於都、俞、吁、咈其講以相傳也。聖聖相傳，以聖統也。禹統於舜而舜統於堯者，以相誨於都、俞、吁、咈其講，而相聚於執中、精一其學，以相統也。聖聖相統，以聖傳也。傳以講而統以學也。必講必學於堯、於舜、於禹以相統者，相統其所學也。必學必講於堯、於舜、於禹以相傳者，相傳其所講也。雖未始以學名乎執中精一之所統、所學者，而即執即中、即精即一，即學也，尤爲不有一事之不有事於《易》於《範》而學者也。即堯、即舜、即禹相統於其所學者也。而學又非原於堯、於舜、於禹相統已有學而學耶？亦雖未始以講名乎都、俞、吁、咈之所傳、所講者，而即都、即俞、即吁、即咈、即講也，尤爲不有一事之不有事於《易》於《範》而講者也。即堯、即舜、即禹相傳於其所講者也，而講又非原於堯、於舜、於禹相傳已有講而講耶？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

又況湯則纘禹舊服者，且有誓也，且有誥也。又況尹則樂堯、舜道者，且有訓也，且有戒也。且亦有事於貌、言、視、聽、思其事，有事於恭、從、明、聰、睿其事，有事於肅、乂、哲、謀、聖其事，以乘以御，以纘服，以樂道，以誓誥，以訓戒，以統而傳，以學而講於湯、於尹也。雖未始以學以名乎其所服、所纘、所道、所樂之所統、所學者，而即服、即纘、即

[1]「聖」，《遺集》作「學」。

道，即樂、即統、即學也，即堯、即舜之即執即中、即精即一之所統其所學焉者也。亦雖未始以講以名乎其所誓、所誥、所訓、所戒之所傳、所講者，而即誓、即誥、即訓、即戒、即傳、即講也，即堯、即舜之即都、即俞、即吁、即咈之所傳其所講焉者也。即《易》之即畫、即卦、即學、即講，以相統相傳於羲，隱隱學而隱隱講乎其《易》者也。即《範》之即敍、即疇、即學、即講，以相統相傳於禹，隱隱學而隱隱講乎其《範》者也。則學則講，則又相統於纘服、於樂道之隱隱其學矣。則又相傳於誓誥、於訓戒之隱隱其講矣。而學而講，又非原於湯、於尹之原於羲、於堯、於舜、於禹，已有學而學、已有講而講耶？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

又況若高宗、若傳説之於學，則顯顯名其學以學矣，而於講，亦隱隱名其講以講矣。何者？乃若高宗，則名其學以學于甘盤名，非徒以甘盤其學而名學於高宗已也。惟顯然以其於甘盤學者，而隱然於傳説講也。亦非徒於傳説講也，必欲傳説相統以學而相傳以講，以克邁于甘盤學以學也。乃若傳説，則名其學以學于古訓名，非徒以古訓其學而名學於傳説已也。亦惟顯然以其於古訓學者，而隱然於高宗講也。亦非徒於高宗講也，亦必欲高宗相統以學而相傳以講，以有獲于古訓學以學也。且高宗於傳説之欲其良言乃行者，亦無非欲傳説必學而必講，以紹美于尹之必樂道而學，必訓戒而講，必相統相傳其學其講於其尹矣。且傳説於高宗之欲其允行乃言者，亦無非欲高宗必講而必學，以監憲于湯之必誓誥而講，必纘服而學，必相傳相統其講其學於其湯矣。然則高宗

容不於湯之憲而監，然則傅説容不於尹之美而紹，容不於貌言視聽思，容不於恭從明聰睿，容不於肅乂哲謀聖，而必講必學於高宗，必學必講於傅説，以統以傳乎堯、舜、禹，而又相統相傳乎羲，於《易》於《範》，以學乎其所學，以講乎其所講耶？　而學而講又非原於高宗、原於傅説，已有顯然其學以學，而亦有隱然其講以講耶？　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

又況文則學有緝熙其學以名學，而周則學古入官其學以名學者，即顯顯名其學於高宗學、於傅説學也。　必顯顯學於文者，未必不隱隱講於文也；必顯顯學於周者，未必不隱隱講於周也。　不又即隱隱名其講於高宗講、於傅説講耶？　又況衍其卦於《易》者，文也。　而爻其畫於《易》者，周也。　一卦其陽也，一卦其陰也，不陰陽其卦而乾坤其衍，則六十四而《易》者又非文之於《易》，以卦而衍，以學而講，以統而傳，於羲之陰陽其卦而《易》者耶？　一畫其奇也，一畫其耦也，不奇耦其畫而九六其爻，則三百八十四而《易》者，又非周之於《易》，以畫而爻，以學而講，以統而傳於羲之奇耦其畫而《易》者耶？　且上九其上於乾，則不乾其用於九，而惟用其九於元；　且上六其上於坤，則不坤其用於六，而惟用其六於貞者，又非文、非周以衍以爻而《易》，以學而統，以講而傳，於羲所畫而卦而《易》者耶？　又況《易》而卦而畫，又即《範》而疇而敍其事也。　而事之貌言視聽思，事之恭從明聰睿，事之肅乂哲謀聖，而亦事事於文於周以學而統，以講而傳，於禹所敍而疇而範，以衍以爻乎所畫，而卦而《易》者耶？　則學則講又非原於文、原於周之原於

義、原於禹，又有顯顯學而隱隱講耶？ 又奚惟原於孔子而始有學名以名其所學，始有講名以名其所講耶？

必孔子其學其講，乃學乃講，乃顯顯以學以講名家，其原也。乃不容不學不講，其原也。乃必學必講，其原也。且孔子與顏、與曾、與二三子自無一事而無有乎不學不講也。有不啻若羲、若堯、若舜、若禹、若湯、若尹，隱隱學而隱隱講也。又不啻若高宗、若傳說、若箕、若文、若武、若周，顯顯學而隱隱講也。

而孔子又有學之不講憂者，何耶？ 必孔子必以所學所講於其所事事者，乃其所學所講之不容不學不講於事事者也，乃其所必學而必講於事事者也。 或有所學而非其所學，或有所講而非其所講，即不學不講也，即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

亦或有顯顯隱隱其學其講，雖若高宗、傳說，雖若文、武、周之相統相傳其所學所講者，而孔子亦必以其所學所講，亦非其所學所講於顏、於曾、於二三子之不容不學不講於事事者也，亦非其所必學而必講於事事者也。亦不學不講也，亦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

況又有所學所講於相統相傳者，又非若高宗、傳說，又非若文、武、周，其相統相傳之所學所講於顯顯隱隱者，而孔子尤必以其所學所講，尤非其所學所講於顏、於曾、於二三子之不容不學不講於事事者也，尤非其所必學而必講於事事者也，尤不學不講也，尤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

是故凡有所憂於學之不講者，必孔子必非汎然憂，亦必非徒然憂也，必與顏，必與曾，必與二三子，必無一事而無不講其所學，

必無一事而無不學其所講，必相與相樂於所學所講，以相忘乎其憂於不學不講者也。❶豈徒然汎然憂耶？ 不然，不徒然憂耶？ 不然，不汎然憂耶？❷ 是故孔子與顏、與曾、與二三子所學所講於事事者，亦惟事仁其事以學以講者也，亦惟事孔子仁其所仁，以事事，以學以講者也。 苟不孔子仁其所仁，以事事，以學以講，亦不學不講者也，亦學之不講者也。 容不憂耶？ 徒然汎然憂耶？

是故學其原於貌者，原於人其貌也。 原於仁其人，以人其貌，以原學也。 徒然原學於貌以學耶？ 是故講其原於言者，原於人其言也。 原於仁其人，以人其言，以原講也。 徒然原講於言以講耶？

是故原學其原，則原於《範》之五其事之一而貌者，原於《易》之一而乾也。 乾爲首也。 若首而貌，莫非形乎其形者也。 人乎其形而形者，膚膈倮倮，莫非形而人也。 而人於首以貌，乃形乃人，乃人其首而人其貌也。 乃又必仁其人以人其首而貌焉。 乃貌乃恭乃肅，以乘乎其言其從其乂，其視其明其哲，其聽其聰其謀，其思其睿而聖，❸而學乎其所學者，乃人其學於仁，以學於《易》於《範》於義於禹其人其仁而學也。 徒然學其原於貌而學耶？

是故原講其原，則原於《範》之五其事之二而言者，原於《易》之二而兑也。 兑爲口也，若口而言，莫非聲乎其聲者也。 人乎其聲而聲者，肉音呀呀，莫非聲而人也。 而人

❶「也」下，《遺集》有「以相忘乎其憂於學之不講者也」十三字。

❷「豈徒」至「不汎然憂耶」，《遺集》作「不然不徒然汎然憂耶」。

❸「而」，《遺集》作「其」。

於口以言，乃聲乃人，乃人其口而人其言也。乃又必仁其人以人其口而言焉。乃言乃從乃乂，以御乎其貌其恭其肅，其視其明其哲，其聽其聰其謀，其思其睿而聖，而講乎其所講者，乃人其講於仁，以講於《易》於《範》、於羲於禹其人其仁而講也。徒然講其原於言而講耶？

又必若孔子之仁其所仁，於孔子其人其仁，以仁顔其人，以仁曾其人，以仁二三子其人，以仁所學所講於其《易》其《範》其原者，乃孔子其原其《易》其《範》也，非羲、非文、非周其原其《易》也，非禹、非武、非箕其原其《範》也。而且非羲、非禹、非文、非武、非箕、非周之仁其人其《易》其《範》其原也，乃孔子易乎《易》之所未盡易其《易》也，乃孔子範乎《範》之所未盡範其《範》也，乃孔子其己其禮，以克以復以由，而仁乎視聽言動，不惟仁顔其人，而且孔子自仁其人其學其講其《易》其《範》其原也。汎然原學原講於《易》於《範》於羲於禹於文於武於箕於周，其人其仁，其《易》其《範》其原耶？汎然仁乎視聽言動於禮，以人其形其聲，以學以講於其《易》其《範》，而非孔子仁顔其人其學其講於其《易》其《範》其原耶？

又況孔子之於《易》，則學則講矣，而又奚有學之不講憂耶？又況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學以講於十其翼，於二十其篇，以仁盡乎其《易》之元之所用者，又不惟不啻若羲之隱隱其學其講，於《易》之有畫有卦已也。且又不啻若文若周，顯顯隱隱其學其講，於《易》之有衍有爻於《易》已也。何其於《易》學、於《易》講矣，又奚有學之不講憂耶？又況有畫有卦於《易》，而即畫即卦、即學即講，即已隱隱其學其講於羲矣。又況有衍有爻

於《易》，而即衍即爻、即學即講，即又顯顯隱隱其學其講於文於周矣。而又奚有學之不講，顧於孔子憂耶？

又況孔子之於《範》，則學則講矣，而又奚有學之不講憂耶？又況範乎《範》之所未盡範，以學以講，於十其翼，於二十其篇，以仁盡乎其《範》之聖之所事者，又不惟不啻若禹之隱隱其學其講，於《範》之有敍有疇已也。且又不啻若武若箕，顯顯隱隱其學其講，於《範》之有訪有陳於《範》已也。又何其於《範》學、於《範》講矣，又奚有學之不講憂耶？又況有敍有疇於《範》，而即敍即疇、即學即講，即已隱隱其學其講於禹矣。又況有訪有陳於《範》，而即訪即陳、即學即講，即又顯顯隱隱其學其講於武於箕矣，而又奚有學之不講，顧於孔子憂耶？

是故《易》之九而極於其九，以用乎其九者，用於文則以元，用於孔子則以仁，而仁其極於九於《易》也。然則孔子憂學之不講，不於不仁其極於九於《易》以用以學以講憂，而奚憂耶？是故《範》之五而極於其五，以事乎其五者，事於武則以聖，事於孔子則亦以仁，而仁其極於五於《範》也。然則孔子憂學之不講，不亦於不仁其極於五於《範》以事以學以講憂，又奚憂耶？

是故九而上其九，則九極於九矣。五而終其五，則五極於五矣。即極即窮也，即窮即極也。即乾其九而上，則象之以極，象乾之窮而極也。即坤其六而上，則象之以窮，象坤之極而窮也。窮則變也，變則通也。莫不有極以變以通乎其窮其極也。

是故九極於九，而有窮極之極於九之極，自莫不有太極之極，以變以通乎九之其窮其極者於其《易》也。是故五極於五，而有

窮極之極於五之極，亦莫不有皇極之極，以變以通乎五之其窮其極者於其《範》也。

是故變通乎易之窮而極者，必太極也。變通乎《範》之窮而極者，必皇極也。又必尊而極乎其所尊，親而極乎其所親者，以太其極，以皇其極，則窮則極乃變乃通於《易》於《範》也。

是故《易》以天道尊乎其君，其尊則尊而極乎其所尊於君也。以之而太乎其極，其尊非尊，莫尊於太極其尊而尊耶？《易》以父道親乎其君，其親則親而極乎其所親於君也。以之而太乎其極，其親非親，莫親於太極其親而親耶？而窮而極於九之極乎九者，用於元而不窮乎其窮其極於其九之極，而變而通於九焉。非變非通於太極其尊其親於其《易》耶？又非變非通乎羲《易》之窮，而極於文於周，顯顯隱隱其學其講以《易》耶？

是故《範》以天子尊乎其王，❶其尊則尊而極乎其所尊於王也，以之而皇乎其極，其尊非尊，莫尊於皇極其尊而尊耶？《範》以父母親乎其王，其親則親而極乎其所親於王也，以之而皇乎其極，其親非親，莫親於皇極其親而親耶？而窮而極於五之極乎五者，事於聖而不窮乎其窮其極於其五之極，而變而通於五焉，非變非通於皇極其尊其親於其《範》耶？又非變非通乎禹《範》之窮，而極於武於箕，顯顯隱隱其學其講以《範》耶？

乃若孔子，乃又一窮而極也，乃又一變而通也，乃又一尊而親也，乃又一學而講也。雖非乾坤其九其六其上，其窮而極，而亦乾乎其乾，坤乎其坤，其九其六其上，其窮而極

❶「以」，《遺集》作「於」。

也。雖非九五其極，其九其五，其窮而極，而亦九乎其九，五乎其五，其窮而極也。雖非元非聖，其用其事，其變而通，而亦元乎其元，聖乎其聖，以用乎其用，以事乎其事，其變而通也。雖非太非皇其極，其變而通，而亦太乎其太，皇乎其皇，以極乎其極，其變而通也。雖非《易》非《範》，所尊所親，其尊而親，而亦易乎其《易》，範乎其《範》，以尊以親其尊而親也。雖非羲、非堯、非舜、非禹、非湯、非尹、非高宗、非傳説、非文、非武、非箕、非周，相統相傳於《易》於《範》，其學而講，而亦盡乎其羲、其堯、其舜、其禹、其湯、其尹、其高宗、其傳説、其文、其武、其箕、其周之未盡者，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孔子其仁其學而講也。

是故乘乎視聽言動於己，而御乎視聽言動於禮，以克以復以由，又非孔子其仁其學而講，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以盡乎禹、盡乎武、盡乎箕相統相傳之未盡乎其《範》其學而講耶？且《範》之事，而貌而思者，又非動耶？且貌而恭而肅，且思而睿而聖，以乘以御乎其言而從而乂、視而明而哲、聽而聰而謀於《範》其事者，❶又非動以禮而仁，於孔子其仁其學而講耶？又非孔子其仁以仁其聖、以仁其元、以仁其太、以仁其皇、以仁其極、以仁其尊、以仁其親、其學而講耶？又非孔子其仁其學而講，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盡乎羲、盡乎文、盡乎周相統相傳之未盡乎其《易》其學而講耶？又非孔子其仁其學而講，以盡乎堯、盡乎舜、盡乎湯、盡乎尹、盡乎高宗、盡乎傳説其學而講之有未盡，而盡於孔子其仁其學而講耶？

❶ 下「以」，《遺集》作「其」。

雖學雖講於十其翼，而有不一其學其講於其翼者。雖學雖講於二十其篇，而有不一其學其講於其篇者。要之以仁則孔子仁其仁，而仁非堯仁也，非舜仁也，非湯非尹仁也，孔子仁也。以《易》則孔子易其《易》，而《易》非羲《易》也，非文《易》也，非周《易》也，孔子《易》也。以《範》則孔子範其《範》，而《範》非禹《範》也，非武《範》也，非箕《範》也，孔子《範》也。以學則孔子學其學，而學非高宗學也，非傅説學也，孔子學也。而孔子其仁其《易》其《範》，又非一孔子仁，又非一孔子《易》，又非一孔子《範》，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孔子其學其講，又非一孔子其學而講耶？

乃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亦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其仁其《易》其《範》，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孔子其學其講，其名家其盛也，亦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顔，未有曾，未有二三子，未有不仁於孔子仁，以仁其《易》，以仁其《範》，未有不《易》於孔子《易》，未有不《範》於孔子《範》，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孔子其學其講其盛也，而奚又有學之不講憂耶？

且德若孔子其德，必其必修於孔子其學其講而德者，乃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其德其修，於孔子其學其講其盛也。而奚又有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憂耶？且義若孔子其義，必其必亦若德其修於孔子其學其講而義者，乃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其義若德其修，於孔子其學其講其盛也。而奚又有聞義之不能徙、學之不講憂耶？且善若孔子其善，必其必亦若義其聞其徙於孔子其學其講而善者，乃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其善若義其聞其徙，於孔子其學其講其盛也。而奚又有不善之不能改、學之不講憂耶？

何者？孔子以學以講名家，則學其孔子家也，乘乎其講者也。而講則孔子以論以語乎成家之成法也，御乎其學者也。若德而修，若聞義而徙，若不善而改，則孔子之成法以成乎其家於其學其講者也。乃亦惟與顏、與曾、與二三子相與於仁而樂而聚，而統而誨，而傳孔子其家、其法、其名家於孔子其學其講者，乃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其家、其法、其名家於孔子其學其講其盛也。又奚有所憂而憂耶？然而有之，必其不孔子其學其講以修孔子其德，即德之不修，即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必其不孔子其學其講以聞以徙孔子其義，即聞義之不能徙，即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必其不孔子其學其講以改孔子其所不善，即不善之不能改，即學之不講也，容不憂耶？即不孔子法以家孔子家也，即不孔子聚以統孔子統也，即不孔子誨以傳孔子傳也，即不孔子乘而御也，即不孔子學而講也。容不憂耶？即不盡顏，不盡曾，不盡二三子，盡仁於孔子仁；盡《易》於孔子《易》，盡《範》於孔子《範》，盡學而盡講於孔子其仁其《易》其《範》，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盡於孔子其學其講也，即不孔子學而講也。容不憂耶？而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若此其憂也，而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若此其與顏、與曾、與二三子相與以學以講名家、以樂以忘其憂其盛也。

且自羲、自堯、自舜、自禹、自湯、自尹、自高宗、自傅說、自文、自武、自箕、自周以來，莫非自有生民以來者也，而亦未有盛於

孔子者，而亦莫非孔子以學以講名家，顯顯其盛者以盛之也。惟其有以盛乎其所未盛者，而乃有以盡乎其所未盡者也。惟其有以盡乎其所未盡者，而乃有以盛乎其所未盛者也。盡乎其所未盡者，亦莫非以學以講名家以盡之也。盛乎其所未盛者，亦莫非以學以講名家以盛之也。

是故若學若講之名家，而顯顯其盛者，則自孔子始也。若學雖未名家，而亦顯顯以學名者，則自高宗、自傅説始也。而乃原學原講而隱隱其名其原，則原於羲其原也，原於禹其原也。原於羲其原者，亦莫非原於《易》其原也。原於禹其原者，亦莫非原於《範》其原也。又原於《易》其原者，又莫非原於河之出圖其原也。又原於《範》其原者，又莫非原於洛之出書其原也。自有河即有圖，即有義即有《易》也。自有洛即有書，即有禹即有《範》也。若圖若書，河洛之所以圖乎其《易》而書乎其《範》者也。若《易》若《範》，羲、禹所以《易》乎其圖而《範》乎其書者也。

何者？一圖一畫也，一卦也，一《易》也，莫不有形，莫不有聲，於《易》於卦於畫於圖者也，亦莫不有學，莫不有講。於形於聲於《易》於卦於畫於圖者也，非河之圖乎其《易》，而亦非羲之《易》乎其圖者耶？一書一敘也，一疇一《範》也，莫不有形，莫不有聲，於《範》於疇於敘於書者也，亦莫不有學，莫不有講。於形於聲，於《範》於疇，於敘於書者也，非洛之書乎其《範》，而亦非禹之《範》乎其書者耶？圖非《易》其原耶？書非《範》其原耶？而《易》而《範》，非學非講其原耶？

乃學乃講其原，不人而形，不人而聲，而首而貌而口而言其原耶？不人而義，不人

而禹，而《易》而《範》其原耶？ 不人而聖，以則物而神。 不聖而義，以《易》以則河之所出神而圖，不聖而禹，以《範》以則洛之所出神而書，其原耶？ 乃又原圖原書原河原洛，其原又奚原耶？ 不原於天地其原耶？ 乃又原天地，其原又奚原耶？ 不原於乾坤其原耶？ 乃又原乾坤，其原又奚原耶？ 不又原於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而仁其原耶？

然仁則人也，有乾坤而乃有人也，而乃有仁也。 而乾坤奚原於仁其原耶？ 惟乾惟坤，而不有天地，則不有乾坤矣。 惟天惟地，而不有人，則不有天地矣。 惟人而不有仁，則不有人矣。 人且不有矣，又奚有人而聖，以則物而神，若圖若書，於河洛，於天地，於乾坤，而《易》而《範》，相統相傳其學其講，又於仁而仁其人耶？

何者？ 夫人，則天地心也。 而仁，則人心也。 心，則太極也。 太極之所生者，兩儀也。 而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者，非乾坤其儀而兩耶？ 兩儀之所生者，四象也。 而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者，非乾坤其象而四耶？ 四象之所生者，八卦也。 而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者，非乾坤其卦而八耶？ 是故卦而八者，莫非象之四而四也。 象而四者，莫非儀之兩而兩也。 儀而兩者，莫非極之太而太也。 太者大也，大莫大於仁，而太乎其極也。 用九用六，於元於貞者，始以大而終以大也。 大莫大於仁，而終乎其始，於貞乎其元，以用乎其六，於用乎其九也。 九則九乎其奇，而奇乎其奇者也。 六則六乎其耦，而耦乎其耦者也。 奇則奇乎其乾，而乾乎其乾者，其陽純也。 純莫純於仁，以純乎其陽之純而生陰，而乾乃乾乎其乾，則姤則坤也。 耦則耦乎其坤，而坤乎其坤者，其陰純也。 純莫純於仁，

以純乎其陰之純而生陽，而坤乃坤乎其坤，則復則乾也。而原乾坤其原，不原於乾乎其乾、坤乎其坤於仁，其原又奚原耶？即乾即坤，即天地也。而原天地其原，不原於乾坤，其原又奚原耶？即天即地，即河洛也。河之所出者圖也，洛之所出者書也。而原河原洛原圖原書，其原不原於天地，其原又奚原耶？即圖即書，即出於河、即出於洛者，即《易》於羲而括書以《易》也，即《範》於禹而括圖以《範》也。

是故《易》雖《易》於圖，而亦括書以《易》者，即乾坤而復姤乎？書之《範》於禹者，圖之《易》於羲也。即書即圖，即《範》即《易》也。析之河，析之羲，必即圖乃即《易》也。不河以圖，而羲奚以《易》耶？是故《範》雖《範》於書，而亦括圖以《範》者，即姤復而乾坤乎？圖之《易》於羲者，書之《範》於禹也。即圖即書，即《易》即《範》也。析之洛，析之禹，必即書乃即《範》也。不洛以書，而禹奚以《範》耶？

何者？若圖若書，神物也。若羲若禹，聖人也。則圖則《易》，自足以括《範》於書，則書以《範》，自足以括《易》於圖，莫非聖人則神物也，莫非《易》《範》則圖書也。而原《易》原《範》，其原不原於圖，不原於書，其原又奚原耶？即《易》即學即講，於《易》而《易》也。即《範》即學即講，於《範》而《範》也。而原學原講，其原不原於《易》，不原於《範》，其原又奚原耶？

且孔子又易乎《易》之所未盡易，範乎《範》之所未盡範，以學聚顔、聚曾、聚二三子，而以講誨顔、誨曾、誨二三子，相統相傳其學其講，以仁學而以仁講，以仁統而以仁傳，以統以傳於一世而統而傳之萬世者，雖

執中精一其學其統，雖都、俞、吁、咈其講其傳，雖纘服、樂道其學其統，雖誓、誥、訓、戒其講其傳，於堯之唐，舜之虞，禹之夏，湯、尹之商，高宗、傅説之殷，文、武、周之周，相統相傳乎羲於世，而唐虞，而夏商，而殷周其世者，亦惟賴孔子顯顯以學，以講名學，而統而傳之萬世也。且萬世而萬乎其世於不世之世，以學以講以傳以統者，亦莫非賴孔子其統其傳，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學於講而名家者也。然則原學原講之原乎其原，不亦原於孔子以統以傳之萬世不世之世，相統相傳於其學其講其名家，其原又奚原耶？

是故惟孟子性於孔子，而願而學而名家者，亦惟原於孔子其統其傳，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以統以傳之萬世不世之世，相統相傳於其學其講其名家，而願而學而名家者也。是故不性其性於聲、色、臭、味、安逸，而以命命乎其性於命，不命其命於仁、義、禮、智、天道，而以性性乎其命於性者，亦莫非原於孔子其統其傳，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而括十其翼於二十其篇，以論以語，以括性括命於視、聽、言、動，乘於己，御於禮，以克以復以由，以仁其學其講其名家，其原而願而學而名家者也。

是故聲、色、臭、味、安逸之乘於耳、目、鼻、口、四肢，以乘乎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而乘乎仁、義、禮、智、天道者，即貌之乘乎言，而又即貌、言、視、聽、思之乘乎恭、從、明、聰、睿，以乘乎肅、乂、哲、謀、聖，以括《範》於《易》於十其翼之盡乎其性於命之至焉者也。乃亦視、聽、言、動之乘於己以乘乎禮，以克以復以由，以括乎《易》之盡乎其性

於命之至者，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仁其所乘，仁其所性於命，而性而仁者也。然則不性其性而以命命乎其性於命者，不亦莫非原於孔子仁其學其講其名家其原，以括其性之盡，於命之至，於所論所語之所乘以善乎其性，於孟子之命乎其性而性，而願而學而名家者耶？

是故仁、義、禮、智、天道之御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以御乎耳、目、鼻、口、四肢，而御乎聲、色、臭、味、安逸者，即言之御乎貌，而又即肅、乂、哲、謀、聖之御乎恭、從、明、聰、睿，以御乎貌、言、視、聽、思，以括《範》於《易》於十其翼之至乎其命於性之盡焉者也。乃亦視、聽、言、動之御於禮，以御乎己，以克以復以由，以括乎《易》之至乎其命於性之盡者，以易乎《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仁其所御，仁其所命於性，而命而仁者也。然則不命其命，而以性性乎其命於性者，不亦莫非原於孔子仁其學其講其名家其原，以括其命之至，於性之盡，於所論所語之所御以立乎其命，於孟子之性乎其命而命，而願而學而名家者耶？

乃若義，乃惟有畫有卦，於《易》於性於命者也。乃若堯，乃惟執中於性於命者也。乃若舜，乃又人其心而危其心於人者，乃必人其聲、色、臭、味、安逸其性，而心之以人以危之也。乃又道其心而微其心於道者，乃必道其仁、義、禮、智、天道其命，而心之以道以微之也。乃惟精乎其心之危，於其心之微，以一乎其心之人，於其心之道，乃亦精於中而一於中，乃亦允於中而執之於性於命者也。乃若禹，乃亦惟傳之於舜，傳之於堯，傳之於義，其統之於《易》於中者，乃亦惟有敍有疇於《範》於性於命者也。乃若湯、若尹，

乃若高宗、若傳説，乃若文、若武、若箕、若周，乃亦惟相統相傳於《易》於《範》，以中乎其極之建於皇，而必九必五、必元必聖之用之事於性於命者也。乃於性，乃惟性其性，而不以命命乎其性於命，乃亦必九必五、必元必聖之用之事於性，而乃精乎其中，於其心其人其危，以不危乎聲、色、臭、味、安逸其性其心而人者，或於皇極建，或於皇極會，或於皇極歸，以性其性者也。亦奚不以命命乎其性於命，奚惟性其性而性耶？又奚不盡乎其性於命之至而性耶？乃於命乃惟命其命，而不以性性乎其命於性，乃亦必九必五、必元必聖之用之事於命，而乃一乎其中於其心其道其微，以不微乎仁、義、禮、智、天道，其命其心而道者，或於皇極建，或於皇極會，或於皇極歸，以命其命者也。亦奚不以性性乎其命於性，奚惟命其命而命耶？又奚不至乎其命於性之盡而命耶？

是故孟子不惟不孔子其孔子於尹、於傳説、於箕、於周，其坤道而坤道乎孔子之坤乎其坤，而且不孔子其孔子於羲、於堯、於舜、於禹、於湯、於高宗、於文、於武，其乾道而乾道乎孔子之乾乎其乾，而乃惟孔子其孔子於仁其學，仁其講，仁其太，仁其皇，仁其極，以易乎其《易》之所未盡易，以範乎其《範》之所未盡範，於盡乎其性於命之至，於至乎其命於性之盡，而願而學也。

又有若夷，又有若惠，則和則清，於性於命，而似於孔子班者，而孟子乃憂其清之流必隘，和之流必不恭，深以析其必不於孔子由也，又奚得於孔子似而於孔子班耶？而願學之願而學，不於孔子願而學，又奚願而學耶？又有若楊，又有若墨，一則爲我似義，一則兼愛似仁，惟於仁義似，尤於孔子似

也。何者？仁義，性也。仁義，命也。爲我而於義似者，不亦似於性、似於命，以義學而以義講、以爲我耶？不亦於孔子其義而學而講者似耶？兼愛而於仁似者，不亦似於性、似於命，以仁學而以仁講、以兼愛耶？不亦於孔子其仁而學而講者似耶？後之仙家者流，有鍊性修命者，必楊其流也。不亦於孔子盡乎其性於命之至，以學以講者似耶？後之佛家者流，有拚命修性者，必墨其流也，不亦於孔子至乎其命於性之盡，以學以講者似耶？

是故孟子乃又深憂乎似之尤者，甚於班之似也。容不於楊墨憂憂不息，而於孔子憂不著耶？然以不著憂者，亦非徒以孔子不著憂也。深自以所願所學於孔子者，亦或因之而不著憂也。又容不於楊於墨之不息深憂而深辨耶？不辨不息不著也，容不辨耶？

又況楊其以天下雖有所可利，而於一毛之拔亦不爲，則天下必以其所學所講於楊者，必足以保性保命歸之也。必不下後之歸仙流之鍊性修命歸也。必天下必有楊之歸，必楊必亦有以聚楊誨楊其徒於楊者，必又有似於孔子聚顔誨顔，聚曾誨曾，聚二三子誨二三子，於楊所學所講，以坐致天下歸於楊也。容不於楊憂而辨耶？又況墨其以天下苟有所可利，而於踵頂之摩亦爲之，則天下必以其所學所講於墨者，必足以普性普命歸之也。必不下後之歸佛流之拚命修性歸也。必天下必有墨之歸，必墨必亦有以聚墨誨墨其徒於墨者，又必有似於孔子聚顔誨顔，聚曾誨曾，聚二三子誨二三子，於墨所學所講，以坐致天下歸於墨也。容不於墨憂而辨耶？

且楊之所不爲天下利者，非故不爲以賊

義也。亦非故賊義以無君於天下而不爲天下利也。必其以爲我而爲天下利，必有以賊其我之爲而乃不爲天下利，而乃一毛之拔之不爲者，必以必若是，乃可以坐致天下歸而尊楊若君也。必楊必又以聚於楊而誨於楊其徒者，必尊於楊，必不下顔，不下曾，不下二三子之尊孔子之不下臣之尊君者，尊以義也。楊故賊義以無君耶？凡有血氣，莫不於孔子尊，以明尊君之性之命之義，而著之於天下萬世不世之世，君君臣臣以尊尊其道者，不幾於不著於楊之爲我似義，其道之不息之若是耶？乃若孟子願於孔子尊而願於孔子學，以明義以尊尊者，容不於似義賊義之流於無君，以賊尊尊其道若楊者辨耶？容不辨楊以息楊耶？

且墨之所爲天下利者，非故爲之以賊仁也，亦非故賊仁以無父於天下而爲天下利也。必其以兼愛而不爲天下利，必有以賊其愛之兼而乃爲天下利，而乃踵頂之摩之爲之者，必以必若是，乃可以坐致天下歸而親墨若父也。必墨必又以聚於墨而誨於墨其徒者，必親於墨，必不下顔，不下曾，不下二三子之親孔子之不下子之親父者，親以仁也。墨故賊仁以無父耶？凡有血氣，莫不於孔子親，以明親父之性之命之仁，而著之於天下萬世不世之世，父父子子以親親其道者，不亦幾於不著於墨之兼愛似仁，其道之不息之若是耶？乃若孟子願於孔子親而願於孔子學，以明仁以親親者，容不於似仁賊仁之流於無父，以賊親親其道若墨者辨耶？容不辨墨以息墨耶？必得若孟子之若是以辨楊辨墨者，乃得若孟子之若是以息楊息墨者也。

不然，楊墨家者流，即仙佛家者流也。

莫不有一家家法，足以致天下入其法於其家者，又奚得易易辨而易易息耶？何者？即於金丹金剛以雙修性命法而入者，而又欲搉其所入，乃亦與仙與佛辨，乃亦必仙必佛息，不亦以仙辨仙而以仙息仙，以佛辨佛而以佛息佛，而仙而佛而奚息於其所入所辨者耶？若而與楊與墨辨，若而必楊必墨息，而楊而墨亦奚息於其所入所辨者耶？不有若入豚笠以招豚，以必豚必可追，而豚奚可追於其所入所招者耶？不又若入寇率以撫寇，❶以必寇必可降，而寇奚可降於其所入所撫者耶？必得若孟子其所以辨楊辨墨者，乃得若孟子其所以息楊息墨者也。

且孟子尤有深乎其所辨所息者，深乎其有所著者也。何者？必楊必墨必終有所逃，必終有所歸，必終有所受之者，必墨之逃必楊之歸也，必楊之逃必儒之歸也，必儒之歸必儒之受也。何者？近之者歸之也，近之者受之也。墨近於楊，而墨之逃不楊之歸將奚歸耶？楊近於儒，而楊之逃不儒之歸將奚歸耶？而楊而墨之歸，不儒之受將奚受耶？

乃若孔子以仁以學以講以名家，必非家於儒，而家而儒者也。雖魯公以孔子大其儒，乃亦以儒大。而孔子奚家於儒，而家而儒者耶？又況儒有君子有小人其儒，而孔子又奚家於儒，而家而儒者耶？乃孔子乃惟天地乎儒，以乘以御乎其儒於仁，以仁乎其儒其人，而以儒天地乎楊墨，以乘以御乎其楊其墨，於孔子其仁，以仁乎其楊其墨其人於萬世也。是故不有儒以乘以御乎其楊其墨，而楊而墨亦奚有所歸所受者耶？是故不又得孔子以乘以御乎其儒，而儒又奚得

❶ 「率」，《遺集》作「壘」。

以受楊受墨之所歸者耶？然則孔子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之者，又奚啻家於儒，而家而儒而盛已耶？

乃若孟子所願所學於孔子以名家者，亦奚啻家於儒家者流已耶？乃孟子乃能若是深乎其所辨所息，以深乎其所著者，亦莫非深乎其著孔子所學所講，以顯顯名家所盛著。然則孔子得以著其所學所講以顯顯名家所盛，以盛乎萬世不世之世，而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乎其所盛者，不又有賴於孟子所願所學所息所著，於所辨以名家，以析《易》析《範》，所統所傳，所學所講，所未盡，而亦法孔子家法，所易乎《易》之所未盡易，所範乎《範》之所未盡範，於性以性乎其命其至，於命以命乎其性其盡，而非夷、惠班，尤非楊、墨似，以著其盛，又奚有能著其盛耶？

雖然，孟子所願所學，亦若顯顯學，而亦若隱隱講者，且若未能盡若孔子顯顯以講而名其所講，於顯顯以學而名其所學以名家也。亦奚能於孔子以學以講名家顯顯其盛著耶？雖然，惟有所願乃有所憂，而乃有所辨也。惟其所願惟願孔子以學願，乃其所憂乃憂孔子之不著，於楊墨之不息憂也。而乃其所辨，乃又不顯顯辨，以息楊墨所不息，以著孔子所不著辨耶？況辨又容不辨耶？辨之不容不辨而辨，不又即講之不容不講而講耶？又況講而又必講者必辨也，必講而必辨也。辨又不顯乎其講，而又必講者之必辨耶？又況其所辨必有相與以辨者，必孟子必與丑，必與都，必亦有二三子以相與，以承聖聖相統相傳以辨，而顯顯焉，不又即孔子與顏與曾與二三子相統相傳以講乎其所學，而名家而顯顯者耶？又況其所辨，不又即孟子法孔子家法，顯顯以辨，顯乎其講以

講乎所願所學，而亦顯顯以學以講名家者耶？ 又況其所辨，不又即孟子顯乎其講於辨，而於楊、墨所不息者，不辨以息耶？ 乃於孔子所不著者，不辨以著耶？ 然則孔子顯顯以學以講名家其盛，而又不有孟子所願所學以辨，❶顯顯乎其學其講著，又奚有能於孔子其學其講其名家，顯顯其盛著耶？

是故前乎孟子其前，以學以講名家之著而盛於前者，莫盛於孔子也。 後乎孔子其後，以學以講名家之著而盛於後者，莫盛於孟子也。 然則原孔子其學其講其名家之原乎其原，不又原於孟子之願學孔子，以學以講以名家，其原又奚原耶？

❶ 「辨」，《遺集》無此字。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二卷

楚蘄後學張宿詮訂

原人

仁義之人，人不易而人也。人則仁義，仁義則人。不人不仁，不人不義。不仁不人，不義不人，人亦禽獸也。仁義之人，人不易而人也。必以仁爲廣居，而又必廣其居以象仁。自旦至晝，必好仁，必爲仁，必惡不仁，必不牿亡於旦晝所爲之不仁。必以義爲正路，而又必正其路以象義。自旦至晝，必好義，必爲義，必惡不義，必不牿亡於旦晝所爲之不義。人之情則然也，人之才則然也，人之良心則然也，人之遠於禽獸則然也。斯仁人也，斯義人也。自旦而晝，自晝而夜，氣自冲然而廣，氣而仁也；氣自毅然而正，氣而義也。非禽獸之氣也，氣而人也。氣以充乎其才者也，才以幹乎其情者也，情以暢乎其心者也。心以宅乎仁，由乎義，以仁義乎人者也。

人惟廣其居以象仁，以人乎仁，正其路以象義，以人乎義，以操其才，以養其情，以平其氣，以存其心。於居之廣，路之正，以人乎仁義，則仁義其才也，仁義其情也，仁義其氣也，仁義其心也。仁義人也，人豈易易而人哉？

仁義

象仁以廣居，象義以正路，無象之象也。

鬼神也，知也，無藏有也。廣其居以象仁，正其路以象義，有象之象也。鬼神之體物也，致知在格物也，有顯無也。

仁無有不親也，惟親親之爲大，非徒父子之親親已也，亦惟親其所可親，以至凡有血氣之莫不親，則親又莫大於斯。親斯足以廣其居，以覆天下之居，斯足以象仁也。

義無有不尊也，惟尊賢之爲大，非徒君臣之尊賢已也，亦惟尊其所可尊，以至凡有血氣之莫不尊，則尊又莫大於斯。尊斯足以正其路，以達天下之路，斯足以象義也。

親與賢，莫非物也。親親而尊賢，以致凡有血氣之莫不親莫不尊，莫非體物也，格物也，成其象以象其象也，有其無以顯其藏也。仁義豈虛名哉？廣居正路，豈虛擬哉？

師說

師非道也，道非師不幬。師非學也，學非師不約。不幬不約則不交。不交亦天地也，不往不來之天地也。革也，湯、武之所以革天而後天，革地而後地。否也，未盡善也，未盡學也，未盡道也。友其道於師以學而交乾坤乎？

天地於易，易天而不革天，易地而不革地，師也，至善也。非道而盡道，道之至也。非學而盡學，學之至也。可以相交而友，不落於友也。可以相友而師，不落於師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惟大爲泰也，師其至乎！

論友

天地交曰泰，交盡於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學盡於友之交也。昆弟非不交也，交而比也，未可以擬天地之交也。能不驕而泰乎？

夫婦也，父子也，君臣也，非不交也，或交而匹，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八口之天地也，百姓之天地也，非不交也，小乎其交者也。能不驕而泰乎？

驕，幾泰也。均之，氣充盈也。充盈，幾也；幾，小大也。法象莫大乎天地，法心象心也。夫子其從心也，心率道而學也，學空空也。不落比也，自可以交昆弟；不落匹也，自可以交夫婦；不落昵也，自可以交父子；不落陵也，不落援也，自可以交君臣。天地此法象也，交也，交盡於友也。友秉交也。夫子賢於堯舜，堯舜一天地也，夫子一天地也。一天一地，一交也，友其幾乎？

語會

夫會，則取象於家，以藏乎其身；而相與以主會者，則取象於身，以顯乎其家者也。不然，身其身者，視會無補於身也。家其家者，視會無補於家也。何也？視會無所顯無所藏也。乃若天下國之身之家之，可以顯可以藏乎其身其家者也。會豈小補於身於家已乎？不然，身其身者，身於士農工商其身已也。家其家者，家於士農工商其家已也。小補於身於家已也，可象天下國之身之家之所顯所藏者乎？必身以主會而家以會，乃君子其身其家也，乃君子以顯以藏乎

士農工商其身其家於會也。乃仲尼其君子而身而家於國於天下，以顯以藏以會也。會將成象而成形矣。又豈惟取象於身於家以顯以藏，而小補以會已乎？

論潛

人之言潛，言成功也。我之言潛，言用功也。成功之潛，如伊尹之告歸，周公之明農，潛易易也。用功則不然矣。孔子之象潛龍，則曰「陽在下也」。夫陽，火也。火易炎上而難下也，不下則非潛，不陽則非龍。龍而潛，陽在下之象也。象以此者，象用功也。陽必用功而後能在下也。確乎其不可拔，是用功也。必如是用功而後可以言下，必如是之下而後可以言潛。潛如是潛而後見下不見陽，故繼之曰「潛龍勿用，下也」。言下不言陽，用功以文乎陽，而不見其爲陽之在下也。此惟孔子下學可以當之也。

且下非徒下已也，所以藏乎陽也。陽藏則氣冲而純見。陽不見下，下雖陰位亦自化，陰而陽也。故又繼之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言陽不言下，用功以文乎下，而不見其爲在下之陽也。此惟孔子上達可以當之也。

凡九，陽也。凡陽，君也。文乎君於子，而後可以下可以藏而潛也。且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殆不易易也。惟弗用而後可也。弗用其成而可見者於未見未成，而後君子之行可以下，可以藏而潛矣。否則行必難下而難藏也。潛易易乎？潛行於行之可下可藏，所以藏乎行之用於弗用也，勿用已乎！勿用，藏用於人者也。弗用，藏用於己者也。

非下學以上達可當之哉？下學學乎己，上達達乎己，藏用以用九也。用功以潛乎其潛者也。用功如是，豈易易哉？必如是，而後能確乎其不可拔也。否則如伊如周，亦不能不少拔矣。伊之應聘，非拔乎？周之允留，非拔乎？少拔亦難下也，少拔亦難藏也。在下而學以上達，則不拔也。

或謂孔子嘗於君命之召亦不俟駕而行，似少拔也。孰知孔子而有君命之召，上達也，非拔也。浩乎見陽不見下，上之達也。不然，則爲托疾之不見陽矣，能直以命而召乎？不俟駕而行，下學也，非拔也。淵乎見下不見陽，下之學也。不然，則爲採薪之不見下矣，能不俟駕而行乎？一召一行，下而陽，陽而下也，似拔而非拔也。確乎其不可拔者也。用功之淵且浩者也，不可測也。雖聖如伊周，亦有所不知不能者也，潛莫潛於此焉者也。有惟以夷齊當潛龍者，是亦未察乎龍之潛也。皆聖皆龍也，皆龍皆有潛也。第潛於夷齊者，潛以成功也，非用功也。潛於伊周者，成功而潛者也，非用功也，雖用功亦成功也。潛於孔子者，用功而潛，潛而用功者也，非成功也，雖成功亦用功也。況孔子之用功，非惟用功於潛也。推而六位，莫非用功之位也。非成功也，成功於乾也。乾非龍也，龍以位而成也。乾則時成乎六位，而時乘乎六龍者也。不必用功而功成焉者也，大成也。大哉惟乾也。孔子之集大成，集羣聖之成也，即乾集羣龍之成者也。伊、周雖聖，羣龍也。羣雖成功，不敢居也，不容以不潛也。至若孔子之成功，自有廣居以居，而無有乎或潛者也。非惟無潛，且無見、無惕、無躍、無飛、無亢也。故曰孔子之於潛，孔子之用功也，非成功也。設伊、周而不

囿於伊周，亦非成功而潛者也。成功亦用功也。

論　中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憂難得人於中而允執也；舜以不得禹爲己憂，憂難得人於中而精一也。精於中而執之，必允無雜心也。一於中而執之，必允無二心也。莫非心也，心而主則中心，而貫則道心。人於人則不貫，不貫則比而無所主。既不能主乎人，又不能主於人人也，人亦禽獸也。人其心也，非道心也。心以貫心，而主於一人，以主乎億兆無算之人，道其心也，非人心也。人心非有減也，道心非有加也。人聚而道，道散而人，莫非心也。道乎其心者，其用心也大而難，若存若亡，似有似無，心甚微也。人乎其心者，其用心也小而易，用於此自觸乎彼，用於彼自觸乎此，彼此相觸而利害相攻，心甚危也。心如是危，又如是微，奈之何哉？惟大哉之堯自透其心，見心雖危，而若有主乎其危者，安安在中；見心雖微，而若有主乎其微者，顯顯在中。中亦心也，心之心也。象身也，身立乎天地之中，中也。中也者，主也。主乎身者，中也，心也。以身主乎人之心者，中也，心也。身以主於人之心者，中也，心也。心乎道以道人，而人乎心者亦自不容不貫而道其心也。心於道，中也。堯則允執此中以爲君。君者，中也，象心也。心在身之中，中在心之中，故名中。惟中爲均，均者，君也。允執乎中者，允執君以道其心也。道乎一己之心，以君主乎億兆無算之人之心，不惟伏羲之伏其義而已也。必洗滌乎君以主道而成象於位，位乎上天下地之中，

而允執之矣。中而必執，執而必允者，惟憂其或危也，惟憂其或微也。憂之莫解，則不容不旁求透心之人，如己之透，同見乎中之當執，執之當允，以君象中，以位尊君，而共保乎心之不危不微，化乎人、純乎道而後已也。斯人也，豈易得哉？必得人如舜而後可以解其憂也。舜何人也，人雖未及堯之大，而亦足以君也。君哉其舜也，精一人也。在堯既爲君矣，而舜何爲哉？惟精乎中，惟一乎中，惟位乎君而已矣。其曰「欽哉，慎乃有位」，精一也，位中也。位而欽而慎，位之外無雜心也，無二心也。精一也，精此中也，一之中也。精此中，一此中，所以欽此位，慎此位也。欽此位、慎此位，所以精此中、一此中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人必君，則人也。君必位，則君也。臣民亦君也。君者，均也。君者，羣也。臣民莫非君之羣也，必君而後可以羣而均也。一身，則心爲君也。君呈象於四體百骸，則元首爲君也。若臣若民莫不有身也，莫不有四體百骸也，莫不有四體百骸則莫不有元首也。莫不有身，則莫不有心也。莫不有元首、莫不有心，則莫不有君也。君莫非中也。

堯之所以必於中而允執之者，欲人人之透心也。透心則心有主，而於四體百骸可以貫也。不惟貫乎己，貫乎人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莫非人也。貫乎人，所以貫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心而道心也。道心，道其心於君也。君其心於君臣，可以羣君臣，而君臣可均也。不然，則君不君，臣不臣，不羣不均矣。君其心於父子，可以羣父子，而父子可均也。不然，則父不父，子不子，不羣不均矣。至於可以羣夫婦

而夫婦均，可以羣昆弟而昆弟均，可以羣朋友而朋友均者，莫非君其心於道也，中也。中也者，道之主也，心也，不可以不執也，執之不可以不允也。惟精惟一，而後能允執也。惟欽惟愼，而後能精一也。精一惟授禹於授位之初者，亦惟憂其心之或危或微，而亦必得透心之人，如禹之無間乎己之透心，以永保其中於君於位，而自不危不微以解憂也。解舜之憂必禹，解堯之憂必舜。堯之下不獨一舜也，何爲以不得舜爲憂？舜之下不獨一禹也，何爲以不得禹爲憂？堯惟於中而允執，非舜不能受允執也。舜惟於中而精一，非禹不能受精一也。堯授位於舜而不授位於丹朱，是允執也。舜授位於禹而不授位於商均，是精一也。於中而精一而允執，則得人亦允執而精一也。苟非惟精惟一而允執在中，何爲得舜得禹之執且允、一且精耶？

矩

學之有矩，非徒有是理，而實有是事也。若衡、若繩、若矩，一也。無聲無臭，事藏於理，衡之未懸，繩之未陳，矩之未設也。有象有形，理顯於事，衡之已懸，繩之已陳，矩之已設也。矩者，矩也，格之成象成形者也，物也。

象物而象，形物而形者，身也，家也。心、意、知，莫非身也，本也，厚也。天下、國，莫非家也，厚也，本也。莫非物也，莫非形象也。是故心、意、知，身乎身；身，身乎家；家，身乎國；國，身乎天下者也。莫非身也，莫非物也，莫非形象也。天下家乎國，國家乎家，家家乎身，身家乎心、意、知者也。莫

非家也，莫非物也，莫非形象也。

象者，象也，上之象也，凡象莫非誠於上也。形者，形也，下之形也，凡形莫非成於下也。有上下，斯有前後也，斯有左右也。一身斯有一身之上下前後左右也，一家斯有一家之上下前後左右也，上下前後左右又莫非矩之形象也。

物也，即理也，即事也。事也，理也，即物也。無物不有者矩也，不容不有者也。有矩，斯有物也，斯有身也，斯有家也。家者，形象乎其身者也。身者，形象乎其物者也。物者，形象乎其矩者也。不容不有者也，無物不有者也。不有矩，則不有物也，不有身也，不有家也，不容不有者也。有矩以矩其身，而學焉，庶乎其有身也。身者，伸也，必學必矩，則身以之而伸也。伸者身也，否則必不能伸其身於上下前後左右，猶無身也，一如上下前後左右之身何？何可以無矩於身乎？有矩以矩其家，而學焉，庶乎其有家也。家者，嘉也，必學必矩，則家以之而嘉也。嘉者，家也，否則必不能嘉其家於上下前後左右，猶無家也，如上下前後左右之家何？何可以無矩於家乎？

仲尼十五而志學，志此矩也。三十而立，立此矩也。四十而不惑，不惑此矩也。五十而知天命，知此矩也。六十而耳順，順此矩也。至於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夫聖如仲尼，自十五而七十，莫非矩以矩乎其學，學以學乎其矩。矩也者，不容不有者也。

是故矩之於學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之於曲直也，莫非事理之顯乎其藏，不容不有者也，不可以或欺焉者也。何今之學仲尼之學者，有欺之以仙術而不自覺其欺於仙

家者流也，且默以學，非仙不玄，能不爲仙家者流之所欺乎？ 有欺之以禪機而不自覺其欺於禪家者流也，且默以學，非禪不圓，能不爲禪家者流之所欺乎？ 以致身混於上下前後左右之身，而不覺其不有身也。 家混於上下前後左右之家，而不覺其不有家也。 不有家，不有身，奚有學乎？ 奚有矩乎？ 若自以調持乎上下前後左右之不遺爲有矩之學，是又欺於儒家者流，而亦不覺其不有身也，不有家也。 儒不有身不有家，不自覺者久矣。 況儒家者流，不有身不有家，而混於上下前後左右以苟成其家。 苟已已而不自覺者，亦豈一朝一夕一二已乎？

仙禪雖非儒家者流，似有身也，似有家也。 然仙惟仙乎其術，而不仙乎其仙，雖似有仙之身，有仙之家，而實不有身不有家於仙也，亦儒家者流也，不自覺也。 不自覺其不有仙之身，不有仙之家，是自欺以仙之術也。 自欺以術，術欺之也。 而仙之大矩以矩乎其仙，學於至玄，如老氏之玄之又玄者，幾乎？ 禪惟禪乎其機，而不禪乎其禪，雖似有禪之身，有禪之家，而實不有身不有家於禪也，亦儒家者流也，不自覺也。 不自覺其不有禪之身，不有禪之家，是自欺以禪之機也，自欺以機，機欺之也，而禪之大矩以矩乎其禪，學以至圓，如釋氏之圓乎其圓者，幾乎？

若仙若禪，尚有身也，尚有家也，尚有矩以矩乎其仙其禪之學，於玄之又玄，圓乎其圓，如老如釋者也。 況儒如伏羲如堯舜者乎？ 伏羲不混身於禽獸，創乎其家者也。 堯舜不混身於夷狄，紹乎其家者也。 儒之祖也，儒之宗也，自有矩以矩學，而又混乎其矩於學，渾乎其學於矩，相忘乎上下前後左右，而其圓神之贊於《易》，玄德之載於《書》者，

不啻老之玄之又玄，釋之圓乎其圓已也。若伏羲若堯舜之儒，尚有身也，尚有家也，尚有矩以矩儒之學於渾渾者也。而況仲尼之非仙非禪非儒者乎？非仙非禪非儒，則身亦非仙非禪非儒之身，身何身乎？非仙非禪非儒之家，家何家乎？

老氏、伏羲、堯、舜之身，身也。而仲尼則伸其身於老、釋、伏羲、堯、舜者也。身既伸於老、釋、伏羲、堯、舜之身，況上下前後左右之身乎？老、釋、伏羲、堯、舜之家，家也。而仲尼則加其家於堯、舜、伏羲、老、釋者也。家既加於老、釋、伏羲、堯、舜之家，況上下前後左右之家乎？

家如是家，而身如是身，不容以苟成也，必有矩。以矩學，以顯以藏，以鼓舞萬物於水土之襲，以默伸其身，默加其家於上下前後左右，而權成乎襲水土之身之家，似不有其身、不有其家，若儒家者流也。況又安身於杏壇，以家於上下前後左右，而權成安土之身之家，似不有其身、不有其家，亦若儒家者流也。嗚呼哀哉！仲尼之身之家，本欲妙有象有形於無聲無臭，以神道設教乎！伏羲、堯、舜之徒，而反不著於楊、墨之不息。楊其仙之流也，墨其禪之流也，不楊不墨而有子莫者，儒之流也。嗚呼哀哉！仲尼之身之家，不惟不著於羣流之不息，而尤不著於君子之絜矩也。矩之絜者，恐所惡之踰矩而不敢踰焉者也。君子之身之家，未成之用功也。功非學也。況《大學》乎！《大學》之矩，自矩所欲而亦無所惡，不必絜焉者也。絜非矩也。況《大學》之矩乎！大莫大於天也，而矩其天之則也。天奚有乎上下前後左右之惡，而亦奚俟絜矩於上下前後左右者乎！配家於天而身以法之，惟《大學》之身

之家可以法而配焉者也。雖身如伏羲之身，家如伏羲之家，猶有禽獸之不可混也。況仙禪之身之家有不如伏羲者乎！雖身如堯舜之身，家如堯舜之家，猶有夷狄之不可混也，況仙禪之身之家有不如堯舜者乎！仲尼之身之家，《大學》之身之家也，而矩其《大學》之柄，以配天法天者也。禽獸夷狄，凡有血氣，於天之所覆，混混乎其不區以別也。仲尼其天乎！天其仲尼乎！故凡有血氣以尊以親乎仲尼者，惟仲尼以《大學》之矩矩之，而不區以別乎禽獸夷狄於身於家，混混乎如天之無不覆焉者也。覆乎仙，覆乎禪，覆乎儒，覆乎上下前後左右，而又有莫或混焉者也。不可以或混，奚可以或欺乎！譬則衡懸於輕重而不混於輕重者也。譬則繩陳於曲直而不混於曲直者也。不可以或混，奚可以或欺乎！雖仙雖禪雖儒之大，如老氏如伏羲如堯舜，亦不可以或混也，不可以或欺也，況仙家者流乎！況禪家者流乎！況儒家者流乎！非惟理之必然，事之必然者也。有象有形，而自妙於無聲無臭，至矣。

宗旨

三代之上，宗旨出於上，皇極之類是也。三代之下，宗旨出於下，人極之類是也。宗旨出於上，雖師友不有二旨也，不有二宗也，況君臣乎？雖兄弟不有二旨也，不有二宗也，況父子乎？宗旨出於下，雖君臣猶有二旨也，猶有二宗也，況師友乎？雖父子猶有二旨也，猶有二宗也，況兄弟乎？

君臣相師，君臣相友，堯舜是也。旨出於堯而宗於舜，不有二也。父子相師，父子相友，文武是也。旨出於文而宗於武，不有

二也。兄弟相師，兄弟相友，武周是也。旨出於武而宗於周，不有二也。

且父子一君臣也，兄弟一君臣也，師友一君臣也。文武雖父子，而師而友，一君臣也。武周雖兄弟，而師而友，一君臣也。宗旨，一君臣也，不外有宗旨也。以瞽瞍爲舜之父，以象爲舜之弟，以丹朱、商均爲堯、舜之子，以管、蔡爲周之兄，似有二也，而亦不有二宗旨也。其始二於堯舜者，而終一於堯舜也。其始二於周者，而終一於周也。化之而一者，一也。誅之而一者，亦一也。此無他，宗旨出於上也。

皇極之宗旨，則宗旨也。人極之宗旨，亦宗旨也。亦可以一君臣，以相師相友，如堯如舜如文如武如周者乎？濂洛之師友，以視世俗之師友，一師友也。其視如堯如舜如文如武如周之君君臣臣而師師友友者何如？洛之父子，以視世俗之父子，一父子也。其視如堯如舜如文如武如周之君君臣臣而父父子子者何如？洛之兄弟，以視世俗之兄弟，一兄弟也，其視如堯如舜如文如武如周之君君臣臣而兄兄弟弟者何如？此無他，宗旨出於下也。

旨出於上，而下自宗之，不强用功而功無有不用也，用之而有功也，有功之切於用也，無旨而無不宗也。旨出於下而上未宗之，雖欲用功，而功或有不用也，用之而無功也，無功之切於用也，有旨而有不宗也。

乃若太極之宗旨，皇極之宗旨乎？人極之宗旨乎？宗旨出於上乎？宗旨出於下乎？意者宗旨於太極者，苟非上下以爲旨而宗之，於歷代之上，歷代之下，孰旨之乎？孰宗之乎？宗旨如人極者，亦惟歷代之上下以爲旨而宗之，而後有知所旨、知所

宗也。不然，孰旨之乎？孰宗之乎？

是故宗旨之所宗所旨，必如宗聖旨以用功而後可以言宗旨也。何也？聖旨雖出一點，欽而宗之者，盡精神矣，況一言乎。是故宗聖旨之精神，必不減於舜之宗堯、周之宗武之精神也。聖旨之旨，皇極之旨也。此外有所宗而用功，而其精神曾有若宗聖旨者乎？必若盡精神之宗所旨而後可以言宗旨也。旨之必宗者，功之必用，精神之必盡也。上也，否則下也。精神奚盡乎？精神之盡不盡，固由精神，而亦不由精神，由宗旨之所出也。上出旨以宗，精神必無分於下也。下出旨以宗，精神必有分於上也。此三代之上、三代之下之宗旨所由分也。而太極之宗旨，不於三代之上、三代之下之宗旨，不尤有所分者乎？

道學

性之於道，譬則水達於江河淮海者也。性之於學，譬則達水於江河淮海者也。道之學，性之命也。學之道，命之性也。水之自江而江，自河而河，自淮而淮，自海而海者，性也，道也。水之必江而江，必河而河，必淮而淮，必海而海者，命也，學也。學以學其道也，有道必有學，有性必有命也，而後可以達之天下也。道之中而大也，聖人之道也。道以道其學也，有學必有道，有命必有性也，而後可以達之天下也。學之大而中也，聖人之學也。

敬所

敬所，所敬者何？主敬乎？主於敬乎？主而敬乎？恐未知敬之所也。主敬作所，知敬之所矣。所於敬而主乎？所於主而敬乎？恐亦未知敬之不有所之所也。然則敬奚所乎？況敬不有所，又奚所乎？必修己以敬，乃敬之不有所之所乎？然則修己以安人，安人於修己也，奚不言敬乎？敬其所乎？修己以安百姓，安百姓於修己也，奚不言敬乎？敬其所乎？己所敬，敬所己以敬以修於己者，斯敬之不有所之所乎？必由己而修，修以己以敬，敬修於己，己也。敬己，己也。斯敬之不有所之所也。何也？惟己可以敬而主也。惟己可以敬而主也。惟己可以敬而修，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也。可以病堯舜於安人安百姓，以敬之修己，己也。然則修己以敬之敬，非敬之不有所之所乎？斯敬所也。所於己而修所敬也，敬己，己也。然則孰不己乎？孰不敬乎？必敬己於君子之己之敬，斯敬之不有所之所也，斯敬所也。又必君子於孔子之君子以己以敬，斯不主之主，不主之主，斯敬之不有所之所也，斯敬所也。敬所於讀書所而敬者，敬奚所乎？敬奚所乎？

寡欲

性而味，性而色，性而聲，性而安佚，性也，乘乎其欲者也，而命則爲之御焉。是故君子性而性乎命者，乘乎其欲之御於命也，性乃大而不曠也。凡欲所欲而若有所發，發以中也，自不偏乎欲，於欲之多也，非寡欲

乎？寡欲，以盡性也。盡天之性以天乎人之性，而味乃嗜乎天下之味以味，而色、而聲，而安佚，乃又偏於欲之多者之曠於戀色戀聲而苟安苟逸已乎？乃君子之盡性於命也，以性不外乎命也。命以父子，命以君臣，命以賢者，命以天道，命也，御乎其欲者也，而性則爲之乘焉。是故君子命以命乎性者，御乎其欲之乘於性也，命乃達而不墮也。凡欲所欲而若有所節，節而和也，自不戾乎欲，於欲之多也，非寡欲乎？寡欲，以至命也。至天之命以天乎人之命，而父子乃定乎天下之父子，以父以子，而君臣，而賢者，而天道，乃又戾於欲之多者之墮於委君、委臣、委賢而棄天、棄道已乎？乃君子之至命於性也，以命不外乎性也。凡一臭，一賓主，亦莫非乘乎其欲於性，御乎其欲於命者，君子亦曷嘗外之，而有不盡性至命於欲之寡乎！

原静

静，吾其主静而静乎？抑知止有定后静而静乎？知本通乎晝夜而動者也。能静乎，必知有所止而后有定也。乃天乎天以樂天也，又奚怨乎？乃不怨也。非不怨天於知天乎！抑莫知之而不怨天乎？不怨，乃莫知也。乃不怨，莫知也。孔子之不尤人，其知人乎！乃不尤乎！必人乎人者，乃知人也，乃不尤也。必孔子之不人於人，以人乎人者，乃知人也。必孔子之無不持載而下焉，莫不學乎其學以盡人之性於所學者，乃下無可下之也，乃知人也。乃人乎人以養人也。又奚尤乎？乃不尤也。非不尤人於知人乎！抑莫知之而不尤人乎？不尤，乃莫知也。乃不尤，莫知也。是故知孔子者，天

孔子也。天孔子者，知孔子也。孰天孔子而天乎？孰知孔子而知乎？乃莫知也。莫知，乃莫天也。莫天，乃莫知也。乃孔子之人其天以知天也，乃莫知也。乃孔子之天其人以知人也，乃莫知也。乃下也，乃孔子人也。乃學也，乃孔子天而人也。乃孔子知人不尤人也。乃孔子下也。乃孔子學也。不孔子學，不孔子下也，亦非學於下也。下學也，乃孔子下學也，乃孔子不尤人於下而學，而上達於下學也。乃莫知也。乃上也，乃孔子天也。乃達也，乃孔子人而天也。乃孔子知天不怨天也。乃孔子上也，乃孔子達也。不孔子達，不孔子上也，亦非達於上也。上達也，乃孔子上達也，乃孔子不怨天於上而達，而下學於上達也。乃莫知也。

是故天於天而不無怨者，或可知也。若孔子之不怨天者，乃天乎天也，乃莫知也。人於人而不無尤者，或可知也。若孔子之不尤人者，乃人乎人也，乃莫知也。若下或可知也，下而學，乃莫知也。若學或可知也，而學也者，學乎上之達，乃莫知也。若上或可知也，上而達，乃莫知也。若達或可知也，而達也者，達乎下之學，乃莫知也。是故必孔子其天，乃知孔子之不怨天也；必孔子其人，乃知孔子之不尤人也。不然，終莫知也。必孔子其學，乃知孔子之下學也。必孔子其達，乃知孔子之上達也。不然，終莫知也。又必孔子其下其學，其上其達，乃知孔子之下學而上達也。乃知人孔子人也。乃知孔子其人也。知人而人也，乃知天。孔子天也，乃知孔子其天也。知天而天也，乃知莫知孔子之莫知也。亦惟知天知人而莫知也，莫知之乎？孔子言莫我知也夫，莫知之乎？莫知之矣。何言知我者其天乎？孔

子言知我者其天乎，天知之乎？天知之矣。何言莫我知也夫！若天也，天其我，莫我知也夫！若我也，我其天，知我者其天乎！知我者其天，莫我知也夫！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莫我知也夫！

辯無欲

濂溪言無欲。濂溪之無欲也，其孟軻之言無欲乎？孔子言無欲而好仁，似亦言無欲也。然言乎好仁，乃己之所好也。惟仁之好而無欲也。不然，好非欲乎？孟子言無欲其所不欲，亦似言無欲也。然言乎其所不欲，乃己之不欲也。惟於不欲而無欲也。不然，無欲非欲乎？是孔孟之言無欲，孔孟之無欲也。豈濂溪之言無欲乎？且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能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以存心乎？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能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以存心乎？抑無欲觀妙之無，乃無欲乎？而妙必妙乎其觀，又無欲乎？抑欲惟徼爾，必無欲乃妙乎？而妙必妙乎其無徼，又無欲乎？然則濂溪之無欲，亦無欲觀妙之無欲乎？辯辯。

面壁

達磨，面壁人也，必非達磨一人楚楚其苦、堆堆其灰以面壁也；必有護持其面壁者，不百則十，不十則必不下三五人。不冠裳楚楚，必不楚楚其苦；而不冠不裳，不囊

篋堆堆，必不堆堆其灰而不囊不篋以面壁也。且達磨航海而來，必非達磨一人楚楚其苦、堆堆其灰以航海也；必有護持其航海者，不百則十，不十則必不下三五人。不冠裳楚楚，必不楚楚其苦；而不冠不裳，不囊篋堆堆，必不堆堆其灰而不囊不篋以航海也。航海必有護持，則面壁必有護持者可必矣。雖禿髮不冠，亦必有類冠者以飾其禿。雖負包不篋，亦必有類篋者以便其負。況衣鉢之傳，傳自達磨，而達磨之衣鉢又傳自西竺而航海，其來遠矣。航海不有衣鉢來，孰有西竺之衣鉢而來傳邪？又況衣又甚工，有山水文，鉢又甚奇，有金銀色，航海不有護持來，衣鉢孰護持而來傳邪？即其衣之工，鉢之奇，則其冠裳之楚楚、囊篋之堆堆，必不下今日之楚楚堆堆者矣。顧護持者爲何如也？必有護持其航海，乃有護持其面壁也。又必有護持其護持者，乃可以面壁也。雖然，壁之面於達磨者，達磨自面壁也，奚俟必有護持者以面壁邪？又奚俟必有護持其護持者以面壁邪？況面壁則面也，孰不有面？面壁則壁也，孰不有壁？凡壁可以壁而面，凡面可以面諸壁矣。奚必有護持，又奚必有護持其護持者而後可面壁耶？凡可以面壁，壁矣，又奚不面壁於江右，而奚必渡江之左乃面壁邪？必江右必不有護持其護持者護持於江右，乃不面壁於江右也。必江左必有護持其護持者護持於江左，乃面壁於江左也。然則有護持者矣，又有護持其護持者矣。奚不楚楚其冠裳，如南面居者之楚楚，堆堆其囊篋，如南面行者之堆堆以出面邪？又奚必於壁而面邪？

惟達磨，將以達所磨也。乃有護持人也，將以達所磨於江左也。乃有護持其護持

人也。惟達磨又欲磨所達也，乃有護持人也，又欲磨所達於江左也。乃有護持其護持人也。乃航海也，達也。乃面壁也，磨也。不達，奚得有護持人邪？又奚得有護持其護持人邪？不磨，奚庸有護持人邪？又奚庸有護持其護持人邪？必有護持，又必有護持其護持者，固達之所以爲達也。必有護持，又必有護持其護持者，亦磨之所以爲磨也。

又惟以達磨達西竺而磨，乃亦天西竺而爲天竺之達磨矣。乃亦護持其護持，如天竺以護以持，以磨以達之達磨矣。護持人邪？人護持邪？自西竺而來江之右，右其達而磨矣，非天竺之達磨也。自江右而渡江之左，左其達而磨矣，非天竺之達磨也。達以人邪？人以達邪？磨以人邪？人以磨邪？人護持其護持以面壁邪？護持其護持人以面壁邪？壁以面人邪？人以壁面邪？乃達乃磨之達磨也。

雖然，有衣之工若山水文，又必有達人與之居者，楚楚其居裳；有鉢之奇若金銀色，又必有達人與之行者，堆堆其行囊，亦已達矣，奚俟磨邪？又奚俟磨以面壁邪？必面壁以磨於已達者，乃達磨之達也。雖非佛之達也，亦佛祖達也。雖非佛之磨也，亦佛祖磨也。乃若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以服事殷，乃有《周南》、《召南》之風於周也。乃不有牆面人也。乃不啻達磨而達而磨於面壁也。面壁猶牆面而人邪？抑不爲《周南》、《召南》，乃猶牆面人，乃面壁邪？

發兄弟怡怡

恒言難兄難弟，難於何難而難耶？難

於進士其兄其弟而難耶？難於二程三陸其兄其弟而難耶？難於武周其兄其弟而難耶？抑難於上而兄、上而弟，以怡怡其兄其弟而難耶？且以兄而怡怡於其弟，以弟而怡怡於其兄，似不難於兄，似不難於弟爾。而難兄難弟，又必難於何難而難耶？亦必兄而怡怡於其弟，以兄乃難兄也。亦必弟而怡怡於其兄，以弟乃難弟也。何者？怡怡固非難也，怡怡亦甚難也。雖怡怡於仲尼者，亦必於公門之入而出，乃有怡怡如也。怡怡何其難也。怡怡非難，又甚有難於怡怡者耶？況兄況弟又若易易以比者也。易以比者，易以狎也。易以狎者，易以忤也。而兄之於弟、弟之於兄，不難於怡怡，又奚難耶？

是故兄弟而武周，其勢易以忤也。難乎其怡怡於兄弟而武周也。兄弟而程陸，其情易以狎也，難乎其怡怡於兄弟而程陸也。乃若兄弟而進士，則情則勢尤易以狎、尤易以忤者也，不又難乎？其怡怡於兄弟而進士耶？莫非以兄而易以比於弟也，以弟而易以比於兄也。乃若武之於周，周之於武，則兄則弟矣。管、蔡之於武於周，非兄非弟耶？非弟欲比於兄耶？非兄欲比於弟耶？不以幾於以兄以弟，以忤諸兄而忤諸弟耶？而兄弟怡怡於武周者甚難也。乃若程其弟於其兄者，雖自嘆不及兄之所從，而亦莫非弟欲比於兄也，不亦幾於弟之易以狎諸兄耶？而兄弟怡怡於二程者甚難也。乃若陸其兄於其弟者，雖自悔晚得弟之所蘊，而亦莫非兄欲比於弟也，不亦幾於兄之易以狎諸弟耶？而兄弟怡怡於三陸者甚難也。乃若進士其兄於其弟，進士其弟於其兄者，乃亦默以縱乎其情於用情，而默以挾乎其勢

於忘勢，將不幾於易以比而狎，易以比而忤耶？ 而兄弟怡怡於進士者，不其難耶？

是故仲尼語士於仲由，乃必以切切，乃必以偲偲，乃必以怡怡如者語之，亦必以仲由必亦難乎其怡怡如也，必亦難乎怡怡其如以切切也，必亦難乎怡怡其如以偲偲也。怡怡非難，又甚有難於怡怡者耶？ 乃又必以切切偲偲語諸朋友，乃又必以怡怡語諸兄弟者，亦必以仲由必亦難乎怡怡於其兄而弟也，必亦難乎怡怡於其弟而兄也，必亦難乎怡怡於其兄者以兄乎朋友而怡怡也，必亦難乎怡怡於其弟者以弟乎朋友而怡怡也。怡怡非難，又甚有難於怡怡者耶？ 乃若仲尼乃欲仲由必怡怡其切切於怡怡如也；必怡怡其偲偲於怡怡如也；必怡怡其兄弟者，怡怡其朋友於怡怡如也；必於朋友其長者必兄之也，必兄之於怡怡如也；必於朋友其少者必弟之也，必弟之於怡怡如也。

是故切切必不徒切切也，必切切於怡怡其如以切切也。又徒懇懇而切切於朋友已耶？ 偲偲必不徒偲偲也，必偲偲於怡怡其如以偲偲也，又徒勉勉而偲偲於朋友已耶？

乃朋乃友，乃兄弟其朋友，以尊仲尼於有親，乃不至於無父，以朋以友，以士也，乃士也。 乃兄乃弟，乃朋友其兄弟，以親仲尼於有尊，乃不至於無君，以兄以弟，以士也，乃士也。 乃士而兄，於朋友以兄，乃必不忤不狎於其兄，以比於其弟，而兄兄也，乃難兄。 若此其難，乃難兄也。 乃士於弟，而朋友以弟，乃必不忤不狎於其弟，以比於其兄，而弟弟也，乃難弟。 若此其難，乃難弟也。 乃不啻武周其兄弟也。 況程陸其兄弟耶？ 乃不啻程陸其兄弟也。 況進士其兄弟耶？ 雖然，進士莫非士也，莫非於進士也。 乃莫

進之於其所親，以親乎其所尊，以士者，非進士耶？進上其兄弟，又非有親而尊，有尊而親，以兄以弟於士耶？又非若尊乎仲尼以親，而親乎仲尼以尊，以兄以弟於士耶？必士乃有尊，以親親也，必士乃有親，以尊尊也，乃有兄，以弟弟也，乃有弟，以兄兄也。不然，孰尊尊而孰親親，孰兄兄而孰弟弟耶？又孰有難於兄難於弟以難耶？難言難言。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三卷

楚蘄後學張宿詮訂

鄧自齋説

自齋以身言自耶？以家言齋耶？以《中庸》言身耶？以《大學》言家耶？

《中庸》以身言者，必言身乃象《中庸》。何者？《中庸》不言心而言性，以性則水也，水則直透於海，海以水爲身也。不身象《中庸》，則《中庸》奚象？不《中庸》言身，則身奚言？

《大學》以家言者，必言家乃象《大學》。何者？《大學》不言性而言心，以心則海也，海則藏蓄乎水，水以海爲家也。不家象《大學》，則《大學》奚象？不《大學》言家，則家奚言？

且記《中庸》於《大學》先，先乎其身意也。記《大學》於《中庸》後，後乎其家意也。必先所先於至中而庸，其身乃仲尼身也。必後所後於至大而學，其家乃仲尼家也。

是故記《中庸》者，記仲尼其身以庸乎其禮其樂於中。記《大學》者，記仲尼其家以學乎其禮其樂於大也。乃若記《論語》者，乃記仲尼不溷身家於莫不有之身家，而身家於生民以來未有之身之家，與老者相與以安、朋友相與以信、少者相與以懷，相與事事於《中庸》其身，於《大學》其家者也。不然，何表章《中庸》、《大學》於《論語》參耶？必於《論語》事於禮樂，於《中庸》、《大學》事於身家，乃仲尼其身家也。自齋果仲尼身家言耶？

精析心髓匡廓以辯孔子之於正卯

有孔子必有正卯，即有苗必有莠，皆難以心髓辯，必皆于其匡廓而後易以辯者，莫非以心髓辯，譬則辯苗辯莠於根也，根相似而辯之難也。亦莫非以匡廓辯，譬則辯苗辯莠於實也，實相懸而辯之易也。然則心髓之可以質鬼神而無疑者，又必有匡廓以匡以廓。其心其髓如苗如莠之有實，以實其根而後可以知其爲苗爲莠，而後可以知苗知莠莫不欲並生於天，而後可以知苗之亂於莠之不可以並生乎人，而後可以知苗知莠之不可並生於人，而後可以其苗其莠之實以實乎其根者，如匡如廓。於孔子於正卯，而後可以俟諸百世之聖而不惑，而後可以其不惑於百世之聖之俟者，質諸鬼神而質也無疑，於鬼神而無疑也，無疑於不惑也。故《中庸》不徒言質諸鬼神而無疑，而必終言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不然，宋世有視宋儒以僞學者，其心髓未必不以孔子之視正卯視也，亦未必不以其心髓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也。設不有儒之匡廓，俟於宋，於今幾百世，以匡以廓，其心其髓如苗如莠之實之所以實其根者之不惑於宋於儒，孰不爲宋世之視宋儒以僞者之所惑耶？孰爲宋世？孰不爲宋世？孰爲宋儒？孰不爲宋儒？孰爲孔子？孰不爲孔子？孰爲正卯？孰不爲正卯？孰辯耶？

且孔子之於正卯，惟雜出於《家語》，而不載諸《論語》者何耶？必如鳴鼓之攻，必如以杖之叩，又必如沐浴而朝之請討於不討之討，而後爲神武不殺，於神其道以設教者，乃於《論語》載邪？乃載諸《論語》者，乃爲

無大過於學《易》邪？　乃爲潔净精微於不以力，潔净精微於以德，乃爲學《易》之可以無大過耶？　或者正卯雖未載諸《論語》，而其於《孟子》之所載者，如鄉原，如楊、墨流，即正卯流耶？　不然，孟子亦奚不於正卯辯，而於楊、墨獨辯之不置；又於鄉原，又惡之如莠，以辯之又辯，何耶？　正卯似孔子莠，而實非孔子莠也。　雖鄉原亦非孔子莠，況正卯之亂政，而非鄉原之亂德，如莠之亂苗者乎？　且如鄉原則刺之無刺者，而正卯尚有可刺者也。　然則正卯豈孔子莠耶？　又況鄉原又惟一鄉皆稱原人而已，又不如楊、墨爲天下之言所歸，斯足爲孔子亂，斯足爲孔子莠也。　故孟子不見有正卯辯，惟不得已於楊、墨辯也。　且孟子又有不得已於夷、尹、惠之析之精，以藏乎其辯於不同道者，乃深憂其聖有如夷、如尹、如惠，乃足以其聖之清，以亂孔子之可以止則止之清而時；乃足以其聖之任，以亂孔子之可以仕則仕之任而時；乃足以其聖之和，以亂孔子之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之和而時也。　乃足爲孔子莠也。　乃精析三聖之道，必不與孔子同，以藏乎其辯於不辯。　又甚乎不得已於楊、墨辯者，又有不啻於鄉原辯也。

夫鄉原之亂德，僅足爲堯舜之德亂，僅足爲斯德斯亂之莠爾。　奚足爲孔子潔净精微，以德於易亂而莠，又奚足爲孟子於孔子而勤辯耶？　況正卯又奚足見辯於孟子辯耶？　此正卯所以不見載於《論語》，而見雜出於《家語》者，尤爲不足辯也。　然否？

就如《春秋》所書所會所墮，則惟書公會，惟書叔孫、季孫墮之而已，自有毫釐不似。《家語》徒欲推重孔子，而悉以其所會所墮之得力者，悉於孔子而歸重也。　殊不知孔

子惟重乎潔浄精微，不假毫釐之力於所司所攝，而又重乎潔浄精微，以德以神其道於所教，乃《家語》之所語爲雜出語也。其不以《家語》與《論語》雜入於經書者，或者其得孔子之所重者乎？然否？

況《家語》口氣，較諸《春秋》，已有毫釐不相似者，以《家语》多雜於傳所出也。雖哀公問政有載於《中庸》者，而《家語》亦有之，此《家語》之所以爲雜出語也。自此外又間有似於《禮經》語者，亦以《禮經》語有雜於漢儒語，乃所以雜出於《家語》也。乃《家語》之不可與《論語》而同語也。

要之，《家語》似足以亂《論語》，而爲《論語》莠者，實非《論語》莠也，實不足爲《論語》亂也。況《家語》之語正卯，其亂政者又奚足爲孔子亂，又奚足爲孔子莠耶？然否然否？設《家語》所出如《春秋》所書者，果爲孔子得力事，則孔子所神所教之所事，亦不過齊桓、晉文事爾，又惡足爲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之足以起孟子所願學必有事焉事耶？然則《家語》不足爲《論語》莠，正卯不足爲孔子莠，將有不俟今日辯，而後必有析而精、明而辯者矣。第足爲孔子莠，有不啻鄉原，不啻楊、墨之足爲莠者，則又不容不述孟子不辯之辯而辯之也。昔孟子既以夷隘而惠不恭爲君子所不由，而又以百世之師居夷、惠，非不辯之辯以深藏乎其辯，於足以亂所神所教乎不世之世如孔子者乎？此非足爲孔子莠乎？

辯無父無君非弑父弑君

自老自佛以無爲極爲宗，而不知太極非極於無，乃至於并其「易有太極」之有悉歸無

而無。凡無之於楊於墨者，不此其源其流乎？是故無父之無，非不孝者可以當其無也，亦非不孝至於弒父者可以當其無也。無君之無，非不忠者可以當其無也，亦非不忠至於弒君者可以當其無也。必禽獸之煦煦於相飮相啄、相飾羽毛，而宛若有親親父子之仁，以見乎其情。於禽，如烏之反哺，於獸，如羊之跪乳，頃則所哺者所乳者莫知其爲父，而其於哺反者，於乳跪者，莫知其爲子，莫知其爲孝，莫知其爲不孝。若父若子，以喙以角以爪以牙以搏而已。又莫知孰爲父之必弒於子，又莫知孰爲子之必弒乎父，自相忘於無子無父，而後可以當無父之無也。又必禽獸之孑孑獨飮獨啄，獨飾羽毛，而宛若有尊尊君臣之義，以見乎其情。於有翼而飛如禽，如蜂之屯科，於有足而走如獸，如蟻之聚穴，頃則其科而屯者，科而莫勝其科，屯而莫勝其屯；其穴而聚者，穴而莫勝其穴，聚而莫勝其聚。君莫知其爲君，臣莫知其爲臣，莫知其爲忠，莫知其爲不忠。若君若臣，以尾以毒以嘴以刺以嚙而已。又莫知孰爲君之必弒於臣，又莫知孰爲臣之必弒乎君，自相忘於無君無臣，而後可以當無君之無也。

且如不孝至於弒父者，必欲自父其父而後必弒其父，以父其父乃得以自父也。如不忠至於弒君者亦然，乃得以自君也。然則弒父者猶有父，弒君者猶有君爾。況徒爾不孝不忠者，尤未忘情於父於君者也，能無父乎？能無君乎？必墨必楊，必禽必獸，乃煦煦若親親而愛相兼愛，卒若禽禽獸獸，莫不有愛有親而似仁以父父，乃無父也。乃孑孑若尊尊，而我獨爲我，卒若禽禽獸獸，莫不有我有尊而似義以君君，乃無君也。此無極

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尊尊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弒父弒君，乃不流於無父無君，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乃凡有血氣其尊親也。不盡不盡。

答作主

其欲某自作主，而不憑人之議論，不憑人之求，言亦切矣。人皆言某少主，奚獨某之言爲然，意者某之言未必如人之言也。然人之所謂主者則知之矣。爲農工則主於農工，商賈之議之論之求不得以入之矣。其竟也農工而已矣。爲商賈則主於商賈，士之議之論之求不得以入之矣。其竟也商賈而已矣。爲士則主於士，聖賢之議之論之求不得以入之矣。其竟也士而已矣。商賈大於農工，士大於商賈，聖賢大於士。主其大而小不入焉，可也。主其小而大不入焉，是不見大而狃於小也，而可乎？有爲農工而見於商賈者，商賈之求之議論得入焉。有爲商賈而見於士者，士之求之議論得入焉。有爲士而見於聖賢者，聖賢之求之議論得入焉。爲其爲，而他之入，似不自憑而憑人矣，似無主矣。不知其所爲者小而所見者大，奚容復自憑其小而不大之憑？奚容復自主其小而不大之主耶？農工不見商賈而商賈之憑，是無主也，猶愈於農工以終其身者也。況見商賈而憑之，是將超農工而爲商賈也，可謂之無主於商賈乎？商賈不見士而士之憑，是無主也，猶愈於商賈以終其身者也。況見士而憑之，是將超商賈而爲士也，可謂之無主於士乎？士不見聖賢而聖賢之憑，是無主

也，猶愈於士以終其身者也。況見聖賢而憑之，是將超士而爲聖賢也，可謂之無主於聖賢乎？人情恒蔽於所不見，見之未有不超之者也。農工之超而爲商賈，商賈之超而爲士，人超之矣，人爲之矣。士之超而爲聖賢，孰實超之而實爲之，若農工商賈之超之爲者耶？商賈之大、士之大，莫不見之，而聖賢之大則莫之見也。農工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商賈。商賈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士。商賈與士之大，莫不見也。使聖賢之大若商賈與士之莫不見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捨其所憑以憑之耶？豈徒憑之，必實超而實爲之，若農工之超而爲商賈，若商賈之超而爲士者矣。某之見，見人之所未見者也。某之憑，憑人之所未憑者也。則謂之見非所見，謂之憑非所憑，皆可也。未見，則非其所非矣。既見，則是其所是矣。是非者之見均也。均之不足疑也。惟自信其所見所憑之必見是於天下於萬世而已。

答戰國諸公孔門師弟之與之別在落意氣與不落意氣

意與氣，人孰無之，顧所落有大小耳。戰國諸公之與之落意氣，固也。而孔門師弟之與，曷常非意氣之落耶？戰國諸公之意之氣，相與以成俠者也，其所落也小。孔門師弟之意之氣，相與以成道者也，其所落也大。意落於小則濃，落於大則淡。氣落於小則壯，落於大則索。恒人之意氣皆然也。聖賢之意氣必落於大而不落於小也。聖賢之意必誠，誠必誠其明明德於天下之誠也。誠其明明德於天下，而意與道凝矣。聖賢之氣必養，養必養其塞乎天地之間之養也。養其

塞乎天地之間，而氣與道配矣。

若戰國諸公之意，亦不可謂不誠也，特誠其一己之俠之意耳。使去其所誠而易之以明明德於天下之誠，其不淡然也乎？戰國諸公之氣，亦不可謂不養也。特養其一己之俠之氣耳。使去其所養而易之以塞乎天地之間之養，其不索然也乎？是故戰國諸公之小，惟孔門師弟之大則可以議之。苟徒議彼以落意氣，宗此以不落意氣，議非所議，宗非所宗者也。

不落意氣之說，豈昌自今耶？當孔子之時，如聃如喜之徒，已昌其說矣。孔子憂其害道，是故有爲毋意、爲毋必、爲毋固、爲毋我者，皆絕之。奈之何後之人昌其所絕，而爲不落意氣之說，爲毋乎意、必、固、我之說也。不知盈天地間，皆意、必、固、我之盈也，雖欲毋之，而不可毋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說，雖欲昌之而不可昌也。天地之意、之必、之固、之我，生民生物而莫測者也。莫測其所以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而莫出乎其意、必、固、我之外，天地之大也。聖賢之意、之必、之固、之我，猶天地之生民生物而莫測者也。亦莫測其所以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而自莫出乎意、必、固、我之外，聖賢之大也。如軻如讓之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者，則俠而已矣。人見夫軻、讓之徒之意必、之固我之混以神也，而不知其以大而混而神。故意、必、固、我者，自天地、自聖賢以至於一節之士，以至於一民一物之微之所咸用者也。彼爲毋意、爲毋必、爲毋固、爲毋我者，亦即意、亦即必、亦即固、亦即我之用也。合意、必、固、我而範之於大，聖賢之道之所以無不範也。夫豈任其意、必、固、我之雜出而莫之範耶？意、必、固、我之雜出，

莫雜于孔子之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雜出之尤者也。孔子之道之無所不範，雖欲雜而出焉，而自不可得而出也。不可得而出，況得而害乎？而又何庸於絶乎？無庸於絶而絶者，子之創道之殷而憂其陰害乎所創也。雜於他者無害於所創，而雜於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或陰害之，子之所以絶之也，絶之則範之矣。範之則無庸乎絶不絶之贅矣。

辯志之所志者

凡志之所志，大有所不容不辯者，莫大乎志人物志之不容不辯者也。且若志人物志，不志堯舜於人物志，抑以堯舜則帝，不可以人物於帝而人物之，乃不以堯舜志之於人物志耶？然而堯舜則述之孔子者，又可以人物而人物乎孔子，而乃以孔子志之於人物志耶？是人物志之所志之大有所不容不於孔子辯也。又若志人物志，不志文、武於人物志，抑以文、武則王，不可以人物於王而人物之，乃不以文、武志之於人物志耶？然而文、武則祖於后稷者，又可以人物而人物乎后稷，而乃可以后稷志之於人物志耶？是人物志之所志之大有所不容不於后稷辯也。是非徒爲后稷辯也，無非亟爲孔子辯也。

夫惟以后稷志之於平陽人物志，而得與后稷同於平陽人物志而志之者，猶有若巫咸，有若傅說其人物焉。則人物志之所志后稷於平陽人物志者，猶無愧於后稷也，猶無愧於文、武也。乃若平陽人物，而又有若張儀、有若范睢其人物者，亦得與后稷同於平陽人物志而志之，又奚惟於后稷愧耶？雖在文、武，亦必有所愧也。其在文、武之心有

所愧者，亦無非爲后稷愧也。亦無非爲后稷爲文、武之祖，而乃爲后稷愧之混志於人物志愧也。是人物志，雖於后稷亦容不大有所辯者耶？是又深於后稷辯者，亦無非切於孔子辯也。

設志孔子於兗州人物志者，亦惟志兗州之人物，有若巫咸其人物，而又不啻若巫咸其人物，又必有若展禽其人物，有若傳説其人物，又不啻若展禽、傳説其人物。又必有若孟軻其人物，同志於兗州人物志以志焉，則亦無愧於人物志也，則亦庶幾其無愧於文、武也，即庶幾無愧於堯舜也。乃又有若漢之叔孫通，有若唐之李績，雖非有周之儀之睢之人物，是亦漢唐之儀之睢之人物，雖非有周兗州之人物，是亦漢唐兗州之人物，而亦混焉以孔子與通與績混焉志之於兗州人物志，又容不爲孔子之志於人物志愧耶？且以通以績其人物而人物乎展禽何若，亦混焉志之於人物志，雖在展禽，亦必有所愧矣。又況孔子又不以通以績其人物而混焉志之於人物志愧耶？又況以展禽其人物而人物乎孔子何若？噫，且未辯爾。且以展禽其人物而人物乎堯、舜、文、武何若？且又以堯、舜、文、武其人物而人物乎孔子何若？噫！自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其盛者，又何可不人物乎堯舜其帝，而人物乎孔子之非帝耶？又何可不人物乎文、武其王，而人物乎孔子之非王耶？又何可以非帝非王而人物乎孔子若展禽其人物耶？噫！混焉志展禽、志孔子於人物志，容不辯耶？又況志之所志之不容不辯。

又有若李耳者，蓋以李耳則仙之所宗，而志李耳者，不志李耳於仙釋志，其以李耳非仙耶？然而有若河上公之章句《道德

經》，以宗李耳者，何又志河上公於仙釋志而不志李耳於仙釋志耶？　噫！　志李耳於仙釋志，則得以仙其李耳而仙矣。　不然，若李耳者，則又仙不仙若也，容不於仙釋志以辯李耳之不志於仙釋志耶？　是又亟而深切於李耳辯者，即孟軻亟而深切於楊氏辯也，亦無非亟而深切於仙之所宗之得以混孔子者辯也，即孟軻亟而深切於楊氏之宗之得以混孔子者辯也。　又況志之所志之不容不辯。

又有若達磨者，蓋以達磨則釋之所宗，而志達磨者亦不志達磨於仙釋志，其以達磨非釋耶？　然而有若慧能之直指《壇經》，以宗達磨者，何又志慧能於仙釋志而不志達磨於仙釋志耶？　噫！　志達磨於仙釋志，則得以釋其達磨而釋矣。　不然，若達磨者，則又釋不釋若也，又容不於仙釋志以辯達磨之不志於仙釋志耶？　是又亟而深切於達磨辯者，即孟軻亟而深切於墨氏辯也，亦無非亟而深切於釋之所宗之得以混孔子者辯也，即孟軻亟而深切於墨氏之宗之得以混孔子者辯也。

合而辯之，昔之與孔子混者，惟楊、墨也，不容已於辯也。　今之與孔子混者，惟仙釋也，不容已於辯也。　況又有若列禦寇者，又有若莊周者，似楊而非楊，似墨而非墨，似仙而非仙，似釋而非釋，又莫辯其人物，而亦混焉以列以莊志之於人物志矣，不容已於辯也，亦無非以孔子之混志於人物志辯也。

噫！　奚惟於人物志辯耶？　且志名宦志之所志，及志流寓志之所志者，亦皆有不容不辯者也。　何者？　必其人物必皆可志於人物志者，乃皆可以志於名宦志也，乃皆可以志於流寓志也。　然而孔子則志之於人物志矣。　有若伊、周亦志於人物志矣。　何孔子

惟若伊、周之志於人物志，而又不若周公之志於名宦志，又不若伊尹之志於流寓志者，其以孔子未嘗有所宦若周公之宦東洛，乃不以名宦志志孔子於名宦志耶？ 亦以孔子未嘗有所寓，若伊尹之寓莘野，乃不以流寓志志孔子於流寓志耶？ 抑以孔子不可以名宦志志耶？ 不可以流寓志志耶？ 然則又可以人物志志孔子於人物志耶？ 是又不容不亟而深切於名宦志、志流寓志之所志者辯也。亦無非亟而深且切於志人物志之所志者辯也。亦無非亟而深且切於志人物志以混志乎孔子者辯也。

然則志之所志之大有所不容不辯者，非志人物志之不容不辯者耶？ 然則凡志之所志者，必有辯其志之所志而志焉，而後志之所志有所辯者，庶無所可辯也。必辯之何辯，而志之何志耶？ 必辯孔子之志於志之所志者，必不可以志人物志之所志者混志之也。必若一統志，必志文廟於壇廟志，以辯別志之所志乎孔子者，於一志以統孟軻諸子，即若文廟四配兩廡，特志之以聖賢志、大儒志，以志孔子之志於志之所志者，乃庶乎一統志統於一以志也，乃庶乎無所可辯於志之所志者也。然惟混焉志孔子於人物志，是虛志文廟志於壇廟志而志之矣，是虛志文廟志於廟志以同乎太廟志而志之矣，是虛志文廟志於壇志以同乎天地壇志而志之矣，是虛志文廟志於京師志而志之矣。 噫！ 必若志文廟志於壇廟志、於京師志，以志孔子，志乃不虛志文廟志於壇廟志、於京師志而志之矣，乃不虛志孔子志之盛於堯、舜、文、武其帝其王而志之矣。乃若堯、若舜、若文、若武，必又何若以志之耶？ 必若《四川總志》，必創帝紀以志夏禹，以志漢昭烈，於總志之

所志所總者，引伸以志堯、志舜、志文、志武於帝王志，而後志之所志乎堯、舜、文、武不志於人物志者，乃亦庶可以無辯也。

雖然，志帝王志亦甚難乎其帝其王之志於帝王志也。噫！必若志堯舜於帝王志，必志前乎堯舜而帝者，必若軒轅、必若神農、必若伏羲其帝，乃可以同乎堯舜志之於帝王志也。不然，雖帝若秦帝，可混志於帝之志耶？必若志文、武於帝王志，必志前乎文、武而王者，必若武丁、必若湯、必若禹其王，乃可以同乎文、武志之於帝王志也。不然，雖王若秦王，可混志於王之志耶？意必創帝王志於一統志，以志伏羲於帝王志，以統乎必於聖必於賢而帝而王者，以志之於帝王志，而後帝王之統一於帝王志也。乃一統志也。必創聖賢志於一統志，以志孔子於聖賢志，以統乎不必於帝不必於王而聖而賢者，以志之於聖賢志，而後聖賢之統一於聖賢志也。乃一統志也。必創大儒志於一統志，以志周敦頤於大儒志，以統乎儒之必若敦頤之可以希聖希賢而大而儒者，以統志之於聖賢志，而後儒之統一於聖賢志也。乃一統志也。而後人物志之所志者，又奚得混所創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況李耳、達磨雖不志於仙釋志，而亦仙釋之所宗者，又奚得混所創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又況若儀、若睢，若通、若續其人物，亦不得與志之所志后稷、巫咸、傅説、伊尹、周公、展禽之所志混矣。又奚得混所創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又況若稷、若咸、若説、若伊、周、若展禽其人物，又奚得混所創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是亦不徒爲凡志之所志人物志者辯也，亦無非爲凡志之所志人物志，以混志孔子於人物志者辯也。亦無非爲莫大乎志人

物志之不容不辯其志之所志者辯也。辯辯。

或問欲續修《湖廣通志》者，則將何以志乎？通志以通以志，湖廣司府州縣之大，有所不容不續以修者耶？抑或大有所不容不辯，以辯通志之所志所續以修者耶？噫！大有所不容不辯者，莫大於安陸州而承天府也。何者？自安陸州未陞承天府而辯之，則安陸州雖有藩封封之於其州，而安陸州猶以州而州焉，猶臨濠也，猶北平也。猶臨濠而未府之以鳳陽也，猶北平而未府之以順天也。彼以通志修之續之於正德間者，惟以藩封所封之宗派，所封之歲次，修之續之，於志《安陸州志》而已，可也。然於嘉靖初又以通志修之續之者，亦惟以藩封由封之起跡，由封之繼統，修之續之於《安陸州志》而已，可耶？何也？混焉於通志之所志州志者，無所別也。容不辯其不可與州志之所志者混耶？自安陸州已陞承天府而辯之，則承天府雖不有藩封封之於其府，而承天府亦不徒以府而府焉，猶鳳陽也，猶順天也，猶以鳳陽而府臨濠也，猶以順天而府北平也。彼修《興都志》而未續其所興於通志，及修《承天大志》亦未續其所大於通志，亦惟志其所興所大於其府，猶夫志府志而已，可也。乃若欲於通志而續修於即，則又不容不以其所興所大之所志者修之續之志之於通志矣。而又惟以通志之志府志志承天府，於湖廣所屬府之所志而已，又奚可耶？何也？又混焉於通志之所志府志者，無所別也。又容不辯其不可與府志之所志者混耶？

雖然，通志欲通其所興所大而志之而修而續之於通志，亦通之志之，非易易也。何也？且以安陸州而擬焉，雖猶夫臨濠也，而又非易易可以臨濠擬也。雖猶夫北平也，而

又非易易可以北平擬也。況以承天府而擬焉，雖猶夫鳳陽也，又可易易以鳳陽擬耶？雖猶夫順天也，又可易易以順天擬耶？是又不容不辯，而又難乎其辯者也。然則即欲於通志而續而修之者，必若何以辯以續《興都志》及《承天大志》相通焉，志之於通志以修而後可無辯耶？必若《四川總志》之總夏禹、漢昭烈於《帝紀》以志之、以修之、以續之於通志，則庶乎其可耶？

噫！總志之所總而志者，總乎古而志之，則難而易也。通志之所通而志者，通乎今而志之，則易而難也。是亦不容以不辯，而亦難乎其辯者也。然則必又何若以續以修通志之志其所興所大者而後可耶？而後可無辯耶？亦必若一統志之志壇廟志於京師以通之，以志之於通志而後可也。亦必若欲創乎帝王志以志其所興所大者於通志而後可也，而後可無辯也。是又附辯以辯辯。乃又有欲於通志以修以續以通以志乎周敦頤志於通志者，亦惟若欲創乎大儒志以志敦頤之所志於通志，而不以昔之通志志敦頤於永州人物志而後可也，而後亦可以無辯也。不然，則永州其人物，有若鄭產，則前乎敦頤而志之於人物志者，得以混敦頤於其前也。雖未可擬展禽其人物以混孔子於其前者，而亦敦頤之展禽也。又有若張韶，則後乎敦頤而志之於人物志者，得以混敦頤於其後也。雖未可擬叔孫通其人物以混孔子於其後者，而亦敦頤之叔孫通也。噫！必創大儒志於通志以志敦頤志而後可也，而後可無辯也。而後有欲於一統志續而修之者，必以即之欲於通志之所修所續者爲張本也。

且《一統志》之於《興都志》之所興，及《承天大志》之所大，亦不容不辯以續而修之

於數年間矣。或者先乎通志之欲續欲修而志其所興所大於一統志之所志焉，則一統志又爲通志之所取法者也。然則又奚啻爲通志之所取法已耶？必爲志十三使司志之所取法者也。惟通志之欲續欲修在即，乃惟以通志之取法言也，乃惟以通志爲張本言也。

是故大有所不容不於人物志以亟以切以深於孔子之混志於人物志以辯者，亦無非爲取法辯也。乃又附辯其所興所大於安陸，而承天之所志混於州之志、府之志於通志以辯者，亦無非爲張本辯也。又不容不辯。敦頤亦不可以人物志而混志之於通志以辯者，亦無非爲張本辯也。亦無非爲帝王統，爲聖賢統，爲大儒統之必一之於一統志，爲取法辯也。

噫！爲一世張本辯，爲一世取法辯，則辯之若易易耳。然而必辯之至於無所容辯，而後創之爲萬世張本，爲萬世取法，雖萬世亦無復可辯其所辯者，是辯又容易易辯耶？何者？莫非聖賢也，孔孟其敦頤所希之聖賢耶？莫非大儒也，敦頤其孔孟所興之大儒耶？噫！亦甚難乎其辯矣，亦甚難乎其辯矣。乃又附辯以辯辯。

補志之所志者

《大明一統志》志文廟於壇廟志，而壇廟志之志其所尊所親者，則始之以志天地壇志，蓋志乎其所尊焉者也；繼之以志太廟志，蓋志乎其所親焉者也；終之以志文廟志，蓋志乎其所尊所親焉者也。要皆壇廟志之所志於一統志，以一以統以志之於大明，以大明乎其所尊所親焉者也。夫志天地壇志，則志乎其所尊之父母於一統志之志壇廟

志矣；志太廟志，則志乎其所親之父母於一統志之志壇廟志矣。然而志文廟志則又何所尊何所親何所志之於一統志之所志於壇廟志耶？亦無非以孔子則文乎父母之尊而尊，文乎父母之親而親，自致凡有血氣莫不尊之以尊，而自尊之於文廟，若尊乎其所尊之父母以志文廟志之所尊焉者也。自致凡有血氣莫不親之以親，而自親之於文廟，若親乎其所親之父母以志文廟志之所親焉者也。乃志文廟志於壇廟志，亦自若志天地壇志於壇廟志也，亦自若志太廟志於壇廟志也，亦自若志壇廟志於一統志也，乃一統志也，乃《大明一統志》也。

然則志文廟之所志者，志孔子於所尊也，志孔子於所親也。夫何混焉志孔子於人物志耶？又何志孔子於有所不足尊，於有所不足親其人物而混焉志之於兖州人物志耶？乃若展禽其人物，則志之於有周人物志，則有周之人物矣，則和聖之人物矣，則不啻兖州其人物之人物矣。雖非在所尊所親之於文廟者，而亦可敬可愛者也。以若是可敬可愛之人物而混焉，與志諸文廟之所尊所親者以志之人物志，猶不無愧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者矣。况又有不若展禽之可敬可愛者亦混焉志之於人物志，不尤有愧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者耶？

然則欲志孔子志於志之所志者，必若志文廟志，特志於壇廟志，而不以文廟志混志於祠廟志，而後孔子之尊親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者，乃自不與人物之可敬可愛者混也。又況其人物之有不若其人物之可敬可愛者，又奚得與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者混耶？必若是以志孔子於一統志，而後志文廟志之所志所尊所親乎孔子於一統志者，不

虛志之於一統志也。又必若是以志孔子於一統志，以統乎孟軻及孔孟之及門者，以一之於孔孟之統，而志之於一統志，而後一統志之志人物志者，不惟不得以其人物志所志之人物與孔子混，而人物志所志之人物，亦與孟軻亦有不得混焉者也。即若展禽其人物，雖與孟軻亦且有不得混者，又況得與孔子混耶？是皆必若志文廟志之志於壇廟志，以志孔子，以志孟軻，以統乎及門者於一而志之於一統志，必不若志人物志之於兖州志以志孔子、以志孟軻、以志及門者於人物志，而後一統志之志孔志孟者，乃尊乃親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於一統志之所志焉者也。噫！孔孟之得以尊親於文廟者，以孔則至聖也，以孟則願學至聖者也，且以孔以孟以至聖之學以致及門之諸賢，莫不尊之親之若父若母，以尊以親而自致凡有血氣之莫不尊親，亦無非以孔以孟以及門於孔孟之相親，以尊於一時，乃有尊親孔孟於萬世也。是故將來志文廟之所尊所親於壇廟志、於一統志者，亦惟志孔志孟，志孔孟之及門於文廟已也。此外有若漢、唐、宋其儒其人物，悉皆不以志於文廟志也。必若是以志，乃有補於文廟志也，乃有補於《大明一統志》也。是補小補已耶？是又以其所補附諸所辯，無非有所辯而後有所補爾。

噫！凡志之爲志者，即寘所止於心以爲志也。噫！凡志之爲志者，即識所止於心以爲志也。是故方以寘心所止爲志，以志者志也，即寘乎心之所止於縣於州於府於京師而無異志者志也，即民之所寘於邦畿以止以志者志也。是故策以識心所止爲志，以志者志也，即識乎心之所止於縣於州於府於司於京師而無遺志者志也，即《詩》之所識於邦

畿以止以志者志也。

是故孔子志學而止於至善其學，志道而止於至善其道，即民之所志所止於邦畿，若止於京師者，則京師其至善也。志也，志孔子志也。是故志孔子所志所止於文廟志，而又志文廟所志所止於京師志，即《詩》之所志所止於邦畿，若止至善者，則至善其京師也。志也，志文廟志也。是故志者志也，即有孔子志則有所志文廟志之志於京師志者，自志之也。志也，即寘心爲志志也。是故志者，志也，即其文廟志，則其所志孔子志之志於至善。志者，自志之也。志也，即識心爲志志也。是爲志之爲志，志也。即民所志，志也。即志孔子，志也。是爲志之爲志，志也。即《詩》所志，志也。即志文廟志也。即志志也。即志志也。并附諸所辯所補云。

與艾冷溪書

言心、言性、言道者，公之所熟言者也，似無俟於再言。但言心而未言心之所在，於大而學之，則士農工商莫非在，莫非心，心心各在，各在心足，終身莫知此心之《大學》矣。言性而未言性之所率，於中而庸之，則士農工商莫非率，莫非性，性性各率，各率性成，終身莫知此性之《中庸》矣。

《中庸》，象棋子也。《大學》，象棋盤也。對着是棋，於上惟君臣，堯舜以之。對着是棋，於下惟友朋，仲尼以之。故達道始屬於君臣，以其上也；終屬於朋友，以其下也。下交於上，而父子、昆弟、夫婦之道自統於上下而達之矣。夫父子、昆弟、夫婦，固天下之達道也，而難統乎天下。惟君臣而後可以聚

天下之豪傑，以仁出政，仁自覆天下矣。天下非統於君臣而何？故唐虞以道統統於堯舜。惟友朋可以聚天下之英才，以仁設教，而天下自歸仁矣。天下非統於友朋而何？故春秋以道統統於仲尼。

然此亦非公之所熟言者耶？熟言而又再言，似贅言矣。況又別言君臣於堯舜、友朋於仲尼，似又涉於言之支也。殊不知君臣友朋，相爲表裏者也。昔仲尼祖述堯舜，洞見君臣之道，惟堯舜爲盡善矣。而又局局於君臣以統天下，能不幾於武之未盡善耶？古此友朋之道，天啓仲尼，以止至善者也。謂仲尼賢於堯舜，謂非賢於此乎！且君臣之道，不有友朋設教於下，不明。友朋之道，不有君臣出政於上，不行。行以行道於當時，明以明道於萬世，非表裏而何？某欲再言者，言及此也，豈贅言耶？

又與艾冷溪書

某靜夜爲公細搜，天下無一空處可補，以報朝廷。惟仲尼之道，海内寥寥莫聞，誠爲一大空爾。此空一補，豈小補哉？補之何如？亦不過聚英才以育之，將使英才佈滿於下以待上用，即周子所謂善人多而朝廷正，天下治矣。補報亦豈小哉？且有大精神力量而後能補此大空。公精神力量不可謂不大矣，但恐抵家，日見人之華屋，便以己屋之不華爲空；日聞人之多田，便以己田之不多爲空。日亦急急思所以補之也，又何暇於補天下之大空耶？縱有大精神大力量，惟在華屋多田以洩之耳，大安見其大哉？某至此，又欲再言。言愈謬矣，何敢再言。乃敢乘此南還新味，忘分再言，以冀補空於

萬萬也，何如？

題仁爲己任

仁，人也。人人相形，人己乃形。形於上者存乎人，爲仁則由己也，顔子事之。形於下者人而仁，仁以爲己任也，曾子重之。事仁者必竭才，必短命而死。重仁者必戰兢，必死而後已。乃若孔子之爲人也，發憤忘食，何竭才耶？樂以忘憂，何戰兢耶？安仁者也，不知老之將至，何死而後已耶？仁者之所以壽也。有志於仁，以默識爲宗，識曾耶？識顔耶？識孔耶？抑於己於仁，識不識耶？

辭唐可大餽

分人以財，不過謂之惠。惟爲天下得人，乃可謂之仁。蓋以人則財之本，而有人自有財。得人則財不必分，而財自得於人之得矣。奚啻惠之而已哉？將見老者以得人而安，朋友以得人而信，少者以得人而懷，莫非以朋得朋，以友得友爲得人。則共乎十數年所得之朋、所得之友雖老，而懷少之本自有所由起。以致後乎十數年所得之朋、所得之友或少，而安老之本自有所由繼。相繼相起於朋友之得以得人，若可大可得爲我朋爲我友，共學以安老懷少，則自有祿於學之共，而天下自歸仁，而飽於仁，不必分財以惠人矣。何其仁耶！

聚和率教諭族俚語

茹藿自忖德素未修，本不足以協人心。癸丑正月，顧長少謬推率教，固辭弗獲，乃勉强矢志，奮衰振朽，蚤夜以思。上思君之所以善其治者，以有國家之教也；下思民之所以善其俗者，以有鄉學之教也。

本族鄉學之教，雖世有之，但各聚於私館，棟宇卑隘，五六相聚則寥寥，數十相聚則擾擾，爲師者不得舒暢精神以施教，爲徒者不得舒暢精神以樂學。故今總聚于祠者，正欲師徒之舒暢也。

況聚於上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上族之親；聚於中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中族之親；聚於下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下族之親。私館之聚，私念之所由起，故總聚於祠者，正以除子弟之私念也。

且不惟可以除子弟之私念，凡爲父兄者朝夕相顧，子弟亦因以相親相愛。每月朔望，自率教以下十二人，同祠首相聚一堂，樂觀子弟禮以相讓，文以相勗，懽如翕如，而相親相愛之念亦皆油然而興矣。故總聚於祠者，又以興長上之親愛也。

夫教既總矣，然又各歸各饌，則暑雨祁寒，子弟苦於驅馳，父兄心亦不安。故不分遠近貧富，必欲總送饌，所以省驅馳，以安父兄之心也。饌既送矣，然又各歸各宿，則晨出夜入，子弟襲以遊蕩，師長教亦不專，故不分遠近長幼，必欲總宿祠者，所以防遊蕩，以專師長之教也。若貧者以人單力薄而有送饌之慮，是謂無遠慮矣。獨不聞孟氏寡母，尚不憚三遷之勞與費，以教其子，何慮一送饌耶？富者以溺愛姑息，而有宿祠之憂，是

謂無大憂矣。亦不聞孟氏孤兒，而不顧三遷之近與遠，以養其蒙，何憂一宿祠耶？

或者父母偶感本身失調，審其輕重，處有常條。或者父母逢旬，本身初度，審其誕辰，處有常條。或者伯叔吉凶，外戚慶弔，審其親疎，處有常條。子弟方婚聘者、婚娶者、婚畢者，既聚於祠，不許擅歸，審其臨期，處有常條。子弟舊業農者、工商者、僧道者，既聚於祠，不許擅往，審其緩急，處有常條。凡大小筵飮，公私雜會，不許擅赴，審其當否，處有常條。況半年之後，試子弟有生意者，必有權宜之處；三年小成，又有通變之處；十年大成，則子弟不論貧富，其冠婚衣食，皆在祠內酌處。爲父兄者，勿懷淺近之慮，卑小之憂，以誤子弟所學。勿聽無稽之言、無根之謀，以亂師長之敎。勿容閑人，私令小者陰報家事雜詞。勿狗婦人，私令婢者潛送菓品玩好。勿縱以子弟盛飾，勿快以子弟厚味。凡一語一默、一飮一食，皆欲父兄撙節之者，所以嚴外訪之防也。

自二月一日爲期，在師長亮能以此相勸，子弟可不以此相勉；父兄亦能以此相守，妻孥可不以此相順。其在外姓父兄子弟，幸以相體，本姓決不敢以親疎分厚薄也。上有年邁行高，下有年富力强，不與師長及率教等項，及在祠子弟之列者，莫不以此相勗。茹藿敢不以此懲忿窒慾，以補素之所未修者；敢不以此遷善改過，以補素之所未修者；敢不以此敬老慈幼，以補素之所未修者；敢不以此信友報君，以補素之所未修者。伏惟合族長少，同心體悉，以圖成功，則不惟不負宗祖，亦且表率後嗣，不一世獲慶，亦且永世有賴矣。謹諭。

聚和率養諭族俚語

茹芹自幼安於親之所養，莫知其本於君之所賜。夫我之田産，由於親之所遺，似非君之賜也。我之形軀，由於親之所生，亦非君之賜也。故視君田糧之征，若費在我之財。視君丁糧之征，若勞在我之力。分雖勉强輸納應承，亦不過苟免刑罰而已。自究其心，豈真樂於盡分以報君之賜耶？況推是心以往，惟憂其財之費也，又憂其不容以不費，則必千思萬慮，甘費其財，以行賄賂，以求免其所重費，又圖僥倖以蠲免其所輕費而後已也。惟憂其力之勞也，又憂其不容以不勞，亦必千思萬慮，寧勞其力以作奸弊，以求匿其所重勞，又圖苟且以隱匿其所輕勞而後已也。故推是心以處一族，則惟欲一族以替其費與勞耳，而一族之失養莫知恤也。推是心以處一房，則惟欲一房以替其費與勞耳，而一房之失養莫之恤也。甚至推是心以處同胞兄弟，則惟欲兄弟以替其費與勞耳，而兄弟之失養莫知恤也。兄弟因之以相忤，一房因之以相殘，一族因之以相戕，不惟忘君之所賜，亦將失親之所養矣。即此以究其心，誠何心哉？

癸丑正月，合族始聚以和，和聚於心，始知養本於君之所賜也。我有田産，不有君以統於上，則衆寡相争，田産不得以相守也。今我得以守其田産者，得非君所賜歟？我有形軀，不有君以統於上，則强弱相欺，形軀不得以相保矣。今我得以保其形軀者，亦非君所賜歟？知其賜之難報也，故已設率教，又設率養，以報其賜。知其養之難率也，故設輔養者以維其輔。又知其養之難維也，故

另設一十二人總管糧於四季，二十四人分催糧於八節，七十二人各徵糧於各候。各候完訖，類付於八節之所催者。八節完訖，類付於四季之所管者。四季完訖，類付於維養者，交收轉付輔養，以俟率養之所率矣。或者各候糧有未完，則必達於各節。各節糧有未完，則必達於各季。各季糧有未完，則必達於維養者，轉達輔養，以達率養，以審其情，以達於率教。教之不改，然後呈於官司，俾各由漸而化，同樂於盡分以報君上之賜也。

凡屬於徵糧者，勿謂催糧爲逸，以惰其所徵也。屬於催糧者，勿謂管糧爲逸，以惰其所催也。屬於管糧者，勿謂維養者爲逸，以惰其所管也。豈知維養者同輔養以從率養，四時相聚，不敢少逸於四時。管糧者，一人管於一月，不敢少逸於一月。催糧者，一人催於一十五日，不敢少逸於一十五日。徵糧一人止徵五日，五日乃可以少惰耶？況徵糧者有能常懷報君之心，而樂於盡分，則又當引而進之矣，何可以少惰邪？率養苟不盡分，亦當自慚而退矣，安敢以少逸耶？必不敢以逸率其所輔，必不敢以逸率其所維者也；必不敢以逸率其所養，必不敢以逸率其所催徵者也。必不敢以逸率己以不盡其分之所當盡焉者也。

故凡田糧之徵，敢不樂於盡分以輸納耶？丁糧之徵，敢不樂於盡分以承應耶？又豈敢妄費其財以行賄賂，以求免其所費耶？又豈敢徒勞其力以作奸弊，以求匿其所勞耶？又豈敢欲一族一房及同胞兄弟以替其費與勞耶？又豈敢不知恤同胞兄弟及一房一族之失養耶？惟不敢不期兄弟之相忤者以相翕也，惟不敢不期一房之相殘者以

相協也，惟不敢不期一族之相殘者以相睦也，惟不敢不自率其性以率吾親之所養以報吾君之所賜也。謹諭。

聚和老老文

伯父煥宇公屆七十。七十曰老。率教茹藿、率養茹芹，輔教聲雅、世華、定宇，輔養聲珮、慎夫、廷望，維教養明宇、輔宏、孔瀾、卿耀相欲汝元撰文以老老焉。汝元乃撰所欲者曰：「欲貨色，欲也。欲聚和，欲也。族未聚和，欲皆逐逐，雖不欲貨色，奚欲哉？族既聚和，欲亦育育，雖不欲聚和，奚欲哉？聚和有教有養，伯叔欲率未列於率，惟朝夕與率，相聚以和，育欲率也；欲輔未列於輔，惟朝夕與輔，相聚以和，育欲輔也；欲維未列於維，惟朝夕與維，相聚以和，育欲維也。育欲在是，又奚欲哉？昔公劉雖欲貨，然欲與百姓同欲，以篤前烈，以育欲也。太王雖欲色，亦欲與百姓同欲，以基王績，以育欲也。育欲在是，又奚欲哉？仲尼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國、欲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意、欲致知在格物，七十從其所欲，而不踰平天下之矩，以育欲也。育欲在是，又奚欲哉？汝元亦奚欲哉？惟欲相率、相輔、相維、相育欲於聚和，以老老焉，又奚欲哉？」

修聚和祠上永豐大尹凌海樓書

蒙示明哲保身之學。熟察我翁一言一動，無非學以保身，所示不爲虛矣。惟謬見則以身有在而後不容以不保，身在尊而後不敢以不保。如身在農、在工、在商，身在卑也，不保，未有不殞其身者也。是身有在不

容以不保也。又如身在士，由士而仕，身日尊矣。身之尊者，言足以興，默足以容，信不敢以不保也。

今某不農、不工、不商，身已不在卑矣，保身何爲？況又不士，何由以仕？身已不在尊矣。身不在尊，雖言不見其言，雖默不見其默，何足以興，何足以容，雖欲保身，保身何爲？某所以如痴如顛者，以身之無在也。無在而求有在之不暇矣，何暇於身之保耶？

文王之不暇食，亦以身之未有在也。不然，何致羑里之囚？囚其身者，似不知所以保其身也。《詩》美文王爲明哲保身者，保之於身尊之後也。仲尼之席不暇煖，亦以身之未有在也。不然，何致陳蔡之厄？厄其身者，似不知所以保其身也。而仲尼獨誦明哲保身之《詩》者，得非思保之於身尊之後耶？我翁雖時時事事盡保身之學，謂之保身於官則可矣。若謂保身如文王、如仲尼，則未也。我翁以爲何如？

又書

樵語一軸，雖達鄙情，然實欲父母謀出樊籠，而爲大道之宗主也。若在樊籠戀戀，縱得以展高才，不過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於大道何補？直須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復生於世，則大道有正宗，善人有歸宿，身雖不與朝政，自無有不正矣。大道之明，莫明於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明大道者，亦惟出身於春秋以與國政，於朋友之交信也，何嘗戀戀樊籠？且樊籠甚窄，而又多猜多忌，縱有高才，從何以展？此在父母不可不早謀也。如謀出身爲隱士，而無補於朝政，是欺君矣。欺君

之人，安能主明大道，必不敢爲父母設此拙謀，以蒙欺君之誅也。即欲父母出身爲伯夷，爲下惠，是亦爲謀之拙者也。何敢欲父母爲隱士耶？無非欲父母出身以主朋友之大道，而繼孔子之賢於堯舜者也。堯舜，立政之盡善者也。孔子，設教之至善而身不與政者也。不與政而賢於立政。然則出身以繼孔子，以主大道之宗，其於朝政豈小補哉？伏惟并樵語詳加察焉，不勝幸幸。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四卷

楚蘄後學張宿詮訂

原避遭

吉凶悔吝生於人之動者，必本於天地之風雲雷雨，帝王之喜怒哀樂，以爲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者也。不自有吉凶悔吝，而自能爲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者，惟天地帝王。譬則易也，堯舜其易乎！仲尼其易乎！易未成而欲有爲以成易者，能無吉凶悔吝乎？不然，祖述堯舜如仲尼者，宜乎無不吉矣，奚有微服過宋之凶悔吝乎？以易未成，不免有爲以祖述，祖述不免以有爲。未中而庸，喜怒哀樂亦未中而和也。天地其能位乎？而況能如天地以天地乎風雲雷雨，爲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者乎？然則仲尼不自有吉凶悔吝而易乎？必易而能爲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而後爲仲尼自有生民以來未有之夫子，不啻大人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又況自有生民以來之聖人，莫盛於仲尼，而聖人之若吉若悔若吝，亦莫可勝數於仲尼矣。吉又奚勝數乎？或者以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爲仲尼之吉者乎？果其吉乎？必易而不自吉凶悔吝，而能吉凶悔吝乎人之若大若小者，乃其吉也，乃足以償所遭於所避也。仲尼其易矣乎？

遺言孝感❶

昔年如彼而遭，如彼而得避矣。今年如此而避，又不覺如此而遭矣。如之何？如之何？聞孝感爲我而避者有數十，惟未如徑泉隨我避之遠也。又聞爲我而遭者有十數，亦惟未如徑泉先我遭之甚也。不忍言，不忍言。幸而遭於昔年，得避於昔年者，必天令我得葬父母也。不然，昔年之遭，不減於今年之遭，能得避耶？得避而避者，固天也。不得避而避者，又非天耶？何怨何怨。

一代自有一代故事，黨人避遭，漢代故事也。清流避遭，唐代故事也。僞學避遭，宋代故事也。孝感於我昔年避遭故事，已不下漢不下唐，不足言矣，且不下宋僞學。而避遭於我爲今代故事者，後代不知又何言也？我又何望孝感顧我於今之避遭，❷又爲一故事，❸欲爲於一代者，則不敢不於孝感望也。何者？望於湖廣城收我骨骸，及改蘭洲，或招其魂，又改仰雲，并徑泉，❹同德崇，❺與臺老合爲一墳於孝感，是望也。設春秋祭於求仁會館，是望也。或望收我骨骸，率會友葬江西吉安永豐，❻同我父母合爲一墳於梁坊夫山上，即以此避遭之言滿紙者，立石於墳前山之下左坪，❼亦設春秋祭，是望

❶「孝感」二字，《遺集》無。
❷「何」下，《遺集》有「敢」字。
❸「事」下，《遺集》有「於一代耶第有一故事」九字。
❹「并」，《遺集》作「同」。
❺「同」，《遺集》作「并」。
❻「友」下，《遺集》有「送」字。
❼「即以」至「左坪」二十字，《遺集》作「立石於山之墳前立亭於山之下左坪」。

也。是望爲一代故事望也。❶

上祁門姚大尹書

爲辯妖事。且妖生於心者，❷必有妖言；妖形於言者，必有妖事；妖著於事者，必其所交於平日者必有妖人也。

元自幼所交，不暇歷歷辯。惟辯自庚申北往，則其所交而同往者，則湖廣孝感已故程後臺其人也。其名則學顏，而其官則太僕寺寺丞也。及抵北，則其所交於北以朝夕者，不一其人，何嘗有一妖人以相交乎？❸而因程以首交程之鄉同年者，則湖廣麻城耿楚侗其人也。其名則不俟名，而官之於北者，則侍御史也，今官則福建巡撫也。因耿而與今之閣下張公太岳官司業，時講學於北之顯靈宮，即覩此公有顯官，有隱毒，凡其所講者，即唯唯，即不與之辯學是非，而即憂其必有肆毒於今日也。❹且此公退即對耿言：「元本一飛鳥，爲渠以膠滯之。」然元亦即對耿言：「張公必官首相，必首毒講學，必首毒元。」耿即笑而對言：「此公腰不健，未必有官顯於首相也。毒何由肆？」及辛酉，又自北而南，則與錢懷蘇朝夕講所學，且同南遊福建，訪於林，其林名號不暇上於書也。而錢其名則同文，其官則刑部郎也。時與錢又與丹徒朱錫號圖泉嘗官章州教授者，亦同南遊，而相與講學於林宅五十四日，即知林之

❶「也」下，《遺集》有「萬曆己卯三月望前一日夫山梁柱乾汝元遺言」十九字。

❷「爲辯妖事且」五字，《遺集》作「汝元奉票以妖犯緝拿是以汝元爲妖人也元敢不辯元竊以」。

❸「何嘗有一妖人以相交乎」十字，《遺集》無。

❹「毒」下，《遺集》有「日果肆毒」四字。

所學非元所學也。即與錢、即與朱即圖旋，又遇耿於彭澤，一宿即別。入寧國，會羅近溪，官知寧國者。時元被已故嚴相毒，即同今日密拿毒，幸羅幸錢得免其所毒者。且錢以同遊而又同被嚴毒，是同在井，誰救井中人也？不然，錢欲同避嚴同遊同講同學同朝夕矣。錢乃不得已復官，而以夫馬送元往耿衙。而耿又以舍人送元旋湖廣孝感，同程二蒲名學博官知重慶者入重慶，相朝夕講學三年矣。初抵重慶，即值白蓮賊發，不滿一月而破一州六縣，即亦不滿一月而滅白蓮賊，雖皆程之功，元不貪之爲己力。然元亦不無一二力之與也。刻有《重慶稿》可據。且程必不忍坐聞坐視元之遭毒，而必不容不出身持《重慶稿》爲元辯也。❶又及己巳冬，聞錢去世，即往哭之。輒往杭會講學者，便與夏見吾名道南以官梧州僉事起，復過杭而會，是亦素相與講學人也。壬申春，又往道州，會舊交周合州名溪相，❷嘗官揚州二守，即與周秋旋孝感，即又往黃安會耿，相朝夕以講學幾一年矣。而耿即笑言：「張公果顯官於首相矣。庚申所言，果有驗矣。而所言所隱毒者，亮不有也？」元即復其所笑：「逐日乃驗，逐日乃有。今日不得耿來對言一笑，❸果驗於昔日者，又果有驗於今日也。❹且耿季弟叔臺名定力，今官兵部郎者，其所交則以文相透，雖不如錢如程，以學相透於相交，而亦不啻伯兄耿巡撫，❺以情相交相厚已也。

❶「而」下，《遺集》有「死」字。
❷「溪相」，《遺集》作「良相」，是。
❸「日」，《遺集》無此字。
❹「有」，《遺集》無此字。
❺「伯」，《遺集》作「其」。

凡上所辯者，未有一晝虛其所辯者也。❶虛辯且未有，況敢有妖言乎？又況敢有妖事乎？又況敢有藏逆於妖乎？莫非由於心不有妖生，而人不有妖交也。又況元自湖廣而旋，以葬父母爲事，豈有妖事以事乎？凡言葬事，皆古禮所言，❷豈有妖言以言乎？❸凡以葬事來弔，其人又豈妖人相交以交乎？❹又況自戊寅二月二十日爲避毒來弔祁門胡時和廬墓，至此春三月，一期餘矣。惟有《原學原講》萬餘言，何嘗有一妖言乎？又何嘗有一妖人以共事妖事乎？夫有妖言而與時和言，惟天知、惟地知、惟二人知，誠難辯也。設所爲有妖事，所交有妖人，則不惟天知、地知、二人知，地方無不知矣。又奚俟於若是辯乎？

獄中上書，漢有鄒陽而立出於獄者，今元事非鄒，而言亦非鄒，或者所講所學亦非鄒也。第同獄中上書，乃敢引之，以明獄中上書，可免其書所上於獄中罪也。況元引鄒於獄中故事，亦非敢萌僥倖心如鄒也。惟恐或死元於徽州，又恐或死元於江西，又恐耿不及於元救，又恐程不及於元辯，伏乞爲元擇繕寫者，抄寫《原學原講》一册，及此所上書，於錢之去思碑亭焚之，以報錢於幽也。又爲元或刻《原學原講》一册及此所上書，以報耿、報程於明也。元敢不自度，敢勞爲元之若此乎？然以今視昔，則昔爲今之古。以後視今，則今爲後之古。凡古皆有故事，以傳萬古之不衰。則元雖死猶不死也。且亦賜功德於元，不啻鄒陽故事於萬古也。

❶「有」下，《遺集》有「一點」二字。
❷「古禮所言」，《遺集》作「準古禮以言」。
❸「有妖言以言」，《遺集》作「妖言」。
❹「其人」至「交乎」，《遺集》作「其人豈妖乎」。

汝元一筆一淚，上書以辯，伏乞垂覽。如前或抄或刻，萬萬。

上祁門顧四尹書

爲辯妖事，❶悉辯於書而悉上於堂者，不敢贅悉以辯，惟抄其所悉者於臺下也。且乞臺下爲元於堂上順導所悉所辯一紙，❷或有未悉未辯者，如昨取《原學原講》一册，轉之堂上，有無限委曲順導救元意也。元何修而得臺下若此耶？或者孔孟在天之靈，默啓臺下救元，爲講孔孟學而遭毒至此，縱不能免毒於形骸，而可以免毒於心志也。何者？心之所志，在《原學原講》一册也，在所悉所辯一紙也。悉得臺下順而導之，則形體雖死於毒而不存，而心之所志所在自不死於毒而不傳也。不然，孔孟所講所學之透於元者，後元而死者，不得有所傳也。然則得臺下若昨之所取，又及今之所導，❸非孔孟在天之靈而何？不然，元何修而得臺下至再至三以救元若此耶？昨不得悉辯於口，今敢悉辯於筆，伏乞臺下順導，❹萬萬。

上祁門姚大尹顧四尹書❺

求免而不得免，又必百計以求必免之必得者，人情恒情也。惟漢有皇甫規，恥不與黨人，是不求免，出於恒情外，而表表於漢者一人也。又惟宋有蔡元定，見晦菴被宋相臣

❶「爲辯妖事」，《遺集》作「書上爲辯妖也」。
❷「臺下」二字，《遺集》無。
❸「今」下，《遺集》有「又設得臺下」五字。
❹「導」下，《遺集》有「以救元」三字。
❺「上」上，《遺集》有「又」字。

淮及韓侂胄毒，❶則自度必在所不免，是亦不求免，出於恒情外，而表表於宋者又一人也。

今胡時和在姚父母臺下哀哀求送元竟抵江西，❷竟抵湖廣，而不有一毫求免情溢於哀哀表表。❸始而姚父母不允，❹繼而允，又繼而顧父母既惜元不有一骨肉於朝夕，❺又惜和不有死狀而同死於寃毒，❻乃又委曲差人押和，限期限界，爲兩全不求免而自有所可免焉者也。此誠姚父母、顧父母推鄰邑鄰父母乎元以子民情也，❼此誠又推本邑本父母乎和以子民情也。第元一朝一夕，不有和共朝夕，則元必死於朝夕矣。而和亦必於元不朝夕共，必亦於朝夕死矣。不又負姚父母、顧父母委曲於兩全恩耶？❽或者和爲元寫完《原學原講》一册，及預寫沿途欲上書，而多得完寫，以備以便沿途書之上，則元則和亦不容不割情不朝夕共，以副期之限界之限以免違限罪也。況此違限罪亦非敢冒枉法罪也。亦惟欲效漢人、宋人，出於恒情罪也。伏惟姚父母、顧父母體情有罪，又爲一漢代、一宋代故事，而故事於今代，幸萬幸萬。

謝浮梁張大尹書

范滂初被黨錮之毒，而救之者霍諝也。滂宜於諝謝矣，然滂竟不於諝謝，以致有責

❶「淮」下，《遺集》有「毒」字。
❷「姚父母」三字，《遺集》無。「哀哀」，《遺集》不重。
❸「哀哀表表」，《遺集》作「哀求表」。
❹「姚父母」，《遺集》作「臺下」。
❺「又繼而顧父母」六字，《遺集》無。
❻「有」下，《遺集》有「一」字。
❼「姚父母顧父母」，《遺集》作「臺下」，下同。
❽「顧父母」，《遺集》作「臺下」。

滂不謝謂爲寡情也。滂乃釋其所責，而言被其所毒者固滂也，而所以於毒被者，惟爲危黨錮以危漢社稷被也，非滂之私被也。然則救其所毒者，固謂也，而所以於毒救者，亦惟爲扶黨錮以扶漢社稷救也，亦非謂之私救也。在滂必不以私感謂謝，在謂必不以私冀滂謝，而責不謝者當不俟釋而自釋然於所責矣。不然，叔向不見祁奚之釋，言於滂者，將不爲飾辭耶？

元雖不敢於滂擬，而毒之烈烈被於滂者，亦將微微被於元也。臺下亦雖未有謂之救滂毒者救元毒，而其嘆元所上書，憐元所被毒，惻然見於辭色，且立換轉解批，立遣轉解役，又且叱役顧元老，則救元之情，不下乍見孺子入井，欲救有不容已，亦自不下謂救滂情於色於辭表也。元當如之何哉？不惟不敢不救不謝，❶且亦無可以致謝也。惟謹此空言於臺下，謝猶不謝也，不謝猶謝也。類滂於謂，而亦不類滂於謂也。或者又不啻滂於謂也。乃若向，乃若祁，則滂則謂矣。何者？必向必祁必同官於晉也，必素相交相厚於晉者也。必滂必謂，必亦同官於漢也，必亦相交相厚於漢者也。不謝可也。乃臺下達人也，乃若元窮人也，兩地未嘗一面人也，❷固非相交相厚若向若祁，若滂若謂相交相厚人也，亦非同官若向若祁，若滂若謂同官人也。而臺下於元所上書，則嘆不容已。於元所被毒，則憐不容已。況其所立換立遣，而其辭其色又有顧元情之深乎？其救元者，則惻然又有不容已，又有不啻相交相厚於素，不啻同官於晉於漢已焉者也，可

❶「救」，《遺集》作「效」。
❷「一」，《遺集》作「侔」。

不謝而敢不謝耶？ 畢竟不足以言謝也。又畢竟不敢不惜謝言以冒干臺下，❶出元所上書於浮梁學三師，浮梁學百員，浮梁諸士大夫，共體元本吉安永豐鄰子弟也，亦在鄰師、鄰員、鄰大夫所垂念垂救中，又以冒干臺下寄元所上書於東吳，必有媚，必有朋，必有伯仲，必有少俊在言路者，亦覽亦體爲元轉書以上，或又不啻祁於向、謂於滂之所救已也。可不謝而敢不謝耶？ 是謝亦非私謝也，亦惟爲社稷謝也，亦惟爲講學謝也。 謝又有大不謝，謝也。元敢不謝。

上饒州陶四府書❷

右書上祁門及上浮梁者，今又録之上臺下也。 況臺下又爲吉安之鄰郡祖父母，不啻永豐邑父母比也，又不啻邑父母於祁門也，又不啻邑父母於浮梁也。尤當專書以上，以見元歷歲事，必有所寃所毒。❸ 臺下以鄰祖而垂鄰子民，❹尤易以達毒情寃情於上也。第未暇未能如祁門歷歷於情數，乃惟仍録書上於祁門者上臺下也。 不然，敢仍於祁門書上仍録於臺下祖父母上耶？ 然而又録書於浮梁上者，又以見自浮梁轉解來也。 不然，亦奚敢於浮梁書亦録上耶？❺ 伏惟賜覽，不俾元爲寃毒死鬼。 雖死，何憾何憾。

❶「惜」，《遺集》作「借」。
❷「書」下，《遺集》有「時陶四府署鄱陽縣印」九字。
❸「毒」下，《遺集》有「事」字。
❹「垂」下，《遺集》有「憐」字。
❺「浮梁」二字，《遺集》無。

與鄒鶴山書

爲講學被毒事。❶且以元爲名教中罪人，誠有罪矣。然肆毒於元者，不以名教罪罪，而以妖逆罪罪。雖然，佹胄之鷹犬以毒晦翁者，❷則以僞學變而爲僞黨，以僞黨變而爲逆黨，爲一網打盡，是亦以逆罪罪晦翁也。元雖不敢於晦翁擬，而今之罪元者，似晦翁罪也。❸或者是亦名教中之罪人也。惶懼惶懼。

元於庚申秋得一面鶴翁於近溪羅兄宅，再面於程二蒲宅，不覺有毒講學者毒元也。元本不敢聞於翁，而在翁不知肯違從者顧元否？❹即伯樂一顧，而羣隸之於馬自不敢輕視，且不以齧蹄視馬而重加絡以羈之也。刑具在身，百不能悉。

又書

本府一傳、一劉諫於丙子春，即疑爲元黨，而秋即肆毒於元也。況鄒進士之諫於丁丑冬，又疑爲元鄰邑親，不啻疑爲黨也。乃年逐一年，月逐一月，日逐一日，而毒之肆者亦日甚，以致有今日毒難堪也。顧顧否？❺翁於元不越一面再面而已，其相識甚淺也。然一面時也，見翁用情於元則甚深矣。況再面乎？而於半面識者又何如耶？不然，元敢以此事此時瀆冒翁耶？體悉體悉。

❶「爲」上，《遺集》有「汝元」二字。「事」，《遺集》無。
❷「佹」上，《遺集》有「宋有」一字。
❸「似」下，《遺集》有「類」字。
❹「違」，《遺集》作「遣」。
❺「顧否」，《遺集》作「鶴」。

謝進賢王大尹書

臺下不惟憐元，且欲救元，而若自恨未有可救之權，惻惻溢於辭色。❶ 又嘆元莫已，又思處元莫措，乃踟躕頃刻，既賙以元路費，又賙以元肩輿，何其鄰父母推父母子民至情，溢於辭色，惻惻然之若是耶？ 必臺下天稟素仁厚也。 第恐前途經解經遞鄰父母，❷而其仁厚之素稟者又不盡臺下若也。

昨擬臺下必送生儒府考，必先元抵南昌，元遽妄意，❸必得臺下爲元先導所以惻惻然者於南昌鄰父母也。 今則不然。 元惟仰天悵望而已。

臺下不日不免會南昌、會新建、會豐城鄰父母，會間談及元事，又望臺下終始乎其所以惻惻然者，共商預有可以救元者於萬一也。 或於本省上司，或於經過上司，或於一十三郡貴同年，或於貴鄉嫺婭，或於貴姓伯仲，有當言路而預可以救元者，又或有即當權而即可以救元者，亦望臺下始終乎其欲救元者於萬而又萬一也。

且元一細人也，講學一大事也，不幸以細人冒大事，而凡與救元者，非徒救元也，救講學也。 幸勿忽元爲不足救者，此元於所謝難盡中，又致所祈無盡意也。 外有《原學原講》萬餘言一册，容沿途整録再呈，以爲臺下異日拜言官，進言救講學者之張本也。 謝何能盡，謝何得盡。

❶「惻惻」下，《遺集》有「然」字。
❷「遞」，《遺集》作「過」。
❸「遽」，原作「處」，據《遺集》改。

上新建張大尹書

汝元上書於臺下，似於多此一上書也。而不知臺下雖非經解衙門，將來臺下必當言路，則元生平所事講學事，則元今日爲講學被毒事，必經臺下言路時必一言也。然則似多上書於臺下，果多乎哉！萬萬不可少今日之上書，以爲來日當言路進言之張本也。況元今日經解於南昌，又未必不經聞於臺下。以南昌、新建首縣於省城，相聞則咫尺也。故以自祁門所上書，經解於一縣，則上書於一縣者，拜此書上臺下，爲當言路以言元事於元生前言，或於元死後言，以爲元講學被寃而洗寃之張本，於萬代言路，以不死元於死，於萬代言元事也。不然，誠於臺下多書上矣。不然，敢於臺下多書空空以上之哉？伏乞臺下出元所上書於經解衙門鄰父母共覽，共於元動愀愀情。則元之寃於今日，即洗於今日也。又奚俟洗元寃於將來當言路進言日哉？元帶刑具，出於萬不得已。激切上書，又何敢多，又何敢多。

上南昌李大尹書

竊以臺下必知蘇訥菴，今列於行人列矣。竟不追究程二蒲任重慶三年，與之相知，以學相講，而無間於三年者乎？元必欲臺下知訥菴者，無非欲臺下知二蒲也。又必欲臺下知二蒲者，又無非欲臺下以其知訥菴者知二蒲，以其知二蒲者以察元今日事也。臺下突然見解批以解所犯如元者，雖欲於元察，何據於元察乎？乃敢必欲臺下知訥菴知二蒲，以爲元察據也。不然，徒以上祁門

書轉呈臺下，於元察亦察之，何所據乎？伏乞臺下賜覽所上祁門書，而又據訥菴、二蒲相知以察元，則書之上於祁門者爲有據也，有據以察元也。不然，元敢必欲臺下知訥菴以知二蒲何哉？乃若臺下又不俟知訥菴知二蒲所相知者，而即於元所上書以察之，洞知元今日之被解，以被毒也。或恨二蒲不能爲元辯之於早，或恨訥菴將入諫垣，必不能爲講學者與首相争是非。夫是非之争於講學，以争於首相者，抑何是何非以諫争乎？即首相以條陳學政，有不勝其可諫於諫者。今且不能歷歷指，惟指其首陳首條，遽然以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其粗疎於講學，以隱毒於講學者耶？且講學者未必不體認經書者也。而體認經書，豈足以盡講學者乎？況體認經書於歷代□者，不知其幾，而有幾入文廟者乎？必講學者乃可以入文廟人也，必入文廟者乃可以名講學人也。不然，名臣則臣名矣，理學名臣又奚於名臣，而又名以理學名以臣名乎？是故理學名臣固於經書則體認矣，而名臣不於經書亦體認乎？孰可以文廟入乎？孰不可於文廟入乎？孰可以於講學名乎？孰不可於講學名乎？此必二蒲將爲元辯，必辯不及此，辯此必訥菴，將爲講學者諫，必諫不及此諫也。臺下不容不爲元遥致恨哉？又容不爲講學者預致恨哉？臺下又豈徒耳恨哉？必設身處二蒲處訥菴地，必辯必諫，必有以深恨乎二蒲、訥菴不辯不諫者也。元又敢欲臺下徒知訥菴以知二蒲已哉？察元以知元，洞然幸萬，洞然幸萬。

上湖西道吴分巡書❶

四月廿六夜，太公祖一見汝元，❷即呼之以「何心隱，而奚又改梁改汝元耶」？宛若祖之見孫，呼孫變姓名於異鄉，而復姓名於故鄉之情狀也。欲留之而似不容以輕留也，欲舍之而又似不忍以輕舍也。且又垂憐垂老被羈，雖明明覺之羈非其罪，而又鬱鬱恨不由己，❸可以即釋其所罪於其所羈者，莫能以自已也。踟躕頃刻，乃愀愀然曲慰汝元，且自舒精神以自保血氣，以俟轉救於按院，何如？汝元自承太公祖一見一呼情狀，不減嫡祖之於嫡孫，而汝元亦因之早夜以思，各道公祖之於汝元，猶伯叔祖之於伯叔孫也。縱救汝元，而其所救情狀必不若太公祖之情溢於救汝元之狀者，莫能以自已之切且親也。何者？汝元於臺下猶嫡孫也，非各道伯叔孫比也。公祖於汝元猶嫡祖也，非各道伯叔祖比也。其情其狀自有疎戚別也，自有談笑涕泣別也。以戚以泣以救，❹未有不可救者。救之於泣於涕於戚，其情其狀，以動其權之得以救者，如撫按之得以救，而乃自有可以救焉者也。莫非以嫡祖救嫡孫情狀救也，亦莫非以本道嫡祖救本道嫡孫情狀救也。❺撫按必無猜於所救也。❻乃自未有不可救之者也。設汝元雖嫡孫而非順孫，則嫡可救而非順不可救也。不惟汝元不得僥

❶「上」上，《遺集》有「又」字。
❷「太公祖」，《遺集》作「臺下」，下同。「汝元」下，《遺集》有「自以梁汝元跪而稱於膝下」十一字。
❸「恨」下，《遺集》有「之」字。
❹「戚」下，《遺集》有「以涕」二字。
❺「祖」下，《遺集》有「如」字。
❻「於」下，《遺集》有「其」字。

倖於臺下救，而且臺下必不擅便於汝元救也。

夫非順則逆，而其逆其心或可藏之而莫測，若其逆其跡竟可掩之而莫露耶？ 莫非有是心，必有是跡也？ 莫非無是跡，必無是心也？ 臺下必俟察汝元跡而後亮汝元心，則救汝元情狀必猶豫也。 雖欲救汝元，必無有可救汝元者也。 臺下不俟察汝元跡而直亮汝元心，則救汝元情狀必果斷也，此則救汝元必自有可救汝元者也。

且汝元若此其亟亟者，非苟求活已也。 亟亟求與閣下面，以面懇閣下爲汝元轉奏《原學原講》萬有餘言一册，不負生平所講所學於萬一求也。 不然，敢亟亟若此，以苟求活已哉？ 即日又以汝元轉解湖廣，則臺下欲救汝元於本省撫按者，無與於湖廣撫按救矣。 何者？ 得救汝元之權，不在本省而在湖廣也。 或於汝元救不救，亦由湖廣而不由本省也。 求面閣下以轉奏之求，不亦竟成一空求耶？

雖然，若臺下以本道祖而亮汝元，以力救本道孫於湖廣撫院，或竟救於閣下，或竟救於朝廷，亦無有不可救者。 又況臺下即又兼道嶺北，則把總於嶺北以緝汝元者，又爲臺下所屬吏也。 汝元又爲臺下所屬犯也。 又以嫡孫之所犯非其罪者得掌於臺下，而尤得與可釋權，❶以得釋嫡孫於嫡祖也。 凡於本省撫按、於湖廣撫按、於閣下、於朝廷，以力救汝元，又奚有不可救者乎？ 亦非苟求以苟求活已也。❷ 求之不盡所求，而尤有出於所求之不盡者，統在始終乎四月廿六夜，

❶「尤」，《遺集》作「又」。

❷ 上「求」下，《遺集》有「救」字。

承臺下於汝元一見一呼情狀，不減嫡祖之於嫡孫情狀也。❶

又上湖西道吴分巡書

歷陳講學事。汝元所事講學以事生平事者，事孔孟所講所學事以事也。夫以又盡善歸諸《韶》，而以未盡善歸諸《武》，則可以亮其所事所講所學，以事於孔子事也，何嘗有逆事以事於孔子事耶？不夷尹其行而孔子其願，則可以亮其所事所講所學，以事於孟子事也，亦何嘗有逆事以事於孟子事耶？況於弑君弑父之漸而慎之者，孔子其心事之不容已於文王者也。然則不惟於孔子所事所講所學事以事事者，亮其不有逆事於孔子所事，而於孔子心事之不容已者，尤足爲孔子亮矣。不然，流難防也，孰有於其流而無君父之大逆，必辯之必力，如孟子其心事乎？汝元生平所事於孔孟所講所學事以事事者，亦惟事乎其心，而心乎其事，於孔孟所歸所慎所願所辯於所講所學其事，以事生平事也。而逆心逆事不亦可以於汝元所事所講所學其事亮哉？

自庚申前而汝元與郡邑鄉族所講者此學也。凡事乎其事於郡邑鄉族以事事者，亦惟事於此講此學以事事也。自庚申後而汝元與東西南北所講者此學也。凡事乎其事於東西南北以事事者，亦惟事於此講此學以事事也。

自庚申前，自庚申後，而汝元所與郡邑鄉族，所與東西南北之相與以講相與以學此講此學者，固不一其人也。而相透此講此學

❶「也」，《遺集》作「則不勝幸萬」。

於相與以講相與以學者，惟錢懷蘇一人也。設懷蘇尚存於今日，必相與以講相與以學此講此學於朝夕，而汝元不被今日毒矣。乃若已故程後臺，雖先於懷蘇與汝元相與以講相與以學此講此學，而其與汝元相透此講此學，或恐不懷蘇先也。然而陳此懷蘇，陳此後臺，似無可徵於所陳矣。乃又陳其二三相與者以徵之，有程二蒲則同懷蘇官北部，於庚申亦同懷蘇交汝元，於庚申而共與汝元相與以講相與以學，相透此講此學於庚申者，亦不懷蘇相後先也。第懷蘇則誠而不有滑機，二蒲則明而不無滑機者，一先一後，自不能以相掩也。又有若羅近溪，又有若耿楚侗，亦與汝元交，其情其厚，亦不有先後也。然羅於汝元相交，則相忘而相敬也。其耿於汝元相交，則相敬而不相忘也。一先一後，亦奚能以相掩耶？乃若羅若耿相與以講相與以學，而不相透於汝元所講所學乎？此講此學者，羅亦不先不後於耿也，耿亦不先不後於羅也。設羅設耿相透此講此學於汝元，相與以講相與以學者，得若二蒲相透於此講此學不相後先，則汝元亦不被今日毒矣。況得若懷蘇相透於此講此學者乎？然而又陳二蒲若此、又陳近溪若此、又陳楚侗若此之歷歷者，亦不惟徵其所陳於後臺於懷蘇已也，且欲以徵汝元敢陳二三相交者歷歷若此，必其汝元所事所講所學事以事生平事者，雖不如二三相交者一一相透，而亦未嘗不於二三相交者一一相亮也。伏惟臺下即汝元所陳相交有若此其歷歷之相亮以亮汝元心事之不有逆事，則汝元所事所講所學事乎孔孟所歸所慎所願所辯於所講所學其事，以事生平事者，乃有徵也。不然，孔孟遠矣，其講其學其事湮矣，孰於汝元事乎其心，而

心乎其事於孔孟心事之不有逆事，以講以學以事生平事者，徵以亮哉？至再至懇，於其歷歷所陳者十百千萬而一一亮亮，奚啻汝元幸萬，天下講學者幸萬。

上嶺北道項太公祖書❶

爲辯寃事。❷ 汝元生平惟事講學事，而自度本無所可寃者事也。自丙子七月内，汝元在湖廣德安府孝感縣樂聚友朋，以講汝元所學。方翕然時，突爾程二蒲親弟乘舟而來，亟報汝元，本省已差雲夢高典史帶兵將至矣，遽偪汝元登渠所乘舟，即放長往，❸出湖廣境，乃泣語汝元，典史高帶兵，爲緝大盜犯也。蓋大盜犯，不別有所指所緝也。語畢，而程親弟乃歸省應試，惟以其表兄焦茗送汝元竟抵泰州。❹ 尋二蒲爲汝元致書辯於湖廣兩院、各道。汝元又自度事勢至此，則迫矣，莫若歸葬父母而後拚身自辯於朝。❺ 歸僅三月，築墳畢，而茗父又領德安府票來緝其子，并緝汝元。令汝元欲守墳而不可得，又安得不棲棲走徽州祁門，尋素與講學友朋共朝夕，以避其所緝耶？

前月初二日果不覺南安把總朱差人又領湖廣撫院緝汝元票，以汝元於祁門起解，❻ 抵此地，則九百餘里，至此時，六十餘日。投

---

❶ 此題，《遺集》作「上嶺北道向兵備書」。
❷ 「爲辯寃事」四字，《遺集》無。
❸ 「放」下，《遺集》有「舟」字。
❹ 「以其表兄」，《遺集》作「托渠親」。
❺ 「朝」，《遺集》作「闕下」。
❻ 「以」下，《遺集》有「緝」字。「門」下，《遺集》有「而獲汝元於祁門矣三月初由祁門」十四字。

解呼入叱出，❶百千萬億，其辱何勝辱？❷百千萬億，其苦何勝苦？雖一里尚難堪，況里以九百餘計乎？雖一日尚難堪，況日以六十餘計乎？又況或以汝元轉解湖廣，不又有千里計乎？又不有百日計乎？人生如白駒之過隙爾，何辱何苦汝元之辱且苦於其生耶？又莫若哀告太公祖，❸轉請軍門，即殺汝元於此地，以免辱且苦於千里也。即殺汝元於此時，以免辱且苦於百日也。

且太公祖於丙子七月尚代巡湖廣，❹必洞知湖廣以大盜犯緝汝元之所由起者，由於朝有所議而起乎？由於野有所譖而起乎？又由於省府州縣有所訪而起乎？伏乞於洞知其所起而洞察其所犯，果有可殺而不有可生，則殺汝元於此地此時之爲便也。雖寃未辯而被殺，而得殺之，便以免辱且苦於其生，是即以生道殺汝元也。汝元敢怨乎？或者軍門雖欲殺汝元而未洞知其所起，且亦未及洞察其所犯者之果可以殺，遽忍重失之慘，而忍於汝元殺耶？又或雖欲生汝元亦未洞察其所犯者之果可以生，又遽肯輕失之縱，而肯於汝元生耶？

幸得太公祖昔年丙子七月在湖廣，今年己卯五月在贛州，既得洞知洞察於昔，又得洞知洞察於今，汝元果非事講學事，而果不無所犯事之果可以殺，自難逃太公祖之洞知洞察也。汝元果事講學事，而果不有所犯事之果可以生，亦難逃太公祖之洞知洞察也。

❶「叱出」，《遺集》作「如呼犬轉解叱出如叱牛呼入屈膝長跪叱出折腰疾趨此外」。

❷下「辱」，原無，今據《遺集》補。

❸「哀告太公祖」，《遺集》作「臺下」，下同。

❹「太公祖」，《遺集》作「臺下」，下同。「於丙子七月尚代巡」，《遺集》作「昔年丙子在」。

伏乞以其洞知洞察於今昔者，❶明之軍門，亦知太公祖之所知，察太公祖之所察，以殺汝元，以生汝元，是信太公祖殺汝元也，是信太公祖生汝元也。軍門將不得自免自疑其失之慘，又不得自免自疑其失之縱耶？然則任生殺之權在軍門，而神生殺之機在太公祖矣。

汝元哀告，本欲得便殺，敢欲得便生耶？莫非在太公祖神其機於任權者便之爲何如也。又且寃汝元以盜犯，又寃汝元以妖犯，又寃汝元以逆犯，竟莫知其果何寃果何犯？亦惟太公祖洞知其所起所寃，洞察其所犯所寃者於今昔者也。

更乞太公祖俯查朱把總所領湖廣移文緝汝元者，則寃果何起，而果寃以何犯，太公祖尤得以洞知洞察以生以殺汝元於贛州，免辱苦轉解於湖廣，不惟或殺或生汝元之權自得以任其權，而自無疑於軍門，而或殺或生汝元之機，尤得以神其機，而自信於太公祖矣。惟查惟請，懇懇。

上南安趙四府書

汝元未見公祖，鬱鬱然不知公祖之於汝元何如？❷既見公祖，不倨座而臨階，❸愀愀然以慰汝元，宛有百千欲言難言，❹溢於言表，而鬱鬱然於未見者，稍舒於既見也。

且公祖之於汝元如此者，汝元何修而致

❶「昔」上，《遺集》有「於」字。

❷「公祖」，《遺集》作「臺下」，下同。

❸「階」下，《遺集》有「且採汝元於階之上撫汝元於座之下」十五字。

❹「言」下，《遺集》有「汝元乃知臺下之於汝元如此又宛有不尽如此」十九字。

此哉？無非公祖天衷素厚之所致也。或者由陸雲臺以致之乎？抑由錢懷蘇以致之乎？畢竟由公祖天衷素厚之自致也。何者？雲臺之於汝元，雖相聞未相見，而亦不似尋常未相見徒相聞者比也。有自雲臺而來會汝元者，每每則盡出雲臺起居以示汝元。有自汝元而往會雲臺者，亦不免盡出汝元起居以獻雲臺。以此，雖未相見於函丈，而得相聞於千里也。雲臺之於汝元，概如此也。公祖之於雲臺，其同年之相厚歟？抑年家之相厚歟？亦通家之相厚歟？不然，公祖於雲臺同府而異縣以家者，兩家於兩縣，公祖安得由雲臺以致公祖之於汝元有如此乎？畢竟由公祖天衷素厚以自致也，豈由雲臺以致之乎？有如懷蘇之於汝元，又非雲臺之於汝元者比也。其以講學相交而又相透於所講所學，以同朝夕，起則同起，居則同居，有非往來相會者所能盡乎其相與者矣。❶此又豈在見聞擬耶？第又不知公祖之於懷蘇，即公祖之於雲臺，家兩縣，亦通家之相厚歟？抑年家之相厚歟？其同年之相厚歟？或者年相長少，仕相先後，惟精神之相感而不在形跡之相厚歟？此汝元敢必公祖之於汝元如此者，畢竟由公祖天衷素厚以自致也。亦豈由懷蘇以致之乎？然亦未有致之而無由者也。似致之由於雲臺，而亦不盡於雲臺也。又似致之由於懷蘇，而亦不盡於懷蘇也。無非盡於公祖天衷素厚之自致自由也。不然，汝元何修而致公祖之於汝元如此者哉？

外《原學原講》萬有餘言一冊，并此書上公祖賜閱賜裁，且乞爲汝元分付繕寫者，另

❶「盡」下，《遺集》有「以出」二字。「與」，《遺集》作「厚」。

抄二册，以一册遺焚於懷蘇祠，❶此爲汝元鳴所事所講所學事以事生平事者於幽也。又以一册遺貯於雲臺館，此爲汝元鳴所事所講所學以事生平事者於明也。

前此汝元欲效成化間有福建陳布衣詣闕上書，并上《原學原講》一册以自鳴生平所事所講所學事於朝廷、於天下，不覺將北行而被執於三月初旬，被囚於五月中旬，則其所欲以自鳴者，恐未得以自鳴也。此又汝元鬱鬱然而未舒於生平者，亦不知公祖肯拔汝元於淵，而寘之九皋，一鳴以舒此生平所欲鳴未鳴之鬱鬱然者否也？

雖然，得舒未見鬱鬱然於既見者，既汝元生平鬱鬱然之一舒也；況又得并上《原學原講》一册，而脱或得賜閲賜裁，且又或得賜抄賜遺者，亦即汝元生平鬱鬱然又一舒也。一舒即一鳴也，一鳴即一舒也。舒於公祖者即鳴於公祖也。

且公祖必爲朝廷名臣矣，必爲天下名賢矣。而其於公祖鳴者不即於朝廷鳴呼？不即於天下鳴乎？鳴且鳴矣，舒不舒乎？又即汝元生平鬱鬱然一大舒也。懇懇。❷

上南安陳太府書

竊以梁汝元即何心隱也。自庚申前則在學姓名，乃梁其姓而汝元其名也。自庚申後則遊學姓號，乃何其姓而心隱其號也。夫以何易梁姓，而以心隱易汝元名者，一則避已故嚴相之肆毒，一則便四方交遊之稱謂也。且以臺下不聞梁汝元，或聞何心隱。況

❶ 「於」下，《遺集》有「錢」字。

❷ 「懇懇」上，《遺集》有「叩陳」二字。

又自壬戌迄於甲子二三年間，交遊於八閩，共學於八閩者，非一人非一日也。而八閩之交遊以共學者，如大郡之興化，大邑之莆田，又不啻非一人已也，又不啻非一日已也。又莫非以何心隱姓號與之交遊與之共學也。而因其交遊、因其共學以相聞者，亦惟以何心隱姓號聞也。又況聞何心隱姓號於八閩之不啻非一人，不啻非一日，聞者又不惟興化之大郡，莆田之大邑，多其人、久其日而聞也。以此切恐臺下必不有梁其姓、汝元其名聞，而或者有何其姓、心隱其號聞也。乃敢以梁汝元即何心隱顯之於書，特於臺下上也。不然，三月初旬被執於祁門，五月中旬被囚於南安，凡書以上職掌者，❶惟以梁汝元所講所學所事所交具之於書以上之於職掌也。何嘗有梁汝元即何心隱顯書特上臺下者，具書上職掌耶？伏惟臺下以其或於何心隱聞者，即於梁汝元察，并察外有所録所上祁門書，以俯憐昔之所聞何心隱，而推憐今之所察梁汝元，則所犯非其罪，自然於臺下矣。又奚啻梁汝元即何心隱幸甚，凡所與以交遊、所與以共學者，亦幸甚幸甚。

上南安康二府書

汝元生平所事所講所學事不得鳴於天下，與天下共講共學共事於孔孟名家所事所講所學事生平事者，乃以生平所蓄謬發《原學原講》萬有餘言一冊，剛欲詣闕鳴之於朝廷，以鳴於天下。忽爾被緝於祁門則三月初旬，被囚於南安則五月中旬，以致光陰易度，死生難測，而前冊《原學原講》之欲鳴於朝

❶「凡」下，《遺集》有「具」字。

廷，以鳴於天下者，猶夫汝元生平所講所學，仍復不得鳴於天下也。

前此祁門姚父母雖究汝元既自鳴講學，必有講學所蓄所發者。汝元不得已，遽出前册《原學原講》鳴於姚父母，以强塞其所究也。是姚父母則一邑父母也。姚父母縱慨爲汝元以《原學原講》轉付祁門儒學，以徧鳴祁門士民，亦惟鳴於祁門一邑已也。於朝廷於天下，得一鳴何如？或者姚父母值大朝年，而亦慨爲汝元便奏於朝廷，以請佈於天下，將奏於明年正月元旦大朝前，以鳴於前歟？將奏於大朝後，以鳴於後歟？況姚父母或一覽而置之高閣，雖祁門一邑士民，且未必慨然轉付而徧鳴於一邑也。又於朝廷於天下，亦果得一鳴何如？

幸得公祖不棄汝元，俯於汝元取所上祁門書，而不得并以《原學原講》一册上，并應所取者以《原學原講》一册尚未隨帶入囹圄也。

汝元昨自欲投臺下，自持所録書，奈之何不得以自由也。今又自欲投見臺下，自持《原學原講》一册上，亦奈之何亦不得以自由也。囹圄在職掌，而汝元則囹圄犯人也，奚得以自由耶？欲自投見者，汝元情也。而投見自由之不得者，職掌法也。伏惟公祖以情原而以法宥，是亦以漢之鄒陽故事宥汝元也。

且公祖榮滿届行，而行期又甚邇甚迫，設棄汝元如芻狗，何暇何肯俯於汝元取汝元沿途所上書耶？而汝元敢續以《原學原講》於公祖上耶？無非恃公祖以情原汝元，以法宥汝元而不忍於汝元棄也。又且公祖欲於不棄汝元而賜察於衆惡，以爲汝元求萬死於一生者，似無所據，必得《原學原講》一册

爲之據也。汝元乃敢以《原學原講》一冊續於公祖上也。不然，敢擅上耶？又且公祖上京在即，又非若大朝上京者之遲遲其行期在冬比也。又況公祖以榮滿之在京，又非若大朝在京者之速速其行期在冬末春初比也。公祖果不忍於汝元棄，而以汝元《原學原講》一冊奏以請，而汝元得以鳴生平所事所講所學事於朝廷以鳴於天下者，又非若大朝者倘爲汝元以《原學原講》奏於大朝，前後之或速或遲難必比也。

汝元果得公祖以《原學原講》以奏以鳴，即汝元所事所學所講事以事生平事者，得鳴於天下也。汝元雖死亦生也。其形死也，其神生也。其形之所死者，汝元不得所講所學其事即於天下鳴也，不得早遇公祖之所致也。其神之所生者，汝元幸得《原學原講》其冊即於天下鳴也，幸得公祖之所致也。又況果得公祖以《原學原講》一冊奏，而即據《原學原講》冊內賜察汝元之有可錯者以死。汝元形神之俱死，則汝元死非寃抑而死也，形死而神亦死也。雖《原學原講》其冊亦並死於其所可錯者矣。而汝元《原學原講》其冊又奚得於天下鳴耶？又況汝元所講所學其事耶？或即據《原學原講》冊內又賜察汝元之有可舉者以生。汝元神形之俱生，汝元生非苟免而生也，神生而形亦生也。雖所講所學所事亦並生於其所可舉者矣。而汝元所講所學其事，又不得於天下鳴耶？又況汝元《原學原講》其冊耶？是又無非公祖即日上京，而又不以日計在京爲汝元便奏之所賜也；亦無非不棄汝元如芻狗之所致也；亦無非天托公祖加察汝元於南安，以默致汝元幸遇公祖於南安也。不然，緝獲汝元於祁門有司，而囚汝元於祁門縣囹圄，亦無有不可者。

又奚爲緝拿解汝元於南安把總，而因汝元於南安府囹圄耶？ 統惟垂察原宥，懇懇。

上贛州蒙軍門書❶

太公祖臺下的示汝元所緝者，果何緝也？ 所犯者，果何犯也？ 且莫知其所緝於所犯者果何自起？ 自朝有所議而起乎？ 自野有所譖而起乎？ 自省府州縣有所訪而起乎？ 其有所議者，以盜以逆以妖議乎？ 其有所譖者，以盜以逆以妖譖乎？ 其有所訪者，以盜以逆以妖訪乎？ 二月間，見祁門所緝汝元票，有以盜犯緝汝元也，有以逆犯緝汝元也，有以妖犯緝汝元也，竟莫知其所緝所犯者也。

汝元自度緝以盜犯，則不惟不俟汝元自辯，而人亦必爲汝元辯，自無有乎不辯者矣。乃若緝以逆犯，則亦不無逆跡之露，縱不露迹於二三年，能不露迹於五六年乎？ 況汝元往還於湖廣幾二十年矣，曾有毫釐逆迹露乎？ 亦不俟辯於己於人，而亦自無有乎不辯者矣。 惟緝以妖犯，則似有不易辯者，乃歷歷辯之於所上祁門也。

雖然，亦有不俟辯，而亦自無有不辯者也。❷ 何者？ 妖藏於心，莫可測也，似費辯而似難辯也。 而妖形於言，亦費辯而難辯乎？ 又況妖形於事，不尤不費辯，不尤不難辯乎？ 又況二三年不有二三年人交乎？ 又況五六年不有五六年人交乎？ 又況往還幾二十年於湖廣，又不有二十年人交於湖廣者乎？ 設心藏妖，能不於言形乎？ 又不於

❶ 「軍門」，《遺集》作「都院」。
❷ 「者」下，《遺集》有「在」字。

事著乎？又能不形而著於所交人乎？言以人殊，而事亦以人殊，不尤不費辯於所交人乎？不尤不難辯於所交人乎？又況所交其人於湖廣者，亦不能歷於湖廣其人數也。姑數其一二，果妖人以相交乎？抑非妖人所交乎？乃若耿楚侗之於汝元相交，雖非深交，而亦不比淺交已也，以學相講而相亮以相交也。乃若程二蒲之於汝元相交雖淺交，而亦不啻深交已也，以學相講而相透以相交也。不尤不費辯於相交若二人乎？不尤不難辯於相交若二人乎？凡若此之歷歷辯者，又莫辯於所上祁門書也。辯取贅乎？外有《原學原講》萬有餘言一册，並上臺下賜閱，亦所以代辯所藏於其心、所形於其言、所著於其事、所交於其人，盡辯於其所聞者以代辯也，辯又敢贅乎？且《原學原講》一册，又非徒以代辯已也，將欲一鳴生平所事所講所學於天子闕下。剛爾起行於祁門，忽爾被緝於祁門，又非造化默默令汝元先於臺下一鳴乎？果得臺下閱而并示，則所鳴尤明於所辯也。辯又敢贅乎！懇乞示示。❶

又上贛州蒙軍門書

前月朱把總突爾問汝元講學亦有修養否？汝元初莫之覺，而權對以所講所學於修身者則修也，❷養性者則養也。❸講學何嘗不有修不有養耶？繼而又問汝元，近有一老近百歲，蒙爺用之，以傳修養法，不知此

❶「懇乞示示」，原無，據《遺集》補。

❷「身」，《遺集》無。

❸「養性」，《遺集》作「所養」。

老何姓何名何處人也？ 汝元乃覺前所問者，有所以也。以臺下所用者問也。❶乃對此老必阮中和也，❷清江人也，❸近九十未近百歲人也。汝元曾會其人而知其人也多年。軍門汪偶有疾，曾用中和治而愈。且清江境內有火疾，得中和治而愈者亦多也。念菴羅公得其法，❹亦極口揚之。第不知年來何如？ 恐此老於純陽所傳法則傳矣，而於純陽所傳道亦傳乎？ 上陽子有言：「道非法，則不有所事，而道不有所顯；法非道，則不有所家，而法不有所藏。」又有言：「得正道而用邪，邪亦歸正。」此道此法傳其一而未傳其一，能保其早年晚年一一取效而收功耶？ 然則道法有別乎？ 清净以家言，蓋言道也。內外以事言，蓋言法也。若道若法不有別乎？ 或有以中和法外無道，❺即法即道，道外無法，即道即法。而道而法，不有所別。則中和自知，非汝元所知也。

汝元於中和，初會於己酉秋，繼會於內辰夏，則汝元不惟不知中和，而於道於法一一無所知也。❻又繼會於丙子冬，則汝元於其道其法，似亦有所知者。乃欲與中和商之，❼必公其道，必公其法，而不私不祕，以傳諸有能傳有可傳者。乃至道大法也，乃純陽道也。❽乃於其能傳可傳者必共事其事，以顯其道於其法。以公其道者必有法，必有家

❶「臺下」，《遺集》作「蒙爺」。
❷「必」，原無，據《遺集》補。
❸「清」上，原有「必」字，據《遺集》刪。
❹「公」下，《遺集》有「又不在有疾而」六字。
❺「有」，《遺集》作「者」。「和」下，《遺集》有「自以既傳純陽道」七字。
❻上「一」，《遺集》作「亦」。
❼「與」，原無，據《遺集》補。
❽「也」下，《遺集》有「乃純陽法也」五字。

者必有事也。❶非空空家也，非空空道也，至道也。又必共家其家，以藏其法於其道，以公其法者必有道，必有事者必有家也。非瑣瑣事也，非瑣瑣法也，大法也。彼有盟而不輕傳者，亦惟以匪人而不可傳，癡人而不能傳，乃不輕傳也。不然，至道大法而吝不傳陽者，顧私而祕之，不公其道其法之有於純乎？亦得私而祕不傳乎？第其所傳非汝元所欲公其傳而傳者也。恐亦非純陽偏訪，不得能傳可傳者，而不傳，必得韓襄子乃傳之而傳者也。奈之何草草一會，不得細細以此與中和商之爾。

迄今不會又三年矣。今似有可會之機而不可會者，❷奈之何哉？汝元敢以此又取外録九峯蔡氏所著《洪範篇》亦有切於修養者，❸並汝元所上書上之。以汝元心事所事所講所學事，而旁通乎其事者，亦惟仙家所尚者，其事則阮中和所事事也。儒家所宗者，其事則蔡九峯所事事也。又奚容有逆事事乎？

謹録九峯所著者於左：❹

貌言視聽思，其屬則異，而其神則同也。而神又斡旋乎精氣，以屬之於貌言視聽思也。自其同者而同之，則精則氣，莫非神也。況貌言視聽思而有至一其神者乎？自其異者而異之，精則精，氣則氣，神則神也。又況於貌言視聽思而有不一其神者乎？是故貌屬於氣，而精以潤之、

❶ 上「必」，《遺集》作「即」。
❷ 「不」上，《遺集》有「又」字。
❸ 「又取」，《遺集》作「復」。「切」，《遺集》作「功」。
❹ 「著」下，《遺集》有「之有切」三字。

神以華之於其貌也。言亦屬於氣，❶聽與言同乎其所屬，直透於精，凡所以通透乎其竅者，神以出聲音於其言，納聲音於其聽也。若視若思則屬於神，而氣以衛神，精以潛神於視、於思者也。是故惟思之屬於神者，即谷神之神也。不深刻於其思以斃神精，❷以自華其氣，則貌亦自潤而自華矣。況視則思之同屬，而獨不若貌之自潤自華於思不深刻者乎？於聽自能於聲於音，以出以納於竅，必有通而自透矣。孰非神乎其神於思，以斡以旋，若精若氣，爲貌爲言爲視爲聽其屬，而又以思之所屬者，修之於神於思，養之於神於思，以辨乎其同於異於思於神者乎？以統乎其異於同於神於思者乎？

此九峯蔡氏得異人傳之，而以己之文思，化其所傳所異者著之於《洪範篇》也。似儒家常談，而忽之者多也。獨不觀《道藏》有《延壽須知》，而多用鄉黨之用於孔子者，亦非常談可忽者乎？而儒家者流，語汝元閉關以思以神，以斡旋精氣於貌言視聽思者，❸莫蔡九峯若也。又因旁求仙家者流，以閉關以斡旋精氣神於貌言視聽思爲祕傳者，又莫阮中和若也。不知今所用者，果若人否也？果若人，❹乞叱汝元姓名詢之，不亦於汝元心事亮乎？

❶「氣」下，《遺集》有「而以通乎其氣於視而又通乎其氣於聽」十六字。
❷「精」上，《遺集》有「殞」字。
❸「旋」，原無，據《遺集》補。
❹「果」上，《遺集》有「若」字。

上朱把總書❶

元聞臺下籍孝感，而人於孝感，官於德安，以府衛於孝感者也。❷元於孝感，或往或旋二十餘年，設有一妖交逆交，雖一朝一夕難容於孝感矣，況二十餘年容元於孝感以相交乎？且元聞臺下於祁門，乃乍聞爾。❸而臺下聞元於孝感者，❹不稔有所聞乎？❺元必求臺下稔聞於孝感以不寃元者，亦非苟求免於死也。第求早賜元一日死，則早免苦軀殼於一日矣。何者？軀殼之囿神氣，即刑具之囚軀殼也。自祁門而解抵南安，❻則十有三縣。又自南安轉解湖廣，必復下而上，又不暇於所解縣計。❼而一縣解則苦於一縣，一日解則苦於一日，一月解則苦於一月，莫若哀求臺下轉懇蒙臺，❽早決元於贛州，則元神氣早歸於天，而元軀殼早歸於地，不亦愈於軀殼日囿神氣，而刑具日囚軀殼苦耶？

夫人孰不好生而惡死，而被毒至此，❾非生地也，死地也。而生雖好，得元好乎？而死雖惡，得元惡乎？元生於世，本無死罪，而今日如此，無生地也，有死地也。無非肆毒者多惡元生而必致元死而後已也。❿千死

❶「上」下，《遺集》有「南安」二字。
❷「府衛」，《遺集》作「衛所」。「也」下，《遺集》有「或者誤聞臺下人孝感而非孝感而亦或近於孝感地也」二十二字。
❸「聞」下，《遺集》有「於祁門」三字。
❹「下」下，《遺集》有「所」字。
❺「聞」下，《遺集》有「於孝感者」四字。
❻「自」上，《遺集》有「一縣解一縣」五字。
❼「暇」，《遺集》作「下」。
❽「臺」，《遺集》作「軍門」。
❾「至此」，《遺集》作「以至此地」。
❿「惡」，原無，據《遺集》補。

萬死，無非一死。早死遲死，無非一死。何遲死一日而苦於一日耶？

又況初設軍門於贛州者，以其四境地方多變逆無常，而有軍門於其地，得以即於其地便宜行事，而凡逆賊即得決於其地不待時也。而元今以所罪罪名，亦決不待時也。❶雖隨地隨獲，❷亦惟笞元五十，❸五十不死，又加五十，或者不俟滿於百笞，而元未有不死。❹或絶元食於其地，不七日則半月十日，亦可必元有死無生。❺則以軀殼淺殯，令地方嚴守，以俟臺下差人復驗，❻雖軀殼死者，不與生者同，❼而亦不甚異也。雖二三年，軀殼不同，❽亦不甚異也。況二三月，非臺下功乎？何必苦元一日生，而遲元一日死耶？

今則自祁門而解浮梁，自浮梁而解鄱陽，自鄱陽而解餘干，自餘干而解進賢，已苦於五縣矣，已苦於二十有餘日矣。❾況自此地而抵南安，不下千餘里，自此時而抵南安，不下月餘日，不敢哀求免苦於千餘里也，亦不敢哀求免苦於月餘日也，亦惟哀求臺下轉爲元懇求軍門，斬元首級，以解湖廣，亦臺下功也。不惟有功業於邊將，且爲元免苦於抵湖廣二千餘里，爲元免苦於抵湖廣二月餘日，是亦有功德於元也。

❶「亦」上，《遺集》有「罪」字。
❷「獲」下，《遺集》有「隨死乎元」四字。
❸「十」下，《遺集》有「則元必死也」五字。
❹「有」下，《遺集》有「生而」二字。
❺「有死無生」，《遺集》作「必有死而無生則神氣亡而軀殼存」。
❻「臺下差人復驗」，《遺集》作「原獲元差稟過臺下再加差三五人復來驗元軀殼」。
❼「與」下，《遺集》有「軀殼」二字。
❽「不同」，《遺集》作「雖不甚同」。
❾「矣」下，《遺集》有「一日苦一日矣」六字。

或者以此爲有功業而不有功德。❶然昔時陽明王先生於一死罪，揮使惟以銅鎚死之，是非不免其死，而惟免其死苦耶？且免其不拔黃，是亦非積功德於鎚死者耶？若臺下於今日不遲死元於遲，而早死元於早，縱不有陽明功業復見於後日，又不有陽明功德復見於今日耶？或者又以不早死元而遲死元者，❷令元得以徐徐辯也。乃雖苦元於生，❸亦在所不惜。孰知遲抵湖廣亦不容元辯矣。❹何苦於生而遲死耶？又或者臺下以湖廣事不由己，❺奚得早死元，而不於元苦耶？又或者臺下自度且有功業而不有功德可也，何暇幹積功德迂闊事耶？如此如此，則亦不俟哀求矣。

至此地、至此時元必不願死於水，不願死於火，又不願死於苦而病，❻爲後世以元乃自死，如古有自殺而自死者也。惟願死於笞，又莫若願死於殺，可免於笞死而苦也。❼且又爲後世必以死而殺元者，❽某官也。元雖不有史官收，而不有野史收以入史官史於後世者耶？事勢至此，再無容喙矣。不辯惟自哀哀。

上江西劉撫院書

竊以梁汝元即何心隱者，未有一人而兩

❶「不」，原作「亦」，據下文文義及《遺集》改。
❷「或」上，《遺集》有「又」字。
❸「乃」下，《遺集》有「遲遲元死」四字。
❹「遲」上，《遺集》有「元遲」二字。「廣」下，《遺集》有「而死而」三字。
❺「湖廣事」，《遺集》作「陽明由己而臺下」。
❻「苦」，《遺集》作「笞」。
❼「可」上，《遺集》有「又幾」二字。
❽「死」下，《遺集》有「元」字。

姓名也。自庚申前，則梁汝元在學姓名也。自庚申後，則何心隱遊學姓號也。夫以何易梁姓，而以心隱易汝元名者，一以避故相之肆毒，❶一以便四方之稱謂也。❷不然，姓宗於祖而名命於父，本一人本一姓本一名也，敢擅兩其姓而兩其名耶？今湖廣撫臺委江西南安把總所緝者，緝何心隱也。而不知何心隱即梁汝元遊學之姓號也，非兩人而兩姓名也。

且心隱於湖廣，則撫臺若王臺下所視心隱之遊於所撫地方，❸一外省細民也。或生或殺乎細民，則不免有若談笑之情狀也。非故疎之也，而其情其狀其視外省細民自若是也。惟汝元於江西，則撫臺若臺下所視汝元之在於所撫地方，一本省子民也，或生或殺乎子民，必不免有若涕泣之情狀也。亦非故戚之也，而其情其狀其視本省子民亦自若是也。況臺下果不忍汝元以心隱緝，而又不忍心隱以汝元解，必由生殺於本省，而不憑生殺於外省，必由生殺於臺下，而不憑生殺於王臺下，則汝元縱不得生於本省臺下，而畢得殺於本省臺下，是以汝元殺汝元，而非以心隱殺心隱者殺汝元也。是以子民殺子民，而非以細民殺細民者殺子民也。是以汝元其體魄埋心隱其體魄於本省也，而非以心隱其神魂招汝元其神魂於外省也。

或者臺下以王臺下有所受於閣下也。臺下獨不有所受乎？況受於閣下者私受也，於朝廷者公受也。❹何者？受天子命以撫湖廣者固王臺下公受於朝廷者也。受天

❶「故相」，《遺集》作「已故嚴相」。
❷「方」下，《遺集》有「交遊」二字。
❸「王臺下」，《遺集》作「王公」，下同。
❹「於」上，《遺集》有「受」字。

子命以撫江西者亦非臺下公受於朝廷者乎？然則臺下、王臺下皆朝廷撫民官也。❶凡有所緝而奉天子命以緝，是爲朝廷公以緝民也。奚可私有所受於閣下，而爲閣下私緝民乎？凡有所解而奉天子命以解，是爲朝廷公以解民也，又奚可私有所受於閣下而爲閣下私解民乎？若徒爲閣下私於民緝，私於民解，則是以朝廷公天下撫民官爲閣下私官也，爲閣下私以緝民官也，爲閣下私以解民官也。況以汝元即心隱雖緝於湖廣，而實爲江西南安把總緝，不有關於臺下之撫江西地方以緝乎？又況以心隱即汝元雖解於湖廣，而實爲江西南安把總解，又不有關於臺下之撫江西地方以解乎？然則臺下又非爲王臺下緝以解本省子民應外省細民緝以解乎？然則臺下又不於王臺下以撫臺作撫臺緝民解民官耶？不又甚於爲閣下私以緝民私以解民官耶？縱王臺下必有所受於閣下，則臺下亦未必不有所受於閣下矣。既以江西把總緝心隱即汝元，便以江西把總解汝元即心隱者，竟差把總所緝，而竟解於閣下，其理不亦宜乎？其勢不亦便乎？

且天下官可以緝天下民也，可以解天下民也，可以生天下民也，可以殺天下民也。奚必以江西民爲緝於湖廣以膠柱，而轉解於湖廣以鼓瑟耶？

伏惟臺下近憐以察汝元於本省，遠憐以察心隱於外省，寧生汝元於江西爲本省民，毋寧生心隱於湖廣爲外省民。寧殺汝元於江西爲本省鬼，毋寧殺心隱於湖廣爲外省鬼。寧生寧殺心隱即汝元於朝廷爲天下民爲天下鬼，毋寧生毋寧殺汝元即心隱於江西

❶ 「王」上，《遺集》有「之與」二字。

於湖廣爲一省民爲一省鬼。則或生或殺乎民若汝元而心隱，若心隱而汝元者，非寃而殺也，非倖而生也，是以朝廷公天下而生而殺也，非私有所受而生而殺也。殺乃無寃鬼也，生乃無倖民也。豈惟一省民感戴曷勝，天下民感戴曷勝。

上江西邵按院書❶

竊以憲臺臺下秉生殺之權，而一省民之有可生者生，可殺者殺，皆在其權之所秉者也。況汝元一細民乎？且作好作惡，以生以殺，俾生者非其所可生，惟出乎好所作以生；殺者非其所可殺，惟出乎惡所作以殺。以致生殺之權雖秉於天子，而或自紊於天子，則臺下言官也，容不於天子一言乎？況宰相或有紊權於秉權者，又容不於天子以言宰相一言乎？又況撫臺或有紊權於秉權者，又容不於天子以言撫臺一言乎？然則臺下或奉天子命以生殺天下民，亦惟察天下民之可生可殺。❷如汝元之細民，果有可生可殺者而生之而殺之，是以天下民之可生可殺者生殺天下民也，而非以天子好惡生殺天下民也；即以汝元細民之可生可殺者生殺汝元細民也，亦非以天子好惡生殺汝元細民也。乃臺下代天子以奉天子生殺之命於一省，而不狥其命者有如此也；乃亦臺下代天子以秉天子生殺之權於一省，而不紊其權者又如此也。

況又或紊生殺其權於秉權於天子者，則

❶「邵」字，《遺集》無。

❷「亦惟察天下民之」，《遺集》作「如汝元之細民者亦惟在臺下代天子以察天下民之果有」。

在臺下之官言官得以一言諍之也；❶或紊生殺其權於秉權於宰相者，則在臺下之官言官得以一言論之也；❷或紊生殺其權於秉權於撫臺者，則在臺下之官言官得以一言覈之也。❸何今日不羈留本省細民如汝元，以由臺下俯察汝元果可以殺、果可以生，而殺而生汝元於本省，而顧轉解汝元於湖廣，以憑湖廣撫臺於汝元察不察，以寃抑殺汝元，生不生，以玩弄生汝元，殺不殺，以紊生殺其權於外省耶？　設臺下不果以汝元留，而果以汝元解，則是臺下不惟不有一言於外省撫臺，而且爲外省撫臺作一轉解小有司也。　臺下奉天子命以秉權者，❹豈奉宰相命以秉權者乎？　又豈奉撫臺命以秉權者乎？

或者以湖廣撫臺陰受指示緝汝元，必解汝元於湖廣，乃爲完事於湖廣撫臺，而臺下若無與其事者。　然而汝元雖江西細民，亦臺下子民也，可委其事於無與耶？　果不以汝元解而果以汝元留，果以汝元察，果以汝元生，果以汝元殺，或移文以迴湖廣撫臺，或具帖以報宰相，或題疏以奏天子，是亦臺下完事事也，是亦臺下秉權權也。　奚有秉一省生殺權而不與一省生殺事耶？　又奚有一省生殺事而不與於一省秉生殺其權者乎？　此汝元於臺下子民情也，敢不陳乎？　臺下忍不察乎？　此汝元忘乎其生其殺其秉權於臺下者，亦欲盡一言於臺下也。　言不能盡，言不敢盡，惟察惟恕。

❶「在」，原無，據《遺集》補。「諍」上，《遺集》有「而」字。
❷「論」上，《遺集》有「而」字。
❸「覈」上，《遺集》有「而」字。
❹「奉」，《遺集》作「代」。

上湖廣王撫院書

上陳履歷於臺下者，代狀訴也。❶自庚申前在學，❷乃梁其姓而汝元其名也。自庚申後遊學，❸乃何其姓而心隱其號也。夫以何易姓，❹而以心隱易名者，❺一以避難，一以便稱也。❻若以梁汝元於庚申前歷歷陳之，似有不勝其所陳者。若以何心隱於庚申後而陳之歷歷，且有功之足陳也。將陳之於越，不有功於越耶？而在越之人心者，有一心隱也，一無所犯於越也。設心隱一無犯於越，而顧以心隱於越緝，則在越之人心平不平於越耶？又陳之於蜀，又不有功於蜀耶？而在蜀之人心者，亦有一心隱也，亦一無所犯於蜀也。設心隱亦一無犯於蜀，而亦以心隱於蜀緝，則在蜀之人心亦平不平於蜀耶？又況陳心隱於楚，尤有不俟陳者。而有心隱於楚之人心，必不啻越、不啻蜀之人心有一心隱也。縱不以有功歸功於心隱，必不以有罪歸罪於心隱也。而心隱又有何犯於楚，顧於楚緝，又不知平不平於人心在楚者耶？

丙子七月內，❼程二蒲親弟突然乘舟而來，偪心隱共乘於其所乘舟，即放舟出湖廣界，乃垂泣而言，雲夢高典史帶兵將至矣，有所緝者，在言表也。言畢，乃圖歸應試。轉托渠表兄焦茗送心隱往泰州。尋二蒲致書

❶「上陳」至「訴也」，《遺集》作「汝元」。
❷「在學」，《遺集》上有「則」字，下有「姓名」二字。
❸「遊學」，《遺集》上有「則」字，下有「姓號」二字。
❹「姓」上，《遺集》有「梁」字。
❺「名」上，《遺集》有「汝元」二字。
❻「也」下，《遺集》有「不然奚爲一人而兩姓名耶」十一字。
❼「丙」上，《遺集》有「適爾」二字。

於楚之兩院各道，爲心隱辯。果犯何罪於楚，而乃以心隱於楚緝耶？其緝心隱於兩院耶？抑緝心隱於各道耶？初莫知也。非惟心隱莫知，雖二蒲亦莫知也。以莫知心隱所犯於楚，而乃莫知心隱所緝於楚者，何也？

繼而心隱自恨無所犯而有所緝，亟歸亟葬父母，以圖拼身自辯於朝，不覺築墳二月有餘，方工起，❶而茗父又領德安府票來緝其子并緝梁汝元即何心隱，時則丁丑十月也。

汝元與茗相泣相別，方知丙子七月，緝心隱即汝元者，楚之撫院陳臺下也。❷丁丑十月，緝汝元即心隱者，亦楚之撫院陳臺下也。是緝莫知其所起也。❸起於朝有所議而緝乎？起於野有所譖而緝乎？起於府州縣有所訪而緝乎？起於陳臺下上有所授下有所聞而緝乎？今陳臺下已坐刑部右堂矣，繼陳臺下於楚撫院者臺下也。遽相繼又差南安把總緝何心隱即永豐縣梁汝元其人者，其漫漫然無所起而緝乎？不起於臺下授陳臺下所授，聞陳臺下所聞，必起於臺下自有所授、自有所聞而緝矣。❹

凡若此所起，❺不惟心隱莫知，二蒲莫知，雖耿楚倥亦莫知也。在臺下亦可委之莫知乎？❻臺下必知心隱即汝元其人，❼所履所歷，必天下萬世不可有此人也，乃萬不得已而必緝此人，必殺此人，若心隱即汝元其

❶「工起」，《遺集》作「畢工」。
❷「陳臺下」，《遺集》作「陳公」，下同。
❸「緝」下，《遺集》有「於撫院陳公者又」七字。
❹「必」上，《遺集》有「而緝乎」三字。
❺「所起」，《遺集》作「之所起者又」。
❻「莫知乎」，《遺集》作「而莫知其所起者乎」。
❼「臺下必知心隱」，《遺集》作「在臺下必歷歷知心隱所履所歷」。

人，以示天下懲也。不然，忍漫漫然莫知，徒爲陳臺下不下有所聞，必上有所授，完陳案耶？臺下果欲歷歷知梁汝元於永豐所履所歷，庚申前者，則俯究朱把總所差蕭叔禹往還於永豐者，❶密查一月有餘，未必不可以知汝元於庚申前所履所歷者歷歷也。奚俟汝元歷歷陳而乃歷歷知汝元於庚申前歟？臺下又果欲歷歷知何心隱於孝感所履所歷庚申後者，則又不必詢之二蒲，不必詢之楚侗，惟研之朱把總，不歷陳其十之八九，必歷陳其十之四五，亦未必不可以知心隱於庚申後所履所歷者歷歷也。又奚俟心隱歷歷陳而乃歷歷知心隱於庚申後歟？知汝元於永豐，即知心隱於孝感也。知心隱於孝感，即知汝元於永豐也。知汝元知心隱於永豐於孝感，即知汝元知心隱於越於蜀於四方也。況心隱於孝感所履所歷者，比汝元所履所歷於永豐者，尤有寸進者也，尤一無所犯於孝感也，尤不期於孝感緝心隱也。又況心隱於庚申後所履所歷者，又比汝元所履所歷於庚申前者，亦有寸進者也。亦一無所犯於庚申後也。又何期於庚申後而丙子二三年間於心隱緝乎？又何期於此二三年間而以盜犯，又以逆犯、妖犯、奸犯於心隱緝乎？此犯此緝，臺下忍漫漫然不歷歷究，不歷歷詢，不歷歷研，而歷歷知心隱即汝元果有所犯，而果不容不有所緝者乎？

且心隱即汝元者，自庚申前後所履所歷，其年則六十有三矣。二三年間，則血氣年老而年衰，況今年又自祁門自二月被緝被解抵南安，又自南安自六月轉解抵楚省，里以千計而日以百計，其辱其苦，又與里與日

❶「往」上，《遺集》有「及先後叔禹」五字。

計。而衰老之血氣，又月老而月衰，以致視則十衰其三四明，聽則十衰其五六聰，肌膚顏色似未與老俱衰於外，而實與老俱衰於內。所恨所少者，或病或殺，一死而已。

前此欲死於水，欲死於火，欲自縊而死，欲自刎而死，欲自藥而死，欲自餓而死，又恐野史書何心隱即梁汝元者，於某府某縣，於某年某月，不堪被緝被解之辱且苦乃自殺而自死也。殺不明而死不明，猶無名殺而無名死也。又思，❶與其自殺而死於不明，❷莫若明明殺而死何心隱即梁汝元者於臺下也。❸或歷歷知心隱果盜犯而以盜犯殺心隱，或歷歷知心隱果逆犯、果妖犯、果奸犯，而有大於盜犯之不容不殺，必殺之以懲天下，以殺何心隱即梁汝元者於臺下，❹是以奸犯名、妖犯名、逆犯名、有大於盜犯名殺何心隱即梁汝元其人於天下，以示天下懲，則何心隱即梁汝元雖死於寃，亦非死於無名，亦愈於自殺而死於不明、❺不堪其辱且苦，泯泯無名以死也。

況朝野史相通以書：必書殺何心隱即梁汝元者，其職掌某姓名也；必書某職掌某姓名以某犯名殺何心隱即梁汝元也；必書何心隱即梁汝元於己所犯者實不實也；必書何心隱即梁汝元於人所殺者當不當也；必書何心隱即梁汝元所犯所殺者，必或以朝有所議書也，必或以野有所譖書也，必或以府州縣有所訪書也，必或以上有所授下有所聞書也，必或以授所授聞所聞書也，必或以

❶「又」上，《遺集》有「恐而」二字。
❷「其」下，《遺集》有「不明」二字。
❸「殺」下，《遺集》有「何心隱」三字。
❹「梁」，原無，據《遺集》補。
❺「而」，《遺集》作「不明而泯泯自」。

自有所授自有所聞書也。必歷歷知何心隱即梁汝元於庚申前後所履所歷者，而乃歷歷若是書也。書於野，書於朝之秉史筆以書者，必歷歷垂史，共知於天下萬世而不泯也。❶不又愈於不堪其辱其苦，以自殺而死於不明，泯泯無名已乎？

心隱即汝元者，固好名而亦惡死也。第被緝矣，又被解矣，惟有死矣，奚惡？❷又惟有死後之名或不泯矣，容不好，脱或不名之好，而必死之惡，則畏殺而貪生，必百計以求生免殺之不遑，自致神氣之餒，不勝血氣之衰，不激而驟斃，必激而釀疾，不驟斃於祁門，必釀疾於南安，不十其視而十衰其明，必十其聽而十衰其聰，能保肌膚顔色之與老俱衰於內者不與老俱衰於外乎？ 又能保轉解抵楚，得於臺下陳庚申前後所履所歷滿紙者乎？❸

外録《原學原講》萬有餘言一冊并得上陳於臺下者，亦無非重名之好以輕死之惡，假之自保之所致也。伏惟賜閲并究研，❹幸萬。

上湖廣郭按院書

臺下歷示梁汝元以何心隱所犯者果何犯也？ 果盜犯乎？ 果逆犯乎？ 果妖犯乎？ 果奸犯乎？ 自丙子七月至丁丑十月，前任撫院陳臺下，❺則緝何心隱以盜犯也。

---

❶「共」上，《遺集》有「使」字。
❷「奚」下，《遺集》有「容」字。
❸此句，《遺集》作「路而叩首於臺下以上陳庚申前後所履歷及得滿紙上陳者乎」。
❹「研」上，《遺集》有「并」字。
❺「陳臺下」，《遺集》作「陳公」，下同。

三月祁門小票，則緝何心隱以逆犯、妖犯也。押解牌則解何心隱以奸犯也。❶竟莫知以何心隱所犯者果何犯也？若以盜財之盜緝心隱，則心隱已非其人其盜矣，奚俟於辯歟？或以盜氣之盜緝心隱，則心隱亦非其人其盜矣，又奚俟於辯歟？其以逆犯妖犯於心隱緝，則辯莫辯於所上祁門書矣，敢贅辯歟？❷伏乞賜閱外録所上祁門書，以其所交辯所犯也，敢贅辨歟？惟以奸犯於心隱解者，又不敢以不辯也。

且奸有二，有奸謀之奸，有奸雄之奸。然而奸之屬謀者，則與逆與妖異名而同屬也，亦可以所上祁門書推其所屬辯其所謀也。不敢不辯，而又敢贅辯歟？乃若奸之屬雄者，雖許劭以評曹操，而實起於孔子誅少正卯之名也。夫奸之雄於曹操者，亦逆屬也。奸之雄於正卯者，亦妖屬也。亦於所上祁門書辯之矣，❸似亦不敢不辯，而又敢贅辯歟？況曹操其奸其雄，誠非心隱其人其奸，又不惟不敢贅辯，而亦不俟於辯之贅矣。

要之，所緝所解何心隱之所犯者，畢竟莫知果何犯而乃有此緝此解也。❹又乞臺下歷歷示何心隱所犯以致所緝所解於撫院王臺下者，❺果何犯，果何緝，果何解？果以何殺何心隱於梁汝元，❻庶不令梁汝元懵懵然莫知何心隱爲昏天黑地冤死鬼也？

或者臺下委諸此撫院王臺下必歷歷知何心隱必有所犯，而乃必有此所緝所解者

❶「押」上，《遺集》有「今」字。
❷「敢贅辯歟」，《遺集》作「又敢贅辯」。
❸「亦」下，《遺集》有「似」字。
❹「知」下，《遺集》有「何心隱」三字。「緝」下，《遺集》有「有」字。
❺「王臺下」，《遺集》作「王公」，下同。
❻「果」上，《遺集》有「不日」二字。

也，於我按院何與焉？殊不知按院以按於楚藩者，凡藩屏王侯以至撫院三司，皆在所按，而得言其可否者，獨可委諸何心隱所寃、所犯、所緝、所解於按院何與焉已耶？臺下倘動惻隱心於心隱而有欲言，❶則天子前之言可否雖在宰相，而當朝宰相之不設，則言可否於天子前者，又不在宰相而在按院臺下之得按而得以言也，❷又獨可委諸何心隱所犯、所緝、所解之可否，爲按院臺下所不與，而忍箝口不歷歷言不歷歷示耶？❸

又或者以撫院王臺下亦出於北都都院之都言官也，尚不一言何心隱果何犯，而顧漫漫然緝何心隱以解，況於按院臺下亦惟在言官之列，而不在言官之都者，肯體按院之按楚藩者，得按得言楚藩歷歷者爲何心隱一言乎？臺下果以何心隱所犯、所緝、所解爲無所與，而不肯煩一言之有關於千萬，又忍不一言示梁汝元以何心隱所犯者果何犯耶？懇乞歷歷示示。

❶「有」下，《遺集》有「不滿」二字。
❷上「得」下，《遺集》有「以」字。
❸「言」下，《遺集》有「耶」字。

近溪羅子全集

〔明〕羅汝芳 撰
方祖猷 梁一群
李開升 劉 雲 校點

目録

羅先生詩集卷下……二一

五言絶句……二一

七言絶句……二五

校點説明

羅汝芳(一五一五—一五八八),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進士,歷官太湖知縣、刑部郎中,甯國、東昌知府,雲南屯田副使、布政司左參政。宦轍所到,率以學爲政,舉辦講會。萬曆五年(一五七七),爲首輔張居正所惡,致仕歸里。此後一意講學,足跡遍於江浙閩廣。萬曆十六年卒,門人私謚明德先生。

羅氏二十六歲時,拜王門泰州學派開創者王艮再傳弟子顔鈞爲師,終身服膺其説。黄宗羲稱其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混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爲工夫」,力主現成良知之説。時人將他與王門另一弟子王畿(號龍溪)並稱爲「兩溪」,以爲「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見建昌府回吏部文《羅汝芳履歷》、羅懷智《羅明德公本傳》、黄宗羲《明儒學案·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及陶望齡《近溪先生語要序》)。羅汝芳爲泰州學派後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羅汝芳著作甚多,據其孫羅懷智《羅明德公書目》,共九十三種,多數已佚。現存著作名「全集」者有兩種,一爲明萬曆年間彙編而成的《耿中丞楊太史批點近溪羅子全集》二十五卷,包括《羅先生詩集》二卷、《近溪羅先生一貫編》九卷、《近溪羅先生語要》二卷、《近溪子集》六卷、《近溪子附集》二卷首一卷、《近溪子續集》二卷、《近溪羅先生鄉約全書》一卷。所謂「批點」,指耿定向批點《近溪子集》和楊起元批點《近溪子續集》。該全集所收羅氏著作最多,版本最早,且主要語録部分曾由羅氏過目,本次校點以《四庫存目叢書》配接影印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及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之《耿

中丞楊太史批點近溪羅子全集》爲底本。不收耿定向、楊起元批點文字，書名亦簡省爲《近溪羅子全集》。

另有《盱江羅近溪先生全集》，共十卷，卷一至卷八爲語録，將《近溪子集》、《近溪子續集》，「删其繁複，增其未備」（蕭近高《刻盱江羅近溪先生全集敘》）而成。卷九爲詩集，卷十附録諸家所作羅汝芳傳。十卷後，又附三卷，爲陶望齡所輯《盱江羅近溪先生語要》、《盱江羅近溪先生孝仁訓》和《鄉約全書》。其中《孝仁訓》底本無，故本書不録。此本刻於萬曆四十六年，比底本遲。由於經過羅懷祖删繁增缺，語録部分內容既比底本少，而且所録句子也頗有異同，且未收按類編輯的《近溪先生一貫編》。不過此《全集》的其他部分，雖經重刻，仍具有校對價值，故本書以「臺北國圖」珍藏本《盱江羅近溪先生全集》爲校本，校記中簡稱「盱江全集」。

爲彌補校本上述二點不足，我們採取下列措施：

一、《近溪子集》六卷。此書演變情況較複雜。據郭斗《刻近溪羅先生會語敘》，先有羅氏在滇講學的《五華會語》和《雙玉會語》刻本，後其弟子杜應奎益以羅氏在滇其他講學會語編爲三卷，題作《近溪先生會語》。後杜應奎又增以自己所録羅氏早期講學未佚的語録，擴而爲《近溪子集》六卷。據杜氏《近溪羅先生跋》，刻成於萬曆十二年，這應是《近溪子集》最早刻本。萬曆十四年，羅汝芳弟子季膺從耿定向處獲此《集》刻本。因耿氏「多加評騭，謂可傳也」，「遂刻而傳之」（季膺《刻羅近溪集序》），予以重刻，這就是本書底本耿定向批點《近溪子集》的來歷。

由於《盱江全集》本已將羅氏語録重新混合編排，打亂了杜應奎的編輯次序，取消了《會語》與《續會語》分卷。且經他整理後，內容比底本大爲減少，失去羅汝芳講學時紀録的原貌。因此取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杜應奎編的刻於萬曆十二年的

《近溪子集》六卷爲校本，簡稱「杜應奎本」。此本與底本差異主要表現爲：卷端第二行所題不同，杜應奎本作「會語」，底本作「楚黄友人耿定向評」；杜應奎本也有眉批，但數量不同，杜應奎本僅一條（卷一頁十九），而底本多達數十百條。此外杜應奎本除收有耿定向等人的序跋外，尚有楊起元《近溪子集序》，而底本没有。

杜應奎萬曆十二年所作《近溪羅先生跋》説，他是在此書刻成後，「得綴數語卷末」而作跋語，但爲何杜應奎本有耿定向批語一條，又爲何有萬曆十五年楊起元作的《序》？這只能説批語和楊序，是後來印行時增加的。

二、《一貫編》九卷，（其中《論語》、《孟子》均分爲上下二卷，今皆合爲一卷。）羅汝芳另一弟子熊儐編刻，萬曆二十六年本。此書「以四書五經爲綱，以羅子《會語》爲目，類輯成書」（楊起元《近溪先生一貫編序》）。本次校點用《四庫存目叢書》影印長松館《一貫編》作校本，校記中簡稱「長松館本」。底本與校本在次序、名稱、内容編次上有很大不同。如在校本正文前有《羅子一貫説》、《像贊》、《履歷》，正文最後有《心性》上下，底本都無。正文校本以五經在前，四書在後，而底本反之。此外，分章及四書排列次序也不同。

需要説明的是，本書雖稱《近溪羅子全集》，然羅汝芳著作仍有不少未收入，如《羅明德公文集》、《盱壇直詮》、《近溪羅先生庭訓記言行遺録》、《孝宗宗旨》、《孝仁訓》、《大明通寶義》、《癸酉日記》等。

本書的校點，版本方面得到「臺灣中央研究院」王汎森教授和日本活水女子大學荒木龍太郎教授的幫助，特此感謝。

校點者　方祖猷　梁一群
李開升　劉　雲

明德先生詩集叙

泰州王先生嘗言學樂之旨，學者多誦之，然此非泰州之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謂詩興樂者，奚物哉？夫其油油焉，融融焉，天地與舒，日月與明，百物與昌。若釁浴囚縶而游之莊馗，抉重翳而昭白晝者，此之謂不韻之真詩，無聲之大樂乎？真樂難名，而寄名於詩樂？詩即樂也，樂即詩也。趣有深淺，機有生熟，終始條貫，一言而蔽之，學樂而已。白沙子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予謂：子美詩即聖矣，譬之猶以甜說蜜者也，堯夫以蜜說甜者也。「梧桐月照，楊柳風吹」，人耶？詩耶？此難以景物會而言語解也。

盱江明德羅先生，聞道於泰州之徒，盡超物僞，獨遊乎天。與人偕，顧盼呿欠，微譚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因而興起者甚衆。予未嘗見先生之詩，而平日持論，竊謂先生全體即三百篇，其顧盼呿欠，微譚劇論，即其章句耳。萬曆丙午，友人左景賢氏來按兩浙，示以一帙，蓋先生孫懷祖所編次，予於是又真見先生之詩也。論者或謂伊川《擊壤》率取足胸次，不拘於法，而先生律調兼具，直類詩人之詩，若異乎所謂別傳者。予曰：「先生生平言庸言，行庸行，殆深覺乎賓惜玩弄之爲病，而力造於平實。當其爲詩也，宜亦詩人而已矣。堯夫之趣於詩，詩之外也，其意遠，其詩傳；先生之趣於詩，詩之内也，詩不必盡

傳，而意爲猶遠。若其以詩爲人，以人爲詩，以己爲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爲己，好而樂之，安而成之，則二先生所同也。詩之工拙，傳弗傳，置不論已。」萬曆丙午秋九月，會稽後學陶望齡謹叙。山陰王應遴書。

近溪羅先生像讚

上元門人李登讚知縣

形亦衆形，身亦衆身，於惟先生，踐形成身。賦同此性，宰同此神，於惟先生，復性完神。均是庶物，均是人倫，於惟先生，明物察倫。長以及長，親以及親，道邇事易，直基治平。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維是孝弟，達義與仁。寰宇廣矣，誰非我人？先生一腔，收天下春。萬古長矣，性無古今，先生一念，洞萬古心。近自文成，遡及孔門，先生闡之，厥有大勳。仰瞻遺像，緬懷溫仁，勉旃此學，用答循循。

宣城門人沈懋學讚狀元

修其形，躩其身，葆其精，完其神。學接虞廷，獨見本真。不慮不思，赤子知能。萬物一體，肫肫其仁。至平至易，極高極深。曰「中」曰「庸」，以化以神。德難以名，名難以稱。强稱名之，名稱大人。

盱江門人張嵿讚員外郎

儼然若有所思，實則何思何慮也？退然如不勝衣，實則當仁不讓也。煦然若無不可與，實則和而靡同也。向道而行，忘身之老，庶其似之，善貌先生而肖者，其尚圖之此哉！

臨川門人徐允修讚布衣

欲觀夫子之心，大德曰生。欲觀夫子

之身，形色天性。學從不學，知以常明。三綱五常，無爲渾成。不離乎愚夫愚婦，吻合乎至聖至神。

白鹿洞門人熊儐讚貢生

學本羲皇，何思何慮。老安少懷，入孝出弟。肫肫其仁，德配天地。孔孟以後，斯文在是。

趙田門人袁黄讚兵部主事

儒者曰：汝學似禪。釋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直透本心，以俟聖人百世。此昔人讚象山先生之言，予讚先生無異。

盱江門人左宗郢讚提學御史

挹先生容，如坐春風。聆先生言，如飲太玄。由今想先生像，蓋動静語默，悉

登彼岸。學先生學，統天地萬物，同歸大覺。易知簡能，直臻聖神。一息千古，元氣流行。無得而稱，稱曰「明德先生」。

宣城門人王環讚貢士

發明德之旨，中天皎日。證孝慈之用，大地陽春。掀翻秘藏，喚醒顓蒙。日用平常，原非外假。出王遊衍，直任本真。中和位育，千聖一心。學爲大學，人爲大人。

明德羅先生詩集序

《記》有之：入其國，其人潔净精微，深於《易》者也；温柔敦厚，深於《詩》者也。如此，則其人易知矣。孟子言尚友古之人，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今之人以詩相示，誦之，則其人亦已可知矣。乃古之人若有其詩可誦，而其人尚有未可知者，以待論其世而後知。夫世之爲世，古之爲古也；古之爲古，即其人之所以爲人也。故夫論古之世，而後知古之人。非其世，何以有其人？然非其人，亦何以有其世？故孟子曰：伊尹、柳下惠、孔子，皆古聖人也。

明德夫子之巧力於時也，非所得好而私之。其於先覺覺天下也，可謂任之矣。而冲焉若後覺者，其所與人，蓋己由由斯，而又非有爾我不相爲浼之意，殆時爾耶？吾遊夫子之世矣，所至若元和之條昶，流風穆羽，若樂之出於虚而滿於自然也已，而瑟然明以清。夫子歸而弟子不得聞於斯音也，若上世然矣。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没。吾觀今天下之善士，不知吾師其爲古之人遠矣。今之世，誦其詩，知其厚以柔而師之，卒也以學易其净以微，亦非世所能知也。净故厚，微故柔。雖然，論其世、知其人者亦幾其人哉？則亦誦其詩而可矣。萬曆丁酉夏四月望，臨川門人湯顯祖百拜謹書。

羅先生詩集卷上

盱江明德先生近溪羅汝芳著
同邑門人心源左宗郢選
雲間後學何三畏校

四言古體

題菊

稀則我貴，秋芳獨此。肯向人間，浪誇金紫。

題畫

高松亭亭，川波澄澄。琴無須弦，松韻江聲。

五言古體

登高望洞庭湖

元化灝生德，太宇涵淳沖。一氣亘今古，廣邈何由窮。峙流莫高下，顯象彌寰中。達觀務冥契，匪直爲躬逢。曠矣洞庭渚，滙濤凌玄穹。濟澤暨彭蠡，渺没走西東。寤思昔已久，艇涉期往從。衰殘滯暑雨，只尺睽初衷。駕言陟崇阜，駭矚超晴

空。萬派忽襟几，浩蕩收奇蹤。君山微彈丸，岳樓低蟻封。乃知古至人，泠泠馭天風。游意入無始，置身上鴻濛。六合信所如，爲樂將誰同？

別諸生

我行湘之陰，星言夙歸駕。日華起初明，霞片紛空下。前林出羣英，章縫濟相亞。爲予睠湘流，別懷浩難瀉。作德期與俱，逝不舍晝夜。悠然窺天和，眇矣嗣元化。孔顏日已遠，此道誰柄欛？末習事支離，撥實需美稼。寧知本不存，柯葉難久假。願尋赤子良，亟友神明舍。

坐白鹿洞思賢亭賦勉諸生

振衣登絶巘，俯瞰歷盤錯。迂迴曲徑通，松風響雲壑。一溪橫枕流，五老賓形削。憩息、坐之，幽光誰可掠？紫氣護龍岡，霏煙生窅寞。漢陽天外峰，長林轉寥廓。白石漱寒湍，飛雲度層嶽。昔有幽人居，書聲滿高閣。白鹿自馴馴，依依如有托。超然謝世塵，直尋孔顏樂。富貴等浮雲，物外安能鑠？濂溪朱紫陽，淵源自伊洛。象山陟其巔，天生爲木鐸。敬齋奮袂起，斯文相繼作。大明日中天，撤我賢關鑰。千古重真儒，後先聯脉絡。我來續舊遊，媿不如先覺。試語二三子，一悟即非昨。自有良知能，不慮亦不學。真諦滿乾坤，無爲言詮着。

寶陀巖次何冢宰韻

浩刧方洪濛，鑿茲自誰斧？想當天丁來，元精恣吞吐。手握造化權，足振雲霞步。穹窿啓玄栖，赤日蕩煩暑。綽約閬僊葩，香風透深户。千載我重來，恰是初春午。洞房甜幽窻，寂若星方曙。起誦《法華》函，滿耳聞法鼓。塵網滯千生，解脱良由此。譬彼美丈夫，玉食驟天府。願言鈞八荒，仁壽酬聖主。

七言古體

夜遊蓮花峰

村頭雨歇雲仍花，飄空萬片驚紛拏。犬號竹裏雞籬外，咫尺莫認爲誰家？尋山興豪晩未足，諸君促騎行相續。林叢瀑灑雲愈深，足着俄臨千仞谷。篝燈谷底疑星光，云是野父茅結房。僕夫徑迷遠呼訊，嗷嗷指辨東西方。老僧經罷眠已久，却叩禪關開户牖。拾薪炊火夜似年，蒲團趺坐室如斗。朝來更上山之巔，飛帆遠見梅江船。青蓮亦有慈航在，安能共度境無邊。

濛山巖次前韻

蒼茫山徑眼欲花，杖藜步側那能拏。曉炊裊裊煙滿屋，問道幸有山翁家。翁言居處近山麓，山巖却與居相續。蔽密松篁見則難，石竇斜穿即中谷。僕夫掖我躋石梁，巖懸壁上似蜂房。谽谺萬仞慴心目，恍惚身世移殊方。坐定精神還抖擻，更上

重岩開竹牖。滿前星月夜低垂，翻身便欲騎箕斗。蓬壺咫尺去甚便，弱水飛度無須船。回看茲土忽遼邈，一坯遠寄巖雲邊。

金精洞天次前韻

金精岩頭千樹花，飛步直上如堪拏。詎知穹窿幾萬仞，石室原是天僊家。僊女上天遺舊屋，僊踪一去難再續。木雞叫月來寒霄，石鼓催更報幽谷。浮丘弟子郭與王，費公向亦名長房。入山共此事丹竈，製煉一一成真方。紫鸞翩翩蒼龍糾，閶闔金扉開洞牖。麗英一嘯出相迎，羣僊次第躋台斗。長沙故事話當年，如林鐵騎浮江船。洞門鑿破空歸去，癡傳人世今無邊。

石華山次前韻

梅江午風吹浪花，江頭渡子舟横拏。掖予登岸一回顧，山城雉引千人家。緑莎襯步循堤竹，童冠行歌聲斷續。石隙斜通户半開，烟雲内瀉疑空谷。嶺道延緣轉樹傍，仰看絶巘誰僊房？浮丘丹成王郭去，靈砂莫訊當年方。碧桃分釀餘杯酒，萬樹紅光向東牖。興來似與世相遺，狂對三僊傾大斗。蓬萊何處醉欲旋？巖上寧無架壑船。招招海若勿停棹，飄飄直泛銀河邊。

青陽洞天次前韻

石龍鱗鱗斑欲花，頭角變化騰雲拏。

洞門煙霞日呑吐，飛霖潤徧三農家。嶺迴逕曲千峰矗，雲根似斷還似續。玉筍叢林挂萬竿，聲聲長嘯喧林谷。穿林度谷走且殭，午風一枕來山房。山人丹熟去已遠，徜徉海岱知何方？碧潭石罅深如剖，寒光掩映疑天牖。欲起當年紫王虬，揮鞭北極歸南斗。青陽爲我譚眞詮，云是迷津大法船。一切有情須盡度，始挹玄勳朝日邊。

桃津次前韻

世塵眼底浮空花，滿前擾擾争喧拏。避喧偶得桃源路，問津却到秦人家。津桃萬樹絢晴曝，香風陣陣遥相續。沿流踏花路不迷，窈窕尋源向空谷。是誰春釀紅滿缸，邀予對酌開雲房。坐獻蟠桃實纍纍，莫知所出從何方？且啗且啜千歲久，閑看烏兔穿牕牖。有時狂歌宴西池，有時爛醉翻北斗。忽然憶我初來年，津頭漫爾呼歸船。種桃主人尚未老，忻然一嘯迎花邊。

觀仁山次韻

蒙巖愛巖如寶花，逸興飛動時難拏。泉流巖石費經畫，每思結屋成山家。朝來携我趁清旭，半壁行空還棧續。白猿覘面落枯藤，黄鳥下瞰翻陵谷。循厓再轉若迴廊，中間石竇疑空房。梯攀綆引那能上，仰視惟見天一方。洞口清泉滿石溜，古柏行行似穿牖。冥蒙蒼翠互周遭，莫辨南山并北斗。巖前尊酒共盤旋，歔然苦海登慈船。浩歌一嘯坐絶嶺，塵寰渺渺浮雲邊。

題烈孝卷

我聞鰲溪昔被寇，妖氛赤日黃雲湊。蔀屋無隙窺青天，血刃郊原紛虎鬪。平地湧浪山作淵，世變潰決狂奔川。誰復砥柱當其前，詹家母子獨不然。高聲叱寇如叱犬，甘心餐刃如餐膳。妻念夫賢目長盼，兒護母苦雙淚泫。烈孝雷轟帝亦聞，丹書五色垂層雲。三綱有紐不終焚，元和宇宙回氤氳。

孫本所隱九華山招予過訪寄謝

九華天際芙蓉開，千葩萬葉真奇哉！我聞唐時李太白，翩翩遊興從仙謫。煙雲瀟灑豪未休，選勝築室成丹丘。騎鯨一去竟何許，鶴語猿聲愁無侶。本所先生亦好奇，翻嫌太白迷他歧。丹丘更欲住深處，億萬斯年長不去。馳書遠地特相呼，訝予好事尋玄都。吁嗟玄都實難尋！九華亦匪徒長林。我遊君住願努力，莫惹山靈生德色。

題郭梧陽泉鹿圖

喬松千尺雲俱蒼，磷磷石底流泉香。餐松飲泉集羣鹿，相呼呦呦鳴笙簧。呦鳴式燕邦家光，示我世世欲周行。

五言近體

水簾洞次李空同韻

水簾經幾度，勝覽莫逾今。秋静梧桐滴，春深蘿薜陰。烟嵐滋豹穩，風雨入龍吟。待約空同子，千年擬共臨。

龜峰寺次前韻

洞府開真境，人間自古今。天門通海色，石竇滿雲陰。白鹿來仙跡，蒼苔認客吟。清秋際高爽，杯酒萬峰臨。

董比部過訪從姑不遇次謝

幾年稱地主，入室媿山僧。松徑雲俱寂，岩廊客漫經。泠泉寒自響，香供夜誰能。賴有長空月，三更送佛燈。

宿羅田岩和羅念庵韻

今古羅田道，高歌幾嗣音？天風還客袂，海月自禪心。草色當春媚，林光傍晚深。黃龍參未得，僧磬出岩陰。

出谷雙黃鳥，嚶嚶肆好音。名岩方獨步，多士偶同心。陟嶠難辭險，尋源莫厭深。元公開絶學，遺像儼峰陰。

送傅良儒北上武試

四海紅塵滿，君今結束行。鐃歌看出塞，劒氣自干城。壯志清胡虜，丹心答聖明。孤舟江上別。風雨夜潮生。

渡黄河寄朱東源督學

朝步黄河上，懷人宛水央。漫言雲樹接，相望海天長。臯坐臨嵩嶽，鴻儀振洛陽。中天新化雨，誰已及宮墻。

別劉羽士

羽士來何所，烟霧兩袖翩。丹砂成白日，紫府寄青年。海嶠蓬壺外，鸞笙玉宇前。歸尋望華處，千樹碧雲連。

柯山仙集樓晚酌

玉宇寒光滿，珠林霽景新。青霞瞻灝氣，紫府坐長春。興爲懷仙劇，杯緣見月頻。虹橋擬扶醉，重問看棋人。

凌太守過訪從姑次謝

使君聊騁望，汪上躡孤亭。出郭謝塵鞅，停雲聚客星。茗椀炎氛息，風鈴午夢醒。無生最深法，更許向誰聽？

同徐臺石海門晚酌芙蓉嶼分賦

名園依郭上，幽徑傍池迴。舟出紅雲

渚，樓高白玉臺。野眺舒長目，豪吟信逸才。粵王歌舞地，應不厭頻來。

過雁門關

雁門雄北固，夙駕趁星前。戍角千山動，征旗萬里懸。朔雲橫晉鄙，關月滿胡天。未遂終軍績，空慙壯仕年。

王太史招飲北田學舍次韻

勾管林間事，偶來天上人。雲光閑弄影，花氣静消塵。步轉柴桑徑，槎浮牛斗津。倚杯歌峽口，新月挂嶙峋。

武夷三仰峰

五曲最深處，三仰萬峰巔。丹竈護猿鶴，石榻棲雲煙。寒玉水簾碎，翠屏仙掌連。未能生羽翰，欲往問靈筌。

九牧鋪遇雨

村徑歷深樹，蒼茫雨更奇。雲光寒欲斂，人影暮初稀。饑雀憐殘黍，懸猱下遠枝。高歌頻撫景，忽爾起遐思。

許僉憲過訪從姑次韻

有客明僊仗，乘風過草堂。纖歌將進酒，清響謾調簧。簾啓青春滿，尊移白書

長。更看江閣外，晚色動雲光。

張參戎約顧山中阻雨

最愛姑山裏，雲深便客棲。松篁僧伏臘，巖洞佛招提。憐我當春半，遲君近日西。城闉剛十里，望眼惱花迷。

雲軒次韻

愛爾開三徑，苔痕了未斑。心方遊物外，軒更住雲間。花鳥春長靜，琴書意自閑。蓬萊瓊島上，信有玉爲圜。

林仲山雪後過訪從姑次韻

行檻坐蕭蕭，凡襟共雪消。事原從偶得，客豈待人邀。一線留雲峽，千尋架壑橋。翩翩扶醉上，蓬島路非遥。

別王默齋

維舟湘水上，一嘯幸逢君。古道原心契，英標不世羣。儒宗今嶽麓，經術舊河汾。惜別重回首，薰風度晚雲。

七言近體

殷中丞讌集松泉亭次黃太史韻

開府雄藩最上頭，中丞風節思悠悠。芳尊謾共廉泉酌，高誼真迴砥柱流。五嶺烟花吴粤會，三江雲樹古今浮。孤臺惆悵

宮城暮，坐對滄洲起白鷗。

烽烟萬里淨嚴城，臺上賓筵晝接清。泉應春潮浮海氣，松迴午籟散天聲。閻公雅屬三台望，徐庶私含寸草情。珍重虔陽今夕讌，直將肝膽載深銘。

珠溪謾興

夜深銀燭坐憑闌，恍是身遊霄漢間。香霧潭紛龍欲卧，長林風繞鶴初還。金仙紫蓋雲中駕，玉女青螺月下鬟。錯落泉聲溪底亂，夢回時作珮珊珊。右和揭傒斯

珠溪溪上萬峰雄，杖屨時經大華東。星宇琳宮仙谷口，瓊崖錦樹畫屏中。山雲入户朝疑黑，海日當樓夜欲紅。傳是浮丘冲舉地，風光西晉至今同。右和虞文靖

宿白鹿洞

匡廬千仞倚空懸，下有宫墻百數椽。詞客秖緣詩社立，真儒方得道心傳。岩花日暖黄鸝語，洞草春香白鹿眠。借取半間留夜月，竹床高枕玩先天。

望岳陽樓柬汪伯玉

洞庭浩渺古今聞，湖上層樓更入雲。城堞波浮疑蜃氣，劍芒霞襯識龍文。川巴水共三湘合，吴楚山從七澤分。况是故人開府日，論心那得坐晴曛。

登衡岳祝融峰

南岳層霄引翠痕，五雲深處祝融屯。青天紫蓋懸峰影，白日朱陵敞洞門。禹蹟碣看遺篆古，舜遊臺識上封存。登臨悵望人千載，浩蕩乾坤對酒尊。

觀日示同遊諸子

祝融飛馭欲南離，早覲輪烏出海時。四顧人寰猶夜色，一登峰嶺已晴曦。霞蒸紺宇金渾勝，雲絢瑶空錦未奇。霄漢即看塵境迥，神遊誰許共心期？

憩觀音巖 有胡廬山心訂在上

巖底靈泉響更飛，岩頭坐聽忽忘機。潮音久漫傳滄海，大士今應在翠微。塵刹三千那可度，衡峰七十總堪歸。同心況有當年約，我願風前便拂衣。

南臺紀興

高臺衡岳敞南天，佳氣長披入座前。江漢波光依樹渺，岣嶁峰影傍簾旋。精英秀拔從千古，蹤跡奇收信百年。谷口同遊發歌響，恍疑靈鳳望中翩。

沈玉陽枉顧從姑次韻

嵐光林影翠紛紜，秋色山中月正殷。五馬旌旆行捲霧，半空樓閣坐看雲。香浮瞿衲青蓮社，霞襯姑仙紫玉裙。況是清平調歌管，不妨尊酒對晴曛。

懷樂安諸子

雙玉飛樓最上頭，謾依雲峽散孤愁。千峰送雨雷聲午，萬壑生風樹色秋。多病自慚虛白晝，此身誰共老滄洲。美人只隔芙蓉渚，幾欲從之江水悠。

寄何心泉侍郎

美人歸自鳳池頭，袖彩翩翩拂舊愁。庭樹玉稠看永晝，簾花香遠憶高秋。風迴使節雲中塞，時心泉督餉雲中。星遶仙槎海上洲。側席謾勤當宁念，紫霄長望夜偏悠。

寄江雲石年丈

憶昔神遊太華頭，寒光玉宇動深愁。無端虛我三千刼，有美多君萬斛秋。人世麒麟原異種，仙家鸞鶴住同洲。瑶葩又兆江淹夢，五色雲浮碧落悠。

偶　成

世際昇平遯亦嘉，丘園雨足徧桑麻。客來一飯雲同煑，酒乏千尊月可賖。身健未慚生計拙，住深休訝路頭斜。狂歌忽憶青天上，直欲扶摇吸紫霞。

過陶靖節墓

晉代衣冠幾古丘，如何靖節至今留。山連廬嶽自賓主，水入潯陽無夏秋。倦鳥依林知得止，浮雲戀樹似行休。誰云古墓樵人識，更有清風動客愁。

胡盧山過訪次謝

江干相對向韶華，又見葵榴葉底花。入眼光陰紛過客，放身天地總還家。箋隨雅興披青玉，盞共清襟倒碧霞。調嘯山頭忘爾汝，謾教人羨駐仙槎。

道經山家

村塢人家翠作堆，偶扶雙屐趁閒來。徑穿疏竹雲光亂，屋接緋桃日影迴。最是野情偏汗漫，那堪春事足徘徊。山童爲語仙岩近，入望真成碧玉臺。

施恒齋招飲鬱孤臺謁周濂溪祠

峰頭綺席向春開，旌節薇垣爲客迴。二水江分鷗鷺繞，孤臺雲滿鳳凰來。祠瞻濂洛欽前哲，劍倚崆峒挹上台。玄語幸從聞秘密，不辭歸騎重徘徊。

和顏別駕懷麻姑作

郡齋江外路無多，相望其如勝會何？一水蒹葭秋正好，半園松竹雨初過。石橋天近雲扶屐，山閣春回鳥度歌。況有神功堪共醉，魯公曾爲勒煙蘿。

題郡二景

玄女登霄亦幾年，銀潢手挽下瑤天。風雷晝撼蒼龍吼，冰雪晴飛白玉懸。小有仙源分古洞，神功春釀挹靈泉。何當一醉遲王遠，坐看滄桑換海田。右麻姑春瀑

輿圖何代開盱姥，秀發靈源派獨長。影落銀河星斗亂，湍迴碧練水雲香。蒹葭幾爲伊人遡，蘭芷誰憑遠客將。江岸幸留神物駐，夜深時見引龍光。右盱江素練

登七臺山和吳南嶽韻

何代真人御帝傍，高臺長此閲滄桑。千尋玉卓乾坤柱，萬仞金晶日月光。吳越岧嶤分嶺道，海天寥迴入蠻荒，倚闌夜宿

空明閣，却憶姑峰舊草堂。

古樹隱環日影傍，暫從木石偶庚桑。七臺嶺坐天風上，三際燈隨海月光。龍劍早看凌北斗，鯨波尤喜靜南荒。華夷俯視應無外，八極陽和共一堂。

興林寺次南嶽韻

舟度興林歇晚橈，曉攜風雨上層霄。煙迴樹色千林繞，瀑引泉聲萬壑朝。鉢裏龍歸雲更濕，天中人立氣偏驕。空明直透三千界，欲借長虹駕玉橋。

宿空明閣次韻

層臺錯落倚天躋，下瞰空明閣影低。嵐翠濕衣寒欲滴，雲根盤榻夜堪棲。南披漲海通雕闌，北礙星河接畫題。瘦骨不禁風露重，青袍坐擁聽山雞。

永康道中即事

婺城十月霜氣清，渺渺川光浮日晶。照水山楓晴自落，叫雲汀鴈暮初停。驚心最是三冬候，送目那堪萬里程。晨發廣成仙宅近，期將丹訣問平生。

建溪晚酌

粵嶠閩關幾夢思，杪秋那復壯遊時。千村木落林扉豁，萬壑雲流石徑攲。劍拂青霜憑斗遠，杯涵纖月下樓遲。當筵莫謾歌行路，宇宙春收是所期。

武夷宮次陳獅岡韻

幔亭霞彩倚天開，譙罷曾孫更未來。舟架碧岩蓬海隔，鷄鳴玄峽歲華催。粧臺玉女虛瓊户，丹竈金砂散草萊。惆悵昇遐千古事，幾人平地是仙才。

上接筍厓

松梯倚空立千尺，鐵綆抱壁垂百尋。舉足便覺紅塵遠，擡頭秖見青天臨。深深石榻虛白日，渺渺蓬壺遲素心。仙翁愛客坐相語，洞門月度前峰陰。

天遊觀

孤峰縹緲寄虛亭，仙宇高寒集萬靈。鶴馭三天遊碧落，龍淵九曲洞玄溟。曾孫錦幔春光滿，玉女粧臺夜月熒。信是蓬萊連斗極，時瞻紫氣護玄庭。

武夷對月

閩嶠山光照眼明，武夷行處況秋清。深溪沁月涼生早，短棹沿流浪湧平。把酒誰堪隨鶴侶，乘風我欲試鸞笙。虹橋錦幔應非遠，只尺渾收萬里程。

宿麻源觀音巖

歸馬松關宿聖巖，雲梯石竇客二二。亭皋坐竹春逾緑，花月籠烟晚更藍。瓊島無塵真避俗，玉書有意莫頻緘。憑虛一嘯乾坤眇，萬壽雙姑盡日瞻。

紫霄宮次李一吾韻

紫霄深處九迴溪，溪上巖巒北斗齊。龍隱碧潭花氣合，鶴巢蒼樹野烟迷。春光愛客晴偏媚，山鳥窺人暖自啼。路迴不妨乘夜入，石床雲滿足幽栖。

其　二

步入層巖半碧霄，羣仙誰共紫宸朝。瑶壇星斗三天近，玉柱乾坤萬古標。靈骨壺公曾委蜕，爛柯王子幾經樵？緋桃翠柳溪前繞，又逐春光過小橋。

登泰和山

天柱峰高萬疊藏，玉臺金殿瑣晴蒼。雲深巖麓牽風雨，夜静松根挂斗芒。坐洗塵凡蓬島近，望窮河漢海門長。却憑點綴求仙跡，聖力神功兩浩茫。

和答顧山人

何代姑山此寄家，峯頭一徑望中斜。青天萬里遲歸鶴，滄海三山渺去槎。谷口金光餘碧草，池邊若木散琪花。他年擬嗣方平會，五色龍翔羽作車。

登大華蓋山

紫霧千峰曉半開，嘯攜仙侶去還來。栖酣玉液襟期遠，坐擁瑶空海嶽迴。今古浮丘人幾世，乾坤華蓋此高臺。大還丹訣應長在，好點黃金徧九垓。

致仕偶興

乾坤到處有行窩，解組飄然發浩歌。傳世幸遺清白吏，居官已入孝廉科。隱心秋水眠鳧鴨，詩興春風長薜蘿。俯仰自知無愧怍，漁樵伴裏聽那何。

山居懷友

客坐高林鳥道寒，玉芙蓉疊翠屏看。吳門帆落江干影，楚嶠雲穿閣上闌。雙眼自隨今古迴，一襟誰共海天寬。鶯聲谷口相求切，幽思翻成緒萬端。

其二

黃鸝初轉緑陰寒，紫石屛高削玉看。一線天光迴白日，半空樓閣出雕闌。浩歌夜度千峰遠，野望晴開萬宇寬。鳳鳥何年翔未返，幾回翹首五雲端。

江雲石九日過訪從姑次韻

姑山天表秀芙蓉，紫翠雲連幾萬重。出郭良遊偕勝友，入江深影蘸巍峰。十千美酒寧辭醉，七衮同年豈易逢。况是柴桑當九日，菊花籬畔滿芳叢。

過小水驛和王陽明韻

肩輿侵曉下山城，隔水遥看紫翠横。天際雲高微鳥道，林端花滿迴霓旌。江鄉取次春前度，粤嶠相將海上行。聞説烽烟今已静，衣冠隨處見逢迎。

登金華浮屠

金華城西千峰高，浮屠碧落相週遭。日華光曉動丹壑，海色凌空飛翠濤。人世俯看嗟浩刼，凡心深願解塵勞。大悲密秘如参得，宛轉須彌睹白毫。

羅先生詩集卷下

盱江明德先生近溪羅汝芳著
同邑門人心源左宗郢選
雲間後學何三畏校

五言絶句

遊大華蓋山

大華屹層霄，祥光時五色。我欲訪浮丘，招之應可得。

同詹覺野觀月華

華月開良夜，相看五嶽頭。分光入梧酒，洗盡古今愁。

禮斗高臺上，分明接太虚。可堪臺上月，五色落金輝。

詹用謙華山掃地

善哉華山客，夜夜華山頭。對月掃閑雲，長空一片秋。

訪喻周川

落日維孤棹，言尋隱者居。數峰出江上，飛翠滿牕虚。

郡城西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回。一望清歌起，長風送月來。

戲贈沈君典

神功三谷口，玉泠天柱頭。酌君須盡醉，能使百年愁。

玉泠泉上別湯義仍

之子來玉泠，日飲泠中玉。回首別春風，歌贈玉泠曲。

軍峰山

我愛軍峰勝，下棲岩底雲。五更山月曉，禪磬隔林聞。

題畫

兩袖風携軟，相將着步遲。春光無限好，多在石橋西。右春景

修竹滿前汀，新荷碧相映。雙槳應歌船，悠然足幽興。右夏景

浮雲斂高旻，古樹挂蒼壁。岩頭靜者誰，玄譚日西夕。右秋景

浩渺長江外，扁舟雪一簑。持綸未歸去，寧爲得魚多。右冬景

題柯山寶岩寺壁

岩翠落松陰，天風當客洒。伐木聞丁丁，疑是看棋者。

過二祖山

煖雲開小徑，香雪點重苔。欲識東風面，溪頭看早梅。

石蓮洞

念菴羅學士，當年此寄家。三千塵世界，一朵石蓮花。

書院示諸生

今之視乎古，亦後之視今。書則古人語，我則古人心。

從姑別二峯弟

修竹影層臺，霏微萬象開。扁舟江閣外，日日望君來。

雪霽登畢姑山

古樹棲殘雪，銀潢擁翠雲。分明天上坐，謾道出人群。

春日酌楊愛柏西園和牧之韻

仙子蓬萊島，瓊瑤別有花。殷勤謝玄鶴，銜種野人家。

送南豐鄭三尹歸宛陵

嘉禾稱地主，棠蔭日遲遲。不分軍山月，秋江照別離。

牛崠菴即事

草樹碧山春，雲房暫寄身。夜深開北牖，疑已近星辰。

縱陽道庵

高閣雲霄上，寒光照石屏。芙蓉千萬朵，知是九華青。

天都漫興

帝子昇遐久，丹丘尚此留。赤虬如未老，願借我天遊。右望軒轅峰

仙瓢浮玉液，仙子坐來收。尚記瑤池讌，銀河載月流。右流栝池

秋日宿萬善寺三首

夕照落高林，紛紛散霞綺。呼僧拾不來，秋風閣前起。

萬木生秋陰，護此高僧閣。高僧夜錫飛，閣外星河落。

雙峰出平野，翠影護霏微。悵然起遐想，秋雲入望時。

憩道傍松石

松底穿山徑，松頭坐石臺。白雲如望客，飛出半峯來。

贈鄒松軒

誰從松樹底，一軒閑自開。爲愛松頭鶴，長鳴帶月來。

湯義仍讀書從姑賦贈

君寄洞天裏，飄飄意欲仙。吟成三百首，吸盡玉泠泉。

七言絶句

從姑前峰書屋八景

樹圍高閣影萋萋，閣上朝陽滿畫題。林靄洞雲光掩映，望中真是九苞齊。右朝陽閣

其二

天畔名峰表聚雲，仙翁行處更氤氳。
逍遙一夕飛龍杖，雲逐峯嵐萬影紛。右見雲堂

其三

仙人當日寄趺跏，夜傍幽巖探月華。
留得寒光今不散，朝朝雲擁萬川霞。右濟光軒

其四

岩柯壁蔓密逾封，光嵌虛檽影萬重。
客到謾經題緑雪，東風回處更溶溶。右緑雪檻

其五

渤海空涵紫霧漫，玉鰲天表躍飛湍。
當年爲擁麻姑駕，帶得波泠萬古寒。右玉泠泉

其六

誰鑿大池傍斗垣，瑤光長日湛仙源。
雙成音好傳青鳥，寄得蟠桃石上飡。右浸碧池

其七

分得昆岡第一標，片雲斜挂玉棱翹。
山靈欲借傳心印，白日空池影自搖。右印空石

其八

誰策蒼虬過海東，踏殘千樹玉梧桐。
麻姑不敢聞天上，翠洒仙瓢萬里風。右滴翠厓

和王方湖中丞從姑山作

松柯梅榦匝山腰，翠結光寒夜獨遥。
好約仙人王子晉，月明臺上共吹簫。右翠微亭

其二

萬壑蒼茫散曉烟，偶隨飛鳥入青天。
回看刹刹蓮花净，人世争誰不似仙。右躡雲岩

其三

姑山亭子對江澄，秋静天風夜不生。
江上千山萬山月，淡烟收與浪痕平。右曠覽亭

其四

天香月樹玉玲瓏，秋色扶疎半蕋宫。
昨夜山頭拜明月，蟾蜍分影下長風。右步蟾宫

其五

何年製得芰荷衣，長日高岩下夕暉。
定把柴關山外閉，紅塵半點不教飛。右秋澤洞

其六

路入靈源曲曲幽，那堪玉峽更雲留。
橫橋白日風雷黑，多是天龍晝出遊。右留雲峽

其七

天橋誰與碧雲欄，玉笛橫吹夜未殘。
應是紫鸞霄漢下，不勝風露逼人寒。右步天橋

其八

步天橋倚半雲間，橋外雲窩意更閑。
峰影斜懸梯作徑，峽光低轉洞爲關。右閑雲窩

和顧季狂麻姑山作

鶴馭姑仙下絳霄，虬松千尺引長飈。
淺深欲占蓬萊水，時駐枝頭望海潮。右偃蓋松

其二

萬峯青峭玉芙蓉，高擁仙壇接太空。
擬聽步虛明月底，不禁風露夜方中。右仙都觀

明妃怨

腸斷琵琶出漢關，漢家宮苑夢中還。
人生好惡無真態，只在丹青一點間。

魏嶺即事

松確春雲竹掃霞，風光一徑傍溪斜。
溪頭鳩杖來隣父，君是何年此寄家？

其二

石磴梯雲嶺道長，竹松襟袂照青蒼。
扶搖更欲凌風上，天際平看日月光。

武夷九曲棹歌次朱紫陽韻

川蓄光精嶽峰靈，南中山水武夷清。
棹歌九曲應須和，巴里難追郢上聲。

其二

幔亭分影落溪船，一曲瑶光滿碧川。
欲問虹橋何處度？萬峯無語裊寒烟。

其三

鸞鶴翀騫海上峰，蓬壺神女玉爲容。
偶來二曲溪頭立，光結青霞忽萬重。

其四

浮空曾借海門船，浩刧雲遊亦幾年。
三曲嵓停忽歸去，孤帆長是望中憐。

其五

不見金雞空見巖，波光竹影翠⿰毛監毿。
想當丹餌昇仙夜，四曲溪頭月滿潭。

其六

五曲屏開大隱深，紫陽精舍鬱雲林。
高標天柱層霄上，仰止分明百代心。

其七

溪抱天遊浸碧灣，屏橫仙掌更玄關。
遊人不到天峰上，六曲風光只等閑。

其八

溪經七曲亂鳴灘，三仰峰高倚棹看。
松翠竹光摇兩岸，照人波影水晶寒。

其九

陳高亭閉更誰開？山寂溪縈八曲洄。
見説武夷深更好，棹歌乘興月中來。

其十

源窮遊興更瀟然，雀舫魚梁忽滿川。
九曲村前詢野老，可知身世住壺天？

蓮花峯歸途即事

壁削層厓半水涯，石湍聲激浪頭花。
前村可是桃源路？洞口烟雲萬樹斜。

其二

年來野興未全灰，三宿蓮峰去復回。
雙舄雲扶天上下，人間何處不蓬萊。

送鄧定宇還朝

千仞姑山照眼青，山雲竟日爲君停。
文芒久燭台垣上，牛渚無勞占客星。

其二

使星光動海門槎，秋净中天泛月華。
瑶草蓬壺應遍拾，盡將歸壽帝王家。

汾河懷古

樓船漢武濟汾河，曾向秋風發浩歌。
此日臨流歌往事，秋風依舊白雲多。

居庸聞捷

雄關百二壯金湯，帳列貔貅夜未央。
戍角一聲傳將令，明朝河朔獻降王。

江上望滕王閣

秋淨章江散暮烟，遥依官閣度樓船。
閣中簾影誰高揭？隱約纖歌與客傳。

江上望覽勝樓

南浦西山秋正殘，可堪樓閣更江干。
扁舟一葉千峰裏，誰坐疎簾傍晚看。

夜話從姑書屋

天柱峯頭萬法壇，高憑北斗引迴欄。
興來午夜飛雙劍，海嶽光搖玉宇寒。

江行望九華山

水國魚龍晝不譁，一篷輕泛海門槎。
波光掩映斜陽外，靜展黃庭坐碧紗。

憩五雲公館

越東自昔名山水，高館丹厓瞰碧流。
乘醉可堪還北望，五雲天外緲神洲。

宣府同王西石晚出

接我風流王子猷，忽開笑口話封侯。
朔風不禁氈衣薄，月底雙飛紫玉騮。

白雲堆

巖下寒泉透石來，清冷長自繞仙臺。
白雲滿袖無塵洗，坐裏平生玉一杯。

洗心巖

深巖曾憇老龍閑，紫玉鱗鱗滿洞斑。
一夕爲霖天上去，獨留泉竇注空山。

遊張仙岩

九月山籬滿菊花，隣翁日午熟胡麻。
邀飡更送出溪曲，笑問客歸何處家？

平石村紀興

村樓古岸是誰家？席牖茅簷夜不遮。
却喜江神憐臥寂，濤飛清籟滿汀沙。

雪寒用韻

瓊瑶萬樹雪初殘，兩袖輕攜尚帶寒。
仙島藏春原自異，不教紅紫亂江干。

夢登武夷宮題壁

野水中宵泛月槎，秋濤風激浪頭花。
滿雲松梓溪橋路，更上蓬壺仙子家。

季太守麻姑禱雨

小有丹霞舊洞天，方平勝會幾千年。龍車五色誰重駕？帶得風雲雨萬川。

送許潁陽還朝

楊柳青青夾道傍，使君尊酒話行藏。野臣無復金門夢，猶自殷勤問玉皇。

雲門寺對月華

寶殿瑶林紫翠層，坐深華月欲初更。三千盡是光明界，誰向虛臺續聖燈？

登江心寺塔

雙塔霏微影太清，岩頭鍾磬雜江聲。招尋欲鼓斜陽棹，萬頃寒潮夜未平。

别詹養真

姑嶠千尋紫玉斜，分光長照洞仙家。寒風忽送遊人去，引落峰頭萬片霞。

游溪雪霽用韻

碧桃誰種水之濱？歲歲紅英照眼新。我欲沿溪踏花去，先從畢氏問長春。

自畢峯夜過吴元可宅用韻紀遊

照水緋桃分外明，水邊兀坐亦閑僧。
晚霞忽霽瑶空月，疑是曇花繞佛燈。

其　二

芝田春暖紫霞肥，谷口深雲護竹扉。
見説異姑仙島外，夜明常帶月華歸。

其　三

綺席春中夜坐花，聯翩歌袖錦雲斜。
醉深我欲尋仙去，直過蓬萊第一家。

其　四

我欲春溪坐淺篷，沿溪直泛海門東。
青皇亦愛仙遊好，萬片桃花散晚風。

贈董野夫

著書曾滴松梢露，著有《聯珠》《蠡測》等書。
尋鶴長隨嶺外雲。幾欲訊君從舊侣，松筠
無語月紛紛。

贈陳月池

把酒秋前客興豪，臨池揮墨洒金鰲。
醉來欲上芙容嶺，共爾遥呼海月高。

贈胡東山

山人愛山自結屋，石徑松牕傍東麓。
夜深海月照閑雲，山人正課兒孫讀。

喜曾立夫重訪姑山

對君花底試春衣，隔歲心期兩不違。
好趁芒鞋雙足穩，偏尋仙嶠暮忘歸。

談經

但得源頭徹底清，狂瀾一任倒湍聲。
縈迴萬壑風雷黑，水國魚龍夜不驚。

南安道中即事

十里山程九度溪，烟光隨處浄漣漪。
于峯兩岸羅青玉，正是遊人駐馬時。

題蓮舟

自從凡骨蛻丹丘，一片孤雲碧海頭。
偶逐香風度蓮渚，誤教人道葉爲舟。

和王穉川晚趣堂作

平軒門外欲高懸，好放松陰到枕前。
人世盡從忙裏老，溪山偏向晚來妍。

題畫

初日暉暉照翠臺，庭前昨夜碧桃開。
一簾香霧微風動，知是神仙跨鶴來。右春景

其二

深院棋聲日正長，博山添火試沉香。
道人鞭起龍行雨，帶得東潭水氣凉。右夏景

其三

天際凉風拂暑流，山中瑤草不知秋。
《黃庭》讀罷無餘事，鐵笛一聲人倚樓。右秋景

其四

養就還丹不怕寒，獨騎黃鶴上雲端。
笑譚借得天家雪，散作瑤花滿石壇。右冬景

仙霞關即事

天外寒風雨欲收，峯頭壑底盡雲流。
高歌擬踏王喬履，萬里扶搖駕紫虬。

題葛百岡芙蓉軒和韻

隔岸雙窺鳥謾猜，叢花深映水光開。
早知秋色佳如許，桃李何辭向後來。

輓沈省吾

休文風骨本仙儔，追逐烟霞海上洲。
十二瓊樓秋月曉，知君應住最高頭。

輓董會峰

會仙峰下簇儒林，論道談玄歲亦深。
人去獨留峯嶺月，夜涼猶照百年心。

重登天都峯

兩拜天都峰嶺峰，風雲萬派湧虯龍。
乘風便欲歸天上，覓取蓬萊舊住宮。

天都臥石上雲陰

葉葉清陰覆萬阿，不知何處落婆娑？
暫停龍杖天都上，雲影光中臥大羅。

自近天庵回視天都夕照

雲斂長空夕照開，黃金萬疊擁層臺。
山靈可是還留客，我欲長歌歸去來。

贈朱三峯

海門飄散浪花重，澄映蓬壺渺太空。
入眼諸峯難盡數，最高三鳥玉霞紅。

赤松峯

初平當日赤松遊，仙去于今幾百秋。
可是羊群呼未盡，尚留白石滿丹丘。

桃源

誰種桃花欲滿溪，幾隨流水聽黃鸝。
村村籬落渾相似，曾似漁郎路不迷。

贈李卓吾太守

天柱峰頭淨曉霞，仙人攜我踏雲芽。
招來海鶴紛千隊，欲共乘風訪玉華。

壽萬楓潭尚書

早占祥光出上台，朝看楓影共徘徊。
澄潭千頃涵龍氣，總與仙翁獻壽杯。

括嶺口占

厓松蒼蒼厓石裂，海門虯影雙糾結。
會須風雨化東溟，山靈五夜方愁絕。

周柳塘過訪從姑次謝

姑嶠臨江紫翠環，扁舟誰駐五雲間。
夜來拂劍看牛斗，忽動風雷滿四山。

閩關分水嶺

雙旌縹緲趁溪風，遠上閩關紫翠重。
絶嶺千岩驚望眼，登臨誰爲架長虹？

其　二

分水嶺頭西復東，嵓巒萬疊挂虯松。
月明後夜驂黃鶴，擬占雲邊第一峯。

寄胡庚陽

庚陽何日訪胡君，夜望長庚紫氣紛。
見説君常騎白鹿，可來同醉敬亭雲。

送徐生允修歸臨川

君許同吾物外心，直將白石點黃金。
何時更闢姑山洞，紫霧丹霞深復深。

孫羅懷祖重梓

羅先生詩集卷下終

羅先生詩稿跋

往余外父雁山季公守建昌郡，尊禮郡之賢士大夫，則首稱近溪羅先生者，其人聖賢之徒，而其學聖賢之宗旨也。故有事必質，有疑必問，而先生亦披肝膽，以此相結甚驩。嘗榻刻《蘭亭》于署中，乞先生爲之跋，而居恒往來，得其片札，輒珍之拱璧弗啻矣。畏聞而私心鄉往之，而獨不與先生生同時，居同地，恨不獲執弟子禮侍先生。

屬者就官越城，幸厠鹽大夫左公屬吏之末，公以先生里中人，且又門下士，莊事先生甚，遂出詩艸，令板而行之，以永其傳，而畏始得受之卒業焉。其詩大都淵源於二《風》、《雅》，而出入於兩漢、三唐，攬其意象，色澤古而沉，雋而有味，真渢渢乎《大雅》之音哉！顧亦先生鼎臠豹斑之一，未足以概大全。而先生更有進于是者，彼其行誼，外父言之蓋詳矣。而頃又得之祭酒陶公，其言亦與符合。當其時，人有以居間議先生者，而先生實坦衷熱腸，能慷慨急人之急，曾以一事懇之當道，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當道謂其所得不貲，先生亦置之弗辨，及按之，毫無有也，第爲白覆盆，脱之阽危而已。先生心事，光明如青天皎日，所謂「禮義之不愆，何恤乎人言」者？此正其人品最高，學問最得力處，而豈硜硜之夫可同日道哉？畏是以誦其詩而論其世、知其人，以竊自附于尚友之義。雲間後學何三畏謹跋。

近溪先生一貫編序

「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也。是即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也。又即所謂「良知良能而達之天下」者也。是故惟顔請事之，曾唯之，而孟私淑之，其穎悟如子貢，且不得而聞焉。後世儒者或獨契於絶學之後，或推明於繼續之餘，綜之，莫有如我高皇帝揭六諭以作君師，而吾師羅子憲章之，直指孝弟慈爲生民命脉者也。吾師羅子之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者，爲天命顯其皮膚；天命生生不已者，爲孝弟慈通其骨髓。直而豎之，便成上下古今；横而亘之，便作家國天下。」又曰：「高皇帝六諭，天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故愚嘗爲之説曰：「高皇帝其大智也與？中庸之道行矣。吾師其仁者與？中庸之道明矣。道固若是，愚不得而掩也。」是故吾師之學，易而知險，簡而知阻，約而達，微而彰，罕譬而喻。其言也，朴而有章，淡而不厭，潔静精微而疏通知遠，温柔敦厚而廣博易良，恭儉莊敬而畏命執法，兼六經之致焉。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哉！南康熊子儐，少奉父兄之命，遊吾師之門。吾師既殁，而熊子之學始有得也。喟然嘆曰：「吾師以孝弟慈盡人物之性，其即孔子一貫之旨乎？性一而已。一何在？一之於孝弟慈也。儒先皆謂一不可説，以予觀之，安在其不可説也。孔子引其端，而

吾師竟其說矣。後聖復起，不易吾師之言矣。」於是以四書、五經爲綱，以羅子《會語》爲目，類輯成書，命之曰「一貫編」。又曰：「吾師《會語》，不獨貫天下之道，而孔子隨義立名，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紀者，亦於是乎貫之。」又曰：「儐不自量力，欲使四方學者，皆得見吾師之全書而後已。是編也，儐節衣食以充梓費，雖貧不悔。」熊子青袍而徒步，其言訥訥不出口，探其中浩乎、淵乎，未可以耳目聞見窮也，其尚絅之心歟！予愧不若，以著文也。雖然，予亦有所不得已也。是爲序。萬曆戊戌季春既望日，嶺南楊起元拜書。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儐孺夫　编
古德水友人李渭　校

後學

王　俸　萬文言　熊　佶　陳道源
鄭汝弼　傅朝選　熊應祥　鄒國仕
陳道濟　郭九淵　胡呈龍　郭九棘
郭九河　左四俊　傅朝望　蕭九成　梓
陶景淳　殷尚哲　吴載道　姜　蘭
左三策　郭衛宸　袁汝祥　熊正陽　詳閱

大　學

天性人最貴，學稱大丈夫。爲父子兄弟，家邦咸作乎。始本終及末，物格信非徒。明德於天下，至善古人符。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羅子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以天下爲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爲員必以規，爲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員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脩，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治、平之始於誠、正、脩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爲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即知止矣，道其

不庶幾乎！觀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修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焉。欲人己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於誠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爲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爲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物皆當其則，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正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爲至善，故中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可見『知所先後』，即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後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爲本末，而本末之爲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爲物之本，所以爲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則誠意爲合格，否則爲出格。」

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懇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修、齊、治、平，節節爲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

『知本』、『知至』說來，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爲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家、國、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著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著篤實；怠緩者，志意也著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注，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以其勢之所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孜孜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孜孜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天。又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又是從知立本以及其末來也。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詳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將成乎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則即接着『定而後能静』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則自然外誘不動，内念不生，又安有

聽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爲中心之累也哉？ 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狥好惡於偏物之間者，萬萬不同。 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 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 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 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 故『絜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而凡用人者，用乎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 孔子七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光於四表，格於上下。』是非明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又曰：『七十衣帛食肉，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

「嗚呼！ 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 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爲《大學》一章以爲修、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 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 宋有晦庵先生見得當求諸

六經，而未專以孝、弟、慈爲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爲法。芳自幼學即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見，黽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繹誦我高皇帝聖諭，❶衍爲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明，而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開太平於兹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

問《大學》宗旨。羅子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爲知，以所自能者而爲能，則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内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户户，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此三件事，修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修己率人，故縱有作爲，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將帝王脩己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爲六經，又將六經中至善的格言，定爲修己率人規矩，而使

❶「繹」，原誤作「經」，今據《近溪子集》禮卷改。

後世之學者，格着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充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家家户户，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和，而爲大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乞詳言之。」羅子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其可身遊聖神堂奥，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解者紛紛，竟未愜人意。何也？」羅子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爲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説也已。」

問《大學》首先明明德。羅子曰：『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爲天者，爲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人，自朝至暮，自幼至老，無非此知以爲功用。舍知以言心，是無日月而能成天也。有是理哉？」「天無二日，人一明德

焉，足矣。乃云『明明德』者何？」曰：「知也，有自生而言者，天之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有自學而言者，人知己之有良知也，所謂明明德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惟聖賢則能顧諟天之明命也。惟顧諟，則命益顯，知益妙，自然明明德於天下，學則成大學，而人則爲大人也已。」

羅子曰：「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大。學之所以爲大者，明德以親乎民，而親民以明其德焉耳矣！今夫天至高矣，日月星辰至遠矣，手徑寸之鑑而臨之，毫髮畢照焉，何哉？其明無礙，則其入無間；其入無間，則其涵無方。夫其入無間，則內外一體而親足徵矣；其涵無方，則遠近一體而大莫尚矣。故徑寸之照，而有大於天地，在鑑且有然者，何獨至於吾心之德而疑之？夫吾之心靈澄照曠，圓應虛通，故可上友千古，而親於無前也；俟聖不惑，而親於無後也；質鬼神弗疑，而親於無間也。而況父子兄弟，其倫固不煩，而其聯固甚切，是故未有德而不明，未有明而不親，未有親而不大。大學也者，固將學乎其大者也。學乎其大，而不知『明德』『親民』移之合一焉，則非惟身心之用窒滯弗融，而天下國家又何所依屬以全其化也哉？」

羅子曰：「明德親民，必止於善。至善也者，聖之純，倫之盡，而古之極也。其惟放勳乎？克明俊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矣。故知此者之謂止，而學此者之謂大學。」

羅子曰：「概天下而舉之，大物也；舉天下之物而身之，大本也；身本天下之物而先之，大學也。故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而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是以學必知物，不知夫物非知學也；物必知格，不知夫格非知物也；格必知本末，本末必知先後，不知夫本末先後非知格也。斯格也，物之則也，亦古之制也。」

或問：「《大學》如何？」羅子曰：「大學者，學爲大人者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大明當空，容光必照。日月者，天地之所以成其大也。良知虛靈，森然萬象。明德者，吾心之日月，而萬物一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也。明德既是萬物一體，明明德者，亦當一體乎萬物矣。如欲明孝之德，使須體親之心以盡其愛；欲明弟之德，便須體兄之心以行其敬；欲明忠信之德，便須體朋友之心以盡先施之義。推之天下之人，皆一體相親，便是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是主意，親民是工夫，而止至善，則又其樞要也。止至善，如何是明德親民的樞要？宋周子曰：『曷爲天下師？曰：善。』故師位者，善之至，立人之極者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敬學敬師，而明德通天下矣。故學大人者，必立師位。立師位者，必先知止。知止者，即下文格物之本末。而知先立乎本，爲天下之至善，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立本者，則其意在天下國家，自是誠切而不容已，所謂定也。能誠意者，其心中正無所偏倚，無所障礙，屹然天地之間，更不搖動，所謂靜也。意有定向，心已靜正，則安身立命，以立天下之大本；慮善以動，以達天下之大道，而脩、齊、治、平兼舉而無爲矣。爲天子者，必如是而後可成堯舜之治；爲庶人者，必如是而後可繼孔孟之宗。然其功用之實，則又

不過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天下可運諸掌矣。」

問：「古之欲明明於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羅子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爲明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爲萬世之格則，而萬世誠、正、脩、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慈湖謂：『誠意正心，《大學》層節太多，似非孔子之書。』何如？」羅子曰：「心、意、知、物等字，原非始於《大學》，六經中亦往往言之。亦非止六經言之，反之胸中，實是有個虛涵之體，而虛涵應感自

意思有個擬議之端，而其虛涵應感，又莫非知體靈明貫徹也。此雖一切世人皆然，況聖人乎？」曰：「既一切世人皆然，則《大學》又何必許多功夫也？」曰：「知、意與心原與天同體，人累於物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學乎大也。學大，則必加意天下國家，方爲誠切；心統乎天下國家，方爲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之大本而爲物格，乃是能立天下之大本而爲身脩。慈湖是欲人一處用功，故約而言之，非便謂等節可廢也。」

問：「《大學》格物，其詳如何？」羅子曰：「知『大學之道』一句，便知所以格物矣。蓋天下古今人孰無學？但所學多於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爲大人，學則大矣。學大其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善，而善又有至有未至。惟此《大學》一

書，則孔、曾師弟信好古先，敏求直述，自首至尾，皆是明言，如此爲學，方是爲學之大；如此爲道，方是爲善之至也。今日細看來，真是字字句句爲天理之極盡，而無纖芥之或遺；爲人情之極公，而無毫髮之或私，而爲千古聖賢垂世立教之格言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度思惟乎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爲本爲末；吾今誠、正、脩、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是則即名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曉得意、心、身之所以能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國家天下之末；又明白透徹，曉得誠、正、脩之所以當爲先，而可及乎齊、治、均、平之終，先後一貫，停妥不亂，便近大學之道而知止乎至善也。由是所學，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視諸古先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精蘊、其規模分寸不爽，乃爲定、靜、安、慮，能得至善以止焉，而後《大學》之事畢矣。究竟其『明明德』於天下，原非他物，只是孝、弟、慈三者，感孚聯屬，渾融乎千萬人爲一人，貫通乎千萬世爲一世已爾。觀其於『誠意』章，自『穆穆』說到『前王所以不忘』，已是統總本末始終，而歸極至善矣。後來正心、脩身，及於篇終，雖各分章，而詞却只是一意，不過敷演詠嘆乎此而已。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句便足以盡發《大學》之精蘊；『大人者，己正而物正者也』，此句便足以盡概《大學》之規模。然則聖賢是書，固爲千古帝王盡心民物之櫃格，又寧非孔、曾、思、孟學脉傳心之公案矣乎？」

坐中因論「致知格物」，有謂聖賢之學必考古證今，講習經書，以格物理，然後吾

之良知乃得中正。有謂格之與知，原非兩件，知即格之靈曉處，格即知之條理處。即二説以詰問者。羅子曰：「皆是也。觀之古語，謂『言出由衷之謂信』。又曰『矢口而成章，吐詞而爲經』。則格果不出於言之外也。又觀古語，謂『言堯之言』。又曰『非法言不敢道』。必則古昔稱先王，似考證講習，亦有出於言之外者。故曰：二説皆是也。」詰者曰：「如先生之論，果終無合一之歸乎？」曰：「有。古語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夫既曰『擬議』，則豈徒用一己之意見哉？殆必近度諸心，遠取諸物，雖凡芻蕘之言，狂夫之語，亦所必察，亦所必采，而況聖經賢傳言而世爲天下法者，可不悉心點檢也哉？如此，則準憑有在，既非自作聰明而根本於心，亦非徒取諸外，斯爲合一也已。」

問：「《大學》以脩身爲天下國家之本，如何方是脩身？」羅子曰：「致良知則脩其身矣。」曰：「如斯而已乎？」曰：「致良知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慮不學而能愛其親能敬其長也。故《大學》雖有許多工夫，然實落處，只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故『上老老』『上長長』便是脩身以立天下之本，『民興孝』『民興弟』便是齊、治、平，而畢脩身之用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學，其從心不踰之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❶却不只是一個『致良知』耶？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之道備矣。」

❶「絜」，原誤作「潔」，今據長松館本改。

問：「《大學》傳誠意、正心、脩身，全不見詳細指點工夫，却都只在應物之跡上形容，何也？」羅子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身心即是天下國家，而國家天下即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原止一物，終始原止一事，渾淪聯合，了無縫罅，此是《大學》之大章旨也。故其間非無工夫，但工夫自別。如身、心、意，便要説天下國家，蓋是天下國家之外別無身、心、意也；齊、治、平，便要説誠、正、修，蓋誠、正、修之外別無齊、治、平也。要之，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誤聽泛觀者只是要打開。却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機，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蓋其理其機，原出臆想也。故某嘗妄議：此書既名《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爲之者亦須大手段也。」

羅子曰：「爲人君止於仁，雖列之以五，至孝、弟、慈則括之以三。及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慈又孝弟所從生而渾然良知之自有者也。仁讓之興彌廣，而感通之本益微，非古至善，其孰能與於斯？」

羅子曰：「所誠其意者，即物也。『毋自欺』至『此以没世不忘』者，即誠意之物之格也。格如《帝典》《康誥》《湯銘》周《詩》具陳者，斯善之極至而止之所當先知者也。例之於脩、齊、治、平焉，均是格致之義也已。」

問：「人心之知本然常明，此《大學》所以首重『明明德』，何如？」羅子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容增減。其謂『明德』，則『德』只是個『明』，更説個有時而昏不

得，如謂『顧諟天之明命』，亦添個有時而昏不得也。」曰：「『明德』如是，何以必學以明之也耶？」曰：「《大學》之謂明明，即大易之乾乾也。天行自乾，吾乾乾而已；天德本明，吾明明而已。故知必知之，不知必知之，是知此心之常知。而夫子誨子路以知，只是知其知也。若謂曰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當時已謂是知也。而却猶有所未知，恐非夫子確然不易之辭矣。今將本文誦之自見。」曰：「從來見孟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奈何諸家皆云：性有氣質之雜，心有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可率得，惡將如何率得？夫既有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此乃自心疑忌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爲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將去存明去昏，而養且不得直。卒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1]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雜，無昏明之殊。只能彀得此個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爲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問：「致知與慎獨何別？」羅子曰：「不同。」曰：「何爲不同？」曰：「其工夫有先後也。」曰：「獨是獨知，既是獨知，原是一個知，則慎獨與致知，又豈容有先後也？」曰：「學者未詳耳。《大學》分明說

[1]「卒」，原誤作「率」，今據長松館本改。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觀慎獨是誠意時事，則致知當在誠意先也。」曰：「然則獨非獨知乎？」曰：「獨是虞庭『一』字，亦即孔子所謂『一貫』的『一』字也。」問者躍然曰：「把『一』字作『獨』字看，甚是痛快。則『致知』可即是『惟精』否？」曰：「豈止如此，脩身以齊、治、平，亦即是『允執其中』也。若在《中庸》，尤爲明白。如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却是『惟精』，『慎獨』却是『惟一』。下文『中者天下之大本』，却是『執中』。虞庭宗旨，至孔子發盡無餘，何可輕易分言也哉！」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孩提愛親敬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羅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脩作則，便終擴充不去，守規矩而爲方員，夫豈不易簡也哉？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矣。」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篇與禮何關。」羅子曰：「禮有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

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爲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爲之，國家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儐孺夫　編
古豫章友人鄧以讚　校

後學

劉　芳　陳道濟　熊春陽
但宗皋　周良翰　黃文俊徽州
熊復陽　劉　塙浙江　汪如汲廣信
董有德南京　吳　岑廣西　宗家相
王漸槃歸善　楊見畯歸善　熊仲陽
楊見瞰歸善　吳　崑廣西　吳　崙廣西
熊登陽　汪　梓廣信　楊見暄歸善
楊見暐歸善　劉任道　張錫位蘇州

中　庸

天命默流布，生生性渾全。鳶魚顯飛躍，凡庸體自然。日監兹不離，嚴畏相周旋。至敬純於穆，聖躋象帝先。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羅子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諟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爾，無須臾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静虚而其動直。❶ 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

❶「其」，原誤作「真」，今據長松館本改。

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無悖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謂『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久』，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須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此『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而吾員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況『於穆不已』之命之至耶？

「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羣聖、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絕形象而尤爲大也。是以其道則爲至聖之道，其德則爲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氏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天豈一切羣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

「下則復言聖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蓋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蠒

方燖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即所以爲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羣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爲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爲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而知，即所以爲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即所以爲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温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問：「『天命之謂性』是説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是否？」羅子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爲着甚的？豈非講究身心靈明？

原日天地爲何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爲一？精光透露，神氣照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爲靈，明者不失其爲明。所以説『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爲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一句，似啓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卒乎天命率性之藴，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爲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爲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强言，其實初先知時，自然已不住修，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説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耶！」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羅子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而爲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眇，其不已不

離，原不假言說，乃兹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爲，儼然上帝臨之。即隱而見，微而顯，恐愳驚拑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此是聖賢點化人處。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爲而爲，命本莫之致而致，我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静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自不期然而然矣。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與天爲徒也。」

或問曰：「天命之性，原吾本有。夫子何須縷縷講説？」羅子曰：「正謂是我本有，故須大家講求，恐其遺失也。譬之貧人，原有祖爵，乃不自知，一旦因人指示，則頃刻便可公侯；不然，將貧屢終身矣。天性在我，明則聖，昧則凡。其貴賤視祖爵之得失，又不啻萬萬，可不講求而必得之耶？」

羅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徹却，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成大片，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着揀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故《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所以君子必戒慎必恐懼，毋敢或貳其心焉耳。不知乎此，而惧於事爲應

迹，比擬思量，縱有合處，亦謂遠人爲道，難語純天之造也已。」

問：「戒謹恐懼，説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羅子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況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几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爲愈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

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問：「喜怒哀樂之謂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氣象，其意何如？」羅子曰：「二說俱有大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説。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惟寂静之時，❶方是未發。雖説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説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爾於上下文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

❶「惟」，原誤作「雖」，今據長松館本改。

見。不於此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爾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即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大明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以喜怒爲言，何如？」羅子曰：「吾人日用，總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爲天下僇焉。以是知此學之講，直關世道，欲一體乎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要致？」羅子曰：「『致』字是『致物與人』

之『致』。推開一步説，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爲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爲天下之達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中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是達其大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謂之禮；鼓舞斯，斯之謂樂；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羅子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大處。故《大學》、《中庸》，開口便説個天下，正欲恢擴吾輩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大中，和則爲大和，非是尋常小小家數。蓋其根原乃自慎獨中來，所謂慎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間也。如此志願以爲工夫，如此工夫以畢志願，則天地萬物渾爲一己。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作用時，其體段精神已包涵無外，天下事凡皆從其中妙應而爲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或可以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爲天下之達道也。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慎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以天下達道形容慎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處也。中和致極，如此果是包含遍覆。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

天矣！」

羅子曰：「『致中和』之意，雖云喜怒皆中其節，然大旨則於怒居多。蓋喜與和同流，則致之也易；怒與和相反，則致之甚難也。故定性亦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難制』，意與《中庸》之旨共一諄切。學者遽忘吾怒以觀是非，其功最難。但天地萬物之位育，於此關係，苟怒不中節，則天翻地覆而物我失所，其究有不可言者。故君子戒謹恐懼，非爲天地萬物，只怕此生得罪天地，作孽萬物，不能一日自安耳。」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羅子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羅子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羅子曰：「爾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死生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此懼怕，却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❶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促局，不能自安。」曰：「即此便是戒慎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之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惟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無忌憚爾。」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如何又曰『君子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

❶「汝」，原誤作「教」，今據《近溪子集》樂卷改。

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概言，亦可分言。概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偏滿，常常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人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渾渾平常，而其中之天體時時敬順，乃爲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而充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脉果爲的確，而敬畏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某至不肖，幸父師教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遵奉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舊説另作《中庸》一大枝看，是否？願聞。」羅子曰：「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蓋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説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説乾坤生化之廣大。而隱藏是説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藴諸内者化化而無方。若孟夫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蘇子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而爲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故『費』字之奇，不如『隱』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見其生化之無疆去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而且無盡去處。要之，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下面一篇，其論説雖多，總是詳言此道神化，無疆而無盡也。如云我君子這個妙道，極其浩費而又極其藏蓄；四海九州萬萬生靈，都説他是夫婦之愚不肖，而其實個個可以與知與能。愚不肖的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却又不可與知能，莫説聖人只是個人，即如天地一團神氣，要載也載他不得，要破也破他不得，而灾祥順逆且往往有不當恰好處，到是鳶魚微物者，又能顯見造化處。君子之妙道，如此其浩費無邊，如此其隱藏無盡，故其用功須是造端乎夫婦，以愚不肖之知能來作日用。又當昭察乎天地，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位天地，育萬物，而盡釋天地之憾而後已也。上一段是《易經》所謂『天行健』，後一段便是以『君子自强不息』處也。上一段是《詩經》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後一段便是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也。

「大約《中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盡。繼之曰『率性之謂道』，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無處不是道，而此體遂充塞乎兩間矣。又繼之曰『道不須臾離』，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安其性之本然，無時不是道，而此體不止充塞兩間，而且貫徹千古矣。想像吾夫子當時仰觀俯察，遠取近求，到得『生生謂易』去處，其靈爽暢發，心目躍然，遂思

作此《中庸》，昭布王道之蕩蕩平平，完全活潑於民生日用之間。形骸雖殊，而些子了無隔礙；風氣雖別，而毫髮總可融通。君子只知得這個天命，便嚴恭寅畏，時中以成君子，小人只不知得這個天命，便無所忌憚，反中庸以成小人。君子小人，兩種學術，其根原皆分自此。但今人說『君子時中』，說得淺陋，說『小人無忌憚也』，說得淺陋，無怪乎《中庸》一篇大旨，湮沒千載而直至今日也。

「要之，聖人他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得『時中』透徹，不過只在此個費隱。你試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繼而又說：『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夫『時中』即是『時出』，時時中出，即是浩費無疆，寶藏無盡，平鋪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目睫之下，而無古無今。果真如鉅富之家，隨衆穿也穿不了，隨衆吃也吃不了，隨衆受用更也受用不了。隆古聖神序之以六十四卦，分之以三百八十四爻，演之以《繫詞》十翼，布之以《洪範》九疇，至於極力顯著，則又是《中庸》此書。君子之所以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其日用之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術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不知人之有生，原是稟受天命而生，便把吾儕日用恒性，全看不上在眼界，全不着在心胸，❶或疑其爲惡，或猜其爲混，或妄第其爲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加尊奉畏敬，敝則卒至於索隱行怪，而反中庸矣。蓋由其不見大用顯

❶「全」，原誤作「今」，今據長松館本改。

行，徧滿寰穹，便思於靜僻幽隱，謂就中須養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翻奇崛險怪，驚人以駭俗焉，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而逆真常也哉？不肖每談中庸，至於費隱，真覺痛心切慮，感激不能自已。竊謂聖人一綫道脉，最是無多，而其關係天地造化、人物生靈，呼吸盛衰，大捷於桴鼓而影響也。即此費而隱，隱而費，若合併其妙趣神機，以來彰顯天命，點掇人心，則頃刻之間，宇宙之內，生生化化，皞皞熙熙，寸土盡是黃金，纖塵皆成法界，而吾儕出世一場，也不負爲聖世之遭逢矣。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擴胸襟，以領納天錫元和，而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己私其學，執一念以爲天真，任猜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竟不可圖，聖修竟不可得，而眼前錦繡乾坤，徧界總成淒楚苦趣矣！語傷大激，寔切由衷，惟至仁長者其共憐之、憐之！」

「昨聞論費隱，謂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盡釋人民之所憾於天地，乃爲察乎天地之功夫，不知從何處下手。」羅子曰：「此去處也有些難言，且爲諸生説一笑話。俗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不意諸生今下此問，却是手執燈光以遍求火種也。蓋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便是聖神之所以察天地；而聖神之所以察天地，却不外造端於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也。此乃中庸之所以爲至處，又是從古及今之民所以鮮能處。今且説民之所以鮮能中庸，而中庸爲德之至自見矣。大要自古以來，人皆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

聖人即是自己。故凡説着聖人，便去尋作聖一個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即去聖萬里。吾夫子竭盡平生精神，倒翻宇宙乾坤，看見古今有無限聖賢，聖賢有無限等級，道理既有千百般多，門路亦有千百般樣，然竟未有如此中庸之至者。故從天命之性發揮，直到『上天之載』，以成此《中庸》一書。然只此造端三句，足以該之。故鄙見常謂中庸是本大中庸，此三句是本小中庸。非三句，無以見中庸所蘊之精；非中庸，無以見三句所該之廣。且泛觀天地之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吃飯，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是『王道平平』，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天便可通；若要徹地，只此地便可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只管偏有不能。孔子只管隨時不費些力，而只管能不可及。所以天地之道再並行不得，並行便要悖，惟孔子則並行而不悖；天地之物再並育不得，並育便要相害，惟孔子則並育而不相害。故敢妄説從愚不肖夫婦知能以察天地，乃可盡知聖人所不知，盡能聖人所不能，而盡釋天地之有憾於人處也。又方見《中庸》之自『率性』以『致中和』，從『育萬物』以『位天地』，皆是的確實事而非虛談也。

「此個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經》中來，但想古今聖人，豈止夫子讀之？蓋未有聖人而不讀《易》者，却未能如夫子之肯小心焉耳。即如『中庸其至矣』的『至』字，

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是一氣磅礴，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却少受用，入去便皆茫蕩無歸着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妥，生息冲和，方是羣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初則取之以爲自己時中，後則編來以爲此本《中庸》，而作千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當時及門諸弟子，惟是顔淵一個曉得去擇《中庸》，又曉得《易經》『復見天地之心』，所以許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次則如曾點之春風童冠，浴沂詠歸，看見眼前一片錦繡乾坤，行來作個家當，而未能成章。所以孔子思之不輟，❶此是吾夫子『仁者人也』、『道不遠人』、《中庸》真正一脉，後世擬顔子爲深潛純粹，曾點爲脱略世故，總是見夫子《中庸》不真，便與諸賢亦妄肆猜度也。今《中庸》具在，請諸友詳之！」

問：「先生以費隱指點《中庸》，聽者皆喜。然則從前謂道有體有用，兩端不容偏廢，非與？」羅子曰：「分體用、析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穹，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爲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爲能而絶無勉强。無晝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來，乃爲天命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張出去，乃爲率性之道。此則三才萬物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謂無？乃間亦言無者，則

❶「輟」，原誤作「輒」，今據長松館本改。

是嘆羨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員融，了無滯着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剖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著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別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分明以費爲大設施，而隱則其費之所出，中藏無盡而敷演不竭也。故首章『率性謂道』，而即說『道無須臾或離』，便是定下道之體段。而下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過極言天命之靈明而須臾之不可或忽也。」

曰：「『微』之與『顯』，固非二體，但看鬼神章，分明說『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却不是體物不遺之外，別有一去處也。況後章畢竟謂『不顯惟德』，乃爲天載，則微之視顯，似更重也。」曰：「語道至於此處，句字也難着，豈又容以輕重而分別也哉？即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總是聖智而未達天德者也。若盡性至命而爲天下之至誠、至聖，則道即是他，他即是道，但明顯顯纔現目前，而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纔話口頭，而外則又何餘剩？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蘊尽，人之極而天之徒也。今若欲計重輕，較長短，一段以言用，又一段以言體，一段以言顯，又一段以言微，此則總是葛藤不了，予亦不敢以願於諸生矣，而況於其他乎？」

問：「此理在天地間，原自活潑，原自恒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予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間這等，反諸身心，便自茫然。」曰：「子見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覺得天地自天

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斲喪，若吾人，不免氣習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當應答之時，手便翌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子於拱立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由得習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道，足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即今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伶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

一生詰曰：「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將上下文氣理會。此條首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栽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幬』，方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栽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則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覆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藏南子也去見，佛肸也應召，❶公

❶「肸」，原誤作「腁」，今據長松館本改。

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蕢雖避之也去追他，真是要個個入於善，而於己更不知一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而後世形容之者，亦曰『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物之人，盡欲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如磁之叶鐵，如漆之投膠，析之不離，遠之不去，非夫子有求於吾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却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諸生謝曰：「仁哉夫子之教乎！ 幸哉吾儕之遇乎！ 願共生生無負持載覆幬之恩也已。」

羅子曰：「孔子『憲章文武』，宗旨在於求仁。『仁者，人也。』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中親親爲大。 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人而大矣。❶ 孔子志學，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所以學其大者也，亦欲行其大也。 仁者，孩提之不學不慮良知良能也，聖人之不勉不思，即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家國天下運之掌矣。 故其告君，只是此語，以敏文武之政。」

問：「人資稟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 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 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 敢謂不待培養自生發耶？」羅子曰：「知有兩樣。 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 此二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 至於二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 蓋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

❶「人」，原誤作「大」，今據長松館本改。

聖愚，人人具足，而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即如帝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不能禦』。可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即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看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是以縱去學問，亦如導泉而無其源，種樹而無其根，徒勞心力，而終難望其流通充長也已。」

有友見先生終日終夜勤懇，問曰：「先生何以能是？」羅子曰：「天下之事，只在於習，習慣自然，雖欲倦寂不能也。」曰：「某等如何用功學習？」曰：「人心知體，原無界限，廣大是其本然也。故一見人善，即能知好，好處即是學處，學處即是真知處。故曰『好學近乎知』也。學而習，習而時時懇切，便知體生生，覺得好處，益不容已，方是力行近仁。非曰其初知之，而今始行之也。然行雖懇切，而於所好之善，未能一般，則其知體豈甘自安？即是其羞惡處也。順此知體，益加羞恥，則奮迅激昂，其行益力，學習純熟，自覺與聖賢一般，便悅懌和樂，而良知廣大之體，快然而自足矣。非是『知恥近乎勇』耶？勇以熟仁，仁以致知，以言乎身，則謂之修，以言乎天下國家，則謂之齊、治、平矣！更無兩段工夫，亦無兩般時候。《中庸》、《大學》合而一之者也。」

問：「誠與明，如何分別？」羅子曰：

「近來用工，却全不在此等去處。」曰：「不在此處却在何處？」時方食點心，乃指而言曰：「只在此處。蓋此食點心時，叫做明也得，叫做誠也得。然只是吃點心，也叫不得做明，也叫不得做誠。但點心已是食了，亦不消再叫明叫誠也。以此推之，則四書五經，百樣萬樣，諸般道理，諸般名色，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起，亦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空也。」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説纏繞？願聞。」羅子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爲誠，充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爲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爲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己之完美有成己也，且充實光輝，明著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即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蓋道體莫大仁智，而其用莫妙于時措也。茲成己則純然而可言仁，成物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智，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也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者勖諸！」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羅子曰：「前在京中會説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爲然。請爲子誦之：大哉！聖

人之道，不作空説，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説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儀，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充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至道終不爲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于古訓，問于師友。如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極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温故。故温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爲崇禮而言也。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爲下時禮以爲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興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温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内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羅子謂諸生曰：「近日得力何如？」曰：「某於此學，發志頗蚤，奈先達見教，務在操持，更須覺察，用功苦難，每多歇手。今聞性善求仁之宗，體驗身心日用之際，始識天機活潑，受用不勝廣大，於順應

步，儘在信從，但活潑時須少作主持，於廣大中更略加防檢，合前工夫兼用之，乃善也。」曰：「此語於性學雖非甚遠，却未甚透。試觀《中庸》之道問學，必先之尊德性。尊之爲言，即尊信也。故德性不尊，則所學將徒學矣。然尊而非信，則其尊又豈實尊也哉！繼之曰『致廣大而盡精微』，便是第一道問學處，即是第一尊德性處也。蓋廣大精微，俱性體妙用，非精微安能主持廣大？非廣大何以呈顯精微？二妙圓融，方成日用。且看一切人家，遇有非常喜慶，意外急迫，其男婦主僕，無論老幼賢愚，倉皇奔突，各逞其能，果是活潑廣大矣！畢竟步趨不至顛蹶，視聽不至錯亂，可謂全無主持防檢於其間哉？此等廣大精微，推而至於處處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遍了四海；推而至於時時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通了萬世。奈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由之是化育流布，其機順而屬之天；知之是反觀内照，其機逆而本之學。

「此個學脉，自孔子『仁者，人也』，孟子『形色，天性也』，二聖賢以後，埋没直至于今，中間有志豪傑，多不務根本，只貪圖枝葉，甚者謂德性蔽于氣質，全藉人力主張，稍求質任自然，詆爲猖狂失據。如子於性善，遂肯信從，已最難得，然於事爲順應處，信却廣大一邊；於主持茫昧處，尚疑精微一段，此則病在心粗不克入細，見淺不識研幾。故廣大則見得而信之也易，精微則見不得而信之也難。殊不思德性雖賦諸天，擴充全資乎己。今子信從廣大，則便活潑受用，苟因此而窺測，則精微於底裏自明，受用視廣大何異？乃若不善

探討，只把往日工夫參和湊泊，則方寸虛明之中，靈妙翻增梗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故程伯子云：『學者先須識仁。』仁能先識，則廣大精微一齊悟透，其體段人而實天，以言乎至變而莫可拘矣；其應感物而惟我，以言乎至賾而不容紊矣。觸目皆帝則森嚴，舉念悉神明對越。境界新美，趣味悠長，熟習萬千，總無足道。所以孔子極其形容，既曰『徙義崇德』，又曰『遷善改過』。孟子極其形容，既曰『天下廣居』，又曰『人之安宅』。夫居遷而不廣，更說甚活潑宏舒？宅徙而不安，又說甚主持穩妥？此今請子只擇吉移新，更莫縻情戀舊，即謂之白日昇天，人寰洞府，又何不可也哉！」

羅子曰：「士人有志向往者，將欲從事於問學之道，宜先歸宗於德性之尊；未有德性之不尊，而問學之能道者也。如致廣大而盡精微，則須理會自己當下視聽云爲、起居食息之德性，果是廣大否也，果是精微否也。若果真見廣大之無不該，精微之無不妙，吾知其致之盡之工夫自有莫可已焉者矣。如極高明而道中庸，則其理會亦然，其真見亦然，吾知其極之道之工夫亦自有莫可已焉者矣。故四書、五經，非不專攻，然不外吾當下之顯露者以專以攻之也；諸子百家非不傳習，然不外吾當下之現在者以傳而習之也。其致力固勞，而力有其端，則勞未幾而逸倍之；役志亦苦，而志得其功，則苦不甚而甘隨之。譬諸善於農者，須覓腴田，善於圃者，必求熟地，則以培嘉植而枝葉易於暢茂，以祛惡草而根株易於拔除。予習慨夫近世爲學者矣，惟欲習善，而善乃未之先明，每思成道，而

道顧無所從入，又奚怪乎所學之愈陋，而去性之益遠也哉？」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某所未解也。」羅子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囿，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己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己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清朗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其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答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比量濶隘，則中藏冰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事順無情也哉？」

問：「《中庸》論時出而曰『溥博淵泉』。今先生欲人探索底裏，中夜覃思，見聖人《易經》之造化，必曰神、曰精、曰氣。即此三言，於造化之蘊，似過半矣。」羅子曰：「《易經》指示造化，實常用此三言，然在人善自理會何如爾。若理會不善，少落方所，則世之俗學異教，多有指思慮以爲神，執靈明以爲精，運動作以爲氣。體既妄與

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愈多而道愈遠矣。殊不知古先聖人之言造化，皆是强名，原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神，而精、神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之表，洞徹空澄，即海岳之弘鉅而迴無隔礙；靈明朗曜，即木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眼，鏡古今民物之竅妙，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固不竢合知能以一之，而實難岐天人而一之也已。」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羅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本章前回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謂性』也。夫惟好生爲天命之性，故大和絪縕，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

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爲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爲能，怡油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面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爲大也。不然，此書説聖神功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爲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或問：「淡而不厭，是下學立心始事否？」羅子曰：「論下學立心，固當淡。孔明所謂非此無以明志是也。但此章宗旨，却是接上文『固聰明』『達天德』説來。若曰：必耳目不用，然後天德可達，天德能達，方是至道。可知蓋道之至處，是聲臭俱無。聲臭俱無，須淡、簡、温以入之也。淡者，水之清白而無味者也；簡者，竹之潔净而無痕者也；温者，焬藹未抽而融液無緒者也。此等境界，耳目聰明何所用之？耳目不用，精凝於神。神知自明，則無遠近、風自、微顯而一以貫之矣，天之至德，人之至道，不相入而靡間也耶？下文人所覓以至篤恭天下平，皆是極其形容以歸于無聲無臭之至，非果有許多層工夫也。」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儐孺夫　編
古吴郡友人王畿　校

後學
陳道濟　但宗臯　郭衛道
郭衛墀　黄文達應天　郭衛都
徐良覺徽州　陳世義　王孟珩應天
郭衛部　王賜姓應天　萬　栻　梓
葉春芳　陶孔孜　王賜居應天
熊一陽　萬世言　殷尚伊
左文棟　黄　鍈　郭九式　詳閲
左文兹　程道鼎　熊春陽

論　語

仁心流生德，妙應自時時。悅樂以循習，人己一貫之。事親從兄間，孝友胥怡怡。不厭亦不倦，海宇陽春熙。

問「學而時習」一章。羅子曰：「吾夫子生平敏求學古，獨是《易經》得力，首贊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及透悟將來，却統而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至是，天、人、物、我，渾成一個，其根心積慮，固惻隱滿腔，而啓口容聲，亦了無間别。於是其爲學也，其爲教也，皆是以仁爲宗。吾夫子此個宗旨，既原得諸《易》，而《易》則原本諸天。天何言哉？極究其體，則止是時行而不

息；博觀其用，便是物生而不窮。夫惟其有得於時行之妙乎不息也，故語學則曰：必以時而習之。習能而時，則心自悅之。蓋天人雖遠，機則潛通，故視聽言動，食息起居，其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自孩提以至老耋，固皆時時變通，亦皆時時妙運，但非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夫習熟乘時，則其妙運愈見，其妙運愈見，則其默契愈深。而晦庵先生所謂其進自不能已者，固足形容其悅懌之機，而亦可想像其當可之妙矣。吾夫子平生自述其『學而不厭』者，不開卷而即了了也哉！

「大學則乃爾，而爲教亦然。蓋惟其有得於天之物生而妙乎不窮也，故朋來必曰『自遠方』。朋自遠來，則其心不止於悅，而必曰樂矣。此意惟孟子最善形容，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夫物則何間於人人哉？均此視聽言動，均此食息起居，亦均此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所以謂之『帝則』，又謂之『天則』。德雖天然自有，以時出之，乃稱懿德。而人之好之也，自同一秉彛也已。懸想吾夫子初去博學於文，而忽悟《易經》時習去處，❶極其懽忻踴躍，故即一鄙夫相問，已是兩端必竭，況人多信從，而至於遠方友朋亦皆畢集。晦庵先生所謂：德之所被者廣，而道之所傳者久。則人固悅樂乎我，我尤悅樂乎人，盎然宇宙之中，渾是一團生意。吾夫子自述其誨人不倦者，又不可觸類而長也哉？夫時習而悅，已是可知於人；朋來而樂，又果是相知者衆。此

❶「而」，原誤作「近」，今據《近溪子續集乾》改。

而不厭不倦，猶未見其極處，其或行脩謗興，德高毀來，而人不我知，却又能不慍，始表其爲君子也。但『不慍』二字，今之爲説者皆云：君子儒爲己，故人雖不知，而其心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如此説不慍雖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蓋聖人之所謂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己，豈止天下，即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間也。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然則所云不慍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己知爾。又反求諸己，以求爲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不慍乎人，而自己反求斯切。況吾夫子以仁爲宗，則時時只見其妙於生，物物只見其同於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譬則身軀脉理，更無尺寸不聯，念慮亦不忍尺寸不愛且養。間或手足痿痺，痛癢不知，決不慍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汲汲皇皇，務醒覺而開通之也。如此方是誨不倦的極處，亦是學不厭的極處，不厭不倦，方是仁其身以仁天下萬世的極處，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

問：「學而時習，《論語》開卷第一義。今以聖時之時爲釋，真得夫子達己達人之心。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現在動静語默，吾心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子所謂願學孔子經書所載，時中矩則而習之乎？」羅子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於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適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爲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

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 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哉？ 即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究言其所由來，亦自三絶韋編，於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苦心悉力而後得之。 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其已然之迹而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 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人欲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

「蓋天道人心，總是一個生理。 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卦，聖人示人以時習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 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强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 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 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 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 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 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時習者，莫辨乎此矣。 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 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 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

問：「《論語》『時習』之『時』，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羅子

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爲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悦，更不必再竢習熟而後悦。況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己悦之，而人亦悦之，亦不必竢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處，故愈學而愈悦，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己知，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而執得時的機括定，雖間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慶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顔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付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惰，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夫子走來，將他家儅盡數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而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悦不悦樂不樂也？」

問：「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説來，何如？」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

窺覰，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争奈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秃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絶，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冥，以將潤其津垂，扶摇剛風，迴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爲我，而我之不爲天，命不爲性，而性之不爲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爲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脩之而爲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漠然無所動於中否？」羅子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己以求爲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愠耶？前輩有善説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

手處。」

問：「『有子其爲人』章意何如？」羅子曰：「此有若之言語所以似孔子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的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意，而曰：『形色天性也。』故色容温，沒有一毫干犯的氣象；口容止，沒有一毫干犯的言詞。蓋由他心中有個生生大德，立了天下之大本，自然生可惡已。生惡可已，自然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皆是此本。如是，則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在父母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方不負父母生我一番，故曰：『其爲人也。』然則下之爲仁，寧非即『仁者人也』意義哉？」或曰：「既云孝弟本矣，復言道生，豈非本自本而道自道耶？」曰：「既云『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寧可分而二之

也。蓋孝道至大至久，塞天地而橫四海，淪草木而及禽獸。有許多大的道理，皆是此個本子，非本之外又有道也。故孔子是孝的人，自言其爲人發憤忘食，耐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稱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只要庸德之行，復禮天下歸仁，甚矣有若之言似孔子也！」

羅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本猶根也。樹必根於地，而人必根於親也。根離於地，樹則仆矣；心違乎親，人其能有成也耶？故順父母，和兄弟，一家翕然，即氣至滋息。根之入地也深，而樹之蕃茂也將不可禦矣！然則厚其親者，實所以厚其身也夫！」

問：「孔子之『時習』，與曾子之『日省』，其旨同否？」羅子曰：「孔子一生，只受用一個『時』字，故其立教始初，即要人

時習。蓋學必貴習，習必貴時，如時動時靜，時語時默之類。謂曰『時習』，却似習乎時也。此『時』字習得停當，則其功用便是時措而皆宜；其根源便是溥博而時出，久久便可。仕止久速，而聖之時也已。此是吾人徹首徹尾一生大事，而曾子用心細密，見得日用間有此三件獨未愜意，所謂於此尤加謹也，豈是時習之外，而復有日新之功也哉！」

羅子曰：「弟子之職，要入則孝，出則弟。但孝弟不難於知，而難於行；不難於行，而難於擴充以盡其道也。蓋孝弟之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便謹而信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是汎愛衆而親仁也。立身行道，斐然成章，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餘力學文，以顯親揚名於天下後世也。」

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旨何如？」羅子曰：「古書中言道雖多，至『學』之一字，則間或見之，惟是吾夫子則專志平生而論學不輟。❶古之聖人成道雖多，如清任與和，各以資質所近而力造其極，惟是吾夫子則述而不作，必求隆古至聖而學之。故曰『吾十五而志於學』。此意幸得晦庵先生又能默而識之，其註疏云：學者，大學也。夫謂大學者，所以學乎其大者也。夫子平生亟稱至聖者，惟是文王，亟稱大聖者，惟是帝堯，則其所祖述，其所憲章，竭精會神以學之者，非一二聖人而何哉？夫惟道之極其至，道之極其大，則閫域幽遐，境界浩蕩，雖其性靈天縱，而求

❶「輟」，原誤作「輙」，今據長松館本改。

以主張負荷卓然屹立於宇宙之中也，須到三十而後能之。即今《大學》聖經首言：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知止而後定、靜、安也。定而且安，非志之既立而何哉？自此之後，則於古聖信好愈益精專，敏求愈益奮勵，意以此而誠，心以此而正，身以此而脩，齊、治、均、平，亦以此而明明德於天下。物則本末兼善，事則終始渾全，不惟放勳之睦族平章，光格上下；文德之刑于友善，運掌化成，若合符節，而先後一揆，即徧考三王，俟聖百世，不外十年而俱可不謬不惑也已。

「想像吾夫子於此二十餘年，精神意氣，近而本諸其身以有立，遠而徵諸今古以不疑。世道之經常，人情之懿好，聯屬統同，通天下國家而爲一己，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已是融通透徹，一以貫之

而無怨矣，忠恕求仁之宗，的確必在此時。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猶自言『可無大過』，則又以此學大至範圍天地，難免無過。今考《易經》卦象，於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却是聖人以天自處之實際，所謂天命於穆不已，聖人亦純而不已，不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且時乘六龍統天獨御也，故贊易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可見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純是吾君子一個學，學總是一個大，範圍天地固不過，曲成萬物亦自不遺。而子思子極其形容，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故不惑知命，始是學《大學》之到家去處，此後耳順從心，則俱

學《大學》之到家的徵驗去處。但耳順是感乎其外，而順以應之，無非此學此大也；從心是動乎其中，而廣以運之，無非此學此大也。

「蓋大學只是『明明德』、『親民』，明親之實，只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惻怛慈愛之真，盎然溢於一腔，誠感神應之妙，沛然達諸四海。吾夫子學至此時，果是大人赤子，念念了無二體；聖心天德，生生純是一機，隨衆問辨，其所酬答，更無非此個孝、弟、慈；隨機感觸，其所好欲，亦無非此個孝、弟、慈。即如子路問志，便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貢問仁，便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之，耳順只是一個絜矩，欲不踰矩，又豈不只是一個順應也哉？如此以觀於夫子，其志方爲大志，其仁方爲純仁，而其聖方爲至聖也已。」

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羅子曰：「朱子云：學即大學之道。則矩即絜矩也。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本來明者，即愛親敬長，不慮而知，人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莫不興弟。即明德達之天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行，初年即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常恐主持不去，而群言淆亂，又慮精一之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然是不慮不學之體，而天命我知矣。以後受用，即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孔孟相符，至漢唐以後，俱絕響矣。」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他甚麼來？」羅子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辨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況此段精神，原關係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

心事相孚，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

「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與他問辨而接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

「全是他造化好，却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

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聽，顏子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乎喪嘆也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爲知之」一章。羅子曰：「吾輩爲學，蓋學聖也。聖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即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奈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爲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爲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爲知也。蓋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明，而後爲聖耶？如此爲知，❶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況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知之否耶？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即能知之也。又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

❶「如」，原誤作「知」，今據長松館本改。

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爲知也哉！況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横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曰：「如是學聖，果然簡易。奈何門人記子路，乃曰：『有聞未行，惟恐有聞。』夫子問子貢乃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想其學問何等專苦，顧於簡易處錯過，何也？」羅子曰：「夫子當時，亦甚以二賢不相知爲憾。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子路當葉公之問夫子，則不能對。觀子貢答公孫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求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爲二賢而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令人朝夕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或問體仁制欲之辨。羅子曰：「好仁者，惡不仁者，孔氏之訓本並舉之。則二

端誠不可偏廢矣。但先言好仁者，後言惡不仁者，亦孔訓也。則二端，人可無次序也哉？細玩此章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不仁之惡，自不待言。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非爲仁之外另去惡不仁，而不仁之惡，好仁故足以該之也。故仁爲萬善之長，識仁爲學者之先。程伯子得宗孔孟，其最的是此一個『先』字。蓋仁心之端，原只不忍，物且不忍，況己身哉！不忍親以其身爲不善，便叫做體仁，又叫做制欲。但中間暗藏次序，視之學問無頭者，其難易順逆，萬萬天淵，譬之奕棋，只先一着，便成勝局也。明道、伊川二先生，至親昆季，此意竟不通融。晦庵、象山二先生，一時豪傑，此辨竟成仇敵。今若再不以的訓準而一之，則衆見紛勝，學脉之亂將無紀極矣！」其友撫然爲間曰：「昨聞公論某以舊聞，謂人欲若不浄盡，天理安得流行？終日終夜，意甚梗塞，後思原憲克、伐、怨、欲，至於不行，人欲可謂浄盡矣。孔子乃曰：仁則吾不知。又何嘗天理遂流行哉？今聞雅論，始知天下道理，體共海寬。吾儕識見，活當圓轉也。」

或問：「曾子告門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是渾然。夫子告子貢却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云云，又似有些差等。」羅子曰：「大約聖賢經書道理，只是一個，更無精粗，精粗生於所見之淺深，所造之生熟焉耳。故蒭蕘之言，孺子之歌，聖人聞之，即是至理；若所見尚淺，所造未純，即精一執中之語，亦作猜疑過也。曾子當時初唯一貫，心地洞然，但撿動便全體躍然在目，其視忠恕一貫，又更何別？若子

貢之問，正在見解之處，孔子只得就他分上階級，方可進步。要之至理，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亦何莫非取譬之方也。」

問：「先生强恕如是，於一貫何如？」羅子曰：「一貫非淺陋可識，但竊意『一以貫之』者，無所不貫者也，而況於恕乎？是故良知明覺，徧體不遺，必此體在我，然後强恕而行，方能懇切周悉，而感通亦自神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因是悟得一貫之爲妙，而亦是見得忠恕之不容已也，豈專於教門人之語哉！」

問「孔子吾未見剛」章。羅子曰：「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燠能寒，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方是浩然塞於天地。此孟子所以善養而願學孔子以慰其見也。」

問：「孔子何只在老安、少懷、友信？」羅子曰：「所論心不踰矩，只是孝、弟、慈通之天下。夫孔子與二三子言志之日，去七十當亦無幾，而所言終不出此，可見道邇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在季路、顏淵尤所不免，況其他乎？噫！此中庸之道所以『民鮮能久矣』！適諸長者聽言懽喜處，即孔子所謂安老；請我盡心講處，即是信朋友；呼群子弟近前求教處，即是懷幼。蓋君子愛人以德，而自愛亦必以德。即如諸長者肯好善樂施，少欲知足，則不論貧富貴賤，皆可以安。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惟安己，且可安人，不惟安人，且可安後世矣。若只以飽煖爲安，則謀身家造

業罪，將以求安，適以取危矣。推之朋友之信，少者之懷，皆是要人人向學，人人有個安樂受用，而不徒軀殼上動念，方是孔子之志、孔子之學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羅子曰：「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滯，瑩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爲怒所遷，爲過所貳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體常是不改，樂體不改，則雖易發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圓融不滯之機耶？其明體常時復以自知，明常自知，則過未嘗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貳其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了却天地間無限的造化。顏子一生，只一庶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其中。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爲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

問：「既曰『仁即是心，心即仁』，如何却説『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耶？」羅子曰：「是因學者心有不仁時説來，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則此心之體已化爲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顏子『克己復禮』，便心不着物，即流通神妙。心又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即仁，仁即是心處也。所以孔子於六十四卦，惟於復，則言：見天地心。於七十數子，惟於回則許之以心，意可想也。」

或問：「先生『道不可離，良知不昧』之語，屢屢作疑處，❶遽起問曰：誰能出不由

❶「處」，原誤作「遽」，今據長松館本改。

户，何莫由斯道也？如何夫子復有此嘆？」羅子曰：「聖人此語，正是形容良知須臾不離處。如曰：人皆曉得由户，則其終日所行，何莫而非道也？」其友復曰：「既是人人皆曉得，何爲却有歐父母輩也？」羅子曰：「此輩固是極惡，然難説其心便自家不曉得是惡也。」曰：「雖是曉得，却筭不得。」羅子曰：「雖是筭不得，却終是曉得。可見人心良知不昧，果是道不可須臾離也。」

問：「生而知之者，上也。説得『知』字如此尊貴，又説知之者不如好，不如樂，兩個『不如』，則知亦似未妙也。」羅子曰：「不止於知。雖好樂，亦有生而好且樂者，則學與困者亦弗如之矣。」曰：「良知在人，原無二體，乃相去遠甚，何也？」曰：「此『知』字乃『知覺』之『知』，正與《大學》『致知』『知』字相同。生知者，則所謂先知先覺；而學知困知者，則諸所覺後知覺後覺者也。」曰：「然則又何以見其無二體耶？」曰：「『生而知之』下一『之』字，都無二體者。生知者知此者也，學知者知此者也，困知者亦知此者也，故曰：『及其知之，一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最重，而説者往往不同。今則願求歸一之旨。」羅子曰：「吾儕有生天地之間，立志做個人品，須要先擴一大胸襟，以張一大眼孔，雖未即經綸天下大經，而經綸規模却該理會；雖未即立天下大本，而立本着落却要承當；雖未即能知天地化育，而化育來歷却亦探索。昔顔淵問仁，夫子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教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百世損益可

知。至己則自云：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而嘆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爲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若夫《中庸》末後，其謂：大哉聖人之道，而歸諸禮之三百三千；上天下三重，而歸諸議禮之制度考文。故古今聖帝明王，綱維一代之乾坤世界，必有禮以綱維之；育養一代之民物生靈，必有禮以育養之；主張一代之教化風俗，必有禮以主張之。此個禮，即天地之所以爲命，帝王之所以爲心，聖賢之所以爲學。天下治亂攸分，總在禮之立不立，而尤在立之善不善，與善之至不至也。天生夫子，爲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丈夫有生天地，頭頂、脚踏、肩任、念存，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而謂之曰『仁者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欲得此禮到至善去處，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一己之力量所可强爲。如擬議强爲，出自一己，則所定之禮未必能善，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

「故孔門立教，其初便當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即當敏求言行，誦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世，是則於文而學之，學而博之。學也者，心解而躬親，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就其如帝王賢聖，固不徒口説之騰，聞見之資而已也。博也者，考古而證今，雖確守一代之典章，尤偏質百王之建置，耳目固洞燭而不遺，心思一體，察而無外也。此之謂博學於文。然豈徒博而已哉！博也者，將以求其約；約也者，惟以崇其禮而已矣。禮也者，統之則爲三綱，分之則爲五常，而詳之則爲百行，會家國天下而反之本焉，則在吾之一身。身則必禮以脩

之，而綱常、百行，動容周旋，必中其節文也。推此本身而聯乎末焉，則通吾之家國天下，家國天下必禮以齊、治、均、平之，而綱常百行，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大丈夫有生天地間，其中心之主持樹立，獨專乎此而無偏倚，謂之正心；其發念篤切懇到，獨專乎此而不他適，謂之誠意。此皆孟子所謂『射之勇力，樂之玉振，而非其所先者也』。若夫開心明目，則惟千古聖神之言，定爲事物本末終始之格，至善而毫忽更無差失，知止而纖悉不可悖違，是則孟子所謂『射之精巧，樂之金聲，而不當或後者也』。今觀《大學》一書，自首至尾，總是援引六經格言，而旁加點掇發揮，便是博學於文，而曰『致知格物』也。其點掇發揮，總是歸宗於內之中正而無偏，外之整飭而不亂，便是約之以禮，而曰『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求其一言以蔽之，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一字以蔽之，則『仁』而已矣。然夫子言仁，每每先之以知，比其言禮，每每後之於仁。噫！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然則所謂弗畔也者，其弗畔於仁也夫？其畔於仁也夫？」

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矣。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天地、以得萬物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爲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

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問「默而識之」一章。羅子曰：「此即所謂學者先須識仁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體既與物同，則教學又豈容二哉？故教不徒教，而以學直己陳德，而不敢欺也；學不徒學，而以教與人爲善，而不敢私也。教學相長，人己夾持，以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而又何厭倦之有哉？故程子曰：『以己合彼，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又曰：『能存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問：「學不厭教不倦，夫子何屢屢自任？」羅子曰：「聖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爲一體，則自己學處即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蓋物我原是一體，而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亦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着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着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充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校，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回，令諸友日親也。」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爲言，何也？」羅子曰：「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輥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個仁，車亦不容不輥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説得如是之易，一處又説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説『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説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説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然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況仁爲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爲天地之心，其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動，不惟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真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强也。且吾夫子只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萬世歸依夫子，心心相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夢幻，更誰可及他毫

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問：「默識在孔子固是能事，在顏子亦能默識心通，若子貢，則疑不言何述。而下子貢數等者，安得遽言默識？況學問有頓有漸，不知默識之功，屬頓屬漸？」羅子曰：「頓漸原是禪家話頭，姑置勿論。但先儒云：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不知此語的確否？」曰：「此語安得不的確。」羅子曰：「語既的確，則子在今日，亦當默識以希顏而已，更何辭且却耶？」曰：「曩諸子請教，曰：人人皆可以爲聖賢。自謂此只可說道有定體，而不知學有成法。」曰：「此語果然。豈惟學有成法，即默識亦有成法。」曰：「如何是默識的成法？」曰：「學是學爲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即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半夜以此去自考自問，便又謂之默而識之之成法也。況子貢當時說：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而夫子直告之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正是斥子貢之不默而欲其默也。今子去夫子之所欲者而就夫子之所斥者，自予觀之，謂能守子貢之學之成法則可，謂能守夫子之學之成法，則未矣。」

羅子曰：「德之不脩，由學不講也。蓋學則有義可徙，有過可改，故四者之憂，惟

不學爲大也。其或講之而不於徙義改過是急，吾夫子之憂，又當何如？」

問孔顔樂處。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只尋常，而學者講求，善當體會。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活之爲言生也，快之爲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却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抵於天地之大德，其脉絡分布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爲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詳細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顔樂處竭力追尋，顧却忘於自己身中討求着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

問：「大衆每欲發憤，不知如何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也。」羅子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大事，但點檢從前，豈無人得之？點檢所得之人，其所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概見？若比以爲聖，以爲賢，真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舉之心，人人發憤，時時發憤。至於講學問爲聖賢，其受用百倍中舉者，却又不思發憤，是尚爲能充其類也哉！諸子又只知孔子發憤忘食，亦未思下文説『不知老之將至』，則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壯剛强，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充類之甚者矣！」大衆悚然曰：「不知孔子何爲如此發憤不能自已也？」羅子嘆曰：「此處用得一句渾話，蓋孔子是

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家國天下以爲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必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了也已。」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某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豪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豪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已者矣。」

羅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然二者亦交相爲用。蓋學者立得地步大，則存駐可久；積得歲月深，則收蓄難方，所計限也。要之，其初亦只於吾人本分上見得了了，便自有不容已處。蓋人即是仁；仁，天地生德也，大孰加焉？久孰侔焉？不能以仁觀人，以人體仁，而求以弘且毅者，吾未之信也。」

羅子曰：「孔子之所絶者四，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者俱沒有的。蓋一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非空空本體，況此『毋』字，有禁止意，如何解曰『孔子毋意必固我』也哉！」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果是

『無知』，還是謙詞？」羅子曰：「此是聖人實説己分上事。蓋曰：心本無知，如廣谷空空。鄙夫來問，其説定有兩端，我即叩而竭之，隨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也。故周子論思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故學者致知，便當以聖人『生知』的『知』作個格子，所知不如聖人，其知非至善也，學者致思，便當以聖人『睿思』的『思』作個格子，所思不如聖人，其思非至善也。立則參前，輿則倚衡，久久不息，便叫做其成功一也。否則，只隨己意爲之，則好知者其蔽蕩，好仁者其蔽愚，皆弗學使之然也。可不猛省而恐懼也哉？」

羅子曰：「『顔淵喟然嘆』章，須與『爲仁由己』章、『樂正子善信』章參看，其旨始得。蓋見善可欲，正是從聖人身上去求，所以或仰或鑽，而有高矣美矣之嘆也。信其有諸己，却是反求諸身，所以文博我之文，禮約我之禮，而爲仁由己之謂也。既知由己，故竭吾之才，不能自已，而至於卓爾有立一焉，此即孔子所謂『三十而立』之『立』也。此時方悟道本不待外求，而謂欲從前而仰且瞻也，必不可得矣。蓋孔子點化顔子，只是『復禮』一個『復』字，而『復』字又只是『由己』一個『己』字，故其贊《易》，直許顔氏庶幾於復，而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嗚呼！觀獨與自也，而復之由己也，彰彰矣！」

問：「顔氏博約，還分知行否？」羅子曰：「博約皆須知行並進，切不可分先後也。看他兩個『我』字，最是顔子得力處。蓋顔子氣魄甚大，當初用功，即仰鑽瞻忽，處處要到，却不知得處處皆我知體貫徹，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文禮自可充塞天

地矣，❶我體何如其博耶？然反身而誠，則便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我體何如其約耶？博是我之文博處，約是我之禮約處，便自欲罷不能，而樂莫大焉者矣。至此，則不必於仰，而至高在我；不必於鑽，而至通在我；不必於瞻察，而全體呈露於我矣。故卓然精明，而良知之致，自將神化不測矣。顏氏之子所以其庶幾乎！」

羅子曰：「無方體，則自然無窮盡；無窮盡，纔是無方體也。故此段家風，再無容你着口着脚處。即說虛時，已是實了，說無時，已是有了，而況執象徇形，說有說實者哉？」

問：「孔子以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不識『權』字，是否。」羅子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羅子曰：「儒先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個聖人。不知分明寫盡一個『時』字，此正見孔子動容周旋中禮，衣服飲食皆道，聖之時也，學而時習也。末記時哉之悟，厥旨微哉！」

上論終

❶「禮」，原誤作「理」，今據長松館本改。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論　語

羅子曰：「顏子於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非是他能心解，緣他見頭頭是道，言言皆與，故不覺心中自然恰好，即曾之唯。若由、賜，不免作疑，所以無所不說，顏之非助我也。」

問：「季路問鬼與死，而夫子未答，何也？」羅子曰：「聖人詞婉而盡，皆深答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照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

羅子曰：「昔夫子告季路以生死矣，第曰知生；告季路以人鬼矣，第曰事人。蓋謂死無非生，而鬼無非人也。夫知死無非生，則古即今，今即古，而萬世斯一矣；鬼無非人，則明亦幽，幽亦明，而三才始統矣。人能以最貴之靈，生生之德，而統三才、一萬世，則盈天地間固皆我之心神，亦皆我之形骸也已。」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

必學方可入，而堂則未學亦可升耶？」羅子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評，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然憐才之惜，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明白説出，其曰『不踐迹』，正是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是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矣。若以他因不踐跡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皆是踐跡，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真爲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蓋子張原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諸人不入室，即善人雖能不跡而善，然亦不入室也。今竊與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麽去處？果是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則是顔子，然以不見其止爲惜，則他又更何説哉！

「某每誦德行分科，謂爲英才之盛，殊覺其爲人品之衰，後參對軻氏願學去處，把來一齊推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冉、閔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中也。❶今想要求跳出，則須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即爲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己也。夫善而固有諸己，即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

❶「未」，原誤作「來」，今據《近溪子集》樂卷改。

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奥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爲吾儕共致勗云。」

問：「顔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也？」羅子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己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己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行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觀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健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説：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又説：『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顔子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己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遽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克己』『己』字也。如何作得做由己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況『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己之能與勝處，難説《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顔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也。視孰爲視？聽孰爲聽？言動孰爲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

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此『人』不透，決難語仁，故爲仁由己，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口口聲聲只說個『性善』。今以己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冒昧陳說。若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遷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爲實有諸己，況七十之與三千，又況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幸大家蚤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疆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羅子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心，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大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覺紜爲，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爲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慎獨；不落聲

臭，不涉覩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中庸也。蓋此個天心，原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處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雜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門自顏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也』，縱口説不倦，而未有人聽，從心所欲，縱身體不厭，而無有人喜，走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況無聖人親自喚呼，又可奈何？ 其後却虧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在前，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脗合，一氣呵出，説出人性皆善。 至點掇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 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諍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 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看他直養無害，即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如？ 予嘗竊謂：孔子渾然是易，顏氏庶幾乎復，而孟氏庶幾乎乾。 若求仁而不于易，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於孔、顏、孟也，亦悮矣哉！ 亦難矣哉！」

問：「克己復禮，以『克』作『能』，不識『克、伐、怨、欲』『克』字，如何又專作『勝』也？」羅子曰：「回之與憲，均稱孔門高弟，亦均意在求仁，但途徑却分兩樣。 今若要作解釋，則『克』字似當一樣看，皆是『能』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 總是生之而不容

已，混之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歸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可愛者，則古今人無一二，而心爲可厭者，則古今十百千萬，而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庭便說『道心惟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果是心屬人身，形迹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幸天生我夫子，聖出天縱，自來信好《易經》，於乾之大生，坤之廣生，潛乎默契，會得人人物物都在生生不已之中，引線之星火纖燃，銃砲之剛中爆發，一以貫之，不覺頃刻之間，仁體充塞乎天地人物而無間矣。故平生所以爲學，所以爲教，只是以仁爲宗，期以號呼群生之醉夢而覺之。無奈及門之徒，亦往往互相牴牾，惟顔子於其言語無所不說，故來問仁；即告以能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能復，即其生生所由來；歸仁，即其生生所究竟也。原憲却也久在求仁，然心尚滯於形迹，自思心之不仁，只爲怨、欲二端紛擾作祟，於是盡力斬伐，已到二端，俱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怨、欲，到得不行，仁將不庶幾乎？吾夫子聞知此語，頗覺傷殘，漫付之，嘆曰：可以爲難矣。蓋怨、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行，豈是容易？至説仁，則吾不知之，却甚是外之之辭，亦深致惜之之意。憲竟付之不問，豈是其心猶疑聖言之不如己見也耶？噫！原憲且然，而樊遲諸子更復何望！及門者且然，而漢唐諸儒又復何望！誠哉！道心之微而難窺，生德之妙而鮮識也。比至有宋，

乃得程伯子，渾然與物同體之説倡之於先，陸象山宇宙一心無外之語繼之於後。入我皇明，尊崇孔、顔、曾、孟，大闡求仁正宗，近得陽明先生發良知真體，單提顯設以化日中天焉，寧非斯文之幸而千載一時也哉！」

問：「顔子克己復禮，合解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羅子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虚，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脗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鈎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抵，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行纏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竢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脩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爲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大始』，統天時出者乎？黄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顔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天根自復，而化不可爲者也。夫子之爲教，與顔子之爲學，要皆不出仁禮兩端，而仁禮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脉。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

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畧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尤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能考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脗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爲方員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廈，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羅子曰：「孔氏之學，學仁也。仁則焉學哉？夫仁者，人也，能仁夫人，斯人而仁矣。是故我與物，皆人也，皆人，則皆仁也。皆仁，則我可以爲物，物可以爲我，是通天下萬世而爲一人者也。通天下萬世而爲一人，是人而仁矣。」

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便合着人心體，合着處便是歸。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

羅子曰：「『歸』之一字，乃是天下大衆本心，第人不能復，則天下不歸，所以保合太和，全在自己能復，己立人立，己達人達，各各有所歸也，所以曾亦曰『歸厚』。」

羅子曰：「宇宙間其一心矣乎？夫心生德也，活潑靈瑩，融液孚通，天此生，地亦此生也；古此生，今亦此生也，無天地無古今而渾然一之者也。生之謂仁，生而一之之謂心。心一則仁一，仁一則生無弗一也。是故一則無間矣，無間者，此心之仁之所以純乎其運也；一則無外矣，無外者，此心之仁之所以溥乎其施也。會而通之，吾茲有取於《易》之乾坤矣。

「夫易，生生者也，夫乾之與坤，易之

生生所由以合德者也。乾一坤也，坤一乾也，未有坤而不始於乾，亦未有乾而不終於坤者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夫自以言乎其己也，物以言乎其人也。人己之間，以言乎强以健行，而厚以持載也。善夫吾夫子之語仲弓也，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强以健行，而乾之所以始乎坤也；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厚以持載，而坤之所以終乎乾也。是故君子之出門、使民，而兢業不忽，其必有所爲矣；不欲於己，勿施於人，其必有所主矣。說者以其不忽者而名之曰『敬』，以其勿施者而名之曰『恕』，予意敬不徒敬，而舍恕則無所於爲也；恕不徒恕，而舍敬則無所於主也。名之曰：乾坤合德，而莫非吾心生生之仁，貫徹乎人己之間，至一而匪二，渾合而弗殊者也。」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與顏淵問仁，說者似謂相去遠甚。羅子謂：「某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人，其勉强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衆互相詰難，至不可解。羅子曰：「孔門以求仁爲宗，諸君且說如何方始是仁？」辨者紛紛不一，中有應之者曰：「聖人自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明快！」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復禮』，只『己』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己所不欲』，亦『己』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大的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人共聽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

一耳也；人人共看着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真名言也哉！」曰：「此等論仁，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爲大』，謂之曰『爲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爲一人者也。」

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之。」羅子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即明而遠矣。然周子論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也。』則公又是明遠之所自來處矣。」曰：「浸潤不行，果是能公於人。但不知如何是公於己也？」曰：「豈惟人有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也哉！於己亦有之也。今人爲學，立志向道，其習心未除，時復往來於中，幾微隱約，不斷其根，久將發作；又或想像毁譽之難當，得失之難堪，令人不覺寒心動念，即吾心之浸潤膚受也。苟非至明至健，一刀兩斷，幾何不爲所譖所愬而奪我定志也耶？如此不行，方是廓然大公。既是廓然大公，則物來自能順應矣，何明遠之難到也？」

問：「中行與狂狷，體段何如？」羅子曰：「其體段本是一樣。觀『易』謂『中行獨復』，則其特立徑造，與動稱古人，而踽涼卓越氣概正同。但其復自中通，美體暢發，視行之不掩者，則有間耳。孔子謂顏

氏爲庶幾，而告以克己復禮，一日，而天下歸仁。至四代制作，直許其上下千古焉，此正獨復之能事，而中行之實德也。後世欲慕中行，而不從狂狷之志行求之。噫！吾見中行之不可復識也已！」

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則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成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瞽者，謂『矜不成人』。然則『不成人』，則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耳，有四肢即如無四肢矣，誠可憐憫。當時夫子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否？」

羅子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愼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獨知，縱外邊千萬彌縫，中心再躲閃不過，愼獨或可以爲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當愼，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況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不免，萋菲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睚眥，計較毫髮，每每往來胸襟，遺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愼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緦且小功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

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腦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羅子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爲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灑墨，乃言學字也。」曰：「茲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搨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爲，以言乎書之藝拂且悖也，況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儔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爲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爲學，聖學也。聖之爲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爲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爲二矣。夫自伏羲畫乾，❶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皐、伯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月日，天牖神通，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

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王而不謬，竢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見聞？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願學也。」曰：「若天地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曰：「光岳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其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

❶「畫」，原誤作「晝」，今據《近溪子集》樂卷改。

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羅子曰：「吾儕之學，學孔氏也。孔門，賜稱穎悟，乃多識致問，應遽中響，一貫諄示，聽若藐然，他則更奚尤哉！夫理，一而已矣，夫一，亦理而已矣。是故亘匝霄壤，孰從而一之？則理以一之也。亦孰從而理之？則一以理之也。盎然充盛而浩然流通，一也，而莫非理也；森然具布而渾然化生，理也，而莫非一也。是故天、地、人之所以爲心也；是則天、地、人之心之所以爲神且靈也。夫神則無方矣，靈則無昡矣，無昡無方，而謂其心之有弗理，理之有弗一也哉？故以吾而等諸天地萬物也，則謂天地萬物之心而悉統乎吾之理，無不可也；以天地萬物而等諸吾也，則謂吾心之中而悉統乎天地萬物之理，亦無不可也。何也？天地物我，形有不一，而心之所以神，所以靈，無不一也。夫即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焉，可以統而一之，則即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焉，自是以貫而通之也。故一以貫之，是不惟善求夫吾心，而所以善求夫天地萬物之心也；不惟善盡夫吾心，即所以善盡夫天地萬物之心也。否則，不以我體乎物，而爲物所體；不以我用乎我，而爲物所用，將何以尊崇德性，柄運經綸，而立本知化也哉？《易》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問：「子貢問終身一言可行？夫子告以『恕乎』。即曾子所謂：夫子之道忠恕矣，俱是一貫傳心之法，不知其意何如。」羅子曰：「孔門立教，只是求仁。而求之之功，只是一個『恕』字。大抵聖人遇事遇物，終身終年，長長把他提醒門下諸人，以

去貫通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成其仁於家國天下也。但門下諸人，資質學力各有不同，故疑信相半。如曾子，則悦着便知，所謂『一』者，只是此個『恕』字也。故不止唯然自信，而且決言以起門人同信也。若子貢，則須是聖人自己説破。觀發問時，先問：學果多乎哉？不多也，一以貫之而已矣。即他把『多』字與『一』字相對，則知『一』者，果是一言而通之家國天下，便是終身行之。而子貢久恐一言未必能貫通而無外也，乃夫子亦只直説施諸己而不願，亦勿以施之於人。如此而恕，則未有不可通之家國天下而終身行之者矣。夫聖人以恕答子貢一言終身之問，與曾子以恕答門人一貫何謂之問，寧不脗合而明盡也哉！」

羅子曰：「『知及之，仁守之』，仁即其知體，生生而不已者也。學能不已，則內外融通，人己聯合，家國天下，一以貫之，故有恒者可學聖人。」

問：「『終日不食』章，意頗難理會。」羅子時隱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衆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決難得如是方整。」羅子曰：「聖賢出自天縱，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爲方圓之至，聖人爲人倫之至，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説『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

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爲，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是學之功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或問：「吾儕性體洞達，無奈氣質重滯，開悟實難。」羅子憮然浩嘆，良久曰：「天下古今，有塲極情冤枉，無從訴辨，無憑判斷也！」或改容起曰：「胡不少示端倪？」曰：「諸子務宜細心俯察，吾先爲指示一個證佐。試觀通衢輿梁，四下官馬往來，頃時即有數百。其强壯富豪者，姑置無論，至負擔推挽，殘疾疲癃，寸步而移者，甚是多多。然而緩急先後，衝撞躲閃，百千萬樣生靈，百千萬種方便，既不至於妨礙，亦不及於傾危。此等去處，敢說吾人德性不廣大，敢說廣大不精微，又敢說吾人德性不個個皆善？此則孔子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曰『性相近』也。至此德性用於目而爲視，視則色色不同；用於耳而爲聽，聽則聲聲不同；用於鼻口而爲嗅爲食，嗅與食則品品不同；用於心智而爲思爲行，思與行則又事事不同。此後則看其人幸與不幸，幸則生好人家好地方，不幸則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人家地方俱好，則其人生來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好；人家地方俱不好，則其人生來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不好。此孔子所以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然則相遠原起於習，習則原出於人，今却以不善委爲氣質之性，則不善之過，天當任之矣，豈非古今一大冤枉也哉！」

或問：「善與不善，固由於習矣，然孩

提少長，習猶未親，却亦有善不善者，難道均不由性生也？」羅子曰：「聖人之言，本自周匝。蓋相遠，則凡善不善之不同者，皆足以言之也。若要其極，則人幸生好人家好地方者，不惟一事習好，且事事習好，而其人號稱善人矣；不幸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者，不惟一事習不好，且事事習不好，而其人號稱不善人矣。比其極至，號稱善人者，則先儒云：善斯成性，奚啻一時！善而將時時皆善，世世皆善矣；號稱不善人者，則先儒云：習慣成自然，奚啻一時不善！而將時時皆不善，世世皆不善矣。究竟人到世世皆爲善，便謂之上智不移；人到世世皆爲不善，便謂之下愚不移。是則皆習之使然而遠之極至也。惟先儒論下愚不移，而歸諸人不肯移，至論人不肯移，則又歸諸拒而不信，絶而不爲。此其聰明强力之偏，視之聲色貨利之染，雖清濁高下不同，其爲害之大則一而已矣。然是兩種習氣，自古迄今，充天塞地，畢竟於前所論通衢一段，其德性之真，而廣大精微之妙，大家日用却毫釐也損動他不得，頃刻也隱瞞他不過。此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也。夫不善果出於性，則天地之大，若可奈何，❶今辨別分曉，的確只係習成，則轉移化導，儘得以自由矣。

「先儒謂治、平本諸教化，教化始諸風俗，最爲根極要領之談。但予又敢謂：教化風俗，係于講求學術；講求學術，急須明正經書。即如孔門教主求仁，軻氏每道性善，傳來二千年矣，乃於仁首以克治，於性補以氣質，講解漫傳，本旨弗顧，俗沿習而

❶「若」，原誤作「吾」，今據長松館本改。

愈趨，症因藥而益病。予幸此生躬逢聖世，取士設科而聿專經術，諭民列欵而式重孝慈，敷言信千載之一時，振德可事半而功倍。伏願廟堂加意，更祈館閣同心，語道務以德性爲先，而知能愛敬，不失赤子孩提之素；造道以中庸爲至，而聖神功化，咸歸百姓日用之常。至若多見多聞而擇識，《論語》明言其爲知之次，而非虛靈之體，克伐怨欲而不行，《論語》重惜其用力之難，而非惻隱之良，雖學者全功，均所不廢。然老農之於田也，佳禾既植，始事刈草之圖；場師之於圃也，芳林已樹，乃勤培灌之力，如或次第少差，畢竟徒勞無益。斯經正，則民行興；行興，則邪慝去，並舉一世以甄陶，大造群英而報稱。今觀幼稚兒童，援筆能工文論，再假心神開悟，蒙養端造聖功，黜旁求而着近裏，率性粹而育天和，將人人以同長長、親親，且世世而常熙熙皥皥。蓋樞機上幹，則繫星誰能北外；氣勢内旋，則庶草靡不風從，所習寧有不善者哉！」

問：「君子三戒，色不專是女色，如目遇成色是也；鬭不是嚷鬭，如其争也君子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如年來了無寸欲是也。」羅子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損於道，即心必思以絶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長去獨宿，男女之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廢舉業，而考較落等，則終夕廢寢。平素最甘淡泊，樂施與，財利惟去己之快。及今年衰，産費稱貸日艱，悦色好勝果是消歇，而此則獨爲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而舊説三事，果尤爲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矣。且戒

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別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効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効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爲善謀，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也已。」

問：「君子有三畏。」羅子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蓋『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人以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脩吉悖凶，人於天命，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巍巍，人何敢狎？登山觀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之良，雖渾全天畀，而不慮不學，則體極而微，莫説常人難知，即豪傑才智之士，亦無從理會，知之不能，況望其恭敬奉持而兢業承順之不違耶？惟如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人是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口道夫子有是之迂；敏於悟道莫如子貢，然順口而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之驗耶？至孟子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辨駁，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己，

亦在疑信相半之間，況於其他耶？ 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安能爲諸賢諱耶？」

羅子曰：「嶢嶢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皎皎者易汙，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淄，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大？」

羅子曰：「無可無不可，非是聖人説『我也無可，我也無不可』。這便非聖人本體至虛處矣。只云：我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耳。正是聖人空空真體。」

羅子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自觀者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吾常而已，非因時而轉變也。」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羅子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己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幸於毀譽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蒞官臨民，而自己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

夫也。」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直是尊信孔子之至處。」羅子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却説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問，只求仁，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俱貫徹了盡。子貢不知，只管望夫子得邦家，至後仲尼以萬世爲了土，爲萬民立了命，子貢也不知，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六年，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封人，一見夫子，便説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殆將』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類看了。今非敢爲異説，蓋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無足論矣。」

下論終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儐孺夫　編
古吉州友人胡　直　校

後學
陳道濟　但宗臯　胡　載
胡思化　傅朝陽　查名相
陳世英　袁應運　吴中立
左文衡　尹相湯　郭之垣
錢應龍　郭衛廷　左文選
胡尚忠　汪惟教　江禹疏徽州
陳其縕　錢惟忠　熊象乾
尹佐湯　陳其道　胡尚弘
梓
詳閲

孟子

軻氏願學孔，性善其所宗。知能出孩提，仁義從擴充。經德息邪遁，浩氣藐王公。進退裕綽綽，仕止歸時中。

問：「孟子謂告子先己而不動心，如何他却更比孟子得之早也？」羅子曰：「不動心是個效驗，而爲之必有其道。此個『道』字，包含最廣。今人只曉得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强制，與孟子不同；不知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如黑白冰炭之異，相去遠甚也。」曰：「若論工夫，則告子、孟子，謂之不同則可。至於心之在人，從來只是一個，如何却有兩樣？」曰：「吾儕讀書，多是潦草，更不肯把聖賢言語細細滋味。丑問孟子所長，他説出兩句話

頭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儕若肯就在此二句中討他一個消息，便見不動心的工夫，非告子可同，而心不動的❶根源尤非告子所可彷彿矣。予於孟子此章，脱去言詮，探他底蘊。所謂知言者，不是知其他的言，只是在孔子一人身上，知其言極精極純而爲至善也。只是將孔子之言，去盡知天下古今、群聖群賢之言，皆不如孔子一人之言之爲至善也。孔子至善，只是個『時』；孔子『時中』，只是個易；孔子之易，只是個乾坤。孟子翻出，便叫做浩然之氣。夫浩然其至大，浩然其至剛，浩然其配道義而塞乎天地，正是盡出此個心的氣象，以顯出古今不動的根源。所以只言氣，而不更言心也。又翻出不動的工夫，叫做以直養而無害。夫人生而直，乾動而直。人生而直，則生生不已，便無害其爲直矣；乾動而直，則乾乾不息，亦無害其爲直矣。豈又不從心體不動，描出一個分毫不動的工夫！增也增不得，減也減不得，不增便不助，不減便不忘，渾是一團妙理，又渾是一團生機，而叫做集義所生。孟子之所以爲心，孟子心之所以爲不動，是如此入頭，是如此着落，是如此以願學孔子；則將説是不動，而未嘗不動，將説是動，而未嘗或動，如泛巨海之汪洋，而莫究津涯，如遊大荒之渺漠，而無從底止。此只可以自知，那肯把向人説！矧對公孫之徒，則只勉强名狀以相應酬，竢其三復自得而云：告子之不動心，比我更易易也。」

問：「告子之心，其不同處可得聞與？」羅子曰：「告子自己的話頭，現在有

❶「的」，原誤作「心」，今據《近溪子續集坤》改。

甚麼難見？ 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 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也。 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 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去處也。 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事物，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孰爲難易？ 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爲安危？ 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 況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天心何有？ 原宰于神。 其布護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説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 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 萬里霄雲，曷盡其遠！ 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 故戰國如告子，也是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 何啻告子，此後直至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絶響。 却是總諸大儒，先初起志，愛好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情識。 既作情識，强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黄，瞰淵日而遽增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爲靈竅，視諸塵寰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爲學好。 無奈覓真不着，乃就假而不疑； 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 去聖愈遠，離道愈深，間一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圖共濟，反詆爲狂妄而疾之。 玆幸斯世忽躋大明，吾道已逢昌運，有志孔孟之學者，惟及時勉之！」

問：「孟子知言養氣並舉爲言。 乃於養氣處，説出許多工夫，至知言，只畧説效驗，更不及工夫。 豈知言便如是簡易，與養氣

全不類耶？」一友曰：「知言養氣，原是一理，亦俱簡易。即如象山，指敬仲剖扇訟爲是非之端，敬仲即一時悟徹本心，便渾然與天地同體。知言養氣，何嘗有二理哉！」一友云：「不必別求。但細看孟子論養氣，於孔子則欲願學；於夷、惠、伊尹，則云不同道；於告子勿求諸心之論，則斥爲義外，是氣無不養者，即是言無不知也。」一友又云：「以某觀之，却似微有先後。」或曰：「孰先孰後？」曰：「知得方能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方能知言，是工夫得手處。」羅子曰：「必如是乃完全也。」

羅子曰：「大丈夫之生，其力足以勝天下之重寄，而不見其爲勤；其思足以審天下之微幾，而不覺其爲慮，悠然於萬有之中，而超於何有之外。此其積之也誠預，而其蘊之也亦誠宏且遠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氣，吾氣也，而其氣之所自出與所攸同，則非所私焉者也，人顧其所自知者何如耳。誠使虛中洞啓，靈竅牖通，若久藏蔀屋，忽馭崇臺，天何蒼蒼，地何茫茫，則吾氣之所自出，與氣之所自出，固將一眸而可以盡收，一念而可以全攝，冥契融了，無隔礙矣。夫融了無隔礙之知，廓了無隔礙之木，涵了無隔礙之衷，應了無隔礙之感，則太阿出匣，毫忽奚容；寶鑑懸空，幽微畢燭。此孔孟經綸之術，所以獨異于義襲之小道而久假之伯功也。」

羅子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軻氏得之，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天地是乾坤之德，久且大，而所由以著見者也。吾夫子贊《易》曰：『乾知

太始，坤作成物。』夫《易》，廣矣大矣！資始萬物，而靡一之或遺焉。博矣厚矣！資生萬物，而靡一之弗成焉。要之，實一元之氣，渾淪磅礴，浩渺無垠焉爾。是氣也，名之爲天則天矣，天固乾之所以始乎坤者也；名之爲地則地矣，地固坤之所以成乎乾者也；名之爲我則我矣，我固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夫合天地萬物而知其爲一氣也，又合天地萬物之氣而知其爲一我也，如是而謂浩然充塞乎其間也固宜；如是而謂大之至而弘足以任重，剛之至而毅足以道遠也亦宜。是故君子由一氣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直達順施而莫或益之也，本諸其自然而已也；乘天地人物以敷宣一氣也，充長成全而莫或損之也，亦本諸其自然而已也。」

問：「學者將天地萬物一體處理會得明盡，則仁便可識。其功是否？」羅子曰：「程子欲人先識者，識此仁也。仁者，天之生德，活潑潑地昭著心目，苟一加察，即真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自在其中矣。如入井一段，既是怵惕惻隱，則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我若先行理會，方可言仁，則孺子之救，途人同之，非惟不必理會，而亦不暇理會矣。」

羅子曰：「乍見孺子入井而發怵惕惻隱之心，是無所爲而爲也。若生於惡聲，納交要譽，則是有所爲而爲矣。有所爲而爲，即人欲，非天理也。」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己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

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問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哉！」因言舜事。羅子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飛，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礙，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爲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羅子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於是，豈亦氣質之爲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爲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于孟子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爲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況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

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藹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蓋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天下惟中人居多，❶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辨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

曰：「然則諸儒之説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耶？」曰：「儒先立説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端各自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言，而集説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上泝孔孟之宗也哉！」曰：「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專執其爲性也。又請爲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人亦不下百十，余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

❶ 「居」，原誤作「活」，今據《近溪子集》射卷改。

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皆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然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問：「人性之善，是其本然；而聖人立教，又必要許多工夫以盡其性。何也？」羅子曰：「盡性工夫，子且勿論。但云：『人性之善，是其本然。』此語果從心而發乎？抑聽得他人之言而謾爾云云也？」曰：「此豈從人言，實是自己見得。」羅子曰：「孟子當時一説性善，其在門高弟如公都、萬章，俱紛紛諍辨，雖樂正子名爲好善而信有諸己，尚在疑信之間。❶至於宋時諸儒先，則直謂孟子只説得一邊，須補以氣質方備。然則吾子聰明，豈能獨超乎古今也耶？」曰：「性字原從心從生，則性本是心中生出來的，安得不善？但人自家不能保守，便惡了。」曰：「如子所言，分明在字義上看此性，當作善。至在人身上看此性，却不免是惡了。子何曾見得性果

❶「尚」，原脱，今據《近溪子集》數卷補。

善？要之，性善一着，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是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他肯自放過，蓋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真正舍死捹生一段精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有問「居天下之廣居」一條。羅子曰：「大丈夫亦人而已矣。丈夫之所以爲大者，亦自識其人而已矣。孔子曰：『仁者，人也。』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天地萬物渾然同體，非天下之廣居如何？又曰『義禮皆仁也』，則即人之欲廣其居者，其門路自然開闢，廳事自然嚴整，機之不可已焉者也。所居既廣，則可以容賓旅、庇寒士，而與民由之，其餘事矣。否則，居第亦足以傳子孫，如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安往而不自得耶？何富貴之能加，而貧賤威武之能以損減也哉！作人至此，果是出類拔萃，軒軒昂昂，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或問「好辨」大意何如。羅子曰：「孟子之辨，只是辨個天下之生。而生尤莫重生於其心也。故洪水溺人，未便溺心；夷狄猛獸害人，未便害心。一至春秋，殺逆漸起，人心大壞，孔子繼禹、周而作《春秋》，全是救天下之生，然猶是顯惡可得誅討。及至楊、墨之言一生於心，則其生生之心已被遮掩，安得而不閑之？某嘗謂高皇《六諭》，真是直接孔子《春秋》之旨，聳動忠孝之心，不必言距楊、墨，人人知君父之恩之罔極也，寧非世道一大治而天下後世獲甦生也哉！」

上孟終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孟子

問「仁之實」一章。羅子曰：「此章書與《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❶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子，聖賢即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盛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傍，而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蚤聞，故其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自少而壯、而老，一刻也離不得，又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曾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其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和美一團，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

❶「吾」，原誤作「五」，今據長松館本改。

盛而樂樂之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説樂之極，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絜矩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功夫，只是知得透徹而久久弗去耳。今即《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則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則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生平願學孔子，果不爲虛言也已。」

羅子曰：「世俗恒言天下太平，似是異事，故或曰『有象』，或曰『無象』。若孔孟言之，則只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天下平也。今若以麒麟生、鳳凰至，説作太平，便是難事。如親親長長，則誰家無父母？誰家無兄長？亦誰不能孝、誰不能弟也？可見太平之福，只在目前，但人家子弟却多不能受用，往往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愛他人又不曾愛得好的，敬他人又不曾敬得好的，所以更相染習，驕傲成風，争鬬所由起而訟獄所由生也。要之，亦自其爲祖父兄長者與有責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之縉紳，遠來相聚，須責備爲父兄者以積善爲事，爲子孫者以孝弟爲心，則便保合大和，乃利貞也。夫大和者，非保則不能久；然非合亦未能久保者也。故祖宗積善數十百輩，而敗在一人；子孫風俗孝弟，亦壞在一個，皆非所謂合也。今要保合，却

在利貞。貞者，正而固也。今爲父兄者，果能以正自持而不偏其心，則財産物業，視人猶己，待疎若親，必不肯侵損鄉族以獨肥己身。爲子孫者，亦能以正自持而不邪其思，則必以父母之心爲心，以兄長之心爲心，又肯反道悖德，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耶？況此段意思，不止於家道有益，如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何等大事，亦不過曰：『入則孝，出則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何等大事，然亦不過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爲聖爲賢，亦在目前，人亦苦自不能受用耳。」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羅子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推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爲善也哉！」曰：「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果得根本乎？亦還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

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視，然未必其視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入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卻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子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卻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噫！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竟莫得其實。乃命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衆皆躍然曰：「先生其『識

得東風面』者矣！　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紅之皆春也耶？」

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羅子曰：「近世諸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未的確，須要從頭説起。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爲道。然而非其至者，必脩道成全而爲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立教，而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隆古神聖，自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爲人倫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爲學者，皆以意爲學，而説學者，亦皆以意爲説，故雖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却信古好古，以直探性命之微，而悉憑至善之矩，着力固極其奮鋭，辨擇尤極其精詳，久之涣然冰釋、怡然理順，則我即聖心，聖即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中國爲一身，統會萬古爲一息哉！　如是而自得之妙，居安資深之益，以至左右逢源之歸，固不待辨説而其理自見矣。」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今註疏皆主偏全分別，不識此外更有他説而可相發明否也。」羅子曰：「孟子此個『幾希』二字，類之他章，舜之異於深山野人，夜氣之好惡與人相近，皆是指乎性體，而所指性體亦且最是微妙。況存之則入聖賢，去之則同禽獸，其關係亮非小可，安得遽以眼前形氣粗迹而輕易言之也哉！　竊謂此章歷論群聖，其意主在憂勤惕勵，然憂勤惕勵，生於覺悟警醒。今承下問，敢以此『覺』字爲人之異於禽獸處也。蓋天

命流行，物與無妄，萬民萬物並育於霄壤之中，其靈性生生，渾然一體而無二樣，然其性雖同一生生，其生雖出一靈妙，皆知不待慮，能不待學，總自造化窟中順便布護，從早至曉，從古至今，流行而了無停機，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在萬物之中，其靈明稟得猶多，而聖生吾人之內，其神明尤爲獨至，故其知能雖普地而同然，而其覺悟則超群而先得。百姓雖日用而不知，較之物類頑冥，猶堪呼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間人物一個大限，而君子小人，或存或去，猶似便有憑據也。孟子云：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從覺處形容其大小難易之不同焉爾。至其根源，則又皆從《易經》透將出來。其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然則聖人性反之覺，又不總是《大易》之逆知也耶？」曰：「憂勤惕勵，生於覺悟，此人物之爲大異，君子庶民之所爲不同，果是一言而極其分曉矣。但謂聖賢逆之，知覺又有大小難易之分否也？」曰：「觀之其論，大舜、禹、湯，亦自可見。蓋聖賢存此憂勤惕勵，原是以完全己性，而性則惟是生化之仁，合宜之義，其所統宗也。大舜之庶物彰明，人倫昭察，而性無不盡者，原不着些子意思，亦不費些子工夫，止係其覺處精通，故其生處順適。因性之仁而由之爲仁，初不知其爲仁而乃行乎仁；因性之義而由之爲義，初不知其爲義而乃行乎義也。以後去全體仁義，豈不大小難易，畧有差殊？憂勤惕勵，固是一般而覺之，初起恐未可同日語也已。」

問：「昨聞先生論人異獸幾希，而及於《易經》，其性反覺悟，大畧已詳，而《易》之

逆數，今則敢請爲諸人一一盡言之。」羅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道一，則學亦一而已矣。豈有聖人盡性只是一覺，而聖人通易又不止是一覺也哉？蓋語道而至《大易》，則天地民物五倫，萬善極其具備純全，了無纖毫欠缺，惟是聰明神聖，方能與之脗合符同，則大易可語道之全，而聖心可語易之全矣。然究竟其所以脗合、所以符同，則惟此『覺』字，稍足以擬諸形容，而學者亦可由圖入頭處也。請爲諸君詳之。蓋易之爲易，其充塞寰穹，樞機造化，惟是一神以靈妙而通顯之，在天則萬萬而成象，在地則萬萬而成形，凡所成形象萬萬，皆乘其元化之靈妙通顯而爲知能，是以周遍活潑，體段若可區分，而真精了無間隔。昭彰謂之帝則，繼承謂之己性，而實則渾全是爲易理也。此個易理，本神明不測，本靈顯無邊，故物至則知之，知之則幾動，幾動則吉先，帝則固靈其端倪，心神亦順其應感。象也者，像乎此者也。以其稍著，故以爻言，而實則皆其先幾之微渺，而妙覺之圓融也。故自天行之健象，而即象之以不息之自强；自乾龍之初爻，而即效之以潛藏而勿用。推而至於六十四象，推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又不總是贊聖神妙覺以聞其先，而啓吾人純心以慎其動也哉！❶然其中每以卜筮而爲言者，蓋聖人欲示人幾先之爲靈，而以龜蓍之出於無心者證之，而其靈乃益顯矣。欲示人以聖覺之爲妙，而以玩占之周於萬變者證之，而其妙乃益神矣。要之，言在卜筮，而意主於知幾，似未可以拘方而執泥之也。」

❶「以」，原誤作「只」，今據長松館本改。

問曰：「聖人之神幾善易，幸已聞其梗概。至吾儕欲從覺而希聖者，則當何如而用力也？」曰：「此則如前大小難易之説，似又不可不預講已。蓋易之卦雖六十有四，而統之則獨在乾坤。乾坤雖云並列，而先之則又在於乾。故學者之於《大易》，欲以了達全經，則須是開通覺性，欲以開通覺性，則乾之一卦最初宜先講者也。夫天也者乾之形體，而乾也者天之性情。故乾即是天，而純粹以精，無時而不運也；天即是乾，而廣生並生，無處而不包也。無處不包，則天體無外矣，天不外乎我，而我獨能外乎天哉！無時不運，則乾行不已矣，乾不能已乎我，而我獨能已乎乾哉！是則大明乎乾之始，而全經之始實無所不明；大明乎乾之終，而全經之終實無所不明。蓋陰陽之内外、遠近、大小、高下，不過六位時成，而天之體一盡乎此矣；陰陽之消長、進退、順逆、吉凶，不過六處周流，而乾之健一盡乎此矣。譬則規一設而天下更無餘員，矩一立而天下更無餘方。然則乾卦之位定行周，而六十四之外復有餘卦，三百八十四之外復有餘爻也與哉！其視大舜之由行仁義，以明乎庶物而察乎人倫，沛然決江河而之四海，其於群聖之大小難易，不昭昭乎而指諸吾掌也哉？敢因幾希之論而併及焉。幸不罪狂瞽而終教之。」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羅子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説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只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

今舍却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强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説由仁義行，又從强勉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爲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況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黽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脱，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詠，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倣倚爲，狥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閑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虚費終身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不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哉！」

問：「夷、惠望望而去，由由不舍，不免有失己失人處。何孔子即人己俱得？」羅

子曰：「二聖人與孔子，俱是成己成物之心，但二聖人覺得費力，孔子則分外輕省，乃是不專求形迹，而惟在我知體上圓徹，自然可以仕、止、久、速，而非仕、止、久、速所能滯限也。故智之事也。」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羅子曰：「《易》象之贊，必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氏獨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乎心也，則曰『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將一生精神全付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充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吾人可漫漫輕看哉？」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羅子曰：「顏子之一日復禮，是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爲時，時而動之天也則爲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來也歟？」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爲孟子不取，且極辨其非耶？」羅子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曾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即如告子此人，孟子極爲愛敬，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況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上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可

概論也。今且道生爲之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孽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爲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爲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己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内外。故辨亦止辨其義外，而未辨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爲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探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嚮應承當，則性幾神理頓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兩關，不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付一默也已。」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乃爲浩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動活，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❶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

❶「斂」，原誤作「欽」，今據長松館本改。

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有友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羅子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問「仁，人心也」一章。羅子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爲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由之路而爲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凶咎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鷄犬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爲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痺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内則爲主宰，而發則爲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爲輕也。慎之，慎之！」

問：「『仁人心也』一章以後，何爲只說放心，而不說入路？❶學問必如何而後可求放心？」羅子曰：「孔子云『仁者，人也』。孟子則直指以示曰仁何以是人。蓋人身耳目口鼻，皆以此心在其中，乃生活妙應，

❶「入」，原誤作「人」，今據長松館本改。

生活妙應，非仁如何？其生活應妙，必有節次分辨，即是心之義而所由以發用之路也。惟人心在人身如此要緊，則心失而身即死人矣，此所以爲可哀也。人身與仁心原不相離，則人能從事於學問，而心即不違仁矣。此求放心所以無他道也。」

問：「求放心即是致良知否？」羅子曰：「雖是一個工夫，然用處稍有不同。如求放心，是未嘗知學之人，須要發憤操持以立其志相似，故曰：將已放之心，使反復入身來，則知體精明，方可下手致去。即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也。大約求放心，是外以約之於中，致良知是中以出之於外也。其中愈精明，則其發愈詳密；其發愈詳密，則其中益精明矣。」曰：「如此用功，與博約不亦相類耶？」曰：「博約亦離不得。故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今於天地萬物而責備在我，使此志卓然精明者，即約以守其身也。由吾身以統率天地萬物，而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發用充周者，即守其身而天下平也。此個工夫，從古至今，原無兩用，惟孔孟乃集其大成也。」

問：「『或爲大人或爲小人』章，何如？」羅子曰：「天地間，人是一團生理，故其機不容自已，上至公卿大夫，下及農工商賈，誰不求做個好人？又誰不有做人的路徑？但發足處却要詳審。發足處只爭毫末，而在我成就將天淵也，奚啻千里而已哉！如何是人正經的道路？蓋人之爲人，其體實有兩件：一件是吾人此個身子，有耳，有目，有鼻，有口，有手，有足，此都從父精母血凝聚而成，自內及外，只是一具骨肉而已。殊不知其中原有一件

靈物，圓融活潑，變化妙用，在耳知聽，在目知視，在鼻知臭，在口知味，在手足知持行，而統會於方寸，空空洞洞，明明曉曉，名之爲心也。心則孟子謂之曰大體，蓋體中之大者也。耳目口鼻四肢，孟子謂之曰小體，蓋體中之小者也。顧人從之何如耳：從其小則爲小人，從其大則爲大人。心止方寸，如何却爲大，身長七尺，❶如何却爲小？蓋目只管看色，耳只管聽聲，鼻只管臭味，四肢只管安逸，所欲、所嗜、所求，不過面前受用，不能相通，更不知有其他，其體段原已纖細。做人者，若在此等處去尋路行走，行得最好，便是今之鄉人出色者，田地足以充腹，廬舍足以安居，世業足以貽傳子孫，其一身口耳四肢也安頓停當，不論出仕在家，却都成得個人，但規模小小。此雖是一條徑路，然聖人説道：從欲惟危。蓋其發端，既從口耳四肢之欲着了脚，此欲原是無厭足的東西，若稍放一步，便貪求所當得，外面雖圖掩覆，而其中未必光明，其做人即落邪徑，而成個小人中之憸邪者。再若行險機熟，門面不顧，耳淫於聲，目亂於色，口體饕食，四肢狠縱，便墮坑塹荆棘，反自戕其身而爲凶人惡人，以致於禽獸異類而莫可紀極者矣。究其根源也，皆是各要出做人，但起初由身家一念嗜欲中來，末流遂不可救藥。此可見小體之必不可從，而小人一路決不可不審擇防閑也。若吾心體段，則藏之方寸之間，而通之六合之外，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

❶「身」，原倒於「何」上，今據長松館本乙正。

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强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却指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了此生的大路，說道：大人者，要不失這一點赤子時曉知愛爺、曉知愛娘，伶伶俐俐，不消慮不消學的天地生成真心也。此個真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如古之三遷善養，又遇着地方風俗淳美，又再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遜讓，食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爲人，若果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做人的大路。《禮》謂：置之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西北海而準，推之前千古後百世而準，是聯天下國家爲一身，聯千年萬載爲一息，視彼七尺之軀而旦夕延命者何如耶？故只不失赤子之心，便可以名大人；而大人者，便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而鬼神合吉凶也。孟氏從其大體爲大人，真是格言至訓，簡易直截，惟在乎審所從而已矣。」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羅子曰：「無以異也。」曰：「既無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諸生請訓迪。羅子曰：「聖賢惓惓垂教天下後世，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

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之。如《論語》所謂時習而悦，朋來而樂；《中庸》所謂率性爲道，脩道爲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經傳唤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爲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唤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趁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日，久之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令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自久久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已也。」

羅子曰：「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棄，遽從而敝蓰之乎？❶ 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叟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

❶「敝蓰」，原誤作「敞徙」，今據長松館本改。

宗不問也。古有之，議公法，首曰議親。況父乎？或謂不問必不悛，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問「盡心」一章。羅子曰：「此章書，是孟夫子自述其生平之所得，且以警悟及門諸賢也。蓋孟子學問，受之子思天命之性，故於天也、命也、性也，皆究極根原，了無疑貳；良由他既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所以翻成性善一段話頭來，立個宗旨，開示後學。不想春秋戰國，異言喧豗，人性雜擾，習染已久，此言一出，不徒世情拂逆，即在門之士，亦皆紛爭强辨，更不服從，雖以樂正之質美好善，亦在疑信之間。孟子憶想諸人皆以性在面前，漫多自許能

知，而本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辭先入作主，真正道脉反作尋常，故昌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以人情好逸而惡勞，此心易私而難公，誰人肯於自性盡力去心上求之？心上既未盡力，而自性底蘊又何怪其不能精透，而漫隨世俗以爲惡、爲混、爲三品，而善則反疑貳不信也。夫心性固是相因，而天人原無二致，自性爲能真知，則天便即無間隔。夫孔子用功，五十方知天命。今知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其可不盡心耶？至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段工夫。蓋心到盡處，已是極至之辭，今但常時盡而不間，即謂之存，性者心之生理，心存，則性自條暢明朗，而謂之養；存而且養，便於天體顧諟周旋，順事而無所拂矣。然事天而周旋不舍，雖比之

知天更爲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而非一也。兩而未一，則壽夭終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即是以語聖神之理，恐亦難矣。惟夭壽不貳，至迹化而齊，終身以俟命，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即天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即知之真處，繼而蒙其館甥貳室，即事之密處。若論歷數在躬，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乃其極至處也。但此章旨趣歸宿，雖在性命，而從入則屬心知。盡心者，身之神明，則主宰於一腔之中，而貫徹於八荒之外，自其流通不已者，則爲命；自其生化無遺者，則爲性；自其統攝無端者，則爲天人。惟心知不妙，則神明不顯，於是形與天隔，性與命離，而聖不可希矣。故善觀此章者，只專在『盡心』字，使頭頭盡理；善體此章者，只專在『盡心』二字，便時時得力。信哉！學問之當講而機竅之當求也已。」

問：「盡心，存心；知天，事天，孟子原並舉以言，而先生却謂存心，不必別用工夫，何也？」羅子曰：「天下道理自其本源，而聖賢工夫亦自有頭腦。今言心也、性也、天也、命也，一理也。雖意思渾融得好，然没個頭腦，却教學者如何用工？今精神最吃緊者，又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蓋吾心分量，即天地之廣遠，而其併包民物之衆盛，亦相融液，其併包融液之體，又皆玲瓏剔透，潔净微巧，總是一團神明也。所以盡之功最是爲先，亦最是爲大，然却最是爲難也。所喜人有恒

言：隨事觀人皆爲盡心、盡心，而況此學獨不當先盡其心乎？故古之善言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即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説性説天，已是强爲區別，如何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也哉？奚止曰『知』、曰『事』，就是最後立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他年深歲久，歡欣浹洽，我即是天，天即是我，而天人之間，別覓之了不可得，天人已是兩忘，壽夭又更何有？故初則必言盡心，而終則果然心盡而已。」

或又問：「『盡心』一章，説有不同。何如？」羅子曰：「此章之説，如陽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夫子口氣，似覺未妥。如晦庵先生，雖得孟夫子口氣，然分析又覺稍多層節。某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冰也。蓋心性密載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徹而知之真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迴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知徹於天，則愈深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益泯，是即性之浮游渺漠，不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也。若善知善養，以顯著脩爲，使心之乎身，身體乎性，亦即冱寒其水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殀更何足言也哉！」

一友從旁贊曰：「孟夫子他章，言『萬物皆

備』，豈非專指心性？及『樂莫大焉』，則必反求諸身。信是亦同此義。」曰：「即此章書旨，今時諸友理會，亦未透妙義。蓋反求諸己，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也。學者其心未公，則於恕必須强耳。故强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諸君喜曰：「問盡心而知行恕，豈非因此而識彼也耶？」

羅子在會，講「盡心」章畢，因詰諸友曰：「孟子說心、說性、說天，何等精微！未復言身，不其淺乎爲言也？」衆皆默然。羅子曰：「人作學問，發於四支，方爲真學問。動容中禮，舞蹈不知，四體不言而喻，纔叫做黃中通理，美之至也。」衆皆有醒。

問：「萬物皆備，其說何如？」羅子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令學者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天本無心，以生物而爲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爲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爲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爲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爲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不誠善萬物之情也哉！

故我身以萬物而爲體，萬物以我身而爲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蓋其爲體也誠一，則其爲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强而已，勉强云者，强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强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物我相通之幾，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者，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惟在强恕；將圖行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要於體物，而體物尤貴于達天，非孔門求仁之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與哉？」

問：「反身而誠，即是識得仁否？」羅子曰：「『仁者，人也。』人，天地之心也。故學者既識萬物與我同體，便反之於身，以體乎萬物，天則首之，地則足之，我則心其間而清且寧之，以致中和之極，以臻位育之化，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已者歟？」

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其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慾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慾，嗜慾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殻着脚，雖强從嗜慾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慾矣！」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知能並言。後却只言知，何也？」羅子

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體之妙如此，乃今於陽明良知之宗，紛紛起議，何也？」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有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於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脉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何見得『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一國皆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或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證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證也哉？」

問：「良知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時說。若年紀長成，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而後能得無不通也。」羅子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

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何啻有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屬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爲而爲，命則莫之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説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爲；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不免於慮且學也。」羅子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爲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足法；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爲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爲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爲學、不慮爲慮，何不可也？」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於聖。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❶不然，

❶「須」，原誤作「雖」，今據長松館本改。

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汎於時説，入於其心，不能不疑，何以解之？」羅子良久，曰：「子間予言，乃遽生疑耶？」曰：「然。」羅子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羅子嘆曰：「是即爲不學而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誠然！」羅子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炯炯否？」曰：「甚是炯炯。」曰：「即欲不炯炯，得乎？」曰：「不能也。」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赤子之心不在，而與聖人不同體乎？」其友再拜以謝。羅子曰：「今日爲學，第一要得種子。禮云：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本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然其正經註脚，則却曰：『仁者，人也。』人即赤子，而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愛親。故曰：『親親爲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其友復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氏果已説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羅子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使去多其聞見，務爲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即子貢、原憲輩，且信不及，況其他耶？所以賢知者俱各過求，惟百姓則在日用，却又不能知，所以君子之道鮮耳。學者果有作聖真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真是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境界。如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受用，是何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

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真是簡易明快，所以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其友復曰：「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他人人親親長長也耶？」羅子曰：「此却不要苛責於人。今天下家家户户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諭他，說即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正謂行矣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惟我太祖，即真是見得透徹，故教諭數言，即唐虞三代之治道盡矣。惜當時無孔孟其人佐之，亦是吾人無緣即見隆古太平也。」其友感悟。

問：「心性分別何如？」羅子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爲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尤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爲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覰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爲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爲微，則必有所具。端倪固睿可相通，實際亦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睿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事物，將散殊以遡本原，克私意念，欲其矯强以還純一。噫！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見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内也，乃壅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内焉者所由來也。學者於

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爲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深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❶自將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也哉！惟吾儕共勖之。」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之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於是諸友論議，或謂本無去來，而今則不免，或謂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爾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問：「先生論『形色天性』一章，聞與衆不同，何如？」羅子曰：「其說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口氣，則似於形

❶「解」，原誤作「鮮」，今據長松館本改。

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略形，更覺無意味也。大要亦自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爲重。及譚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爲奇崛。軻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以爲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心，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詠，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都是春』。蓋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則乾爻十八，總爲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春，所以脩心練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羅子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勵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爲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神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他起手也。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爲固有，便是信有

諸己；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爲，神不可測也。只此些子善中，包含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有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爲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今人，初産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强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但人父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奈煩等待也。」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説義，何如？」羅子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充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之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爲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充者也。充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己；不以言餂，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爲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義、禮、智、信皆仁也。」

羅子曰：「今天下之言道者亦衆矣，道而不知所以學，與學而不知所以用其學者，皆非言之善者也。孟軻氏嘗述夫善言

矣，曰『言近而指遠』。❶又嘗述夫善道矣，曰『守約而施博』。然究其所以近而可遠，約而能博，則惟在君子守其身而天下平焉。夫大君子以道爲學，學而思善其用於不窮也，非齊家、治國以及於平天下焉，則奚貴哉！然國家天下也，信廣遠而博大矣，其實則人焉盡之；家國天下之人，亦信衆多而莫之紀極矣，其實則身焉盡之。是身之爲身也，近而即之則爲一，推而遠之則爲萬。一之而可萬焉，則爲博；萬之而可一焉，則爲約。蓋人之身，莫不猶吾之身，而吾之守，未有不可以爲人之守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不求平於天下，而求平於吾之一身，則學不徒學，而有以爲用，用不徒用，而且足以善之於不窮矣。譬則大匠，以爲方而執之矩焉，雖不求物之方，而其方不可勝用也；爲圓而執之規焉，雖不求物之圓，而其圓不可勝用也。夫言學而至於平天下，言學之所以平天下，而至於其身之守，是固執矩以爲方，而執規以爲圓也。故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夫道則奚有大小哉？操之約而及之廣，雖近則觀而遠則泥之間焉而已矣。」

問：「孟子要闢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羅子曰：「經是何物？即今織機絲綫，周迴百十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即如世界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迴。世界所以爲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

❶「曰」，原誤作「由」，今據長松館本改。

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迴，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虚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虚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經，則爾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如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于經綸中矣。又何足辨也耶？」

下孟終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儐孺夫　編
古吉州友人王時槐　校

後學

袁緯　陳道濟　王家棟
但宗皋　黃希孔　袁國光
袁國表　淦守琨　但啓元
熊儐　熊陽　郭九式
李喬　萬昌言　鄒國鑑　梓
郭之翰　趙師尹德安人　蕭鳳翔
江禹疏徽州人　袁國遴　淦應皓
淦之龍　李學皐　熊冬陽　詳閱

四書總論

問：讀《語》、《孟》、《學》、《庸》要義。

羅子曰：「好古以時習聖神，信性以善充愛敬，運矩以身聯家國，畏命以心一天人。」

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羅子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于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則藏諸用而茫然、渾然，知若全

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漸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雜擾以至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即自澄澈，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噫！聖人於此，寧非苦心之極也哉！」

問：「讀《論語》，何如？」羅子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芳初讀時，苦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爲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輒厭入目，以至蒞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順，愈久而愈益簡

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真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敝至今日，可勝嘆哉！」

問：「先儒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羅子曰：「孔、顔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顔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悦親長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悦我心是也。」曰：「此樂處，某説要人欲净盡、天理流行處方是。」曰：「子之論固是，但先後却欠分曉。譬如導泉然，須先覓得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羅子曰：「芳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

輒惻然思曰：何獨于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于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于利害，私于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毫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急焉三十年，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今日用功，當何下手？」羅子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此志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與學，原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今日之急務，未立志者須先嚴辨，已立志者須更勇猛。若果早夜精進，即使是至誠無息，亦即是孔門求仁，即是

集義。有事不忘，即是静，即是敬，即是致其良知，而聖賢學問更無不相對同，亦何憂不得手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孔孟宗旨同否？」羅子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何等方便也。」曰：「如是，何人人不孔孟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大深，聞見混雜，雖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聞見，難説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須要如磨鏡子樣，將塵垢決去，方是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爲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即個冰之與水猶爲近也。若吾人閑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共師友講論，胸次瀟灑，即是心開朗，譬則冰之遇煖氣消融而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況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是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功，真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開太平於萬萬世也。」

問：「吾儒之學，其大如此，然必有所以大處。不知何以見得。」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從心上覺悟，故其機自有不容已。否則，矯飾而爲之，又安能可久可大而成天下萬世之德業也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求此身本有真體，非意見方所得而限量，潛於天地萬物之中，而超於天地萬物之外，渾然共成一個，千古萬古更無能間隔之者，却非皆備於我而何哉？程子謂：認得是我，何所不至。若以己合彼，則猶是有二，又安得樂？抑又安能聯屬天下國家以成其身也耶？」

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内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

監在兹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説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固説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羅子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説『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説：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其心自静，其身自安，以慮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是一個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説，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善。蓋明親這個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爲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爲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衍説一遍。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

物事，詳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脩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個至善格子，而爲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書，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湊？」

或曰：「某於師語皆能了悟，獨《大學》『格物』，猶似泛而不切。」羅子曰：「何謂不切？」曰：「至善豈專屬古聖已耶？」曰：「此近世學者，於朱子矯枉過中，更不小心下氣，將孔子自身得力處討個入頭。他原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說『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故自十五而志於學，直至五十而學《易》。孔子一生受用此個『學』字，所以曰『大學之道』，蓋言學大人有個道，而其道則在明德、親民而止至善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却明白說出。規矩者，方員之至；聖人者，人倫之至。此個『至』字，又是孟子善發孔子信好古聖之一副肝腸，如射之必設正鵠，樂之必始金聲，而曰夷、惠、伊尹皆古聖人，吾未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孟子之學孔，孔子之學堯舜，豈是舍了自己的性善去做？但善則人性之所同，而至善則盡性之所獨，故善雖不出於吾性之外，而至則深藏於性善之中。今概謂至善總在吾心，而不專屬聖人，是即謂有脚則必能步，而責扶攜之童以百里之程；有肩則必能荷，而强髫垂之孺以百觔之擔。豈知《中庸》初只言誠、聖，而末後方言至誠至聖。此聖誠兩個『至』字，與『無聲無臭，至矣』的『至』字，正打對同。

所以謂聖智不達天德不足以知。夫聖智猶且不足知天下之誠之至，況非聖智者乎？」曰：「《大學》『至善』，却如何又最初即說『知』也？」曰：「何必《大學》、《中庸》最初亦即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但雖明白曉得人不易能，而不可不先求知，此則規矩方員之至，大匠不敢因拙工而改廢之。況今細細推詳《大學》之言『至善』也，不過親親、長長，達之天下，却又與『中庸其至』的『至』處通貫一理。正如夜明珠，原懸衣帶，必待識寶回回，乃能拈出。子謂至善在己，是就衣帶所懸者言之；予謂至善屬聖訓，是就法眼拈出者言之。雖所指不同，而同歸此個寶珠也。」

諸生侍坐，朗誦《會語》。或嘆曰：「我師談道，每當天人合一與心跡渾融處，真是令人豁然有省而躍然難已，在我昭代，當特稱一宗，而大事因緣關係世道民生，非云小可也。」大衆聞之，同聲欣慶。羅子因舉格物之論爲問。或笑而言曰：「此事有個公案請正。宋時晦庵先生意似向外，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稱是；象山先生意似向裏，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相非。近如我師歸宗性地，却又以至善爲聖訓格言，門下獨不爲然，則又留心經解之最篤者也，豈非古今一異事也哉？」曰：「此處關鍵頗重，故不敢苟從。但爾等蓄疑不放，久當沛決江河也。」或静默久之，曰：「老師以孝、弟、慈喫緊提掇性體，且於諸家講說非排特甚，故居常謂老師言固尊信聖謨，而己身不免相背。」曰：「此却兩下各有個意思，須要分別明白。蓋爾將至善看作純全天理之極，謂是人人性體；予則謂此體雖同然，惟至聖乃能先得。今且莫說純全極

處衆不能知，即近易粗淺，如一個孝、弟、慈，若非《大學》懇切提撕，誰人曉得從此起手？ 起手之差，其初不過毫釐，而究竟結果，其終將謬千里。故知爾天理純全，雖似近而反不近。如鄙見所憑聖訓格則，雖似遠而實不遠。子則只得孟子之道性善一邊，鄙見則并孟子言必稱堯舜兩邊兼得也。」

問：「《中庸》之書，原出《禮記》。今看『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又與『親親之殺』，『禮所生也』，果然皆爲禮經而發？」羅子曰：「何待至此？ 即首章『中和』二字，便開口説出此禮精髓，其後所云，皆禮之膚髮而已。」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何如觀也？」曰：「子不知如何謂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 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横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 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即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净净，紅點着便紅鮮，緑點着便緑明，其節不爽，則其文自著，節文既著，而禮道寧復有餘藴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説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第吾終日講解説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己即是中庸。」羅子曰：「天下古今，豈止自是中庸而

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 即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死殺不肯自認做仁。 又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却死殺不肯自認做知。 靜靜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賦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萬賢作經作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探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嚚頑頹惰，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真自追悔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大家同加警覺，大家争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蘊，則仁知中和，昔在書册，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還復充塞，至寶輝焰，赫爾朗照乾坤，不惟鄙人之罪過霾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問：「《中庸》一書，其義理真是涵藏無盡。然非先王善於發揮，則茫蕩無所從入。今覺聞教以來，不止作聖途徑極其簡要，且於世道人心甚相關切。 願不惜底裏，爲諸人詳之。」羅子遜謝既久，乃改容嘆曰：「芳至不才，然幸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即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書，後同先君遇有端緒，便將自前孝友和平，反覆開導，故尋常於祖父伯叔之前，嬉遊於兄弟姊妹之間，更無人不相愛厚。但其時氣體孱弱，祖父最是憐念不離。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却是新城張洵水先生名璣，爲人英爽高邁，且事母克孝，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却宗習諸儒各樣工夫，屏私息念，忘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

病。賴先君舊領陽明先生之教，覺兒用功致病，乃示以《傳習録》一編，不肖手而讀之，其病頓愈，而文理亦復英發。且遇楚中高士，爲説破《易經》，指陳爲玄門造化，予竊心自忻快，此是天地間大道真脉，奚啻玄教而已哉！ 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顔山農先生名鈞，今改名鐸，芳具述昨遘危疾，而生死能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先生俱不見取。問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也，能以遽體夫仁哉！』先生曰：『子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矣，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 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時芳大夢忽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説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然終是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今説，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卧内，聞於先君，先君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迄今追想一段光景，誠爲生平大幸、大幸也。後遂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爲天生明德，本自一人之身，而末及國家天下。乃凝頓自己精神，沉思數月，遐想十五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日諸章縫，俱是汗俗；日諸黎庶，俱是冥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開一個蹊徑，以去息念存心；別起一個户牖，以去窮經造理。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苦勞心身，幾至喪亡莫救。於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脱此等苦趣已！又遐思童稚之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

嬉於肉骨之間，怡怡於日用之際，閑往閑來，相憐相愛，雖無甚大好處，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契合無違，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着力去處，難易大相徑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之妙，徵之幼稚以至少長，果是自己曾經受用而非虚語也。

「夫初焉安享天和，其順適已是如此，繼焉勉强工夫，苦勞復是如彼，精神之凝思愈久，而智慮之通達愈多。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而觀之一國，一國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天下之大，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縉紳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顯親揚名，光大門户而盡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姓，雖職業之高下不同，而供養父母，撫育子孫，其求盡此孝、弟、慈，亦未嘗有不同者也。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固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矣；便至壯盛之時，未有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孝、弟、慈，豈止壯盛，便至衰老臨終，又誰肯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以孝、弟、慈也哉！又時乘閑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負荷之雜沓，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級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自朝及暮，人人有個歸着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檢以全其命，竊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其時《中庸》天命不已，與君子畏敬不忘，又與《大學》貫通無二。

故予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魑魅，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嘆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皮膚；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竪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之爲大焉，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孟子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然未有如我太祖高皇帝聖諭，數語之簡當明盡，直接唐虞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也。

「往時儒先，每謂天下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化之底藴既可旁窺，舉世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一；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均，而勤謹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説天下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於其間也。然其皇極世界，舍我大明今日更從何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計此兩段，原是一個，但我大明，更又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真儒而出，若我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我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天人精

髓，盡數捧在日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脚底。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個大知；以我所能，能民所能，天下共成一個大能。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不作。此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謂論治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保太平之爲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是充塞乎天地。此樣風光，百千萬年，乃獲一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天恩，勉修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敢謂其非夫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羅子曰：「先賢亦云：《大學》爲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第，則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習《禮記》者愕然曰：「先生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羅子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

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此等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説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章旨各殊，難説皆格物也。」羅子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脩、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爲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予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大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蓋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纔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纔成得《大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極則，視其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群賢一齊推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奚以哉！此格物所以爲古人一大關鍵，不辭罪我而妄肆言説也。觀者亮之！」

問慎獨工夫。羅子曰：「『慎獨』一言，並作於《中庸》、《大學》。夫吾人生宇宙間，自旦至暮，自少至老，樞紐默運，只此一個虛靈，雖幫湊些子不上，却瞞昧些子不過，所謂己獨知之者也。獨之靈體，通徹於帝天；獨之妙用，昭察於率土。中庸爲根極道原，乃的指此知之見於隱，顯於微，而天命臨鑒，無須臾之或離。故嚴恭寅畏，無毫髮之敢忽，是則慎之所自起者也。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切示以絜矩之方，謂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所欲則與聚，所惡則勿施，吾心之知不昧，斯在人之性不拂，辟則將爲天下僇矣。有國家者，敢不嚴畏乎哉？是則獨之所由施者也。然《大學》之云『好』者，即《中庸》之所喜而樂者也。《大學》之云『惡』者，即《中庸》之所怒而哀者也。要之，『忠恕』二字足以盡之。蓋中心守正，則喜怒哀樂必無妄發，如心順應，則隨所好惡，天下均平矣。聖門求仁家法，真是約而不煩，簡而無外；慎獨一言，真是天德之宗，王道之要也。凡存乎人者，豈無是心之良哉！其所以喪失而乖戾者，則以物交之爲引，而喜怒之無節，則天理滅而違，禽獸也不遠矣！嗚呼！平旦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知之在於獨者，何其親切而著明哉！慎茲以往，而須臾弗離，則《中庸》之明命，《大學》之明德，自可上通乎帝天，而下光乎率土矣。」

問：「《學》《庸》二書，會講中論亦縷縷，然其貫通合一之義，請更詳之，庶便人人從事也。」羅子曰：「此二書却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句足以盡其梗概。蓋先王立教，本是欲人之皆爲聖人。

但不明性善，則無根源；不法先聖，則無規矩。然古先聖人，所以足爲作聖之規矩者，正以其只盡自己之性，只明己性之善，而更無纖毫之或取諸外也。今且不論其他，且説孔子及門之士動以千百，孟子及門之士亦動以千百，豈不個個志凌物表，而個個見出人群？但叫他盡己之性則肯，叫他信己性之善以盡之，則不肯矣；叫他學爲堯舜則從，叫他只把孩提之孝弟去學堯舜，則不從矣。及門之士且然，則其他私淑教言，以至後來想望丰采者，又將何如？聖人于此也，無可奈何，欲以盡言，而信從者寡；欲遂不言，而學脉永廢。於是筆此二書，其書雖各自爲篇，而貫通只是一意：《中庸》雖若專言性善，而聖人所以盡性之底蘊具在也；《大學》雖若專言法聖，而性善所以成聖之脉絡具存也。

「今日論天下，中從何來？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庸何從名？乃中等平常之人也。令此中等之人，名以庸常之輩者，又豈不謂各隨己性而易簡率直也哉？此簡易率直以爲知，其知不須人思慮，却是陽明發越而天命之照耀也。此簡易率直以爲能，其能不須人學習，却是陽和充盎而天命之活潑也。故性不徒性，而曰『天命之謂性』矣。夫此不慮之知既爲天知，則舉千萬人而可以同知；此不學之能既爲天能，則舉千萬人而可以同能。故道不徒道，而曰『脩道之謂教』矣。夫此道根諸命、顯諸性、普諸教，則天與吾人更無一息之可離，而吾人與天又可一息之不畏也哉！但可惜百姓却日用而不知，故其庸常知能，原雖赤子皆良，後來無所收束，則日遂散誕，加以見物而遷，可好而喜樂，輒

至過甚；可惡而哀怒，輒至過甚，貪嗔横肆，將由惡終矣。惟是君子，顧諟天之明命，性静時惺惺然戒慎，性動時惺惺然恐懼，於潛隱而常若昊天之現前，於微暗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慎獨既無須臾之或間，則道體自能恒久而不遷。率其簡易之知以爲知，而日夕安當處順；率其簡易之能以爲能，而隨處有親有功。既無喜怒，亦無哀樂，則性善之中，任其優游，造化之中，亦從其中出入矣。此則天然自有之定體，而聖賢不二之定守也。然豈惟未發而然哉？就是喜怒哀樂，或因物來而發，其完養保合，亦自有節而和。夫中和合德於君子之身，則命自己立，而教不自己行也哉！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可合千萬人而歸之一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原亦可以一人而公之千萬人也。故君子致其中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中；致其和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和。要之，惟日用和順其天常，則物感斯安全於心。極天地之大，自中庸而定位乎中；萬物之繁，自中庸而並育於外。蓋不已之命，爲繼善之所從出，而無妄之與，均成性之所同然，自非君子教道之脩明，又何以見中庸之純一也哉！夫此道名之曰『中庸』，見天下萬世，惟此是個恒性，惟此是個常德，而定下做聖人的盤子，更不容你高着分毫，亦不容你低着分毫，而爲王道之平平，王道之蕩蕩，王道之正直也。初則推本其出於帝天之命，所以表其爲純粹之極，故首嘆之曰：『中庸其至矣乎！』中間將古今許多聖賢，聖賢許多大德業，或從天而體之於己，或從己而贊之於天，雖備稱其爲聖神功化之極，而實表顯其爲不慮不學之良。終則

復嘆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至矣乎？』

「惟是此個《中庸》，首尾皆嘆其爲善之至，所以《大學》便將此至善，欲人止之，以爲明德新民之規矩格則也。此今細心看來，《大學》一篇，相似只是敷演《中庸》未盡的意義。如《中庸》説庸德庸言，而《大學》則直指孝弟與慈爲天生明德也；《中庸》説修道以成教，而《大學》則直指興仁興讓爲與民相親也；《中庸》説身心處或畧國家，説家國處或畧身心等項，《大學》則直指本末只是一物，終始只是一事，而中間更無縫隙也；《中庸》説修、齊、平、治，聖人甚樣神化，《大學》則直指只是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即是神化而俱在面前，一目可了也。要之，均言人性之善，亦均言人須學聖人，以盡所性之善。《中庸》多推原古今聖人由庸常以造極至，而其言渾融含蓄。《大學》多鋪張古今聖人成德以爲行事，而其言次第詳明。故雖均盡性，而工夫不同；雖均法聖，而規格却異。今且將《大學》首章請正：夫天命流行，於穆不已，畢竟得日用光昭開朗，方顯化工，在人之日用。則良知也，知爲己子，則自以慈相親；知爲己母，則自以孝相親；知爲己兄，則自以敬相親。天德之明，知之無盡，則人心之親亦相通無盡。古今聖人之學，所以爲學之大，聖人大學之善，所以爲善之至，吾人欲學其學之大，而可不求止其善之至乎？於其善之至，能知止之，斯其學之大自爾得之；定、静、安、慮四字，是形容『知止』之『止』字，本來純一；亦是顯現『至善』之『至』字，極其果確也。蓋天下本末，只共一物，未有枝葉而

不原於根抵，根抵而不貫乎枝葉者也。天下始終，只共一事，未有欲如此結束而不由如此肇端者也。於此用功而先後分曉，則明德以親民，其道可以善，而善亦可以至矣。試觀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夫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本末一物而始終一事也，他却於所先而先之；治國、齊家，而及於致知在格物也，於所後而後之。格物知至，而及於天下平也。悉心體認，作《大學》者其旨趣要此學學得大，而又要大學之道道得善，善得至，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國家，國家而先之身心，原始要終，由天下之本及天下之末，而了天下之大物也。了天下此個大物，不思古今格則以格其物，則本何以舉末，末何以歸本？學且末也，而況於善？善且末也，而況於至耶？故緊接以物既得其格，而善斯知其至矣。此個格物，二千年來訓釋多多少少，芳不量力，主張茲説，極知誕妄，但聯絡大勢，頗爲貫串，查對石刻古文，亦覺不相背戾。況下文：天子以至庶人，一是脩身爲本，又自註釋本亂則末難治。蓋本亂則躬不自厚，而所薄又安能以歸厚？『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如何本末之格而非善之至也哉！若本之身心以通乎家國天下，盡天下國家而管之身心。其説在《大學》，再無詳於『誠意』一章，却總是稱述六經賢聖之格言以立本，定舉末之主意，即便是知止而有定。心正則是能静，身脩則是能安，齊治平則是能慮而得也。

「至明言盛德至善而民不能忘，復詳所以没世不忘，却是親親賢賢、樂樂利利。至後頭，將親親賢賢演出許多，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將樂樂利利演出許多，用人理財，要之上下四旁各得分願，貫天下國家本末相共爲一物，始終相共爲一事。學問規模，果然是大，所引章句，一一俱出六經，所指德業，一一俱是帝王賢聖。序以循之，而條理之不紊；會以通之，而體統之可一。學問格則，又果然是合於人心之公，極夫天然之善而至也。夫孝是孩提而知愛，弟是孩提而知敬，慈是未教而養子，若非《中庸》推原出于天命之性，標顯率於平常之道，何以使人人信從而知爲古今之學之大也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直至知天地之化育，若非《大學》指陳爲千聖之成法、萬世之的訓，何以使人人奮勵而必精造身心？大學之善之至也哉！嗚呼！吾夫子在世七十餘年，其心只以仁天下萬世爲心，其事只以仁天下萬世爲事。故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今看二書，其真切懇到，令人人可想見興起而不容已。芳是敢於今日直述荒謬而漫爲之辭，其亦思效涓滴於滄海，而益纖埃於崧華也。知我罪我，幸共鑒諸！」

萬曆甲戌季冬，羅子會五華書院。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學」，次「顔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畢，衆求爲之啓迪。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何，所仕者何。《大學》云格、致、誠、正、修身，是謂學；齊、治、均、平，是謂仕。要之，中間貫串一句，只説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説，似有兩件，貫通實爲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

信爲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絜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顔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絜，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爲一家，而不計自己之家，以中國爲一身，而不顧自己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爲天下者不顧家，况聖人仁天下之志，欲思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足係累毫髮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而浮雲。』爲天下之志，直是如此其切；爲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以可仕則仕，而可止則止，可久則久，而可速則速。彼少有繫累，又安能超絶千古，獨異群聖，而昭顯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諸公咸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太平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一章，「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是悉心體認，

俾窮則足善其身，達則可善天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書須要先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字也。故其首章語道，即曰『率性』，率者，自然而然，不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須臾者，自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喜怒哀樂者，本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性情，聖人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的，便通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者不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大舜來做箇則樣，説道天下皆稱贊舜帝是大知，而不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每在淺近之言而其所循執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近，而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言語最淺近，閭閻之村婦最爲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之愛，到反是仁義之實，而脩、齊、治、平之本也。且細細論之，則不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已，鳶魚飛躍，而上下察焉，又用中於鳶魚也，庭前意思，自家一般，又用中於草木也。吾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人；在外要做好官，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率人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官。若人人如此，便中庸可能矣。奈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下，且個個爭効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官矣。長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禄，荆

軻、聶政，以意氣而蹈白刃，且個個爭効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做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以前數等之人說他不能，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若今我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爲治，而先儒陽明諸老，又惓惓以良知良能爲教，則諸生視前人已是萬幸，正好趁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個真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仰副君長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彌勒諸生講「爲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畢，羅子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爲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爲外王，以精神心術爲倡率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理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你：『爲政以德』，『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曰：「即是云此個政了。」曰：「『無爲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是『民免而無恥』的『民』字否？」曰：「即是此個民了。」曰：「政爲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間之事。政既是民間之事，則『爲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間一家，只有三樣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有三場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件德

行，却是民生出世帶來的。孟子謂孩提便曉得愛親，稍長便曉得敬兄，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心誠求中，真是良知良能，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與他説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即説與他聽，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説也不信。所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争，本來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爲政，不徒只開示條款，嚴立法令，教他去孝、弟、慈，而自己先去孝、弟、慈，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久之則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果然有耻且格，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以從之，亦是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爲政，却又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而不欺』。今只爲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萬民、萬物、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强，心心念念言着也只是這個，行着也只是這個，久久守住也只是這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間閻，豈不可並於唐虞三代而無難也哉！大衆其共圖之！」

臨安諸生講「顔淵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仲弓問仁」一章、「子路人告

之以有過則喜」一章、「子適衛」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或求發揮所講爲訓，何如？羅子作而嘆曰：「適聽諸生講說六章，似章各一義。予即聖賢先後語言，對滿堂上下意象，則若合群流而爲巨浸，汪洋活潑，於吾目中欲少分異而不能然者。」諸生咸樂有所聞。羅子曰：「子初開講，謂孟軻氏見得天下只有一個善，聖賢只是爲善。此個善，極是說得好聽，但不知也曾理會此個善是甚麽善？」生無以對。羅子曰：「此個善，是個性善。孟子言善，只道性善，其言爲善，只稱堯舜。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耳。』且視此時，堂上堂下，人數將近千百，誰不曾做過孩提赤子來？誰人出世之時不會戀着母親吃乳，争着父親懷抱？又誰的父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看護小弟小妹？人這個生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輿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南人與北人一般，大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見得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亦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懽然覺如己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便懽然覺如己的善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所以能底豫克諧，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定皆化，會歸於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仁來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當時弟子，除顔、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後來却得一個孟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事親是也。』故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詞每每貼在各人

身上，纔説各人自己，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他見透了那堯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纔教顔子克己復禮，便曰『一日天下歸仁』。纔教仲弓所惡勿施，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爲政者，即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章，亦是要以首章爲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爲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爲孝子，在天地爲仁人也，方俯不怍於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而名爲大人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夫仁，則可盡得世明睿之賢才，觀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爲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何哉？」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衆，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可做得。」

羅子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古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東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己性生的，便不免有疑。夫有諸己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己也。蓋此『信』字對『疑』字看，是樂子半疑半信，所以説他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隔礙阻滯，決不能得黄中通理。黄中所通者，即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己而復者也。中通而理者，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

美在其中，從此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便是以可欲而先諸己，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路真脉斷絶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來補德性，説是有功於孟子，看來還於性善處有未脗合。至我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一世聾瞶，遂至真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爲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内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爲曠古盛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爲顔、冉家邦天下之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爲魯、衛先勞教養之政，只此堂便是；如何爲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爲唐、虞、堯、舜與人爲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個性善，平平地鋪在滿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不許你不足，也更不要説先時，也更不要説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人在於當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衆忻忻曰：「我等各各須歡天喜地，以共享我太祖高皇帝、當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

石屏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顔淵問仁」一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一章，畢，羅子進講者問之曰：「經書註疏，因求理趣明白，故不容不爲詳悉分別，中須識得渾融處，方於汝身有個受用。即如《中庸》首章，説有性、有道、有教，至行遠登

高，却只説個君子之道，是豈無天命與仁在中？至克己復禮，却只説個仁，是又豈無性道與教在中？故善讀書者，既知詳悉於章旨，更無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説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曾入口，説衣者雖悉曉其織紝絲縷，而和煖未曾着膚，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其生良久對曰：「今只能存此心，即可兼通諸書矣。」羅子詰之曰：「如何是汝之心，又如何存汝之心？」生曰：「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復詰之曰：「孝弟二字，極説得是。但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或又只仍前説書相似矣。」生良久進曰：「此時對太公祖，可是存心否？」羅子曰：「心活潑潑地東西，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其生忽然踴躍不勝，曰：「吾心頓覺開明！」羅子指而言曰：「此時汝心，他人不及見處，即是『隱』，即是『微』，而獨覺光明處，即是『莫見乎隱』，即是『莫顯乎微』。此個莫見莫顯之體，雖率汝自家心性，然却是天之明命，而上帝監臨之也。蓋天與人，原渾然同體，其命之流行，即己性生生處；己性生生，即天命流行處。但一顧諟，則見得須臾難離，惕然警覺，恐然悚動，而光輝愈加發越，即是大之始燃，而一陽之氣從中復也。地中即謂之黄中，中而通者，乾陽之光明，知之所始也。乾知太始處，便名曰『復』。復也者，即子心頓覺開明，所謂『復以自知』者也。子心既自知開明，又目見光輝，愈加發越，則目便分外清朗，耳便分外虛通，應對便分外條暢，手足便分外輕快，即名中通而理，所謂天視自己視，天聽自己聽，己身代天工，己口代天

言也。頃刻之間，暢徧四肢，則視聽言動，無非是禮；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天地萬物，果然一日而皆歸吾仁以位之育之，而其修道立教之機，亦只反觀一己身中，更不竢他求而有餘裕也。故先儒有解『克己復禮』作『能身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作只『此禮以視、聽、言動』，更覺順快。

「然又有説焉：子之反觀身中，雖已見得開明，見得發越，但恐子或謂我是讀了許多經書，做了許久秀才，歷了許大事體，方纔有此知覺，是則只從道之高遠處看，却不道君子之高遠，原自藏在卑近處也。何謂高遠？汝今日光輝發越，是心知之充廣者也。何謂卑近？汝原日赤子出世，是心知之萌動者也。然汝初出世做赤子時，孩之則笑，提之則動，見父母便愛，見哥哥便敬，其心知了了，視聽雖微也未嘗不條理，喜怒雖弱也未嘗不節奏，是則至卑至近之中，而至高至遠的道理何嘗不悉寓於其内耶？今時解説，把父母其順做高遠，據孟子説『人之良知』與《大學》説『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宜兄弟、和妻子、順父母，正是鄉村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能者，恐只可作卑近而高遠自在，方更有味也。由此三章統會看來，則孔門宗旨，渾然只是一個『仁』字。此『仁』字遡其根源，則是乾體純陽，生化萬彙，無一毫之間，無一息之停，無一些子之昏昧，貫徹民物而名之曰『天命之性』也；本其發端，則人人不慮而自知孝，不學而自能弟，不教而養子，自心求而中，默順帝則，莫識莫知，名曰『率性之道』也。究其中間作用，則聖賢以人弘道，敬而脩之初，須直信本心，從中通悟，而陽光内透，天命其在我矣；繼須顧

諟天明慎畏，將奉赤子真心于時保之矣。由是邇而可遠，卑而可高，禮與天地而同其中，樂與天地而同其和，萬民賴之以立極，萬物藉之以完生，而吾自己一腔之中，亦將同體乎萬方萬世，而希乎踐形惟肖之歸矣。諸君其共勉之！」

通海諸生講「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邑中居民無老幼，咸聚觀聽。羅子謂之曰：「讀聖賢之書，先要見得聖賢之心事，其書説着方有精神，衆人聽着亦有滋味。聖賢之心，何心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朱子註得極好，曰：『學，大學也。志大學者，欲人明明德於天下也。』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只是個愛親敬長，愛親敬長而達之天下，只是興仁、興義，而脩、齊、治、平之事畢矣。故此一章，全重在『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知、心、身，一頭管着國、家、天下。只因人生出世來，此條命脉原是兩頭都管着，所以《大學》纔説物之本，便連及其末；纔説事之始，便要及其終；堯舜纔克明峻德，便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武周纔追王上祀，便達之諸侯，達之大夫，而及士庶人也。『達之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孝』的『達』字解；『達孝』『達』字要同下文『達之諸侯』的『達』字解。如云：親親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只如古先帝王達之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看，則前已言『無不愛，無不敬』矣，其詞亦不贅耶？試看此時，對着滿前師生，以及父老子弟，將數百人，那個不曉得要愛親，那個不曉得要敬兄，那個愛親敬兄不是從出世來即知、即能，而

與我一般耶？只因爲此一條真正命脉，生來一般，所以他衆人也無不忻忻然聽着我講，所以我也無不忻忻然要講與他衆人聽。此等忻忻而講，忻忻而聽，又忻忻而傳播鼓舞，便可致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下。故必須到天下盡達了孝弟之時，方纔慊快孔子志學的初心，孟子願學的定見，却渾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而天即爲我，我即爲天，亦嬉然是赤子一般愛敬之良，而人亦同己，己亦同人。如此，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是大幸，間未然，亦終身思慕而成大孝。又如孔子，只因一本《孝經》，得一個曾子英才，曾子、子思，傳至孟子，却把《大學》、《中庸》孝、弟、慈的家風手段，演説成七篇仁義之言，恢張炳耀，與日月争光彩，與宇宙争久大，莫説秦、漢、唐、宋之英君誼辟，莫之或先，雖唐虞三代，而宰我且謂其賢之遠矣。故王天下與達之天下，兩個『天下』字要粘連同看，方知三樂不與存者，不是虚空較説，乃是作用實事。蓋王天下未必能兼君子三樂，而君子三樂果足以該帝王之王天下也。嗚呼！内而聖，外而王，盛德大業至矣哉！而不出孩提之愛親敬長焉。諸生只消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一句，便可作今日所講二章之總破題矣。」大衆愈加忻忻而謝，予亦愈加忻忻而録之以傳云。

大理諸生講「顔淵問仁」一章、「司馬牛問仁」一章、「樊遲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子貢問師與商也孰愈」一章。既畢，羅子顧講生語曰：「適講説許多書，俱是敷陳世間道理。今大衆聚於一堂，如此坐立，如此相問，却是面前實事。諸生

各以方纔口中談的道理，與今身子上的行事打個對同，果渾然相合耶？抑尚不免有所間隔也？」諸生默無以應。羅子作而嘆曰：「適纔許多書，却與汝輩身上一些對同不來，則推之平時窻下之讀誦，與他日場中之文詞，皆只是一段虛見，一場閑話，而一套空理矣！與汝竟何益耶？故今講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當時提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蓋當時諸賢，亦有如汝輩欲理會道理來問者，孔子則句句字字，只打歸各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如答顏淵、仲弓，以至於子路、子貢，莫不同是此段精神。就是後來記者將此議論作成經書，漢、宋諸儒將此經書演成註疏，我國家制令又將經書註疏立成科試，與有司歲時進講，亦皆是接續孔子當時一段精神，使天下萬世人人得個實落受用也。」時一堂上下，將千百餘衆，咸肅然靜聽，更無一息躁動。羅子亦瞑坐少頃，謂衆曰：「試觀此際意思，何如？」衆忻然曰：「此時一堂意思，却與孔門當時問答精神，大約相似矣。」羅子曰：「豈惟精神可與對同，即初講諸書，亦可以一一對同也。蓋此一堂，下而輿從，次而鄉約父老，次而吏典，次而生儒，又上而郡縣僚屬，其人品等級，誠難一概。若論此時靜肅敬對一段意氣光景，則賤固不殊乎貴，上亦無異乎下，地方遠近不能爲之分，形骸長短不能爲之限。譬之蒼洱海水，其來或有從瀑而下者，亦有從穴而湧者，今則澄滙一泓，鏡平百里，更無高下可以分別。既無高下可以分別，則又孰可以爲大過，孰可以爲不及也哉？既渾然一樣而無過不及，則予與府縣，以是意而先之勞之，諸生諸民，亦以是意而順

之從之，相通相愛，在上者真是鼓舞而弗倦，在下者亦皆平直而無枉，欲求一不仁之事、不仁之人於此一堂之前後左右也，寧不遠去而莫可復得也耶？ 吾人能以此段平明之體而養之於中，便可以語司馬牛之心存不放；能以此段平明之心而推之於衆，便可以語仲弓之所惡勿施；又擴而充之，便可以語顏子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 故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 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覿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 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段意思，便識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 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無或枉也。 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所謂『用中於民』也。 孔門惟顏淵、仲弓，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己便復得禮，於人便行得恕，故一可爲邦，一可南面，直是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 若子張、子路諸賢，不肯輸心向這裏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倦怠，至如司馬牛、樊遲，

則聖人雖把目前事指點與他，他却必要生疑，蓋他定説聖人爲學又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于時滿堂稱快，戀戀不忍別去。因命之歌，則歌「南山」五章。命再歌，則歌「勝日尋芳」一首。羅子顧諸生笑曰：「汝我之依依戀戀，庶幾乎東風面目，而愷悌樂只矣乎？滿堂上下亦庶幾千紅萬紫，而邦家之基之光矣乎？況天地生機，充長無盡，自茲方而遍之天下，自此日而引之終古，其萬年而無疆無期也，亦在汝我之勉力何如耳。」羅子敬起，以稱謝于郡邑僚屬暨諸師生，師生暨郡邑僚屬，亦再四於羅子致感。時方朝霧浄展，杲日空懸，光曜臨階，昭融特甚。羅子復揖諸君而申諭之曰：「大陽有赫，吾明德也。古之人光被四表，即克明其明德，而天下歸仁也。慎之哉！此際人已相通，心目烱烱，是則海底紅輪而復以自知處也。顔何人哉？希之則是。」

永昌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一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太守陳君進諸生求教，羅子謂講者曰：「汝曹若謂知之與好，好之與樂，由許多積累工夫乃能然歟？殊不知適所講三章書内，知與好與樂，都藏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依着汝曹今日講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依着孔門三章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而好先於知也。夫世之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從容快活，便叫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率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嫁，孟子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母親，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古

今，更有何樂可以如此也哉！ 此便叫做『民之秉彝』。孔子説《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好實由樂而有也。 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樂好而有也。 故舜稱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好問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邇言，所用者却是庶民之中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也。 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知不能，而愚夫愚婦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説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 其次又嘆鳶飛魚躍，爲上下昭察，分明又説人不如鳶魚處。 蓋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着，一切作爲也用不去。 至於汝曹適纔許多講套説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 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忻忻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 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 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 汝曹在此，若肯徹底融會，草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悶悶耶？ 魚鳥至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 夫婦之愚，且可與知與能，況衣冠堂堂，萬萬非衆人比耶？ 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況既壯且老，萬萬非幼稚比耶？ 於此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四肢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光明，若從平地裏頭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其亨泰也哉？ 況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上下無賢愚老少，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 以此意而觀之一家，而一家内外，無老幼親疎，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 又遠而

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爲天下造太平，爲萬世間開太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思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太平也。」衆舉手加額曰：「今日爲聖天子稱賀！太平自此其億萬世無疆也夫！」

沮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既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爲王道耶？」對曰：「殺之不怨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者氣象，如面前日之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者化』亦是。」曰：「此贊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這等明，樹影這等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孟子曾說以德行仁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羅子曰：「是則是矣，又不知汝却以何爲德，以何爲仁也？」對曰：「若要直指，不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乎？」羅子曰：「汝既知此，則何必遠取？即次講二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後仁』的『仁』字，又是『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帥天下以仁』的『仁』字也。故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即是王者之德；而民興孝，民興弟，民不悖，即是『王者以德而行仁』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諸生說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須思量其道如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個來歷，如樹木然，必下地原

是這樣果子，方纔末稍結成這樣果子。未有始初以荆棘種之，却忽然會長出個桃李來也。故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之不思不勉，而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小雖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況王者所過所存，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未有既達之天下而不是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末稍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脉。汝輩於今，却須猛省，思量人人皆做過孩提赤子來，人人皆知得愛敬親長來，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流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聖賢，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其時志學，便即知歸重孝、弟、慈也。志重於孝、弟、慈，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充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個意思，又重重爲他發嘆，説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不與存也。夫一切外物之高美，至於王天下處便盡了。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無可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愧無怍而爲學不厭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爲教不倦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日前良知良能，渾然成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化，其存不容以不

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今日吾輩既生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吾夫子當時志學一付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養而愈深，枝幹之參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羅子曰：「《大學》一書，總括是明吾明德，其眼法只在知止。知止則意之定，心之靜，身之安，國家天下之慮不患其能得之難也。知止未能，而求定、靜、安、慮，固不可得。以定、靜、安、慮與知止並論，亦於明德宗旨相去遠甚，學何自而能大也耶？今日用力，須打將一切精神，於知止處透悟，即所透次第，便分作定、靜、安、慮，至了結處，即謂之能得，而明明德於天下矣。知格工夫，渾淪圓妙，如眼法尚眩，幸汲汲先究心也。」

羅子曰：「《孟子》『形色天性』章，重在一『形』字。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道不遠人。』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人』曰『我』曰『身』，皆指形而言也。孟子因當時學者皆知天性爲道理之最妙極神者，不知天性實落之處；皆知聖人爲人品之最高極大者，不知聖人結果之地。故將吾人耳目手足之形重說一番，如云此個耳目手足，其生色變化處，即渾然是天下所謂最妙極神的天性，故我此個耳目手足之形，一切世間賢人君子都辜負空過了他，惟有聖人之最高極大者，乃於此形之妙，方爲率履不越也。如此便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我能誠於反身，即其樂莫大焉者矣。仁德渾是個

人，爲道而遠人，即道不可以爲道矣。」曰：「如何便不可以爲道？」羅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學者言天，便見得甚大；若言人，便見得甚小。殊不知天人只是一個，如不一個，便不是道也。」曰：「必是聖人，方能口代天言，身代天工，如何都説得一個？」羅子曰：「經上明説『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如何不皆是一個？聖人但能知得天視即民視，天聽即民聽，而率循不失，便可以口代天言，身代天工，非別有伎倆也。故不肖當作一俚語，對朋友説：某於講道學則有未能，若説聖人，則若做過許久時也。朋友皆以某爲妄言，某引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某固不敢當，至如赤子，我却不是做了許久來耶？邵康節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付與不爲貧。』今日在會諸友，誰不耳目聰明？誰不洪鈞付與？又誰不可承受付與一個大聖人哉？」衆皆忻然。[1]

四書總論一貫編終

[1] 「是」，原誤作「見」，今據長松館本改。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儐孺夫　編
古吉州友人鄒善　校

後學
黄希孔　吴道長　但宗臯
郭焞　陳道濟　郭烇
郭之屏　熊萬陽　殷誠
劉達士　熊儻　雷章
殷諭　郭烋　王漸槃歸善　梓
熊得陽　李嘉應　涂守緍
劉衍泰　殷尚鬲　李學夔　詳閱
郭九苞　王汝佐　熊冬陽

書詩禮春秋 附

羅子曰：「先儒謂《易》爲五經祖，則《書》之政事、《詩》之性情、《禮》之大本、《春秋》之大義，言言皆自伏羲畫中衍出，非《易》自爲《易》，各經自爲各經。總之，皆自身心意知，通之天下國家，日前現在，直之上下古今，人須會得聖賢此旨，不把作一舉業套子，便不罔了聖賢千辛萬苦，遺下這個救性命的本原。儒先有謂：六經，聖人之註脚，是爲逐心詞章者激而言之也。某嘗依《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學《禮》，玩《春秋》，尚論古人於從姑山房，覺來一字一金，言言皆救性命之良方，非紙上之閑言也。竊敢謂《詩》、《書》、《禮記》、《春秋》，皆聖賢之精藴，悟者得之」。

問：「《堯》、《舜》二典，乃古今文字之祖。其要何如？」羅子曰：「欲知二典之要，須從孔孟二人討探。仲尼祖述堯、舜。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惟孝弟乃人心和平之德，亦和平天下萬世之德也。所以堯只『允執其中』，舜精一『允執其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故堯舜欽明，欽明此本；濬哲，濬哲此本。此本一得，所執皆中，中則無不平矣，所以『以親九族』。萬邦之和，和於孝弟，克諧二親；四方之動，動於孝弟。不然，雖堯、舜在上，皐、契在下，難致蕩蕩巍巍之化矣。」

問：「世之談玄者皆非之，《書》稱舜玄德，不幾於玄乎？」羅子曰：「舜之玄，以有好生之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舜日夕以生生之心，生乎其親，以生生之心，生乎其弟。又以生親之心，生天下人之親，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以生弟之心，生天下人之弟，而使天下之爲兄弟者化。定而且化，即天之維玄維默，生生不已，其好生之心，玄之又玄也。愚亦爲之説曰：『玄莫玄於克諧以孝』。」

羅子曰：「大禹『安汝止』。止者，即至善之謂也。文王於君臣父子國人之止，穆穆緝熙而敬之，方是『安汝止』。此禹幾康之心，萬世平治之本，明明德之方。」

有友問：「鳳凰來儀，恐非實事。」羅子曰：「子未讀《易》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之理也。蓋天地民物，本是一乾變化，特性命各正耳。如手之捫足，足之隨手，此動彼隨也。心和，天地之和應之；心順，夷夏之順歸之，況鳳凰乎？此孔子嘆鳳凰之不至，亦有感鳳兮德衰之歌與？豈可以來儀非實也？諸友惟當益振雝雝、喈喈之響，以來儀於聖庭是願。」衆皆欣然曰：「天地變化

草木蕃，學問變化禽獸舞。大家當自猛也。」

會中問：「『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豈有一命令以寵降之哉？」羅子曰：「堯舜止言心，而性則自湯言也。明於『性』之一字，則降之義自明矣。蓋性從心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生，即以此而生天下萬世之民，天下萬世之民皆其生生之德所生也。固其性之爲性，即帝之性，只此一『降』字，湯乃爲下民警之，其實下民即上帝，如子之於父，精神血脉皆父所受也。」大衆惻然。

羅子曰：「伊尹曰『習與性成』。然則習之所係，大矣哉！《易》曰『不習無不利』，孟曰『習矣不察』，可見不習之利，不察之習，出之於天也。孔子『習相遠』，與此『習』字，不可不順之人矣。」

問：「高宗恭默思道，何以即夢帝賚良弼？」羅子曰：「語云『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則誠之極也。況其所思者道乎？思道又恭而默乎？蓋道本相通，質鬼神而俟後聖者也。一能思之，思則得之，所以高宗之所思者道，故上帝賚以學道之人，教以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教以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則向之思不能學者，今時敏學而成其思矣。卒之恢復舊物，以承湯之緒，皆此思道一念始之也。思之上通帝天，下光海宇如此哉！且不惟有補於高宗。學之一字，言自傳說，萬世而下，人人知學，皆其功也。亦神矣哉！」

羅子曰：「《書》云：『不虞天性。』夫曰『恒性』矣，復曰『天性』，見性而非天，則有不恒。試觀父子之間，其當孩提之時，父

之抱子，子之戀父，其一段欣欣，更有何物名狀？所以孟子曰：『形色，天性。』只見人於形色莫知莫覺，自會保愛，則天性又可不虞乎？」

或問：「『惟天陰騭下民。』其旨何如？」羅子曰：「子謂『陰』字之義，乃天之默默然也？」曰：「然。」曰：「然則帝之震風之烈，鳥獸之喧吼，昆蟲之唧喁，何爲不體天之化也？蓋天以一神，神則玅萬物；既玅萬物，雖有聲而無聲也。推之乾不言，天何言？默而識。皆是此意。」

或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弟子未嘗不思，何以不長進也？」羅子曰：「子所謂思，乃用心之思，非心田之思也。夫心之官則思。君子九思，乃出於何？思之真體也。以真體而思，則便是聖人不思而得矣。子其憧憧往來，何以通微而入聖哉？所以箕子述禹範曰：貌、言、視、聽、思。孔子教顏復視、聽、言、動、禮，皆是一意，皆是先立乎其大。此乃萬古入聖要訣，其實只在勿忘勿助之間，百姓日用不知耳。」曰：「弟子亦知思，非禮勿視。」曰：「孔子見南子，則孔子爲聖耶？如以南子爲聖，則孔子忘之矣；如以南子爲非，勉强禁之，則助之矣。子若不小心翼翼求遇至人，則箕之睿，顏之復，只成一個空談耳，何益於聖哉！所以今時學者，問以力學何先，皆曰『思曰睿，睿作聖』，又曰只在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及見人有一毫拂逆於我，即遷於怒矣，復體已剥矣，睿幾已窒矣。予嘗向人提醒，彼皆漫然。子有作聖之志，須於歲月凝神，自有啓其衷者在也。勉之勉之！」

羅子曰：「克念狂作聖，罔念聖作狂。

可見念之動處，乃心之精神。能動，精神謂聖；不能動，精神即狂。聖可以不作，精神可以不動乎？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哀哉！」

羅子曰：「先儒云：欲觀王者皞皞氣象，須讀《芣苢》四五過，則可知皞皞矣。夫皞皞，則室家和平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大家保合太和，太和則無不平矣，無不平則無事，❶無事，須一草一木皆是欣欣向榮。《易》謂天地化，草木蕃，況於人乎？此皆由於親親敬長始。所以孟子稱皞皞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善乃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此采芣苢之所以皞皞也。」

或問：「聖人順事無情，胡爲《黍離》之悲？」羅子曰：「此正順事無情也。夫人情貴於相安，不安不可以爲情。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宗室盡爲黍離，如此而不動心，豈人情乎？此《春秋》繼《黍離》而作也。」

或問：「周公『赤舄几几』，❷何如？」羅子曰：「聖人處事，只是一個無私。無私則心廣，心廣則體胖，雖動容周旋，無不安舒，所以服履之間，亦自如也。」曰：「此處周公亦自知否？」曰：「周公惟知『予音翹翹』而已，何有於『几几』？」

有歌《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羅子曰：「某玩此詩『神聽』之『聽』，與他聽不類。」曰：「何以不類？」曰：「詩之興義，原取諸友聲，聲即言也。言之爲德，以和平爲貴。如曰友聲和平，則神乃聽之。神

❶ 上「無」字，原脱，今據長松館本補。
❷ 「舄」，原誤作「寫」，今據長松館本改。

既聽之，即可以終和平也。則此『聽』字，當與『聽受』相類，而與『神其吐之』之意相反也。」衆咸曰：「然。」

或問：「《天保》願君福只在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何也？」羅子曰：「此正太平之全福也。蓋人生天地，只患不能安常，果能率其良能，偏爲帝德之能，率其良知，偏爲帝德之知，人人親親長長，任性質之自然，各安其分，只曉耕而食，鑿而飲，出而作，入而息，日用飲食而已，更有何事！此孔子惓惓『爲政以德』，只是志大道之公也。試觀我高皇《六諭》，普天率地，莫不知日用平常，仰事俯育，此正王道平平，王道蕩蕩也。寧非偏爲爾德哉！」

或問：「文王在帝左右，果是實事否？」羅子曰：「《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豈以周公之聖，把父作一恍惚形模以疑天下萬世也？蓋人之生死，乃一團神理出於帝天，所以《易》謂『帝出乎震』，又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既曰『帝之出，神之妙』，則文之在帝左右也明矣。但此有個大頭腦。周公後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我之則，即帝之則，則帝之則，即我之帝，非有二也。文王一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保合此帝，所以生則入聖，死則還虛，新天之命，作人之心，其神與帝一也。子患不能師文王耳，不必以在帝左右爲疑也。」或曰：「孔子教顏子之復，其亦此意否？」曰：「天下本無二道，亦無二學。《易》曰『商旅不行，後不省方』，皆是教顏子師文之穆穆云。能如文之穆穆，純亦不已矣，豈但在帝左右哉！」其友大悟。

或問：「《詩·頌》『思無邪』，何也？」

羅子曰：「子必明於思之義，方知思之無邪也。知思之無邪，方知此言之蔽三百篇也。夫人之思出於心田，乃何思何慮之真體所發，若少有涉於思索，便非思矣，安得無邪！」

有友問：「《詩·頌》『濬哲維商』，復以『聖敬日躋』言之，何如？」羅子曰：「敬者，聖學傳心之要，而況契乃商之始祖也！其家學乃是『敬敷五教在寬』也。既以敬而敷教，又以寬而俾人人得人其教，當時父子皆有親，君臣皆有義，夫婦長幼朋友，皆有別、有序、有信，倘非心之濬以通微，哲以析理，安能如此哉！此湯之所以世守其敬，以至賢聖之君六七作，及後高宗中興，恭默思道，雖至中微，尚有微子、箕子、比干三仁，皆其敬敷五教在寬之留也。信乎『濬哲維商』也。」

羅子曰：「高宗下民有嚴，乃若始終典於學，方知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此所以賞不僭，刑不濫，見民即天也。非學務時敏者，孰能至此！」

問：「先生治平天下，其禮樂法制多端，今何只以孝、弟、慈爲言？」羅子曰：「王者經綸，原只用一個禮。作樂則調達此禮，法制則鋪張此禮。俱難與禮並言。但禮之爲禮，有經有曲。經綸天下，在先定其經，而曲則難以備舉，故《大學》舊是《禮記》一篇，正禮之大經，然筆自聖心，雖止言大經，而其中精妙員通，曲亦未嘗不具備也。況曲禮必聖賢方能周旋而中，經禮則凡庸亦可率循而行，故曲禮必待學造，而經禮則可教立。如方員之規矩，拙工亦可傳之，而巧非心解莫能。我嘗看世間兇暴之夫亦不爲少，然卒之不敢妄動

者，只因父母、妻子，根蒂相維係焉耳。《論語》『其爲人也孝弟』一章，真就是《禮記》中《大學》治平骨子，而與堯舜典謨所載之道孝弟而已矣貫通不殊。」

羅子曰：「《禮》首云『毋不敬，儼若思』，是其所思者，豈徒一己已哉！必曰安民，安天下國家之民，方是文王緝熙之敬，所以曰『毋不敬』。觀『毋不』二字，則民即該之矣。孔子學教不倦，真是復禮，以一部《禮記》付之顏子。」

羅子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夫行而曰『善』，乃天行矣。天行自健，善行自美，故君子不息不怠，須於可欲之善以求繼善之性，則全交而通天下國家矣。」

或問：「大道之行，孔子何以惓惓於大同也？」羅子曰：「大同之世，人忘其私，天下爲公也。外户不閉，相游於天，孔子所以東奔西走，只爲這場；所以忘食忘憂，只爲這件。倘大道不行，孔子之憂斷然不已，吾輩須力學以求釋孔子之憂。」

問：「聖人以天下爲一家，❶中國爲一人，何其耐煩如是也？」羅子曰：「聖人不是自欺的人，只見得人者天地之德，又見人者天地之心。我既德天地之德，人亦德天地之德；我既心天地之心，人亦心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德爲德，即欲人同天地之德；以天地之心爲心，即欲人同天地之心。譬之人家兄弟四五人，皆出一父，其中有一賢子，必曰『我四五人，我父俱是愛，如何令我明彼昏？我富彼貧？』所以日夜皇皇，以求安父之心，成父之德也。故

❶「人」下，原衍「耐」字，今據長松館本刪。

曰：『中心安仁。』天下是一個人。又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不得不耐也，亦不忍不耐也。噫！仁以人之，楊子亦言之，不人則不仁，不仁則不人。未有人而不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也。故曰：『非意之也，知人情也。』」

羅子曰：「予嘗讀《禮》『天下之肥』，不覺淚下。何也？肥瘠相並，不肥則瘠，子瘠則親心戚，天下瘠則聖心憂。」

或曰：「《春秋》褒貶之書否？」羅子曰：「儒先嘗有此説，以其細細考究，乃是存幾希之性之書也，所以孟子歷敘幾希。舜曰『由仁義行』，見得仁義萬世不易之常道。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外此二端，別無法制。所以《詩》亡，則孝子之歌、忠臣之詠不復聽覩矣。而好辨章旨，稱説亂賊之慘，皆由於仁義之不明，幾希之昧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觀此『竊取』二字，正是孔子存幾希之性，而由仁義也。後世輒以孔子『筆則筆，削則削』爲孔氏之刑書，悞矣！」

問：「『天王正月』，何義也？」羅子曰：「孔子一生上律天時者也。故其立言著書，毫不違天。及顏淵問爲邦，即曰『行夏之時』。蓋天有歲首，人有元首。天王之繫，示有統也。皆所以悚動人之良知本體，使人覩制作而知自悟也。此孔子知我罪我之意，即此『元年，春，王正月』數字可見矣。」

羅子曰：「一部《春秋》，乃孔子負罪而作。把來比擬，以牽合詞章，則其義如何得明？孔子之心如何得知？」

一貫書詩禮春秋終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儐孺夫　編

楚天臺友人耿定向　校

後學

熊　僊	淦應喬	潘大化
淦應香	于　仁	萬　栻
張錫位鄱陽人	宗家相	汪如汲廣信人
但宗臯	蔡　潤	熊德陽
陶　綬	鄒國紀	王汝佐
陶孔時	趙充性	劉任道
鄭司直	陶孔暉	潘大儒
淦應忝	潘大賓	熊春陽

梓

易　經

或問：「《易》乃千聖宗旨，夫子屢屢言之，若於乾坤神理，人物性情，古今編謨，一一脗合，果何從悟入？」羅子曰：「某原日亦未便曉得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奈，却把《近思録》、《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奈，却看見《傳習録》，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爲工夫，每有窒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愛恃，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自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着累喫苦，又在省中逢着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

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工夫，又看《大學》、《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説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没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横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又貫串不來。時又天年，楚中一友胡宗正先生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户三月，亦幾亡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源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會歸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章句，我已久曉了，❶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受用，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之所共飡也。

❶「已」，原誤作「幾」，今據長松館本改。

至若謂悟千聖宗旨與否，則非某之所敢知也已。」

子羅子曰：「《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列，是天地人之所以爲命而流行不易者也，兩間之塞，萬世之徹，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以爲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於兩間萬世也，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之太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先。浩浩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統，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惟以『乾知太始』，而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爲心者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虚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天地之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也耶？蓋純坤之初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太始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惟聖人迎其機而默識之，是能以虚靈之獨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無方，而性天性也，終焉神明不測，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自强不息』，乃是乾乾。此『乾

乾』可是常知覺否？」羅子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察脉不精，藥更作疚，恐庸醫不免殺人也。」曰：「吾聞此言，亦甚恐恐，願施一方相救，何如？」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藥，起死回生，却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絶也。蓋子之心中，原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説發狠去覺照，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説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用不去，便須回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蠻做也耶？然此弊却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爲細説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爾。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説『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

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眇，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處，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曰：「今承指示，亦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甚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辨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

問：「《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不知『乾乾』二字，與『性性』亦有分別否。」羅子曰：「乾乾、性性，此語泛看亦似相同，但古之聖賢立言製字，必是各有着落。即如古人云：乾坤二卦，本是陰陽。作《易》者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蓋指其性情而言之也。以此觀之，則先儒謂性性爲能存神，明白就其體段凝定處說。至《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明白就其工夫奮發處說。但『乾乾』雖說工夫，而不知順性之體，則把捉操持，或犯助長之病；『性性』雖說體段，而不知法乾之用，則散漫精神又至勿忘之失。若善理會性命，而能使骨肉俱爲渾化，則其體用亦自相停妥矣。」

問：「『群龍無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見也？」羅子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

日，各各用事，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 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 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 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羨之忘實難。 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羅子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 此天則也。 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苟毫髮踰節，即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擬議所可矯强也耶？ 即使思慮而出之，矯强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

矣！ 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爲，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 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 奈何人生而静，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爲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爲人；久爲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爲物；甚而爲欲所迷且蔽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爲鬼魅妖孽矣。 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豈徒失天之則，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 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 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一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 此即後天而奉天時，順而循之，

而非勉強之能與；卒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

「善學者，於此處識得難以用功，決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有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 何等快活！ 奈何後因耳目口體之欲，隨年而長，隨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已與父母兄弟相違，及少及壯，則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今日既賴師友喚醒，不肯甘心爲物類妖，又不肯作人中禽、獸，便當尋繹我初起做孩子時已曾有一個至靜的天體，又已曾發露出許多愛親敬長饑食渴飲停當至妙的天則，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也耶？ 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怒，明明白白，停停當當，原不求毫髮分釐也。既是天體依舊還在，却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要大？ 蓋天的體段，原無一物不容，原無一息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心如要萬物皆爲吾體，萬年皆爲吾脉，則須將前時許多俗情世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狥物肆情一付家當，汚濁雜擾，會轉移窒塞此心之虛靈洞達的東西，痛恨疾仇，惟恐其去之不速而決之不淨焉。然後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詠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

童稚。到此境界，却是廓然太公，却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以應天下國家，又安得不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聖神功化也耶？故細細反觀，今日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復；不患天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真。其見既真，則本來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聖。人至大聖，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是生下帶來至寶，又豈肯甘心於耳目口體之欲，致墮落禽獸妖孽之歸？其猛省勇往，固有挽之而不容自已者矣！」

問：「《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羅子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爲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體仁是渾然同體，與兼愛何别？」羅子曰：「體之爲言，最可玩味。夫體即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内運，而身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

羅子曰：「《易》之乾二，惟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即此便是真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

當共作防閑。」

羅子曰：「《易》言：修辭立誠，是學者工夫第一。」

羅子曰：「天地惟有是德，則日月自明，四時自序，鬼神自行。大人亦惟是德能合，則其明自生，其序自順，而其行自無不吉。誠神之幾，忽通乎微渺；化育之盛，頃塞乎寰穹。心精但自有以入無，神氣即從無而出有矣。此無他，其聯諸根脉者渾而融，故形諸象數者迅而妙也。但今日訓釋『合』字，輒云聖人之德盛大，❶與天地一樣。把一個聖人來比對一個天地，豈不是兩個？說是兩個，豈不是開說也哉？聖人於此處，須知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及萬民萬物、萬事萬行，都總生化於一個德中。生天地鬼神，即是生我的生他；生民物事爲，亦即是生他的生我。故他是如此而生，我亦如此而生；我是如此而化，他亦是如此而化。盡日盡夜，亘古亘今，其用充然徧滿，而了無縫罅之缺略；其理確乎真的，而纔無毫髮之增損。但吾學者往往心粗而不克入細，❷氣浮而難於就裏。即其無爲而無所不爲也，但難謂其無，即其無不在而實無在也，又難謂其有。疑情滿腹，眩惑盈前，豈惟於大人之所以合德者二之而不是，抑且於天地之所以爲德者漠然而不求。何不反而思之：大道生乎天地，天地生乎民物，民物是其生化之末，猶且身心靈妙，莫可窮詰，天地乃其生化之原，則所爲凝結稀奇，又不可類推而知也耶？故知人物之身心既靈，則天地之凝

❶「輒」，原誤作「輙」，今據長松館本改。
❷「但」，原誤作「俱」，今據長松館本改。

成者自當益極其靈；民物之世界且妙，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妙。人能於是而昭然生此信心，則由信而生畏，由畏而生敬，戒謹恐懼於視聽言動之間，謙卑慈惠於接物待人之際。善則恒順天明而充拓，不善則恒嚴天鑒而消沮。我惟天以作依皈，天惟我而加呵護。❶內之敬信愈深，則外之操持益力；我之修爲愈切，則天之注照益親。我既心天之心，而神靈漸次洞徹；天將身吾之身，而變化倏忽融通。堅如金石，精誠可貫；微若塵沙，蹤跡能潛。所謂飛躍由心，而形神俱妙，固非法術之可私，而亦非思慮之能測矣。」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夫。今說者以前爲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是否？」羅子曰：「《易》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强晦之。今觀『直方大』爲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既熟之後說耶？某竊謂《易》道乾坤，而乾則又統乎坤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銃，潛通迅速，大有甚焉。此今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意，只把葭灰候氣來看，其時至灰飛，便是乾出乎坤，所謂『生而直』也。即此微竅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耶？此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樣。

❶「呵」，原誤作「阿」，今據長松館本改。

是雖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夫子恐人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也，即坤之直也。生生自内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即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義非他也，即坤之方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即所謂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不習無不利』上，是贊嘆，而非曰敬義至此始純熟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説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爲用工。説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之曰：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則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已後處。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爲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羅子曰：「嗣乾坤而卦者曰『屯』。《易》曰：屯也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屯之。又曰『利見侯』，我求童蒙也。故『君子以經綸』。又曰『童蒙求我』，利居貞也。亦曰『包蒙，吉』。于是貴下賤，則得民；于是受以『需』，則『光亨』。世之大不幸在無學，上下曠曠，爲屯爲否。君子者，以躬參贊，以極昌耀，傾否亨屯之責寄焉。故曰：物不可以終否，受之以『同人』。」

問：「六十四象，未嘗言心，惟《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何如？」羅子曰：

「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即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爲復。故言下著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或曰：「如先生言，復亦甚簡易，如何本文却又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翻費許多言説耶？」羅子曰：「子徒知聖人之復費許多言説，而忘自己此時重費許多言説，亦是復之所爲。蓋復，生道也。復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於時爲春夏秋冬，於物爲生長收藏。其始也有所自來，其終也有所必至。即子聞吾言，躍然以喜，喜意一生，則許多言説自生生莫遏，子雖欲已，其能以自已耶？」曰：「某前在此論學，先生教以通《易》。某自是將此書詳味至今，身心似覺日昧。他説『復亨』，我却不曉得亨；他説『七日來復』，我却不見復；他説『休復、頻復』，我却不知是休是頻；他説『敦復、迷復』，我却不知是敦是迷。」曰：「子亦是復，但顏氏則不遠，而子獨稍遠爾。蓋此之不遠，即『違道不遠』之『遠』，非是差失不久而遂反正也。蓋天地之氣，原只陽剛健運。健運則須周迴，周

迴則成往返。止緣他健甚，故往則舒張溥博，化凝坤厚。然反則輕清快，便自是陽明。故卦辭贊『復』以亨者，因前則往而不利，而此則出入無疾也。出入無疾者，以來爻皆反復陽道。陽道既反，來於七日，則其往焉有不利也哉！其象之以剛反、剛長順行，總是其行以乾天剛健，生生不息之心，於此畢露，而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中有善治《易》者曰：「甚哉！先生之深於言《易》也。又不止卦辭爲然，即爻之爲爻，其辭亦無不本於卦象而發揮之也。」羅子曰：「果然。蓋『易』之一字，原止乾陽變化而成六十四也。今觀『剥』『復』相連，復之下爻，即剥之上爻，引而伸之而不竢他取，故其復爲不遠，而爻辭謂以脩身者，即所謂反求諸身，把柄在手，而樂莫大焉者也。一爻之休吉者，亦言陽行之生長順通，二雖陰不敢爲泥，自能下就于初之仁也。三則進而又進，義氣奮厲，是謂復之頻而無咎也。至於上卦之四，則正應下卦之初，而且居乎四陰之中，故『中行獨復』，而惟陽道之從矣。至五爻之敦，則即二之休而安且成焉，以自考之，得乎順且中也。夫復至於敦，雖言乎人之善承乎天，而實言乎天之善體乎人也。如是，則宜物物之皆春，而人人之皆聖矣。然物可以皆春，而人則難以皆聖。何則？天之體物無不周，而人之奉天多不悟。善哉！孟夫子之言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夫曰『終身由之』，則陽明之復，何嘗頃刻離人？然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人在復中，又何嘗頃刻而不自迷也耶？故其詞以國譬心，而言天君之失職；以師

譬學，而言十年之不克征。要之，其凶且災者，非謂其終迷而不復，乃是在復而自迷。不然，豈至終爻而尚有不復者哉？」

或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羅子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即陽復身内，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静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覩，是則商旅紛行，而後省傍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曰：「據先生所言，似謂吾身本自有復。但某嘗反觀胸中，固有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憒；固有循循之時，乃不久而躁妄。豈真陽既復之後，更如是其不一耶？」曰：「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所謂頭腦者，即一省之有都臺，而君家合宅之有主人也。將帥登壇，然後卒伍自肅；家翁正位，然後婢僕自馴。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子試反而思之，豈嘗有胸中炯照能終日而不忘耶？事爲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即能終日，夜則必睡着矣。」曰：「果是夜間魂夢紛擾，不能禁當，尚望指教，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言的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時此友尚未

釋然。羅子再叩曰：「子今於復，更覺何如？」曰：「某在此生飲食，只是惶恐無地。」羅子曰：「子今惶恐甚的？」曰：「自古賢聖，如何便皆能復？衆輩如何便不能復？今須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者，而惶恐乃釋也。」❶羅子曰：「子今此意，又是遠以求復，而非反身近取矣。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子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能去得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也。若能反身密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爲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已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之能窺也耶？子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炯然之功，亦將無用，便是『後不省方』，而內者不出矣！物欲無擾，意見不萌，子身不渾是個復，而子復不渾是個身也耶？」

或又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如？」羅子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輕易而說。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曰『潔净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欲有所得者也，後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

❶「釋」，原誤作「什」，今據長松館本改。

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内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净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羅子曰：「《易》謂兑説爲朋友講習。夫朋友以人合之倫也，而講習且云至樂，若於父子兄弟復志同道合，則霄壤之間，何物可勝此耶？」

問：「《易》首乾坤，而乾坤必先易簡。」羅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今謂易簡爲乾坤所先，果是有見，但細細看來，學問固有先後，而其中尤有根原。論此二句，則知能又有根原也。蓋言易則必有難，言簡則必有煩。今世學者，每耽静趣，而事爲多至脱畧，未必非此誤之。殊不思本經云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險、阻，則煩難未嘗可畧也。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以天下，則亦未嘗脱畧乎煩難也。惟是知能，則首尾俱皆徹透，易而可該難，簡而可該煩，所謂一以貫之，而爲聖學之全者也。雖然，此『知能』二字，本是《易經》精髓，然晦昧不顯，將千百年于兹矣，古今惟是孔孟兩人默默打得個照面。如曰『不慮而知』，其知何等易也，然赤子孩提，孰知之哉！天則知之爾。『不學而能』，其能何等簡也，然赤子孩提孰能之哉！天則能之爾。想當初孟子只是從赤子孩提此處覷破，便洪纖高下，動植飛潛，自一人以及萬人，自一物以及萬物，自一處以及萬方，自一息以及萬載，皆是一樣知能，皆是一樣不慮不學，豈不皆是一個造化知能之所神明而不測也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今世學者，於赤子之良知良能已久

廢置不講，於孟子性善一言，則咸疑貳不信，又安望其潛通默識，而上達乎乾坤之知能也哉！」

問：「乾坤知能，世人久不講求。今欲講求，敢請指示個入處。」羅子曰：「天之與人，其體原是一個。則所知所能，其機亦原是一般。今且於人的知能講得明白，便造化知能不愁無入處也。」曰：「今世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不求知不求能哉？」羅子曰：「予聞此語，當爲捫心：世之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得以見所知以見所能哉！」曰：「如此說來，豈是人有兩樣知能哉？」曰：「知能果有兩樣。」曰：「既有兩樣，請明白分別。」曰：「若粗淺分別，則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志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求其暫矣。」曰：「意想先生之所謂知是良知，所謂能是良能也。但良知良能，何以見其大且久之爲至極耶？」曰：「自中國以及四夷，自朝市以及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自晨興以至夕寢，自孩提直至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遍在人間，洋溢充乎宇内。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爭奈他知則自然而知，不假些子思想；能則自然而能，不費些子學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究竟固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學問以開明其心，而求個知；從新去效法以力作于己，而成個能。其功夫比之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比之不學之始，亦又更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途

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今，敷陳訓詁，蔓延解説，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誰能起孔聖於九原，謂其四書五經之知能，不是如今日之集説講套所云云也哉！」

曰：「據先生所言，今之爲學，果是人自爲聞，人自爲見，其知能之纖細而不可語大；果是着力則存，不着力則失，其知能之間斷而不足語久。但不識到得純熟之時，亦能成道入聖否？」曰：「世間各色伎倆熟極，皆可語聖，況以道而爲學乎？孟子於此處，極是判斷分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可見聖人萬千不同，天道則難得昭合，所以『浩然』一章，歷敘今古賢聖，而願學只孔子一人，至張揚孔子，則又只『聖之時也』一句，即《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以窺測底裏。即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之言行動作，其時之足以世爲天下法則去處，已是人人所共見聞，人人所共信順，而昭彰莫掩。若乃其時之所由來，究極中藏底裏，如許之大，如許之深，竟不想去討求探索，果是作何境界，作何端倪，能使造化常出此時以妙應無方，能使聖人常率此時以泛應曲當。所以世人認識知能，止泥滯知能之跡，而不求知能之蘊也。此今欲得其蘊，説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説他無能，却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説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説他有能，却原非黽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執，似無而不至於無忘。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這個知能，言思路絶，而難

輕以名狀也。」曰：「此在吾輩，固是難言。不識古先聖人實有諸己者，其言之又當何如也。」曰：「聖人之論，具在四書五經。吾獨深喜周公之頌文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窮索以爲知，分別以爲識，皆吾人之作而致其聰明者也。今曰『不識不知』，則森列目中者，不一時而俱泯也耶？帝固尊高難見，則實日監在玆，然皆吾人之忽，而委諸茫蕩者也。今曰『順帝之則』，則知能之深遠者，不隨處而畢露也耶？夫塵念既息，則神理自彰；天德出寧，則造作俱廢。其機固每相乘除也。況吾夫子自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孟子自言：我善養氣，至剛至大，浩然塞乎天地之間。此與周公之言文德者，不先後而一揆也哉！有志於聖神造化之蘊者，其尚於是而竭才究心也已。」

羅子曰：「乾坤之爲德也，渾涵於穹宇之外，而綿密於纖悉之微。至一以神其樞，而萬有之咸備；至虛以寂其應，而百慮之糾紛。是以知至知終，固知以該乎其能，而庸言庸德，實能以顯乎其知。君子之所以進德者，進乎此也；所以居業者，居乎此也；所以終日自强而不息于誠者，不息乎此也。至是則乾乎乾，而坤將自統，坤且統矣，而況於六十有奇之卦，三百有奇之爻耶？故善言法天者，必曰純陽，善言學聖者，必曰通明。」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羅子曰：「乾坤之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爲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

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爲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明統乎姤；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其意何如？」羅子曰：「精氣爲物，便指此身；游魂爲變，便指此心。所謂形狀，即面目也。因魂能游，所以始可以來，終可以返，而有生有死矣。然形有生死，而魂只去來，所以此個良知靈明，可貫通晝夜，變易而無方，神妙而無體也。」曰：「魂之游，既聞命矣，不知其游而去也，果真有天宮地府之説耶？」曰：「四書五經，其説具在，固不必遠求也。《論語》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又曰：『予小子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敢蔽。』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則帝天后土，敢謂其無耶？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予仁若考，能事鬼神。』又曰：『乃命子帝庭，用能定爾子孫于地下。』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則魂之游於天宮地府之間，又敢謂其無耶？後世只因認此良知面目不真，便謂形既毁壞，靈亦消滅，遂決言人死不復有知，將謂天地神祇亦只此理，而無復有所謂主宰於其間者。嗚呼！若如此言，則今之祭天享地，奉先祀神，皆只叩拜一個空理。雖人之賢者，誠敬亦無自生，至於愚者，則怠慢欺侮，肆然

而無忌矣，其間於世教人倫甚不小小，故不敢不冒昧詳說也。知我罪我，其共亮之。」曰：「細領所言，果孔子於鬼神嘆其德盛，體物不遺，洋洋如在上、如左右矣。何他日又曰『敬鬼神而遠』也？」曰：「夫子於鬼神，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誰得而遠之？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己之敬謹益至，而諂事之意亦恐無所施矣。語意更覺妥帖。」

羅子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合體而成。其一則父母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一則宿世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

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靈，依精氣而露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交媾之時，一齊俱到，胎完十月，出生世間。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以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昵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己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于力爲，生也

而難望以入聖，没也而難冀以還虚，其人將與凡塵爲徒焉已矣。」

或曰：「如君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在所先，以心爲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惡知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即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爲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❶然夢中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故，其氣弱，其象微，雖弱且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則無殊也；日中之身，即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舉止，毫髮亦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内，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聖不可知之神人矣。」或者憬然悟曰：「孔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夫子之『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誠陰陽合德，而神之乎其爲心也哉！亦神之乎其爲身也哉！」

羅子曰：「《易》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下却繼之以『神無方而易無體』。蓋

❶「形」，原漫漶，今據長松館本補。

神、易是心知微處，微則入裏而漸次渾融；方、體是心知顯處，顯則發外而益加昭著。顯微雖均屬心知，而爲用則互相勝負。吾人日中不免應酬事物，事物則必有方體，方體是以顯而彰其微也。故心知在日中，人人有之，而人人亦習見之，所以自夜而通之日也，不難言矣。吾人夜間，必須安舒意氣，意氣則神易自然，自然是以微而含其顯也。故心知在夜間，雖人人亦皆有之，而人人却皆忘之，所以自日而通之夜也，實難言矣。今人亦自心粗而不細察，若細察，則夜間當更精妙，亦更昭著也。試看每夜更深，則此心自然曉得去睡，睡則自然曉得要安，安則自然曉得要熟，呼而問之，則睡中意味或美或惡，或長或短，一一如燭照數計也，其中更無一時不知，知亦更無一時不顯，至其變化而爲夢境，禍福而示先知，則靈妙較之日中，又增萬倍而無筭矣。謂此非知之相通而何哉？」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見相似耶？」座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聞。」或又辨曰：「聖賢道統，亦云見而知。《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地之心』。故道理須當活看，豈可盡謂不落見聞？」羅子曰：「二子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爾。蓋不落之云，即所以爲活；而所云活看者，亦即不落之别名也。若理會得活，則見亦是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爲相敵？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

始相妨也耶？」或者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某謂聖人，其初也要知識，久則知識忘而不用也。」羅子曰：「此理也須活看。所云不知識而順天則者，非全不用知識，正是不着人力，而任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蓋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見也。」或者復曰：「天則之知不慮而知，此只本體之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以擴而充之耶？」羅子嘆曰：「世俗云『驢頭不對馬嘴』，言物之各從其類也。夫心體固須擴充，但本體之知，原出不慮，則擴充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爲哉？《大學》謂『慮而後得』，而必先之曰『安而後能慮』。噫！非静定之慮而求夫體之得也，其真驢頭而對馬嘴也哉！」

或問「百姓日用而不知」。羅子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礦石與銀無別，所争者，火力光彩耳。」友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能知時即聖人矣。」羅子曰：「知後方可聖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比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理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氣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工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説知，而坤則否耶？」羅子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奈行不著，習不察，能勝而掩其知爾。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知勝而掩其能。故乾坤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恐終分拆不得。」羅子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涵具在，言且難以着句，況能指陳而分拆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即心而言，其初只是一樣，若即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爲學與不知爲學之分；人之爲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别。其不知爲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爲學者，而工夫草次，則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輙於末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祛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背馳，即感應亦未能順妥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潛，而性命之藴，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静定不遷之妙，寂照圓

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感應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强執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事變不動，難説其終不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 若果强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 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静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 可不慎歟！」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何如？」羅子曰：「『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詞，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 即如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又是贊太極之詞，亦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然《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此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文、周三聖立畫顯象之後，❶世之學者觀看，便謂太虚中實實有個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個八卦分列，其支離瑣碎，寧不重爲斯道病耶？ 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是太極之所生化。 蓋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也。 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 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爍爍也。 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 夫子則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或曰：「天者，群物之祖。 其妙變化而行鬼神，通人心而善應感，亦無足爲異矣。茲欲祈天永命，不識亦有其要乎否？」羅

❶ 「文周」，原誤作「周文」，今據長松館本改。

子曰：「約哉問乎！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生之爲德也，脉胳潛行，樞機統運，上則達乎重霄，下則通乎率土，物無一處而不生，生無一時而或息。　善學者，於所遇也而能先開是見，於所見也而能悉顯是機，活潑滿前，歡欣盈掬，於己固欲其生，然不惟於己已也，而人亦欲其並生焉。　於人固欲其生，然不惟於人已也，而物亦欲其同生焉。　夫物無不生，天之心也。　生無不遂，天之道也。　吾心其心而道其道，是能與天爲徒矣。　夫既與天爲徒，則感應相捷影響，而長生不爲我得耶？　所謂根苗花實，共貫同條，有是真種之投，斯有妙果之結也。」或曰：「天之與我，三綱五常，百行萬善，而我之事天，乃專在好生之一端，何哉？」曰：「子獨不觀夫孝弟乎？　夫孝弟固綱常之最大者，然子之事親，弟之事長，其無方之養，先意之承，非不悉且備也，然均之乎欲延其生而壽之焉耳。　夫壽也者，豈惟子日期諸其親，弟日期諸其長，即親長亦日所冀望於其子弟也已。　夫惟其情之同深，故其念之獨至，而所以爲孝且弟者必歸之矣。　豈獨孝弟爲然哉！　推而君臣，而夫婦，而朋友，而萬民，而庶物，固無一而不在好生之中，亦無一而或出於存心之外。　近而即之，若云庸行之常；遠而通之，實稱太上之德。　又要其極而言之，則成乎變化之神，而妙乎情識之表，甘泉之味或湧見枯庭，雙鯉之躍或日呈冰涷，萌竹笋於寒冬，女天姬於凡世，彼愚夫愚婦且誠感而神應焉，而況於有道之士至人之授受者乎？　子固可以直信而無疑，坦行而無泥也已。」

羅子曰：「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

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却即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則學問頭腦，安得而不的確！」或曰：「道體本自充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羅子曰：「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衆聽子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即孔子當日、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終日終夜只爲此一事也耶？」曰：「只爲何事？」曰：「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爲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神農，平生盡嘗百艸意味，將來碾磨熬煎，求出一夥靈丹，接續本身慧命，點化、世凡胎，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百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便畢竟得之，既能統萬爲一，復能一貫於萬，豈似吾儕悠悠度日而漫漫爲心也哉！」曰：「某聞師言，心下覺得明了。」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蓋有意見曉了以爲明者，亦有心神孚契而爲明者。若果神相孚契，則言入汝心，即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頓融，雖千片百星，頃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與金塊尚相牴牾，則其照耀雖明，而其光精則猶未徹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爲吾有也耶？」

問：「先生復如何見示？」羅子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既說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説？」曰：「如何若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遇提撕，便自覺「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天文。」曰：

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於聖訓全欠順妥也。蓋他文句，原説仰觀天文。據汝初説，都在目中，是精光之照察廣處；次説觀即觀了，是心日之感應神處；次又説得我師提撕而然，是人己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揮底藴，總是觀日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由平時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却不知聖賢精神不離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釐不至差爽；應響如空谷，洪纖互共低昂，問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念點水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强不息，只在忠信以進德，脩詞立誠以居業二句。然則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復何以自知哉？」羅子曰：「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矣，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物者也。」曰：「格物之本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知也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是天下本在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之極其敏焉。則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必有倏焉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爲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銃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歘

忽而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已獲奇效，却抄方徧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衆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久有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爲不謬也已。」

羅子曰：「六十四卦統總三百八十四爻，其爻皆是虛位，故謂之曰『六虛』。惟大明之終而始也，斯六位時成矣。明謂之知，大明之所始，謂之復以自知也。復之一爻，次第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卦氣周；即冬至一日，次第成三百六十日而歲功成。所以夫子許顏氏庶幾于復者，以其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也。天下歸仁，即卦氣周而歲功成矣。」

或曰：「何卦氣歲功之數不同？豈歲功之外，又有卦氣耶？」羅子曰：「乾坤主體，坎離主用。然統總只顯出一箇陽之純處，知之明處，則前四卦之二十四爻，皆當主體，而流行化生，亦止三百六十爻，正所謂三百六十日也。」

羅子曰：「『明』字與『易』字，皆用『日月』二字爲之。明以日月相並，正顯陰陽之體；而易以日月相函，却顯陰陽流行之用也。故天以日月時時盡卦爻而人莫知，聖人以卦爻時時象日月而人莫測。卦爻者，日月運行於天上之度數也。十一月中，日在地之極下處，月在天之最上處，冬至一復，則日從地而漸上，月從天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五月中，則陽不得一百八十爻耶？其時月在地之極下處，日在天之最上處，夏至一姤，則月從地而漸上，

日從天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又十一月中，則陰不得一百八十爻耶！」

問：「月是每月周天，恐與日不同。」羅子曰：「行雖不同，望則有定。蓋夏至望在地極下處，冬至望在天極上處，如此定來，方見其與日交相上下也。」

問：「日月即是陰陽，陰陽即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羅子曰：「此只看一『易』字，則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日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統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德便頃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而合一體，陰陽雖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家，便只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叫男作『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叫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之道也哉！」

羅子曰：「性之爲性，乃乾坤神理，無善亦無不善，無不善而亦無善，所謂上天之載，聲臭俱泯，而爲善之至焉者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中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爲天下至有。爲天下至無，則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即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爲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爲，即不善亦何所不能爲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或變遷也。聖人窮理至命，故常存吾性至善之本原，以御物感參錯之萬用，所以立言垂訓，純粹精詳，可爲至善之準則，且轉移化導，舉世甄陶，而又爲不善者之再造依歸也。諸子勿謂性理神化難言，姑就此身形體觀之：夫吾之形體，自有生之初，內而五臟六腑，外而九竅百骸，其精華充滿而莫定其充滿之量，其血氣周旋而莫覩其周旋之跡，足即所謂寂靜之元而不動之神也。其善於調攝而順適之，則視聽云爲，起居食息，其快活何啻百千萬樣其妙用也；其不善保護而乖違之，則口眼從而歪斜，手足或相拘攣，其症候亦何啻百千萬樣其奇怪也。然此等妙用，此等怪狀，則皆初生無量精華之所自充，亦皆其初生無迹血氣之所自運也。故古來名醫之製方治病，咸從無病之處治之。如痿痺在左，則鍼其右，或右，則又于其左而取之；如沉痼在下，則開提其上，或上，則又于其下而通之。是雖其爲術之精，然實先於爲見之透，蓋的知夫此身之不病者其全體，而病者其一節也；此身之無病者其真常，而病者其一時也。故長善以救失，則失無乎不救；昭德以塞違，則違無乎不塞。於兄奪食者，須教以孝弟之良；遺親棄養者，必示以乳哺之愛。此

固帝王匡扶世道之弘規，聖賢主張世教之善則也。」

羅子曰：「《易》以乾爲體，乾以復爲用。夫乾純粹以精，而天地人之性之至善至善者也。乾之善，神妙不可見，而幾見於復。《大易》爻凡三百八十有奇，雖兼閏以成歲，而始諸冬至之一日，冬至元陽一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四時行，百物生，斯其稱純粹以精，爲性善，善之至也。且也我夫子五十而學《易》，繼乾坤資始、資生而昌言曰『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夫子以易爲學，以學爲教。易則生生，生生則日新，日新則學不厭，學不厭則教不倦，不厭不倦，則其德曰『仁』。夫唯仁，斯其人曰『聖』乎？故夫子示天下萬世求仁之旨，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夫親親爲仁之大，其仁大，則其人亦大，其學斯名大人之學也已。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老老而民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則長長而民興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恤孤而民不悖。此之謂仁於家而齊，仁於國而治，仁於天下而平，若運掌而無難者。要之，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未學而嫁知養子，是人人能仁者也。人人能仁，是乾乎乾，而機自不息；性乎性，而生惡可已。所謂萬物皆備，我可人，人可天，不越一己，而天地人物一以貫，故已能已焉。是謂『中行獨復』。中行獨復，惟顏氏之子庶幾，夫子所以語之曰『克己復禮』，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信哉！復其見天地之心矣乎！蓋一陽元氣，從地中復，所謂由乎己，黄中通理，正位居體也。由是視聽言動，一之於禮，由是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天下國家視諸

掌，則美在其中，暢四肢，發事業，是美之至，善之極。顏氏之子，真聖於復，復而聖者乎？下是，唯孟軻氏可欲之善，信有諸己。夫惟信而後能克，未有克而不始於信者。一信乎己，即而美，而大，而聖神，斯可言克之全功也已。甚矣哉！孟之似吾顏氏也，甚矣哉！軻之善學吾夫子也。」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羅子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黄中通理，正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節文』，而又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己也，天安得不動之而爲禮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充之仕、止、久、速之際，自將無可無不可，而爲聖之時也已。」

問：「復之禮也，固所以爲聖之時。然何以曰『復陽而明』也耶？」羅子曰：「易之爲道，統天徹地，純乎陽也。純乎陽者，統天徹地，神而明者也。人爲天地之心，故神而明之，必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復見乎天地之心者也。故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夫獨復自知，則能以易而知矣。以易而知，則能知太始而作成物矣。然則復也者，又豈非陽而明也哉？」

或又問：「易爲聖之時也，果爲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羅子曰：「乾行之健，即時也。自強不息，即習諸己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即

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即習諸己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己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靜也。推之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亦即《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乎《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問：「虞庭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羅子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説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則初説『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道心，則分明而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衷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爲，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視聽，形體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贊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庭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兩下開説。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而致一

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舍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況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治《易》者多言精兼神，至詰以所謂精神，則謂身之知覺運用是也。何如？」羅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此《禮經》夫子之言，而一言以蔽《易》之道者也。是故心以爲之根，聖以爲之果，而精之與神則條達乎心根，而敷榮乎聖果，而爲全株寶樹者也。蓋吾人此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渾融於此身之中，而涵育於此身之外。其精瑩靈明而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員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而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爲，而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而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而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心既統貫天地古今以爲心，則其精其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爲精爲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而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措之神應而無方者自與人異。夫是以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燦然經綸天下之大經，而齊、治、均、平之無不備舉者；端自卓立天下之大本，而格、致、誠、正之無弗純全者出之也。此之謂人之善、聖之至、學之集大成，而《易》道無以加焉者也。」

問：「《易經》於羣聖之學，同歸於覺，而覺有大小，敬聞命矣。然孟氏最尊孔子，願學聖時，則孔子得力《易經》，隱然言外矣。及敘統帝王之後，却舍《易》而以《春秋》，抑更有說也？」羅子曰：「孔孟兩

夫子心事只有天知。至暗藏春色於言語文字，不無端緒可尋，却二千年來，尚未見人説破。芳幸遇人略曾指點，但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亦久蓄疑而末由請正。今諸君興言及此，又敢過自愛耶？蓋孔子一生話頭，獨重兩個字面，一個是『仁』字，一個是『禮』字。兩個字長相爲一套，却乃各有重處。仁是歸重在《易》，禮則歸重在《春秋》。孔子得手，又俱在晚年。觀其自敘五十以學《易》，可無大過。夫天下之事，有大於治國安民者乎？若用得大，而又可無過，非知天命以後不敢許也。至於感奮以答子路，却曰：如有用我，吾其爲東周。又嘆己夢久不及於周公。是則破口説周禮果能盡善，而斷然非己所爲，乃即魯史《春秋》來作個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的影圖，天下國家社稷臣民盡歸一大統的氣象。其實表出乾德之剛健中正，飛龍卓冠，六虚周遊，而統極御天，流形品物，而元和生化之手段，非徒言之，而日可見諸行事也。當時止是顏子一人，中行獨復，意味大約相近，故終日與言，無所不悦，及問『仁』而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全部交付《大易》。及問爲邦，而舜韶禹正，去淫絶殆，又全部交付《春秋》。其人可與孟子作對而擔當大成一大家儅也。惜乎三老去後，春秋、戰國、漢武、秦皇，把人民視爲草芥，潤澤變成枯槁，而乾坤生生之造化，孩提戀戀之知能，已是星日久晦。至乎六朝五代之紛争，遼、金、大元之混僭，冠履安受其倒置，虎狼帖服其相群，則又長夜幾難及曰。乃幸天篤我太祖高皇帝，神武應期，仁明浴日，濁惡與化俱徂，健順協時通泰。孔孟竭想乎千百餘年，而《大易》、《春

秋》竟成故紙。大明轉移於俄頃呼吸，而大統真脉，皎日當天。況兹聖子神孫，方爾振振繩繩，則我臣庶黎元亦可皡皡熙熙。芳自弱冠登第，以逮强仕。觀京師近省，其道德之一，風俗之同，不須更論。及部差審録，而宣大、山陝取道，經由至藩臬屯田，而雲貴、川廣躬親巡歷，不惟東南極至海涯，且西北直臨塞外，每嘆自有天地以來，惟是我明疆土宏廓，至尊君、親上，孝父、從兄道德，雖萬里而無處不一，衣冠文物廉耻，内外風俗，雖頃刻而無時不同。故前謂皇極之世，自堯舜三王以來，惟我明足稱獨盛。乃今證以孔孟之《大易》、《春秋》，符之以生平快覩，則直信言有大而非誇，會雖奇而實倖。即今齒已衰殘，思之猶深踴躍，況諸君時當壯鋭，其欣喜又復當何如耶？」

問：「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與今人之逐慮爲知、執學爲能者，其大小久暫，固彰彰較著矣。但乾坤之易而知也，雖亦似乎不慮；簡而能也，雖亦似乎不學。及細觀世上孩提，各各有身，各各有心，其身心各殊，中器知能，已自不可比而同矣；況造化知能，尤去人遠甚，如何却云共成一個，而無分兩般也？」羅子默然，徐復嘆曰：「此段話頭，非某敢作聰明，妄生杜撰，緣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分明謂天之心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有親，而爲賢人可久之德；易能有功，而爲賢人可大之業。分明謂吾之知能，即天之知能也。」大衆愕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説得明曉！吾儕可無惑矣。」羅子復曰：「爾輩據此幾句言説，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

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粗。以拙粗之功，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綫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麽底裏地方？ 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説等書妄肆探究，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景光。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紅赤緑，映物以成，昧者指爲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針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爲殊方。不知此樣工夫，只着在一己見上；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聖學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志豪傑，須早覓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剥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闖卒轉頭時候，方信孩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欲擬一個，也非一個，欲擬兩樣，也非兩樣，統天統地而爲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而却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却實渾全，從此徑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有功，且於羲軒閫奥共享逸豫，非斯世斯文一大快也哉！」

問：「先生於天人之際，每敷陳心性，縷縷不已。吾儕願學未能，敢求指示。」羅子曰：「孔門宗旨，止要求仁。究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統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曰『生』，而必曰『生生』，生生云者，生則惡可已也。生惡可已，則易不徒乾，乾而兼之以坤；坤不徒坤，坤而統之以乾。蟠天薄地，而雷動滿盈；形森色崙，而霞蒸

赫絢，横亘直達，邃入旁周，固皆一氣之運化而充塞乎兩間。然細觀此氣之流行順布，節序無不停妙；絪緼搆結，條理無不分明，則氣也而實莫非精之所凝矣。精固妙凝一氣而貫徹群靈，然深究精氣之浩渺而無涯，妙應而無迹，莫之爲而爲焉，莫之致而至焉，則氣也、精也，而又莫非神之所出矣。興言至此，則下至九泉，上至九天，中及萬民，旁及萬物，渾是一個生惡可已；渾是一個生惡可已，則渾是一個神不可窮。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解之者曰『聖也者，通明者也』，又曰『聖也者，神明而不測者也』。天下古今，豈有神而不明者哉？抑豈有神而不通者哉？明則無不知矣，通則無不能矣。明通皆自神出，則空洞絶無畔崖，微妙迴徹纖毫，藏用於溥博淵泉，而實昭然聖體，天也，而未嘗以人異也。顯仁於語默云爲，而實總是天機，人也，未嘗與天殊也。」曰：「此等去處，恐是大賢大聖乃足承當，難以遽望初學。」曰：「古人論學，的有次第，所以本末始終，知所先後，乃可進道。故修、齊、治、平，必先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今不先求知得明白，乃即胡亂便下手去做，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爲聖賢。及講求作聖之分，輒復草草如考論幾場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要；如執持一點念頭，滯着方寸胸襟，便云是存心體。至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動履；静坐端凝，以希圖聖神境界。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爲絶學，却不思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結？今有詳細爲子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而其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

人也，其終是化不可爲，而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但一縱觀，天機滿目，如此而視聽言動，如此而食息起居，人人俱有，個個現成。孟子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謂：『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是以終身由道而不知爲道，聖賢極口傷嘆，我亦頻年叫喚，不想吾子今日，猶說此個知能非初學可望，豈果先入之言，習熟成性，而終迷不復也耶？」

問：「程子云：孔子道大難求，學者須學顏子。蓋顏子有個學眼，觀復卦，聖人親許顏氏之子庶幾，❶却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學須以知爲主，而知又要精明有力，足以出頭。則察惡既精，去惡又嚴，便明足以察几，健足以致決，久之純熟，則天理全而聖可學矣。」

羅子曰：「此是諸儒爲學的宗旨，而近時名公從而主張發揚，云爲深造自得之要。予早年未遇真師，亦儘是把這工夫去做，亦喜其說爲得《易經》之蘊。後弱冠遇人，教以：講《易》須先乾坤，乾坤須先復。乾、坤二卦雖不相離，而不可相並，六十四卦皆是此意。故今說復，也要乾來應照。蓋復之爲候，是一年至日，於四時，則其時爲春首；於六氣，則其氣爲煴煖。乾曰『元亨利貞』，則是元之初初起頭處，融和溫煦，天下萬事萬物，最可喜可愛，而爲卦之善者也。然孟子形容這個善，却云『可欲之謂善』。而孔子指點這個乾元，則又云『元者善之長』。是復在六十四卦，豈不是第一

❶「聖」，原誤作「學」，今據長松館本改。

最善者哉？今要解得復卦的确，須説復是復個善也。其復善，又是復善之最長，而非可以他卦倒言也。」

或曰：「吾人之性本然皆善，復則如興復恢復，所謂復吾舊物也。」曰：「此與興復恢復，却又不同。蓋彼是失而後復。若吾性之善，則本然具足，原非可以得失言者也。」曰：「原無得失，如何又説來復？」曰：「此『復』字從知處説起，所以云『復以自知』也。」曰：「如此，則與日至陽回之復，却又似有兩樣矣。」曰：「復是一個，而可兩分，雖可兩分，而實則總是一個善也。但性善，則原屬之天而順以出之；知善，則原屬之人而逆以反之。故孩提初生，其禀受天地太和，真機發越，固隨感皆便歡笑。若人心神開，發於本性之良，徹底悟透，則天地太和亦即時充滿，而真機踴躍，視諸孩提又萬萬也。」或又曰：「如此，則孔子稱顔氏，何獨只把知不善説起？」曰：「《大學》言『恕』，是説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及後只説所惡，上下左右，勿以施焉，然所以好的意義自在其中。則此言知不善而知善的意義，豈又不在其中也耶？況所云善，豈是徒善而已哉！蓋善能知得不善，而使之不復行，正表其精明靈妙去處，非形容顔氏之善復何如哉？吾人看書，切須把前後首尾通貫成文，則其旨乃明。如《乾》曰：『乾知大始。』始即元也。元則的確是善矣。《復》曰：『復以自知。』自即己之性也。己性又不的確亦是善也哉？顔子心不違仁，則渾然已是復了，復則昭然已自知了。心上更不能以不善昧之，而且頃刻不能容之也。」曰：「他的爻詞，却説『不遠復』，分明是失之不遠，而尋即改之

也。」羅子曰：「舊時註疏果是如此作解。殊不知此解不特學術混淆，而且天機蒙昧。蓋乾陽至健，更無止息，《剝》之上爻曰：『碩果不食。』茲《復》之初爻，即剝終過來者，故曰『不遠復』也。」曰：「既不遠，只是復之，卦體又何以却説以修身乎？」曰：「身即自也，即所謂『道不遠人』，『近取諸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然則復之不遠，非脩身如何？」曰：「復則均是個善矣，何以又曰『頻復厲』，又曰『迷復凶』也？」曰：「乾不云乎？『君子終日乾乾』，即類頻復，皆用力吃緊之象，皆憂勤惕厲之意，雖與在田、休復者不同，而實均無咎也。至上爻，決無不復之理。其云『迷復』，正對知復而言。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爲道也。』要之，復之爲卦，學者只一悟透，則此身自内及外，渾是一段聖體，即天地冬至陽回，頑石枯枝，更無一物不是春了。樂正子只緣未過這關，所以美大聖神，竟無他分，願大衆共勉之！」

問：「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却云：今時爲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真知也。」一友辨云：「意念存想，果然未徹本心。然舍覺照，則古人工夫無可致力處。」羅子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真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却好趁着大衆佳會，放懷共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知渾融，而大人能事乃可畢也。」或曰：「此心知體，只是靈明，豈更有別物？」羅子曰：「虛靈固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

靈似無不解，却原來只是影響之見，去真知之體何啻天淵！蓋吾人爲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子：乾之與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即主也。《易》之卦爻，俱是以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羅子曰：「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畧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❶欲求見《易》，必先在遇人。某至冥頑，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真，遇得又早，故於天地人物，其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啓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幫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羅子曰：「此言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座間纔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

❶「見」，原脱，今據長松館本補。

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强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生則變化不測，即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即逆而順，亦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爲徒；與生爲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説些小得失、憂喜、毁譽、枯榮，即生死臨前，而且結纓易簀，曳杖逍遥。孔、曾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亦子而步步天堂也，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間哉！」

問：「邵子『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意何如？」羅子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得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静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得者，而方便設詞，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静便看做姤，把動静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思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爲巽所自出，坤爲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爲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蓋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❶故爲此詩打合吟詠，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或曰：「詩

❶「析」，原誤作「柝」，今據長松館本改。

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溫，即復也，吸則冷，即姤也。其實呼即吸以爲呼，吸即呼以爲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有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乎姤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由昏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炯炯，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閑往閑來也耶？」曰：「正是！正是！蓋往來不閑，則有滯礙。一有滯礙，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十六宮都是春』，統六十四卦而統爲陽也哉！」

易經一貫編終

近溪先生語要序

新建之道，傳之者爲心齋、龍溪。心齋之徒最顯盛，而龍溪晚出，尤壽考，益闡其說，學者稱爲「二王先生」。心齋數傳至近溪，近溪與龍溪一時並主講席於江左、右，學者又稱「二溪」焉。友人有獲侍二溪者，常言「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余生既晚而愚，未嘗見二先生，獨嗜其書耳。而嗜近溪語最甚，口誦手鈔，彙成一帙，閒居鮮朋友，時一快讀，則神朗氣鬯，手足掉舞。羣從有過余庵中，或强與偕誦之，雖素不識性學者，皆釋然心開，喜色浮面，上可攬掬，兹非其筆耶？ 而妙若是矣，又况其勝者哉！ 心齋父子盛時，升堂譚道，萬衆咸集。既退，雖皂隸、臧獲，人人意滿若懷寶而去者。至先生會講時亦然。由今觀之，真不妄也。震霆破睡，開左藏以貸貧，其過而不取、昧而不聞者，宜亦鮮矣。有之，豈藏與霆之過哉？ 吾友何顯臣，志士也，嗜愛之有過於人，故刻而傳之。

萬曆庚子仲夏，會稽陶望齡書。

題重刻羅近溪先生語要序

近溪羅先生之學，從不慮不學立根，有疑其爲禪者，有疑其純任仁體、脱畧禮教者。雪川許敬庵先生，直謂其「大而無統，博而未純，難以結果」，余心竊躊躇焉。同年友定所俞君、南皋鄒君，素稱服先生，定所且遺書亟索其全編，謂謦欬中皆至理也。適閩漳薛君巡憲盱江，走東訊之，乃出《語要》一册示余。讀之見其提醒心性，極爲真切渾化，庶幾聖門心齋坐忘之旨，非禪非脱畧禮教，亦非博大無成者也。更有疑焉，「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尼父到頭自學垂訓語也，曰心曰矩，心即矩、矩即心也。世之檢點躬脩，以善人君子奮勵矜持者，于心固未必無著，而任心所欲，藉口何思何慮，往往蕩越于矩度而不自知。幾微疑似間，最難把捉，最難剖析，益信夫子「從心不踰矩」之訓，爲純全無弊耳。先生慨支離、就簡易，去檢飾、任真機，大本大原，夫豈不善？竊恐後之學者，未閑矩度，先學從心，且號于人曰：「近溪先生指點不學不慮，真詮如是。」此末流之弊所必至也，憂世者宜有同心也。

薛君重刻兹編，以廣其傳，問序于余。余聊掇數語應之，併請質于有道者，其能闡發先生之精藴與否，未敢自信也。萬曆甲辰孟春吉旦，荆溪吴達可書于洪都公署中。

羅近溪先生語要卷上

會稽陶望齡輯

道心惟微，即如金寶；人心惟危，即如鑛石，未經煅煉，則粗劣其所不免，惟一惟精，所以煅之。精之爲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玅悟融徹，乃見精通。志精悟精，則如善射之久視，雖懸虱，可大若車輪；跛鱉之守卵，即隔江，氣貫乎彼岸。

問：「今時譚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

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然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辭，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

至是。

今果會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内無所出。

問：「『君子終日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

「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辦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説的不同，半句不容妄説，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

「夷、惠、冉、閔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今要求跳出，則須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即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己也。只到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一。既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享其榮華哉？」

問：「如何得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平日説理，只事物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

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説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

問：「吾儕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言守静，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可言道？」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默。有頃，一友率爾言曰：「此小僮也，能戒慎恐懼耶？」曰：「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三層。」予嘆曰：「好造化，過許多的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僮於此，果也似解戒懼，奈他却日用不知。」予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汝輩只曉得説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

問：「某常欲照管、持守，有時間斷，奈何？」曰：「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方所而不員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我今勸

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要思想要去如何學問？ 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 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 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 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 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學即在是，豈止免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神聖地位，亦無難矣。」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 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哉？ 《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 夫既遂通，又何暇執？ 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辨，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爾。 但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 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 善於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 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 北人言人可用曰『中用』，言物可吃曰『中吃』，亦以恰好相當，遂以中形容之耳。」

因講《坤·文言》「敬以直內」條，曰：「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曰『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曰『是爲

習熟自然』。卻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求，則自然卻是工夫最先處，而工夫卻是自然以後處。」

問：「弟子用工何先？」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譚，直至更深。某問曰：『此皆是學否？』若當其時，即慨然直任，則工夫便是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大聰明莫能也。我看汝輩，則不免精神少少斂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處。」曰：「弟子也覺有些斂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去用工夫？」曰：「此處安能着功。蓋推求斂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未免倏然而來也。」曰：「鄙心非不欲直任，但每每言動多失，以故疑卒不免。」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斂索，是即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也。」

問：「工夫冉難湊泊，心胸茫無畔岸，苦將奈何？」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又有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横任我，豈不大快！」一友起問：「此即是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對，微與顯對。今諸君胸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矣；目中見有個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之地，工夫純熟之時，則終日終年，長是簡簡澹澹，温温醇醇，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

精微。

「諸人試看，某今在此講學，攏有何物？止此一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子耶？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問：「禪家言遠離顛倒夢想，某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遠離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若大夢。恐此一夢，尤遠離之所最急、亦所最難者。不此之圖，而夜夢之惡，豈非所謂夢中説夢耶？況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自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歐而遭掠者矣，縱是癡兒，亦何嘗被歐而訟諸官，遭掠而索諸途，此則自解遠離之徵也。

「此個東西，本來神妙，不以修煉而增，不以不修煉而減。最先下手，只在自已能悟，悟後又在能好、能樂。至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透，好處不真，則面目雖露，隨物有遷。驗之心思夢寐之間，倏然而水，倏然而火，倏然而妖淫，倏然而狗馬。」

問：「心之精神，即身之知覺運用否？」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此夫子一言以盡天下之道者也。蓋吾人此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其精瑩靈明，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圓通，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爲，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至人，其心既統貫天地古今以爲心，則其精、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爲精、

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錯之神應無方者自與人異。」

問希聖宗旨。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天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聖也。既求希聖而希天，乃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

「古人以『好』字去聲呼好，『惡』字去聲呼惡，今汝自考，從朝至暮，念頭是好善之意多，是惡惡之意多，或是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

「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所謂「五十學《易》知天命」者也。蓋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争奈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虚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秃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絶。自少而壯、而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噓吸滄溟，以潤其津唾；扶摇剛風，迴旋灝氣，以舒其喘

息。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身則悉代天工。所以率此性而爲道，道則四達不悖，學安得厭？修之爲教，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倦？

問：「『羣龍無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如何可見？」曰：「據汝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耶？蓋易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曰：「然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分別？」

問：「爲學須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曰：「聖賢言學，必有頭惱。若初先不明頭惱，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做，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矣。」曰：「慎獨是學問頭惱否？」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惱，汝輩實未見得耳。蓋獨是靈知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慎則敬畏周旋，顧諟明命，如此用工，則獨便是慎的頭惱，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

長知而無勤怠；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獨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何嘗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辜負此心，此心却未辜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某觀古今聖賢，雖俱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入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有從無入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操持愈久，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此聖狂關頭也。」

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曰：「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爲樂，則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不得隨之矣。」

問：「臨事倉皇，心中不得妥帖，此是養未至否？」曰：「固然。然或是養未得法耳？蓋因汝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覺衝動不寧也。」曰：「孟子亦云能不動心，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當事。以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

問：「意與心不同，還覺未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

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

問：「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時說，既長，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說是人全不思慮，豈是道理？聖人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源頭，說知本是天，不必雜以人爲；知本不慮，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

問：「學問在人，難說不要着力。」曰：「着力自當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曰：「若不去要，便可得，秖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强恕而行』，强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理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强者，恕也。如心爲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爲，如之最難。況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爲，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强力，又安能以如之耶？」

問：「人有生知、學知、困知之別。今說不待培養，恐此惟生知乃能。」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蓋良知良能，原是人人具足，個個圓成。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

困知、生知，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不明，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縱去學問，亦如導泉無源，種樹無根，徒勞心力耳。」

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亦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目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斬釘截鐵，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澹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如何是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所知者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散離，故謂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

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盡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雜念俱置不問邪？」曰：「隸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哉！」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聖人事，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學須是由勉而安，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

「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做修爲，狥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炭。做得閒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

「聖人所以異於人者，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

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魚，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礙，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生平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自爲孩提，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就中先覺先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如鑛石過火，銷融透徹，却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悟的，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知能而已。吾人只少了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

雖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故聖人教天下，不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即鑛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學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做作修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此學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頃刻立譚，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近前？況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勉？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爲聖賢，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自棄，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

問：「早久遇雨，禾苗勃興，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此似而非，先輩謂文字至譬喻處極難，予謂譬喻至心性處則尤難。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求；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神。」

問：「近聞先生論天命之性，見得此身隨處皆天，豈不快暢！」曰：「子若如此理會，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些懼怕，却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

「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是孔孟去後埋没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説，以迷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而日遠，將去乎蔽而日增。

「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説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説善，而亦不離知能説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聽而能聽，然未必其

聽之能别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别處説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説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説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换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换過赤子之目以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説起，却説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所聽所視者也，豈善説耳目者哉！

「不知爲學者姑置勿論矣，即稍知學，而工夫草次，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輒於末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祛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背馳，即應感亦未能順妥。惟夫明睿過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沉潛默識，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而如如自在，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應感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强學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强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有入定千歲，而一念不起者。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此心真體毫無相涉，可不慎歟！」

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

《易》謂「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事，必在

遇人。某至冥頑，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真，遇得又早，故於天地、人物，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啓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幫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惟願吾儕大衆，共堅一心，共竭一力，心堅力竭，則不患不通一個真知，不患不成一個大聖。

問：「良知宗旨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曰：「人若不認得結果的明白分曉，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勵，而勇往無疑。即如說一個善爲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爲可欲？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審見十分，則切十分。故聖賢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必不與他起手也。譬人初生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强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人。惟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奈煩等待也。」

一友平素執持過苦，來見求一脫灑工夫。乃止之坐曰：「汝且莫求工夫，某亦無暇與汝說。但同衆講會，隨時卧食，待數日有暇，再共商量。」旬日，其友躍然喜曰：「近覺中心生意勃勃，雖未嘗用力，而明白洞達，自可愛樂。」曰：「汝信得當下即是工夫否？」曰：「既承指示，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忘失耳？」曰：「忘原與助對，

汝亦不忘，即必有忘時，所謂引寇入屋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豈止以此待人，亦常以此處己。看他寬洪活潑，涵蓄薰陶，真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充之以至恒久不息，亦無難矣。」

性善一着，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他肯自放過，蓋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真正舍死拚生一段精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問：「會語中謂不慮不學，可同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恐須學慮。」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何以解之？」良久謂曰：「子聞予言，乃遽生疑耶？」曰：「然。」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予嘆曰：「是即爲不學而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炯炯否？」曰：「甚是炯炯。」曰：「即欲不炯炯得乎？」曰：「不能已。」予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

問：「如何乃能上進？」曰：「白沙先生云：大道本無階級，而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子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無進矣。」曰：「某亦時常作疑，但未見長進爾？」曰：「吾子何疑？」曰：「某日來承教，有不慊意處，故疑。」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功，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當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惟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爲然。請爲子設一譬喻：如今弈棋者，纔知通子，對局者亦

然，不數着而勝，此則學問慊意處也。子謂學弈者即可以勝自安乎？以爲不安，棋已明白，殺局以爲安，勝着不應如是容易。若是精進漢子，此時自會遲疑，自會去打古人棋勢，自會去向國手請教，如是而疑，如是而學，則其人亦自會見得前時殺局，粗淺僥倖。勝乎不善弈之人，亦自會見得所殺之局，其中藏有無限神機妙算，而我一時未能識得，妄自喜爲殺局也。故疑之進道類此。竊憂子之好勝，而樂與不若己者對局爾。」

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爲事也。蓋雷潛地中，即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後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君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覩。是則商旅紛行，而後省旁午，何自而復乎？

「不能以天理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君試反而思之，豈嘗有胸中炯照，能終日而不忘耶？事爲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即能終日，夜則又睡着矣。請君但渾身放下，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然，從前所喜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矣。

「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君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

能去得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也。若能反身密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爲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己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之能窺耶？君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烱然之功，亦將無用，便是『后不省方』，而内者不出矣。」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曰：「豈惟陽明爲然，即宋諸儒學問，亦難盡同。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静，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也。但其理必得之功効，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良知，良知却即是明，不屬効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

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爲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物體之非我。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良知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何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有動静否？」曰：

「亦無動静。」曰:「若無動静,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耶?」曰:「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

朱子云:「明德者,虚靈不昧。」虚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説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虚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虚,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驟語。

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因撫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乎?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

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

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説良知足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曰:「良知却實有個面目。」曰:「何以見之?」曰:「吾子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

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日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待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滯膈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問：「有人山中靜養，久之遂能前知未來，此正吾輩不能及他處？」曰：「若不及他，到不妨，到妨着要及他也。」曰：「如何有妨？」曰：「正爲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河山，翻成無覩。」

有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其友曰：「譬之酒家，某何嘗不賣酒，但耻挂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滅頂，汝自不知耳。」既而改容，悼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爲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故曰：『闇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著不察耳。譬諸鑛石與銀無別，所争者火力光彩耳。」此友良久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復是如何？」曰：「能知即聖人也。」曰：「知後乃

方可入聖焉耳，非即聖人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惚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工夫雖妙，去聖則猶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

問：「人心本與天地相通，只隔於有我，便不能合德？」曰：「此警戒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亦隔他不得。即有我之中，莫非天地生機貫徹，但謂其不知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曰：「今有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說其與天不隔也。」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

一友遠來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旨，尚未得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纔如何吃了茶，吃了飯，今又如何在此立譚了許久時候？」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其生恍然有悟。

「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

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穉。」

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奈何？」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境上展轉，都算帳不得。」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相異猶水火，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熱，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變幻之際，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爲恍惚，變快活而爲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麽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爲明白，變冷落而爲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爲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爲此心喜。」

羅近溪先生語要卷下

會稽陶望齡輯

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識趣，則如好酒者，自然喜人共飲；好棋者，自然喜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矣。

學是學爲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即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

坐中偶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之句，因詰之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不明。」曰：「汝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黑任其去來，心目何嘗增減？」

問：「掃盡浮雲而見天日，與吾儒宗旨

同否？」曰：「後世諸儒，亦有錯認以此爲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冰炭。孔孟之言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看他受用渾是白日青天，何等簡易，何等方便！」曰：「今日學者工夫，須如磨鏡，塵垢漸去，方得光顯。」曰：「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爲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冰之與水，猶爲相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凝結成冰；有時共師友講論，胸次開朗，譬則冰之遇暖，消融成水。況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聖賢拳拳垂教，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譚相對，既渾然皆

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爲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譚之身，即在相對立譚之頃，現成完備，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問：「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説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早作而夜寐，笑嬉

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

講約次。一生問：「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静之累。」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寧静作何狀？」適羣胥供茶，循序而進，目以告曰：「諦觀羣胥，此際供事，心寧静否？」曰：「然。」曰：「如是寧静，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世業舉子者，多安意於讀書、作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此爲日用常行。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别項道路，且須異樣工夫。故每每以閉户静坐爲寧静，以矜持把捉爲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道本中庸、平常、共由，

且須臾不離，時刻長在。諸生試觀適纔童冠擊鼓、敲鍾，一音鏗鏗朗朗，諸鄉老拱立而聽，一句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道現前也耶。」生曰：「正用功時，恐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吏胥，歌詩進茶時，全不戒謹，其戒謹又全不用功乎？蓋説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説做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子，穿衣吃飯而不差。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致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豎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若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旁詢其故，則曰：「爲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係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爲言，蓋吊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

生，續延慧命，亘古今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性命，決不可得。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曰：「諸君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 蓋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説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是説乾坤生化之廣大，隱是説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内者，化化而無方。故『費』字之奇，不如『隱』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見其生化之無疆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而且無盡處。

「聖人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得時中透徹，不過只在此個費、隱，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夫時中，即是時出時時中。出，即是浩費無疆，寶藏無盡，平鋪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目睫之下，而無古、無今。真如鉅富之家，隨衆穿也穿不了，隨衆吃也吃不了，隨衆受用更也受用不了。君子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其日用之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術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便把吾儕日用恒性，全看不上在眼界，全不着在心胸。或疑其爲惡，或猜其爲混，或妄第其爲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加尊奉畏敬，敝則卒至於索隱行怪，而反中庸矣。蓋由其不見大用顯行，徧滿寰穹，便思於静僻幽隱處着力，謂就中須養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

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番奇崛險怪、驚人駭俗之事，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者哉？

「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擴胸襟，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己私其學，執一念以爲天真，任猜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竟不可圖，聖修竟不可得，而眼前錦繡乾坤徧界，總成淒楚苦趣矣。

「泛觀天地之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吃飯，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是王道平平，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便天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偏有不能；孔子只管隨時不費些力，而能不可及。」

「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是一個，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却少受用。入去便皆茫蕩無歸着。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妥，生息沖和，方是羣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千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

分體用，析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鼾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穹，接連

乎今古，良知以爲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爲能，而絶些勉强。無晝無夜，其靈妙從虚空湧將出來，乃是「天命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將出去，乃爲「率性之道」。此則三千萬化，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謂無？乃間亦言無者，則是嘆羨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圓融了無滯着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剖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佈，安得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別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若盡性至命，而爲天下之至誠、至聖，則道即是他，他即是道。但明顯顯纔現目前，而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纔話口頭，而外則又何餘剩。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藴盡。

芳幸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既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書。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爲人英爽高邁，且事母克孝，每謂人須力追先古。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却宗習諸儒各樣工夫，屏私息念，忘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病。賴先君示以《傳習録》一編，手而讀之，其病頓愈。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顏山農先生，芳具述「昨遘危疾，而生死能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先生俱不見取。問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先生曰：「子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能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芳時大夢忽

醒，乃知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説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終是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卧内，聞於先君，先君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

遐想十五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目諸章縫，俱是汙俗；目諸黎庶，俱是冥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開一個蹊徑，以去息念存心；别啓一個户牖，以去窮經造理。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於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脱此等苦趣。已又遐思，童穉之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嬉於骨肉之間，怡怡於日用之際，閒來閒往，相憐相愛，雖無甚大好處，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契合無違，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着力去處，難易大相徑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之妙，徵之幼穉，以至少長，果是自己曾經受用，而非虚話也。

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負荷之雜沓，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級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自朝至暮，人人有個歸着，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檢以全其命。

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玄。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

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生而不容已，混混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即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可愛者，古今人無一二；而見心爲可厭者，則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廷，便説「道心惟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果是心屬人身，形跡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

今人只曉得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强制，與孟子不同。不知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如黑白、冰炭之異，相去遠甚。曰：「可得聞否？」曰：「告子自己的話頭，現在有甚麽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而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孰爲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爲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

況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宰乎神。其布濩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説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

曷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啻告子，此後直至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絕響。却總是諸儒初起志向，愛討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既作識情，强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瞰淵日而遽增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爲靈竅，視諸塵寰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爲學好。無奈覓真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

性在現前，世之學者，漫多自許能知。無奈本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辭，先入作主，真正道脉，反作尋常。孟子憂之，故昌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事天比之知天，雖較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兩而未一，則壽夭終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以語聖神之理，恐亦難矣。惟夭壽不貳，至迹化而齊，修身以俟，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即天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即知之真處，繼而蒙其館甥貳室，即事之密處。若論曆數在躬，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乃其極至處也。

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既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已是强爲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豈不一齊俱到哉！

問：「聖凡合一，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者，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接茶遜讓，先生執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

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事乎？」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不能如聖人之恒常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不是甌子。甌子則有見不見，而性則無不見；甌子則有持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中庸》説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君既持而不恒，則是可須臾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認假爲真，不自覺耳。」曰：「此性各在當人，誰不能知？」

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大約吾人用功，須以聖賢格言爲主，不見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又謂『知其性，則知天矣』，苟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爲知也。君試反而思之，果曾如古聖賢，既竭心思矣乎？今時受用，果得如至誠知天地之化育矣乎？即不論心思之難盡，化育之難知，且如陸象山接見傅生暐，驚嘆其面目殊常，神采焕發，問之，果夜來於仁體有悟。故此性惟不能知，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如人驟入寶所，則色色奇珍，隨取隨足。或爲夜光而無所不照，或爲如意而無所不生，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前只是舊日境界，敢保未曾有知已。今我替君想像，果然平日有個知處，却是疑胞胎方離，知識未顯時爲善。今日滿眼無非紛華，滿腔多是情欲，防閑掃滌，少得安帖，認爲窺見真體。若意思怠忽，則機括便似仍前矣。」曰：「如此工夫，某亦未能。但堯云『兢兢』，舜云『業業』，恐聖賢未有不如此者也。」

曰：「予且未詳堯舜聖賢，但據君於己性真決其爲善，則是初生之時，君已受用不着。真決其要用力方善，則自孩提至今皆然。是君於性，正疑信未定之時。周子云：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此友沉思，未有以應。旁一友起云：「連日承與指陳，果見得我此身心，自早抵晚，無大失錯。即童僕二三輩，竟日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中夜想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一向路徑差迷也。」

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先生指而嘆之曰：「君自視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説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沾滯，説得又自己翻帳也。童子現

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矣。」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獻茶時，隨衆起而受之，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衆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説『動静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

此友再越旬日，過訪，欣然曰：「近復得個悟頭，甚是透徹。」先生請其詳。徐曰：「向時見有未真，每云己性有時得失顛倒錯亂，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心思一也，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心思亦爾。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主宰已定，工夫漸純矣。」先生笑曰：「君此悟雖妙，然久還生

疑。」其友不服。先生曰：「孔孟性宗，同歸於善。今子悟性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不善，亦性在時爲之。吾子以常在主張性宗，安得爲全善耶？」此友恍然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善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以遷體。試思耳聲、目色，美惡千變，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視聽明曉，一一不殊，是則心性之至善，更非物感可遷者也。」此友快然別去，數月重來，謝曰：「人言得悟，如醉夢復醒，若先生之悟小子也，則是死而復生矣。」

會中一友用工，每坐，便閉目觀心。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恐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曰：「可知炯炯有個落處？」其友頗不豫。久之稍及他事，隨歌詩一首，乃徐徐謂曰：「乃適來酬酢，自我觀之，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炯炯在心爲乎？若況聖賢之學，本諸赤子，又徵諸庶人。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歿身，不爲神者無幾。若只沉滯襟膈，留變景光，幽陰既久，歿不爲鬼者無幾。豈知此一念頭，翻爲鬼種，其中藏乃鬼窟也哉！」

問：「思慮起滅不寧，奈何？」曰：「子所患，恐不在思慮不寧，實由心體未透耳。蓋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

何起滅之可言？」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但邪思竊發，不知作何對治？」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 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 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强立。 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 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 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 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 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一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爲宇太天光。 用力愈勞，違心愈遠。

孔門學習，只一「時」字，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如初無分別。 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宰事爲，而即同經史。 煩囂既遠，趣味漸深。 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閒，靜愈久而神愈會。

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求其暫矣。 中國、四夷，朝市、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 晨興、夕寢，孩提、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 此個知能，平鋪徧在人間，洋溢充乎宇內。 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爭奈他知則自然而知，不假些子思想；能即自然而能，不費些子學習。 故有知之

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究竟古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開拓，以求個知；從新去力作，以成個能。其工夫比之不慮不學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更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途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今，敷陳訓詁，蔓延解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矣。

說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却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黽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似無而不至於無。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言思路絕，難以名狀也。

世之俗學異教，多有指思慮爲神，靈明爲精，動作爲氣。體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愈多而道愈遠矣。殊不知皆是强名，原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精、神，而精、神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之表。洞徹空澄，即海嶽之弘鉅，而迥無隔礙；靈明朗曜，即木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眼；統古今民物之竅妙，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

汝曹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粗。

以粗拙之工，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鍼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麽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説》等書，妄肆穿鑿，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光景。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黄、紅緑，映物以成，昧者指爲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爲殊方。不知此樣工夫，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有志豪傑，須早覓明眼真師，下番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剥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驀卒轉頭時候。

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爲聖賢，及講求作聖之方。輒復草草，如考論幾場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執持一點念頭，便云是存心。至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静坐端凝，以希圖聖神。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爲絶學。却不思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結？今須詳細爲子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其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不可爲，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説吾今此身，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説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但一縱觀，天機滿目。

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説，便住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禀自天

衷，孩提知能，良善又皆可指。反只遲疑不決，以致虛過終身。

問：「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便了。況看朋輩以工夫爲先者，年覺進益，空譚性地者，往往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予沉默一時，對曰：「如兄之言，果爲有見，請先以末後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工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定有所執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澹，意念亦尚安閒，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深淺，即己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兄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漶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栗而漫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道只是率性，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天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詫壅培之厚，而秀茁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効者，必功不細膩；理無根據者，必事終廢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善哉！程伯子之語識仁也。謂識得此意，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彼豈務作俢

語耶？ 良由直見天地萬物，渾然一體，故曰：大不足以名之，若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 故學者果能識得誠自己誠，己外無誠；妄自己妄，己外無妄，則一是百是，而存養克治，方是欛柄入手。 即如今日吾儕徐徐而食，食畢而起，且坐且譚，莫非本體，亦莫非工夫，固無善狀，亦無過舉，又何彼己之可分，真妄之可辨哉！ 時時如此透徹，便是萬物我備，便是學以致道，即此學字，亦從人强名耳。」

友人懇求指教。 先生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即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未能信也。」先生曰：「人有拔君一髮，渾身皆覺而呼痛乎？」友曰：「然。」先生曰：「君之心神微渺，如何毫髮便能通得？ 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 聲音寂静，如何毫髮便能發得？ 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即牀榻亦因震撼，蒼頭俱爲怖驚，推之風雲，亙入霄壤相聞。 可見頭不間足，心不間身，我不間物，天不間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爲君之知，在身而爲君之事，在生而爲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 乃一面閃瞞，莫測底裏，譬則寄養嬰兒，不識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説破，則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 此友躍然有省。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徹却，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成大片。 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揀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 不知從事乎此，而誤於事爲應迹，比擬思量，縱偶有合處，亦謂遠人爲道矣。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爲天下至有。爲天下至無，則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即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爲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爲，即不善亦何所不能爲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嘗變遷。

諸子勿謂性理神化難言，姑就此身形體觀之，有生之初，内而五臟六腑，外而九竅百骸，其精華充滿而莫定；其充滿之量，其血氣周旋而莫覩；其周旋之跡，是即所謂寂静之元而不動之神也。其善於調攝而順適之，則視聽云爲，起居食息，百般清快；不善保護而乖違之，則口眼從而歪斜，手足或相拘攣，何啻百般症候！然此等妙用，此等怪狀，則皆初生無量精華之所自充，無跡血氣之所自運也。故古來名醫製方治病，咸從無病處治之：如病在左，則鍼其右，或右則又於左取之；在下，則開提其上，或上則又於下通之。蓋的知此身之不病者其全體，而病者其一節也。此身之無病者其真常，而病者其一時也。故長善以救失，則失無乎不救；昭德以塞違，則違無乎不塞。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先生進講生，問以所自受用處。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顧諸士夫歎曰：「只恐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未達，先生徧指面前所有示之云：「大衆環視羣聽，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鳴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老

幼咸躍然而前，各有稱説。散去，諸士夫復問曰：「諸人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歎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譚，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活潑處，曾未見得，謾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意如是相去遠乎？」先生浩然發歎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然矣，又奚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聖學，是煮砂求粥也。」衆請指破，先生歎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用力執持矣。」衆咸有省。

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合體而成。其一則父母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一則宿世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見易見，而屬之陽；游魂依精氣而露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交媾之時，一齊俱到，胎完十月，出生世間，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少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心思矣。故愁慼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

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形體妙用其心，知簡澹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殁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心思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於力爲，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殁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爲徒焉已矣。

或曰：「如君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先之，以心爲陰而後之，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人並，況可以先乎？」曰：「子惡知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即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爲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故其氣弱，其象微，雖弱且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日中之身，即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舉止，毫髮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内，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聖不可知之神人矣。

「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習。某嘗觀

極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索飛鎗；極微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處處時時，未嘗之絶，此何故哉？亦只緣其物一念精專，便自然各各會到家矣。奈何眼前有場大事，較之以上諸般，甚是平順、簡易，乃未見一人肯上心者。」

游大夫問：「養生家守中之訣何如？」先生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謂鬼窟，吾人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滿六合，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

癸丑先生過臨清，忽遘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惕而目輒不瞑，擾擾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爲善學者乎？」先生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消，血脉循軌。

詹明甫問曰：「學貴靜乎？」先生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

失静。」「體功宜何着？」曰：「心兮本虚，致虚要矣，何着明？」「甫以寂爲疑，先生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烱然而精光旁燭，軒然而氣宇高翔，心游象數之先，日絶剛風之上。」

先生嘗謂知友曰：「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吃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終不悔避。」

先生語諸孫曰：「予自念年來此道關心，夜分方合眼，旋復惺惺。耳聽雞喔，未知何日得安枕席？」又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

此心之體，極是微薄，輕清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曉事，却使着許多粗重手脚，要去把捉、搜索。譬如一泓定水，本可鑒天徹地，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世人惟怪水性難澄，而不知原係自家亂去動手也。

學者須過信關，未過此關，大信則大進，小信則小進。既過此關，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説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刻不放，後日方有成就。

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人》篇舉兩間夷狄禽獸而總名之曰「人」，此孔子

《大學》之旨也。

萬左史問疾，先生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

先生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彀手乎？」友人曰：「有彀手，有不彀手。」先生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何等不思不勉，何等從容中道，如何便不彀手？」

先生語曹胤儒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親長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向某兄弟歎氣。歸途謂族兄：『此兄無不如意者，❶而數歎氣何也？兄試謂：我兄弟讀書而及第，仕宦而作相，臨終是有氣歎否？』族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尋不歎氣事爲之。』某于時便已定志，吾子勉之。」一日，徵儒新功，儒對以理會無思無爲之本，使此未發時澄澄湛湛，則隨時隨手，順達將去。先生曰：「此亦幾於并歸一路，甚好。然有所見，莫不是妄否？無思無爲，莫不是着想成一光景否？亦果能時時澄湛否？隨時隨手果能動中否？」儒無對。先生曰：「如吾子所見，則百歲後易簀時，欣欣瞑矣。吾則以爲真正仲尼，臨終不免歎口氣也。」次早梳洗頃，先生顧儒大聲曰：「大丈夫須大放些志氣，莫向鬼窟裏作活計。」

許敬庵謂先生曰：「公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久後難以結果。」先生改容進

---

❶「如」，原漫漶不清，據《盱江全集》改。

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承教謂『大而無統，博而未純』，某竊意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乎地命，亦自純。故三才合德，乃成聖果。若舍大以求統，舍博以求純，則世儒之把捉意念，務悦羣情，徒爲虚花，又安得結果而言統且純哉！某病不大且博也，大且博，非某病也。」

羅子後語

夫道之難明也，則明於儒之難也。蓋儒者習於道之繁且難，而不知簡易直截之旨，聖人之所尚，彼惟尚之而不得，而漸至於繁且難也。而後有揭其簡易直截之旨以示人，而世遂羣詆之曰「禪」。夫禪，特聖人之所尚簡易直截者也，而豈有二哉！是以後儒之聖者，畏其禪之詆，而故繁且難其言以避之，陽明子亦不免也。

近溪子生陽明闡道之後，膽加雄而語加峻，時出其簡易直截之旨，而猶不盡去其繁且難，如善兵者，出羸卒以嘗賊，而匿精騎於其中，雖竟以之取勝，而猶未免委其所嘗。夫世有抽精騎於十五，而獨以其堂堂之陣鼓行於天下，則又愈於委所嘗以疑敵，而幸其勝於萬一者矣。此周望氏摘近溪語録意也。夫語道而至於繁且難，其於道甚遠，於學道者又甚苦，終其身繁且難，而不造乎簡易直截之域，又終不可以有獲，則學者亦何樂乎？必舍彼而爲此也。若此録者，雖世之好繁且難者視之，吾未見其不悦也，悦而後可以進於簡易直截之域，道不難明矣。故出貲而梓之，而題其後如此。山陰何光道

羅近溪先生語要後敘

近溪羅先生倡道盱江三十餘年，其學以求仁爲宗，欲學者識取不學不慮初心，爲入聖真脉路。其言洸洋辯博，讀之令人灑然有會心處。顧海内信之者十七，而疑者亦十二三，會稽陶石簣先生，乃節取其言之精者，輯爲《語要》，由是先生論學之旨趣，躍然如玉光劒氣，貫虹衝斗，不可得而鏟埋也。荆溪侍御吴先生大人，見而悦之，命彦再刻以廣其傳，且自傳其疑情于篇端。彦竊謂古今論學者，不難於信，而難於疑，惟大疑乃成大信。魯《論》二十篇，屢言爲仁，而未嘗直指仁體以示人，惟孟氏乃言之。觀其指惻隱于乍見，發真心面目于有泚，而徐行後長，直以爲步趨堯舜，談何容易乎？先生之言，大率類此。初讀之恍然汗下，久之反成玩弄，而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從兹熾矣。嗟乎！此非先生之罪也，不善學先生者之罪也。譬之北轅者期見恒山，及其望之而趨，終其身有無限塗轍，惟坐謀適國，固當不能跬步耳。先生之言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説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刻不放，後日方有成就。」此與善信美大聖神之旨何異？而乃謂先生爲僞學立赤幟也。難者曰：「如是，則孔子先行後言之訓，宋儒居敬窮理之説，儘可持循，而何必不學不慮之云，使學者得借以匿心邪？」彦茫然罔措，竊意此處須如孔子發憤志學方識得。今姑明先生之苦心，與夫諸先生之輯之、疑之，爲均有憂焉而

然也。如以言而已矣，疑且未能，信于何有？萬曆甲辰孟春，江西按察司副使薛士彦頓首拜書。

題近溪子集

余曩爲近溪子題《疎山會語》，其詞甚俚且戇，近溪子不以余爲迕，若謂有契於心者，梓而傳之矣。頃杜生來自滇，將公泉胡大夫命，復以其集問序於余。嗟，余於近溪子竊附忘言之交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余茲有積疑於衷，非近溪子未余釋也，藉手以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魁儒，歸然負山斗望者，其譚說名理，若蒙霧觀花，隔鞾搔癢，不獨無當諸慧日，即庸虛如余，讀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其生卒，而仰遡其心神，則固皭然粹然，大足媲美前脩而楷程後進也。藉令其人而在，雖負牆執鞭，所欣慕焉。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于無始，細入於無倫，大者罩天地，而闊者範三九矣。徐視其履，乃多不厭人心者。恒言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恒言萬物一體矣，而不免介睚眦。目足身口，自相背而馳者種種也。孔曰「觀行」，孟曰「論世」，其謂何？此余一疑也。又余往賴師友提誨，稍稍有聞，衷亦妄自信，謂得矣、得矣。竊見一二學者，猶然堂閫之見，井管之窺耳，乃輒謷然自是，侈然自矜，若前無孔孟，後無程陸然者。彼實自負若此，無縫可下鎚矣，心竊哀之。困反身循省，安知余所自信者，非堂閫井管耶？又安知人之哀余者，不猶余之哀彼耶？此又余一大疑也。蓋時時赧然汗、悚然懼已。若余與近溪子游從來矣，時聆其大言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

言，即其誠言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超然灑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於民物而油油然，熙熙然，日見之履者，即其所語語者也，蓋實有諸己矣。故又冲然欿然，未嘗施施然自是而自矜也。亡論初機淺學，即披淄操觚者流，苟一言有幾于道，未嘗不讚嘆而謹識之，如獲拱璧然，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吁！世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顧余前所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得于心也，近溪子何以解之？雖然，耑精于身心性命之微，恥矜妍于文字之末，實踐于親親長長之際，不馳騖于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以裁之也？萬曆癸未孟夏之吉友弟天臺山人耿定向言。

近溪子集序[1]

起生嶺東，幼奉庭訓，即慕白沙先生之學。年二十訪道金陵，邂逅黎子，一語豁然，徵其所自，則師近溪羅先生。次年起第翰林，而先生以賫捧入京，乃修贄門下。時屨常滿户外，起惟注耳目於先生，而不敢有所問焉。竊自謂向所得於黎子者至矣。先生歸，于今十年，黎子以先生命，訪起于羅浮，攜集數卷以示。展卷竟讀，乃忽覺超然脱繫，翻然出樊，走於莽蒼廣莫之墟，而搏飛於九萬里之上，然後嘆曰：「道其至矣乎？」而爲之頌曰：「簡則有功，易則有親。纖毫費力，尚隔一塵。」然而起於是乎，益知此學之難也。夫學患無所聞而有所執，又患乎有所聞而有所執。無所聞而有所執，謂之罔；有所聞而有所執，謂之病。病而莫吾瘳也，大命亦隨之耳，可無畏乎！學者，學其大者也。學其大者，爲大人者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以大人之心建諸天地必無所悖，考諸三王必無所謬，質諸鬼神必無所疑，百世以俟聖人必無所惑，非意之也。惟見赤子之心者，爲能一以貫之，若目覩白黑而耳接聲音，舌嘗甘苦而鼻納香氣，皎然其昭察其著也。嗟夫！學患不見赤

[1] 此序自標題至「而搏飛於九」一百五十一字，原脱，今據杜應奎本補。

子之心而已。而學者稍悟良知之説，輒起執情，障我空體。天地何安？日月何行？四時何運？鬼神何靈？蓋錯認主人而迷失赤子者也。是以君子憫焉，非欲憫也，蓋不得而不憫也。吾師乎！吾師乎！獨脣吻而不倦，老將至而不知，手識所説，以成是編。兢兢然畏學脉之稍差，以誤天下萬世。而其言一宗孔子，歸之於天命，證之於赤子，而無他説焉，可謂醇乎其醇，粹乎其粹者也。信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學大人之學者，此其的乎？大司寇天臺耿楚翁爲之標識，而建昌郡守季公捐俸鋟梓，可以觀同心矣。嗟夫！人一也，而有大人；學一也，而有大學；聖一也，而有大聖；心一也，而有大心。起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宇宙之内，必有大人焉，具大心，學大學，作大聖者，於先生之言，旦暮遇也。不敏特書此以俟。時萬曆丁亥仲春之望，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會典纂修官、充册封正使、羅浮門生楊起元頓首書于盱江傳舍。

敘近溪羅先生集

往歲以督楚漕艘赴淮徐，解后近溪羅先生于真州。時舟次語間，見先生之襟次灑落，心體平易，而舉中和之説爲余告，尚在耳也。別後參商，無從緝晤。萬曆己卯，予叨役滇之金滄，則先生已還盱江。然先生之去滇才二年，其宦績昭昭人耳目。矧予攝金騰兵務日，尤稔聞先生政事之大。蓋實能行其所學，而非徒騰口説爾也。當其時，緬勢猖獗，諸土司爲騰藩蔽者，被其迫脅，兼翼以木邦之驁黠，焰逼金齒。先生以總屯握該道符節，駐騰衝策應其急，議主出兵爲角莽者聲援，以遥制之。事雖中阻，迄今士大夫壯其氣，其勇於有爲如此，則豈徒空譚者哉！今先生還盱江矣，迺西及東公署多先生手澤，而一字句皆喫緊爲人盛心。予於先生投分雖淺，神交則深。即所發義理之勇，認真持定，不奪於利害，不怵於毁譽，不摇於榮辱，固子輿氏所謂浩然氣也。使得竟其施爲，於邊方裨益豈淺鮮哉！頃予從金滄還洱海，甫及期而先生之門下士杜君應奎者，以先生平日存藁若干篇，來乞予言，重以滇中長者麓池郭方伯公命。方伯公，予公祖，杜君又不遠萬里而至，則烏能辭。予惟言者心之聲也，行者言之實也。學者心有所見，則宣諸言而成章爲文，措諸行而成章爲業。子輿氏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尚友也。則學者固有行不逮言，味空虚而鮮實用者矣。要之，不盡然也。論先生之世之概，可印證矣，空譚云乎

哉！予於文未能學，問學弗工，奚足闡先生所得之蘊？第於先生之躬行其言者，偶聞一二於滇雲，故摭以塞杜君之請，而復郭方伯公之命。若夫品藻斯文，自有知言者爲之秉筆，非予事也。於是乎敘。時萬曆壬午歲仲秋之吉，賜進士第、朝列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前禮部儀制司郎中、奉啓督理湖廣糧儲蘭谿公泉胡僖撰。

刻近溪羅先生會語敘

余與近溪羅公同舉癸丑進士，爲相國存齋先生門人。先生嘗講道京師，公獨篤志先生，與同年十數輩日侍先生側，余亦叨與，得聞所未聞。後授官，各各散去之四方，不得會者數年矣。乃後有事京師，復得會於靈濟宮中，各質所得，殊多裨益，別來又數年矣。萬曆甲戌冬，公始以副憲來滇，再得會公於滇中。公學益精，力益勤，而從游者日益衆，欲倡道西南。會同野李公繼至，與公同志，又合併暘谷方公、西巖顧公、禹江張公、漸江張公、一水陳公，諸君子講學五華書院，日孜孜不倦。諸生不惟得領諸君子文學之教，其所薰陶培養者多矣，幸不大哉！公一日出家居富美堂及令五華書院所集公與諸公講義共二卷視諸生，諸君子見而喜之，恐其久而或逸也，屬同年暘谷公敘之。暘谷公謂其言有裨風教，當梓傳焉。合而刻之，一題以「五華會語」，一題以「雙玉會語」。既敘其端，而近溪公之門人杜生應奎又欲歸之書坊，以廣其傳，附公近日巡歷六詔與余鄉中谿李公、寅所嚴公輩論學之辭數章入梓焉。類而編之，分爲三卷，題曰「近溪先生會語」，徵敘於余，以識歲月。余喜得附名諸君子後，故樂爲之書。萬曆丙子孟夏月朔日，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兵科左給事中昆明麓池郭斗書。

刻羅近溪集序

近溪羅公篤志好學，從姑山房，舊所藏修處也。歲嘉靖甲辰，得雋南宮，病不赴廷試，歸而益理舊學。以所嘗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説，得孔孟正宗，標示千載學脉，惜分扃户，默識而日深省焉。凡微而藴之性情之寂感，顯而著之倫物之酬酢。粗自塵芥，而入於神化之精；近自瞬息，而達於古今之變。無顯微，無動静，無精粗，無遠近，體驗久而真見所謂良知之體，不假思慮，無所不該。天人道器，圓融渾合，而包括於方寸靈明之中，致之而所以彌六合塞天地者，皆具於是。奈何雜以支離者，封蔽其本真；而彼爲一切惝怳之説者，又舉而空寂之耶？揔《近溪集》計十萬餘言，其間正説廣譬，爲類不同，要之，皆根本良知，不詭於正中。間嘗强起出山，歷中外而始終四十餘年，專精此學。其志定，其養静，其所得日宏以邃，所謂支離惝怳，足以榛蕪正學者，隨所感遇而辨正之。是集所載，殆可以羽翼陽明，而足窺孔孟之微矣。公昔守寧國，嘗講學水西書院，余時爲諸生，心竊慕之，而未識其人。及登仕途，舟過東昌，一接公於郊亭，見公神王氣舒，藹然有道之吉人也。逆旅中俛仰云別，不遑假留，以聞緒論，去而深以爲嘆。又十餘年，甲申，余貳越州，而郡守蕭君乃往在水西與聞公論學者，道公學稔，方慰所東昌未聞。未幾，而余適有盱江之役，又冀得以從公遊山房就正，而償所夙

願。乙酉春，抵郡，問以政事之暇問學於公，媿未足以闖公之藩籬，而虛負猶之往日。隨亦以計事入都，丙戌首春，見天臺耿先生於邸第，授以是集，手加評隲，謂可傳也。乃於水陸歸還披誦卒業，及以所聞於公者參互印證，稍見一班，遂刻而傳之，藏板山房，報成事於先生，而併識所願學之意云。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建昌府知府季膺序。

近溪子集　禮

楚黄友人耿定向評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

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以天下爲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圓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修，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治、平之始於誠、正、修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爲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夫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固必先修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者焉；欲人己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於誠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爲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爲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物皆當其則，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於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止焉，則意可誠、心可

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爲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可見知先後即知所止矣；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后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爲本末，而本末之爲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説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爲物之本，所以爲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則誠意爲合格，否則爲出格。」

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懇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修、齊、治、平，節節爲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説來，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爲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住，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虚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非其勢之所必至也哉！

「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孳孳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孳孳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天。又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又是從知立本以及其末來也。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詳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將成乎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則即接着『定而後能靜』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則自然外誘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爲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狥好惡於倫物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

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絜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凡用人者用夫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是非明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

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爲《大學》一章，以爲修、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未專以孝、弟、慈爲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爲法。芳自幼學即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見，黽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繹誦我高皇帝聖諭，衍爲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明，而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輒述鄙見，以便請正於諸先

覺云。」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

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諟之而明命在我，❶上帝時時臨爾，無須臾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静虚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無斁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説命之難知。而所謂『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説『民鮮能已久』，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須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此『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而吾圓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況於穆不已之命之至耶？

「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説『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群聖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絶形象而尤爲大也。是以其道則爲至聖之道，其德則爲至誠之德，

❶「明命」，原誤作「明明」，今據杜應奎本改。

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氏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切群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聖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蓋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蠒方熅，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

「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即所以爲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群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至也哉？

「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平生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於性命之源。以想度爲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爲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如任，如何如和，❶如何而多學而

❶「如何如任，如何如和」，《盱江全集》本作「如何而任、如何而和」。

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而知，即所以爲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即所以爲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温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

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遊聖神堂奥，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則解者紛紛，竟未能愜人意，何也？」

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爲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即

是至善否？」

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爲『明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爲萬世之格則，而萬世誠、正、修、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格至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

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復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其心自静，其身自安，以慮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即一箇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善。蓋明、親這箇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爲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爲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衍說一遍。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修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

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箇至善格子，而爲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書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湊。」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此篇與禮何關。」

曰：「禮有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爲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爲之，家、國、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孩提愛親敬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也哉？」

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修作則，便終擴充不去，守規矩而爲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

無殊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奥？」

曰：「先賢亦云《大學》爲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序，則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有一習《禮記》者，愕然曰：「先生豈常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筆也。蓋他分明自説『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則鋪張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甚明。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鑿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

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箇，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説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

下萬世也哉？」

問：「《中庸》雖説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

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蓋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爲而爲，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静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已。」

問：「戒謹恐懼，説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

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況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睹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幾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爲念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❶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以前氣象』，其意何如？」

曰：「二説俱大有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説。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性情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雖寂静之時，方是未發，難説平常即是也？」曰：「《中

❶「養」，原脱，今據杜應奎本補。

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 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 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汝於上下文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 不於此處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 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要『致』？」

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 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箇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 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爲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爲天下之達道。 大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中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是達其太和。 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 品節斯，斯之謂禮；鼓舞斯，斯之謂樂。 相安相

忘斯，斯之大順之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

曰：「前在京中會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爲然，請爲諸君誦之。『大哉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儀，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充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至道終不爲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於古訓，問於師友。如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極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温故。故温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爲崇禮而言也。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爲下時禮以爲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興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温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

萬物皆吾度内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問：「『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與孝，又何分別？」

曰：「亦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的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後能踐形，即目明、耳聰、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性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衆共嘆曰：「善學者，在父母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

問：「孝弟爲仁之本，孝弟之道亦多矣，如何方是爲仁的本處？」

曰：「賢只目下思量，父母生我，千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母望我，千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已，便自然知疼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皆惻隱，遇物遇人，決肯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如此，却恐流於兼愛。」曰：「君之所恐，却不會流矣。但或心尚殘忍，無愛可流焉耳。」

問：「夫子十五而志於學，學何學也？」

曰：「學以成乎其人者也。故聖門宗旨，的在求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夫人生之初，則孩提是已，孩提所知，則愛其親、敬其長焉是已。愛敬不失其初，則舉此加彼，自可達之人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人曰『大人』，學曰『大學』矣。然則吾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

之『矩』，其即所謂『絜矩』之『矩』，而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正將運斯世之矩於其掌，而畢所學之志於其初者也。」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見他甚麼來？」

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辯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況此段精神，原關繫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説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説少能與不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與他問辯而接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説『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他造化好，却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

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説，眼便皆是替他看，而耳便皆是替他聽。顔子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乎喪嘆也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顔、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爲知之」一章。

曰：「吾輩爲學，蓋學聖也。聖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即告之以明通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顔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奈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爲聖；雖曉得從知處入

聖，而不曉得理會知所以爲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爲知也。』蓋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明而後爲聖耶？如此爲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況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即能知之也。又問汝：『此事此理，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

其所不知者，而後爲知也哉？ 況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 眞是擴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中矣。 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

曰：「如是學聖，果然簡易，奈何聖門諸賢，如子路，則門人記之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子貢，則夫子問之曰：『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想其勤力學問，何等專苦！ 顧於易簡處乃竟錯過，何也？」

曰：「夫子當時亦甚以二賢不相知爲憾，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 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 觀子路當葉公之問夫子，則不能對。 觀子貢答公孫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多見以識其理。 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是多聞而多識也。 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 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隨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眞體也。 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 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爲二賢而發，於二賢竟未見他悔悟。 今欲將此兩章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令人朝夕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

一矣。」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一夫相與議論，因某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英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已者矣。

問：「季路問鬼神與死，而夫子未答，何也？」

曰：「聖人詞婉而蘊皆深答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

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之？」

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❶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即明而遠矣。然周子論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也。』則公又是明遠之所自來處矣。」曰：「浸潤不行，果是能公於人，但不知如何是公於己也？」曰：「豈惟人有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也哉？於己亦有之也。今人爲學，立志向道，其習心未除，時復往

❶「至」，原誤作「正」，今據杜應奎本改。

來於中，幾微隱約，不斷其根，久將發作。又或想像毀譽之難當，得失之難堪，令人不覺寒心動念，即吾心之浸潤膚受也。苟非至明至健，一刀兩斷，幾何不爲所譖所愬而奪我定志也耶？ 如此不行，方是廓然太公；既是廓然太公，則物來自能順應矣，何明遠之難到耶？」衆爲躍然。

問：「中行與狂狷，體段何如？」

曰：「其體段本是一樣。觀《易》謂『中行獨復』，則其特立徑造，與動稱古人，而踽涼卓越，氣概正同。但其復自中通，美體暢發，視行之不掩者，則有間耳。孔子謂顏氏爲『庶幾』，而告以『克己復禮，一日而天下歸仁』。至四代制作，則直許其上下千古焉，此正獨復之能事，而中行之實德也。後世欲慕中行，而不從狂狷之志行求之。噫！ 吾見中行之不可復識也已。」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乃爲浩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爲涕下。」

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 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 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

有友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

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問「仁，人心也」一章。

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爲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由之路而爲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凶咎，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鷄犬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而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爲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庳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爲主宰，發則爲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爲輕也。慎之！慎之！」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説義，何如？」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充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一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爲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充者也，充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己。不以言餂，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爲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仁、義、禮、智、信皆仁也。」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各各章旨自殊，難說皆格物也。」

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修、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删述以爲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予亦敢謂其格至善也。」

曰：「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大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蓋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纔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纔成得《大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極則，視其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群賢一齊推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奚以哉？此格物所以爲古人一大關鍵，不辭罪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今乾坤之兩儀以見大意，獨太極猶未言及，恐終是無頭學問也，亦請畧言大意何如？」

曰：「《易》理難言，不止今日然，妄意亦嘗窮索，又不敢以難言而遂已也。蓋『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即如周子云『無極而太

極』，又以贊太極之辭，亦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

曰：「《易》之外，固非別有太極矣，然《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此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周文三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看，便謂太虛中實實有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八卦分列，其支離瑣碎，寧不重爲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爍爍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問：「日月即是陰陽，陰陽即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

曰：「此只看『易』字，則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陽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統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德便頃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而合一體，陰陽雖二

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家，只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叫男作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叫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之道也哉！」

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如？」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淺近而窺，輕易而説。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曰『潔净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内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净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曰：「易象之贊，必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所以君子『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氏獨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悦諸乎心也，則曰『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將一生精神全付打出，可見渾

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充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吾人可漫漫輕看也哉？」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曰：「顏子之一日復禮，是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爲時；時而動之天矣，則爲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來也歟？」

問：「顏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也？」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己』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己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觀『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健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説『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又説『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顏子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

曰：「『克去己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遽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克己』『己』字也，如何作得做由己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況『克』字正解，

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己之『能』與『勝』處，難説《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

曰：「顔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❶ 蓋視、聽、言、動，皆身也。視孰爲視，聽孰爲聽，言動孰爲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脉，只説『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爲仁由己』，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口口聲聲只説個『性善』。今以己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顔、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冒昧陳説。若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還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爲實有諸己，況七十之與三千，又況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幸大家早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疆也已。」

問：「復，何以能自知也哉？」曰：「是則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

❶「謂」，原誤作「未」，今據杜應奎本改。

道，而雖愚必明者也。」

曰：「孔子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物者也。」

曰：「格物之本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知也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是天下本在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之極其敏焉，則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必有倏然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爲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銃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倏忽而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已獲奇效，却抄方遍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衆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久有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爲不謬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顔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見紜爲，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

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黄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❶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爲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覩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中庸』也。❷蓋此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處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雜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門自顔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也』，縱口說不倦，而未有人聽；『從心所欲』，縱身體不厭，而無有人喜。走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況無聖人親自呼覺，又可奈何？其後却虧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在前，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吻合，一氣呵出，說出人性皆善。至點掇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諍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害』，即『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顔子，又不知何如。予嘗竊謂孔子渾然是易，顔子庶幾乎復，而

❶「界」，原誤作「略」，今據杜應奎本改。
❷「中」，原脱，今據杜應奎本補。

孟子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不于《易》，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于孔、顔、孟也，亦悞矣哉！ 亦難矣哉！」

問：「君子自强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恐庸醫不免殺人也。」曰：「吾聞此言，亦甚恐恐，願施一方相救，何如？」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藥，起死回生，却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絶也。蓋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説發狠去覺照，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説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

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用不去，便須回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蠻做也耶？ 然此弊却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爲細説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耳。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説『道心惟微』，微則

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妙，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後彼也。」

曰：「今承指示，亦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甚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辦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願共勉之！」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謂之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奈行不著，習不察，能勝而掩其知爾。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

皆屬於知，是以勝而掩其能。故乾坤皆易也。❶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虞廷『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初則說個『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

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道心，則分明是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衷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爲，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目耳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縱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聽視、形骸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贊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庭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而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舍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況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

❶「乾」下，原衍「知」字，今據杜應奎本刪。

則精後歸一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此語與『人心惟危』不大相矛盾也耶？」曰：「此便見學問當惟精處。蓋虞庭是先言人心，則人而未道也，所以惟危。孔孟先言仁，則是精研到極處，乃説出個人也，人心也。此人心却是與道爲一者，所以不妨説人心也。况此正是虞庭傳心的要正脉，請爲吾子詳之。今人只知虞舜論心，重在於道，却不知重在於人；今人只知虞舜論工夫，重在於精，却不知重在於一。何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者，天地之心也。故非人，何處安此『心』字？非心，何處安此『道』字？故道虚而心實，心虚而人實也。『道心惟微』，即如金寶；『人心惟危』，即如鑛石，未經鍛煉，則粗劣其所不免。惟精以鍛之，則其心初止是人，漸次人而化作道矣。其人初雖是危，漸次危而化入微矣。精之爲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妙悟能徹，乃見精通。志精悟精，則如善射之久視，雖虱可大若車輪；跛鱉之守卵，即隔江氣貫乎彼岸，微渺道心，充塞乾坤也。况我此人有不通身浹洽，而此身危動有不帖體安静也哉！從是毫無欺昧，謂曰『精嚴』；私不妄染，謂曰『精潔』；晝夜常知，謂曰『精純』。嚴潔且純，則靈明透露，人非是人而道矣。生化活潑，道不自道而人矣。人即道，道即人，則最初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到此全盤捧出，信目以爲明，任耳以爲聽，從心所欲以爲矩，無爲以守至正，是即所謂『允執厥中』也。究竟所允執者，只是此個心，心又只是此個人也，豈不與『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同

條而共貫也哉！故《中庸》謂舜『好問』『好察』而『用中於民』，知吾民之中，爲舜所用，則舜所允執，獨非人心之中如何？所以道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中庸》又謂思修身不可不知人，百世俟聖不惑，亦只知人。知人也者，知其性之皆善也。知性皆善，方思己身是道、是中，自不容不反而求之矣。孔孟聲聲口口，只喚人反己，既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君子求諸己』，如指示貧人以一窖金寶在此相似。無奈學者氣浮心粗，逐外成性，不肯向裏掘求。非惟不肯去求，抑且有言不信，就是高等如樂正子，且疑善非實有諸己，其他則都與孟子喧嚷一生散場，却不意虞庭傳心要妙，吾輩復覩今日，則我大明信大明也，可喜可樂，且可慶賀。」

問：「看來四書五經，原自渾融，其要只在得個頭腦，何如？」

曰：「經書固在得其頭腦，然頭腦亦不易得。蓋今世有志講學者，多樂從易簡，謂『六經註我』，不復更去講究；有稍知講究者，又舊時氣習已定，謾將聖賢精微之言，也同套話解去。予弱冠亦蹈此弊，後感天不擯棄，遇人折挫一番，方纔痛恨追悔，再不敢將聖賢之言輕易忽略。從是愈去探求，則愈有滋味；愈脱舊見，則愈有新得。及看人謾將經書比倣道理判斷，則每爲之寒心震股而不能自安。於是漸漸有個入頭，亦漸漸各處通貫，乃知聖賢主宰乾坤，生化民物，只靠着數本經書，甚欲敬告同志大家信古敏求，以莫負此生好時光也。況我明制科，原是專主經義，後生晚進，引他上得此路，則不惟身心終有下落，而目前舉業亦自脱越等流數倍。今世儒

紳得此意者，多能芥拾青紫，則培養真才，爲益又宏且多矣。願共勉之！勉之！」

孫羅懷義　懷禮　懷智　懷信
懷敬　懷忠　懷祖　懷本
曾孫羅萬會　萬象　萬貞　萬里
起元等重梓

近溪子集　樂

楚黄友人耿定向評

問：「今時談學，皆說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曰：「如何是『似無而有』？」曰：「先生雖隨言對答，然多歸之赤子之心，便是『似無而有』也。」曰：「如何是『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却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也耶？」

曰：「孔孟門庭，果然風光別樣。吾子以『似在有無之間』言之，却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原日初生，亦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爲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養成，而非他也。」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是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耶？」曰：「今言學貴宗旨者，是欲使吾儕有所憑據，好去執持用工也。若只如前說，我問你答，隨聲應口，則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到白首，終同凡夫，又安望其有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決之公案，然却是千聖同歸之要轄也。其端只在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庭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

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却言不止精微，而曰『潔淨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即所謂『玄之又玄』也。若如書舍所刊集說、講說，則膚淺粗浮甚矣，世人無識，翻喜他有個宗旨依循，好去研窮踐履，謂能到純熟，即便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關，壅灌稊稗而望食佳餐』也，惡可得哉！」

曰：「今時勿論世俗是非，且請教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欲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莩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至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是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爲『潔淨精微』也已。」

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子若不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塲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爲問，我亦莫可爲答也已。」

問：「舟中清夜，何以見示？」曰：「吾人須是得個頭腦，其學方有着落。但頭腦極是難得，今只曉得用心去向，久則自然有些入處。且如孔子贊《易》，説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説伏羲，却即説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則學問頭腦，安得而不的確？」

曰：「道體本自充塞，必如孔子言説，方見其用昭著。」曰：「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我聽汝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即孔子當日一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終日終夜，只爲此一事也耶？」

曰：「只爲何事？」曰：「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爲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神農，❶平生盡嘗百草氣味，將來碾磨熬煎，求出一顆靈丹，接續本身慧命，點化一世凡胎，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神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百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便畢竟得之，既能統萬爲一，復能貫一於萬。豈似吾儕悠悠度日而漫漫爲心也哉！」

曰：「我今聞師之言，心却覺得明了也。」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説。蓋有意見曉了以爲明者，亦有心神孚契而爲明者。若果神相孚契，則言入汝心，即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頓融，雖千片百星，頃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與金塊頭尚相牴牾，則其照曜雖明，而其光精則猶未徹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

❶「神農」，原誤作「伏羲」，今據《近溪羅先生一貫編》改。

反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爲吾有也耶？」

問：「今早復如何見示？」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天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既説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説？」曰：「如何若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遇師提撕，便自覺是仰觀也已。」

曰：「吾子此語，似知當下理趣，但於聖訓，却全欠順妥。蓋他文句原説仰觀天文，據汝初説，都在吾目中，是精光之照察廣處；次説仰觀了，是心目之感應神處；次又説得我師提撕而然，是人己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揮底藴，總是觀目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由平時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却不知聖賢精神不離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釐不至差爽；應響如空谷，洪纖互相低昂。問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念點水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强不息』，只在『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二句。然則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方可入，而堂則未學亦可升耶？」

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然嘆才之惜，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明白説出，其曰『不踐跡』，正是見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是惜他徒有善處。觀孟

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矣。若以他因不踐跡，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皆是踐跡，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真爲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蓋子張原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人之意。夫子卻揚而抑之曰：豈爲現前諸人不入室，即善人雖能不跡而善，然亦不入室也。今竊共諸君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麽去處，果是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只是顔子，然以不見其止爲惜，則他又更何説哉？某每誦德行分科，謂爲英才之盛，殊覺其爲人品之衰，後參對軻氏顔學去處，把來一齊推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冉、閔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則須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即爲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卻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己』也。夫善而固有諸己，即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爲吾儕共致勗云。」

問：「君子有三畏？」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人以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修吉悖凶，人於天命，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巍巍，人何敢狎？登山觀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

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之良，雖渾全天畀，而不慮不學，則體極希微，莫説常人難知，即豪傑才辨之士，亦無從理會，知之不能，❶況望其恭敬奉持，而兢業承順之不違耶？惟如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人是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口道夫子有是之迂；敏於悟道，莫如子貢，然順口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之驗耶？至孟子，則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辯駁，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已，亦在疑信相半之間，況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安能爲諸賢諱耶？」

問：「後儒談學，多極分明，即如心之一言，必説其體段何如，其根源何如，其發用何如。今看《大學》釋正心，却所言甚簡，何其與後儒不同耶？」曰：「聖賢之言，豈尋常可及，但細細看來，言雖簡約，然極明盡。即如《大學》之釋正心，只言『心之不正』，而心之體段及根源發用，無一不備。與《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爲『大本』，和爲『達道』，互相照映，不待言詮而自可意會也。」

曰：「學至誠意，則天德王道，俱可備舉，何故復言正心、修身，縷縷不置耶？」曰：「子言雖是有見，而道理則未盡然。不觀《中庸》説誠，便細分幾樣：有曰『誠之』者，有曰『誠』者，又有曰『天下至誠』者。配而論之，曰『誠之』者，人之道，即所謂在

❶「知」，原誤作「不」，今據杜應奎本改。

誠其意而擇善固執，有許多着力去處説也。既須着力，便好樂憂患，不免微有方所，須是涵養既久，思勉漸消，方是意誠心正，而近乎『誠者天之道』矣。夫知及仁守，心純天理，所學豈不精熟？然光輝之發，未即盛大，則莊蒞動禮，難説不假歲月以條達而宣暢之也。由是而明著動變，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斯爲至誠能化，而大人之事畢矣。若一言蔽之，則果然誠之外無可增益也已。」

問：「某欲爲人，請教如何存心？」曰：「爲人即存心矣。」曰：「心若不存，如何爲人？」曰：「心不先知，如何去存？」曰：「請教如何知心？」

曰：「知人即知心矣！子觀《洪範》，説人有視、聽、言、動、思，蓋大體小體兼備，方是全人；視、聽、言、動、思兼舉，方是全心。但人初生，則視、聽、言、動、思渾而爲一；人而既長，則視、聽、言、動、思分而爲二。故要存今日既長時的心，須先知原日初生時的心。子觀人之初生，目雖能視，而所視只在爹娘哥哥；耳雖能聽，而所聽只在爹娘哥哥；口雖能啼，手足雖能摸索，而所啼所摸也只在爹娘哥哥。據他認得爹娘哥哥，雖是有個心思，而心思顯露，只在耳目視聽、身口動叫也。於此看心，方見渾然無二之真體，方識純然至善之天機。吾子敢説汝今身體，不是原日初生的身體？既是初生身體，敢説汝今身中即無渾純合一之良心？漸漸湊泊，將來可見。知得人真，便知得心真；知得心真，便存得心真。雖汝初學，不免要着力點檢、操持，然較之竅路不明，而粗蠻執滯者，自是天淵不類矣。」

問：「某今日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 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爾。」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 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

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 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 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 如此明辯到底，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衆皆躍然有醒。

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言守静，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 有頃，一友率爾言曰：「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慎恐惧耶？」余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惧，但奈何他却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惧？」其友語塞。 徐爲之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様。 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

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天地之性人爲貴。夫天地萬物，性原一體，如何只說人爲貴耶？」曰：「譬如人之登第，同是進士，然選來衙門，却有不同。若外補，便見在內者更貴；內補別衙門者，便見在翰林中書者更貴。此則因所居衙門而分，難道進士有殊也。知此則知天性矣。」曰：「如此，則恐人物太無分別。」曰：「也有分別處，但分別則不在性，而在性之能覺與否。蓋人則其氣清正，能覺者多；物則偏濁，而能覺者少也。譬則進士選官，以作縣爲最末，❶然作縣行取，多入吏部科道，是又反超越一切衙門矣。此無他，其地步本高，而科第無殊也。世言物類莫賤於蛇，然蛇知潛修，多成蛟龍，其變化飛騰，又萬夫莫及矣。此無他，其性天本靈而與人同貴也。故知悟覺在人，極爲至要，能覺則蛇而可龍，不覺則人將化物，甚哉！其可惧也已。」

問：「今日爲子盡孝，莫大揚名顯親；欲遂顯揚，莫先立身行道。吾儕求道，非不切切，無奈長時間斷處多。」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某之志願，常欲照管持守此個學問，有時不知不覺，忽然忘記，此

❶「末」，原誤作「未」，今據杜應奎本改。

便是間斷處也。」曰：「此則汝之學問，原係頭腦欠真，莫怪工夫不純也。蓋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方所而不員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思想要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説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喜，説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便無不有。所謂身在是而學即在是，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一無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

坐集寺堂，因見佛像儼然，共嘆其祖祖相傳，確守衣鉢，真不易及。一友奮然前曰：「堯、舜、周、孔，以中傳心，即儒門衣鉢也。不中之求，而衣鉢是羨，何其明於慕人，而昧於反己也耶？」余謂：「禪門衣鉢，與吾儒之中誠類也，衣鉢已是難傳，況中又豈易語耶？」一友又向余詰曰：「先生之學，將以稱宗作祖者也。欲的確此中以傳衣鉢，非先生而誰求耶？」余曰：「子且姑置。」乃再前其初語者而問曰：「汝之志似鋭且端矣，試言汝平日以何爲中，而所用工夫又如何求中耶？」其友作而對曰：「中之爲理，果是難言。茲欲言中，請以鐘

喻。經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之未生，中在天地，渾然寂然，即鐘之初融大冶，豈嘗有鐘之跡哉？及甄而鑄之，舉而懸之，是則天地之既生乎人，人之各有其身，而人果類乎鐘矣。然天地果孰生乎人哉？一中以生之也。人亦何以爲身哉？一中以爲身也。是故有耳以聽，聽則能聰；有目以視，視則能明；有口以言，言則響應；有四肢以動，動則快當；有心意以思，思則分曉伶俐。是中即此身，身即此中，自赤子以至老死，自吾輩以至途人，又何中而非身，何身而非中也耶？」其次詰余者復從而相詰曰：「子之以鐘喻身，以身體中，言則似矣，獨不思儒先謂人有氣質之性，故中雖同而氣質不同。氣質清美者常少，而薄劣者常多。其薄劣者，即鐘之土泥以窒其空，木石以礙其旁，雖盡力叩之，亦俗謂『撞木鐘敲土磬』也。學者須是克去己私，變化氣質，然後心無物欲而自虛，虛以應感而自中矣。以鐘喻人，須當似此，果只如君所言，不亦太混沌也耶？」

余覺其詰論稍失和平，徐爲解曰：「二子之言，各有攸當。其初所論，於本體固不雜，而工夫未備。其次所詰辯，於源頭雖少清瑩，而當下却見受用。即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計，其耳目心志亦豈不有百樣，却於二子所言，一句一句，無有一人不入於耳，亦無有一人不想於心者，何哉？蓋因各人於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亂聞；凡百世事，俱已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開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即百樣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天中，而天中必以虛顯，豈非各有攸當也哉！聖

人謂『仁者人也』，爲道不可遠人，其初論者近之。又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而時中』，其次論者近之。」

大衆乃共請曰：「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適纔所論曰『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而已。欲慎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長在會中，每會長若此際，是即可云時習而悦，亦即可云朋來而樂。孔子所以學則不厭，教則不倦，直賢堯舜而取衣鉢以付之吾儕，但看吾儕接受福分何如耳。幸共勗諸！幸共勗諸！」

問：「中爲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自幸共勗諸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辯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

譬則北人言其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喫者曰『中喫』，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衆同聲和曰：「先生論『中』之論，亦甚中聽也哉！」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夫。今説者以前爲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不知是否？」曰：「《易》之詞，原明白順暢，而説者反牽强晦之。今觀『直、方、大』，爲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既熟之後説耶？大抵學者説經，不免心粗氣浮，故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而其旨弗融也。某竊謂《易》首乾坤，而乾則又統乎坤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銃，潛通迅速，大有甚焉。此今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意，只把葭灰候氣來看，其時至灰飛，便是乾出乎坤，所謂生而直也。即此微竅，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耶？此與六五『黄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樣。是雖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夫子恐人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也，即坤之直也，生生自内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即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義』非他也，即坤之方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即所謂『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

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不習無不利，止是贊嘆，而非曰敬義至此始純熟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説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爲用工。説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之曰：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則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以後處。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爲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問：「先生説『形色天性』一章，聞與衆不同，何如？」

曰：「其説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口氣，則似於形色稍重。而今説者，多詳性而略形，便覺無意味也。大要亦是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爲重。及談性命，便更索之玄虚，以爲奇崛。軻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以爲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方是個聖人；必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咏，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

之曰『三十六宮都是春』。蓋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則坤爻十八，總爲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春。所以修心煉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

問：「『盡心』一章，說有不同，何如？」

曰：「此章之說，如陽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夫子口氣，似覺未妥。如晦庵先生，雖得孟夫子口氣，然分析又覺稍多層節。某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冰也。蓋心性密藏，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徹而知之真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迴，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知入於天，則愈探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益泯。是即水性之浮游渺漠，不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也。若善知善養以顯著修爲，使心運乎身，身體乎性，亦即冱寒其水，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殀更何足言也哉！」一友從旁贊曰：「孟夫子他章言『萬物皆備』，及『樂莫大焉』，豈非專指心性，則必反求諸身，信是亦同此義。」曰：「即此章書旨，今時諸友理會，亦未透妙。蓋『反求諸己』，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也。學者其心未公，則於恕必須强耳。故强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諸君喜曰：「問盡心而知行恕，豈非因此而識彼也耶！」

問：「數時日夕侍先生聽教，覺得學要專宗孔子。又覺得孔子之學，以求仁爲主，不厭不倦，則所以求仁。而好古敏求，又所以不厭不倦也，不知是否？」曰：「所問是則是矣，但某原日亦未便曉得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奈，却把《近思録》、《性理大全》所説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奈，却看見《傳習録》，説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爲工夫，每有窒碍，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累喫苦。又在省中逢着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説其道孝弟而已，豈非也是學得没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横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貫串不來。時又天幸，楚中一友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

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户三月，亦幾亡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章句，我幾久曉了，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愛，則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之所共餐也。至若可作宗旨與否，則非某之所敢知也已。」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爲孟子不取，且極辯其非耶？」

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曾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即如告子此人，孟子極爲敬愛，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況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尚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所概論也。今且道生之爲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孽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

皆以生言性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爲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爲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已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内外，故辨亦止辨其『義外』，而未辨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爲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探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響應承當，則性機神理，頓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兩關，不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付一默也已。」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説纏繞已乎？有則願樂聞之。」

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爲誠，充實完美，自然而成者也。惟成出自然，而充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爲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爲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己之完美有成己也，且充實光輝，明著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即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蓋道體莫大仁智，而其用莫妙於時措也。兹己成，則純然而可言仁；物成，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智，則德率諸性

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者其共勗諸!」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

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即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而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大明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終日講解,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己即是中庸。此真天下古今一大怪事,願先生爲我更詳言之,我將爲先生即偏告之,庶使一世之人人盡自知之也。」曰:「天下古今事之怪、人之昏,豈止一中庸哉?豈止自是中庸而

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死殺不肯自認做人。又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却死殺不肯自認做知。静静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虚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萬賢作經作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探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嚚頑頹惰，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真已追悔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大家同加警覺，大家争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蘊，則仁智中和，昔在書册者，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嶽元神，浩然還復充塞；至寶輝焰，赫爾朗照乾坤。不惟鄙人之罪過躅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反爾游衍』，則出往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爲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渺，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説。乃兹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

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爲，儼然上帝臨之，即隱而見，即微而顯，恐惧驚攝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問：「弟子用工何先？」

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至更深。某問曰：『此皆是學否？』若當其時，即慨然直任，則工夫便爲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大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斂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矣。」曰：「弟子也覺有些斂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去用工夫？」曰：「此處安能着功！蓋推求斂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倏然而來也。」曰：「鄙心非不欲直信而任之，但每每言動則多過失，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以故反觀斂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却也不免，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蓋貳不解作先後相重，正解作疑，貳即是汝輩斂索處也。」曰：「弟子輩現今言動多過，若再不斂索，過將不益多耶？」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斂索，是即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室狂肆者，不將千百也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力專精，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即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爐之點雪

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問：「師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民知敬。學人之不可無師久矣，却又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學以心爲嚴師』，然則師豈專在於人哉？」

曰：「道固當反求諸心，非人指示，安知所謂心？又安知所以反而求之也耶？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合人與己，而師始得之矣。但觀聖賢之言，則有不容合者，如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又曰『當仁不讓於師』。是以與人不覺互相牴牾也耶？」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温故知新，可以爲師，皆自師之者言之。蓋謂樂師，諸人則可；而好師，夫人則不可也。」曰：「好師，夫人固皆知其不可矣，然《記》又謂『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是則方事於學，而即志於師，亦似好爲人師焉者。殊不知人之爲學，雖同求諸心，而此心之體，有見其全者，有見其偏者。若舉其全，則家、國、天下渾然無外，不能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足以言學哉？以是爲學，固即所以學爲師矣。彼能反諸心而莫識其全，亦自許以心學者，是雖小道可觀，或足善乎一身一物，然舉而通之天下萬世焉，致遠恐泥矣，故曰：曷爲天下善曰『師』。夫能善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師，能師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學。師也者，固學之實則，而不容外焉者也，夫豈作而致其好哉？昔朱子註《論語》『十五志學』曰：『其所謂學，即大學也。』夫大學者，乃合家、國、天下而兼善之者也。某嘗謂：『此一言，我晦翁洞徹聖人心髓，攝回叔世精靈，而天下

萬古始有賴藉以準的依歸。』彼昏而不知，漫漫以爲學，草草以圖功者，庶乎有省，而發乎深長之思也已。其時惟象山一人，比之晦翁，則尤爲難事。蓋年未十歲，即竭力覃思曰：『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宇宙中理，皆吾性分中理；宇宙内事，皆吾職分内事。東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西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南海、北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聖人出，而此理此心亦無不同也。』噫！以是言心，始爲心之全；以是言道，始爲道之大；以是爲學，始足以爲天下萬世之師也已矣！」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爲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洒墨，乃言學字也。」曰：「玆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搨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爲，以言乎書之藝，拂且悖也，况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儔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爲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

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説，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爲學，聖學也；聖之爲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爲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爲二矣。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臯、伯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内，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日月，天牖神通，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王而不謬，俟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聞見？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願學也。」

曰：「若天地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

耶？」曰：「光嶽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真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去向的確地位，方得聖不徒聖，做成個大聖人也。承教之後，日復一日，翻覺工夫再難湊泊，而心胸茫無畔岸也。若將奈何？」曰：「此中有個機括，只怕汝或不能身自承當爾。」曰：「教我如何承當？」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又有大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舡，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大衆譁然曰：「如此，果是快活！」余偏呼語曰：「此時諸君汝我，雖十數人而心心相照，只蕩然一片，了無遮隔也。」衆又譁然曰：「果是渾忘各人形體矣！」一友起問：「此則即是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其友又起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對，微與顯對。今諸君胸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矣；目中見有個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之地、工夫純熟之時，則終日終年，長是簡簡淡淡，温温醇醇，未嘗不廣大，而未嘗廣大；未嘗廣大，而實未嘗不廣大也。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曰：「不知此體如何應事？」曰：「廣大時以廣大應，精微時以精微應，廣大精微合時，便合廣

大精微而應之也。」曰：「不知其中又如何用工也？」曰：「廣大則用廣大工夫，精微則用精微工夫，合廣大精微則用合廣大精微工夫。蓋汝若不是志氣堅鋭，道理深遠而精神凝聚，則何能如此廣大，如此精微，又如此廣大精微妙合而不測也哉？故即是可以應事，而即是可名工夫，亦即是而可漸學大聖人也已。」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某所未解也。」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囿，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己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己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有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清朗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是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時答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比量闊隘，則中藏冰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事順無情也哉？」

問：「君子三戒，有言其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悦之事，皆色也，如

所謂『目遇成色』者是也。鬥不專是嚷鬥，凡一切務欲上人不肯處下，皆鬥也，如所謂『其争也君子』者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凡一切汲汲欲完事業，欲張名譽，皆得也，如所謂『年來了無寸得』者是也。」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損於道，即心必思以絶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長去獨宿，男女之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廢舉業，而考較落等，則終夕廢寢。平素最甘澹泊，樂施與財利，惟去己之快。及今年衰，産費稱貸日艱，悦色好勝果全消歇，而此則獨爲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而舊説三事，果尤爲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矣。且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効，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効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屋漏，上帝昭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爲善謀，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也已。」

問：「孟子以集大成推尊孔子，而有取於射，曰：夷、惠、伊尹之聖，則譬之力；而孔子之聖，則譬之巧。今想群聖得到不思不勉之處，晚學已覺萬分難及，而巧智講求，在近世皆知爲作聖先事，可謂竭盡精

神以相圖謀矣。今晚學茫然拙射，未曉鵠設何處，況望其能發彼有的舍矢如破也耶？」曰：「汝果欲智巧以圖入聖耶？巧是孟子言之，則當於孟子之身求之矣。夫孟子願學孔子，今二夫子之書具在，但詳看《論》、《孟》語言，彼此對同不差處，便是其始條理，亦即其所謂智巧也。」曰：「今觀《論語》、《孟子》言之最先，津津有味而無或異者，不過仁義、孝弟而已。是則世俗之常談，愚蒙所共曉，可謂即孟子之巧於學孔，而孔子之巧自聖也耶？」余時欲與解說，而恐費口頰，乃起立衆中而呼之曰：「諸人試看某今在此講學，攜有何物？止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人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爲仁，又指此個人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時在人宗祠開講，四旁老幼不下百輩，咸躍然興曰：「如此談道，吾儕誰不曉得；如此學聖，吾儕誰不做得，聽來果是痛快。」余復率衆舉手加額曰：「我太祖皇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六言真渾然堯舜之心，而今日把來，合之《論語》、《孟子》以昌大於時時處處，又真是熙然同遊乎堯舜之世矣！大衆可不共惜此時光，而尤共愛此人身也哉？」

問：「吾儕深夜相過，冀欲聞教何如？」曰：「亦願請益，試述平時所蘊爲何？」曰：「鄙性生來過於方整，於一切是非，必欲分別，不容少混。」曰：「君果以此存心制行，亦自成家數，未爲不好也。」曰：「近覺人情落落難合，心頗不安。」曰：「此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隨處落落，豈人情盡皆非哉？或亦己欠和平爾。」曰：「今亦思欲和平，却又不能，奈何？」曰：「君但將往日喜好，翻作厭苦，則和平日進，心志日安矣。」曰：「某聞禪家有『遠離顛倒夢想』，某以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遠離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若大夢』，恐此一夢，尤遠離之所最急，而亦遠離之所最難者。君不此之圖，而夜夢之惡，豈非所謂夢中說夢耶？況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自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兇傷毆而遭寇劫掠者矣，縱是癡兒，亦何嘗被毆而訟諸官，遭掠而索諸途耶？此則自解『遠離』之徵也。」曰：「某自幼思將世界整頓一番，今覺心中空自錯亂，果大夢也，然卒難擺脱爾。」曰：「此豈是夢？象山所謂『宇宙内事，皆吾職分内事』也。但整頓有大有小，恐君所思，只圖其小，而未及其大爾。」曰：「匹夫之力，莫制三人，某今困頓儒冠，即些小整頓無分也，況望圖其大耶？」曰：「大小不在於事，而在於機。其機在我，則小而可大；其機在人，則雖大亦小也。請君試思世間功德，有大於學術者乎？機括方便，有捷於己之務學者乎？君肯日夜務學，其孰得而禦之？學既足法，今傳後天下後世，其孰能以外之？即如我太祖高皇帝，人徒知其掃蕩

驅除，爲整頓一世乾坤，而不知孝順父母，恭敬長上數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揚孔孟之蘊，却是整頓萬世乾坤也。《大學》謂自天子至於庶人，而壹是無別，豈非專以學術言耶？況余接人亦多，求如公之氣力剛鋭、心志宏遠者，實不易得，但困而莫振，雜而無序。我願子欲整頓世界，請自今日之學術始；欲整頓學術，請自己身之精神始。」

歌詩少間，覺和氣充然，共相語曰：「此真學者涵養之大助也。」曰：「涵養和氣，在尋常士人猶可稍緩，至吾輩作官，則一時一刻不可已也。蓋居官之事，近俗而冗，冗生厭，厭生躁，厭躁相乘，則刑罰不中，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故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正所以預致中和而爲位育之本也。」因而嘆曰：「吾夫子永訣前日，猶曳杖逍遥，則平時無不歌也可知矣。然則吾儕其尚趁早演習，庶爲他日逍遥地耶！」共發一笑。

問：「夫子臨終逍遥，竊想其氣象，不惟先能知得時節，而其歸止去向，似極大安樂，不識可聞其概否？」

曰：「諸君遽忘所謂本來面目也耶？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通。故小人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君子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況其殭仆而死也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況離形超脱，則乘化御天，周遊六虚，無俟推測。即諸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又何疑哉！」

問：「長生之事，若孔孟則似未嘗言及，何如？」

曰：「孔孟未嘗言，而實未嘗不言也。觀其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曰『夕死』，曰『殀壽』，則死固死矣；曰『聞道』而『可』，曰『修身以立命』，則死固不死矣。未嘗不死而實未嘗死，未嘗不生而亦未嘗生。孔孟之言，所以爲平易中之神奇，深遠中之淺近，非若後人之拘方執見，物而莫能化也。」

問：「某平生極喜談玄，一聞人可長生，真是踴躍不勝，但往往求師指示，皆欲我將形氣修煉，其工夫若覺甚苦。今聞本來面目之説，方認得長生是指此個東西。然未有此個東西，如何下手修煉也？」曰：「此個東西，本來神妙，不以修煉而增，亦不以不修煉而減。❶其最先下手，只在自己能悟，悟後又在自己能好能樂，至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透，與好處不真，則面目雖露，而隨物有遷。驗之心思夢寐之間，倏然而水，倏然而火，倏然而妖淫，倏然而狗馬、人、化物，而天真之本來者，將變滅無幾矣。噫！可畏也。」

問：「往日看《易經》，開卷便説潛、見、飛、亢，中間屢屢形容神靈變化，不一而足，輒爲遲疑不了。今將良知面目貼實思量，方知聖人言語，皆非空説道理也。」曰：「『精氣爲物』，便指此身；『游魂爲變』，便指此心。所謂形狀，即面目也。因魂能游，所以始可以來，終可以返，而有生有死矣。然形有生死，而魂只去來，所以此個良知，靈明可以通貫晝夜，變易而無

❶「減」，原誤作「滅」，今據杜應奎本改。

方，神妙而無體也。」

曰：「魂之游，既聞命矣，不知其游而去也，果真實有天宮、地府之處耶？」曰：「四書、五經，其説具在，固不必遠求也。《論語》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又曰：『予小子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敢蔽。』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則帝天后土，敢謂其無耶？ 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又曰：『予仁若考，能事鬼神。』又曰：『乃命于帝庭，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則魂之游於天宮、地府之問，又敢謂其無耶？ 後世只因認此良知面目不真，便謂形既毁壞，靈亦消滅，遂決言人死不復有知，並謂天地神祇亦只此理，而無復有所謂主宰於其間者。 嗚呼！若如此言，則今之祭天、享地、奉先、祀神，皆只叩拜一個空理，雖人之賢者，誠敬亦無自生，至於愚者，則怠慢欺侮，肆然而無忌矣！ 其關於世教人倫，甚不小小，故不敢不冒昧詳説也。 知我罪我，其共亮之！」

曰：「細領所言，以質諸孔孟，果於鬼神之德，未嘗不嘆其盛，而謂體物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但樊遲問『知』，却説『敬鬼神而遠之』，則鬼神又在所必遠也，意又何如？」曰：「夫子於鬼神，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 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誰得而遠之？ 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云也。 如此，則不惟己之敬

謹益至，而諂事之意，亦恐無所施矣！語意更覺妥帖。」

孫羅懷義　懷禮　懷智　懷信
懷敬　懷忠　懷祖　懷本
曾孫羅萬會　萬象　萬貞　萬里
起元等重梓

近溪子集　射

楚黄友人耿定向評

座中因歌：「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問曰：「此詩意思何如？」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則見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静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得者而方便設辭，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静便看做姤，把動静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思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爲巽所自出，坤爲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爲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蓋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拆，故爲此詩，打合吟咏，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

問曰：「詩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温，即復也；吸則冷，即姤也。其實，❶呼即吸以爲呼，吸即呼以爲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静，則原説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説『動而無動，静而無静』，尤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静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之微，

❶「實」，原誤作「始」，今據杜應奎本改。

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夫姤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由昏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烱烱，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

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閑來閑往也耶？」答曰：「正是、正是。蓋來往不閑，則有滯礙，一有滯礙，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十六宮都是春』，統六十四卦而純爲陽也哉？」

問：「孔子曰『志於道』，只此一語，極是學者所當理會，亦最是學者所難理會。蓋天下古今，惟是此道。若此道真見，則志自不容已，志不容已，則學之不厭、教之不倦，精神漸次堅凝，而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闔奥將自有入頭處也。」❶答曰：「誠然、誠然。但今看來，道之爲道，不從天降，亦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依依戀戀，毫髮也似分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若舍此不去着力理會，其學便叫做遠人以爲道，縱是甚樣聰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充不去，不止推充不去，即心身亦受用不來。求其如是而已，如是而人，如是而家、國、天下，如是而百年千

❶「闔」，原誤作「間」，今據杜應奎本改。

載，我可以時時服習，人可以個個公共，而云學不厭教不倦也，亦難矣哉！　亦難矣哉！」

問：「今時有志之士，多知收斂精神，至詰以所謂精神，則謂身之知覺運用是也，何如？」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此《禮經》夫子之訓，而一言以盡天下之道者也。是故心以爲之根，聖以爲之果，而精之與神，則條達乎心根，而敷榮乎聖果，而爲全株寶樹者也。蓋吾人此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渾融於此身之中，而涵育於此身之外。其精瑩靈明而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員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而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爲，而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而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而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心既統貫天地古今以爲心，則其精其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爲精、爲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而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措之神應而無方者，自與人異。夫是以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燦然經綸天下之大經，而齊、治、均、平之無不備舉者，端自卓立天下之大本，而格、致、誠、正之無弗純全者出之也。此之謂人之聖，善之至，學之集大成，而萬世無復加焉者也。」

問：「聖賢學問，須要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何如？」曰：「愚質蠢朴，原不曉得去覔宗旨，但據書而論，《中庸》專談性道，而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自得、

不勉而自中者也。今日吾人之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聖，直至希天，乃而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而與之同歸一致也耶？反思原日，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而赤子之心，却說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也。然則聖人之爲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現在，對同莫爲莫致的源頭。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如孔子，又對同得更加親切，看見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却指着這個愛根而名爲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而位天育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

曰：「赤子之心，渾然天理，果已明白矣。但謂群聖之打對同，與孔子之尤加親切，却認只是個覺悟，所以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便其覺悟處也。」曰：「謂之『復』者，正以原日已是如此，而今始見得如此，便天地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所以又說『復以自知』，自知云者，知得自家原日的心也。」

曰：「自家原有同天同地同聖人的心，每每迷而不悟，想只被世界一切紛華物欲蔽了而然耶？」曰：「嘗觀世人，却也有一種生來便世味淡薄、物欲輕少者，然於此一着，亦往往不悟，縱說亦往往不信。此

却果如陽明先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也。蓋人自幼年讀書，便用集説、講解，其支離甚可鄙笑。何止集説，即漢儒去聖人未遠之日，註疏汗牛充棟，而孝弟之道却看得偏輕，不以爲意，蔓延以至後世，又何足怪？故某嘗謂人之不悟，蔽於物欲者固多，迷於聞見者而實不少也。」曰：「世上紛華滿眼，又加群言滿耳，此個宗旨，將望其從天懸下來耶？」

曰：「孟子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天下廣闊，其間自有先知先覺的人，若不遇此等人説破，縱教聰慧過顔、閔，果然莫可强猜也已。」

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則獨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成』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瞽者，❶謂『矜不成人』，然則不是成人，則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耳，有四肢即如無四肢矣。真是要緊、要緊。然夫子雖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之處否。」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

曰：「今思學問，其做人路頭也，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則《學》、《庸》皆加意焉。蓋人到獨知，再躲閃些兒不過，縱是外邊遮飾彌縫，或也好看，然中心不安，難免慚惶局促也。」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

❶「瞽」，原誤作「聲」，今據杜應奎本改。

是也。」

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況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不免；萋菲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睚眦，較量毫髮，每每往來胸襟，遺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緦且小功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父子之道，天性也。然父之處子，與子之處父，亦自有別。即如子尚廉潔，而父忿戾之，違則傷恩，而順則損名也，奈何？」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而子必欲取之，以爲不肖，亦可從否？」

曰：「是則必須教之以正，而決不可從也。」曰：「其子有不肖，出於性生，雖教之，必不能從，又所生一人，縱欲夭没，終於無後，或者謂此無奈，只當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忍之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以感而

移，況於人乎？ 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奇中而妙運也。」曰：「若畢竟終不能感格，非命而何？」曰：「此『命』字，亦當就己說。 我命該當爲子孫辛苦，則可。 若說我命該當有不肖子孫，則生意已自本身斬了，是自己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耶？ 故人生萬一不幸遭際有此，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感通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慈道之極也。 嗚呼！ 己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移之理哉？ 大抵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己薄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正謂此也。 學者不可不加猛省。」

問：「天之與人，均可言命、言性、言心，故備誦經書，中有曰『天命』、有曰『天性』、又曰『天心』，而於人也亦然。 至聖人之言學也，則只曰『傳心』，而未聞傳性、傳命者，何哉？」曰：「子爲此問，意最親切。 豈學亦有所悟而然耶？」曰：「悟則未也，而學之深究於其中也，則固切切爾已。 第觀經書，如《論語》之言『心』多於『命』，『命』多於『性』，然皆各言之，而未見其合併也。 若孟子則或并『心』與『性』而言，所謂『動心忍性』，『豈無仁義之心哉』，『此豈人之性也哉』者是也；或并『性』與『命』而言，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者是也；至『盡心』一章，則次第而相貫，分別而相推，心、性與命，若不可混而同，亦不容以離而異者，此實悉心覃思而未之能得也。 先生則謂之何？」

曰：「子誠幾於悟矣，然微而未之顯、復而未之泰也。 盍徵諸《易》乎？ 夫《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

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殊，是天、地、人之所以爲命而流行不易者也。❶兩間之塞，萬世之徹，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以爲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乎兩間萬世也，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之太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先。浩浩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統，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以『乾知太始』，而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爲心者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天地之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也耶？蓋純坤之下，初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太始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惟聖人迎其幾而默識之，是能以虛靈之獨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無方；而性，天性也，終焉神明不測。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論語》『時習』之『時』字，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

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

❶「易」，《近溪羅先生一貫編·易經》作「息」。

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爲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悦，更不必再竢習熟而後悦。況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己悦之，而人亦悦之，亦不必竢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處，故愈學而愈悦，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己知者，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執得時的機括定，雖間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幸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歡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顔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付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惰，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夫子走來，將他家當盡數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悦不悦、樂不樂也？」

問：「看來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説來也。」

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

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争奈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秃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溟，以將潤其津唾，扶摇剛風，廻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爲我，而我之不爲天，命不爲性，而性之不爲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爲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修之而爲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問：「《易》爲聖之『時』也，果爲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曰：「乾行之健，即時也，自强不息，即習諸己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即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即習諸己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己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静也。推之即《中庸》所謂喜怒哀

樂中節之『節』，亦即《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乎《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問：「『群龍无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見也？」

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群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羡』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

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别也耶？」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别如是？」曰：「乾坤之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爲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爲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明統乎姤，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黄中通理，正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節文』，而又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己也，夫安得不動之而爲禮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充之，仕止久速之際，自將無可不可而爲聖之時也已。」

問：「復之禮也，固所以爲聖之時。然何以曰『復者陽而明也』耶？」曰：「《易》之爲道，統天徹地，純乎陽也。純乎陽者，統天徹地，神而明者也。人爲天地之心，故神而明之，必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復見乎天地之心者也，故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夫獨復自知，則能以易而知也，以易而知，則能知太始，而作成物矣。然則復也者，又豈非陽而明也哉！」

問：「立身行道，果是何道？」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許大的事也，只是立個身。蓋丈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即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即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孝爲孝，方爲大孝；以天下之弟爲弟，方爲大弟也。」曰：「若如此說，則孔子孝弟也不曾了得。」

曰：「吾輩今日之講明良知，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却因何來？正是了結孔子公案。」曰：「若如此説，則吾輩未必了得。」曰：「若我真是爲着孔子公案，則天下萬世，不愁無人爲吾輩了也。即此可見聖人之心，只因他自不以爲了，所以畢竟可了。若彼自以爲了，則所了者，又何足以言了也。吾人學術大小，最於世道關切，大家須猛省、猛省！」

問：「吾儒之學，其大如此。然必有所以大處，不知何以見得？」曰：「聖賢之道，原從心上覺悟，故其機自不容已，否則矯飾而爲之，又安能可久可大而成天下萬世之德業也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求此身，本有真體，非意見方所得而限量，瀰於天地萬物之中，而超於天地萬物之外，渾然共成一個，千古、萬古更無能間隔之者，却非皆備於我而何哉？程子謂『認得是我，何所不至』，若以己合彼，則猶是有二，又安得樂？抑又安能聯屬天下國家以成其身也耶？」

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蓋因忘記，故心茫蕩。若工夫長在，則茫蕩自無矣。」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

意思爾。既爲妄念,❶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往,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矣。」

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難説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汝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工,則獨便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説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故説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常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問:「孟子説『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良知良能既並言,後却只言知者,何也?」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

❶「妄」,《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四書總論》作「意」。

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説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體之妙如此，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紜其説，何哉？」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指心體説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要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單説個良知。而此説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與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脉也。」

曰：「陽明説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説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説『致』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曰：「如何見得是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證見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證也哉！」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説，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爲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

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於是，豈亦氣質之爲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爲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於孟子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

氣質之説，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爲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爲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況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虚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藹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蓋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虚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天下惟中人居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辯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

曰：「然則諸儒之説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耶？」曰：「儒先立説，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端各自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言，而《集説》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上溯孔孟之宗也哉！」

曰：「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

善惡之分，敢謂其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專執其爲性也。又請爲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十，余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❶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問：「某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觀同志前輩，談論良知本體，玄微超脱，或聽其言，或觀其書，皆令人忻快踴躍。及觀其作用，殊不得力，其故何也？」

曰：「吾儒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俱在，原未嘗專以玄微超脱爲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

❶「能同」，《近溪羅先生一貫編》作「然同畀入」。

《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常汎觀今古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自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擇也。」

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忻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帖靜定，此多養之未至，故如是耳。」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是未得其法？」曰：「是因他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子當齊，亦云『能不動心』也。」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

問：「意思與心不同，還覺未能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

已是事未來而自己已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良知說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若是年既長成，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費多少心思而後能得無所不通也。」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何啻百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是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爲而爲，命則莫之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

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爲；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問：「學問在人，難說不要着力。」曰：「着力自要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也？」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强恕而行』，强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理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强者，恕也。如心爲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爲，如之最難。況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爲，已是習慣

成性矣，非用强力，又安能以如之也耶？」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己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乖於毀譽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游優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在涖官臨民，而自己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問：「程子既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盈天地間只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矣，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天地、以得萬物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爲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

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由内及外，更無分别，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問：「人資稟不同，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今説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安敢便謂不待培養而自生發也耶？」曰：「知有兩様，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而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即如帝舜，❶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不能禦』，可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即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看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説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是以縱去學問，亦如導泉而無其源，種樹而無其根，徒勞心力，而終難望其流通充長也已。」

問：「孟子要闢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曰：「經是何物？即今織機絲線，周迴十百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即如世界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迴。然世界所

❶「帝」，原誤作「堯」，今據杜應奎本改。

以爲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廻，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

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

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經，則汝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而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於經綸中矣，又何足辯也耶？」

問：「相侍日久，雖教言在心，然終不能了得，何如？」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然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回轉貪痴，牙根咬定，斬釘截鐵，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直是空谷應聲，更

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別教後如何用工？」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心性分別何如？」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而爲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猶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爲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覷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爲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爲微，則必有所具，端倪固睿可相通，實際亦誠所由契也。兹不咎其睿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事物，將散殊以遡本原；克私意念，欲矯强以還純一。噫！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現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内也。乃壅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内焉者所由來也。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爲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探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

要圖，而志學之首務哉！惟吾儕共勗之。」

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方好也？」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横。惟善推車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也。況所云『念頭之雜，忿怒之形』，亦皆是説前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説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

曰：「若論此一時，則此已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

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摇，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絶無崎嶇灘瀨也。故《易經》自『黄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脉，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廻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

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途路之扼於吾人哉？ 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 誠不可不自省也。」

問：「遇事之變，❶必須善權。 然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爲不識『權』字，是否？」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 蓋經即道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 但權非聖人不能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 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吾夫子何故屢屢自任？ 又何故屢屢對舉？ 必有深意存乎其中也。」曰：「聖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一句。 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 蓋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爲一體，則自己學處，即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 蓋物我原是一體，則學誨原是一事。 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益捷矣。 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着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着亦高矣。 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充長，自有

---

❶「遇事之變」至「爲不識權字否」，《近溪羅先生一貫編》作「孔子以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不識是否」。

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顔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校，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回，令諸友日親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學問之功，先須辯别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

也哉！」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行，難説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

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方無躐等徑造之病。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若舍却『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强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歧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

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説由仁義行，又從勉强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爲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況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黽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脱，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咏，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

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便從外面比倣修爲，❶狗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閑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不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辯之也哉！」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否？」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己以求爲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慍焉？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與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聖門以求仁爲學，其切要亦有可言者乎？」曰：「孔子自己說仁，平生只有『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他正解。孟子却指實說『親親，仁也』。今看人人孩提之初，皆知愛親敬長，果是渾然本心，而仁不遠人也。若此良心之知，瑩然昭然，於親長之間，無所不愛，無所不敬，而又無所不條理正當，其人便明通而曰『聖人』也。仁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却又只是個士之次者，何也？」曰：「孝弟一也，不能因心以出者，淺

❶「若便」，《盱壇直詮》作「若更」。

而忘本；不善推所爲者，近而遺末。故必誠意、正心、修身，而其爲父子兄弟乃可足法；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後人之父子兄弟自法之也。」於是滿堂聞者，咸翕然嘆曰：「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物不可以無格，而知果不可以不先也。」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曰：「孟子所謂大小，人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己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哉？」

因言舜事，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越隔，又安望其察道妙于鳶魚，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礙，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問：「顏子克己復禮，今解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

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虛，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吻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鈎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柢，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行纏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俟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修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爲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太始』，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天根自復而化不可爲者也。夫子之爲教，與顏子之爲學，要皆不出仁義兩端，❶而仁義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脉。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辯，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略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尤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能考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吻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爲方員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

❶「仁義」，《盱江全集》作「仁禮」。

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廈，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問：「均一言教，如何看書冊與面命之間，所得迥然不同？」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若持書冊謾謾讀過，是原未饑渴，與以飲食，雖瓊液珍羞，將葵藿等矣！」

問：「坐間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

曰：「如此譬喻，與聖人之學尚覺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鍊鑛，則渾然更無分別。但鑛則體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光瑩，隨人用之，皆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鑛，何嘗少他分毫？蓋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爲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

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則鑛一過火，便即是金。吾人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做作修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近前？況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凡夫而爲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爲凡夫。又況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至於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著，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爲凡，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憤向前，以求入聖途路也。勉之、勉之！」

問：「昨因舉業，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題意頗難理會。」

余時憑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決難得如是方整。」曰：「聖賢出天縱，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爲方圓之至，聖人爲人倫之至，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

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爲，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是學之巧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問：「旱久遇雨，禾苗勃興，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雖似一般，其實不一般也。先輩謂『文字至譬喻極處難』，予謂『譬喻至心性處則尤其難之難者也』。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也。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求；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神者也。吾儕與茲勝會，而聞茲神理，寧非百千萬載之一大快也耶！」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些懼怕，却便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

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局促，不能

自安。」曰：「此即便是戒慎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即此二言，弟子亦難理會。蓋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性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氣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無忌憚爾。」

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而何又曰『君子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概言，亦可分言。概言而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徧滿，常常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渾渾平常，而其中之天體，時時敬順，乃爲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而充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脉，果爲的確，而畏敬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某至不肖，幸父師教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遵奉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惟願諸君

勿謂老耄不相切磋而敕正之也。何如、何如？」

孫羅懷義　懷禮　懷智　懷信
懷敬　懷忠　懷祖　懷本
曾孫羅萬會　萬象　萬貞　萬里
起元等重梓

近溪子集　御

楚黄友人耿定向評

問《大學》宗旨。

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爲知，以所自能者而爲能，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内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户户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修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修己率人。故縱有作爲，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將帝王修己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爲六經，又將六經中至善的格言，定爲修己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學者，格着物之本末終始，知皆擴而充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家家户户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和』，而爲大

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讀《論語》何如？」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芳初讀時，苦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爲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輙厭入目。以至蒞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順，愈久而愈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真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敝至今日，可勝嘆哉！」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何如？」曰：「豈惟陽明爲然，即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如周子則學在主靜，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至我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雖各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不同，而不失其爲同也。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却即是明，不屬效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時。況從良知之不慮而知，而通之聖人之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能，而通之聖人之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爲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問：「《定性書》每以喜怒爲言，何如？」曰：「吾人日用總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爲天下僇焉。以是知此學之講，直關世道。欲一體乎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問：「學者將天地、萬物一體處理會得明盡，則仁便可識其功，是否？」曰：「程子欲人先識者，識此仁也。仁者，天之生德，活潑潑地，昭著心目。苟一加察，即真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自在其中矣。如『入井』一段，既是怵惕惻隱，則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哉？若先行理會，方可言仁，則孺子之救，途人同之，非惟不必理會，而亦不暇理會矣。」

問：「渾然與物同體，視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爲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渾然同體，與兼愛之學何別？」曰：「體之爲言，最可玩味。夫體即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内運，而身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

問：「『反身而誠』，即是識得仁否？」曰：「『仁者人也』，人，天地之心也。故學者既識得萬物與我同體，便須反之于身，以體乎萬物。天則首之，地則足之，我則心其間而清且寧之，以致中和之極，以臻位育之化，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已者歟！」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曰：「孔、顏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悦親長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悦我心是也。」曰：「此樂處某説要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方是。故今日須先克去己私，使心中淨淨地，便天理流行而樂矣。」曰：「子之論固是，但先後却欠分曉。譬如導泉，然須先覓得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衆皆默然良久。曰：「尋源之功，大家當共急之。」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芳自知學，即泛觀虫魚，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别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急焉。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今日用功，當何下手？」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此志愈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與學原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今日之急務，未立志者須先嚴辯，已立志者須更勇猛。若果早夜精進，即便是至誠無息，亦即是孔門求仁，即是集義，有事不忘，即是静，即是敬，即是致其良知，而聖賢學問更無不相對同，亦何憂不得手也。」

問：「志固是學，而學必有個頭腦。」曰：「豈惟學哉？志亦有個頭腦。蓋志是自家要爲個好人。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即爲人頭腦也。故今日大家來會，是學做好人也。夫豈得已者哉？蓋父母生我，原是個人。既是個人，便參三才，靈萬物，是他本等。故曰：『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又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頭要頂天，脚要鎮地，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天下，必如孔子《大學》，方是全人，方爲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必要願學孔子，亦恐怕偏了此身，小了此身。若偏小了此身，即是羞辱父母，豈必爲惡然後爲不孝哉！」

衆共嘆曰：「觀諸今日啓聖祠中，便是聖賢明徵大孝矣。先生之論，豈虚語哉！」

問：「孝弟爲教是矣，如王祥、王覽非不志於孝弟，而君子不與之，何也？」曰：「人之所貴者孝弟，而孝弟所尤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爲善人。夫善人者豈孝弟

之不能哉？弗學耳。弗學，則如瞽目行路，步或可進尺寸，然終是錯違中正，墮落險阻，雖曾子未免大杖不走，陷親有過之失，而況於祥、覽兄弟矣乎？故曰：『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夫由之而不知其道，與瞽者行路何異哉？」諸君相顧而慶曰：「吾族吾鄉，質美而能孝弟者不少也，如今而後，瞽人行路之失，庶其免夫！」又徐爲會衆申告曰：「善人之孝弟，與聖人何以異哉？蓋聖人之學，致其良知者也。夫良知在於人心，變動而不拘，渾全而無缺，時出而恒久弗息者也。今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不善致其良知者，則執滯於一節而變或不通，循習於一家而推或不廣，矯激於異常而恒久可繼之道或違焉，又安能以光天地、塞四海，垂之萬世而無朝夕也哉！故君子必學之爲貴也。」

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所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所不歸也。」「然則亦有動静之時否？」曰：「亦無動静。」曰：「若無動静，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别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别也耶？」曰：「良知完具于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

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説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驟語。」

問：「晦庵先生謂：『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於是坐中諸友，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竟莫得其實。乃命静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諸友咸躍然起曰：「先生其識得春風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紅之皆春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不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其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

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爲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爲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爲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爲學，不慮爲慮，何不可也？」

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説良知是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也耶？」

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强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説良知，不説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問：「講學者多云『只在當下』。此語如何？」曰：「此語爲救世人學問無頭而馳求聞見，好爲苟難者，引歸平實田地，最爲

進步第一義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然須有許多仁聚禮耨家數，方可望收成結果也。但到此工夫漸就微密，無先覺指點，則下者便渾淪難入，❶高者便放蕩無疆。故孔子謂：『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可見中庸也只一般，但不能如君子戒謹恐懼，加以時習，便泛濫無所歸着，而終歸小人也。」衆共惕然曰：「此正今時學者大病，孔子所以重憂夫學之不講，而誨人不倦也。」

問：「有人山中静養，百事不理，久之遂能前知未來，此正吾輩不能及他處。」曰：「若不及他到不妨，到妨着要及他也。」曰：「他能前知，亦是其心明了，如何到有妨？」曰：「正爲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河山，反未獲一覩也已。」

諸友笑談，有及於素共講學而未嘗擔當者。其友曰：「譬之酒家，某何嘗不賣酒？但耻掛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滅頂，汝自不知耳。」既而改容悼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爲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閹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者，正恐此賊云耳。故

❶「渾淪」，《盱壇直詮》作「影響」。

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嬴於敦匠之餘，固爲天下生民，亦爲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付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已。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大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礦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此友良久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復是如何？」曰：「能知即聖人也？」曰：「知後乃方可入聖焉耳，非即聖人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至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鍛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功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坐中因歌：「坐起詠歌皆實學，毫釐須遺認教真。」問曰：「此詩既云坐起皆是實學，又有何真可認，將如何而認之耶？」一友云：「須以下句補足上句，如認得真，則其學方實也。」一友云：「坐起詠歌，原皆實

學。蓋人生只有這一個實體，是這實體，坐起詠歌，便俱是學也。此豈惟吾輩，即樵夫、牧豎，無不同然。但認與不認，則聖愚別矣。」時因一友用扇稍遽，有詰之者曰：「坐起皆是實學，如子此時用扇，亦果實學矣乎？」諸友因遂默然無説，久之啜茶歌詩，謾及他語，滿堂言笑嘻嘻。隨曰：「工夫在日用間，最要善用，即如昨日諸友，欲畫出勿忘勿助之間景象，此時便是真面目也。以此作爲日用，則坐起實學，不認而自認，非真而無不真矣。若只如諸君適來互相詰辨，則一團虚氣相乘，雖終日終年，萬無可認之理也。」衆大有悟。

問：「會衆忻忻可愛，何以能使常如今日也耶？」曰：「人心惟危，差毫釐而謬千里。故此會以百人成之而不足，以一人壞之而有餘；終身以百行成之而不足，以一念壞之而有餘。故此一念，堯所兢兢，而舜所業業也。譬如行路，千里萬里，只是出門一步趲去；千年萬年，亦只當下一念積成。甚哉！其機之可畏而其發之當慎也。故聖賢不放逸而必敬，不率易而必慎，是以愈久而愈盛矣。」

問：「静而存養本心，動而體察成法，如此用功，可得不偏否？」曰：「不可如此分別。蓋隨動隨静，皆是本心，皆當完養。但完養之法，不可只任自己意思，須時刻警醒，必求無愧古之至聖。如孟子姑舍群賢三聖，以願學孔子。夫豈能親見孔子面耶？只是時時刻刻將自己肝腸，與經書遺言精詳查對。用力堅久，則或見自己本心偶合古聖賢同然處，往往常多。然細微曲折，必須印證過後，乃更無敝。若初學

下手，則必須一一遵守，就是覺得古聖經書於自心未穩，且當謙虚，質正先覺，決不可率意斷判，以流於猖狂自恣之歸也。」

問：「吾人之心，本與天地相通，只隔於有我之私，便不能合德也。」曰：「此警戒吾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即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其自家愚惷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曰：「今有極惡之人，雷霆且奮擊之，難説其與天不隔也？」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安得不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安得不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 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已。」

一友遠來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旨尚未得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纔如何喫了茶、喫了飯？ 今又如何在此立談了許久時候耶？」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其生恍然有悟。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同異？」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苟毫髮踰節，即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擬議所可矯强也耶？ 即使思慮而出之，矯强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爲，形質雖有天

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天生而靜，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爲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爲人；久爲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爲物；甚而爲欲所迷且蔽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爲鬼魅、妖孽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豈徒失天之則，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一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即後天而奉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强之能與；卒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要識得難以用功，決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有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何等快活！奈何後因耳目口體之欲，隨年而長，隨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已與父母兄弟相違，及少及壯，則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今日既賴師友喚醒，不肯甘心爲物類妖孽，不肯作人中禽獸，便當尋繹我起初做孩子時已曾有一個至靜的天體，又已曾發露出許多愛親敬長、饑食渴飲、停當至妙的天則，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也耶？

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怒，明明白白，停停當當，原不爽毫髮分釐也。既是天體依舊還在，却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要

大？ 蓋天的體段，原無一物不容，原無一物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心如要萬物皆爲吾體，萬年皆爲吾脉，則須將前時許多俗情世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狥物肆情一付，儅汚濁雜擾、會轉移窒塞此心之虛靈洞達的東西，痛恨疾仇，惟恐其去之不速而決之不淨焉。然後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稚。至此境界，却是廓然大公，却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以應天下國家，又安得不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神聖功化也耶？故細細反觀，今日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復；不患天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真。其見既真，則本來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聖。人至大聖，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是生下帶來至寶，又豈肯甘心於耳目口體之欲，致墮落禽獸妖孽之歸。其猛省勇往，固有挽之而不容自已者矣。於此可見朋友講學一節，真是人生救性命大事，非尋常等倫也。珍重，珍重！」

問慎獨工夫。曰：「慎獨一言，並見於《中庸》、《大學》。夫吾人生宇宙間，自旦至暮，自少至老，樞紐默運，只此一個虛靈。雖幫湊些子不上，却瞞昧些子不過，所謂己獨知之者也。獨之靈體，通徹于帝天；獨之妙用，昭察于率土。中庸爲根極道原，乃的指此知之見於隱，顯於微，而天

命臨監，無須臾之或離。故嚴恭寅畏，無毫髮之敢忽，是則慎之所自起者也。《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切示以絜矩之方，謂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所欲則與聚，所惡則勿施。吾心之知不昧，斯在人之性不拂，辟則將爲天下僇矣。有家國者，敢不嚴畏乎哉？是則慎之所由施者也。然《大學》之云好者，即《中庸》之所喜而樂者也；《大學》之云惡者，即《中庸》之所怒而哀者也。要之，忠恕二字，❶足以盡之。蓋中心守正，則喜怒哀樂必無妄發，如心順應，則隨所好惡，天下均平矣。聖門求仁家法，真是約而不煩，簡而無外。慎獨一言，真是天德之宗，王道之要也。凡存乎人者，豈無是心之良哉？其所以喪失而乖戾者，則以物交之爲引，而喜怒之無節，則天理滅而違禽獸也不遠矣。嗚呼！平旦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知之在於獨者，何其親切而著明哉！慎茲以往，而須臾弗離，則《中庸》之『明命』，《大學》之『明德』，自可上通乎帝天，而下光乎率土矣。願我在會同志，其共勉之。」

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奈何？」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夫境界上展轉，都算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考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熱，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❶「恕」，原作「怒」，當爲形近而訛，今改。

問：「凡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即根株枝葉一時具足，難説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説其即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些。」

言下乃憬然悟曰：「果核致成大樹，只爲他生氣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真消息也。」

曰：「工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间，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其變幻之際，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爲恍惚，變恍惚而爲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麽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爲明白，變冷落而爲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爲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爲此心喜。」

問「默而識之」一章。曰：「此即所謂學者先須識仁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體既與物同，則教學又豈容二哉？故教不徒教，而以學直己陳德，而不敢欺也；學不徒學，而以教與人爲善，而不敢私也。教學相長，人己夾持，以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而又何厭倦之有哉？故程子曰：『以己合彼，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又曰：『能存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

爲言，何也？」曰：「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輥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個仁車，亦不容不輥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凡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説得如是之易，一處又説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説『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説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説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默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況仁爲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爲天地之心，其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動不爲，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真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强也。且吾夫子只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萬世歸依夫子，心心相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夢幻，更誰可及他豪髮？愈味而愈妙也。

雖欲厭，何能厭？ 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問：「先儒謂『一貫』爲聖人傳心之法，不知所云『一』者，其理果是何如？ 而曾子復借學者忠恕之事以形容之，其意又是何如？」曰：「孔門立教，只是求仁。 而求之之功，只是一個『恕』字。 大抵聖人遇事遇物，終日終年，長長把他提醒門下諸人，以去貫通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成其仁於國家天下也。 但門下諸人，資質學力各有不同，故疑信相半。 如曾子，則說着便知所謂『一』者，只是此個『恕』字也。 故不止唯然自信，而且決言以起門人同信也。若子貢，則須是聖人自己說破，觀發問時先云：學果多乎哉？ 不多也，一以通之而已矣。 即他把『多』字與『一』字相對，則知一者，果是一言而通之家、國、天下，便是終身行之。 而子貢又恐一言未必能貫通而無外也，乃夫子亦只直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以施之於人，如此而恕，則未有不可通之家、國、天下而終身行之者矣。 夫聖人以『恕』答子貢『一言終身』之問，與曾子以『恕』答門人一貫何謂之問，寧不脗合而明盡也哉！」

問：「孔子之時習，與曾子之日省，其旨同否？」曰：「孔子一生，只受用一個『時』字。 故其立教始初，即要人時習。 蓋學必貴習，習必貴時，如時動、時靜、時語、時默之類，謂曰『時習』，却似習乎時也。此『時』字習得停當，則其功用便是時措而皆宜，其根源便是溥博而時出，久久便可仕止久速，而聖之時也已。 此是吾人徹首徹尾一生大事。 而曾子用心細密，見得日用間有此三件，獨未愜意，所謂於此尤加

謹也。豈是時習之外，而復有日新之功也哉？」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真是尊信孔子之至處。」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只求仁。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俱貫徹了。蓋子貢不知，只管在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了土，爲萬民立了命，子貢也不知，又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墓，六年不去，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其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而不知當作『殆將』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亦與子貢一類看了。今日非敢故爲異說，蓋因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大衆皆爲悵嘆悵嘆。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實果是無知，還是謙說？」曰：「此是聖人說己分上事。蓋曰心本無知，如廣谷空空。鄙夫來問其說，定有兩端，我即扣而竭之，隨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也。故周子論思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故學者致知，便當以聖人生知的知，作個格子，所知不如聖人，其知非至善也；學者致思，便當以聖人睿思的思，作個格子，所思不如聖人，其思非至善也。立則參前，輿則倚衡，久久不息，便叫做其成功一也。否則只隨己意爲之，

則好知者其蔽蕩，好仁者其蔽愚，皆弗學使之然也。可不猛省而恐懼也哉！」

問：「默而識之，在孔子固是能事。在顏子之無所不悅，亦是能默識心通矣。但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子貢且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則下子貢數等者，安得遽言默識？況學問有頓有漸，不知默識之功，還是屬頓，還是屬漸？」曰：「頓、漸原是禪家話頭，姑置勿論。但先儒云：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不知此語的確否？」曰：「此語安得而不的確？」曰：「語既的確，則君在今日，亦當默識以希顏而已，更何辭且却耶？」

曰：「曩在京師，諸公常教之曰『人人皆可以爲聖賢』。自謂此只可說道有定體，而不知學又有成法。若學無成法，則道雖有定體，亦不爲我有也。」曰：「此語果然。豈惟學有成法，即默識亦有成法。」曰：「如何是默識的成法？」曰：「學是學爲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即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五更半夜，以此去自考自問，便又謂之默而識之之成法也。況子貢當時說：『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而夫子直告之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正是斥子貢之不默，而欲其默也。今子去夫子之所欲者，而就夫

子之所斥者，自予觀之，謂能守子貢之學之成法，則可；謂能守夫子之學之成法，則未矣。」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之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於是諸友論議，或謂本無去來而今則不免。或謂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如是之說，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本章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性』

也。夫惟好生爲天命之性，故太和絪緼，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超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爲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爲能，恰猶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内。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面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爲大也。不然，此書説聖神功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爲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問「仁之實」一章。曰：「此章書與《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❶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子。聖賢即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

❶「論語吾十有五」，原誤作「論吾十有有五」，據杜應奎本改。

『仁』；即此個從兄的心，叫他做『義』。仁義是替孝弟安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盛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傍，而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早聞。故其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刻也離不得；又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曾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其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固和美一團，而宗族、邦家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樂之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説樂之極，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絜矩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功效之妙所到如是。若論其始初着力處，則只是知得透徹，而久久弗去耳。今即《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平生願學孔子，果不爲虛言也已。」

一友告別，再求囑付。因謂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曰：「工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静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感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窅然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於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故心如空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本有也。今只慮子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爲位天地、育萬物本源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吾儒宗旨同否？」

曰：「後世諸儒亦有錯認，以此爲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冰炭也。」曰：「孔孟之言何如？」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白日青天，何等簡易，又何等方便

也。」曰：「既是如此，何故世人却皆不能盡如孔孟者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太深，聞見渾雜，縱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見聞，難説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工夫，須要如磨鏡的人，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爲諭。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即個冰之與水，猶爲相近也。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共師友講論，胸次瀟灑，即是心開朗。譬則冰之遇煖氣，消融而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況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功，真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開太平於萬萬世也。」

問：「求放心即是致良知否？」曰：「雖是一個工夫，然用處稍有不同。如求放心，是未嘗知學之人，須要發憤操持，以立其志相似。故曰：『將已放之心，使反復入身來，則知體精明，方可下手致去，即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也。大約求放心是外以約之於中，致良知是中以出之於外也。其中愈精明，則其發愈詳密；其發愈詳密，則其中益精明矣。』」

曰：「如此用功，與博約不亦相類耶？

曰：「博約亦離不得，故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今於天地萬物而責備在我，使此志卓然精明者，即約以守其身也。由吾身以統率天地萬物，而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發用充周者，即守其身而天下平也。此個工夫，從古至今，原無兩用，惟孔孟乃集其大成也。」

問：「里中自前峰先生偕碧崕、純齋諸公講里仁社會將數十餘年，今更通諸一鄉、一邑，真是君子之德風也。」

曰：「孔子云『爲政以德』，可以無爲而治。但觀今日之會，昭然可見。吾鄉老幼聚此一堂，有百十餘衆，即使憲司在上，也不免有些喧嚷。是豈法度不嚴？奈何終難静定。及看此時，或起而行禮，或坐而談論，各人整整齊齊，不待分付一言，從容自在，百十之衆渾如一人。天時酷暑，渾如涼爽。雖自朝至暮，渾如頃刻，更無一毫聲息擾動，亦無一毫意思厭煩，此却是何緣故？蓋是吾人之生，不止是血肉之軀，其視聽言動，個個靈靈明明，有一良知之心以主宰其中，往常亂走亂爲，只是信憑血肉，如睡夢一般，昏昏懵懵，不自覺知，以故刑罰也齊一不來。今日大家到此聽高皇帝聖諭，叫起孝父母、敬尊長等事，句句字字，觸着各人本來的真心。則誰無父母？誰無兄弟？亦誰不曾經過孩提愛敬境界？今雖年紀或有老的，或有壯的，或尚幼的，固皆相去赤子已久。然一時感通，光景宛然，良知良能，如沉睡忽醒，則中心耿耿，便於血肉形軀，頓爾作得主起。雖是舊時耳目，而視聽却分外聰明；雖是舊時聲口，而言詞却分外和順；

雖是舊時手足，而動止却分外敬謹。故自然不待拘檢而静定，勝如官府在上。豈止一身受用？且其天機活潑，生生不已。坐間看着鄉里，便大衆思要和睦；看着子孫，大衆思要教訓；看着清平世界，大衆思要安生樂業，以共享太和。只一心既收，便萬善咸集。此善政所以不如善教之得民，而政刑所以不如德禮之有耻且格也。何況此心良知，人人皆同，處處皆同。聞得有場好事，無不喜做，聞得有場不好事，無不羞做。今我老幼一堂，如此受用。日久一日，自一家而傳至他家，自一鄉而傳至他鄉，自一邑而傳至他邑，莫不翕然向風，截然歸一，即孟氏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將復見矣。此等風俗，皆由吾鄉忠厚世積，醞釀而成。今堂上尊長，年皆八九十歲，世味嘗過多少，聞得這段意思，猶懽喜忘倦。則幼而小者，咸如出山之日，駸駸向上。又可不發個憤勇，把從前睡夢着實打醒，將以後光陰着實愛惜，一舉足也不敢忘，一出言也不敢忘，從一旦以至終身，做個大孝大弟之聖賢，垂名天下萬世，也不虧了父母生育之恩、朝廷作養之惠、鄉里勸化之功也。豈不爲一代盛事也哉！尚其勗之。」

問：「學以爲人，須要得個直截道路，方令行者不差，而人人可做，何如？」

曰：「天地間，人是一團生理，故其機不容自已。上至公卿大夫，下及農工商賈，誰不求做個好人？又誰不有做人的路徑？但發足處，却要詳審。發足處只爭毫末，而在後成就，將天淵也，奚啻千里而已哉！如何是人在正經的道路？蓋人之爲人，其體實有兩件：一件是吾人此

個身子，有耳有目，有鼻有口，有手有足，此都從父精母血凝聚而成，自内及外，只是一具骨肉而已。殊不知其中原有一件靈物，圓融活潑，變化妙用，在耳知聽，在目知視，在鼻知臭，在口知味，在手足知持行，而統會於方寸，空空洞洞，明明曉曉，名之爲心也。心則孟子謂之曰『大體』，蓋體中之大者也。耳目、口鼻、四肢，孟子謂之曰『小體』，蓋體中之小者也。顧人從之何如耳？從其小，則爲小人；從其大，則爲大人。心止方寸，如何却爲大？身長七尺，如何却爲小？蓋目只管看色，耳只管聽聲，鼻口只管臭味，四肢只管安逸。所欲、所嗜、所求，不過面前受用，不能相通，更不知有其他，其體段原已纖細。做人者若在此等處去尋路行走，行得最好，便是今之鄉人出色者，田地足以充腹，廬舍足以安居，世業足以貽傳子孫，其一身口耳、四肢，也安頓停當，不論出仕在家，却都成得個人，但規模小小。此雖是一條徑路，然聖人説道，從欲惟危。蓋其發端既從口耳、四肢之欲着了一脚，此欲原是無厭足的東西，若稍放一步，便貪求非所當得，外面雖圖掩覆，而其中未必光明，其做人即落邪徑，而成個小人中之憸邪者。再若行險機熟，門面不顧，耳淫於聲，目亂於色，口體饕飡，四肢狠縱，便墮坑塹荆棘，反自戕其身，而爲兇人、惡人，以至於禽獸異類，而莫可紀極者矣。究其根源也，皆是各要出頭做人，但起初由身家一念嗜欲中來，末流遂不可救藥，此可見小體之必不可從，而小人一路，決不可不審擇防閑也。若吾心體段則藏之方寸之間，而通之六合之外，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

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脱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强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却指示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了此生的大路，説道大人者，要不失這一點赤子時曉知愛爹、曉知愛娘、伶伶俐俐，不消慮，不消學的天地生成真心也。此個真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如古之三遷善養，又遇着地方風俗淳美，又且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遜讓，食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爲人，若果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謂之做人的大路。《禮經》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西海而準，推之前乎千古而準，後乎百世而準。』是則聯天下國家以爲一身，聯千年萬載以爲一息，視彼七尺之軀，而旦夕延命者何如耶？故只不失赤子之心，便可以名大人。而大人者便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而鬼神合吉凶也。孟氏從其大體爲大人，真是格言至訓，簡易直截，惟在乎審所從而已。」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哉？」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諸生請訓迪。曰：「聖賢悻悻垂教天下後世，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之。如《論語》所謂時習而悦，朋來而樂；《中庸》所謂率性爲道，修道爲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經傳唤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爲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唤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趁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日，久之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今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自久久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也已。諸生勉之，予日望之。」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

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

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既喚而醒然，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又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而可引之終身也。況以聖賢經傳而會通之，則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修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爲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到海之水，寧不出諸涓滴之泉？碩果之結，寧不本諸纖芽之種也耶？諸生其益勉之，予日益望之。」

問：「諸生此時聞教，不止昏睡獲醒，且覺志意勃勃，興動而不能自已矣。」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原是至真無妄，至一無二。故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些子良知之知，些子良能之能，却似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世，彀足受用，固無其剩餘，亦無其缺欠也。」

曰：「先儒謂隨時體認天理，恐亦是此意否？」曰：「『天理』二字，是某自家體貼出來』，此明道先生語也。蓋明道之學，先於識仁。其謂『不須窮索，不須防檢』，直是

見得此理與天同體。沖漠而無朕，如何索得？運行而無跡，如何執得？然孩提不慮而知是與知，孩提不學而能是與能。則又天之明命，在人自爾虛靈；天之真機，在人自爾妙應。故只從此須臾之頃，悟得透、信得及，則良知以爲知，若無知而自無所不知；良能以爲能，若無能而自無所不能。所謂『明德』也者，應如是而明；所謂『率性』也者，應如是而率。赤子之心不失，而大人入聖之事備矣。不然，從思索以探道理，泥景象以成操執，彼方自謂用力於學，而不知物焉而不神，跡焉而弗化，於天然自有之知能，日遠日背。反不若常人，雖云不識向學，而其赤子之體，固渾淪於日用之間，若泉源雖不導而自流，果種雖不培而自活也。」

諸生咸踴躍再拜曰：「吾儕自昨晚以逮今日，反求諸心，果然未嘗頃刻而不明白，亦未嘗頃刻而不活潑也。雖居人世，實與天游矣。夫子之造化吾儕也，何其大且遠也耶？」

問：「諸生領教於天機之妙，固已躍然。但不徵以人事，又恐或涉於玄虛也。何如？」

曰：「天機人事，原不可二，固未有天機而無人事，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機。只緣世之用智者外天機以爲人事，自私者又外人事以求天機，而道術於是或幾乎裂矣。此孔孟之立教，所以爲天下後世定下一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也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弟也者，少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故以言其身之必具，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焉。以言其時之不離，則曰：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言而

不敢忘焉。邇可遠在茲也，則廓之而橫乎四海；暫可久在茲也，則垂之萬世而無朝夕。此便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實理、實事也。後世不察，乃謂孝之與弟，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桔槔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果者，芽須萌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爲？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詠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時方久旱，而沛然下雨，諸生乃舉手加額曰：「天之降茲時雨也，其爲茲會之發榮克滿，而顯諸象也歟？吾見淵泉之出，於是，益資其深；聖果之圓，於是益速其成矣。請次第其說以傳。」

孫羅 懷智 懷祖
懷義 懷敬
懷禮 懷忠
懷信 懷本
曾孫羅 萬里
萬象
萬會 梓
萬貞
起元

近溪子集 書

楚黄友人耿定向評

萬曆甲戌季冬，方伯暘谷方公、憲長西岩顧公、大參同野李公、禹江張公、憲副漸江張公，偕予集會五華書院，進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學」，「次顔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畢。衆求暘谷公爲之啓迪，公作而嘆曰：「仕之與學，分作兩事，此在後世則然。若聖門立教，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須臾不是道，則無須臾不是學；無須臾不是學，則又何分仕與不仕耶？況子夏他日又曰：『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事君能致其身』者，即是仕之優處，『吾必謂之學』者，即是仕而能優處，則其能學處也。朱子因前章先儒謂推子夏之言，其流將至於廢學，故此章遂主張分看。却不知合而言之，其流弊也小；分而言之，其流弊也大。」

予承公之意，因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爲學個甚麽？所仕者，爲仕個甚麽？如《大學》誠意、正心、修身，是所謂學；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所謂仕。中間貫串一句，只説『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説似有兩件，貫通實爲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爲個話頭。看他所

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絜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顔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絜，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爲一家，而不計自己之家；以中國爲一身，而不顧自己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爲天下者不顧家。』況聖人仁天下之志，思欲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冰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足繫累毫髮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而浮雲。』爲天下之志，直是如此其切；爲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彼少有繫累，又安能超絶千古，獨異群聖，而昭顯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西岩諸公咸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太平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一章、「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是悉心體認，

俾窮則可善其身，達則可善天下也。」

有問如何體認。曰：「此書須要先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字也。故其首章語道即曰『率性』。率性者，自然而然，不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不離須臾者，自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喜怒哀樂者，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道理，克滿於日用，發舒於性情，聖人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的，便通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者不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大舜來做個則樣，説道：天下皆稱贊舜帝是大知，而不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每在淺近之言，而其所循執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近而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語言最足淺近，閭閻之村婦最爲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之愛到反是仁義之實，而修、齊、治、平之本也。且細細論之，則不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已。鳶魚飛躍而上下察焉，又用中於鳶魚也。庭草意思，自家一般，又用中於草木也。

「吾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人。在外要做好官，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率民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官。若人人如此，便中庸可能矣。奈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下，且個個争效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官

矣。長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禄，荆軻、聶政以意氣而蹈白刃。且個個争效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做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以前數等之人説他不能，❶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若今我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爲治。而先儒陽明諸老，又惓惓以良知良能爲教。則諸生視前人已是萬幸，正好趁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個真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仰副君長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次日，太守請觀《鄉約》，父老、子弟群聚聽講。乃進而謂之曰：「汝等聽此聖諭，也覺動心否？」咸同聲應曰：「豈惟心動，且均欲涕下也。」蓋此土原是夷地，而其守又是女官，以殺戮爲家常，以戰鬬爲美事，吾民無老無少，若蹈水火，欲需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乃今變夷爲華，已去危而即安矣。況又復得與沾聖明之化，而共享太平之福也。

予因顧太守而嘆曰：「此方人民，其胥而爲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老幼之忻忻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爲加切，是雖饑渴之人，易爲飲食，而良心同然，則固不容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然則鼓舞振作，以全其興起之美者，固汝郡守之責。而善推所爲，使合滇省之華夷，而共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臺司之功，而不容自諉也已。」

彌勒諸生講「爲政以德」一章、「道之

❶「他」，原誤作「也」，今據杜應奎本改。

以政」一章。既畢，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爲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德』的『德』字，説許多以内聖爲外王，以精神心述爲倡率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理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汝：『爲政以德』的『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曰：「即是此個『政』了。」曰：「『無爲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是『民免而無耻』的『民』字否？」曰：「即是此個『民』了。」曰：「政爲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間之事。政既是民間之事，則『爲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曉得聖人説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間一家，只有三樣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有三場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件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帶來的。孟子謂孩提便曉得愛親，稍長便曉得敬兄，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心誠求中，真是良知良能，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與他説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即説與他聽，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説也不信。所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争，本來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爲政，不徒只開設條款，嚴立法令，叫他去孝、弟、慈，而自己先去孝、弟、慈。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久之，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

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果然『有恥且格』。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以從之，亦皆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爲政，却又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而不可欺。』今只爲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萬物、萬民、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强。心心念念，言着也只是這個，行着也只是這個，久久守住也只是這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閭閻，豈不可並於唐、虞、三代，而無難也哉！大衆其共圖之。」

臨安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仲弓問仁」一章、「子適衛」一章、「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兵憲定齋許公同在，因語予曰：「年丈平日最善理會經書，請發揮所講爲訓何如？」予爲作而嘆曰：「適聽諸生講説六章，似章各一義。予即聖賢先後語言，對滿堂上下意象，則若合群流而爲巨浸，汪洋活潑，於吾目中，欲少分異而不能然者。」

許公暨諸生咸樂有所聞，予因進講者問曰：「子初開講，謂孟軻氏見得天下只有一個善，聖學只是一個爲善。此個『善』，斂之一心而不見有餘，放之六合而不見不足。極是説得好聽，但不知也曾理會此個

善是甚麽善？」生無以對。

予曰：「此個善是個性善。孟子言善，只道性善。其言爲善，只稱堯舜。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耳。』且觀此時，堂上堂下人數將近千百，誰不曾做過孩提赤子來？誰人出世之時不會戀着母親吃乳？争着父親懷抱？又誰的父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看護小弟、小妹？人這個生性，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輿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雲南人與天下人一般，大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見得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自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懽然覺如己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便懽然覺如己的善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所以能底豫克諧，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定皆化，會歸于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仁來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當時弟子除顔、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後來却得一個孟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説：『仁之實，事親是也。』故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詞，每每貼在各人身上。纔説各人自己，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他見透了那堯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纔教顔子克己復禮，便曰：『一日而天下歸仁。』纔教仲弓所惡勿施，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爲政者，即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

章，亦是要以首章爲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爲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爲孝子，在天地爲仁人也，方俯不怍於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而名爲大人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乎仁，則可盡得一世明叡之賢才，觀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爲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何哉？」

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衆，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可做得。」予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古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東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己性生的，便不免有疑。夫有諸己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己也。此『信』字對『疑』字看，是説樂正子半疑半信，所以説他只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隔礙阻滯，決不能得黄中通理。黄中所通者，即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己而復者也。中通而理者，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其中，從此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便是以所可欲而先諸己、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路正脉斷絶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來補德性，説是有功於孟子，看來還於性善處有未脗合。至我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

一世聾瞶，遂致真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乃敢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爲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内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爲曠古盛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爲顔、冉邦家天下之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爲魯衛先勞教養之政，只此堂便是。如何爲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爲唐堯、虞舜與人爲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一個性善，平平地鋪在滿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不使你不足，也更不要説先時，也更不要説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人在於當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

許公乃遍呼堂中諸人而警之曰：「汝等各各須懽天喜地，以共享我以太祖高皇帝與當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

石屏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顔淵問仁」一章、「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一章。既畢，進講者謂之曰：「經書註疏，因求理趣明白，故不容不爲詳悉分別，中須識得渾融處，方於汝身有個受用。即如《中庸》，首章説有性、有道、有教，至行遠登高，却只説個君子之道，是豈無天命與人在中？至克己復禮，却只説個仁，是又豈無性道與教在中？故善讀書者，既知詳悉於章旨，更當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説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曾入口；説衣者，雖悉曉其織紝絲縷，而和暖未曾着膚。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

其生良久對曰：「今只能存此心，即可兼通諸書矣。」予詰之曰：「如何是汝之心？又如何存汝之心？」生曰：「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復詰之曰：「孝弟二字，極説得是。但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或又只仍前説書相似矣。」生良久進曰：「此時敬對太公祖，可是存心否？」予曰：「心是活潑潑地東西，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

其生忽然踴躍不勝曰：「吾心頓覺開明。」復詰曰：「恐還未然。」生曰：「豈敢空言，果覺開明。」予指而言曰：「此時汝心他人不及見處，即是隱，即是微。而獨覺光明處，即是莫見乎隱，即是莫顯乎微。此個莫見莫顯之體，雖率汝自家心性，然却是天之明命而上帝監臨之也。蓋天與人原渾然同體，其命之流行，即己性生生處；己性生生，即天命流行處。但一顧諟，則見得須臾難離，惕然警覺，恐然悚動，而光輝愈加發越，即是火之始燃，而一陽之氣，從地中復也。地中即謂之黄中。中而通者，乾陽之光明，知之所始也。乾知太始處，便名曰『復』。復也者，即子心頓覺開明，所謂『復以自知』者也。子心既自知開明，又自見光輝愈加發越，則目便分外清朗，耳便分外虚通，應對便分外條暢，手足便分外輕快，即名中通而理，所謂天視自己視，天聽自己聽，己身代天工，己口代天言也。頃刻之間，暢徧四肢，則視聽言動，無非是禮，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天地萬物，果然一日而皆歸吾仁，以位之、育之，而其修道立教之機，亦只反觀一己身中，更不俟他求而有餘裕也。故先儒有解

『克己復禮』作『能身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作『只此禮以視聽言動』，更覺順快。然又有説焉。子之反觀身中，雖已見得開明，見得發越但恐子或謂我是讀了許多經書，做了許久秀才，歷了許大事體，方纔有此知覺。是則只從道之高遠處看，却不道君子之高遠，原自藏在卑近處也。何謂高遠？汝今日光輝發越，是心知之充廣者也。何謂卑近？汝原日赤子出世，是心知之萌動者也。然汝初出世做赤子時，孩之則笑，提之則動，見父母便愛，見哥子便敬，其心知了了，視聽雖微，也未嘗不條理；喜怒雖弱，也未嘗不節奏。是則至卑至近之中，而至高至遠的道理，何嘗不悉寓於其内耶？今時解説，把父母其順做高遠，據《孟子》説人之『良知』，與《大學》説『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則宜兄弟、和妻子、順父母，正是鄉村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能者，恐只可作卑近而高遠自在，方更有味也。由此二章統會看來，則孔門宗旨渾然只是一個『仁』字。此『仁』字，遡其根源，則是乾體純陽，生化萬類，無一毫之間，無一息之停，無一些子之昏昧，貫徹民物，而名之曰『天命之性』也。本其發端，則人人不慮而自知孝，不學而自能弟，不教而養子，自心求而中，默順帝則，莫識莫知，名曰『率性之道』也。究其中間作用，則聖賢以人弘道，敬而修之。初須直信本心，從中通悟，而陽光在透，天命其在我矣。繼須顧諟天，明慎畏，將奉赤子真心于時保之矣。由是邇而可遠，卑而可高。禮與天地而同其中，樂與天地而同其和，萬民賴之以立極，萬物藉之以完生，而吾自己一腔之中，亦將同體乎萬方

萬世，而希乎踐形惟肖之歸矣。諸君其共勉之。」

通海諸生講「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邑中居民無老幼咸聚觀聽。予謂之曰：「讀聖賢之書，先要見得聖賢心事，其書説着方有精神，衆人聽着亦有滋味。聖賢之心何心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朱子註得極好，曰：『學，大學也。』志大學者，欲人明明德於天下也。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只是個愛親敬長，愛親敬長而達之天下，即是興仁興義，而修齊治平之事畢矣。故此一章，全重在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心、身，一頭管着家、國、天下。只因人生出世來，此條命脉，原是兩頭都管着，所以《大學》纔説物之本，便連及其末；纔説事之始，便要及其終。堯舜纔『克明峻德』，便『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武周纔追王上祀，便達之諸侯，達之大夫，而及士、庶人也。達之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孝』的『達』字解，❶『達孝』『達』字，要同下文『達之諸侯』的『達』字解。如云：親親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只如古先帝王達之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看，則前已言無不愛，無不敬矣，其詞不亦贅耶？

「試看此時，對着滿前師生以及父老、子弟，將數百人，那個不曉得要愛親？那個不曉得要敬兄？那個愛親敬兄不是從出世來即知、即能而與我一般耶？只因爲此一條真正命脉，生來一般，所以他衆人也無不忻忻然聽着我講，所以我也無不

❶「達孝」，原誤作「達字」，今據杜應奎本改。

忻忻然要講與他衆人聽。此等忻忻而講，忻忻而聽，又忻忻而傳播鼓舞，便可致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下。

「故必須到天下盡達了孝弟之時，方纔慊快孔子志學的初心、孟子願學的定見，却渾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而天即爲我，我即爲天，亦嬉然是赤子一般愛敬之良，而人亦同己，己亦同人。如此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是大幸，間或未然，亦終身思慕而成大孝。又如孔子只因一本《孝經》，得一個曾子英才。曾子、子思傳至孟子，却把《大學》、《中庸》孝、弟、慈的家風手段，演説成七篇仁義之言，恢張炳燿，與日月争光彩，與宇宙争久大。莫説秦、漢、唐、宋之英君誼辟，莫之或先，雖唐、虞、三代，而宰我且謂：其賢之遠矣。故王天下與達之天下，兩個『天下』字要粘連同看，方知三樂不與存者，不是虚空較説，乃是作用實事。蓋王天下未必能兼君子三樂，而君子三樂果足以該帝王之王天下也。嗚呼！內而聖，外而王，盛德大業至矣哉！而不出孩提之愛親、敬長焉。諸生只消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一句，便可作今日所講二章之總破題矣。」大衆愈加忻忻而謝，予亦愈加忻忻，而録之以傳云。

澂江諸生講「君子三樂」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舜居深山之中」一章。郡守請爲繹其義，予曰：「君子之學，莫善於能樂。至言夫其樂之極也，莫甚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孟子論古今聖賢，獨以大舜之事親當之。然自今看來，又惟是『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而已。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❶好是懿德。』此『好』字便是『樂』字起頭處。何以見民生而即好樂乎懿德也哉？你試看人家初生的兒女，曾未幾日，父親、母親、哥哥、姐姐，以指輕輕孩之，便開顏而笑。兒方孩笑，父母、哥、姐其開顏而笑又加百倍。故曰：『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然則有兄弟亦便有和順之心，此有物而必有則也。父母喜懽兒女，兒女喜懽父母；哥姐喜懽弟妹，弟妹喜懽哥姐。此即『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這是生來自知，而叫做良知；生來自能，而叫做良能。且無不知之無不能之。大舜初生，與我衆人一般；我衆人初生，也與大舜一般。父母、哥姐都孩之即笑，而大家懽天喜地也。但衆人年紀長大，不免分了始初懽喜孝弟的心，去懽喜少艾，懽喜功名。舜則愛慕終身，只要父母喜懽，只要兄弟喜懽，所以曰『允若底豫』，又曰『象喜亦喜』也。看他滿腔滿懷，徹骨徹髓，通只是喜懽孝，喜懽弟的意思，便自然喜懽人孝，喜懽人弟，故聞一句懿德好言，也樂然取之；見一件懿德好行，也樂然取之。只逢着孝弟的人，便喜懽不勝，即叫做樂取諸人，即叫做沛然莫禦。蓋恨不得他即同我一樣，我即同他一樣。若合衆水之派而趨下流，合衆派之流而歸滄海。所以天下之善士多就之者，成邑成都，而天下定、天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當時道人性皆善，是見得孩提之良知、良能，無不愛敬親長；言必稱堯舜，是見得堯舜之道，只是孝弟而已矣。故必孝弟如大舜，方謂之不失孩提愛敬之

❶「彝」，原作「懿」，據《詩經·大雅》改。

心，方謂之父母存而樂、兄弟無故而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怍而樂，方謂之得英才而教育之，以達己之孝而爲天下之孝，達己之弟以爲天下之弟，而樂於成其仁義之化於無疆無盡也。其王天下與否，不止是大舜之心不與，即天下萬世之論大舜者亦不與。你看大舜王許久天下，當時所行之政何啻千百萬件，今時未必皆傳，而所傳者只是孝弟，其孝弟又是深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的事，果然孩提之愛敬可以達之天下，果然君子之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也。此言雖鄙俚，無異野人，然亦彷彿孝弟一善，但得滿堂諸友見之聞之，懽喜奉行，亦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或禦，則一世英才，可以更無他讓，而親親之仁，敬長之義，達之天下，亦惟自茲澂江之郡，河陽之邑始也已矣。」

大理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司馬牛問仁」一章、「樊遲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一章。既畢，郡守莫君請爲諸生啓迪。予進令登堂，環聚顧諸生語曰：「適講說許多書，俱是敷陳世間道理。今大衆聚于一堂，如此坐立，如此相問，却是面前實事。諸生各以方纔口中談的道理，與今身子上的行事打個對同，果渾然相合耶？抑尚不免有所間隔也？」諸生默無以應。予作而嘆曰：「適纔許多書，却與汝輩身上一些對同不來。則推之平時，窗下之讀誦，與他日場中之文詞，皆只是一段虛見，一場閑話，而一套空理矣，與汝竟何益耶？故今講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當時提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蓋當時諸賢亦有如汝輩

欲理會道理來者，❶孔子則句句字字只打歸各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如答顏淵、仲弓以至于子路、子貢，莫不同是此段精神。就是後來記者將此議論作成經書，漢、宋諸儒將此經書演成註疏，我國家制令又將經書、註疏立成科試，與有司歲時進講，亦皆是接續孔子當時一段精神，使天下萬世人人得個實落受用也。」時一堂上下將千百餘衆，咸肅然靜聽，更無一息躁動。予亦瞑坐。少頃，因謂郡守莫君曰：「試觀此際諸生意思何如？」莫君忻然起曰：「此時一堂意思，却與孔門當時問答精神，大約相似矣。」

予曰：「豈惟精神可與對同，即初講諸書，亦可以「」對同也。蓋此一堂下如輿從，次如鄉約父老，次而吏典，次而生儒，又上如郡縣僚屬，其人品等級，誠難一概。若論此時靜肅敬對一段意氣光景，則賤固不殊乎貴，上亦無異乎下，地方遠近不能爲之分，形骸長短不能爲之限。譬之蒼洱海水，其來或有從瀑而下者，亦有從穴而湧者，今則澄滙一泓，鏡平百里更無高下可以分別。既無高下可以分別，則又孰可以爲太過，孰可以爲不及也哉？既渾然一樣而無過不及，則予與府縣以是意而先之勞之，諸生諸民亦以是意而順之從之，相通相愛，在上者真是鼓舞而弗倦，在下者亦皆平直而無枉，欲求一不仁之事、不仁之人於此一堂之前後左右也，寧不遠去而莫可復得也耶？吾人能以此段平明之體而養之於中，便可以語司馬牛之心存不放；能以此段平明之心而推之於衆，便可

❶「者」字，原重，據文義刪。

以語仲弓之所惡勿施；又擴而充之，便可以語顏子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故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覷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無或枉也。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所謂用中於民也。孔門惟顏淵、仲弓，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己便復得禮，於人便行得恕，❶故一可爲邦，一可南面。直是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子張、子路諸賢，不肯輸心向這裏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内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怠倦。至如司馬牛、樊遲，則聖人雖把目前事指點與他，他却必要生疑。蓋他定説聖人爲學，決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

于時，滿堂聞者翕然稱快，至依依戀

❶「恕」，原誤作「怒」，今據杜奎應本改。

戀，不忍別去。因命之歌，則歌《南山》五章。命再歌，則歌《勝日尋芳》一首。予顧諸生笑曰：「汝我之依依戀戀，庶幾乎東風面目，而愷悌樂只矣乎！滿堂上下，亦庶幾千紅萬紫，而邦家之基、之光矣乎！況天地生機充長無盡，自茲方而遍之天下，自此日而引之終古，其萬年而無疆無期也，亦在汝我之勉力何如耳！」予敬起，以稱謝于郡邑僚屬暨諸師生，師生暨郡邑僚屬亦再四於予致感。時方朝霧淨展，杲日空懸，光曜臨階，昭融特甚。予復揖諸君而申諭之曰：「太陽有赫，吾明德也。古之人光被四表，即克明其明德而天下歸仁也。慎之哉！此際人己相通，心目炯炯，是則海底紅輪而復以自知處也。顔何人哉？希之則是。惟諸君珍重珍重。」

永昌，長至謁廟，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一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太守陳君進諸生求教。

予謂講者曰：「汝曹若謂知之與好，好之與樂，由許多積累工夫，乃能然歟？殊不知適所講三章書内，知與好與樂，都藏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依着汝曹今日講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依着孔門三章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而好先於知也。夫世之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從容快活，便叫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率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嫁，《孟子》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母親，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古今更有何樂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彝』。孔子説《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

『好』實由『樂』而有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好樂而有也。故舜稱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好問、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邇言；所用者，却是庶民之中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也。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知不能，❶而愚夫愚婦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其次又嘆鳶飛魚躍，爲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鳶魚處。蓋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着，一切作爲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纔許多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忻忻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汝曹在此，若肯徹底融會，草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悶悶耶？魚鳥至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夫婦之愚，且可與知與能，況衣冠堂堂，萬萬非衆人比耶？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況既壯且老，萬萬非幼稚比耶？於是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四肢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光明，若從平地裏頭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其亨泰也哉！況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上下，無賢愚老少，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以此意而觀之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親疏，皆覺自率

❶「不能」，原脫，今據《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四書總論》補。

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是爲天下造太平，爲萬世開大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思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大平也。」

陳君同諸僚友共舉手加額曰：「今日爲聖天子稱賀太平，自此其益萬世無疆也夫！」

洱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既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爲王道耶？」對曰：「『殺之不怨』二句便是。」曰：「此是説王者氣象，如面前日之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者化』亦是。」曰：「此是贊王者道大，如説日光這等明，樹影這等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孟子曾説『以德行仁者王』，此却是直説王道矣。」予曰：「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却以何爲德、以何爲仁也？」對曰：「若要直指，可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已乎？」予曰：「汝既知此，則何必遠取，即次講一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後仁』的『仁』字，又是『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帥天下以仁』的『仁』字也。故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即是王者之德。而民興孝，民興弟，民不悖，即是王者以德而行仁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諸生説王道，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也須思量其須如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個來歷。❶如樹木然，必下地原是這樣果子，方纔末稍結成這樣果子，未有始初以荆棘種之，却忽然會長出個桃李來也。故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之不思不勉；而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小雖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況王者所過所存，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未有既達之天下，而不是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本末稍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脉。汝輩于今，却須猛省思量：人人皆做過孩提赤子來，人人皆知得愛親敬長來，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流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聖賢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其時志學，便即知歸重孝、弟、慈也；志重於孝、弟、慈，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充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個意思，又重重爲他發嘆說：『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不與存也。』夫一切外說之高美，❷至於王天下處便盡了。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

❶「個」，原誤作「做」，今據杜應奎本改。

❷「說」，杜應奎本作「物」。

無可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愧無怍，而爲學不厭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爲教不倦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前日良知良能，渾然成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化，其存不容以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今日吾輩既生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只在能辯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吾夫子當時志學一付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養而愈深，枝幹之參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昆陽州守夏子，適從歸化尹遷蒞州治，因請視學，及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院乃署州事麗江二守潘子即學舊基而爲之者，其前面滇海。予昨以治海經是，咸苦水勢橫溢，民居民田溺爲巨浸。今下流既導，田間惟溪水一泓，餘則悉已種苗，青緑盈疇，民之髦倪頌樂者洋洋矣。予謝諸職事勤績已，隨偕坐少休。

客有指堦除柏林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牆多樹以充梓材。樹栖群鳥，俱徙巢他林，窅無影跡。昨分守同野李公，命二守君止勿伐，群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翎羽翩紛，音聲鼓噪，與諸父老子弟樂意若相關然。予因憶向夏子尹歸化時，以事至省。予及分守李公延相談性學，夏子兼以所見自執，謂性命非下學可與。予爲辨析，直繼日以夜。後別且數月。茲來同遊於泮林海岸，聽鳥觀魚，夷猶靜止，似與疇昔之夜執語迥異。乃訝而詢以所得。

夏子忻然對曰：「漁以俗習，牿我天

良，恒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併力支吾，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於日用之間，自視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之儒先賢哲，恐亦難以殊論。是以近來考索支吾，雖不敢廢，然甚不爲拘迫而喫力矣。」其意將進而相謝。予止而謂曰：「子之近得，比之前時，果大徑庭，但『停當』二字，尚恐或未盡停當也。」潘子亦從旁笑曰：「世之人欲求『停當』二字爲甚難，夏兄則去『停當』二字，亦又甚難也。」

夏子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予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説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玆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而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説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

夏子憬然自省，作而應曰：「子在川上，謂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有間。況今當下生意津津，真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

物一體？故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再四嘆而賢之，亦因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只説顏子能以貧自安而不改，則吾輩稍有志向，亦可勉而爲之，恐難以動孔子之嘆如是也。」予曰：「子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願自今以後，日同諸生將此生生之機暢達敷布，俾一州二邑父老子弟俱忻忻以興孝興弟，❶相養相安，共兹林之禽鳥而和鳴，並兹疇之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風，六合同春之象，行自昆陽而肇端，以莫可涯量矣。」潘子復從旁贊曰：「夏子初任，而過承公勗。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好而示之夏子也，亦至矣！敬共爲夏子拜嘉云。」

楚雄分巡畢公偕郡邑諸君，邀會于龍泉書院。父老子弟群然而集，時見諸聲歌，間以鍾鼓，堂上下雍雍如也。予共感頌我祖宗德化之隆，淪浹遐邇，因徧呼士子各當興奮，以仰答遭逢之盛，且啓之質辯疑義。

一生謂：「天命之性乃《中庸》開卷第一義，敢請其旨。」予復詰以：「是章講説，近亦明悉，子今爲問，果何所疑耶？」生曰：「因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静之累也。」予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静作何狀也。」其生謾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虚無物。」予謂：「此説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静處也。

予謂：「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生及諸士子沉默半餉。適郡邑

❶「弟」，原誤作「孝」，今據杜應奎本改。

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畧無差僭。予目以告生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静否？」

此生意猶未解，傍諸士爲忻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静，不可得也。」予曰：「如是寧静，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世業舉子者，多安意於讀書作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此爲日用常行。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路，且須異樣工夫。故每每以閉户静坐爲寧静，以矜持把捉爲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量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中庸解作平常，固平常之人所共由也。且須臾不可離，須臾不離，固尋常時刻所長在也。諸生試觀適纔童冠擊鼓敲鍾，一音一響，鏗鏗朗朗；諸鄉老拱立肅聽，亦一句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

生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予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説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説做道體，是指功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静而不自知其爲寧静，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伊尹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吾輩安敢謂有所知覺，但復吾公

祖暨郡邑父師聯此嘉會，決非是來爲汝諸士子講説章句，期望利達。止因爲汝諸士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子穿衣吃飯而不差，相似寧静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静。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豎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以無負朝廷作養之功，不忝父母生育之德。不必更立門户，不必別做工夫。惟即汝諸士子之今日讀書作文，他日之中舉登仕，管保可以上同孔、孟、伊、周結果也。勉之勉之。」

二月初六日，丁祭方畢，永昌兩庠生儒具在郡邑，諸君率之于書院會講。予感而嘆曰：「人生世間，惟有此一件事最爲緊要。然人於百年之中，未嘗時刻休歇，看他何等勤惕，何等周詳，獨於此處却寬懷放意，不來説着理着。要之，總是不肯思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於今日，其間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如我等之勤惕而周詳者也，畢竟灰飛煙散，杳無歸着。使當時若移其勤惕之心，以來勤惕志氣；移其周詳之見，以來周詳問學，豈不亦得入于聖人宫牆而萬年一日也耶？况每年設立春秋二祭，每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爲吾輩樹立表儀，使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非夫矣。」於是諸生同聲起曰：「聖賢好做，雖市井愚夫亦當知之，但往往求而弗得，敢請示以其方。」予曰：「聖人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覓？所立五經四書，即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只草草率易，將一切舊套俚説便輕信，謂是聖賢宗旨，所

以終身老於佔僤，而自己性命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一生問曰：「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予曰：「若依舊套理會，莫説汝輩老成，即喚百拾童生，命以『天命之謂性』一題，便個個可作成文章，其於性命之理，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輩理會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鈍於吾輩哉？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固差矣，不知聖人當時却是如何理會？」曰：「若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旁詢其故，則曰：『爲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係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爲言，蓋吊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位方有可望矣。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壽命，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性命，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

初至騰越，警報方急，中外戒嚴，雖諸士人，心亦皇皇，故謁廟升堂，未及詳講。繼鄉縉紳邀會於來鳳山房，乃陽明先生手筆也。衆坐方定，急報酋賊前鋒失利，而黨衆猶尚負固，遂匆忙遣師，❶仍未終會。越數日，諸鄉達復脩會如初，亦坐方定，而捷音疊至矣。乃共賡歌相慶，頌我大中丞

❶「師」，原誤作「帥」，今據杜應奎本改。

王公運籌決勝之遠，而不肖芳會逢其適之奇也。

諸縉紳因顧州守張君曰：「吾騰文事武備，一時濟美，則萬世無疆之休，誠于茲會卜之矣。今此會堂，以『默識』名扁，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而識之』之『識』，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疾痛痾癢，恫瘝乃身，即文事之修，武備之飭，俱是不厭不倦實地工夫處矣。」客有問曰：「公祖《會語》謂『學不厭，教不倦，何有於我』爲不難，不知他章『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亦云『何有於我』，則亦可得不難否？」曰：「此亦從『默識』中來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是我之尊，則自然推不開，脱不去，其敬事勉力，亦已不得。如無所解於其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且能言之，而孔子却肯説此事何有於我身也哉！」

客良久嘆曰：「子貢當時説：夫子不言，小子何述？却是推開了自身，而欲覓之於外。『天何言哉？』夫子正爲方便，指以默的頭面與他。今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夫子不倦處。」州守張君噱然喜曰：「此豈惟可以知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蓋我與仁原是一個，四時百物，亦原是一個。豈有學不厭而教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生者哉？看來韓昌黎言『博愛之謂仁』也，未爲不是。」

予復進之曰：「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人》篇舉草木鳥獸而總名之曰『山』，舉蛟龍魚鱉總而名之曰『海』，舉家國、天下而總名之曰『人』，此學孔子《大學》之旨，一毫不差。」

張君復起而問曰：「看來孔子『仁』字，只是個『一』字，所以先正有欲把『易有太極』的『易』字作『一』字讀。然則所謂識夫仁者，總只是見夫一也。」

諸生復有質問者曰：「曾子謂夫子一貫之道即『忠恕而已』者，却不知一貫與忠恕又何所分别也哉？」

予曰：「分别即不是。纔汝張父母云『人與己是一個，四時與百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處，便知得孔子仁與恕處矣。」諸君因共浩嘆曰：「於今天下國家，若都曉得此個意思透徹，則諸宣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莽噠喇雖夷亦可服之華教。而況目前生民有不如保赤子如切體膚也哉？」予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固有的，亦人人本該得的。孔子説：『仁者，人也。』今出世既爲人，便出世來當盡仁也。盡這個仁，以爲這個人，則其人又何所不該括耶？即如今時鄉村俚語説某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是人，其曰『是人』也者，豈謂其能梳頭洗面而穿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也者，亦豈獨謂其頭面不整而巾履不備也耶？❶要必舉其所以處事、所以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之也已。故此意只患不識不知，若知識得時，自便不容辭，亦不容已。如我今知得是屯道，則屯政敢自諉耶？張君今知得是州守，則州事敢自諉耶？故屯田事、州中事，諸公一衆即問之亦多不應。若我與張君，則身雖在此，而心則往來四境，凡幾番矣。」

諸君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來，則

❶「巾」，原誤作「中」，今據杜應奎本改。

可以言默而識矣。屯是州之屯，州是屯之州，❶張父母之心，便同公祖，公祖之心，便同張父母，則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矣。」

客有年大者進曰：「如公祖與父母，則可謂純是天理矣。但不知人欲雜時，又作何用藥也？」予相顧囑曰：「君老矣，不應復有此大受用。若說破此等受用，則豈止從今至百二十歲，即從此至千萬億載，而無疆無盡也已。蓋凡言善惡者，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是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❷方始化作暗去了也。」客曰：「凡物有個頭腦，此默識而知，是學問的頭腦。二位公祖父母，是一堂人的頭腦。學問無默識，便邪便亂；百姓無官長，便邪便亂。不知在主宰上先立其大，而惟末流治之，則雖盡戮莽人，而邊鄙終不得寧謐也已。」客憬然悟曰：「幸矣幸矣，我公祖未說破時，老懷慌慌亂亂，只覺得人欲紛擾一般。今一叫醒，則反而求之，我自清早起來，梳頭洗面，頂冠束帶，清茶淡飯。繼而踴躍赴會，扶筇登山，迎公祖，而坐聽諸君而講，耳聰目明，身輕志快，即頃刻之間，而寸寸步步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雙懵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哉！」

有復詰之曰：「學問以默識爲頭腦，公祖請爲諸生言個默識頭腦乎？」予亦詰曰：「須先酌公巨觥，乃與公說此大頭腦

❶「屯之州」，原誤作「州之州」，今據杜應奎本改。

❷「瞽」，原誤作「聲」，今據杜應奎本改。

也。」張君戲曰：「此所謂頭腦，酒也。」予解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句處。諺不云乎，『酒中不語真君子。』」相發一笑。張君復目堂中柱聯有「静定」之句，曰：「學之有取於默也如是，所以君子之用功，不可不静且定也。」予曰：「默識是定静的頭，定静是默識的尾。不觀《大學》之定静，必先首之以知止也耶？」張君再拜謝曰：「學難乎有得。某于今日，若近於慮而得矣。先生之賜孰大焉。」客從而讚曰：「知止而得，是明明德於天下也。明明德於天下，則以己昭昭使人昭昭，生民耳目俱舉覩天光，而我朝以大明建號，不有徵於今日乎？」

翌日，復會鳳山書屋，舉城父老子弟俱，時駢集。客因起而謂曰：「俗語云：『人各有心。』以予觀之，是大不然。蓋人生世間，其秉彝好德，原有本心。若感觸之下，本心出見，則我即是人，人即是我。如今日堂上堂下人，雖千百而相向相通，心却渾然合成一個也。」予亦從而嘆曰：「豈惟兹堂之人哉！即昨隴川頭目辭去，因令通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目有感於士民懽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早復於門官求進見甚切。予令譯所欲言，譯者曰：『渠見州衛軍民，心竊不分，説金、騰與三宣，譬則均是天朝一段土田，中間只隔着一條埂塍。今埂塍内都是茂盛禾苗，埂塍外便都變做稗子蒿草。願上司也發大慈悲，着眼一同看看。』言訖，涕泪交下。予時亦大爲所動。」大衆從旁贊曰：「公祖之感夷人若此，真以萬物爲一體矣。」

有一生進而問曰：「萬物一體，誠仁者

之心矣。然孟子却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不知仁與道，又何所分別也耶？」予曰：「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處無時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爲山，水得之而爲水，禽獸得之而爲禽獸，草木得之而爲草木，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獨貴者，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忽然生出汝我這個人來，却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耳聰目明，手恭口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調用乎禽獸，裁制乎草木。由是限分尊卑，以爲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爲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爲長幼之道；辯別嫌疑，以爲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爲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而弘夫無爲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俱變做條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乾坤矣。」衆復讚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也。」予曰：「此『心』字與尋常『心』字不同。大衆在此，須用個譬喻他纔明白。蓋人叫做天地的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没人爲主，却像人睡着了時，身子完全現在，却一些無用。天地間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目却何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内外却何等齊整也耶！」衆嘆曰：「聖人不生，

萬古長夜，此語誠爲至言。今我此身本可以爲堯舜，爲孔孟，而顧自甘於禽獸以同汚賤，自淪於草木以同朽腐，其機誠繫於醒與不醒之間。今日責任，又在於我公祖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使騰衝内外，同一常惺惺焉，乃妙也。」

一生復進而問曰：「人之睡貴於能醒，果然矣。但孟子鷄鳴而起，孳孳爲善，孳孳爲利。雖均一醒，而所爲又有不同，則將奈何？」予曰：「醒與睡，是將他來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開眼處説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處説醒。若以眼開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堯、舜、孔、孟之外，而比比以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合眼之人耶？惟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出見本心，則人與仁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屬便成僚屬，鄉士夫便成鄉士夫，郡子弟便成郡子弟，豈不人道昭布於此一堂也耶？」曰：「『合而言之』之『道』與『本立道生』之『道』，可相同否？」予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即繼以『其爲人也孝弟』。蓋孔子之學，只是教人爲人；孔子教人爲人，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説『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親親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於爲人之人，則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遠可以愛物，齊、治、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下國家而無疆無盡矣。合而言之，則道豈有不生也哉？」

於是衆共舉手賀曰：「今日滿堂真是個個心目醒然，固未有一家之人皆醒，而盜賊敢窺竊者，莽酋不自此而遠避萬里也耶！」

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場。講聖諭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

咸依戀環聽不能舍去。予呼進講林生而問曰：「適纔汝爲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林生曰：「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下。」予顧諸士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林生竦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予乃遍指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支着足而立，傾着耳而聽，睜著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人哉！兩邊車馬之旁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氣之暄煦，藹如雲霞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林生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眞覺得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麽去持，也不曉得怎麽去放，但只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由再來聽得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的本心。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今日風暄氣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樂。今日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守分，閭閻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能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滋榮，苗稼自然秀穎，而萬寶美利，無一不生生矣。況人家一和而其興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

子，肯時時忍耐，不使性氣於親長之前，不好爭鬪於隣里之間，不多殺害於六畜之類，以去作喪這一團和樂之意，則千年萬載，長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之遲，而怕其去之速耶？」言訖，皆淫淫涕下。予强止散去。

林生復同諸士夫謂予開示，再四進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皆渾是本心，則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予復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林生復進而質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公祖斬然以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予浩然發嘆曰：「以意念也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夫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

諸縉紳請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也須爲諸生指破，渠方不至錯用工也。」予嘆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力執

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請於明倫堂，聯四日之會而後別。

客有因予論書稍不費力，徐爲嘆曰：「程子見張子《正蒙》云：片片赤心流出；朱子見周子《太極圖》云：分更分漏。先生苦心，今時在堂諸生，止覺公祖之流出者赤心片片，而未知公祖之分更分漏，原曾經無限苦心來也。」予感君之言，將備述先君先堂教育之勞，與從前愚頑之狀，真是萬苦盡嘗，而猶未免於不肖之歸者，情亦悽切。諸公皆同聲和曰：「古今人品但獲有所成立者，未有不本諸學習；古今之求學習者，未有不經夫苦楚，夫固不止我公祖一人已也。」

予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真如諸公所云矣。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苦習。某嘗在静地旁觀極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索飛鎗；極微之術，如占角讖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處處時時，未嘗乏絶，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一念精專，便自然各各會到家矣。奈何眼前有兩場事，較之以上諸般，更是平順簡易，却乃未見一人肯上心者？」衆皆愕然問曰：「是那兩場事？」予曰：「爲學而做聖人，爲治而開太平也。夫以上諸般艱難，只因人有個念頭要做，便是諸般皆會。此兩場，簡易直截，比之諸般尤爲百倍。若人果肯上心注意，則豈有帝王以後，更無善治，而孔孟以後，更無真儒也哉！此決知非聖人之難做，太平之難開，但只緣吾人一念之未切耳。」於是諸君咸憮然動色，惻然興懷，而慨然命予書之，以

爲立志之盟約云。

孫羅懷義　懷禮　懷智　懷信

懷敬　懷忠　懷祖　懷本

曾孫羅萬會　萬象　萬貞　萬里

起元等重梓

近溪子集　數

楚黄友人耿定向評

問：「『學而時習』，爲《論語》開卷第一義也。今以『聖時』之『時』爲釋，真得夫子達己達人之心，且明彰其仁道生生之妙矣。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現在之動静語默，爲吾心感通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子所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以聖賢經書所載，時中之矩，則成法而習之已乎？」

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于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通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爲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哉？即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究言其所由來，亦自三絶韋編於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苦心悉力而後得之。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其已然之迹，而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人欲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蓋天道人心，總原是一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

卦，聖人示人習時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强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説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説明習者，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有志學孔者，幸共深省。」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顔淵問仁，今説者似謂其相去遠甚。某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人，其勉强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衆互相詰難，至不可解。予曰：「孔門以仁爲宗，諸君且説如何方始是仁？」辯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是近日講義所云，某看却又不如心公理得，然又不如全體不息也。」有應之者曰：「此皆費力，總不如聖人自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何等明快！」予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説『克己復禮』，只『己』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説『己所不欲』，亦『己』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

天渾地，合成一個大大的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人共聽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着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真名言也哉！」問曰：「此等論仁，道理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予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爲大』。謂之曰『爲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爲一人者也。」於是諸君同聲約曰：「兹會也，其容一人而或外也哉？又其容一時而或離也哉？」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曰：「此言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座間纔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强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道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生則變化不測，即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即逆而順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爲徒；與生爲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毁譽、枯榮，即生死

臨前，而且結纓、易簀、曳杖逍遥，孔、曾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 要之，仁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赤子，而步步天堂也。 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間哉？ 大衆合共勗諸！」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見相似耶？」座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聞。」又有辯之者曰：「聖賢道統，亦説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易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心』，故道理只在活看。 若云不落見聞，此語則某所不解也。」予曰：「二君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爾。 蓋不落之云，即所以爲活；而所云活者，亦即不落之別名也。 若理看得活，則見亦是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爲相敵？ 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始相妨也耶？」

辯者又曰：「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某意謂聖人其初也要知識，久則知識忘而不用也。」曰：「此理也須活看，所云不知識而順天則者，非全不用知識，正是不著人力而任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 蓋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現也。」

辯者復曰：「某想天則之知，正不慮而知之『知』，此只本體之知也。 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以擴而充之耶？」予嘆曰：「世俗云『驢頭不對馬嘴』，言物之各從其類也。 夫心體固須擴充，但本體之知，原出不慮，則擴充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爲哉？ 《大學》謂慮而後得，

而必先之曰『安而后能慮』，噫！非定静之慮，而求天體之得也，其真驢頭而對馬嘴也哉？」

問：「慈湖謂誠意、正心，《大學》層節太多，似非孔子之書，何如？」曰：「心、意、知、物等字，原非始於《大學》，六經中亦往往言之。亦非止六經言之，反之胸中，實是有個虛涵之體。而虛涵應感，自意思有個擬議之端，而其虛涵感應，又莫非知體靈明貫徹也。此雖一切世人皆然，況聖人乎？」曰：「既一切世人皆然，則《大學》又何必許多功夫也？」曰：「知意與心，原與天同體，人累於物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學乎大也。學大則必加意天下國家，方爲誠切；心統乎天下國家，方爲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之大本而爲物格，乃是能立天下之大本而爲身修。慈湖是欲人一處用功，故約而言之，非便謂等節可廢也。」

問：「《大學》以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如何方是修身？」曰：「致良知則修其身矣。」曰：「如斯而已乎？」曰：「致良知者，不慮不學，而能愛其親，能敬其長也。故《大學》雖有許多功夫，然實落處只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故上老老、上長長，便是修身以立天下之本；民興孝、民興弟，便是齊、治、平而畢修身之用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學，其從心不踰之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統而言之，却不只是一個致良知耶？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之道備矣。」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曰：「聖賢

學術，須先見得大處，即如今時見人氣質從容，應事妥貼，亦有日爲中和者，此則僅足善其一己，而天下國家，未必推行得去。故《大學》、《中庸》，開口便説個天下，正欲恢擴吾輩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爲大中，和則爲太和，非是尋常小小家數，蓋其根原自有慎獨中來。所謂慎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間也。如此志願以爲工夫，如此工夫以畢志願，則天地萬物渾爲一己。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作用時，其體段精神，已包涵無外，天下事幾皆從其中妙應，而爲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或可以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爲天下之達道也。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慎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以天下達道形容慎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處也。中和致極如此，果是包含徧覆，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矣。」

問：「致知與慎獨何別？」曰：「不同。」曰：「何爲不同？」曰：「其工夫有先後也。」曰：「『獨』是獨知。既是獨知，原是一個知，則慎獨與致知，又豈容有先後耶？」曰：「學者未詳耳。《大學》分明説『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觀慎獨是誠意時事，則致知當在誠意先也。」曰：「然則『獨』非獨知乎？」曰：「『獨』是虞庭『一』字，亦即孔子所謂『一貫』的『一』字也。」問者躍然曰：「把『一』字作『獨』字看，甚是痛快。則『致知』可即是『惟精』否？」曰：「豈止如此！修身以齊治平，亦即是『允執其中』也。若在《中庸》，尤爲明白。如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却是『惟

精』，慎獨却是『惟一』；下文『中者天下之大本』，却是『執中』。虞庭宗旨，至孔子發盡無餘，何可輕易分合也哉！」

問：「人心之知，本然常明如此，此大學所以首重於明明德也。」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容增減。其謂『明德』，則德只是個『明』，更説個有時而昏不得。如謂『顧諟天之明命』，亦添個有時而昏不得也。」曰：「明德如是，何以必學以明之也耶？」曰：「《大學》之謂『明明』，即《大易》之謂『乾乾』也。天行自乾，吾乾乾而已；天德本明，吾明明而已。故知必知之，不知必知之，是爲此心之常知，而夫子誨子路以知，只是知其知也。若謂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當時已謂是知也，而却猶有所未知，恐非夫子確然不易之詞矣。今將本文誦之自見。」曰：「從來見《孟子》説『性善』，而《中庸》説『率性之謂道』，《孟子》説『直養』，而孔子説『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奈何據諸家議論，皆云性有氣質之雜，而心有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便可率，惡將如何率得？夫既有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於是自心亦疑惑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爲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得去存明去昏，而養且不敢直。卒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雜，無昏明之殊也。只能彀得此個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爲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問：「既曰仁即是心，心即仁，如何却説『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耶？」曰：「是因學者心有不仁時説來，乃見顔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則此心之體已化爲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顔子克己復禮，便心不着物，即流通神妙，心又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即是仁，仁即是心處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曰：「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滯，瑩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爲怒所遷，爲過所貳也。顔子好學純一，其樂體常是不改。樂體不改，則雖易發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圓融不滯之機耶？其明體常是，復以自知明。常自知，則過未嘗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貳其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了却天地間無限的造化；顔子一生，只一庶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其中。孔子要形容顔子善學而難爲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借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學者但將孔顔論學處細細對過，便自見得此難以口舌争也。」

諸友静坐，寂然無譁。良久，有將欲爲問難者，乃止令復坐，徐徐語之曰：「諸君當此静默之境，能澄慮反求，如平時燥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虚朗；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各抱一明鏡在於懷中，却請諸君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不免塵俗，則蓬頭垢面，不待傍觀者恥笑，

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

或問：「孟子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原得于造化爐中，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己放過。故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己乃知也。」

曰：「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先生喟然嘆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也耶？」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然學者之病，常苦於隨知隨蔽，又將奈何？」曰：「諸友試說汝心如何謂隨知，如何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子路强其所不知以爲知，即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亦只是知得不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爲善之時，則外物私欲，即自然蔽他不得了。」

曰：「諸友若要理會孔孟經書，做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書之言，與今時諸家講套集說不同。諸說所論的道理，另是一樣道理；諸說所論的工夫，却另是一樣工夫。與孔子、孟子所論的道理，所用的工夫，真如天淵之相遠，又如水火之相反，決不可以今時諸家集說，去解《論語》、《孟子》，亦不當謂《論語》、《孟子》即是今時諸家集說之所云云也。何則？如今時諸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爲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得來耶？」其友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爲中出來，亦誠然非可容人爲得來也。」

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爲得，

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人去蔽得，則子路雖强所不知以爲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之也已。」其友亦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

於是滿座皆浩然發諸慨嘆曰：「吾儕原有此個至寶，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❷埋没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看諸家之說，以迷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真實境界，純粹底裏，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其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脱離，豈知只在一言，❸而頓皆超拔也耶！願悉書之以告所未聞者。」

問：「《中庸》『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此論是否？」余曰：「陽明先生修道說云：率性一言，是『誠者也』；修道一言，是『誠之者也』。」一友復曰：「豈惟陽明，《中庸》固自分之矣，不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乎？」大衆論遂紛紛，問者難曰：「然則戒懼慎獨，俱只賢人分上事，所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者，彼皆非耶？」余徐爲解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今且將書本姑置，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爲着甚的來。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爲何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爲一？

❶「寶」，原誤作「實」，今據杜應奎本改。
❷「孟」，原誤作「子」，今據杜應奎本改。
❸「言」，原誤作「口」，今據杜應奎本改。

精光透露，神氣昭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爲靈，明者不失其爲明。所以説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有不相同，工夫實無一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爲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二句，似啓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卒乎天命率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爲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爲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强言其實。初先之時，❶自然已不住修；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説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聊述愚忱，以竢裁正。」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説維何？」

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説，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思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爲善也哉？」

曰：「今世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亦無所知，一無所能。此解果得根本乎？亦還只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

❶「之」，杜應奎本作「知」。

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入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哉？噫！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某觀今古儒先之言心者衆矣，然未有親切如先生者。」余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爲親切耶？」

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己身分上說起，便體段狹隘，不見萬物一體之妙。此今聽教，則覺無天無地，無人無物，渾然共個虛靈，至其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而異之也哉！」余默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

未見親切也已。蓋『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徹通天地，總然此是神靈，以充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强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子果於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專主靈知，而直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形容其體之浩渺無垠。又靈而謂之竅者，不過是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爲心也，原天壤充塞，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宥密，似竅而實則無竅。今合虛靈與竅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爲親切也已。幸再思之，幸共勉之。」

問：「心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但恐終是分折不得。」

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涵具在。言且難以着句，況能指陳而分折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即心而言，其初只是一樣。若即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爲學與不知爲學之分；人之爲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別。其不知爲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爲學者而工夫草次，則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輒於末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袪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背馳，即感應亦未能安妥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潛，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

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應感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强學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誰説其終不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强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静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曰：「近世諸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熟讀《孟子》語意，則甚未妥帖。」曰：「然則果如集註舊説乎？」曰：「雖近似而亦未得的確。若要的確，則雖從頭説將起來。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爲道。然而非其至者，必修道成全，而爲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立教而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降古聖神，自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爲人倫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爲學者，皆以意爲學；而説學者，亦皆以意爲説。故雖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却信古好古，以直探性命之微，而悉憑至善之矩。着力固極奮鋭，辨擇尤極其精詳，久之涣然冰釋，怡然理順，則我即聖心，聖即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中國爲一身，統會萬古爲一息哉？如是而自得之妙，居安資身之益，以至左右逢原之歸，固不待辯説而其理自見矣。」

問：「『萬物皆備』一章，其説何如？」

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説，則全是體帖『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今學者能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説，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天本無心，以生物而爲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爲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爲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爲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爲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誠善萬物之性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爲體，萬物以我身而爲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乃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蓋其爲體也誠一，則其爲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强而已；勉强云者，强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者，强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物我相通之幾，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矣，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惟在强恕；將圖行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强於體物，而體物尤貴於達

天，非孔門求仁之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歟哉！」

問：「靜工固在心中體認，亦有要否？」曰：「周子謂無欲爲靜，則無欲爲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爲俗情受用，然視之冲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曰：「孔子蔬水，顏子簞瓢，皆自有其樂者，恐正是此去處得力否？」曰：「豈惟孔、顏哉！從古聖賢，未有不在此中安身立命者。」

一友中夜興嘆，因起問曰：「何嘆也？」曰：「先生云學在孝弟。某有繼母，初雖不順，後委曲事之，亦能得其懽心。至有一弟粗率屢年，化之終不見從，須是何如用功？」曰：「君亦曾擇好友與之處否？」曰：「未也。」曰：「即此便見汝愛弟未至處。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血流，則呻吟號呼，求人問藥，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泣悟，余因徧呼仕途諸君曰：「手足且然，君父則吾元首、心腹也。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解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悼嘆於堯舜君民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衆共誓言而興曰：「如復有不切於心者，鬼神將陰擊之。」

一友自述其平日用工，只在念頭上纏擾，好靜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斷處常多，純一處常少，苦不能禁。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變遷。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泯滅，總無憑準。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自無間斷。

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則凡門户磚瓦。❶皆是此廳，即行動轉旋，❷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而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却在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兄試説他此心渾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不是之理？」曰：「如此渾淪是了，又豈有不筭學問之理？」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爲，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乃代之言曰：「亦只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爲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也。故只渾淪到底，即便不善化而爲善也，非爲善去惡之學如何？」衆皆有省。

問：「晚來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却云今時爲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真知也。」一友辨云：「意念上存想，果然未徹本心。至於舍却覺照，則吾人工夫漫然無可致力處矣。」余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真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却好趁着大衆佳會，放懷盡興，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知圓渾融，而大人能事乃可畢也。」

問曰：「此心知體，不過只是虛靈，豈復更有别物？」余曰：「虛靈固無别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似無不解，却原來只是個影響之見，去真知之體，何啻天淵！蓋吾人爲學，云是學聖。

❶ 則，原誤作「剛」，今據杜應奎本改。
❷ 動，原脱，今據杜應奎本補。

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公乾之爲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即主也。易之卦爻，俱是以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

余曰：「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畧理會得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必在遇人。某至冥頑，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年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真，遇得又早，故於天地人物，其神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啓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幇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惟願吾儕大衆，共竪一心，共竭一力，心堅力竭，則不患不通一個真知，不患不成一個大聖也已。」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厲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爲可欲，

便須審實如何爲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賢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他起手。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爲固有，便是信有諸己；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爲，神不可測也。只些些子善中，包涵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其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爲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今人初産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强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但人父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奈煩等待也。」或嘆曰：「然則孩提之童，不止可以明吾良知宗旨，而亦可以作吾用功樣子也。奇哉！孟子真教萬世無窮也哉。」

會中有問及人家宗法者，先生爲嘆曰：「豈惟此自然哉！人心亦有之。」或問曰：「吾心之宗何如？」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涣而統之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爲子姓，又分之而爲玄曾，久分而益衆焉，則爲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爲宗法，則統而合之，由

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爲命，本只一理，今生爲人爲物，其分甚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個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説出一個良知；又苦心極力，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來着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藹藹、渾是一個也哉？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個天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能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流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立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明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説天即是人可也，説人即天亦可也；説聖即是凡可也，説凡即是聖亦可也；説天下即一宗可也，説一宗即天下亦可也；説萬古即一息可也，説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説中説和，説精説明，説仁説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静，致虚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

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詖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啻霄壤也哉！却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門户，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至於相殘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會衆躍然起而謝曰：「今日乃知合天下萬世以爲宗，而宗始大也。請書以示天下萬世。」

問：「學者立心向道，亦自有懇切者，但入門下手之方又在何處？」曰：「吾儒學術，原宗孔門；孔門之教，全是求仁。然自己解註，只說『仁者人也』，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至孟子，又直截指出：天下之人，其初皆是孩提赤子，然不慮不學，却皆知得愛親敬長，此可證人即便仁，亦可知仁必以親親爲大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見得人皆有此良知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是見得堯舜也只是此個良知也。學者入道，從此處起手，便是桃李之核，着土定生桃李，五谷之種，着土定結五谷。蓋從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從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而親親、長長，以致達之天下，便即種核之着土而生之，惡可已而結桃李、成五谷時也。」

問：「今時諸士子，祇徇聞見讀書，逐枝葉而無根本，不知何道可反茲末習也？」曰：「枝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徹首徹尾，原是一氣貫通。若首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要之，還看吾輩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

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雖解牛斲輪之賤技，鳶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得以明心見道，而況五經四書，尤聖賢精蘊所寄者乎？若是個尋枝覓葉的肚腸，則雖今日儘有玄談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一友平素執持懇切，久覺過苦，來求見一脫灑工夫。乃止之坐曰：「汝且莫求工夫，某亦無暇與汝說。但同衆講會，隨時臥食，待數日有暇，再共商量。」旬日，其友躍然喜曰：「近覺中心生意勃勃，雖未嘗用力，而明白洞達，自可愛樂。」曰：「汝信得當下即是工夫否？」曰：「既承指示，亦能信得。不知何如乃可不忘失也？」曰：「忘原與助對。汝欲不忘，即必有忘時，所謂引寇入屋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豈止以此待人，亦常以此處已。看他寬洪活潑，涵蓄薰陶，真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而充之，以至於恒久不息而無難矣。」

坐中因論致知格物，各持所見。有謂聖賢之學，必考古證今，講習經書，以格物理，然後吾之良知乃得中正，仁始不流於兼愛，義始不流於爲我，而爲大學之道也。有謂格之與知，原非兩件，知即格之靈曉處，格即知之條理處，如二人相對說話，問着答應，即我之知，而答應一句一句，即是格也。舍却本心良知以求諸經書方爲格物，則便是義襲于外，便是學術支離。久久不決，乃有即二說以詰問者。曰：「皆是也。觀之古語，謂言出由衷之謂信，又曰：矢口而成章，吐詞而爲經，則格果不出於言之外也。又觀古語，謂言堯之言，又曰：非法言不敢道，必則古昔稱先王。似

考證、講習，亦有出於言之外者。故曰二説皆是也。」詰者曰：「如先生之論，果終無合一之歸乎？」曰：「有古語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夫既曰『擬議』，則豈徒用一己之意見哉！殆必近度諸心，遠取諸物。雖凡芻蕘之言，狂夫之語，亦所必察，亦所必採，而況聖經賢傳言而世爲天下法者，可不悉心檢點也哉！如此則準憑有在，既非自作聰明，而根本于心；亦非徒取諸外，斯爲合一也已。」

問：「《中庸》之書，原出《禮記》。今看『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又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果然皆爲《禮經》而發。」予曰：「何待至此，即首章『中和』二字，便開口説出此禮骨髓。其後所云，皆禮之皮膚而已。」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如何觀？」予應之曰：「君不知如何謂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君，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予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横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即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様潔潔淨淨，紅點着便紅鮮，緑點着便緑明。其節不爽，則其文自着；節文即着，而禮道寧復有餘藴也哉！」

問：「人性之善，是其本然，而聖人立

教，又必要許多工夫以盡其性，何也？」曰：「盡性工夫，子且勿論。但云人性之善，是其本然。此語果從心而發乎？抑聽得他人之言而謾爾云云也？」曰：「此豈從人言，實是自己見得。」予曰：「孟子當時一説性善，其在門高弟，如公都、萬章，俱紛紛諍辯。雖樂正子名爲好善，而性有諸己，尚在疑信之間。至於宋時諸儒先，則直謂孟子只説得一邊，須補以氣質方備，然則吾子聰明，豈能獨超乎古今也耶？」曰：「性字原從心從生，則性本是心中生出來的，安得不善！但人自家不能保守，便惡了。」曰：「如子所言，分明在字義上看，此性當作善；至在人身上看，此性却不免是惡了。子何曾見得性果善？要之，性善、着，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是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他肯自放過，蓋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真正舍死棄生一段精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問：「《易》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不知『乾乾』二字與『性性』之説，亦有分別否？」曰：「乾乾、性性，此語泛看亦似相同。但古之聖賢立言製字，必是各有着落。即如古人云：乾坤二卦本是陰陽，作《易》者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蓋指其性情而言之也。以此觀之，則先儒謂性性爲能存神，明白就其體段凝定處説。至《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明白就其工夫奮發處説。但『乾乾』雖説工夫，而不知順性之體，則把捉操持，或犯助長之病；性性雖説體段，而不知法乾之用，則散漫精神，又至忽忘之失。若善理會性命而能使骨肉俱爲渾化，則其體用亦自相停妥矣。」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可同於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則聖不可望矣。」

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泥於時説久矣，其心誠不能不疑，公其何以解之？」予良久謂曰：「子聞予言，乃遽生疑耶？」曰：「然。」予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予嘆曰：「是即爲不學而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誠然。」予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烱烱否？」曰：「其是烱烱。」曰：「即欲不烱烱得乎？」曰：「不能已。」予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赤子之心不在，而與聖人不同體乎？」其友再拜以謝。予曰：「今日爲學，第一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本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然其正經註腳，則却曰：『仁者人也。』人即赤子，而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愛親，故曰：『親親爲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

其友復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氏果已説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予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見聞，務爲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即子貢、原憲輩且信不及，況其他耶？所以曰：賢智者俱各過求，惟百姓則在日用，却又不能知，所以君子之道鮮耳。學者果有作聖真一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

學而自能，真是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如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受用，是何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直是簡易明快。所以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

其友復曰：「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他人人親親長長也耶？」予曰：「此却不要苛責於人。今天下家家户户，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諭他，説即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正謂：行矣不着，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惟我太祖，却真是見得透徹，故教諭數言，即唐、虞、三代之治道盡矣。惜當時無孔、孟其人佐之，亦是吾人無緣，即見隆古太平也。」其友至此大有感悟。

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

曰：「朱子云：學即大學之道，則矩即絜矩也。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本來明者，即愛親敬長，不慮而知，人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莫不興弟，即明德達之天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行，初年即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常恐主持不去，而群言淆亂，又慮精一之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然是不慮不學之體，而天命我知矣。以

後受用，即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手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孔孟相符，至漢以後俱絶響矣。」

問：「孟子知言、養氣，初並舉爲言。乃於養氣處説出許多工夫。至知言只略説効驗，更不及工夫，豈知言便如是簡易，與養氣不相類耶？」一友曰：「知言、養氣，原是一理，亦俱簡易。即如象山指楊敬仲剖扇訟爲是非之端，❶敬仲即一時悟徹本心，便渾然與天地同體。知言、養氣，何嘗有二理哉？」一友云：「不必別求，但細看孟子論養氣處，於孔子則欲願學，於夷、惠、伊尹，則云不同道，於告子勿求諸心之論，則斥爲義外。是氣無不養者，即是言無不知也。」一友又云：「以某觀之，却似微有先後。」或曰：「孰先孰後？」曰：「知得方能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方能知言，是工夫得手處。」先生首肯曰：「必如是乃完全也。」衆咸曰：「然。」

問：「《大學》格物，其詳何如？」曰：「知『大學之道』一句，便知所以格物也。蓋天下古今，人孰無學？但所學多于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爲大人，學則大矣。學大，其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善，而善又有至、有未至。惟此《大學》一書，則孔、曾師弟信好古先敏求，直述自首至尾，皆是明言如此爲學，方是爲學之大；如此爲道，方是爲善之至也。今日細細看來，真是字字句句，爲天理之極盡，而無纖芥之或遺；爲人情之極公，而無毫髮之或私，而爲千古聖賢垂世立教之格言

❶「扇」，原誤作「翁」，今據杜應奎本改。

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度思惟乎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而爲本爲末？吾今誠、正、修、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是則即名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曉得意、心、身之所以能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家、國、天下之末；又明白透徹，曉得誠、正、修之所以當爲先，而自可及乎齊、治、均、平之終，先後一貫，停妥不亂，便近大學之道而知止乎至善也。由是所學，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視諸古先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精蘊，其規模，分寸不爽，乃爲定、静、安、慮、能、得至善以止焉，而後大學之事畢矣。究竟其明明德於天下，原非他物，只是孝、弟、慈三者，感孚聯屬，渾融乎千萬人爲一人，貫通乎千萬世爲一世已爾。觀其於『誠意』章，自『穆穆』説到前王所以不忘，已是統總本末始終，而歸極乎至善矣。後來『正心』、『修身』，及于篇終，雖各分章，而詞却只是一意，不過敷演詠嘆乎此而已。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句便足以盡發《大學》之精蘊。『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句便足以盡概《大學》之規模。然則聖賢是書，固爲千古帝王盡心民物之矩格，又寧非孔、曾、思、孟學脉傳心之公案矣乎。一得之愚，願就有道者其共正之。」

問：「《大學》工夫，次第詳明，果是入德之門。」

曰：「《中庸》、《大學》當相連看。若論入德，到先《中庸》。觀三十三章明説可以入德。所謂德者，蓋至誠至聖而渾然天德，所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而《大學》則接過以爲至善，却是經綸立本，而知化育之一大規模。合而言之，《中庸》則重天德，而《大學》則重王道也。」曰：「今世言至善者，紛紛不同，而先生却只以孝、弟、慈爲明親至善之實，是果何所見耶？」曰：「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觀赤子之心，却只是個孝弟，而保赤子則便是個慈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世間言德，皆是慮而知，學而能，惟此三德，方是天然自明之德矣。人之相親，須是骨肉方爲至親，舍孝、弟、慈，則難言至親也。故《孝經》首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治平天下。』然則至善，又豈外此三德也哉？❶」曰：「孟子言聖人人倫之至，如何下文只說治民事君，而未及此三德也？」曰：「汝輩讀書真是草率，汝看他說治民，便說所以治民；說事君，便說所以事君。今將堯來細論，惟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協和，則其所以治民，非正說孝、弟、慈耶？又將舜來細論，則四岳舉他時，除了底豫頑嚚，克諧傲象，更無別樣伎倆，則其所以事君，非正說孝、弟、慈耶？至於治平本章，則明白說『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聖訓昭昭，勿生疑貳。」

問：「《大學》傳誠意、正心、修身，全不見詳細指點工夫，却都只在應物之跡上形容，何也？」

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身心即是天下國家，而家國天下即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原止一物，始終原

❶「德也」，原重文，據文義删。

止一事，渾淪聯合，了無縫罅。此是《大學》之大章旨也。故其間非無工夫，但工夫自別。如身、心、意，偏要説天下、國家，蓋是天下國家之外，無身、心、意也；齊、治、平，偏要説誠、正、修，蓋誠、正、修外，別無齊、治、平也。要之，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誤聽泛觀者，只是要打開。却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機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蓋其理其機原出臆想也。故某嘗妄議此書既名《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爲之者，亦須大手段也。」

問：「爲學工夫如何乃能上進？」曰：「白沙先生云：大道本無階級，而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子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無進矣。」曰：「某日中亦嘗有三四遭作疑時，但未見長進爾。」曰：「吾子如何作疑？」曰：「某日中承教，多能妥帖，然就中亦有不慊意處，故常不免作疑也。」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當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惟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爲然。否則，小疑且莫能作，況大疑乎？請爲子設一譬喻：如今奕棋者纔知通子，對局者亦然。則不數着而即取勝，此則學問慊意處也。子謂學奕者即可以勝而自安乎，抑不可安乎？以爲不安，棋已明白殺局；以爲安，勝着不應如是容易。若是精進漢子，此時自會遲疑，自會去打古人棋勢，自會去向國手請教。如是而疑，如是而學，則其人亦自會見得前時殺局粗淺，僥倖勝乎不善奕之人；亦自會見得所殺之局，其中

藏有無限神機妙算，而我一時未能識得，妄自喜爲殺局也。故疑之進道，大率類此。但竊憂子之好爲勝着，而樂與不若己者對局爾。」

坐中因歌心齋先生「入室先須升此堂」詩句，而音韻聱牙不得和協，或問其故。曰：「此生於歌調未及精通，不知詩是平聲則有平聲之調，詩是仄聲便有仄聲之調。不辨平仄，所以調必聱牙也。」曰：「聞歌調須是明得春夏秋冬，便好聽聞，豈此歌尚未入調耶？」曰：「七言八句，是唐人之詩，又謂之律詩。蓋唐人作此詩，其字其句，其音韻、其平仄，如法律然，分毫差不得。此惟詩社諸人，自相傳受，故其詩入律，便其歌高下，自成春夏秋冬也。至於講學諸儒，則止以詩詠學，而其律少諳，間或於春夏秋冬之調難合爾。」一友遂欲予將所歌詩中意義發揮，予曰：「心齋先生此詩提警學人極是緊切，而所言工夫亦極是明白，不須更加發揮矣。但以前歌詩言之，則爲詩者有爲詩之道，爲學者有爲學之道。若論爲學，則有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先生與心齋先生，雖的親師徒，然陽明多得之覺悟，心齋多得之踐履。要知，覺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俱稱賢聖。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力，必先以巧，則覺悟、踐履，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紊。如此詩謂『念頭動處當謹』，然念頭動從何來？則未謹之先，不可不探求也。『舉足之間必慎』，然舉足將何所之？則未慎之先，不可不商訂也。若能依得孔孟之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既濬、流出自清，而念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

向，適國坦途，而足之舉也，何等安穩！故某嘗謂我明幸生陽明，真是電掣雷轟，星輝日耀。不惟及門高弟藉以入聖超凡，而聞風興起者，亦自可以化頑鐵而作精金也已。惟諸君其共勉之。」

問：「《大學》首先明明德。」曰：「『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爲天者，爲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人，自朝至暮，自幼至老，無非此知以爲功用。舍知以言心，是無日月而能成天也。有是理哉？」曰：「天無二日，人亦明德焉足矣。乃云『明明德』者，何耶？」曰：「知，一也。有自生而言者，天之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有自學而言者，人知己之有良知也，所謂明明德也。故百姓日用不知，惟聖賢則能顧諟天之明命也。惟顧諟則命益顯，知益妙，自然明明德於天下。學則成大學，而人則爲大人也已。」

會中所坐堂額，舊以「復心」二字題於其上，衆因以此爲問曰：「復之時義大矣，豈尋常言復者多自天地萬物爲言，而茲謂『復心』者，則自吾身而言耶？」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即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

此天心爲復。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

一友遽然起曰：「如先生此言，則復亦甚簡易，如何本文却又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翻費許多言説耶？」予曰：「君徒知聖人之復費許多言説，而忘自己此時重費許多言説，亦是復之所爲。蓋復生道也。復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於時爲春夏秋冬，於物爲生長收藏。其始也有所自來，其終也有所必至。即君聞吾言，躍然以喜。喜意一生，則許多言説自生生莫遏，君雖欲已，其能以自已耶？」曰：「某自三十年前在此論學，先生教以通《易》。某自是即將此書熟讀詳味，今至衰老，文義雖覺日明，其身心似覺日昧。他説『復，亨』，我却不曉得亨；他就『七日來復』，❶我却不見復；説『休復』、『頻復』，我却不知是休、是頻；他説『敦復』、『迷復』，我却不知是敦是迷。」予曰：「君亦是復，但顏氏則『不遠』，而君獨稍遠爾。蓋此之不遠，即『違道不遠』之『遠』，非是差失不久而遂反正也。蓋天地之氣，原是陽剛健運，健運則須周迴，周迴則成往返。止緣他健甚，故往則舒張溥博，化凝坤厚，然反則輕清快便，自是陽明。故卦辭贊復以亨者，因前則往不利，而此則出入無疾也。出入無疾者，以來爻皆反復陽道，陽道既反，來於七日，則其往焉有不利也哉？其象之以剛反，剛長順行，總是其行以乾天剛健，生生不息之心，於此畢露，而曰『復其見天地

❶「復」，原誤作「後」，今據杜應奎本改。

之心』也。」

坐中有善治《易》者，從而嘆曰：「甚哉，先生之深於言易也。但不止卦辭爲然，即爻之爲爻，其辭亦無不本於卦象而發揮之也。」予應曰：「果然。蓋『易』之一字，原止乾陽變化而成六十四也。今觀『剥』、『復』相連，『復』之下爻，即『剥』之上爻，引而伸之，而不竢他取，故其復爲不遠。而爻辭謂以修身者，即所謂反求諸身，把柄在手，而樂莫大焉者也。二爻之『休吉』者，亦言陽行之生長順適。二雖陰，不敢爲泥，自能下就乎初之仁也。三則進而又進，義氣奮厲，是謂『復』之頻而無咎也。至於上卦之四，則正應下卦之初，而且居乎四陰之中，故『中行獨復』，而惟陽道之從矣。至五爻之『敦』，則即二之『休』，而安且成焉，以自考之得乎順且中也。夫『復』至於『敦』，雖言乎人之善承乎天，而實言乎天之善體乎人也。如是，則宜物物之皆春，而人人之皆聖矣。然物可以皆春，而人則難以皆聖。何則？天之體物無不周，而人之奉天多不悟。善哉！孟夫子之言曰：『行矣而不着，習矣而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爲道者，衆也。』夫曰『終身由之』，則陽明之復，何嘗頃刻離人？然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爲道』，則人在復中，又何嘗頃刻而不自迷也耶？故其詞以國譬心，而言天君之失職；以師譬學，而言十年之不克征。要之，其凶且災者，非謂其終迷而不復，乃是在復而自迷。不然，豈至於爻而尚有不復者哉！」

其時善治《易》者共參伍爲論，而聽者咸忻忻有省。獨一友辯之不置，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即陽復身内，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同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静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君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覩，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曰：「據先生所教，似謂吾身本自有復。但某嘗反觀胸中，固有靈衷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憒；固有循循就道之時，乃不久而躁妄。豈真陽既復之後，更如是其不一耶？」曰：「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所謂頭腦者，即江西一省之有都臺，而君家合宅之有主人也。將帥登壇，然後卒伍自肅；家翁正位，然後婢僕自馴。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君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君試反而思之，豈嘗有胸中炯照，能終日而不忘耶？事爲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即能終日夜，則又睡着矣。」曰：「果是夜間魂夢紛擾，不能禁當，尚望先生明白指示，如何乃得頭腦端的？」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君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

時此友亦隨衆稱快，竊占其中尚未釋然，❶乃於飲酒之間，再一叩之曰：「君今

❶「釋」，原作「什」，據文義改。

於復，更覺何如？」其友赧然面赤曰：「某在此坐，飲食俱不得妥帖，而只是惶恐無地也。」曰：「君今惶恐甚的？」曰：「自古賢聖如何便皆能復，我輩如何便不能復？今須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者，而惶恐乃釋也。」[1]曰：「君今此意又是遠以求復，而非反身近取矣。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君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能去得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也。若能反身密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爲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已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之能窺也耶？君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炯然之功亦將無用，便是『后不省方』，而內者不出矣。物欲無擾，意見不萌，君身不渾是個復，而君復不渾是個身也耶？」此友乃惶然自悟，懽然自喜。衆共叩首中天，而慶大明聖化之萬萬世無疆也。

孫羅懷義　懷禮　懷智　懷信
懷敬　懷忠　懷祖　懷本
曾孫羅萬會　萬象　万貞　万里
起元等重梓

[1]「釋」，原作「什」，據文義改。

近溪子附集

明德夫子臨行别言

師别同志書曰：「不肖謝世，萬罪、萬罪。《會語》幸毋忘平生也。性命一理，更無疑矣。臨期奉報，心幾欲語，行辭歉然，惟君珍重珍重！」

八月二十八日，許盱川先生洛、丘厚山先生浙問疾。師曰：「我於塵事不着一毫，此心廓然矣。」

南城魯四尹文視疾，請曰：「老師疾，宜用玄門工夫。」師曰：「玄門養生，壽僅百餘，若此學得力，則自是而千萬年，千萬年猶一息耳。」孫懷義、懷智，復懇如魯四尹請。師曰：「汝輩與諸友着緊此學，便是延我命於無窮。不爾，縱年歷數百，奚益哉！」

二十九日辰刻，師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師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師曰：「人生天地間，須要有頂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落寞。」

師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就罷，須要發一箇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日不放，後日方有成就。」

或問「修身爲本」？師曰：「仁者人也，人渾然只是一個仁，便是修身爲本。」

諸孫問考終有何語，師曰：「諸事俱宜就實，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

師又謂諸孫曰：「聖諭六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明孔孟之蘊。汝能合之《論》、《孟》以奉行於時時，則是熙然同遊于堯舜世矣，於作聖何有？」

師又謂諸孫曰：「我歸後，遊方僧道一切謝却。我本不在此立脚，但因其貧濟之耳，力量有大小，汝曹自斟酌之。」

孫懷智問師去後更有何神通，師曰：「神通變化，此異端也，我只平平。」

中午賓蘭萬左史言策問疾，師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共無惑、無惑焉。盱江七十四翁羅汝芳頓首書。」自玆絶筆。

賓蘭告退，師猶正立拱手而送。復端坐，目諸生曰：「夜還來坐。」

九月初一日，師自梳洗，端坐堂中，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仍稱謝。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珍重、珍重！」諸生哭留，師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至初二日午刻，整冠更衣而逝。

萬曆戊子八月晦，羅先生疾且革，楚同門弟萬言策往問，先生色津津喜曰：「聞從者有行色，不能具祖帳，予將棄玆蘧廬矣。幸可留兩日，君當復來。」時門人環侍無慮數百人，出先生言別同志語眎言策，讀之矍然已。執先生手，診脉息蹶然，請曰：「願先生終惠一言，秪用夙夜。」先生命筆札，爲真行書前數語授言策。已，拱立目送出。出則拜先生于前堂，猶致遜謝語云。明日九月朔，偵先生，報少甦。竊私謂庶幾無死，

乃竟如其言，以朔二日午卒。嗟乎！先生當彌留之際，持志堅凝，言動不失故常，作書字勢遒勁，行列端整，且計日反真，如歸故宅。一切放下宗旨，進于忘言矣。嗟乎！先生斃而後已，殁而不朽哉！明日，哭先生歸，再啓遺言手澤，宛然溘焉隔世。謹志之心，不知涕之潸然也。是日言策敬拜手書。

昔子輿氏於魯大夫問疾，以將死言善，示當識其言，《魯論》記之昭如也，以言足傳也。吾師近溪羅夫子手答左史萬元獻問，終以詔乎同志，其仁天下萬世之心，大可想見。元獻綴數語于後，以質諸同門。復走東繼臯曰「幸即取過付梓」，蓋欲推夫子之仁，永仁斯民也。繼臯叨列門牆，素司書刻，謹併録夫子臨終大略，爰授梓人。嗚呼，惜哉！大弗獲已也。嘗聞尼山云崩，易水曳杖，孔子之殁也，如是垂憲，于今不衰。史記有虞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先儒釋其爲天地鬼神，必有以相之，斑斑可鏡已。今兹前期，雷雨崩從姑山一角，折大木百餘株，夫子自知其將還太虛，顧發于言，書于楮册，形于群動，毫不踰矩。追視二聖，同符千古，獨無默相於其所歟？然則天之將喪斯文也，又將相斯文俾聞且見者，庶幾有續焉爾，烏忍不以告於四方同志，共生興起心也。且邇者楊太史貞復曰：「老師活孔子也。《會語》八本，乃六經之命脈、精髓也。竊謂當如古人誦經之意，每月會同志，誦之一過，益莫大焉。」由太史公斯言繹之，愚以爲是《別言》又《會語》中之命脈、精髓也，尤宜日誦一過焉者，

又烏敢不以告於四方同志共生警策心也。時戊子重九後日，心喪門人廣昌聶繼皋稽首謹書。

昔賢有言，仲尼没，微言絶，七十子喪，大義乖，旨哉！其言之也。今習博士家言者，甫束髮知章句，有所聞於塾師，即曰「道如是、學如是也」，顧烏睹所謂絶而所謂乖者，又曷以也。漢以來諸儒，離經衍疏，不無功於孔孟，然見其遠且大者，或罕矣，矧奥旨哉！道不終晦，而有宋明道程先生，直契聖真，奈爲之徒者，不旋踵堙之；嗣而象山陸先生，稍稍振焉。逮我明運際文明，而陽明王先生挺生姚江，所幸及門有心齋王先生，若我先師近溪子羅子之於姚江，蓋聞而知者也，倡學於盱江，而傳習其説者幾遍海宇。今其遺言如《近溪子集》、《四書答問》、《五經翼編》、《仁孝訓》、《一貫編》諸書，炳炳在已，微言大義庶幾哉暝而曦哉！儒雖不敏，非阿所好者。邇哭先師於盱之明德堂，將道閩、浙還吴，值將樂揭君志點于雙峯三華之間。揭君嘗束脯先師者，且命其子一貫從儒遊，欲聆師旨，而謀刊師《别言》廣之同志。儒韙之，因題其端。心喪門人，吴郡曹胤儒謹識。

近溪子附集卷之一

盱江門人　黃承試季兆父編次
　　　　　蕭應泰元之父校正
孫　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敬　羅懷本　梓

皇明理學名臣傳

雲陽後學譚希思撰四川巡撫

公諱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建昌南城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差長，罹火病，遇禾川顏君，教之習静，病日減，遂事如師，因一意性命學。居恒泛觀魚鳥獸禽，愛其群隊戀，如悲鳴相應，惻然思曰：「何

獨人而異之？」偶塗行，逢客談笑，竟日忘倦，又惻然思曰：「何獨親戚肉骨而異之？」從此痛自刻責，力祛己私，善歸人，過歸己；益歸人，損歸己。初學時，每清晝長夜，揮淚自苦。久之，己日有克，甚至不愛髮膚，念念以利濟爲急。

嘉靖癸丑，第進士，寓京師。與姜鳳阿賓、胡廬山直、鄒穎泉善、耿楚倘定向、劉養旦應峰諸先生，聯同志會，辰夕切劘，各有所得。維時分宜柄政，網羅名望，公寧觸忤，靡少染。出守寧國。衍聖諭六言，日令講生發明，父老、子弟依戀環聽者萬計。公即境即言，發其渾淪活潑之機，啓以並生同生之天。有苦思慮起滅者，則以心體未透覺之；有以中常炯炯爲得力者，則以赤子原來帶來正之；有以持心不放爲工夫者，則以意念端倪聞見想像之，

錯認者，提醒之。隨問隨答，惟是性靈朗耀洞徹空澄而迴無隔礙，自然圓妙，迅疾一粒而九有盡含，一息而萬年莫竟，總括之以「覺」字。覺，靈知也，言人心之靈，動于感應，其是非得失，纖微罔不自知，循其知而致焉，是聖賢之關鑰也。于時聞者多有省，寧之人信如蓍龜，親如父兄。

入覲，同徐巖泉熿，謁政府徐文貞階于西苑，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官多譽俊，所患學脉不端，請合併一番示嚮往。文貞躍然，大會于靈濟宮，蓋本朝稱盛舉焉。嗣是，所至宦轍，群人而學，如寧國然。萬曆癸酉起復，謁首揆張太岳居正，多感傷，張問故。公曰：「閭閻疾苦難上達。」張曰：「堯舜獨不病博濟耶？」公曰：「由某論之，唐虞君臣，刻刻時時，必求博濟。」張默然。未幾入賀，以會友講學被劾去。或請少輟，從時好。公曰：「此學，命根也，某披瀝矢心，即萬死不悔避。」或曰：「不懼黨錮乎？」公曰：「人患無實心，實心講學，必無錮。黨人者，好名士也，非實心講學者也。」

自是遊名山，求友生，涵泳理會，日益精進。其言曰：「良知心體，神明不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此方是功夫妙處。」又曰：「生者，天地之德，人則天地之心。心之生德，精瑩靈明，妙應

圓通，渾渾淪淪，初無名色。天壤充塞，似虛而非虛；神明宥密，似竅而無竅。故孟子直揭知體，名之曰『良』。良字訓作易，直言其感而遂通，元不出於思量；發而即至，元難與以人力。世人不省，緣此起箇念頭，就念生箇識見，因識露箇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朗照澄湛。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從妄滅，及至應接，還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張主，他只去想念光景，蓋認意爲心之誤也。」又曰：「獨之靈體，通徹于帝天；獨之妙用，昭察于率土。《中庸》指其爲見顯，則慎之所自起；《大學》嚴之於好惡，則慎之所由施。」又曰：「學問原有兩路，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箇存主，言動有箇執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己亦無從增長。」

公之學，惟從性地入手，故從虛上用功，坦然蕩然，忘垢忘浄，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安排無事，賢愚兼收，直欲心體與天地爲徒，意況共鳶魚活潑。又曰：「吾人日用獨處，其念頭之慈祥恩愛者爲仁，嚴刻峻厲者爲不仁。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宜長，惡惡宜短。試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不免爲忍人；如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做得好人。」是又教人切近處。年七十四，萬左史問疾，公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毋惑。」諸孫問

考終有何語？公曰：「諸事俱宜就實，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又曰：「聖諭六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明孔孟之藴，汝能合之《論》、《孟》以奉行於時時，則是熙然同遊于堯舜世矣，於作聖何有？」言訖端坐而逝。門人私謚之曰「明德先生」。

諸儒學案傳

安福後學劉元卿撰禮部員外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因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建昌。父前峰公，娶甯氏，生先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五歲從母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大怒，隨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十五，從張洵水公學，一日誦薛氏《語録》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先生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乃閉關臨田寺，几上置水鏡，與之對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而成病。及讀《傳習録》，病遂瘥。丙申，年二十二，入邑學。庚子，見顔山農公，因述生死得失不動心狀。顔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又曰：「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爲？」先生悟，遂師事之。癸卯，舉于鄉。明年，捷南宮。聞父病，不廷試而歸。乙巳，始建從姑山房，接引來學。戊申，學《易》于楚人胡子宗正，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先生，先生知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胡喜，使先生息心而深思之。間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着一畫耶？」

先生畧爲解說，胡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忽一夕，有所悟，趨父榻前跪曰：「兒今幸悟格物之旨矣。」曰：「何也？」先生曰：「大人之學，必有其道，大學之道，必先致知。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父然其言。

癸丑，廷試，授太湖令。先是邑多盜，先生修渤海之政，以道化之，盜悉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擢比部主事，出審大同、宣府獄。過魯，問道泰山丈人，學益進。迨守寧國，教化大行，以崇學術、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未幾，丁外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先生家居，四方來學者日益衆。聞山農公獲罪，監禁留都，乃稱貸數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

舟往救，竟得釋。尋丁内艱。壬申，當道引哀詔，促起，復補東昌。先生治東昌如寧國。癸酉，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壕、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無何轉藩參，齎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會廣慧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仕之命。先生欣然曰：「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劒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晦，偶疾，乃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先生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萬左史問疾，手書七十字與之。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隨拱手別諸生。二日，整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先生接引友朋，隨機開發，所止處弟子滿座。既歿，門人楊起元等

私謚曰「明德先生」。

近溪羅先生傳

安成友人王時槐撰太常寺卿

萬曆戊子秋，九月二日，盱江近溪羅先生卒。後九年丙申冬，其孫國學生懷智伯愚甫，謁予于螺川，予延之三益山房，相與静對。臘盡春回，兩越月而後別。予因得先生《會語》、《庭訓》、《榮哀遺録》卒業焉。予初以伯愚習聞先生緒談，意其或襲口吻而無暇受新益也，乃與默坐不漫出一語。既踰旬，試叩焉，伯愚則若一無所聞者，虚中密究，務期自得，予大快，以爲先生真有後可以續衍先生道脉於方來也。伯愚以先生小傳屬予，予顧淺陋，曷足以摸寫測量於萬一哉！

先生諱汝芳，字惟德，世爲建昌南城人。始年十七，因有感於薛文清公「萬起萬滅亂心」之説，即閉關置水鏡于几上，對坐澄心，久之成疾。及讀王文成公《傳習録》，喜而疾痊。已而，爲邑庠諸生，入省，見顔山農公，聞「體仁」之説有悟，師事之。年二十有九，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不赴廷試，歸，學益勵。一夕，忽悟《大學》格物之説。年三十有九，始赴廷試，成進士，授太湖令，以教化代刑辟，朞月，訟息民和，政聲籍甚。擢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政如太湖。丁外艱歸。後十年，奉穆皇遺詔，始起，復補東昌，陞雲南按察副使。年六十有三，陞左參政，得請致仕。還從姑，開誨來學，偏涉撫、吉、洪、饒、楚、粵、閩、浙、留都、徽、寧諸郡，大會同志，東

南之學丕振。蓋歸休凡十有二年，享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先生」云。

先生平生，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撤形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爲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族問、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衆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爲政也。其作人化民，風動遐邇，詳具少宗伯復所楊公《誌》，大學士瀫陽趙公《表》，侍御養貞詹公《碣》，郡司理鳳岑萬君《狀》中，予故不具論。

憶嘉靖乙卯，予以南主客郎出僉閩臬，道經太湖，先生時爲令，留止信宿，邀至演武場觀兵壯射。先生語予曰：「吾茲校射，中一矢以上者，賞有差，不中者罰。蓋不中者不得受募金，即以增給中者，是移罰爲賞也。官不費，而民壯自勸矣。」又曰：「吾此心每日在百姓身上，周迴不暫釋也。」予聞其言，悚然謹識之。及入閩，秪服未敢忘。復倣其校射賞罰之法，行于漳南。久之，以靖山海寇警，幸獲成效。壬戌，予以内艱服闋入京，先生時爲刑郎，邀予夜對，亹亹劇談。已而語人曰：「吾與王子劇談，誠祝天願其有契于吾言也。」其切偲懇至如此。乙丑，予爲符卿，先生以寧國守入覲，既見政府存齋徐公，出語予曰：「吾適見公，首言公當勸主上以務學爲急，然必於其左右贊御爲先之，公誠能使諸大閹知嚮學，即啓沃上心一大機括也，公奈何僅循内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公大以吾言爲然。」因嘆曰：「諸君講學只二

五卷談，❶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其福矣。」一夕，先生招予過其邸舍，聯榻而寢。比四鼓，先生問予曰：「近日何如？」予曰：「吾惟直透本心耳。」先生詰問本心，予請示，先生曰：「難言也，譬如蒸飯，必去蓋，乃知甑中有飯；去甑，乃知釜中有水；去釜，乃知竈中有火，信未易言哉！」予曰：「豈無方便可指似處？」先生曰：「莫如樂，第從樂而入可也。」

萬曆戊寅，予歸田既久，先生亦謝事還。予買舟訪先生于從姑山房請益。先生曰：「學必有定向，庶可決成。」予請示，先生直以一語酬答，予懔然有省。予留從姑踰旬，見先生天真粹朗，彼己盡忘，八荒洞然，了無畛域。語笑動靜，食息寢處，神機自運，不涉人力。朝夕盂蔬與客共食，客至盈座，亦無增味。熙怡竟日，諸生不問，則默無繁言，蓋先生以精神感人，有出於言詮之外者矣。予見先生博大渾涵，普愛同人，略無揀擇，境隨靜鬧，不生取舍，乃自愧予之淺衷局量，耽僻厭煩，誓當頓捨宿障，庶可通於大方也。時有士人以專持佛號求往生爲學者，予問曰：「若此者何如？」先生曰：「得無全靠彼乎？」予曰：「學者懾心方便之門不一，亦均之爲有靠矣。」先生曰：「此當有辯。」臨別，先生送予舟行，以勿復致疑爲囑。甲申，先生過螺川，訪予白鷺院中。予試問玄門之學，先生曰：「豈嘗有所聞乎？盍言之。」予漫述艮背之說，先生曰：「内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名爲鬼窟。」因極口贊「中庸」二字曰：「平常是道，何事旁求？」蓋自是別後五

❶「卷談」，王時槐《友慶堂合稿》作「巷談」。

年，而先生棄人間矣。

先生既歿，海内咸望風追仰，然予竊謂後學真知先生者寡，彼徒見先生之標末，而未窺先生之底裏，故或妄意以爲慕先生之學，而未免失其矩步，以蹈于縱蕩之歸也。先生脱略蹊徑，渾無朕跡，人所共知，而不知其中貞白無瑕，一切外物嗜好都絶，芥視千金，皭然不浼，舉以與人，若拂輕塵，寔出性成，非由强作。當太湖離任，邑吏以公費餘金請受爲路資，竟斥置官庫而行，其介如此。至鬻産貸金，以急師友之難；傾囊倒囷，以應饑乏之求，即人以禮餽，隨手散施，澹然其忘情也。先生之薄利，殆罕其儔，而昧者以有慾之心，藉口於先生之脱畧蹊徑，遂蕩然潰防敗節，以僭附於狂簡者，不亦遠哉！

先生蚤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今《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絶口不及二氏。伯愚嘗私閲《中峰廣録》，先生一見輒持去曰：「汝曹慎勿觀此，禪家之説，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戒之哉！惟潛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先生之立教，一出于正，而昧者以浮詭之心，藉口於先生之探討延納，遂冥然蔑倫叛聖，以沉溺於詖淫者，不亦遠哉！

抑予讀先生《會語》，嘗引「何思何慮」曰：「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又曰：「感通其用，雖千變萬化而莫窮，然不動其體，則亘古亘今而無變遷也。」又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密，

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嗟夫！先生之學，可謂大而有本，中凝一而外融暢者矣。彼徒見其標末，而未窺其底裏，輒號於人曰：「吾爲近溪先生之學。」而竟以恣情爲率性，墮於無忌憚以反中庸者，予故謂後學真知先生者寡也。夫不知先生，於先生何病！予特懼夫萬古學術毫釐千里所關繫者至大，敬著其説，以俟知言者擇焉。

聖學宗傳傳

東越後學周汝登撰會魁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横，其信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録》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録》一編，手而讀之，其病頓愈。丙申，年二十二，入縣學。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顔山農，因自述遘危病失科舉，而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倶不取，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

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溪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溪畧爲解説，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説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卧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自遐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盡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世何緣，得奪此等苦趣。

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溪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倦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今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溪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

矣。」近溪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脉循軌。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國徐存齋，存齋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更有實用也。」近溪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不尤大幸耶！」存齋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没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近溪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而不知梁公。」存齋曰：「我何以不知梁公？」近溪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没，其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存齋首肯，近溪復曰：「先生以宗社爲心，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趁此合併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俊偉也哉！」存齋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宫。他日復見，語之曰：「先生當勸主上以務學爲急，奈何僅循内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存齋然之，出而嘆曰：「諸君講學，只二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其福矣。」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攀轅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

近溪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内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國，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

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丙子，轉藩參。丁丑，賫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罪囚楚，爲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某害道，宜置於法。」近溪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嘉其志，遑論其他乎？」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説，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自是絶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别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夫子」。

近溪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孝弟慈爲實，以天地萬物同體、撤形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爲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族閭、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士夫、千百徒衆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爲政也。嘗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

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脩飾者不同耳。」又語諸孫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嘗語知友曰：「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喫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終不悔避。」

吉水鄒氏曰：「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於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真性。

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化：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矣。」

建昌府册鄉賢傳

嘉定後學張恒撰本府知府

參政羅汝芳，南城人。甲辰會試，癸丑進士。生而有作聖人之思，夙已契性天之旨。自陽明王子倡良知之學，本宦私淑其傳，益加闡發。揭孝弟爲良知之本體，

指敬畏爲致知之工夫。謂信得過即聖賢實修，當得起即堯舜事業。于是人人皆直見本來面目，在在可保養赤子真心。蓋真接孔氏之傳，翼顔、曾、思、孟之統，而大有功于來學者也。若其襟懷光霽，魚躍鳶飛；度量汪洋，天空海濶。雖百家有一善，拜受不遺；雖愚夫生一問，曉告必盡。所著《廣孝經》、《四書問答》、《五經翼編》、《明道録》、《識仁編》等書，宗旨統一，血脉貫通。允矣，印正六經，實非支離章句。至如敭歷中外，無論職任淺深，因事燭照，爲民造福。疾革之時，細書別言，心地足占寧澈。身殁之後，家徒壁立，子孫不免饑寒。近蒙批允崇祀郡庠，竊以本宦非止鄉國之善士已也，伏乞題請從祀，裨之得附先儒之列，與薛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同祀廟廷。庶幾道統昭明，人心激勸矣。萬曆十八年十月初二日，送主入祠。

太湖縣舊誌傳 嘉靖庚申年修

烏程後學王杰撰本縣知縣

羅汝芳，建昌府南城縣人。由進士筮仕，廉介自守，仁惠及人，儲養諸生，稱事餼給。新建明倫堂、文會樓，累有興作，不妨於農。三年陞刑部主事，民爲立去思碑，于城北以紀其化焉。

太湖縣新誌傳 萬曆甲申年修

楚黄後學王大謨撰本縣知縣

羅汝芳，字惟德，江西南城人，進士。

嘉靖甲寅任。每事，倣古循吏，不拘文法。剏書院，群學官弟子員，下暨閭里童穉，日講良知學，而專禮高年。奬廉節，招流移，抑豪禁姦，至學校尤所加意。建明倫堂，買學田二區，以助貧生之婚喪者。陟刑部主事，歷官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甫去，民肖像生祀之，名近溪羅先生祠。

寧國府誌官師表 萬曆丙子年脩

南海後學陳俊撰本府知府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進士、郎中。任政先禮教，弛刑威，念切民隱。建書院，講明正學，愷悌作人，有古循良之風。艱去，士民遮道泣送之，因見任例，不立傳。

論曰：鄉三老嘗述高皇帝時，綜核名實，法網頗密，有司簠簋不脩，輒見禽夷。寧郡介山谷間，民畏其上，布令若流水，敷惠若濡露，可卧理也。以吾觀于諸公，器識才畧不必相仍，然皆務農桑、教化，使百姓孝弟、力田，盜賊稀少矣。袁廷輔及士顯，並皆以身殉民，尤爲卓絶。其尸祝于法當焉。屬者方名逢時之節費賑菑，敦尚大體；羅名汝芳之崇篤道術，比屋絃歌；王名嘉賓之簡訟約躬，桁楊庭仆，暨諸邑令長，亦猶有循蹟可紀，以仕方顯不傳云。

回脩江西省誌傳

新喻後學簡而參撰建昌府學教授

參政羅公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南城人。幼聰穎，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

何苦樂倏變也，識者已驚其異。及長，專志聖學，力祛己私，孝友純至，忠藎性成。嘉靖甲辰，舉春闈，寓京師，同名士聯會切劘，嘆曰：「吾人業孔孟之學，必要求有裨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以繼往開來爲己任，何必區區仕進爲哉？」遂歸，十載不廷試，習靜從姑山房，日以聖學爲念。至癸丑，學有成，始廷試，叨恩賜同進士，授太湖令。用德化民，政幾無訟。擢比部主事，學益進。守寧國，覺民性靈，補東昌，三月大治。癸酉，遷雲南副使，轉藩參政，多奇績。如破酋虜，開二汁，此其餘事也。入賀，語張江陵以致君堯舜，張怒，遂挂冠而歸。先生宦轍所到，群人而學，化行俗美，至今遺甘棠之思。致政日，囊篋蕭然，以故後裔屢空。」

自幼讀書從姑山，後復納價創屋，爲講學所，日講學于其中。從游者益衆，宛然東魯之區。丙戌，偕門人游吴、粤、閩、越，講學問道，忘食忘年，津津靡倦，真孔氏不厭不倦之心也。

比歸，戊子八月，偶疾。弟子環侍者千餘，請教言。先生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曰：「人生天地間，須是頂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落寞。」又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説了就罷，須要發一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日不放，後日方有成就。」至九月朔日，沐浴禮天地神祇畢，命諸孫次第進爵，各微飲，拱手別門弟子曰：「我行矣，珍重、珍重。《會語》幸毋忘平生也。汝輩着緊此學，便是延我性命于無窮爾。」門人依依不忍捨，强留，先生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中午，萬左史言策問疾，

手書數十行與之。非先生宇宙在手，造化生身者能然乎？初二日午刻，整冠更衣而逝。逝之日，門人雲集，相向而哭。聞者不問遠邇，即愚夫愚婦，莫不設位而舉哀焉。城市中悲號七日不忍聞。皆嘆曰：「哲人之委，泰山其頽矣。」

當先生接引人群，隨機開發，有裨道脉最大。自生民以來，繼孔子而興者，其在先生乎？先生門人楊起元等私謚曰「明德先生」。事蹟詳於都御史譚希思《理學名臣傳》，禮部員外劉元卿《諸儒傳》，太常卿王時槐《傳》，吏部侍郎楊起元《誌》，師相趙志皐《表》，督學御史詹事講《碣》，吏部員外鄒元標《碑》，暨諸名公之文。門人董裕、楊起元、蕭彦、鄧錬等，於鳳凰山麓建明德羅子祠，春秋祭享。有《近溪子全集》行於世。概其生平，學詣玄深，道臻廣大。卓矣往聖之巨擘，昭然後學之芳規。允曰真儒，宜當從祀廟廷，擬入理學者也。

近溪子附集卷之二

盱江門人　黃承試季兆父編次
蕭應泰元之父校正
孫　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敬　羅懷本　梓

明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明德夫子羅近溪先生墓誌銘

歸善門人楊起元撰吏部左侍郎

萬曆十有六年秋九月之二日，明德夫子羅先生卒。其未卒前十日，謂門人黎允儒曰：「貞復典試在閩，吾欲與語，子試往訊之。」起元聞之，自粵驅而至，則無及矣，相與慟哭於位。於是門弟子百餘人，暨諸姪繼宗、繼先、輔載，孫懷義、懷智等謂起元曰：「子宜知師，子宜銘師。」起元瞿然謝曰：「夫予安足以銘吾師耶，安足以銘吾師耶？」乃即張子嵿，袁子世忠，王子湧，萬子煜，黃子承宣，楊子百里等所稱述，暨起元睹記所及者，次第之。

吾師明德夫子羅先生，生建昌南城四石溪。其先出司徒祝融之後，至漢大司農珠，始家豫章柏林。至唐侍御袍之子忠六公遷此，代有厚德。明興，季文公新有室，代父遠戍，永和公讓其産於二伯羅氏，孝義遂著於州里。永和傳四世爲兩岡公，兩岡生前峰公，公以師貴封刑部主事，配甯，封安人。安人夜禱北辰，夢赤日入懷，覺而有娠。正德乙亥五月之二日，而夫子

生。夫子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甫三歲，坐火圍，侯安人未至而哭。前峰公趨抱之，哭止，隨思曰：「均此一身，心何苦樂倏變也？」五歲，安人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大怒，忽笑告安人曰：「人言肚内臟會橫，信然。」七歲入鄉學，即以孔聖爲的，時時稱説《孝經》，於家庭間無人不相愛敬。十有五，從新城張洵水先生，夫子志學益勵。辛卯，歸吴恭人于新豐。

一日，誦薛氏《語録》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夫子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與二，久之成病。前峰公憂之，授以《傳習録》，夫子讀而病痊。丙申，年二十有二，入縣庠。庚子，入省，見吉中顔山農先生，因述生死得失不動心狀。先生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夫子問體仁。先生曰：「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爲？」夫子悟，師事之。癸卯，夫子年二十有九，舉於鄉，與同志會滕王閣。明年甲辰，舉會試，與同志大會靈濟宫。聞前峰公病，不廷試而歸。

乙巳，始建從姑山房，以待講學之士，矢心天日，接引來學，足不入城市。戊申，學《易》於楚人胡子宗正。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夫子，夫子知其《易》有傳也，至是幣迎之，及有所扣，不應。夫子逡巡却，拜執弟子禮，胡子喜，使夫子息心而深思之，坐三月，方見許可。忽一夜悟格物之説，曰：「大人之學，必有其道，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

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即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前峰公詰曰：「然則經傳不分矣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自爲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脉耳。」公然其言。庚戌，約同志大會留都。秋，會江省月餘，泝流至螺川，集會九邑同志。辛亥，會樂安，會宜黄。歸，立義倉，創義館，建宗祠，置醮田，修各祖先墓，講里仁會于臨田寺。

壬子，撫臺夏夢山公登姑山，請見夫子，命有司具路費，促北上。癸丑，廷試，年三十九。時内閣徐存齋翁，定會所於靈濟宫，夫子集同年、聯同志，日至焉。季夏，選太湖令。時蘄黄、英山多盜，江防使者遣兵戍其地，民苦之。夫子至，首請撤戍，盜不爲備。領壯士突入，擒其渠魁，盜悉平。所至集父老，從容訓誨之，於是小民聞風，争持果酒，叩道傍求見。湖賦素難辦，因與之約，悉得詣縣自納，設櫃于門，民甚便之。復流移，修庠序，令鄉館師弟子，朔望習禮歌詩，行奬賞焉。立鄉約，飭講規，敷演聖諭六條，惓惓勉人以孝弟爲先。行之期月，争訟漸息，有緩急難卒辦者，父老子弟争相趨營之。入覲，嚴氏欲以臺省要往見，夫子曰：「有命。」既而，擢刑部山東司主事。時大司寇鄭淡泉公，亟稱太湖之政，部事無大小悉與正之，一時平反從末減者甚衆。前獄中每遇寒，無日不報囚死，夫子命具湯藥，熱飲食，時收放，囚乃不病。己未，滿一考，恩封父母如其官。

庚申，出審大同、宣府獄，沈青霞鍊者，嚴氏冤害之也，死而株連甚衆，皆欲殺之。夫子悉從輕減。比返，過魯，問道于泰山丈人，學益進。辛酉，歸省，學者大集。壬戌，出守寧國。至寧國，凡士民入府，則教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或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足以治寧國耶？」曰：「奚啻寧國已也。」數月，教化大行，遠邇向風，乃聯合鄉村，各興講會。清逋欠，修堂廨，建志學書院，與郡之鄉先生及諸生沈子懋學、徐子大任、蕭子彥、詹子沂、趙子士登、戚子恢、郭子忠信、梅子鼎祚等，講學不倦，郡堂絶無鞭朴之聲。南陵苦種官馬，力請撫按奏罷之。築涇縣南陵太平城及羅公圩，修水西書院。

乙丑，入覲，徐存齋翁詢以時務，對曰：「人才爲急，欲成人才，其必由講學乎？」翁是之，遂合同志大會靈濟宮。回郡，王吉泉公按郡，郡中寂然無事。公謂所屬曰：「太守誠以講會、鄉約治郡。」命集父老子弟而觀其歌詩、習禮，皆賞之。未幾，聞前峰公訃，奔歸。士民縉紳送踰百里，有追隨至家者。丙寅，建前峰書屋于從姑山，四方來學者日益衆。戊辰，聞顏先生以剛直取罪，監禁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舟往救。或曰：「山農不及子，子師之何也？」曰：「山農先生在縲絏之中，而講學不倦，雖百汝芳，豈及哉！」既而賴同志併力設處，得戍邵武。

己巳，居寧安人之喪，夫子毁脊。辛未，居寧安人畢，乃周流天下，遍訪同志，大會南豐，大會廣昌，大會韶州，由郴、桂下衡陽，大會劉仁山書舍。是行也，遊濂溪、月巖，謁永州舜陵，縱觀九嶷，深入蠻

洞，陟日觀于上封，讀禹碑於嶽麓，酌賈誼井泉，挹汨羅廟貌。而衡湘幽勝，殆盡其概矣。壬申，當道引哀詔，促起復。癸酉入京，見張江陵公，公問山中功課？曰：「讀《論語》、《大學》，視昔稍有味耳。」江陵嘿然。補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甲戌，年六十，具疏乞休，同志强止勿上。季冬，抵雲南，治昆明隄，令從下者濬之，省原估費十分之九。與其父老履畝尋水利，復金汁、銀汁二溝，民便耕種焉。乘暇，遍歷郡縣，凡水之利害，無不平治。杪秋，由大理入永昌，浚龍池，引沙河，乃適騰越州。莽人犯三宣，且逼州境。夫子以虛聲先之，莽人不敢近。兩院遂署行兵巡事。莽人掠迤西，迤西使人告急，夫子授以方略，大困之。復遣人馳諭六宣尉，但能滅莽者，即許居其地。莽人恐，乞降。丙子，署提學事，時選貢方嚴，悉以正貢應。署司事時，欲多決重囚，竟多出少入。築安、寧二州城。暇日，輒臨鄉約，其父老子弟群聚聽講者，動以千計，風聞遠邇，爭鬭漸息，幾無訟矣。丁丑，轉參政。捧賀入京，起元受業焉。賀典即成，曰：「吾今則可以乞休矣。」遂具告吏部。出城，諸同志留會廣慧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仕之命而歸。

己卯，入粵，從南海歷惠、潮。至閩，遍訪同志。庚辰，修太平橋。辛巳，給諫鄒南皐公薦於朝。癸未，門人杜應奎、聶繼皐等及諸孫，集刻《會語》六卷。是歲，給諫楊宜菴公，疏奏雲南邊功。夏，適臨川，會崇仁，會樂安，門人黃子廷寶、徐子允修、陳子樞、曾子如海、吴子道南、黃子宸、詹子事講、陳子致和等，各留會旬日。

乃入吉州，訪王塘南公，進安福，訪鄒潁泉公，至永新，拜山農先生，下泰和，會胡廬山公。是歲，按治韓珠泉公以地方人才薦夫子。乙酉，大會江省同志于會城。丙戌，麻城周柳塘公來訪，同舟下南昌，遊兩浙，至留都，日與朱子廷益、焦子竑、李子登、陳子履祥、湯子顯祖等，談學城西小寺。未幾，同志咸集會憑虛閣，會興善寺，門人集《會語續録》，趙瀫陽公刻于太學。別後，大會蕪湖，大會水西，大會寧國，從祁門入饒州而還。丁亥，門人爲建講所，扁曰「明德堂」。是秋，建陽尹崔子肖，迎夫子過新城，與鄧子元錫，傾論而別。至建寧，大會，有《建陽會語》。

戊子夏，靜養從姑山，命諸孫勿往應試。六月，從姑山崩一角，風拔大木百餘株。八月微疾，命門弟子來宿，日夜談學不倦。念五日，命姪輔，三孫懷智，門人聶希賢、周廷桂、董匠事，姪輗，長孫懷義，門人鄭奎侍左右。七孫懷祖，門人王潛、黄欽司賓客，五孫懷敬，門人黄文炳、李大經司應酬，八孫懷本、門人王一元、鄭時彰司書札，以萬煜、聶鋐總之。二十九日夙興，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中午，左史萬言策問疾，手書七十字與之，自兹絶筆。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哭留，許再盤桓一日。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四。

夫子十有五而定志於洵水，二十有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有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有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

問心於武夷先生。其他順風下拜者，不計其數，而接引友朋，隨機開發者，亦不計其數。身所止處，輒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及門者數千人，直下承當者，亦衆。配吴恭人，生子二：長軒，號復初，配黎；次輅，號玄易，配饒。女二，孫八人，曾孫十人。逾月，門人皆至，凡數百人，掖柩出，殯于鳳凰山，里人皆罷市盡哀。

既而，諸弟子相與言曰：「古人之尊師也，咸有私謚，以志不忘，若隋文中，宋明道是也。今安可缺乎？」又相與議曰：「吾師之學至矣，蓋孔子求仁之旨，的在《大學》，《大學》一書，是性體與矩式兼至者也。秦漢而來，悠悠千載，其間豪傑之士，聰明超悟者，見性體矣，而未必盡合其矩式；高邁勇往者，擬矩式矣，而未必盡透其性體。惟吾師之學，發志最蚤，自髫齔之年以及壯强、衰老，孜孜務學，未嘗少倦，參求于四方高賢宿德，惟恐不及。德無常師，善無常主，但聞一言之益，即四拜頓首謝之。會衆智以稽古訓，契《中庸》以歸《大學》，靈透洞徹，生德盎然，而其躬行密實，殆篤恭不顯矣。故其隨人啓發，直指性體，至所真修，刻刻入神，非言所及也。每稱高皇，道並羲軒，而六諭乃天言、帝訓，居官居鄉，極力敷演。蓋畏天命，畏大人，學不厭，教不倦，平常而通性命，易簡而該神化，自孔子而來，未有吾師者也。今夫謚者名言之跡耳，惡足以稱其德哉！天之高明也，萬物覆焉，其贊曰：「大哉！乾元。」地之博厚也，萬物載焉，其贊曰：「至哉！坤元。」今夫子之德，合高明博厚而一之，故語之以地，則遺天；語之以天，則遺地，殆無得而名焉矣。於是又有言于

列者曰：「然則欲求吾師之學者，無如《大學》矣乎，《大學》首言『明明德』，則盍以『明德』謚。」諸衆乃交贊曰：「其可哉，其可哉！」遂筮日告謚曰「明德夫子」，以某月某日，葬鳳凰山之原，銘曰：

赫矣皇明，會合貞元。篤生夫子，揭日中天。信性信古，巧力具全。大信大順，仁孝自然。祖述仲尼，憲章高皇。覆幬靡遺，持載無疆。物斯並育，道亦並行。大哉夫子！明德不忘。鳳凰之岡，盱水之原。作人君子，是升是遐。聖遠言湮，衆說紛挐。遺我《會語》，後聖莫加。

近溪羅夫子墓碣

樂安門人詹事講撰提學御史

先師近溪夫子，以天年終於萬曆之十六年戊子。是時，事講方視學南畿也，訃聞，爲位而泣者七日。亡何，厥孫太學生懷智，持《狀》來徵講爲碣。講於師，寔有罔極之恩，誼不可無言也。師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別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居今所，則自唐侍御君第六子近通始。歷國初，有季文者，代父從戎，義聲大壯里閈。季文生永和，魁然以孝友著于家庭。永和之四世孫爲兩岡，則犖犖負奇節，大亢厥宗者也。兩岡舉丈夫子三，其季爲前峰公，諱錦，即師之尊人，封比部主事，如師初年官。公嫺於文詞，馳聲章甫中，籍甚。比稿落當年，乃去而講理學，嘐嘐然，熇矢東越。

安人寧，夢赤日入懷，生師。師襁褓時，即悟啼聲。五年，能執《孝經》禮。甫

長，雅不好弄，群兒以狎侮至，油然受之。鄉人大奇其不群。弱冠，受博士籍，悟尼聖之學，有不專於博士業者，遂卓然以身任正學。癸卯，捧賢書。明年，捷南宫，人皆以爲華，師欲如也。叔子樂溪怪而問之，师曰：「爾謂一第能了我生平耶？超一乘即有一乘事業，此壯夫終身有蓋棺憂也。」隨輟廷試事，歸姑山，決策尼聖，面水澄心，凝神《易》學，若無意於仕者。人謂甯安人曰：「爾子幸一第，乃不爲進取計，何輕視若此？」安人曰：「吾兒正不欲輕此第故爾。」當是時，介紹於西昌，結駟于南楚，講業于中都，轍跡所臨，履滋户外，聞者靡然顧化，師即未拜一官，治一職，教澤已滿東南矣。

歷癸丑，始就廷試，授太湖令。太湖巖邑也，民强且多盜，師至，修渤海之政，捕從寬，益以道化之，不踰月而盜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入覲，天官最其績，擢比部。主政時大司寇海鹽鄭公也，公素慕師，比在屬，讙甚，以爲得師。晚事無大小，❶悉與諮之，所明罰伸抑者甚顯。❷迨守寧國，教化益行，郡堂無鞭朴聲。日惟講學水西、志學二處，以崇學術、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六郡亦聞風歸化。未幾，以尊人外艱歸。歸之日，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

師在制，四方來學者益衆。當道聞其賢，歷引哀詔，促起復。補守東昌，間行泰山，塗遇盜，將犯之，既聞爲師也，拜而泣

❶「晚事」，疑當作「凡事」。
❷「甚顯」，疑當作「甚夥」。

曰：「吾意爲某某乃羅爺耶？」稽首而去。尋遷滇南副憲。時莽人犯三宣急，且逼州境，師遣馳諭六條，涕泣化之，莽亦涕泣請降。更爲開水利，塹城壕，省遥役，❶大布朝廷德化。暇則召同志講學，如永昌諸處，信從尤衆。無何，轉藩參，齎捧入京，禮成，偕同志大會廣慧諸刹，諸大老咸傾蓋焉。時江陵柄國，喜操切，惡正學，諷附勢者言之。已又召諸從游修撰沈君懋學，編修曾君朝節輩，切責之。師喟然曰：「時事若此，道復奚望？」遂具告天官，浩然歸矣。師之歸，薦紳談者憾柄國，併唾言者欲甘心之，師笑曰：「無庸，《記》云：君子隱而顯，且一時與萬世孰多乎？吾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下，聯轍各郡，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復閩、廣，益張皇此學。

今上戊子秋，偶疾，知將辭賓矣，乃起衣冠，謝皇天后土，召諸門人諸孫授《會語》八卷，更手書「大哉洋洋」之章，丁寧王史，命各舉觶相酹以別。諸門人泣留，留一日，整襟危坐，拱手而逝。噫！吾師仕，則以其學敷之政，不仕，則以其政敷之教。歷七十四年，無日不在斯道，至死而後已，任重道遠若此，孰非本道之大原而措之躬行者哉？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所以立命，即人之所爲性，此性命之理，洋洋優優，隨境皆是。然而其宰也，未嘗不運，至虚而至實；其運也，未嘗不宰，至實而至虚。故放之則忘，忘則淪於無；執之則助，助則滯於有。勿忘勿助，乃見真詮，即研究有年，透悟獨到。常語人曰：

❶「遥役」，疑當作「徭役」。

「鳶飛魚躍，無非天機；聲笑歌舞，無非道妙。發育峻極，眼前都是。」其超然灑然見之襟懷，雍然穆然見之家庭，油然熙然見之處人接物。

講常以學請正曰：「學貴静乎？」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静。」「體功宜何着乎？」曰：「心兮本虚，至虚要矣，何着？」講常以寂爲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寔在道中，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于道者，非功也。」講每見師，居常無日不親師友，無念不通人心。自志學之初，以至令終之日，孳孳矻矻，惟成就後學是急。蓋師之心，仁心也；師之心體，仁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師其有之。雖其或時談玄類禪，不知有出世之心，乃可經世；或時笑號類放，不知其手舞足蹈，皆爲自得。或應接吾人，不無分別，而簡文温理之道，原自不混。嗟、嗟！吾師之心，豈尋常世俗之見所能測哉？師不可測，詳具楊太史《誌》中，講不復贅云。

近溪羅先生墓表

古婺友人趙志皐撰文淵閣大學士

予素心理學，龍溪王公謂予曰：「江右近溪羅先生，雅好學，大建旗幟，爲四方來學倡，户履常滿，束裝就業者無間遠邇。」予欲得其人兩相印可，大愜所願爲快。時先生尚守寧國，已籍籍有聲矣。歲丁卯，

先生周流天下，遍訪同志，灑然臨予浙，與公劇譚竟夕，相得甚懽。聆其的譚仁旨，毅然身爲己任。公嘆曰：「真顔氏子復出也。」予目先生，葛巾野服，飄飄物外，真若秋鶴横空，毫無煙火氣味，尚爾一儒生態也。自是得就教席，言言兩相契解，而彼此貽簡牘，交相責成，互相訂正，無下數十紙。逮丙戌，先生久解組歸，擔簦來遊白下，時部寺諸大夫及都人士，日會百計，翕然從之。予時率六館師生延先生大會憑虚閣，悉剖底藴，予得其精緒者録而梓之，已咉咉雄鳴於世。

未幾先生曳杖告殂。嗚呼！先生之學，大都指點人心，以日用現前爲真機，以孝弟慈爲實用，以敬畏天命爲實功，一念不厭不倦爲朝夕。家常茶飯，人人可食；何智何愚，破觚爲員。言言中的，徹天徹地。高之不得，率履不越庸常；卑之不得，易簡通乎天載。渾玄、渾釋，忘俗、忘儒。心涵天地之虚，量沛江河之決，學之得其大者也。尼父箋箋一脉，千百年來闕而不通者，直至先生而衍其派矣。世儒以玄疑之者，是得先生清净玄明，而不得先生冲夷恬澹；以釋疑之者，是得先生眕䁥不設，而不得先生廣博無垠，此皆遊其藩而不登其奧窔，摸其貌而不探其神情者也。且名之不得，窺之無似，又安容置喙其間哉？第今之講學名家，分門各户，競相標榜，稍相牴牾而氣不相下，一窺影響而執之爲有得者，舉在先生下塵矣。予何敢私一先生哉？海内自有具隻眼者在。

先生孫懷禮、懷智，昔遊予門，予得其兩生狀，一以慈和剛勝，一以高明柔勝，一種朴素真醇，毫無岸幘，予心賞之，卜先生

後有人也。兹捧狀乞予表先生墓，予何足爲先生表其積履一二哉！ 若夫得先生大誼之概，復所楊太史墓有銘，養貞詹侍御墓有碣俱昭灼耳目，照耀今古者也。予不容贅一辭矣，予特表其生平好學一事，顯揭於墓道，俾尚友者知所稽云。

近溪羅先生墓碑

吉水後學鄒元標撰吏部員外

鄒子曰：予習從先生長者遊，學問無足述數者不足論，即有足述數者，顓顓學一先生言，嘐嘐自信。有告曰：「道無盡，非一家能竟。」輒拒而不入，病在匪虛；於道有窺矣，謂世之人莫能窺其藩，亦不欲使世之人窺其藩，病在弗廣。夫天之高

也，無弗覆也，地之廣也，無弗載也，執一自足者道之賊也。日月之明，不私一隅，雨露之潤，不私一物，不樂與人同者，善之小也。蓋自予接近溪羅先生，則庶幾虛而忘我矣。

先生丁丑入賀，予侍先生左右者月餘，承先生教旨不能有所入。迄今二十年來，先生已爲古人，始知先生坐我春風中不覺，于是悔且恨，恨不得先生起九原而請質之。今年先生孫懷智訪我雲庵，以墓碑見委。予閲諸名碩臚列先生者甚詳，更何能贅一語，然夙侍函丈，不敢辭。

先生姓羅氏，名汝芳，字惟德，學者稱爲「明德先生」，世爲南城人。家世累善，夢日而先生生。幼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以苦樂倏變，怒笑異狀？ 識者已驚其異。長而學益進，閲《讀書録》云：「萬

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掃而廓清之。」遂矢心學薛氏學，常坐危樓，起一牖如盂狀，左右置明鏡一，止水一，跏趺連旬，求除所云「萬起萬滅」者，然未奏廓清之效，而受朋從之害，病大作。前峰公投以《傳習録》，病已。庚子，入省大會，布衣顔山農在焉，先生舉前功問，顔曰：「此制欲，非體仁也。」先生復竟所謂「體仁」者。曰：「知四端而擴充，則火然泉達，其勢莫禦。」先生怳然有契，遂於稠人中，稽首顔山農者四，已而師事之。

癸卯，舉于鄉。甲辰，舉會試，先生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廷試。癸丑，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陞雲南副使、參政歸。先生凡幾仕矣，其仕也，以學爲仕；其學也，以仕爲學。期會簿書，雖未嘗廢，而真誠惻怛，盎然春育。與利也，不計一世，而計久遠；彰訓也，不事强聒，因其固有。以故生而懷者，若嬰兒之戀慈母；去而思、歿而祀者，若孝子之喪考妣，非可强致也。

元標反覆窺先生于微，真令人心折神悚，非後世剽譚者可比擬云。山農雖以學自任，放言矢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顔得生全。且顔貧，視先生家若内庫，隨取隨厭；顔又喜施與，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顔怒，先生跪之榻前，顔批其頰，不少動，曙而怒解，始起。夫顔横離口語，學非有加於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生之縲絏，周之貨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必之孝子慈孫，而得之先生，嗟

乎！即此天地可格，鬼神可動，矧曰其他。梁夫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有諷先生曰：「夫山害道，宜罹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罹文罔，❶予嘉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片言，夫山必無死地，視先生心何如也？胡宗正幼師先生矣，先生聞其《易》有傳，復不難北面宗正，蓋先生真見天下善無一處不具，天下人無一人不可師，己耶，人耶？我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閡之！

或疑先生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者，先生云：「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平地，❷命亦自純。」予讀斯語，恍然如見先生。夫不本其自統自純者爲學，而以意念把捉爲統爲純，嗟乎！此學之所以難言也。或又疑先生學無結果，不知太虛之中，孰先孰後，孰始孰終？彼所謂結果云者，是生滅根也，我且無生，而又何滅？我無造端，而又何結果之有？茫茫長夜，誰其覺之，予不能無思矣。

蓋嘗論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勿恤于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于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於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真性。謂先生有見乎？則與愚夫愚婦同體，未嘗有見也。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

❶「文罔」，疑當爲「文網」。
❷「平」，鄒元標《願學集》作「乎」。

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物，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予不得而窺先生之學矣。

憶濫竽掖垣，曾疏先生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爲知言。今愧不能窺先生萬一，謹列大較如左。先生子二人，孫八人，曾孫十人。懷智孜孜尚友，懼隕家學，先生有後矣。先生生正德乙亥五月，殁萬曆戊子九月，葬二十八都曹坊祖壠之傍。銘曰：

神隱而費，力弘而毅。嘘吸萬類，胎育元氣。蚤竭心思，晚順天成。何思何慮，斯道典刑。其心孔仁，其仁以身。周流海宇，物我皆春。濟濟多士，私謚明德。繼往開來，百世不忒。

讀近溪羅子集

萬曆癸未，余敘《近溪子集》，時未覩《近溪子集》也。第憶往所聞諸近溪子，與時所欲質於近溪子者，藉手杜生就正云爾，不虞近溪子即以弁之簡端也。越乙酉冬，迺得《近溪子全集》，把玩累日，不能釋手，俯而誦，仰而嘆曰：「嗟夫！近溪子之學，其日新迺如此耶？」蓋余自嘉靖戊午獲交近溪子於京邸，其時近溪子譚道直指當下性真，令人反身默識，絕不效世儒詹詹然訓解文義，譬則韓、白用兵，直擣中堅，搴旗斬將，不爲野戰者。

甲子以後，近溪子博綜富蓄，所學益弘以肆。其時譚道兩都間，爲寓言以提激

朋儕，而淺膚者或訝其惝怳，譬則武王克商，借兵庸、盧、彭、濮，蓋有不得已焉耳。余家兄弟，雖甚不敏，顧能引觸於言詮外也。雖然，伊川之祭，用夷禮耳，辛有豫知其爲戎。杜鵑，禽族也，一鳴洛陽，堯夫惻心，蓋謂地氣自南而北也。近日高明賢儁，往往左袒西方之教，而弁髦孔孟，以爲不足與儗，則失近溪子借兵意矣，余切痛之，且重懼焉。今觀《近溪子集》中，發明孔孟學脉甚的，指示孔孟路徑甚明，粹然一軌於正，更無隻字片言勦襲僊、釋家語柄，而僊、釋之奥窔精髓，故亦已包括其中矣。殆譬之今聖天子當陽，雕題辮髮之醜，來享來王，大明一統，而内外界防亦自嚴峻。猗與休哉！余爲是益囟快無已也。

集凡六帙，無慮數千萬言，總其指歸，

大都明人之即天，而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具此良知也。知之所以爲良者，秖此赤子不學不慮之真機也。於戲盡矣！學者循近溪子之言，而自悟自信，將沛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悠然如涸魚之縱巨壑，即一介凡夫倏然而立陟天人，豈不媮快乎哉？吁！近溪子之功德吾儕者，弘且遠矣。抑堯夫有言曰：「吾道自足，何事傍求？」即《近溪子集》中，近溪子之道已可自足矣。區區一縷血誠，願近溪子亦更無事旁求也。

李宏甫曰：「近老解經處，雖時依己見，然縱横自在，固無一言而不中彀率也。雖語言各别，而心神符契，誠有德之言，俾孔孟復起，豈不首肯於百世下耶！」

萬曆乙酉仲冬之吉，友弟楚黄耿定向識。

敘羅近師集後

今之譚學者，皆曰：「道不易言。」夫道曷難言哉？難於聞之而悟，悟之而皆道耳。夫孺子歌滄浪，人恒言天下國家，有耳者所共聞，惟宣尼、子輿知其爲至理所寓，而明之以迪人。彼固有所以合之，而一理渾融，充塞無間，要亦見之真，而感通爲甚速也。

講幼從外傅，則爲言《中庸》之誠，天則實理，人則實心矣。稍長，侍先君訥齋游安成，諸先達則又爲言實理之在天者，即吾心實心之在我者，即天理矣。然形體心知，天人迴隔，敏黽從事，泮渙猶初。比丙寅歲，近溪羅先生會講疎山，錄達道、達德，三重九經，要皆行之以一，而所發一之義甚明且切時，則心若有契，乃脩贄及先生之門，往還將十餘載，未之敢怠，惟繹一之一言，亦未敢忌也。

至丁丑，成進士，去知宣城。幸先生以賁捧出都門，相與並舟而南，于時寢興食息，形跡渾忘，俯察仰觀，喫緊活潑，偶爾若有所悟，不覺大呼起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所謂實耶？斯之實也，非所謂一耶？心理神靈，虛含昭曠，物我天地，妙合員融。乃知聖人爲言，初無二理，吾人自得，斯可逢源也。」先生亦躍然喜曰：「異哉！吾不意子乃亦悟及此，此之謂知天地化育也。從茲而立本，以經綸天下，特易易爾。」久之，竊敢以學脉請諸先生，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寔難其人，蓋直養無害，由於性善之信而不疑；性善不疑，由

於天人之一而不二。後儒以氣質譚性，則天且疑之矣，況於人耶？疑則性根且斬矣，又安能以無害而養之以直耶？我明幸生陽明先師，其見足以悟，其氣足以充，孔孟性命之脉，誠自一綫而引之，普天無復支離間隔之病，其有功吾道真可稱罔極者。昨備員言責，於從祀之議，輒不自量，首陳之，已得議允，而此學益以大明。顧陽明之後，誰與得其宗者？」兹讀先生《會語》，宛然孔孟心法也，是足以明道，故名爲《明道録》，因敬述夙所承教者，以附末簡如是云。時萬曆乙酉歲仲秋之吉，賜進士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巡按浙江等處督理監課，撫樂安門人詹事講頓首譔。

近溪羅先生集跋

先生自弱冠時聞道，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厥後，服官中外，迄于還山，日夜孜孜以此自勵，以此誨人，以故會中多問答語，而應酬詩文亦時時走筆爲之。顧藁多散軼，海内來學者願刻以傳，而卒不可得。奎自丙寅獲侍以來，十九年所矣，凡會中肯綮語皆謹録之。曩與先生之伯子軒、仲子輅，彙緝成卷，無何復軼去。今即録中之一二藏於家者，與聶友繼臯書刻，以惠同志。刻成，奎得綴數語卷末，至其學術接孔門正脉，則覽者當自得之，所謂因文可以見道也，非奎之愚所能贊也。子贛曰：「臣譬仲尼，猶兩手捧土，置之泰山之顛，其無益於泰山之高明矣。」奎於先生亦云。時萬曆甲申夏五月，門人臨川杜應奎百拜跋。

會語續録題辭

萬曆丙戌仲夏，余同年友柳塘周君來自楚黄，訪余從姑，且欲偕遊白下。浹旬，覺興致勃然，初從豫章泛鄱湖，踰常山，入浙江，歷姑蘇，比至白下，則朱明矣。共周君約孝廉焦君，從吾輩三五知己，聚首静僻，爲結夏計。得謝墩禪室名永慶者，脩篁如櫛，暑氣全清，同志蓋甚宜之。

未幾，聲聞大老繹絡往來，周君以小恙言歸，余未得去。時諸大老於興善方丈，雞鳴憑虚，久亦聯有講會，同拉余偕往。且論辨間多及之。中稍一二當心，即欲録出以補前刻《會語》之所未備。久乃裒成兹帙，題曰《會語續録》，然猶媿駁雜，未敢遽傳。既歸，而大司成瀫陽趙老先生貽音，促付梓氏，且云興善會中，諸老先生意固均此，至六舘師生，想望尤爲切且殷也。余不敢隱，爰述所由，以引其端。是歲長至旴江羅汝芳謹書。

刻會語續録序

《會語續録》，録盱江羅近溪先生與南中各部寺諸大夫及都人士所會講語也。先生來遊白下，館於城西永慶禪寺，都人士多從之遊，户履常滿。部寺諸大夫，嘗以暇日會先生，談性命之理，先生多依期赴興善之會。余因集六館師生，延先生開講於鷄鳴之憑虚閣。一集數百人，聞先生之言，欣欣有感動意。先生之言，大都指點人以心體至大，真機見前，通天通地，亘古亘今，不爲卑瑣之論，而一念爲己爲人之意，真有不厭不倦者耳。其言而不察，則或迂之、遠之。余則以爲坦平大道，人人可由；家常茶飯，人人可食，所謂學之得其大者也。而隱微自得處，亦可以默識之矣。先生於每會中所講，退即次第其語録，成一篇，皆詳其指趣，略其問辨。余慮無以廣其傳也。爰付之梓。歲丁亥上元日，古婺趙志皐書。

重刻近溪子續集序

《近溪羅先生集》，楚侗耿公序之，令人發深省矣。而先生門人熊生體信，重梓《續集》問敘于余。余謭愚不學，非有龍淵之利，安能造庖丁之門論斷割也。雖然，楚侗之敘以質疑，要以慨俗學之陋。余安敢責人，惟以己所自愧者就先生請焉。往者，一會先生於從姑，再會於都下，聞其言思之，心猶有疑也，欲再見叩之而不可得。邇遊書坊，適先生來會客所，自午後談及夜分，詰旦又談，恍然渡河得岸，披霧見天，躍如也。又如臨大方銅鏡，寫我形體，皮髮毛孔，畢照無爽，凜如也。因得先生《集》讀之，又得《續集》讀之，其書如乎其言，其言如乎其心，蓋真見聖賢所以爲天下萬世立命者，直欲以身當之，視天下萬世爲一人也。余不佞，亦在陶鑄中乎？先生之書，總之二：言仁也，孝弟也，赤子之心也，而歸之性善，歸之中庸。不佞少無他師，惟先君之侍。先君性嚴，日教諸子惟以不欺，出一言先後微不相應，則撻而怒。余習不欺之教惟謹，然未能純如赤子也。年三十，登薦書，敭歷中外，皆執法持憲，無錢穀之染，雖不能博濟近仁，然自信無害人之心。早背先淑人、五昆弟，百惟先君之命，將順友愛，雖不敢自附孝友之列，亦不至族鄙鄉鄰有所指議。深自檢括，加以切磋，庶幾無背戾先哲之訓。顧動遭坎坷，行輒齟齬，事與意違者，不能免焉。嗟，嗟！何以序先生之書哉？先生日新富有，守責行利，脩之身，驗之家庭，

交之民物，其筆之書者，皆履之身者也。憂深言切，慮遠説詳，而從遊之屨日衆也。謙益貶損，不施施以加人，年彌高，譽彌隆也。余侍先生之側，讀先生之書，惴然不能以自寧，囂囂乎其有言，而未能沃人之衷也。終抑畏視人勝予，即無諸己，亦不敢以非諸人也。脩身理家以交民物，自求無媿，皇皇然見罪過之日增也。知性之善，而不善未嘗不知也；知道中庸，而偏倚未能免也，是德之不脩也。方將藉先生講學以明之，遷善以成之，改過以新之，如夢者寤，醉者醒，如病者之得方而將服其藥也，如藥之中症而幸瘳其疾也。千古聖賢所以爲天下萬世立命者，先生當之，而余賴先生之陶鑄也。其不揣爲《續集》序者，亦欲同志之士，讀先生之書者如余，檢括其心，以倡明先生之學，必欲爲仁人、爲孝子，以不失赤子之心，然後爲無負先生之教也。萬曆丁亥歲重九日，武夷山人陳省撰。

近溪子續集　乾

歸善門人楊起元評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舊説另作《中庸》一大枝看，是否何如？」

曰：「今日吾儕聚講憑虛，是天下文明一大幾會。大宗師、諸僚屬及諸俊彥不下千人，皆應期而集，以昌明昭代聖化，於道脉固當光顯，即文字精英，亦於此須發露妙義矣。諸君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蓋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説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説乾坤生化之廣大，而隱藏是説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内者化化而無方。若孟夫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蘇子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而爲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故『費』字之奇，不如『隱』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見其生化之無疆去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而且無盡去處。要之，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下面一篇，其論説雖多，總是詳言此道神化，無疆而無盡也。如云：我君子這個妙道，極其浩費，而又極其藏蓄。四海九州，萬萬生靈，都説他是夫婦之愚不肖，而其實個個可以與知與能。愚不肖的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却又

不可與知能。莫説聖人只是個人，即如天地一團神氣，要載也載他不得，要破也破他不得，而災祥順逆，且往往有不當恰好處，到是鳶魚微物，却又能顯見造化處。君子之妙道，如此其浩費無邊，如此其隱藏無盡，故其用功，須是造端乎夫婦，以愚不肖之知能，來作日用；又當昭察乎天地，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位天地、育萬物，而盡釋天地之憾而後已也。上一段是《易經》所謂『天行健』，後一段便是『君子以自强不息』處也。上一段是《詩經》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後一段便是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也。大約《中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盡。繼之曰『率性之謂道』，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無處不是道，而此體遂充塞乎兩間矣。又繼之曰『道不須臾離』，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安其性之本然，無時不是道，而此體不止充塞兩間，而且貫徹千古矣。想像吾夫子當時，仰觀俯察，遠取近求，到得生生謂易去處，其靈爽暢發，心目躍然，遂思作此《中庸》，昭布王道之蕩蕩平平，完全活潑於民生日用之間。形骸雖殊，而些子了無隔礙；風氣雖別，而毫髮總可融通。君子只知得這個天命，便嚴恭寅畏，時中以成君子；小人只不知得這個天命，便無所忌憚，反中庸以成小人。君子小人，兩種學術，其根源皆分自此。但今人説君子時中，説得淺陋，説小人無忌憚，也説得淺陋，無怪乎《中庸》一篇，其大旨埋没千載而直至今日也。要之，聖人他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得時中透徹，不過只在此個費隱。你試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繼而又説『溥博

如天，淵泉如淵』。夫時中即是時出，時時中出，即是浩費無疆，寶藏無盡，平鋪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目睫之下，而無古無今。果真如鉅富之家，隨衆穿也穿不了，隨衆吃也吃不了，隨衆受用也受用不了。隆古聖神，序之以六十四卦，分之以三百八十四爻，演之以《繫辭》十翼，布之以《洪範》九疇。至於極力顯著，則又是《中庸》此書。君子之所以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其日用之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術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不知人之有生，原是禀受天命而生，便把吾儕日用恒性，全看不上在眼界，全不着在心胸。或疑其爲惡，或猜其爲混，或妄第其爲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加尊奉畏敬，敝則卒至於索隱行怪而反中庸矣。蓋由其不見大用顯行，遍滿寰穹，便思於静僻幽隱，謂就中須養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翻奇崛險怪，驚人以駭俗焉。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而逆真常也哉！不肖每談《中庸》至於費隱，真覺痛心切慮，感激不能自已。竊謂聖人一綫道脉，最是無多，而其關係天地造化，人物生靈，呼吸盛衰，大捷於桴鼓而影響也。即此費而隱，隱而費，若合併其妙趣神機，以來彰顯天命，點掇人心，則頃刻之間，宇宙之内，生生化化，皡皡熙熙，寸土盡是黄金，纖塵皆成法界，而吾儕出世一場，也不負爲聖世之遭逢矣。若不務明張道目，朗

擴胸襟，以領納天錫元和，而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已私其學，執一念以爲天真，任猜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竟不可圖，聖脩竟不可得，而眼前錦繡乾坤，遍界總成淒楚苦趣矣。語傷太激，寔切由衷，惟至仁長者，其共憐之、憐之。」

問：「昨來傳聞憑虛講論費隱，謂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盡釋人民之所憾於天地，乃爲察乎天地之功夫，但不知此工夫，却從何處下手乃可入也？」

曰：「此去處也有些難言，且爲諸君説一笑話。俗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不意諸君今下此問却是手執燈光以遍求火種也。蓋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便是聖神之所以察天地，而聖神之所以察天地，却不外造端於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也。此乃中庸之所以爲至處，又是從古及今之民所以鮮能處。今且説民之所以鮮能中庸，而中庸爲德之至自見矣。大要，自古以來，人皆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即是自己。故凡説着聖人，便去尋作聖一個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即去聖萬里。吾夫子竭盡平生精神，倒翻宇宙乾坤，看見古今有無限聖賢，聖賢有無限等級，道理既有千百般多，門路亦有千百般樣，然畢竟未有如此中庸之至者。故從『天命之性』發揮，直到『上天之載』，以成此《中庸》一書，然只此『造端』三句足以該之。故鄙見常謂：中庸是本大《中庸》，此三句是本小《中庸》。非三句無以見中庸所藴之精，非中庸無以見三句所該之廣。且泛觀天地之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

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吃飯，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是王道平平，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便天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只管偏有不能；孔子只管隨時不費些力，而只管能不可及。所以天地之道，再並行不得，並行便要悖，惟孔子則並行而不悖；天地之物，再並育不得，並育便要相害，惟孔子則並育而不相害。故敢妄說，從愚不肖夫婦知能以察天地，乃可盡知聖所不知，❶盡能聖所不能，而盡釋天地之有憾於人處也。又方見《中庸》之自『率性』以致『中和』，從育『萬物』以位『天地』皆是的確實事，而非虛談也。此個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經》中來。但想古今聖人，豈止夫子讀之，蓋未有聖人而不讀《易》者，却未能如夫子之肯小心焉耳。即如《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是一氣磅礴，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却少受用，人去便皆茫蕩無歸著。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妥，生息冲和，方是群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初則取之以爲自己時中，後則編來以爲此本《中庸》，而作千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當時及門諸子，惟是顏淵一個曉得去擇中庸，又曉得《易經》復見天地之心，所以許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次則如曾點之春風童冠，

❶「聖」，《盱江全集》作「聖人」。下句「聖」同。

浴沂詠歸，看見眼前一片錦繡乾坤，將來作個家當而未能成章，所以孔子思之不輟。此是吾夫子『仁者人也』，『道不遠人』，中庸真正一脉。後世擬顏子爲深潛純粹，曾點爲脱略世故，總是見夫子中庸不真，便與諸賢亦妄肆猜度也。今《中庸》具在，請諸君更共詳之，更共進而教之，幸甚，幸甚！」

問：「先生以費隱指點中庸，聽者無不欣喜，然則從前謂道有體有用，而兩端不容偏廢者，彼皆非歟？何先生之一無取也？」

曰：「分體用，拆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遍滿乎寰穹，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爲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爲能而絶些勉强，❶無晝無夜，其靈妙從虚空湧將出來，乃爲天命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將出去，乃爲率性之道。此則三才萬化，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謂無？乃間亦言無者，則是嘆羡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圓融，了無滯著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剖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著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别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分明以費爲大設施，而隱則其費之所以，中藏無盡而敷演不竭也。故首章率性謂道，而即説道無須臾或離，

❶「些」，《盱江全集》作「無」。

便是定下道之體段。而下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過極言天命之靈明而須臾之不可或忽也。」

曰：「微之與顯，固非二體，但看『鬼神』章，分明説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却不是體物不遺之外，别有一去處也。況三十三章畢竟謂：『不顯惟德，乃爲天載。』則微之視顯，似更重也已。」曰：「語道至於此處，句字也是難著，豈又容以輕重而分别也哉！即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總是聖智而未達天德者也。若盡性至命，而爲天下之至誠至聖，則道即是他，他即是道。但明顯顯纔現目前，而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纔話口頭，而外則又何餘剩？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藴盡，人之極而天之徒也。今若欲計重輕、較長短，一段以言用，又一段以言體；一段以言顯，又一段以言微，此則總是葛藤不了，予亦不敢以願於諸君矣，而況於其他乎？珍重、珍重！」

問：「《中庸》一書，其義理真是涵藏無盡，然非先生善於發揮，則茫蕩無所從入。今覺聞教以來，不止作聖途徑極其簡要，且於世道人心甚相關切。每思盡言請正，而恐傷於躁易，兹願不惜底裡，爲諸人一詳説之。」

予遜謝既久，乃改容嘆曰：「芳至不才，然幸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即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書。後同先君遇有端緒，便將目前孝友和平，反覆開導，故尋常於父祖、伯叔之前，嬉遊於兄弟姊妹之間，更無人不相愛厚。但其時氣體孱弱，祖父最是憐念不離，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却是新城

張洵水先生，名璣，爲人英爽高邁，且事母克孝，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却宗習諸儒各樣工夫，屏私息念，忘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病。賴先君舊領陽明先生之教，覺兒用功致疾，乃示以《傳習録》一編，不肖手而讀之，其病頓愈，而文理亦復英發。且遇楚中高士，爲説破《易經》，指陳爲玄門造化。予竊心自忻快，此是天地間大道真脉，奚啻玄教而已哉！ 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顔山農先生，名鈞，今改名鐸。芳具述：『昨遘危疾，而生死能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先生俱不見取。問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以遽體乎仁哉？』先生曰：『子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 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 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芳時大夢忽醒，乃知古今天下，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説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然終是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今説，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臥內，聞於先君，先君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迄今追想一段光景，誠爲平生大幸大幸也。後遂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爲天生明德，本自一人之身，而末及國家天下。乃凝頓自己精神，沉思數月，遐想十五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目諸章縫，俱是汙俗；目諸黎庶，俱是冥

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開一個蹊徑，❶以去息念存心；别啓一個户牖，以去窮經造理。餅樣雖盡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于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脱此等苦趣。已又遐思童稚之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嬉於骨肉之間，怡怡於日用之際，閑往閑來，相憐相愛，雖無甚大好處，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契合無違，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着力去處，難易大相徑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之妙，徵之幼稚，以至少長，果是自己曾經受用，而非虚話也。

「夫初焉安享天和，其順適已是如此；繼焉勉强工夫，苦勞復是如彼。精神之凝思愈久，而智慮之通達愈多。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國，一國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天下之大，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縉紳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顯親揚名，光大門户，而盡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姓，雖職業之高下不同，而供養父母，撫育子孫，其求盡此孝弟慈，亦未嘗有不同者也。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固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矣。便至壯盛之時，未有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孝弟慈，豈止壯盛，便至衰老臨終，又誰肯棄却父

❶「開」，原本作「門」，據陶望齡《羅近溪先生語要》卷下改。

母子孫而不思以孝弟慈也哉？又時乘閑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負荷之雜沓，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級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自朝及暮，人人有個歸著，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檢，以全其命。竊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其時《中庸》天命不已，與君子畏敬不忘，又與《大學》通貫無二。故予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遍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魑魅，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嘆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竪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横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之爲大焉，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孟子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然未有如我太祖高皇帝聖諭，數語之簡當明盡，直接唐虞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也。往時儒先每謂天下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物之底藴既可旁窺，舉世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一；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均，而勤謹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説天下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

嘗無景象，而王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於其間也。然則皇極世界，舍我大明今日，更從何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計此兩段，原是一個。但我大明今日更又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真儒而出，若我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我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天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脚底。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個大知；以我所能，能民所能，天下共成一個大能。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不作。此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謂論治理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保太平之爲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是充塞乎天地。此樣風光，百千萬年，乃獲一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天恩，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敢謂其非夫也已。」

問：「保太之急，既聞教矣。不知所謂保太，其作用又須何如？」

曰：「天下太平者，非他，即人心和平之極也。人心之和平者，非他，即《中庸》之各率其性，而爲孝、爲弟、爲慈，平平而遍滿寰穹，常常而具在目前者也。此個人情，萬古不變，却原是天命生生，萬古流行而不已也。三代以前，帝王所以爲治，聖賢所以爲學，必先以維皇降衷，民有恒性，天生蒸民，好是懿德，而云『天地之性，民爲貴』焉。總是知天命而畏之，戒謹恐懼，不惟自己不敢怠忽，即上下一體，於臣人、民物，亦不敢或至傷殘。今《詩》、《書》之訓具在，如一有戍役，一有征求，悲歌存恤，不是念其父母，便是念及兄弟，不是念

其兄弟，便是念及妻孥，無非保合乎天和，而聯屬家國天下也。所以曰從古帝王，以人道待人；又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皆的論也。其後至於春秋、戰國，又極而至於秦皇、楚霸，則草稚禽麋，無所忌憚，極甚而莫可反矣。嗣是而漢晉、唐宋，英君誼辟，未必無人，然求如我太祖高皇帝，獨以孝弟慈望之人人，而謂天地命脉全在乎此者，則真千載而一見者也。芳竊有臆見，天下之事，惟恐其根芽種核之未真，而不患其枝柯花果之不結。蓋種核入地，則生意自充，人雖不覺，而勢將難已。即此《學》《庸》二書。自微言絶於聖没，異論喧於末流，二千年來，不絶如綫，雖以宋室儒先力挽，亦付無奈。惟是一入我明，便是天開日朗，蓋我高皇之心精獨至，故造物之生理自神，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在今日，不惟太平景象昭布而莫掩，雖保太樞機，亦運掌而無難矣。但芳之臆見尚多，敢再爲諸君商之。予觀諸君，多謂今時官司任法之過嚴，以致生靈性命之未順，從是而思以一致力焉，予竊謂其非得策也。蓋太之體，以平而定，則太之保，以平爲先；平之用，因心而出，則平之心，以已爲至。今時官司之法制，生靈之調度，吾儕安得妄與分毫？惟此《學》、《庸》、《語》、《孟》，則是聖賢心法之所在，生平學術之所存，而亦國家之所責備吾儕，以竭力而深造之者也。況他年進用官司，皆是此時作養英俊，從前庠序循習些子規模，即以後建設許大氣候。予願吾儕有志之士，將孔門四書自首至尾，徹底掀翻，果見天地之性，不外孝弟，而孝弟之懿，藹郁人間，涵泳周旋，到得萬民

與我，我與萬民，渾然相通，了無二樣，則愛己之心愛人，愛人之心愛己，自將勃然而不容已。芳實親歷此個境界，故切切爲諸君願之。幸毋以老耄而舍我也，何如、何如？」

問曰：「主張世道先明人心，如此保太，果是的論。但中庸之理，原常常宇宙之間，則王道之蕩平正直，何代而非此孝弟慈以爲民生日用哉！難謂必入我明乃稱皇極之世，亦難謂只講此學，便足保太平於無疆也？」

予默然良久，爲浩嘆曰：「至道微渺，千里差係毫芒，學問心粗，眼底渾成錯過。孔門此篇《中庸》，開口便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芳自當時省悟以來，相似得個憑準。竊謂『天命』一句，即是庸德之中，而『率性』一句，即是中德之庸。庸以中爲體，而其性斯達；中以庸爲用，而其命乃顯。故庸在百姓日用，原今古一樣，更無得説所謂家國天下，未有一人外却孝弟慈，而能生養成立者也。惟是其中天命，知與不知，則俄頃之際，便成各樣乾坤。如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則上帝日鑒在兹，恐懼何所不至？由是而畏大人，便是權歸君相，體統正而朝廷尊；由是而畏聖言，便自學本六經，師道立而善人多。諸君敢謂中庸之既明，而太平之不立見也哉？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之，仰則謂太虛爲茫昧，而禍福都無所主；俯則謂民生爲冥頑，而知能一無足觀。肆言無忌，獨逞己長。上焉者，當下忽略高曠，而務希古先；下焉者，良貴不惜苟且，而外慕榮寵。狎大人之威嚴，而道揆法守，幾至蕩然；侮聖言之隆重，而淫辭詖説，充塞途

路。諸君可謂中庸之不講，而太平之能永保也哉？」

問曰：「如先生今日之論，則《中庸》一書，講明誦説，當先乎中而次及於庸。乃爲學有主本，何先生啓迪吾儕，却通篇俱只是庸，而中顧罕及，抑又何哉？」

曰：「此孔門當初作書本意也。蓋中庸根源，聖人本得自乾坤『生生謂易』一句，而生生面目，最好輕快指點者，再無如母之養子，子之慕親，而姊妹弟兄之和順敬讓也。故《大易》之首乾坤，乾卦而先推元善，惟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曰：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即此便是真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而謂閑邪存其誠，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也。看來有正便有邪，有誠便有僞，自古爲然，豈獨末世，乃始紛亂？但孔孟費多少氣力，以放之、閑之，於春秋戰國竟無少補。我高皇帝纔止數言，而萬年天日，一時頓然開朗。故芳敢謂皇極之世，惟我明今日方是。蓋以天命之知，得諸天縱聖心，而率性之道，宣諸立極神語，即天地幽明，皆相敬聽，八荒四極，靡弗欽承。而況皇上之英明繼體，與聖祖而道出一揆，元輔之弼德，寅恭溥化，光而昭燭無外！大老之彬彬，群賢之濟濟，百年興禮樂之期，三極覩大中之矩。不惟《中庸》之天德，萬品可被日新，而《大學》之帝謨，千載可致富有。然則至治之宏開，與太平之永保，芳共諸君，止須稽首贊揚，無容更多長説。」

問：「古今學術，種種不同，而先生主張獨以孝弟慈爲化民成俗之要。雖似渾

厚和平，但人情世習，叔季已多頑劣。即今刑政日嚴，猶風俗日偷，更爲此說，將不益近迂疎乎？恐化未可成，而奸且竊發矣。請自慎之，無爲衆誚也。」

曰：「主張學術，聖賢大事，芳何人，斯敢妄與此？惟是《學》、《庸》、《語》、《孟》，童而習之，壯而行之，迄兹齒漸衰殘，悉心體會，其文辭章旨，理路歸宿，統之果若有宗，達之亦若有據。乃述生平鄙見，期以裁正高明，大都俚語敷布，不敢不詳盡矣。至於人情世習，則又有説焉。夫人情之凶惡，孰甚於戰國春秋？世習之强悖，孰甚於戰國春秋？今考四書所載之行事言辭，非君臣問對於朝廷，則師友叮嚀於授受。夫豈於人情略不照燎，世習總未籌畫也哉？乃其意氣之發揚，心神之諄切，惟在於天經地義，所以感通而不容已者，則其言爲之獨至；物理人倫，所以聯屬而不可解者，則其論爲之尤詳。此不惟孔孟之精微，可以竊窺，而造化之消息，亦足以概探矣。夫天命之有陰陽，人事之有善惡，總之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然天以陽爲主，而陰其所化也；心以善爲主，而惡其所變也。故仁之勝不仁，猶水之勝火，蓋主者其所常存，而變之與化，則固其所暫出也。今以一杯之水，救車薪之火而不勝，則曰水不勝火，豈不與於不仁之甚者哉！此即軻氏之時言之，若今兹，則尤異然者矣。是故仁親、性善之旨，孔孟躬親倡之，當時已鮮聽從，其後不愈遠而愈迷哉！刑法把持之效，申韓躬親致之，當時已盡趨慕，其後不愈久而愈熾哉！故在軻氏，水止一杯，兹將涓滴難尋矣；火止車薪，兹將燎原滿野矣。於是較勝負於仁

不仁之間，夫非大不知量者哉！所幸火雖燎原，而究竟無根，暫而不能久也；水雖涓滴，而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也。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無所不至者，終只是人，不容僞者，到底是天。此所以仁親，性善之旨，自孔孟已將涓滴，至我高皇，一旦而洋溢四海，二百年來，日新月盛，而歲異不同。今若自上逮下，由寡及衆，合力揚波，而沛然達而充之，則盡洗炎蒸之苦，而共登清涼之界，不過舉手舉足之間，而其樂將熙熙於萬宇矣。」

曰：「吾儕乍聞先生之論，果足爲斯道斯世慶矣，但機權則有所屬，而貫通不無所待，不知轉移之際，亦曾一加念耶？」

曰：「天下之事責之己者近而易，望之人者遠而難，其勢使之然也。故今爲世道計者，請自吾輩之學問先之；吾輩爲學問謀者，請自身心之本源先之。今天下士人，叨君相作養，自國子以及鄉塾，不將億兆計哉！然孔孟之四書，群然讀之，而四書之意義，則紛然背之。曾有一人而肯信人性之皆善哉？豈惟於人。反之己身，有一人而肯信自性之爲善哉？於泛泛從事舉業者，猶諉以原未體認，至其中一二有志之士，自謂願學夫孔孟者，宜於孔孟之是從矣。然亦未見有一人而肯信己性之爲善、與人性之皆善也。夫性善者，作聖之張本，能知性善而聖賢，乃始謂人人可以爲之也。聖賢者，人品之最貴，知其可爲聖賢，而於人人乃始不以卑賤而下視之也。上人者，庶人之所瞻趨，知上視己以貴重，而人人又安忍共甘卑賤而不思振拔也哉？嗚呼！言至於此，孰謂世道而遂無轉移之機也。芳自始入仕途，今計年

歲，將近五十。竊觀伍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日密一日，製刑具者則日嚴一日，任稽察、施栲訊者則日猛一日。每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覩其血肉之淋漓、骸骨之狼藉，未嘗不鼻酸額蹙，爲之嘆曰：『此非盡人之子與？非曩昔依依於父母之懷，戀戀於兄妹之傍者乎？夫豈其皆善於初，而不皆善於今哉！』及覩其當疾痛而聲必呼乎父母，覓相依而勢必先乎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皆不善于今也已。故今諦思，吾儕能先明孔孟之説，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茲誠轉移之機，當汲汲也。」

曰：「先生語意詳切，但天下勢重恐難遽反。」曰：「子不見隆冬冰雪乎？一綫陽回，消即俄頃。況庸德真陽，平常充滿，

覺具在，又非待消而回可同日語者。諸君第目前日用，惟見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何如、何如？」

問：「『學而時習』一章？」曰：「吾夫子生平敏求學古，獨是《易經》得力，首贊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及透悟將來，却統而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至是，天人物我，渾成一個，其根心積慮，固惻隱滿腔，而啓口容聲，亦了無間別。於是其爲學也，其爲教也，皆是以仁爲宗。吾夫子此個宗旨，既原得諸《易》，而《易》則原本諸天：『天何言哉！』極究其體，則止是時行而不息，博觀其用，便是物生而不窮。夫惟其

有得於時行之妙乎不息也，故語學則曰：必以時而習之。習能如時，則心自悅之。蓋天人雖遠，機則潛通，故視聽言動，食息起居，其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自孩提以至老耄，固皆時時變通，亦皆時時妙運。但非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夫習熟乘時，則其妙運愈見，其妙運愈見，則其默契愈深。而晦庵先生所謂其進自不能已者，固足形容其悅懌之機，而亦可想像其當可之妙矣。吾夫子平生自述其學而不厭者，不開卷而即了了也哉？夫學則乃爾，而爲教亦然。蓋惟其有得於天之物生，而妙乎不窮也，故朋來必曰『自遠方』，朋自遠來，則其心不止於悅，而必曰『樂』矣。此意惟孟子最善形容，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物則何間於人人哉？均此視聽言動，均此食息起居，亦均此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所以謂之帝則，又謂之天則。德雖天然自有，然以時出之，乃稱懿美，而人之好之也，自同一秉彝也已。懸想吾夫子，初去博學於文，而忽悟《易經》時習去處，極其懽忻踴躍。故即一鄙夫相問，已是兩端必竭，況人多信從，而至於遠方友朋，亦皆畢集。晦庵先生所謂德之所被者廣，而道之所傳者久，則人固悅樂乎我，我尤悅樂乎人，盎然宇宙之中，渾是一團生意。吾夫子平生自述其誨人不倦者，又不可觸類而長也哉！夫時習而悅，已是可知於人；朋來而樂，又果是相知者衆。此而不厭不倦，猶未見其極處，其或行脩謗興，德高毀來，而人不我知，却又能不愠，始表其爲君子也。但『不愠』二字，今之爲説者，

皆云君子儒爲己，故人雖不知，而其心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如此説不慍，雖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蓋聖人之所謂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己，豈止天下，即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間也。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然則所云『不慍』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己知爾。至反求諸己，以求爲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不慍乎人，則自己反求斯切。況吾夫子以仁爲宗，則時時只見其妙於生，物物只見其同於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譬則身軀脉理，更無尺寸不聯念慮，亦不忍尺寸不愛且養。間或手足痿痺，痛痒不知，決不慍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汲汲皇皇，務醒覺而開通之也。如此方是誨不倦的極處，亦是學不厭的極處。不厭不倦，方是仁其身以仁天下萬世的極處，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

問：「『吾十有五而志學』章，其旨何如？」

曰：「古書中言道雖多，至『學』之一字，則間或見之，惟是吾夫子，則專志平生而論學不輟。古之聖人，成道雖多，如清任與和，各以資質所近，而力造其極。惟是吾夫子，則述而不作，必求隆古至聖而學之，故曰『吾十五而志於學』。此意幸得晦庵先生又能默而識之，其註疏云：『學者，大學也。』夫謂曰『大學』者，所以學乎其大者也。夫子平生亟稱至聖者，惟是文王，亟稱大聖者，惟是帝堯，則其所祖述，其所憲章，竭精會神以學之者，非二三聖人而何哉？夫惟道之極其至，道之極其

大，則閫域幽遐，境界浩蕩，雖其性靈天縱，而求以主張負荷，卓然屹立於宇宙之中也，須到三十而後能之。即今《大學》聖經，首言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知止而后定、静、安也。定而且安，非志之既立而何哉？自此之後，則於古聖信好愈益精專，敏求愈益奮勵，意以此而誠，心以此而正，身以此而脩、齊、治、均平，亦以此而明明德於天下。物則本末兼善，事則終始渾全。不惟放勳之睦族平章，光格上下，文德之刑于友善，運掌化成，若合符節，而先後一揆。即遍考三王，俟聖百世，不外十年，而俱可不謬不惑也已。想象吾夫子於此二十餘年，精神意氣，近而本諸其身以有立，遠而徵諸今古以不疑。世道之經常，人情之懿好，聯屬統同，通天下國家而爲一己。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已是融通透徹，一以貫之而無怨矣。忠恕求仁之宗，的確必在此時。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猶自言可無太過，則又以此學，大至範圍天地，難免無過。今考《易經》卦象，於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却是聖人以天自處之實際，所謂天命於穆不已，聖人亦純而不已。不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且時乘六龍，統天獨御也。故贊《易》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可見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純是吾君子一個學，學總是一個大，範圍天地固自不過，曲成萬物亦自不遺。而子思子極其形容，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故不惑、知命，始

是學《大學》之到家去處。此後耳順、從心，則俱學《大學》之到家的徵驗去處。但耳順是感乎其外，而順以應之，無非此學、此大也；從心是動乎其中，而廣以運之，無非此學、此大也。蓋《大學》只是明明德、親民，明親之實，只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惻怛慈愛之真，盎然溢於一腔；誠感神應之妙，沛然達諸四海。吾夫子學至此時，果是大人、赤子，念念了無二體；聖心、天德，生生純是一機。隨衆問辯，其所酬答，更無非此個孝弟慈；隨機感觸，其所好欲，亦無非此個孝弟慈。即如子路問志，便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貢問仁，便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之，耳順只是一個絜矩，欲不踰矩，又豈不只是一個順應也哉！如此以觀吾夫子，其志方爲大志，其仁方爲純仁，而其聖方爲至聖也已。」

問：「博約之訓，孔門最重，而說者往往不同。今則願求歸一之旨。」

曰：「吾儕有生天地之間，立志做個人品，須要先擴一大胸襟，次張一大眼孔，雖未即經綸天下大經，而經綸規模，却該理會；雖未即立天下大本，而立本着落，却要承當；雖未即能知天地之化育，而化育來歷，却亦探索。昔顏淵問仁，夫子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教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百世損益可知。至己則自云：『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而嘆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爲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若夫《中庸》末後，其謂大哉聖人之道，而歸諸禮之三百、

三千；王天下三重，而歸諸議禮之制度考文。故古今聖帝明王，綱維一代之乾坤世界，必有禮以綱維之；育養一代之民物生靈，必有禮以育養之；主張一代之教化風俗，必有禮以主張之。此一個禮，即天地之所以爲命，帝王之所以爲心，聖賢之所以爲學。天下治亂攸分，總在禮之立不立，而尤在立之善不善，與善之至不至也。天生夫子，爲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丈夫有生天地，頭頂脚踏，肩任念存，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而謂之曰：『仁也者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欲得此禮到至善去處，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一己之力量所可强爲。如擬議、强爲，出自一己，則所定之禮，未必能善，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故孔門立教，其初便當信好古先，

信好古先，即當敏求言行，誦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世，是則於文而學之，學而博之。學也者，心解而躬親，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就其如帝王賢聖，固不徒口説之騰，聞見之資而已也。博也者，考古而證今，雖確守一代之典章，尤遍質百王之建置，耳目固洞燭而不遺，心思一體察而無外也。此之謂『博學於文』。然豈徒博而已哉？博也者，將以求其約，約也者，惟以崇其禮而已矣。禮者，統之則爲三綱，分之則爲五常，而詳之則爲百行。會家國天下，而反之本焉，則在吾之一身，身則必禮以脩之，而綱常百行，動容周旋，必中其節文也。推此本身而聯乎末焉，則通吾之家國天下，必禮以齊治均平之，而綱常百行，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大丈夫有生天地間，其中心之主持樹立，獨專乎

此，而無遍倚，謂之『正心』；其發念篤切懇到，獨專乎此，而不他適，謂之『誠意』。此皆孟子所謂：射之勇力，樂之玉振，而非其所先者也。若夫開心明目，則惟千古聖神之言，定爲事物本末終始之格，至善而毫忽更無差失，知止而纖悉不可悖違。是則孟子所謂射之精巧，樂之金聲，而不當或後者也。今觀《大學》一書，自首至尾，總是援引六經格言，而旁加點掇發揮，便是博學於文，而曰致知格物也。其點掇發揮，總是歸宗於内之中正而無偏，外之整飭而不亂，便是約之以禮，而曰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求其一言以蔽之，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一字以蔽之，則『仁』而已矣。然夫子言仁，每每先之以知，比其言禮，每每後之於仁。噫！『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然則所謂弗畔也者，其弗畔於仁也夫，其弗畔於仁也夫！」

問：「克己復禮，以『克』作『能』，不識克伐怨欲『克』字，如何又專作『勝』也？」

曰：「回之與憲，均稱孔門高弟，亦均意在求仁，但途徑却分兩樣。今若要作解釋，則『克』字似當一樣看，皆是『能』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之而不容已，混之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即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可愛者，則古今人無一二，而心爲可厭者，則古今十百千萬，而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庭，便說『道心惟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果是心屬人身，形跡之易滯，危而

易滯，所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幸天生我夫子，聖出天縱，自來信好《易經》，於乾之大生，坤之廣生，潛乎默識，會得人人物物，都在生生不已之中。引綫之星火纖燃，銃砲之剛中爆發，一以貫之，不覺頃刻之間，仁體充塞乎天地人物而無間矣。故平生所以爲學，所以爲教，只是以仁爲宗，期以號呼群生之醉夢而省覺之。無奈及門之徒，亦往往互相抵牾，惟顔子於其言語無所不悦，故來問仁，即告以能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能復，即其生生所由來；歸仁，即其生生所究竟也。原憲却也久在求仁，然心尚滯於形跡，自思心之不仁，只爲怨欲二端紛擾作祟，於是盡力斬伐，已到二端俱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怨欲，到得不行，仁將不庶幾乎？吾夫子聞知此語，頗覺傷殘，漫付之一嘆曰：可以爲難矣。蓋怨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行，豈是容易？至説仁則吾不知之，却甚是外之之辭，亦深致惜之之意。憲竟付之不問，豈是其心猶疑聖言之不如己見也耶？噫！原憲且然，而樊遲諸子，更復何望？及門者且然，而漢唐諸儒又復何望？誠哉！道心之微，而難窺生德之妙而鮮識也。比至有宋，乃得程伯子『渾然與物同體』之説倡之於先；陸象山『宇宙一心無外』之語繼之於後。入我皇明，尊崇孔、顔、曾、孟，大闡求仁正宗。近得陽明先生發良知真體，單提顯設，以化日中天焉。寧非斯文之幸而千載一時也哉！衆共勉之，衆共勉之。」

問：「《學》、《庸》一書，《會語》中論亦縷縷，然其通貫合一之義，更請詳爲發明，

庶便人人從事也。」

曰：「此二書，卻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句，足以盡其梗概。蓋先王立教，本是欲人之皆爲聖人。但不明性善，則無根源，不法先聖，則無規矩。然古先聖人所以足爲作聖之規矩者，正以其只盡自己之性，只明己性之善，而更無纖毫之或取諸外也。今且不論其他，且說孔子及門之士動以千百，孟子及門之士亦動以千百，豈不個個志淩物表，而個個見出人群！但叫他盡己之性則肯，叫他信己性之善以盡之，則不肯矣；叫他學爲堯舜則從，叫他只把孩提之孝弟去學堯舜，則不從矣。及門之士且然，則其他私淑教言，以至後來想望丰采者，又將何如？聖人於此也無可奈何，欲以盡言，而信從者寡；欲遂不言，而學脉永廢，於是筆此二書。其書雖各自爲篇，而通貫只是一意。《中庸》雖若專言性善，而聖人所以盡性之底蘊具在也；《大學》雖若專言法聖，而性善所以成聖之脉絡具存也。今且論天下，中從何來？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庸從何名？乃中等平常之人也。今此中等之人，名以庸常之輩者，又豈不謂各隨己性，而簡易率直也哉？此簡易率直以爲知，其知不須人思慮，卻是陽明發越，而天命之照耀也；此簡易率直以爲能，其能不須人學習，卻是陽和充盎，而天命之活潑也。故性不徒性，而曰『天命之謂性』矣。夫此不慮之知，既爲天知，則舉千萬人而可以同知；此不學之能，既爲天能，則舉千萬人而可以同能。故道不徒道，而曰『脩道之謂教』矣。夫此道根諸命，顯諸性，普諸教，則天與吾人更無一息之可離，而吾

人與天又可一息之不畏也哉！但可惜百姓却日用而不知，故其庸常知能，原雖孩提皆良，後來無所收束，則日逐散誕，加以見物而遷，可好而喜樂輒至過甚，可惡而哀怒輒至過甚，貪嗔橫肆，將由惡終矣。惟是君子顧諟天之明命，性靜時，惺惺然戒慎；性動時，惶惶然恐懼。於潛隱而常若昊天之現前，於微暗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慎獨既無須臾之或間，則道體自能恒久而不遷。率其簡易之知以爲知，而日夕安常處順；率其簡易之能以爲能，而隨處有親有功。既無喜怒，亦無哀樂，則性善之中，任其優游；造化之中，亦從其出入矣。此則天然自有之定體，而賢聖不二之定守也。然豈惟未發而然哉？就是喜怒哀樂，或因物來而發，其完養保合，亦自有節而和。夫中和合德於君子之身，則命自己立，而教不自己行也哉。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可合千萬人而歸之一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原亦可以一人而公之千萬人也。故君子致其中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中；致其和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和。要之，惟日用敬順其天常，則物感斯安全於心極。天地之大，自中庸而定位乎中；萬物之繁，自中庸而並育於外。蓋不已之命，爲繼善之所從出，而無妄之與，均成性之所同然，自非君子教道之脩明，又何以見中庸之純一也哉？夫此道名之曰『中庸』，見天下萬世，惟此是個恒性，惟此是個常德，而定下做聖人的盤子，更不容你高着分毫，亦不容你低着分毫，而爲王道之平平，王道之蕩蕩，王道之正直也。初則推本其出於帝天之命，所以表其爲純粹之極，故首嘆之曰：『中庸其至矣

乎！』中間將古今許多聖賢，聖賢許大德業，或從天而體之於己，或從己而贊之於天，雖備稱其爲聖神功化之極，而實表顯其爲不慮不學之常。終則復嘆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是此個《中庸》，首尾皆嘆其爲善之至，所以《大學》便將此至善，欲人止之，以爲明德新民之規矩格則也。此今細心看來，《大學》一篇，相似只是敷演《中庸》未盡的意義。如《中庸》説庸德庸言，而《大學》則直指孝弟與慈爲天生明德也；《中庸》説脩道以成教，而《大學》則直指興仁興讓，爲與民相親也。《中庸》説身心處或略家國，説家國處或略身心，而《大學》則直指本末只是一物，終始只是一事，而中間更無縫隙也。《中庸》説脩、齊、平、治，聖人甚樣神化，《大學》則直指只是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即是神化而俱在面前一目可了也。要之，均言人性之善，亦均言人須學聖人，以盡所性之善。《中庸》多推原古今聖人，由庸常以造極至，而其言渾融涵蓄；《大學》多鋪張古今聖人，成德以爲行事，而其言次第詳明。故雖均盡性，而工夫不同；雖均法聖，而規格却異。今且將《大學》首章請正，夫天命流行，於穆不已，畢竟得日月光昭開朗，方顯化工。在人之日月，則良知也。知爲己子，則自以慈相親；知爲己母，則自以孝相親；知爲己兄，則自以敬相親。天德之明，知之無盡，則人心之親，亦相通無盡。古今聖人之學，所以爲學之大；聖人《大學》之善，所以爲善之至。吾人欲學其學之大，而可不求止其善之至乎？於其善之至，能知止之，斯於其學之大，自爾得之。定、靜、安、慮四

字，是形容知止之『止』字，本來純一，亦是顯現至善之『至』字，極其果確也。蓋天下本末只共一物，未有枝葉而不原於根抵，根抵而不貫乎枝葉者也。天下終始只共一事，未有欲如此結束而不由如此肇端者也。於此用功，而先後分曉，則明德以親民，其道可以善，而善亦可以至矣。試觀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夫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本末一物而終始一事也。他却於所先而先之，治國齊家，而及於致知在格物也；於所後而後之，物格知至，而及於天下平也。悉心體認，作《大學》者，其旨趣要此學學得大，而又要大學之道，道得善，善得至。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國家，國家而先之身心，原始要終，由天下之本，及天下之末，而了天下之大物也。了天下此個大物，不思古今格則，以格其物，則本

何以舉末，末何以歸本？學且未也，而況於善？善且未也，而況於至耶？故緊接以物，既得其格而善，斯知其至矣。此個格物，二千年來，訓釋多多少少，芳不量力，主張兹説，極知妄誕，但聯絡文勢，頗爲貫串，查對石刻古文，亦覺不相背戾。況下文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脩身爲本。又自註釋，本亂則末難治，蓋本亂則躬不自厚，而所薄又安能以歸厚？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如何本末之格，而非善之至也哉？若本之身心，以通乎家國天下，盡乎天下國家，而管之身心。其説在《大學》再無詳於『誠意』一章，却總是稱述六經賢聖之格言，以定立本舉末之主意。即便是知止而有定，心正則是能静，身脩則是能安，齊治平則是能慮而得也。至明言盛德至善，而民不能忘，復詳所以没世不忘，却

是親親賢賢，樂樂利利。至後頭將親親賢賢演出許多，『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背』，將樂樂利利演出許多用人理財。要之，上下四旁各得分願，貫天下國家本末相共爲一物，終始相共爲一事。學問規模，果然是大，所引章句，一一俱出六經；所指德業，一一俱是帝王賢聖。序以循之，而條理之不紊；會以通之，而體統之可一。學問格則，又果然是合於人心之公，極夫天然之善而至也。夫孝是孩提而知愛，弟是孩提而知敬，慈是未教而養子。若非《中庸》推原出於天命之性，標顯率爲平常之道，何以使人人信從，而知爲古今之學之大也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直至知天地之化育。若非《大學》指陳爲千聖之成法，萬世之的訓，何以使人人奮厲，而必精造身心，大學之善之至也哉！嗚呼！吾夫子在世七十餘年，其心只以仁天下萬世爲心，其事只以仁天下萬世爲事，故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今看二書，其真切懇到，令人人可以想見興起而不容已。芳是敢於今日直述荒謬，而漫爲之辭，其亦思效涓滴於滄海，而益纖埃於菘華也。知我罪我，幸共鑒諸。」

孫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本重梓

近溪子續集上終

近溪子續集　坤

歸善門人楊起元評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今註疏皆主偏全分別，不識此外更有他説而可相發明否也？」

曰：「人得其全而爲人，物得其偏而爲物，此專屬形氣，而且明白現前，凡有知識所共聞見，不俟賢哲而始通曉者。若孟子此個『幾希』二字，類之他章，舜之異於深山野人，夜氣之好惡與人相近，皆是指乎性體，而所指性體，亦且最是微妙，況存之則入聖賢，去之則同禽獸，其關係亮非小可，安得遽以眼前形氣粗迹而輕易言之也哉？竊謂此章歷論群聖，其意主在憂勤惕勵，然憂勤惕勵，生於覺悟警醒。今承下問，敢以此『覺』字爲人之異於禽獸處也。蓋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萬民萬物，並育於霄壤之中，其靈性生生，渾然一體而無二樣。然其性雖同一生生，其生雖同一靈妙，皆知不待慮，能不待學，總自造化窟中，順便布護，從早至晚，從古至今，流行而了無停機，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在萬物之中，其靈明稟得尤多，而聖生吾人之内，其神明尤爲獨至，故其知能雖普地而同，然而其覺悟則超群而先得。百姓雖日用而不知，較之物類冥頑，猶堪呼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間人、物一個大限，而君子小人，或存或去，猶似史有憑據也。孟子云：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從覺處形容其大小、難易之不同焉爾。至其根

源，則又皆從《易經》透將出來，其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然則聖人性反之覺，又不總是《大易》之逆知也耶？」

曰：「憂勤惕勵，生於覺悟警醒，此人、物之所爲大異，君子、庶民之所爲不同，果是一言而極其分曉矣。但謂聖賢逆知之覺，又有大小、難易之分者，不識亦可見教否也？」

曰：「觀之其論大舜、禹、湯，亦自可見。蓋聖賢存此憂勤惕勵，原是以完全己性，而性則惟是生化之仁，合宜之義，其所統宗也。大舜之庶物彰明，人倫昭察，而性無不盡者，原不著些子意思，亦不費些子工夫，止係其覺處精通，故其生處順適。因性之仁而由之爲仁，初不知其爲仁，而乃行乎仁；因性之義而由之爲義，初不知其爲義，而乃行乎義也。以後聖人，却似從庶物之明，人倫之察，以去全體仁義，豈不大小難易，略有差殊？憂勤惕勵，固是一般，而覺之初起，恐未可同日語也已。」

問：「昨聞先生在憑虛論人異禽獸幾希，而及於《易經》，其性反覺悟，大略已詳，而《易》之逆數，今則敢請爲諸人一盡言之。」

予嘆曰：「夫道一而已矣，道一則學亦一而已矣。豈有聖人盡性，只是一覺，而聖人通易又不止是一覺也哉！蓋語道而至《大易》則天地民物、五倫萬善，極其具備純全，了無纖毫欠缺。惟是聰明神聖，方能與之吻合符同，則《大易》可語道之全，而聖心可語易之全矣。然究竟其所以吻合，所以符同，則惟此『覺』字，稍足以擬諸形容，而學者亦可因圖入頭處也，請爲

諸君詳之。蓋《易》之爲易，其充塞寰穹，樞機造化，惟是一神，以靈妙而通顯之。在天則萬萬而成象，在地則萬萬而成形。凡所成形象萬萬，皆乘其元化之靈妙通顯而爲知能，是以周遍活潑。體段若可區分，而真精了無間隔，昭彰謂之帝則，繼承謂之己性，而實則渾全是爲易理也。此個易理，本神明不測，本靈顯無邊，故物至則知之，知之則幾動，幾動則吉先，帝則固靈其端倪，心神亦順其應感。象也者像乎此者也，以其稍著，故以象言；爻也者，效乎此者也，以其稍隱，故以爻言，而實則皆其先幾之微渺，而妙覺之員融也。故自天行之健象，而即象之以不息之自强；自乾龍之初爻，而即效之以潛藏而勿用。推而至於六十四象，推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又不總是贊聖神妙覺以開其先，而啓吾人純心以慎其動也哉！然其中每以卜筮而爲言者，蓋聖人欲示人幾先之爲靈，而以龜蓍之出於無心者證之，而其靈乃益顯矣；欲示人以聖覺之爲妙，而以玩占之周於萬變者證之，而其妙乃益神矣。要之，旨在卜筮，而意主於知幾，似未可以拘方而執泥之也。」

問曰：「聖人之神幾善易，幸已聞其梗概。至吾儕欲從覺而希聖者，則當何如而用力也？」

曰：「此則如前大小難易之説，似又不可不預講已。蓋《易》之卦，雖六十有四，而統之則獨在乾坤，乾坤雖云並列，而先之則又在於乾。故學者之於《大易》欲以了達全經，則須是開通覺性，欲以開通覺性，則乾之一卦，最初宜先講者也。夫天也者，乾之形體；而乾也者，天之性情。故

乾即是天，而純粹以精，無時而不運也；天即是乾，而廣生並生，無處而不包也。無處不包，則天體無外矣，天不外乎我，而我獨能外乎天哉？ 無時不運，則乾行不已矣，乾不能已乎我，而我獨能已乎乾哉？是則大明乎乾之始，而全經之始，實無所不明；大明乎乾之終，而全經之終，實無所不明。蓋陰陽之內外遠近、大小高下，不過六位時成，而天之體，一盡乎此矣。陰陽之消長進退，順逆吉凶，不過六虛周遊，而乾之健，一盡乎此矣。譬則規一設而天下更無餘員，矩一立而天下更無餘方。然則乾卦之位定，行周而六十四之外，復有餘卦，三百八十四之外，復有餘爻也與哉！ 其視大舜之由行仁義，以明乎庶物而察乎人倫，沛然決江河而之四海，其於群聖之大小難易，不昭昭乎而指諸吾掌也哉？ 敢因幾希之論而併及焉，惟諸君不罪狂瞽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問：「《易經》於群聖之學，同歸於覺，而覺有大小，敬聞命矣。然孟氏平生最尊孔子，謂遠賢堯舜，至願學尤專以聖時，則孔子得力《易經》，隱然見於言外矣。乃茲敘統帝王之後，却捨《易》而以《春秋》，果漫及之耶，抑更有說也？」

曰：「孔孟兩夫子心事，只有天知。至暗藏春色於言語文字，不無端緒可尋，却二千年來尚未見人說破。芳幸遇人略曾指點，但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亦久蓄疑而末由請正。今諸君興言及此，又敢過自愛耶？ 蓋孔子一生話頭，獨重兩個字面，一個是『仁』字，一個是『禮』字。兩個字長相爲一套，却乃各有重處。仁是歸重在《易》，禮則歸重在《春秋》。孔子得手又俱

在晚年，觀其自敘『五十以學《易》，可無太過』。夫天下之事，有大於治國安民者乎？若用得大，而又可無過，非知天命以後不敢許也。至於感奮以答子路，却曰：如有用我，吾其爲東周；又嘆已夢久不及於周公。是則破口説周禮果能盡善，而斷然非己所爲，乃即魯史《春秋》來作個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的影圖，天下國家、社稷臣民盡歸一大統的氣象。其實表出乾德之剛健中正，飛龍卓冠，六虚周遊，而統極御天，流形品物，而元和生化之手段，非徒言之而日可見諸行事也。當時止是顔子一人，中行獨復，意味大約相近，故終日與言，無所不悦。及問仁，而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全部交付《大易》。及問爲邦，而舜《韶》禹正，去淫絶殆，又全部交付《春秋》。其人可與孟子作對，而擔當大成一大家當也。惜乎三老去後，春秋、戰國、漢武、秦皇，把人民視爲草芥，潤澤變成枯槁，而乾坤生生之造化，孩提戀戀之知能，已是星日久晦。至乎六朝、五代之紛争，遼、金、大元之混僭，冠履安受其倒置，虎狼帖服其相群，則又長夜幾難及旦。乃幸天篤我太祖高皇帝，神武應期，仁明浴日，濁惡與化俱徂，健順協時通泰。孔孟渴想乎千百餘年，而《大易》、《春秋》竟成故紙。大明轉移於俄須呼吸，而大統真脉皎日當天。況兹聖子神孫，方爾振振繩繩，則我臣庶、黎元，亦可皥皥熙熙。芳自弱冠登第，以逮强仕，觀京師近省，其道德之一，風俗之同，不須更論。及部差審録，而宣、大、山、陝，取道經由；至藩臬屯田，而雲、貴、川、廣，躬親巡歷，不惟東南極於海涯，且西北直臨塞外，每嘆自有天地以來，惟是我明

疆土宏廓，至尊君親上，孝父從兄，道德雖萬里而無處不一；衣冠文物，廉恥內外，風俗雖頃刻而無時不同。故前謂皇極之世自堯舜二王以來，惟我明足稱獨盛。乃今證以孔孟之《大易》、《春秋》，符之以生平快覩，則直信言有大而非誇，會雖奇而實倖。即今齒已衰殘，思之猶深踴躍。況諸君時當壯鋭，其欣喜又復當何如耶？珍重，珍重。」

問：「孟子謂告子先已而不動心，如何他却更比孟子得之蚤也？」

曰：「不動心是個效驗，而爲之必有其道。此個『道』字，包含最廣。今人只曉得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强制，與孟子不同。不知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如黑白冰炭之異，相去遠甚也？」

曰：「若論工夫，則告子、孟子謂之不同則可，至於心之在人，從來只是一個，如何却有兩樣，如黑白冰炭之相遠也？」

曰：「吾儕讀書，多是潦草，更不肯把聖賢言意細細滋味。且問孟子所長，他説出兩句話頭，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儕若肯就在此二句中，討他一個消息，便見不動心的工夫，非告子可同。而心不動的根源，尤非告子所可彷佛矣。予於《孟子》此章，脱去言詮，❶探他底藴，所謂『知言』者，不是知其他的言，只是在孔子一人身上，知其言極精極純而爲至善也。只是將孔子之言，去盡知天下古今群聖、群賢之言，皆不如孔子一人之言之爲至善也。孔子至善，只是個時，孔子時中，只是個易，孔子之易，只是個乾坤。孟子

❶「言詮」，原本作「言銓」，據《盱江全集》改。

翻出，便叫做『浩然之氣』。夫浩然其至大，浩然其至剛，浩然其配道義，而塞乎天地，正是畫成此個心的氣象，以顯出今古不動的根源，所以只言氣而不更言心也。又翻出不動的工夫，叫做『以直養而無害』。夫人生而直，乾動而直。人生而直，則生生不已，便無害其爲直矣；乾動而直，則乾乾不息，亦無害其爲直矣。豈不又從心體不動上，描出一個分毫不動的工夫，增也增不得，減也減不得，不增便不助，不減便不忘，渾是一團妙理，又渾是一團生機，而叫做『集義』所生。孟子之所以爲心，孟子心之所以爲不動，是如此入頭，是如此着落，是如此以願學孔子，則將說是不動而未嘗不動，將說是動而未嘗或動。如泛巨海之汪洋，而莫究津涯；如遊大荒之渺漠，而無從抵止。此只可以自知，那能更向人說。矧對公孫之徒，則只勉强名狀以相應酬，竢其三復自得，而云告子之動心，❶比我更易易也。敬囑吾儕，勿復草草。」

問：「告子之心，其心不同處，亦可得而聞否？」

曰：「告子自己的話頭，現在有甚麼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而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

❶「動心」，明江全集作「不動心」。

孰爲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爲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況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天心何有？原宰于神。其布護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説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曷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啻告子，此後直至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絶響。却總是諸大儒，先初起志向，愛好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既作識情，强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黄，㬒淵日而遽增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爲竅竅，視諸塵寰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爲學好。無奈覓真不着，乃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間一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圖共濟，反詆爲狂妄而疾之。玆幸斯世忽躋大明，吾道已逢昌運，有志孔孟之學者，惟及時勉之。」

問：「盡心」一章。

曰：「此章書是孟夫子自述其平生之所得，且以警悟及門諸賢也。蓋孟子學問，受之子思子天命之性，故於天也，命也，性也，皆究極根原，了無疑貳。良由他既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所以翻成性善一段話頭，來立個宗旨，開示後學。不想春秋、戰國，異言喧豗，人性雜擾，習染已久，此言一出，不徒世情拂逆，即在門之士，亦皆紛争强辨，更不服從，雖以樂正之質美好善，亦在疑信之間。孟子憶想，諸

人皆以性在面前，漫多自許能知，而本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詞，先入作主，真正道脉，反作尋常。故昌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以人情好逸而惡勞，此心易私而難公，誰人肯於自性盡力，去心上求知？心上既未盡力，而自性底蘊，又何怪其不能精透，而漫隨世俗，以爲惡、爲混、爲三品，而善則反疑貳不信也。夫心性固是相因，而天人原無二致，自性若能真知，則天便即無間隔。夫孔子用功，五十方知天命，今知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其可不盡心耶？至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段工夫。蓋心到盡處，已是極至之辭，今但常時盡而不間，即謂之存；性者心之生理，心存則性自條暢明朗，而謂之養。存而且養，使於天體顧諟，周旋順事而無所拂矣。然事天而周旋不舍，雖比之知天更爲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而非一也。兩而未一，則壽夭終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即是以語聖神之理，恐亦難矣。惟夭壽不貳，至迹化而齊，終身以俟命，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即天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即知之真處；繼而蒙其館甥貳室，即事之密處。若論曆數在躬，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乃其極至處也。但此章旨趣歸宿，雖在性命，而從入則屬心知。蓋心者，身之神明，則主宰於一腔之中，而貫徹於八荒之外。自其流通不已者則爲命，自其生化無遺者則爲性，自其統攝無端者則爲天。人惟心知不妙，則神明不顯，於是形與天隔，性與命離，而聖不可希矣。故善觀此章者，亦重在『盡心』二字，使頭頭盡

理；善體此章者，只專在『盡心』二字，便時時得力。信哉！學問之當講，而機竅之當求也已。」

問：「盡心、存心、知天、事天，孟子原並舉以言，而先生却謂存心不必別有工夫，果是何如？」

曰：「天下道理，自有本源，而聖賢工夫，亦自有頭腦。今言心也、性也、天也、命也，一理也，雖意思渾融得好，然没個頭腦，却教學者如何用工？今看孟子著此一章書，大非小可，而一章之言，精神最吃緊者，又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蓋吾心分量，即天地之廣遠，而其併包民物之衆盛，亦相融液，其併包融液之體，又皆玲瓏剔透，潔浄微巧，總是一團神明也。所以盡之功，最是爲先，亦最是爲大，然却最是爲難也。所喜人有恒言，隨事勸人，皆云盡心、盡心！而况此學獨不當先盡其心乎？故古之善言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即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宫闕。即是説性、説天，已是强爲區別，如何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也哉！奚止曰知、曰事，就是最後立命一著，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他年深歲久，歡欣浹洽，我即是天，天即是我，而天人之間，別覓之了不可得。天人已是兩忘，壽夭又更何有？故初則必言盡心，而終則果然心盡而已。」

講會中一友偶從外至，又平素共仰慕者，大衆不覺欣然喜色。予爲嘆曰：「今日

此坐，信良會哉！」其友躍然興曰：「某平生坐講會最多，會而稱良者亦多，然覺往往皆成虛過。今請詳發其意，庶不更至虛過此會之良也，何如？」

予靜思半餉曰：「人之恒言，凡事務遇有善處，便多稱良，則良亦似只是善，而善亦似只是良，無太分別。然經傳中，又多以二字並舉言之，則又似不能無所分別於其間者。即今想像而言，善則博大於良，良則真實於善。要之，善是成熟，得自人爲處多；而良是根源，出自天然處多。故凡事務以善稱者，皆形跡之顯著而可指數；凡事務以良稱者，皆端倪之渺漠而費形容。即如此會，長幼依序坐立，而少動作，師友從容問辯，而多簡默。旁人觀之，未見有甚好處，然情思欣欣浹洽，氣味藹藹和平，又難說有甚不好處，所謂無善而無不善者也。良之面目，大都若此，而茲會之爲良會也，亦可以類推矣。」時坐間朋友，咸各各快意。

予復更爲囑曰：「諸君在坐，毋將此『良』字只當解說。昔子貢贊孔子盛德，而曰『溫良恭儉』，孟子指孩提知能，而曰『不慮不學』。即是而觀，則吾人學問，始固由良以出，終亦由良以盛，此良此身，渾成一體者也。故今日更以人良夫會，慎勿以會良夫人，把柄一差，則功效迥別矣。」

坐中有聞而笑之者曰：「人以良夫會，雖美而難，不若會以良夫人，更近而現在。況如佳釀當前，肯放懷痛飲，則綺席即散，而醉中之趣，醒亦難以言傳也。」

予亦笑而答曰：「世固有中山之酒，一醉而千日者。若吾孔孟此酒，醞出神功，潤從灌頂，則熙皥沖融，不將億萬斯年而

無朝夕也哉！」

會間外來之友，平素篤於修行，且嚴於持心，而學問根源，向未加意。至聞前善良之論，方切疑議。乃其時廳事廣濶，人數衆多，予居主位，席在東南下方，而後進諸生，班列西北上面，講説不便聽聞，中多遷就予席之前後左右者。其友見而不安，遽然言曰：「君子學務時習，須於坐立用功。今西北之席位虚曠，而東南之坐立雜沓，長幼失序，人己相妨，以爲善良，恐不可信。」

予徐應之曰：「此等去處，語之以善，果是動容草率，然語之以良，則實爲意念真純。故雖未足以語其善，而亦可以言其良也。蓋『良』字訓作易直，易也者，其感而遂通之輕妙處也，原不出於思量；直也者，其發而即至之迅速處也，原難與以人力。所以良知謂之不慮，良能謂之不學，却是慮興學到不得的去處也。如今一時問辨親切，況復新美殊常，後進聞所未聞，即踴躍而前，急圖聽受，坐立少有參差，亦照料不及，正與孩提之不慮不學，稍稍相類，故不避忌諱，而輒許其近於良也。」

其友拂然曰：「此在孩提則可，在學人則不可。故我觀孩提年長一歲，則知能便壞一歲，壞至如今，其良無幾。故先生今日教人，只宜催督用功，方有憑準而無失也。」

此友時方司訓隣邑。予爲起而謝曰：「君言及此，果是一方斯文之幸。但人皆知學問之難，而不知立教之尤難也。蓋學問善否，所係只在一己，而教則及諸大衆，毫釐或差，謬將千里。今當爲君設一譬喻，夫琢玉以求文章，追金以作器用，其

文章之精美，器用之整飭，則類夫學而求善者也。若玉先辨其體，金先等其質，則教而求良之類也。今執碔砆而漫琢之，範銅錫而漫追之，惟曰『吾取其文章、器用焉已矣』，是尚得爲良工也哉？ 試觀今時章縫之游庠序，胥徒之侍臺司，儼恪端莊，非不禮文閑熟，然窺其底裏，可以語良者，則千百而鮮一二也。故忠信之人，始可學禮；粉地之潔，始可繪畫。學者不思希賢希聖則已，若萌此個真志，便須把孔子之『仁者人也』，孟子之『形色天性』，細細體認，我此個人，如何却是仁？ 我此個形色，如何却即是天性？ 次則將孔子『率性之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孟子之『良知不慮而自知，良能不學而自能』，又細細體認，道原不曾離我，我今又何曾離道？ 良知原不待思慮，良能原不待學習，我今縱不會思慮，而知便豈即非良知？ 縱不會學習，而能便豈即非良能哉？ 久久反躬尋討，事事隨處觀察，冷灰星爆，火現光晶，赤子天性，恍然具在，于時覺悟別開途徑，而意味另顯家風，孔子所謂道不遠人，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了然親見面目，而非憶想遥度。由是凡從前聞夫古聖之言論，見夫古聖之行履，備載於四書五經之中者，或相爲感通，而其機愈顯；或互爲對證，而其益無方。如覺己所知能，輕易而失之太過，則以聖賢之成法而裁抑之；如覺己所知能，卑弱而失之不及，則以聖賢之成法而引伸之。務使五倫之綱常，百行之酬應，皆歸純粹之中，而無偏駁之累，則良不徒良，而可以言善；且善不徒善，而可以言至善矣。竊意《中庸》之庸德、庸言，多就知能之本良處説，《大學》之至善物

格，多就聖賢之成法處說；《論語》之知及仁守，莊以蒞之，而動禮未善，則多就聖賢之學，必求其至極處說。良實以爲善之張本，善實以爲良之歸宿。若知能本良，格則尤善，而學又必求造其極至，則是崑山粹玉，而加以追琢之巧；麗水精金，而賁以文章之妙。其薦於明廷，升諸清廟，不人人共羨奇珍，世世永爲大寶也哉！」

前論畢，踰時，此友復曰：「吾平生爲學，於每事酬應，惟恐有一不善，果是點檢此心，時於此性本源，實亦未嘗敢忽。故諸儒氣質之說，生平極詆其非，尋常自謂己之知性，有一切人所不能及者。」

予即請曰：「君於此時可云與聖人一般否？」

曰：「如此說則不敢。」

曰：「既是知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

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則已去聖遠甚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

時方遜讓恭茶，予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恭謹也？」

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也，不能如古昔聖人之恒常不失耳。」

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却不即是甌子也。故甌子則有見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君今既云見持不得恒常，則是可以須臾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

原非是性，而君只認假爲真，不自覺耳。」

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我平生最爲用意於此者乎！」

予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大約吾人用功，須以聖賢格言爲主，不見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又謂『知其性則知天矣』，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爲知也。君試反而思之，果曾如古聖賢，既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矣乎？今時受用果許得如《中庸》：天下至誠，惟能知天地之化育矣乎？即不論心思聰明之難盡，天地化育之難知，且如陸象山接見傅生𥈭，驚嘆其面目殊常，神采煥發，問之，果夜來於仁體有悟。故此性惟不能知，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如人驟入寶所，則色色奇珍，隨取隨足。或爲夜光而無所不照，或爲如意而無所不生，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前只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曾有知也已。今我替君想像，果然平日有個知處，却是從赤子胞胎方離、知識未顯，那時渾全一箇天理，的確決其爲善。於少長以至今日，則滿眼無非紛華，滿腔多是情欲，一任防閑掃滌，方纔少得光明安帖，以見真體，若意思怠忽，則機括便似仍前矣。」

曰：「如此工夫，某亦未能，但堯云『兢兢』，舜云『業業』，恐聖賢未有不如此者也。」

曰：「予且未詳堯舜、聖賢，但據君於己所性，真決其爲善，則是初生之時，君已受用不着，真決其要用力方善，則自孩提至今皆然，是君於性正疑信未定之時，周

子云：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此友沉思未有以應。

旁一友起云：「連日承與指陳，果見得我此身心，自早抵晚，無大失錯，即童僕二三輩，竟日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中夜想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向路徑差迷也。」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予指而嘆之曰：「君視家中盛僕，與視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予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沾滯。」予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沾滯，說得又自己翻帳也。」

於是沉思之友遽然起曰：「我看並未翻帳，先生何爲此言？」予曰：「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此君兩樣矣。」曰：「此君果差，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何如？」

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說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已而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静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其友乃恍然自覺，怡然解顏，笑而謝曰：「吾輩果平日用工，未全的確，今不敢不勉矣。」

此友再越旬日過訪，向予欣然謂：「近復得個悟頭，甚是透澈。」予請其詳。

徐曰：「向時見有未真，每云自己心性有時而得，有時而失，顛倒錯亂，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

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説吾此耳此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 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曾一時無心思哉？ 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内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予笑曰：「君此悟雖妙，然終久還會自生疑障也。」其友甚不服從。

予曰：「孔孟性宗，同歸於善。今子悟性固常在矣，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而不善，則亦性在時爲之也。吾子以常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爲全善也耶？」此友恍然自失，問：「將奈何？」

予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而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 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

此友快然別去，數月重來，大衆具在，向予謝曰：「人言得悟如醉夢復醒，若先生之悟小子也，則是死而復生之矣。願大家其敬聽之。」

會中一友用工，每坐便閉目觀心。予恐其門路或差也，乃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奈何？」予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虚假，安得不是？ 且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予曰：「可知炯炯有個落處？」其友頗有不豫。予乃遍詢諸友，又舉心性之説申之：「若謂天性之知，原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

矣。」大衆聞之欣喜，而其友又詳道先父、先母之孝友樂善，予爲泣下。其友又復解以他事，隨歌詩一首。

予感之，乃徐徐請曰：「君纔叙美先人，安慰小子。自我觀之，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炯炯在心爲也？況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君纔言常時是合得，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其友顔色少解，但猶曰：「此段工夫得力已久，至此難教棄去。」

予曰：「感君垂念先人，欲直言相報，若果直言，君恨棄去不蚤矣。蓋吾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俱存日無多。適纔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殁身，不爲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殁不爲鬼者亦無幾矣。老丈方謂得力，豈知此一念頭，翻爲鬼種，其中藏乃鬼窟也哉！」

其友遽然起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卧夢魂自在。若其日中光顯太盛，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至不堪也。非遇先生，幾枉此生矣。」大衆爲惕然，❶而此友聞言意見，亦頓開通感，慨向予謝且懇曰：「學人茲病，殆遍寰穹，安得明公手挽天河，爲舉世浄滌塵垢也！」

問：「近時用工，殊覺思慮起滅，不得寧妥，謂之奈何？」曰：「天下事理，當先本根，本根既正，則末節無難矣。今度所論工夫，原非思慮之不寧，實由心體之未透

❶「惕然」，原重，今據《盱江全集》删。

也。蓋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也歟哉？譬之庭樹，如許紛亂，然生意則皆根幹之所敷榮，世固未有外根幹而爲枝葉者。譬之長江波浪，亦如許紛亂，然洋溢則皆水性之所流動，世亦未有外水性而爲波浪者。《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果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渾是妙心，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已。」衆共快然，以爲疑念頓釋。

久之，問者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而渾然妙體，但不肖邪思，安保終無竊發，不知將更作何對治？」

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内？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在坐諸君咸舉首加額曰：「吾儕幸生大明開天之世，共宗心元統一之學，則清寧泰定，不延之萬曆而永永無疆也哉！」

問：「昨來論心雖極詳懇，退思聖學廣大精微，吾儕須是靜坐，日久養出端倪，方纔下手用工，不至浮泛而有實落處也。」

曰：「吾人爲學，本是學聖，而聖神學脉，豈容輕易。故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即如孟子離母從師，顏氏依依陳蔡，孔子天縱，亦韋編三絕。今欲學爲聖人，而非特立堅志，親就良明，且却脱塵煩，專居静地，以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其能有成者，蓋百無一二矣。但請教公之靜養，欲求端倪，意向又是何如？」

曰：「學聖無非此心，此心須見本體。故今欲向靜中安閑調攝，使我此心精明朗照，瑩徹澄湛，自在而無擾，寬舒而不迫，然後主宰既定，而應務方可不差。此今乘暇用功，亦於坐時往往見得前段好處，但至應事接物，便奪去不能恒久，甚是令人懊惱也。」

予時慨然興嘆，改容起曰：「明公志氣，誠是天挺人豪，但學脉如所云，不無幾悮乃公矣。雖然，何啻明公，即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有不是如此會心，以悮却平生者。殊不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强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爲宇太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興言及此，情甚爲之哀惻，奚忍明公而復蹈此弊也哉？」曰：「某亦惕然，不敢更作前想。但要靜坐下手，不知如何方是？」

曰：「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以時而用，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初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宰事爲，而即同經史。煩囂既遠，趣味漸深。如是則坐愈靜

而意愈閑，静愈久而神愈會，尚何心之不真，道之不凝，而聖之不可學也哉！」

因請述之以足前論。

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

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人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于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則藏諸用，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説得，至心體

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雜擾以至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即自澄澈，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噫！聖人於此，寧非苦心之極也哉？」

問：「《易經》首重乾、坤，而乾、坤必先易簡。」

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今謂易簡爲乾坤所先，果是有見，但細細看來，學問固有先後，而其中尤有根原，論此二句，則知能又有根原也。蓋言易則必有難，言簡則必有煩。今世學者，每耽静趣，而事爲多至脱略，未必非此誤之。殊不思，本經云：『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險阻則煩難未嘗可略也。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以天下，則亦未嘗脱略乎煩難也。惟是知能則首尾俱皆徹透，易而可該難，簡而可該煩，所謂一以貫之，而爲聖學之全者也。雖然此『知』『能』二字，本是《易經》精髓，然晦昧不顯，將千百年于兹矣。古今惟是孔孟兩人，默默打得個照面，如曰：不慮而知，其知何等易也。然赤子孩提，孰知之哉？天則知之爾。不學而能，其能何等簡也，然赤子孩提，孰能之哉？天則能之爾。想當初孟子只是從赤子孩提此處覷破，使洪纖高下，動植飛潛，自一人以及萬人，自一物以及萬物，自一處以及萬方，自一息以及萬載，皆是一樣知能，皆是一樣不慮不學，豈不皆是一個造化知能之所神明而不測也哉！故曰：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今世學者於赤子之良知良能，已久廢置不講，於孟子『性善』一言，則咸疑貳不信，又安望其潛通默識，而上達乎乾坤之知能也哉？ 有志者盍圖之。」

問：「乾坤知能，世人久不講求，今欲講求，敢請指示個入處。」

曰：「天之與人，其體原是一個，則所知所能，其機亦原是一般。 今且於人的知能講得明白，便造化知能不愁無入處也。」

問：「今世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不求知，不求能哉？」

予聞此語，爲捫心浩嘆，曰：「世之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得少見所知，少見所能哉？」

曰：「如此說來，豈是人有兩樣知能哉？」

曰：「知能果有兩樣。」

曰：「即有兩樣，請明白分別。」

曰：「若粗淺分別，則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求其暫矣。」

曰：「意想公之所謂知是良知，所謂能是良能也。 但良知良能，何以見其大且久之爲至極耶？」

曰：「自中國以及四夷，自朝市以及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 自晨興以至夕寢，自孩提直至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 此個知能，平鋪遍在人間，洋溢充乎宇內。 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 爭奈他知則自然而知，不假些子思想；能即自然而能，不費些子學習。 故有知之實，

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究竟固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著，遂從新去學問，以開明其心而求個知；從新去效法，以力作于己而成個能。其功夫比之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比之不學之始，亦又更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爲人聖途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今。敷陳訓詁，蔓延解説，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誰能起孔聖於九原，謂其四書五經之知能，不是如今日之集説、講套所云云也哉！」

曰：「據公所言，今之爲學，果是人自爲聞，人自爲見，其知能之纖細而不可語大；果是著力則存，不著力則失，其知能之間斷而不足語久。但不識到得純熟之時，亦能成道入聖否？」

曰：「世間各色伎倆，熟極皆可語聖，況以道而爲學乎！孟子於此處極是判斷分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可見聖人萬千不同，天道則難得吻合。所以『浩然』一章，歷敘今古賢聖，而願學只孔子一人；至表揚孔子，則又只『聖之時也』一句。即《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以窺測底裏，即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之言行動作，其時之足以世爲天下法則去處，已是人人所共見聞，人人所共信順，而昭彰莫掩。若乃其時之所由來，究極中藏底裏，如許之大，如許之深，竟不想去討求探索，果是作何境界，作何端倪？能使造化常出此時，以妙應無方；能使聖人常率此時，以泛應曲當。所以世人認識知能，止泥滯知能之跡，而不求知能之藴也。此今欲得其藴，説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

差；說他無能，却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黽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執，似無而不至於無忘。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這個知能，言忘路絶，而難輕以名狀也。」

曰：「此在吾輩固是難言，不識古先聖人實有諸己者，其言之又當何如也？」

曰：「聖人之論具在四書五經，吾獨深喜周公之頌文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窮索以爲知，分別以爲識，皆吾人之作，而致其聰明者也。今曰『不識不知』，則森列目中者，不一時而俱泯也耶？帝固尊高難見，則實日監在兹，然皆吾人之忽而委諸茫蕩者也。今曰『順帝之則』，則知能之深遠者，不隨處而畢露也耶？夫塵念既息，則神理自彰；天德出寧，則造作俱廢，其機固每相乘除也。況吾夫子自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孟子自言：我善養氣，至剛至大，浩然塞乎天地之間。此與周公之言文德者，不先後而一揆也哉？有志於聖神造化之藴者，其尚於是而竭才究心也已。」

問：「《中庸》論『時出』而曰『溥博淵泉』，今先生又欲諸人探索底裏，作何境界，作何端倪？常亦中夜覃思，見聖人《易經》之造化，必曰神、曰精、曰氣，即此三言，於造化之藴，似過半矣。」

曰：「《易經》指示造化，實常用此三言，然在人善自理會何如爾？若理會不善，少落方所，則世之俗學異教，多有指思

慮以爲『神』，執靈明以爲『精』，運動作以爲『氣』。體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愈多，而道愈遠矣。殊不知古先聖人之言造化，皆是强名，原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精、神，而精、神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之表。洞徹空澄，即海嶽之弘鉅而迥無隔礙；靈明朗曜，即木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眼；統古今民物之竅妙，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固不俟合知能以一之，而實難岐天人而二之也已。」

問「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與今人之逐慮爲知、執學爲能者，其大小久暫，固彰彰較著矣。但乾坤之易而知也，雖亦似乎不慮；簡而能也，雖亦似乎不學。及細觀世上孩提，各各有身，各各有心，其身心各殊，中間知能已自不可比而同矣，況造化知能，尤去人遠甚，如何却云共成一個，而無分兩般也哉？」

予默然久之，徐復嘆曰：「此段話頭，非某敢作聰明，妄生杜撰。緣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分明謂天之心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有親，而爲賢人可久之德；易能有功，而爲賢人可大之業。分明謂吾之知能，即天之知能也。」大衆愕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說得明曉，吾儕可無惑矣。」

予復嘆曰：「爾曹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

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粗。以粗拙之功，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綫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麽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説》等書妄肆探究，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景光。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紅、赤、緑，映物以成，昧者指爲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爲殊方。不知此樣工夫，只著在一己見上，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聖學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志豪傑，須蚤覓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剥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闖卒轉頭時候。方信孩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欲擬一個也非一個，欲擬兩樣也非兩樣。統天統地而爲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而却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却實渾全。從此徑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有功，且於羲、軒閫奥，共享逸豫。非斯世斯文一大快也哉！」

問：「先生於天人之際，每敷陳心性，縷縷而不已，且鑿鑿而可聽。吾儕願學未能，敢求指示。」

曰：「孔門宗旨，止要求仁，究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統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曰『生』，而必曰『生生』，『生生』云者，生則惡可已也。生惡可已，則《易》不徒

乾，乾而兼之以坤；坤不徒坤，坤而統之以乾。蟠天薄地，而雷動滿盈；形森已盎，而霞蒸赫絢。橫亘直達，邃入旁周固，皆一氣之運化，而充塞乎兩間。然細觀此氣之流行順布，節序無不停妙；絪縕構結，條理無不分明。則氣也，而實莫非精之所凝矣。精固妙凝一氣，而貫徹群靈。然深究精氣之浩渺而無涯，妙應而無跡，莫之爲而爲焉，莫之致而至焉。❶則氣也、精也，而又莫非神之所出矣。興言至此，則下至九泉，上至九天，中及萬民，旁及萬物，渾是一個『生惡可已』。渾是一個『生惡可已』，則渾是一個『神不可窮』。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解之者曰：聖也者，通明者也。又曰：聖也者，神明而不測者也。天下古今，豈有神而不明者哉？抑豈有神而不通者哉？明則無不知矣，通則無不能矣，明通皆自神出，則空洞絕無畔岸，微妙迥徹纖毫。藏用於溥博淵泉，而實昭然聖體。天也而未嘗以人異也，顯仁於語默云爲，而實總是天機，人也未嘗與天殊也。」

曰：「此等去處，恐是大賢、大聖，乃足承當，難以遽望初學。」

曰：「古人論學，的有次第，所以本末始終，知所先後，乃可近道。故脩、齊、治、平，必先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今不先求知得明白，乃即胡亂便下手去做。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爲聖賢，及講求作聖之方，輒復草草。如考論幾場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要；如執持一點念頭，滯著方寸胸襟，

❶「致」，原作「至」，據《盱江全集》改。

便云是存心體。至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動履；靜坐端凝，以希圖聖神境界。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爲絶學，却不思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結？今須詳細爲子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其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不可爲，而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但一縱觀，天機滿目，如此而視聽、言動，如此而食息、起居，人人俱有，個個現成。孟子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謂：『行矣而不著，習也而不察。』是以終身由道，而不知爲道。聖賢極口傷嘆，我亦頻年叫喚，不想吾子今日猶說此個知能，非初學可望。豈果先人之言，習熟成性，而終迷不復也耶？幸急急猛省，猛省！」

問：「程子云：孔子道大難求，學者須學顔子，蓋顔子有個學眼。觀復卦，聖人親許顔氏之子庶几，却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學須以知爲主，而知又要精明有力，足以出頭。則察惡既精，去惡又嚴，便明足以察几，健足以致決，久之純熟，則天理全而聖可學矣。」

予曰：「此是諸儒爲學的宗旨，而近時名公，從而主張發揚，云爲深造自得之要。予早年未遇真師，亦儘是把這工夫去做，亦喜其說爲得《易經》之藴。後弱冠遇人，教以講《易》須先乾坤，乾坤須先復。乾坤二卦，雖不相離，而不可相並，六十卦皆是此意。故今說復，也要乾來應照。蓋復之爲候，是一年至日，於四時則其時爲春首，於六氣則其氣爲煴煖。乾曰『元亨利貞』，

復則是元之初，初起頭處，融和溫煦，天下萬事萬物，最可喜可愛，而爲卦之善者也。然孟子形容這個善，却云『可欲之謂善』，而孔子指點這個乾元，則又云『元者善之長』。是復在六十四卦，豈不是第一最善者哉？今要解得復卦的確，須說復是復個善也。其復善，又是復善之最長，而非可以他卦例言也。」

有從旁應之者曰：「吾人之性，本然皆善，復則如興復、恢復，所謂復吾舊物也。」

曰：「此與興復、恢復，却又不同。蓋彼是失而後復。若吾性之善，則本然具足，原非可以得失言者也。」曰：「原無得失，如何又說『來復』？」

曰：「此『復』字，從知處說起，所以云『復以自知』也。」

曰：「如此，則與日至陽回之復，却又似有兩樣矣。」

予曰：「復是一個，而可兩分；雖可兩分，而實則總是一個善也。但性善則原屬之天，而順以出之；知善則原屬之人，而逆以反之。故孩提初生，其稟受天地太和，真機發越，固隨感皆便歡笑。若人心神，開發於本性之良，徹底悟透，則天地太和，亦即時充滿，而真機踴躍，視諸孩提又萬萬也。」

問者難曰：「如此，則孔子稱顏氏，何獨只把知不善說起？」

予曰：「《大學》言恕，是說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及後只說所惡上下左右，勿以施焉。然施所以好的意義，自在其中，則此言知不善，而知善的意義豈又不在其中也耶？況所云善，豈是徒善而已哉？蓋善能知得不善，而使之不復行，正表其精

明靈妙去處，非形容顏氏之善復何如哉？吾人看書，切須把前後首尾，通貫成文，則其旨乃明。如乾曰『乾知太始』，始即元也，元則的確是善矣。復曰『復以自知』，自即己之性也，己性又不的確亦是善也哉！顏子心不違仁，則渾然已是復了，復則昭然已自知了，心上更不能以不善昧之，而且頃刻不能容之也。」

曰：「他的爻辭却説『不遠復』，分明是失之不遠，而尋即改之也。」

予曰：「舊時註疏，果是如此作解，殊不知此解，不特學術混淆，而且天機蒙昧。蓋乾陽至健，更無止息。剥之上爻曰『碩果不食』，玆復之初爻，即剥終過來者，故曰『不遠復』也。」

曰：「既不遠只是復之卦體，又何以却説以修身乎？」

曰：「身即自也，即所謂：道不遠人，近取諸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然則復之不遠，非脩身如何？」

曰：「復則均是個善矣，何以又曰『頻復』厲，又曰『迷復』凶也。」

曰：「乾不云乎『君子終日乾乾』即類『頻復』，皆用力吃緊之象，皆憂勤惕厲之意。雖與在田『休復』者不同，而實均無咎也。至上爻，決無不復之理，其云『迷復』，正對知復而言。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爲道也。要之，復之爲卦，學者只、悟透，則此身自内及外，渾是一團聖體，即天地冬至陽回，頑石枯枝，更無一物不是春了。樂正子只緣未過這關，所以美大聖神，竟無他分。吾儕生長大明之世，其福德實是無量。願大衆共加慶喜，亦共勉力也。」

問：「連日爲會，領教亦多，不識更有

可加益否也。」

曰：「諸君各陳坐間所用工夫，果與昨日所論天人之關，對證何如？」一友自云：「還不免遲疑。」一友自謂：「已不疑，但長時猶費照管。」又一友是同年子弟，予訊以家學所傳，應以質魯無所知識。

予曰：「吾儒之學，本之心性，人性皆善，難説一無所知。如汝念我通家，遠來相看，及至坐下，恭敬温和，藹然可掬，此非道如何，非學如何？顧在汝自擔當爾。若肯擔當，莫説是汝，即途人皆可以爲聖賢。若不擔當，莫説是汝，即是聖賢，亦不知所終矣。」

於是大衆同聲請曰：「擔當果是要緊，但須以何爲先？」

曰：「以信爲先。蓋聖賢垂世，決非相誑。若人性與聖賢有二，孟氏肯自昧本心，而斷然謂其皆善也哉？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言，便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禀自天衷，孩提知能，良善又皆可指，反只遲疑不決，以致虚過終身，不大可嘆惜也哉！今惟出門一步，斷然謂吾性爲皆善，又斷然謂聖賢爲可學，便精神意氣，忻躍奮揚。所性善端，如奇花瑞草，潤逢甘露，芬芳一時競發，雖欲罷而不能矣。於聖賢也，其何有哉，其何有哉？」

問：「經書所論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説只靠自信善便了。況看朋輩，只肯以工夫爲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往往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

予沉默一時，對曰：「如兄之言，果爲有見。請先以末後二句商之，蓋此二句，

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己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兄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慄而慢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又是道非自道，只是率性；性非自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詫壅培之厚，而秀苗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效者，必功不細膩；理無根據者，必事終廢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問：「今日大衆在，此學問亦儘講得明白。然只少個發憤，不知何如乃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也？」

予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大事，但點檢從前，豈無人得之？點檢所得之人，其所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概見？若比以爲聖，以爲賢，真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舉之心，人人發憤，時時發憤，至於講學問，爲聖賢，其受用百倍中

舉者，却又不思發憤，是尚爲能充其類也哉？諸君又只知孔子發憤忘食，亦未思下文説『不知老之將至』，則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壯剛强，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充類之甚者矣。」

大衆乃悚起問曰：「不知孔子當時，果是爲何乃如此憤發，不能自已也。」予嘆曰：「此却用得一個渾話，蓋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如何？」

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屬家國天下以爲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必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了也已。」

孫 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本 重梓

近溪羅先生鄉約全書

旴江門人 左宗郢景賢父 編次
張鳳翔輝止父
馬煥賓賓王父
羅懷祖述甫父 校正
孫 羅懷本季立父 繡梓

寧國府鄉約訓語

直隸寧國府爲地方保甲事：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初四日，准本府知府羅關節奉各院劄案，申明前事，除先通行外，竊照守令之設，職在親民，保障之功，機存易俗。惟上之禮教未崇，斯下之向方無定。今府屬各縣訟獄日煩，寇盜時警，家殊其俗，肆爭競以相高；人各其心，逞刁奸以胥虐，是宜各院勤拳多方督切。但法立則弊生，每畫一之爲難；勢懸則情隔，必大同之是貴。爰循古人鄉約之規，用敷今日保甲之意。事先體要，敦德禮以潔治源，而章程則在所略；行務融通，萃人心以端趨向，而譏察則居其次。待斯人以長者之風，弼明時以隆古之化，庶仰副各院德意，而少塞本府責任也。等因關府，已經申呈撫按兩院詳允遵行外，爲此，今將條約刊刻于後。

計開

一、保甲門牌，今立爲約簿。城内外則以鋪號，鄉中則以村落，將各户挨門填註：某一門共幾人，習何職業，盡一鋪一村

而止，爲一簿。

一、木鐸老人，每月六次，於申明等亭，宣讀《聖諭》。城中各門，鄉下各村，俱擇寬廣寺觀爲約所，設立《聖諭》牌案，令老人振鐸宣讀，以警衆聽。如半年以後，果有遵行《聖諭》爲衆所欽仰者，每約各舉一二人，以憑旌賞。至一年後，約中猶有違約作非者，公舉之，以憑懲戒。

一、城市人少者，共爲一約，多則四門分立。鄉居須以大村爲主，其小村在二三里内者附之。每一處選年高有德者一人爲約長，又二三人或四五人同心助之。知禮讀書者數人，或司禮以行禮儀，或司講以演《聖諭》。又令各約内教讀，率領鄉館童生，侍列歌詩，其餘士民，無分長幼，俱如期赴約所。其中仕宦或見任歸省，或養高家食，亦敦請臨會以正約禮。

一、同約父兄子弟，各須仰體《聖諭》，敦孝友，務和睦。士農工商，各勤職業，舊染汚俗，咸共維新。間有户婚爭鬬一切小忿，互相勸釋，或聞知約中，從公辯別。侵犯者歸正，失誤者謝過，心平氣和，以杜後言。事干各約者，亦同一體。其或曖昧不明，跡無指證，止可敷陳禮法，微言諷論，毋得輕發陰私，以開嫌隙，毋得擅行決罰，以滋武斷。

一、居安思危，防之不可已也。團保義倉之講，亦舊矣，終鮮寔效者，煩擾故也。今即前立約簿，每簿内擇年壯有力一人爲保長，每二十户置鑼一、銃一、鎗竿或十或五，遇有寇急，鳴鑼聲銃，互相救援。各村中或有惡少强竊、賊盜明實者，即行首官擒拏，毋得故縱。又每簿内照户貧富，各出義穀若干，以户之空閑倉廩收貯，

至秋熟，以新易舊，量力增加，約衆眼同封鎖。遇水旱有急，方許散賑。官府止印記文簿，不行查擾。

一、前項約中文簿，俱該圖里長老人送官用印，給發各約收執。其約長等衆，俱免入府縣以妨農業。

一、遇約期，巳刻約衆升堂，俱端肅立班，候齊集，贊者唱排班，班齊復唱。宣《聖諭》木鐸從傍振鐸高聲云：皇帝《聖諭》「孝順父母」大句畢。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叩頭興，平身。分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如常會，只唱，揖，平身。設坐，各置坐具。各就坐，坐定。歌生進班，歌生依次序立於堂中。揖，平身，分班，歌生分立兩行。設講案，具案於中。鳴講鼓，擊鼓五聲。初進講，講者出班，就講位。皆興，揖，平身。講「孝順父母，尊敬長上」二條，演畢。揖，平身。講者退就班。皆坐聲歌。歌生司鼓磬者，各擊三聲。班首唱詩歌《南山》之首章。歌畢，復擊鼓磬各三聲。進茶，具進茶畢。再進講，講者出班，就講位。皆興，揖，平身。講「和睦鄉里，教訓子孫」二條，演畢。揖，平身。講者退就班。皆坐，聲歌。擊鼓如前，前班首唱詩，歌《南山》之二章。畢，唱詩歌《南山》之三章。畢，擊鼓磬如前。進茶，具進茶畢。三進講，講者出班，就講位。皆興，揖，平身。講「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二條，演畢。揖，平身。講者退就班。皆坐，聲歌。擊鼓磬如前，班首唱詩歌《南山》之四章。畢，唱詩歌《南山》之五章。畢，擊鼓磬如前。進茶，具進茶畢。皆興，揖，平身，禮畢。在約諸人，仍以次揖謝有司及諸鄉宦。倘各約有鬬争犯約者，即時具白，解和，各相揖讓，不許置酒食，如無事，解和即散。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臣羅汝芳演曰：人生世間，誰不由於父母，亦誰不曉得孝順父母。孟子曰：「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說人初生之時，百事不知，而個個會争着父母抱養，頃刻也離不得。蓋由此身，原係父母一體分下，形雖有二氣，血只是一個，喘息呼吸，無不相通。況父母未曾有子，求天告地，日夜惶惶，一遇有孕，父親百般護持，母受萬般辛苦。十月將臨，身如山重，分胎之際，死隔一塵。得一子在懷，便如獲個至寶，稍有疾病，心腸如割。見兒能言、能走，便喜懽不勝。人子受親之恩，真是罔極無比，故曰：「父即是天，母即是地。」人若不知孝順，即是逆了天地，絶了根本豈有人逆了天地，樹絶了根本而能復生者哉？ 故凡爲人子，當常如幼年時，一心戀戀，生怕離了父母，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則必告，反則必面，遠遊則必有方。又當常如幼年時，一心嬉嬉，生怕惱了父母，好衣與穿，好屋與住，好飯與吃，好兄弟姊妹同時過活。又要常如幼年時，一心争氣，生怕羞辱了父母。讀書發憤中舉，做好官；治家發憤生殖，置産業。間或命運不扶，亦小心安分，啜茶飲水，也盡其懽，也留個好名聲在世上。凡此許多孝順，皆只要不失了原日孩提的一念良心，便用之不盡。即如樹木，只培養那個下地的些種子，後日千枝萬葉，千花萬果，皆從那個果子仁兒發將出來。又如尊敬長上，或是府縣官司，或是家庭宗祖、伯叔、哥歌，❶或是外面親戚、朋友、前輩，皆所當尊敬者也。

然孟子說「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亦是他良心明白，知得個次序，自不

❶ 「歌」，當爲「哥」。

敢亂去干犯。今日也，只要依着那個幼年不敢干犯哥哥的心，謹慎將去，莫着那世習粗暴之氣染壞了，則遇着官府，逢見賓客、族長，其分愈尊，則其心愈敬，如竹之節，如樹之枝，從下至上，等級森然，又豈有毫髮僭差也哉？況天地生人，代催一代，做子未了，就做人父母，做弟未了，就做人哥歌，❶自己所行，別人看樣。古人說：「願新婦他日兒孫亦如新婦今日孝敬。」彼是婦人，且能如此，我等爲丈夫者，又可作不孝、不弟樣子，而使子孫效法受苦，終身貽笑後世也哉！會衆宜各勉力，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和睦鄉里，教訓子孫。

臣羅汝芳演曰：人秉天地太和之氣以生，故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亦以同生爲美。張子《西銘》説道：「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蓋同是乾父、坤母，一氣生養出來，自然休戚相關。即如今人踐傷一個鷄雛，折殘一朵花枝，便勃然動色。物産且然，而況同類而爲民乎？民已不忍，又況同居一處，而爲鄉里之人乎？夫鄉里之人，朝夕相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内如婦女妯娌相喚，幼如童稚儕等相嬉，年時節序，酒食相徵逐，其和好亦是自然的本心，不加勉强而然。但人家偶因界畔田地，借换財物，迎接往來，稍有相失，使至懷恨争鬭，或官司牢獄，必欲置之死地。殊不知天道好還，人乖致異，我害鄉里之人，鄉里之人亦將害我，冤業相報，輒致身亡家破，猶不自省。孟子説得好，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今只自反，踏傷一隻鷄雛，

❶ 「歌」，當爲「哥」之誤刻。

折傷一朵花枝，尚心不忍，豈可以同居之人，却忍下此毒手？ 此意一回，則不愛的人也愛他，不敬的人也敬他，至再至三，雖鐵石的人，也化過來愛我、敬我。 盡一鄉之人如一母所生，自然災害不生，外侮不入，家安人吉，物阜財豐，同享太平之福於無窮矣。

以上孝敬和睦之事，既知自盡，又當以之教訓子孫。 蓋我的父母，即是子的祖，孫的曾祖；我的兄弟，即是子的伯叔，孫的伯叔祖，我今日鄉里，即是子孫他日同居的人，一時易過，百世無窮，既好了目前，也思久遠之圖。 故古人説道：「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若人家有子孫者，肯用心教訓，則孝敬和睦，相延不了，讀書者可望爭氣做官，治家者可望殷富出頭，就是命運稍薄者，亦肯立身學好，如樹木枝榦，栽培不歇，則所結果子種之别地，生發根苗，亦同甘美。 是光前裕後第一件事也。 凡我會衆，各宜勸勉，以和睦鄉里，教訓子孫。

各安生理，毋作非爲。

臣羅汝芳演曰：上來四條，孝親敬長，睦鄉教子，是自盡性分的事。 此「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二句，是遠禍害的事。 蓋人生有個身，即饑要食，寒要衣；有個家便仰要事，俯要育，衣食事育，一時一刻，不能少缺，若無生理，何處出辦？ 便須去作生理。 然生理各各不同，有大的，有小的，有貴的，有賤的，這個却是造化生成，命運一定。 如草木一樣，種子其所遇時候，所植地土，不能一般，便高低長短許多不同。 人生在世，須是各安其命，各理其生。 如

聰明便用心讀書，如愚魯便用心買賣，如再無本錢，便習手藝及耕田種地，與人工活，如此方纔身衣口食，父母妻子，有所資賴。即如草木之生地雖不同，然勤力灌溉，亦各結果收成。若生理不安，則衣食無出，饑寒相逼，妻子相鬧，便去幹那非理不善的事，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刑獄傷殘。眼前作惡之人，昭昭自有明鑒。凡我會衆，各宜勸勉，以「各安生理，毋作非爲」。

臣羅汝芳曰：此六條《聖諭》，細演其義，不過是欲人爲善事，戒惡事。然善惡得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這四句言語，雖則與《聖諭》不同，其實互相發明。且如我如今能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能和睦鄉里，教訓子孫，能各安生理，不作非爲，推此類，則事事要學好，這都是心上的好念頭，身上的好事，便是德了。把這幾件幹將去，件件做得是，件件打得成，没一些不到處，成就得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人，這便是業了。德業雖是自己的事，若只要自好，不管别人，則是自己德業亦有虧損矣。所以又要與同族、同鄉、同會之人，彼此更相勸勉。大家要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要和睦鄉里，教訓子孫，要各安生理，不作非爲，彼此相勸。但有言語，便相勸這幾件；但有行動，便相勸這幾件。有能行得的，便大家推奬他，使他益肯學好，却又自反於己，説「我亦有此好處否？」都要做個好人，這却不是德業相勸麽？德業是好事，所以要相勸勉。若其他一發不脩德業，不遵《聖諭》的，這就是作非爲的人，全然不可勸化的，必須官法懲治了。

至於能自勸勉德業，比此六條都能行得，但就中稍有不到處，這個喚做過失。過是所行太過，欠停當得宜；失是無心失理，偶然差錯。然這過失，雖是自己做差的，自己却不知道，必須同族、同鄉、同會之人，或曉得某人做差了某事，事小的就直言無隱，若事違理法，及曖昧不明，難以直言的，便宛轉戒諭他，使他自改，又將他的過失，自反於己，説「我亦有此差失處否？」有則速改。我能如此，日後我有此過失，人也肯規戒我，做得個無過之人。所以要互相規諷，各各改過自新，方是今日立會的意思。若坐視不理，人有過與己若不相干，如此做人，是在别人固是一件過失，自己不規戒他，就是自己一件過失了。過失豈可不相規？至於《聖諭》「和睦鄉里」一條，吕氏約中尤備。所謂和睦者，不只是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亦不是專事煩文，耗蠹財用。在古人自原有個定禮，在一鄉自各有個習俗，在今日生長同一方，源流同一族，交游姻戚同一親厚，各有相與之情。所以出入起居，冠婚喪祭，拜起坐立，往來交際，凡儀文節奏之間，既要循禮又要從俗。若不循禮，未免過當；若不從俗，便不通方，皆不是禮俗相交的道理。如今出入起居，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冠婚喪祭，則即今校酌文公家禮，奏要行之；拜起坐立，則敘尊卑長幼之分，不得僭踰；往來交際，則有歲時拜謁，不得簡略；有飲食徽召，不得虚靡謔浪；有問餽酬酢，各要稱家，有無彼此相諒。大抵期於不失古禮，不悖時俗。果能如此，自然情誼浹洽，風俗淳厚矣。

然這禮俗相交，却只説平日處，常時

和睦鄉里的事，至於人家有患難，却尤要周急，方見是個徹底的好人。如今往往見有一等小人，與人平日儘是交好，見人纔有患難，便就漠然不理，這等樣人，誰不厭惡、鄙賤他，所以不能勾和睦鄉里。❶今要和睦，必須患難相恤，所謂患難相恤者，即如鄰里親族中或遇水火，則彼此營救；或遇盜賊，則彼此捍捕；或遇疾病，則彼此訊問。有疾病而貧乏者，則助其醫藥；有死喪而貧乏者，則助其喪葬；有鰥寡孤獨而無倚者，則資其贍養，如此之類種種不一，難以悉舉。要見都是人的緊急患難處，我能憫恤拯救得他，甚于平日之惠。況皆宗族、親戚、朋友，原是我相厚的，到此田地，何忍坐視。如今與會的人，誰不有個鄉里，若能把這相恤的事行得，那有不和睦的。況且自己若能救人，則人人都説我是個善人，萬一自己也有患難處，人誰不來救我，如此互相矜恤，却不是患難相恤麽？

會衆等仰悉高皇帝教民至意，將以前六條，躬行實踐，又將《吕氏鄉約》四句相兼着體會而行，則人人皆可爲良民，在在皆可爲善俗，不惟一身交享福利，其子孫亦久久昌熾。若或反道悖德，弗若於訓，是乃梗化之頑民，小則不齒於鄉，大則必罹於法，而身家亦不能保矣，尚共圖之。

騰越州鄉約訓語

羅近溪子至騰越，鄉士夫中莪、吴二守，登南陳中翰諸君入謁，謂曰：「酉駐界

❶「勾」，疑當作「夠」。

日久，遠近震驚，吾輩既恐外侵，且虞中變，獨賴《鄉約》、《聖諭》，朝夕宣揚，故民兵不呼而自集，城守不戒而自嚴。今憲節遥臨，不可不首舉也。」近溪子唯唯。越五日，父老百人來懇請舊講，分城内外二所，俱止僧舍。近溪子合諸縉紳通議，會合於儒學。然是日值墟市之期，前此以驚報日急，商旅不行，民間經旬罷市，及期聞賊解去，村屯歸市者較常倍之，萬衆且願來聞鄉約，諸士夫計庠舍難容。厥明，師生報改所就演武廳，近溪子喜曰：「兹偃武修文之兆乎？」忻然夙駕。至則縉紳率父老迎入，候行禮。逾時，鼓三通，而遠近奔趨遍塞場中，不下四五萬衆，步履縱横，聲氣雜沓，跪拜宣揚，雖講生八九人，據高臺同誦，亦咫尺莫聞也。近溪子以無益爲苦，良久，臨階除，進諸童子清歌，初《陟岵》一章，衆譁稍定。再《凱風》一章，又更定，三歌《南山》二章。乃率堂上下士夫生儒同聲相和，復合以管籥，間以笙簫。于時太和洋洋，充滿流動，而萬象拱肅，寂若無人矣。

州守張君治方請曰：「士民翕然，願更有以訓之。」近溪子進父老前曰：「堂均此堂也，場均此場也，上之坐於堂，下之立於場，人亦均此人也。然初則雜亂諠譁，而莫可聽聞，今則静默停妥，而略無紛擾，此其光景何啻萬倍。汝輩諸人，不省適纔所講孝順父母者，何如爲孝順？蓋能不逆不拂，説静便静，即孝順也。適纔所講尊敬長上，如何爲尊敬？蓋能拱手端立，一心悚聽，即尊敬也。適纔所講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如何爲和睦、教訓？蓋在此同立同聽者，不是你們的鄉里，便是你們的

子孫，今能順從而不違，恭敬而不怠，則鄉里即成和同，而子孫亦好看樣，乃爲和睦教訓也。夫無我、無人，無老、無少，皆能一般孝順，一般尊敬，則豈不是各各安其生理，而各各免作非爲也耶？故適纔講的，只是口裏説，而此今相對方是身上做也。」大衆同聲曰：「感謝上人提醒，果然口裏説得好，不如身上做得好。」近溪子又進而前曰：「你們果然心上曉得好耶？你們再静定、静定，聽我講道學與你們聽。蓋此個孝順，此個尊敬，緣何却得身上如此好？蓋由你們原來心上曉得如此好也。原來心上曉得好，便是孟夫子所謂良知，不待你們思慮、計較生出來，自自然然，便都曉得。你們但看家家的孩子，那個吃乳的時節，喜懽快活，不隨着母親父親？又那個聚隊的時節，言動舉止，肯背了哥哥姐姐。只因自幼曉得孝順、尊敬，所以你們到老來還得身上如此好也。

「然你們到老身上如此好，却寔是不容易得，蓋由皇天初生得我朝好太祖高皇帝，立下這個好教民榜文，二百餘年，又生出今日好聖明天子，好賢宰良相，任用得你們省上好軍門老爺，催我出巡，來看顧地方，纔得與鄉士夫及父母、師長、各官，同爲你們講明此個好鄉約會也。若不是這個好緣好分，積累將來，則三宣撫地方的人，其初曉得愛親、敬長與你們一般，只爲遠了王化，便做成夷俗，不能如你們好了。三宣撫還可，至於迤西、木邦、猛密的人，則又不好了。迤西等處還可，至於暹羅、老撾、車里八百，現受莽酋之凌辱殺害，其不好又更甚了。」

父老聞言，舉皆涙涕交流，哽噎不已

曰：「某等年紀到此，❶正愁怕如他國吃着莽酋的虧也。」近溪子惻然曰：「你們不消怕莽酋爲亂，但只怕你們一州軍民，不肯聽從太祖高皇帝的《聖諭》，又怕不肯如今日對面，切寔好生躬行。若肯大家散後去也如此這等好，年小的也如老者這等好，鄉下的也如城中這等好，遠屯的也如近鄉這等好，則官府不待問斷，隸卒不待勾攝，刑罰不施，兵甲無用，和氣致祥，感通天地，太祖在天亦庇佑你們，山川鬼神亦擁護你們，從此三宣撫之人，化得也學好，也慕鄉約；迤西等處人，化得也學好，也慕鄉約，則莽噠喇將歸順之不遑，而又何怕懼之有耶？」於是萬衆踴躍，懽聲動地，咸曰：「我等果然生得時候好，遇得官府好；今又不徒一處好，且可以望萬方皆好；不徒一時好，且可以望萬萬年皆好矣。州守共諸士夫謝且慶曰：「干羽舞而格苗，文德脩而來遠，不圖今日乃親見之。」遂瞻天叩闕，再拜而散，因筆之以識其盛云。

翼日，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場。《聖諭》講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不能舍去。近溪子進林生時譽而問曰：「適纔汝爲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林生對曰：「時譽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下。」近溪子顧諸鄉大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林生悚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近溪子遍指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亥着足而立，傾着耳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

❶「年紀」，原作「年記」，據《盱江全集》改。

惟人哉，兩邊車馬之傍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氣之暄煦，藹如雲煙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林生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真覺得如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放，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怎麼去放，但只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由再來聽得也。」近溪子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本心，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今日風暄氣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樂。今日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樂，生理守分，閭閻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能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結寔，苗稼自然秀穎，而萬寶美利，無一不告成矣。況人家一和，而其興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耐，不使性氣於親長之前，不好爭鬬於隣里之間，不多殺害於六畜之類，不去劉喪這一團和樂之意，則千年萬載，長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遲而怕其去速耶？」言訖，皆淫淫涕下，近溪子强止散去。

諸士夫復請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皆是本心，則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近溪子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

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堅而去心益遠，故謂之曰『不是心亦可也』。」

林生正發復進而請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夫子斷然以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近溪子浩然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乎諸生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終不可入口也。」少傾吴君中峨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須爲諸生明白指破，渠方不至錯用工也。」近溪子嘆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手執持矣。」陳君登南從旁嘆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手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

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請於明倫堂爲講會，沈君南谷問曰：「《論語》言治德禮在政刑之後，而《禮經》云『政以一之，刑以防之』，却又在『禮以節之，樂以和之』之後，何也？」近溪子曰：「《論語》是較其效之淺深，如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論其次序，則聖王之治，專以德教爲主，明刑飭法，不

過輔弼德教之所不及而已。欲與德禮等且不可，而況可居其先耶？」坐中諸友咸曰：「往見各處舉行鄉約，多有立簿以書善惡，公論以示勸懲，其約反多不行，原是帶着刑政的意思在。若昨日公祖，只是宣揚聖訓，併喚醒人心，而老幼百千萬衆，俱踴躍忻忻向善而不容自已，真如草木花卉，一遇春風，則萬紫千紅，滿前盡是一片生機矣。」

林生正發進而問曰：「生機是物本有，故一遇感觸，便自止遏不住。但不知昨日所謂本心，與此生機又何分別也？」近溪子曰：「此亦難言，蓋心與生機，雖是一體，而可以兩分；雖兩分，而却原只一體也。今須借物爲喻，即如面前桃李，許多花葉芬芳，是何等生機勃勃！究其來，皆從原初一個果子仁中發出。今若花葉不是果子仁，則花葉從何而來？若說果子仁即是花葉，則對花葉更覓個果子仁而不可得。所以登南君昨日謂指不破、執不住爲本心，正有見於此也。」林生復問曰：「生機與心固有分別，不知林生時舉所持意念，與此生機又有分別否？」近溪子曰：「吾心中意念，本是生機，但執持不妙，則只可名意念，而不可以言生機矣。」施生大節問曰：「兩日領悉所教，真是覺得心目了了矣。但不知如何乃可保守？」近溪子詰之曰：「子勿慮保守，且將所聞之言，試備述之。」施生曰：「大節之意，大約謂我此心即相似萬物，萬物之心，亦相似天地之心。但其初無有不善，後頭却被物欲拘蔽。所以今日，方纔見得，又方纔要去保守他也。」近溪子曰：「若言汝心，相似天地萬物之心，則是心有兩個而可分了；若言汝心原先便善，後來不善，則是心有兩截而可

斷了。此謂是汝所自言之心則可，謂是予所傳告之心恐不可也。」大衆默然，皆有所省。

里仁鄉約訓語

閭里中，自前峰先生偕碧崕、純齋諸公，講里仁社會，將數十餘年。今更通諸一鄉一邑，真是君子之德風也。近溪子曰：「孔子云『爲政以德』，可以無爲而治，但觀今日之會，昭然可見。吾鄉老幼聚此一堂，有百十餘衆，即使憲司在上，也不免有些喧嚷，是豈法度不嚴，奈何終難静定。及看此時，或起而行禮，或坐而談論，各人整整齊齊，不待分付一言，從容自在，百十之衆，渾如一人，天時酷暑，渾如涼爽，雖自朝至暮，渾如頃刻，更無一毫聲息擾動，亦無一毫意思厭煩，此却是何緣故？蓋是吾人之生，不止是血肉之軀，其視聽言動，個個靈靈明明，有一良知之心以主宰其中，往常亂走亂爲，只是聽憑血肉，如睡夢一般，昏昏懵懵，不自覺知，以故刑罰也齊一不來。今日大家到此，聽高皇帝《聖諭》，叫起孝父母、敬尊長等事，句句字字，觸着各人本來的真心。則誰無父母，誰無兄弟，亦誰不曾經過孩提愛敬境界？今雖年紀或有老的，或有壯的，或尚幼的，固皆相去赤子已久，然一時感通，光景宛然，良知良能，如沉睡忽醒，則中心耿耿，便於血肉形軀，頓爾作得主起。雖是舊時耳目，而視聽却分外聰明；雖是舊時聲口，而言辭却分外和順；雖是舊時手足，而動止却分外敬謹。故自然不待拘檢，而静定勝如官府在上，豈止一身受用！且其天機

活潑，生生不已，坐間看着鄉里，便大衆思要和睦；看着子孫，大衆思要教訓；看着清平世界，大衆思要安生樂業，以共享太和。只一心既收，便萬善咸集。此善政所以不如善教之得民，而政刑所以不如德禮之有恥且格也。何況此心良知，人人皆同，處處皆同，聞得有場好事，無不喜做；聞得有場不好事，無不羞做。

「今我老幼一堂，如此受用，日久一日，自一家而傳至他家，自一鄉而傳至他鄉，自一邑而傳至他邑，莫不翕然向風，截然歸一。即孟氏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將復見矣。此等風俗，皆由吾鄉忠厚世積醞釀而成。今堂上尊長，年皆八九十歲，世味嘗過多少，聞得這段意思，猶懽喜忘倦。則幼而小者，咸如出山之日，駸駸向上，又可不發個憤勇，把從前睡夢着寔打醒，將以後光陰着寔愛惜，一舉足也不敢忘，一出言也不敢忘，一旦以至終身，做個大孝大弟之聖賢，垂名天下萬世，也不負了父母生育之恩，朝廷作養之惠，鄉里勸化之功也。豈不爲一代盛事也哉！尚其勗之。」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审稿人　高海波　馬曉英　陳殿

本册責任編委　甘祥满